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5/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敬所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王宗沐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劉良弼刻本

..... 一

五鵲別集二卷

〔明〕盧寧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八年劉珙重刻本

..... 六八四

敬所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王宗沐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劉良弼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敬所文集

三十卷》提要

刻敬所王先生文集序

友人侍御劉賚卿哀

師敬所先生文分三十卷刻之閩中抵書局

序不佞忝竊門牆知誼曷敢以不敏辭竊

觀今海內作者犁然物我相勝持論而不

下大都兩端譚名理則曼衍天倪百構一

律似啖螭者索無遺味欲提正朔空名區

區與天下爭衡其誰與我脩辭之子起而

繫素素

振之率又摹擬太過浮艷無根後聖經而

先諸子鈎字挾句飾不必有之事務以炫

奇大雅先生未嘗過而問矣夫辭之弗得

而以理揜焉與理之弗得而以辭謾焉舉

堂下辨曲直耳超乘而上力可強而能哉

先生抱命世奇才少遊郎署間諸郎雅習

文辭相雄先生亦時時過從與講左馬離

騷之業顧念此非其至也乃更辟塵捷關

沉潜性命淵奧遠覽昭曠上友千古恍若有合焉繼而咀含六籍飫百氏攷證當代凡典制名物山川風俗金穀韜鈴之緒邊筴夷情外家衆流之旨罔不洞析原委而折其衷蓋見獨靡疎博收而弗濫先生之於道可謂深矣故其宣諸制作藻澤仁義經術曲中事理委紆汪洋透其意之所之而止神采所詣冲然色相蹊邐之外殆鎔

蘇美集

十

匠歐陽氏法而上逼賈董所謂理至辭達超乘而上非耶是足以傳矣先生自束髮登朝即以古名臣自期居比部則精研獄律稱名法家已督學江粵則倡道東南稱名師颺歷藩臬凡一切條布具爲世程稱名方岳旣歸臥天台者十年用荐起尋晉大中丞控制江淮總轉輸大計陰以兵法部署漕士俾百年窳皆一旦畢起此之爲

烈軼蕭蕭駕劉可與徒托空言者比耶慨自道術裂學漓士各以資近就業取名於世世則滋不信也理學家趣高意廣質之實用或罔副文人非無一言幾道奈蔽帚自享行不相掩何由是禮法之士愈益厭薄之謂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乃可爲理殆有激乎其言之矣有能以道提身顧程績績著考言言彰不足以破下士咲而解說鈴

蘇美集

三

之嘲乎今先生之大者方將榮施社稷耀竹帛爲光其微者復且土苴萬有塔焉兩忘無言境辟則大鵬已翔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耳昔先生督學江右時賁卿偕不佞謬蒙國士遇受教且久今先生道日深而勲日高賁卿攬轡南北自樹風裁魏不佞僕遯如故陸沉文墨無絲髮之效三復茲編憶歲月不猶覲無恤之簡而懷

自失者乎故僭叙刻端并識所感爲齋
復且重有期於吾兩人者藉手師門終有
在也

萬曆元年長至日豫章門人張位頓首謹

又

古之士大夫其爲業易就而爲名易成也
何者唐虞之世夷夔岳牧各司一局有專
職焉以故各得以精其所長而聲實流於

卷之三

四

後世三代以降制設流官累月計日程功
積事課而最最而遞遷焉不問其能與否
也試之而效又輒遞遷焉不問其素所習
與不習也故得其一者未免遺其二通於
此者未免窒於彼嗟夫才難之嘆自昔已
然矧今日哉吾

師敬所王先生自東坡登朝時卽以文章名
重天下予讀其文古通今出經入

史若雲舒霧縠變幻不群竊嘗私心謂先
生之學之博才之奇卽董賈何讓旣而及
門受業親聆邃論又見其發揮聖賢宗旨
一一中俗學深錮支離汗漫之病乃知先
生蓋不特以文章名世也歟歷內外凡五
六遷所至一切敷布俱根本經術而澤之
以文學爲天下賢士大夫所宗顧時方毀
方爲圓而先生自立最高自信最篤坐是
不合退而居於天台鴈蕩之間者十年乃
先生之於道則益深而計慮天下之事則
益熟也

卷之三

五

穆皇卽位之四年河運告變舉朝仕者坐視
無奇策起先生用焉比至卽審經權酌利
弊而一時轉輸規畫足以振數十年之頽
廢而裨之理此非其文章致用之實耶夫
古人之垂不朽者三立德立功立言今先

生身心性命之學力追聖賢而揮霍震耀之業揭掀宇宙至其餘者又能發爲文章近之闡明乎性靈遠之潤色乎皇猷大之安攘乎夷夏小之經理乎錢穀若探囊取物種種色色具載悉備使後之學者仕者的有考據豈非古所謂經世之文者與先生可以不朽矣顧弼叨爲門下士辱先生知遇不減國士愧無以發先生之蘊以自托於不朽之林敬請而梓之以俟後之學與仕者考焉

萬曆元年長至日豫章門人劉良弼頓首

又

明興二百禩來以立言名家者可倭指而具顧揭旗鼓而先中原以瀟灑元體之卑卑而一軌于古始則劉文成宋文憲勦爲之

今其言具在枯蒼之奇峭金華之闕衍彬彬乎一代之文矣弘治間

敬皇帝右文朝士大夫競尚儒術則北地燁然稱盛焉時王文成起于句餘監劉宋而潤色之遂有陽明子之文此三先生者皆用事業顯才可以命世爲帝者師而陽明子毅然以道自任末年忘言筌泐聖涯故後之稱三先生者不具論其文然浙之有文所繇來遠矣吾

師敬所先生後陽明起于天台復毅然以道自任而命世之才駿駁大用直將眎鄉先生者參而四之其所轍而傳奚必於文哉嗚呼文以載道立言者不廢也第其家以法勝意指結撰故人人殊造而獨至爲難獨至而兼之則難之難者也世之談藝者傳記則左袒于左氏司馬條奏則左袒于晁賈詞

賦則左袒于屈宋詩五言古則左袒于蘇李近體則左袒于李杜若自西京而東歷建安六朝以至於唐大曆開元間數子外代有作者豈不褒然名家哉即爲數子者所掩爭鴈行而若卻要皆其流亞云此何以故造而獨至者之難也獨至誠難矣藉令奪其所獨至而責之以所兼有亡問其餘即左氏司馬數子者必將濡毫而逡巡卷舌而退舍此又何以

淮海上游歲轉輸東南粟四百萬石方其未達于淮在吳則吳在楚則楚在越則越千艘萬夫何其紛也比其至淮鱗次珠貫摠而名之曰漕凡以有所歸焉耳先生之淵源與淮海游而時發爲文連類沈洋莫可方物則先生之吳楚越也蓋千艘載之未爲重萬夫運之未爲多也語云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先生之所爲大業不朽者固自有在其數斯文而傳也信然哉信然哉某不佞夙同二三子從先生遊其受而卒業也不得噤噤無一言及之於是乎藉子墨之卿爲先生役萬曆二年季秋螺川門人賀一桂頓首譔王宗沐字敬所嘉靖間進士台州臨海人官至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追諡襄裕子士琦官至大同巡撫士昌官至福建巡撫序內謂其治漕蓋先為漕運總督

敬所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內編

序

臨川文集序

象山集序

刻象山粹言序

刻朱子大全私抄

序

陽明先生圖譜序

刻傳習錄序

南野先生文集序

吉陽先生文集序

梓沙先生集序

鶴田草堂集序

金谿王氏族譜序

梧岡詩集序

蒼梧軍門志序

擬廣西鄉試錄序

卷之二 內編

序

廣西序齒錄序

贈大中丞鍾陽馬公晉刑部侍郎序

贈吉陽公序

山西武舉鄉試錄

序

桂林圖志序

送方厓趙公序

送盧襄陽序

送尚書喻公致政序 代作

送介川毛君守瑞州序

送李若虛改南給事序

送陳羽伯大夫僉憲江右序

贈濡川楊公序

壽馬孺人許氏八十序 代作

贈徐君以言使江北序

卷之三 內編

序

壽靖江王序

送海濱趙公致政序

贈芹溪沈公晉參雲南藩政序

使粵集後序

賀約庵歐陽公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序

贈堯峯徐公遷廣東藩參序

壽叔祖母方氏夫人七十序

送魏長公序 海樵詩集序

湘皋集序

奉賀梅林胡公特管大中丞序

代作

嶽壽遙瞻頌

并序

劉參軍集序

貞心晚節川序

壽外祖母應氏安人序

送業師鳳橋馮先生之任東阿序

卷之四 內編

序

送俞伯初改南部郎序

賀柳西孫翁序

送李君守東昌序

贈柱野趙君使

崇藩便道省壽序

贈青崖胡先生序

贈景山李公序

贈可泉公序

贈環岑宋長公序

江西貢士錄序

贈遂長公序

贈北海翁公序

嘉靖戊午江西鄉試錄序

又序

贈康長公序

三樓集序

壽岳母夫人五十序

壽槐庄杜翁六十序

卷之五 內編

序

贈成井君晉湖廣藩叅序

叙齒錄序

送近山羅公序

壽張太夫人九袞序

贈淮海孫公序

白厓文集序

賀石川王公序

道南會錄序

紀恩贈衛令孫侯

贈紀山曹先生序

刻陽明手柬小序

贈大中丞吉陽何公晉秩督漕序

贈姜蒙泉序

壽岳母夫人林氏六袞序

壽郡侯活泉毛公序

兩廣奏疏序

白華樓集序

贈萬邑侯序

帝鑑圖說序

羣省疏稿序

卷之六 內編

序

壽龍溪王先生序 贈李仰山考績序

壽華峯先生序 大陳獻捷頌有序

賀孝泉宋公平寇序

孝則篇壽吉水周翁

壽大司馬自湖吳公序

贈近滄谷公晉兵部侍郎序

贈臬長我渡陳公晉操江中丞序

壽岳伯二谷侯公六十序

贈伍全卿擢官海豐令序

贈印江張公入 觀序

贈郡伯鵬江王公入 觀序

贈郡博周維岳擢官序

白巖山人詩稿序 海運志序

壽我津梁翁七十序 萬詠樓集序

卷之七 內編

記

重脩馬平縣儒學記

北流縣遷學記 東鄉縣脩學記

臨海縣重脩儒學記

乾乾亭記 崇迪堂記

東郊遊獵記 朋來亭記

會靈精舍記 遊羅浮山記

天聚亭記 時雨圖記

仙鹿圖記 舉遠樓記

卷之八 內編

東

啓尊師歐陽南野先生三

上舅白厓秦先生 上東洲屠先生

與蔡白石太守 與趙大洲先生 五

與茅鹿門僉憲 與朱文石翰林

與李滄溟郎中 與王槐野先生

啓趙方厓先生 與王東臺郎中

與裴魯江 二

卷之九 內編

東

與羅念庵先生 四 與諸南明年兄

與陳明水

與歐陽景初

與江少峯

啓尊師張家溪先生

與李見羅

與譚二華年兄

復朱鎮山先生

復林侍御

與徐五台侍御

與王白厓_二

與艾甫第

與毛介川公

啓梧岡先生

卷之十

內編

東

啓聶雙江先生_二

復萬治齋先生_二

與胡弘甫

復李克齋先生

與成非居年兄

啓鄒東廓先生_二

與吳霽寰郎中

與洪芳洲大叅

與魏水洲先生_四

與曹紀山督學

與錢緒山先生

啓鶴田蔡先生

與宗方城

與唐荆川先生

啓尹洞山先生

與馮午山公

與蔡可泉公

與周洞巖

上李南渠先生

與吳自湖年兄

與谷近滄年兄論膠河書

與王鑑川長兄

卷之十一

別編

詩

感遇_{三十一首}

採菊篇

對酒

郊興

頌朔早朝

山人

曹紀山侍御入都予方在告辱貽遊武

當諸作

春雪

聞鴈

燈市行_{四首}

不眠再檢丹書_{二首}

大雪日雪傳貂謝

恩早朝和吳竣伯

省文

夏日同省僚過故

崔附馬山庄分韻得廻字

送曹紀山侍御按江西_{二首}

送何大壑省丈改南祠部

送袁太冲論囚北畿便道歸省

爲冬夜書床製如禪龕

晨起聞鶯

聞砧

送李若虛改南給事

四賦

送齊定溪都諫謫丞長汀便道歸省六

章

閑居

折楊柳

梅花落

送陸月崖省長之霸州兵憲

奉酬舅白厓先生寄示玉輝堂次韻二

次劉春岡翁韻元旦早朝

人日進春

送胡練溪尊師得告扶侍南歸三十二

韻

喜方崖侍御至自金陵小酌奉候

寄留都鶴山年丈得告

二首

宿碧雲寺

望湖亭

玉泉

香山寺來青軒

王龍洞

三月十三日同羽伯學甫子實三省長

過袁錦衣庄

二首

吳子實移居南鄰志喜

三首

中秋徐定國公宅宴集

二首

送艾甫一弟歸洪都

四首

九日宴方厓趙侍御宅

二首

九日憶家兄

壽曹思竹年伯兼送令嗣令鄱陽

席上贈劉東掖都閫

送姚司訓之深州

關門候頒 勅軸口號

再宴徐定國宅

二首

放歌送黃別駕之潮州

採蓮曲

四首

月中登尾廬閣

慈仁寺次壁間韻 立秋宴徐將軍宅

夏至齋居

芳樹

避暑崔鍊師房

通惠河泛舟

驄馬

詠三佰堂

兩夜

昭善怨

二首

聞蟬

賦得玉河水送環峯刺史赴太平

與友人夜酌

行路難 二首

立秋

七夕

美姝篇

萬壽

聖節雜言

從軍行

鶯歸

聞鴈

古意

早春

讀法華經 三首

送劉司訓再官台州之黃巖

書省中壁

登見廬閣

省僚分賦得上林春曉

省中聞鶯

感事憶歸 二首

省中聞鶯

南浦舟中別舍弟浚先是第落第子饒

之郊

初滿呈同省僚長 二首

月中登樓同商汝明酌酒

卷之十二

別編

詩

春歸 二首

送趙節推之高州兼訊令姪方厓寺丞

同王鑑川張弘齋遊慈仁寺值曹紀山

侍御因留宿僧房分韻得月字

春日同毛介川郎中全上人登毘盧閣

和吳竣伯祈雪齋居韻

除日贈友

還家移居雲峯山寺 二首

夜坐

對雨

就枕

晨起

紹古詞 五首

九月五日郊行

謁長陵 二首

雲中白雲樓宴集呈錢次泉郎中 二首

秋月

送李若虛年丈使饒州賦青門雪

五月三日舟泊姑蘇喜陳禹川感述

至留都同鄉劉良所諸公招飲承恩寺

賦 二首

承恩寺夜酌酒與許司詞

八月十一對月漫成

暮春

須朔早朝 二首

月下彈琴有懷

省中聞鶯四絕

次官舍望三歸臺用韻

酬王東涯示使台州諸作 二首

午夜風雨省中同金二丈對酌 二首

書潘編脩壽冊 代作

長信宮

觀出軍

雨

送徐二丈守鄖陽

九日登省中樓

移菊

送人分教寧鄉

朝天官習儀 二首

八月十四夜對月

十五夜 三首

冬日宮詞 六首

省中感述

塞下曲 十首

蒼梧舟中

寓南陵得膳部友人吳子實書 二首

陽朔舟中得舍弟漳中途書 二首

同王石川參將遊虛白洞天 二首

橫州道中

江口舟中

舟中出定

靈川公署詠壁間與物為春題

同張鄧西太參遊湘山寺

江山全勝亭

次日陳西山虛峯蔣淺山再招飲寺中

桂庭對月得魏此齋憲伯書有歸休之

思感憶而賦

晚次山東驛書壁

九日棘閣試諸生登明遠樓 二首

袁太冲年丈使至喜賦以乍見翻疑夢

為韻 五首

病中袁太冲詩以見問用韻奉答

碧桃軒卧病對雨東張鄧西兼太冲京

使 三首

晚泊衡山擬登遊不果 二首

度衡州蒲蕩渠兵憲招飲石鼓書院拜

先師朱張諸廟坐仰高樓

次日蔡白石太守再招飲石鼓書院賦

贈二首

遊城西別業題贈三峯主人

賦得黃鶴樓送此翁憲伯之楚藩右使

端居襟念五首 雪中試諸生

桂灘登舟書示柳慶十五學諸生

十一月念有七日黃雪峯官舍初見梅

花折贈鄧西太叅二首

遊玄風圃見梅花

桂江舟泛贈送潘汝信姜重明袁期躍

自題

五

三友

觀梅同黃雪峯四詠

病中東黃雪峯僉憲

府江舟行二首 春日即事

詠白菊 藤江舟中二首

三月四日清明時值亡祖忌辰

橫州舟中別張鄧西大叅用往日見懷

之韻賦寄三首 振衣

趙大洲書至赴辰沅軍門咨議二首

田家四首

將散桂林書院示諸生二首

和趙大洲韻示湘山書院諸子二首

元夜宴張總兵宅分韻得魚字

九月十日兵勦恪洞捷報贈劉總兵

謁中丞張公祠二首

舟過峽江讀韓襄毅公碑

江上別符松巖僉憲二首

度梅關懋界山寺三首

自題

五

謁張文獻公祠 酬汝寧王太守鑑

川寄慈仁寺見夢之作二首

借菊 語僕

鹽經速香寄李鴉野口占代東四首

韶石舟夜

卷之十三 別編

詩

舟行將至貴溪江少峯以詩見贈即席

奉答

臘月念八日協中堂宴集

蝦蟆峯

玉女峯

飛雲頂

下山

丹竈

水簾洞

天華書院題呈甘泉先生

卓錫泉

謁嚴陵祠 二首

采石渡江望金陵

將至池河遇雨

隋堤十曲

安肅縣阻雨東許子春

將發京別王元美刑部宗方城考功吳

川樓 三首

出宿慈仁寺憶舊同遊王學甫吳竣伯

吳子實

毘盧閣

登泰山

宿濟南靈巖寺

宿碧霞宮 二首

王泉頂

曲阜謁

先師廟墓行釋菜禮

五湖

度廣陵贈吳子實太守 三首

除夜和舅厓翁韻 三首

早春雨中

早春同兄弟遊巾山翠微閣

明慶寺

絕頂

出郊 二首

至湧泉宿業師山房對榻賦呈 二首

登海門先月庵望月同一王二楊揮使

二首

兩行見耕者

雪中宴惕齋冠憲伯宅和萬履庵僉憲

韻 二首

次日再集諸公登滕王閣 二首

將至貴溪江少峯符卿以詩見遺用韻

奉答 二首

至貴溪謁象山祠因登三峯山頂時諸

生從行餘干諸生適至歌聲齋作 二首

傳石淵尚書邀飲園亭賦 二十二韻

送李一吾年兄之湖廣藩叅效劉禹錫

集 111-14

竹枝詞 二十首 題畫梅 二首

寄李一吾在告 二首 送二弟北上 二首

十四夜對月 題武陽驛 二首

雪中與諸生宿天池寺用東坡韻 四首

山僧 二首 御碑亭

文殊臺和陽明先生韻

天池寺 講經臺

訪仙亭

雪中宿廬山與論堂達三僧

住白鹿洞贈吳明卿

登彭蠡落星岩

朋來亭示諸生 三首

陳羅江病中見示長柬走謝 三首

送羅江方伯

枕上聞雷走筆東紀山

和紀山聞風聲見貽韻

郊行見竹

孤吟 三首

省署宴集呈浮峯白石方伯北川憲使

三公皆同鄉先後守湖西

和紀山苦雨之作

送雙江方公蘇松開府

贈仁山燕寄王寥歐三友

午日石蓮洞中呈 念庵先生 五首

白鹿洞示諸生用吳川樓韻

月坐 二首 五老峯

高美亭 雨行

宿信州龍虎觀示諸生

與諸生列坐仙岩小洞呈白厓王侍御

歸途

同僚相携避賢北壇竹下 二首

同僚相携南壇看竹

發建昌 德安道中

行按潯陽止太平宮招廬山大安然賓

陽綸二上人共宿累夕書別 四首

贈二僧

二僧送至東林贈別

哭家兄 四首

卷之十四

別編

詩

感射鳥賦三絕

上疏乞休 五首

乞休後度丹陽忽聞子規啼四絕

蓮舟八曲

宿龍潭寺用韻呈容翁尚書 二首

登翠微山用韻呈馮尊師

絕頂新秋

鶴飛松露

前村月照

僧開竹房

九日衡州宴仰韓樓東金惺庵太守時

余乞休不免而西因卜居衡岳山中 四首

宿山角驛始入粵境 二首

度宜風次華間韻予時上疏不免而西

宿王庄川次壁間舊題 二首

西征寄山中親友特予上疏乞休不免

部檄催赴任 四首

度玉山

度南昌望西山

九月十六日全州公署對月

鳴蛩

長庚

九月十七日

結屋南嶽山中 四首

入桂林示諸生 二首

挽靖江國母劉妃 二首

白髮嘆 四首

入粵校諸生呈黎忠池督學 二首

送近野先生還朝兼寄懷廣中諸公 二首

黎忠池舟次吟舊作有風波之句即贈

卧病龍陽山房容翁尚書携觴見過奉

謝 二首

別何惟木入台省親還金谿兼寄諸友

歲暮東吳正溪兼致葉靜川文學 二首

除夕安仁蔡生訪予山中 二首

別蔡生因寄安仁諸友 三首

謝人惠藤簾

春閨苦雨卧病尚書容翁左顧走謝二首

龍陽樓種竹二首

閏三月苦雨東應見山太守

早起行園二首

遊翠微閣同馮見復丈及携子弟從

竹下彈琴

賓陽初庵二上人至自廬山別歸五首

湖上遇徐龍川

卷之五

五

同諸友東掖林丈園夜賞牡丹二首

次年集友再賞

早秋蔡鶴翁尚書池亭留宴

臨別翁以晁編見贈

嘉靖四十六年正月

世宗皇帝挽詩四章

酬雪窓殿下水閣見懷之作

頃別顧上川山人兼柬王南明中丞時

與顧有太湖之約三首

元夕對月東應養虛郡伯顧上川山人

二首

春日龍陽山中二首

四十八初度口占示諸弟姪及兒輩二首

舟過蘭溪贈傳信吾兼寄尊君石井先

生二首

送張枝麓之饒州

謁李景山中丞墓二首

陳抑庵中丞邀飲西湖山莊賦贈

和抑庵中丞韻

卷之六

六

贈沈樓霞封君二首

懿德遐齡詩壽沈太夫人

雙節詩

宿報先寺聞子規三首

二月朔日山行見桃花盛開是夕大雪

寄周青田罷官

大司馬王鑑川別久自陝中以書惠問

山中賦寄二律時移鎮宣大

寄二子崧琦秋試

撥悶 二首

入天台山止萬年寺結夏 四首

登華頂 寺鍾

雨中觀種 漫興對雨 四首

清都 二首 行路難 二首

閔山僧行 二首 睡起 二首

採藥 章馬虛見訪

寄謝張見吾惠問 山中早了吟 二十首

胡降歌十曲寄王鑑川尚書雲中兼上

寄王鑑川

七

內閣張相公

上巳日集藩臬長武流觴潞泉別何憲

副 二首

登千佛山分韻得衣字

潞泉流觴分韻得萬字

寒食憶家

送劉西城憲副視學關中

閔武場 三首

濟南官舍哭石文甫 三首

寄酬李若虛副憲山中

別劉玉津之梁謁梁中丞兼訪西亭賢

宗

卷之十五 別編

論

制勝 諫法

審尚 戰法

儒將

卷之十六 別編

論

七

論

克已復禮為仁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碑

懷玉書院碑 劉參軍祠碑

太平郡守胡公祠堂碑

王忠文公祠碑

邑侯西野黃公生祠碑

陽朔紀事

卷之十七

別編

賦

三栢堂賦

喬松益壽賦

說

覺吾說

待旦圖說

林廬甫字說

易生字說

傳

閑適散人傳

哀忠錄引

書賢母傳後

約同門諸友

策問

道學

諸子讀經

剛柔仁義

學術事功

夷狄

卦數

三國六朝

藩鎮夷狄

古今兵爭

人有不為

兵法

卷之十八

別編

祭文

祭蘇文

祭陽明先生

祭南軒東萊陽明三先生

祭應鑒庵侍郎

祭孫縣尹

祭歐陽南野先生

祭舅白厓秦先生

祭貞齋江先生

祭守備王址

祭張浮峯都憲

祭先師鳳橋先生

祭亡友徐龍川

祭兄椒川先生

祭抑所第

祭外祖母應氏安人

祭叔祖母方氏安人

祭張太夫人

祭秦太夫人

行狀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脩撰秦

公行狀

卷之十九

別編

行狀

叔梓沙先生行狀

墓銘

明故大理寺卿練溪胡公配劉氏孺人

合葬銘

勅封刑部主事聯峯府君墓誌銘

王夫人康氏墓銘 余安人墓誌銘

墓表

明故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尋源劉翁

墓表

林順庵墓表

卷之二十

別編

講義

表

學莫先立志

謙字須認真

心鏡勤拂拭

口耳非實學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全章

復古書院講義

顏淵問仁 一章

仲弓問仁 一章

司馬牛問仁 一章

子貢問政

全章

舜其大智 一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

一章

雖存乎人者 一節

鷄鳴而起 全章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全章

舜之居深山之中 一章

卷之二十一

外編

奏疏

山西災荒疏

懇乞終養疏

懇乞休致疏

漕撫履任謝

恩疏

乞優恤運士以實

漕政疏

乞留常盈倉米疏

乞破格處分漕政因陳足 國大計疏

換置文武職官以裨漕運疏

表

預防黃河遷徙疏

乞設官捕盜以安重地疏

遵例查復有司官員俸級疏

卷之二十二

外編

奏疏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恭報海運糧船啓行疏

乞銓定造船廠官以裨漕政疏

恭報漕船盡數過淮疏

恭報漕船悉數過洪疏

卷之二十三

外編

奏疏

條列議單款目永為遵守疏

勦弊甦軍疏

飛報海運抵岸疏

自陳疏

條列漕宜四事疏

更換縣令疏

淮揚水災疏

勘報海運疏

謝恩疏

定派漕糧疏

恭進指掌圖冊疏

奏疏

奏

災傷疏

歸併驛遞疏

海運疏

卷之二十四

外編

雜著

擬蘇武報李陵書

擬秦使者與白起對

朱華覺侯列傳

晉語

五物贈行與儀甫弟

偈

卷之二十五

外編

雜著

山居隨筆

卷之二十六

外編

雜著

江西大志

賦書

均書

藩書

漕書

寶書

險書

陶書

卷之二十七

外編

公移廣西省

廣西學政

作新桂林書院呈

奏疏

奏

脩舉社學檄

諭父兄

諭社師

諭子弟

檄各儒學

議復田州學呈

脩廣西省志檄

卷之二十八

外編

公移廣西省

一論

靖江王府各

宗檄

一議

靖江王府各

宗呈

一啓

靖江王

一示 靖江王府各 宗

一端敏公祠檄 檄梧州府

一覆家州中文 一練兵議

一行十家牌檄 一諭百家約長

一署撫夷事殺賊報功文移

一進兵機宜

公移 廣東省

一為陳愚見以備採擇事

一議糧食 一議操法

卷之二十九 外編

一議哨船 一議賞格

江西學政

卷之二十九 外編

公移 江西省

一申明贖法 一辨決招情

一申明律例 一編立保甲

一宗室選婚 一救荒

一議賞格 一挑練機兵

卷之三十 外編

公移 山東省

一開局會計以定一省經制

一登革課弊 一議海運

一勘報海道 一計處海島遁逃

公移 漕撫

一裁定稅役 一申定伍法

一優恤軍士 一編立保甲

一查考折乾 一議處比較

一稽考遲慢 一把總繁費

卷之三十 外編

一點選旗甲 一嚴發漂流

一稽覈造船 一責成完糧

一查革侵騙 一查催空船

一禁納吏承 一置旗鼓

一建瓜州閘 一軍船下壩

一揭報民運白糧船過洪

一行江南造白糧船

卷之三十 外編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一

翰林編修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序

臨川文集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百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焉而不以已與者乎未嘗無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無所長而慊然其不敢恃虛懷夷氣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強轉運嘗行於韜光挫銳之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觀之情撓乎其間則雖有不韙之名涉似之迹猶受而甘之益外窮其所未融而內濬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已與焉則阻隘閼隔不聯不貫而況相天下者其物情國經殊才積勢取給於贊決有非以一已能備察而獨示者其不居焉且恃道固然也

督厲之用必於責人以速其效是平處散地教一官者則可爾據宰相之尊將奉其君以登新大業天下方徂其舊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卽其雅度夷氣能收其形於外而潛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厠於胸臆則幾微不能自掩聲音笑貌無以瀆灌於物始而矜中而勝終而固爭迨夫情憤惋而詞乖激才竭事憤而天下始不勝其弊矣矜已而卒於誇責人而卒於叛背於道而求濟宜其難矣宋荆國王文公嘗相神宗憫日弱之勢觀積弊之時方欲變化更制舉其主於堯舜而公以平生卓絕之行精博之學處得君之地觀其注意措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然其時每一法出則天下皆駭而爭攻擊疏分曾無虛日比公不安而去雖其所嘗薦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謂為邪而靖康之禍或歸其罪於公庸常守成苟以為度猶得辭其過於後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卒用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後世幾稱過乎嗟夫如公者

豈所謂瑰瑋孤特之行欲勝天下以長而制於
督厲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與公既以其高
自處而視天下莫並已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
而莫與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間而入反復排擊
之餘法制數易民眩於聽官易其常始驚然索
其平和敦龐之氣獨程淳公嘗有天下事非一
家之語誠深知公所爲病若是而歸基柩之過
於公於情未稱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抵六經
而貫徹三才其體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
錯無出於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獻歆翻然之
志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
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書也德安吉陽
何先生巡撫江西悉登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
於撫州而令某爲序某嘗從先生得聞天地萬
物一體之學輒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後之相
天下者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

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
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
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
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
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
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
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
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
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
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
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
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
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
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旣以玄遠空寂爲性
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
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
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
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

表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乎惡乎表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余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證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刻象山粹言序

嘉靖癸丑三月某既刻朱子大全秘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畧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而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千普

道之幸也其亟畱之某乃更錄象山先生書文語錄論學者釐爲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傳四百年于茲其微言與青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釋然而無疑矣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質有偏重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成而不可獨執也

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攘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無乃采聲遺實而責之太深矣乎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爲已分而以繼往開來爲立心以沉迷訓詁爲支離而以辨別義利爲闕鑰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端極之於克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

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爲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槩矣昔者子貢以孔子爲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予欲無言聞見爲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誠爲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爲教固以爲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含一法心含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爲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爲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夷之爲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瑩則可而遽埒之於禪是何異誣獄者不見而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贖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爲果道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

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公也而論者乃更以爲禪乎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卽今而爭焉而斥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怪夫學絕道喪門戶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所爲惧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弑君子弑父孔子惧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亂賊爾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辨說爭競之衆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爲此者有本有源本源之地未能援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沿習沉痾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

而莫或收也。愚請得借釋以明之。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剜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後世之言聖學者。志本非有求爲聖賢之心。因循前却。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心以爲詞說之不傳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

卷一

九

於訓註涉獵以求爲功。果朝移暮易而翻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爲佛者其說誠冥漠迂遠。而其爲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情。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爲人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妥甚。或自悔於晚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

意尚有未慊。而况繫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之過也。夫佛者。屏除翳障。獨俱有我。增慢之病。比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着是已之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蕪蕪鄙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以偏倚而執之堅。或耻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門異戶。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

卷一

十

也。凡是三者。相因爲病。所謂本源沉錮。纏綿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燁然。譬之古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爲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真彌遠。凡若是者。屑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五穀不如莠。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其之庸下學。不知方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與

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爲聖賢之志而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矚其粗務滌其壅必不得已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闢靡也必有所主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而凡其畔援之說舉不得入於其中則父之必有舍筏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粵之士其知所以敬承之乎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金谿人

刻朱子大全私抄序

道學極盛於宋然自二程之沒則傳又幾絕晦菴先生挺生閩服慨然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其所註什六經折衷諸子表章於我

朝鉅儒後生固已家傳里誦口習而心惟之矣某方少時所聞於塾師與學士大夫者固皆惟先生之言是聽是服而至指其宗旨則又未嘗不翕然以爲先生若專事乎中庸之所謂問學而德性則未之兼也時既未知所以爲疑且又

緣習耳聞於訓註之中亦未能的然別尋夫精神命脉之所在者邇年以來稍取先生遺書大全而讀之觀其與朋舊門人往來問答之書與夫封事檄撰之詞自初年以至晚歲辨難往復精義具陳則始知矍然而起廢書而嘆曰嗟乎道學之精窺測未易習傳之陋沉痾未開宜其爲說不合不公而雖昭然如先生之學猶不免於議此道之所以恒晦也夫道一而已矣而間有不同者以學者所從入之途未能以合一也

朱子與陸象山先生俱唱道於乾道淳熙之間羽翼張皇同德合功顧無極之辨偶成異趣加之學未定論議持擊氣動詞峻而其門人遂至以禪俗更相指目而二氏之學分矣間有不忍以此加二先生者則又相與調停借中庸之語以文之謂陸專德性而朱專問學以爲所傳之宗焉嗚呼世固有外德性而可以爲問學者乎外德性以爲問學其不爲俗學已乎夫理原於穆清於陰陽而流行於天地古今人物之

間載之者氣也具之者心也存之於內爲德性則精然者稟命於二五昭然者貫通乎萬象故尊之以求通天下之理而莫非外也求之於外爲問學則帝則必察於細微至隱不離乎至費故道之以求明自己之心而莫非內也故經則吾之精神命脉史則吾之行事斷案諸子百家皆吾之波瀾洄洑要惟有所以執其關鍵而握其樞鑰者譬之干戈組練暴者爲寇而仁者除殘法華互轉迷悟由人而可以繫焉以爲病乎

先生早年誠多著述如章句或問之書下及離騷參同之類靡不究心雖其焦勞之思旁求之苦似不可同於易簡頓悟而得之者然其於道則亦勤矣以故融會貫通下學上達晚年深窺蘊奧洞徹本原則其始之博求固爲約取之地至於建標立則王振金聲究義利之原指王伯之途言經濟則黜詭遇言治道則先正心數闡繫倫分別仁義以詔後世其功在孔門者固亦爲純粹而博矣而後世乃夷之於訓詁詞章者

同以爲病是尚得爲覈實之論而足以俟百世而不惑乎或者曰然則孔子所謂非多學而識與夫聞見爲知之次者朱子其有間乎且必若所言在先生則可矣而其流將無失爲支離者耶曰道之易簡不待於外襲而心之本體不萌於聞見是孔門之的傳而吾儒之上乘也然理合內外而事無精粗所惡於聞見者以其溺心於聞靡侈觀而不知有融會歸一之地至有煩苦艱難糜弊白首而於道卒無得而已焉斯爲可損廢而攘斥也矣故此理在人本自各足譬之五臟四肢各具以有生也氣稟生質之清濁不能皆同譬之厚薄寒熱之異齊也聖人用言以設教著書以防流譬之因人之病而藥之寒熱上下從其所偏勝也雖以孔子之書如大學中庸經文悉言天命人心之奧則固若內經素問然後爲一定不易之則若夫論語多載問難之詞其間固有當機而發因人而施如問仁問孝之類一有非全體具備不末並舉者矣朱陸

治方寒熱各品而矯厲至道全生則同故凡君子之學不溺於聞見不離於聞見而將以反約則烏附稀筭固有藉以全生者而况於聖賢之載籍乎若皆不計其歸宿之何如而但以近似者病之則尊德性之似爲禪而道問學之似爲俗固無以爲解矣是何異執內經之理以律偏勝之方其不至於廢醫護疾坐視夫人之札瘥而莫之救乎故細讀先生之書如與呂子約張敬夫深以支離爲病而於其德性躬行未嘗不諄切而屢言之也若夫末流之弊則泰山未頽冉求聚斂子夏之後卒爲莊周荀卿明王道李斯具五刑彼豈教者之過而君子之設科也固能使其後之必無弊歟惟夫世之獵取糟粕記誦成言文之以爲博也則藉口於朱子而虛談高視空曠無據執之以爲固也則藉口於象山是以二氏之爭比及數世而煩言紛紛求爲勝負而於身心了無交涉學者入其中茫乎不知所適從蓋不考其實得旣無以窺見先賢所

造之底蘊而緣習於先入又有以謾失在己本心之真知而况根有染而不能爭見有偏而不能圓是以雖其人誦家傳而卒無得於真似是非之際一唱百和群喙衆咻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某之不肖以因管窺之餘知先生平生得力之處非專道問學而其於門人朋舊論學之語尤於學者極有警發嘗抄錄標記輒復成帙週以全書之多家不能具乃謀於同志叅政張君謙僉事茅君坤出而刻梓以傳共好夫苟能設

陽明先生圖譜序

昔者孔子之沒也游夏門人以有若貌似孔子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獨以爲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深言之也本體之在人流貫圓瑩昭明靈變所謂建於天地而徹於古今者一刻未嘗息一毫不可汗其斯以爲皜皜也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全是而已如徒以其貌也則塗之人有肖者焉至語其心則不極於皜皜者不可以語精而況於形乎心無似者也曾子之稱孔子也不道其級來動和之所爲精而指其光輝潔白之所以妙蓋自顏子而後惟曾子得其深此曾子粹夏之辯也雖然余嘗思之矣曾子蓋亦有未盡者三千萬信淪浹肌髓一旦泰山頽壞衆志凜然如孺子之喪慈母無所依歸其學不皆曾子苟一有所得焉亦足以收其將散之心而植其未廢之教陽明王先生天挺間出少志聖賢出入二氏晚悟正脉的然以良知爲入門蓋有見於皜皜者自髫年以比白首凡所作用以其學取力焉忠撓權倖志堅拂抑崎嶇兵甲以及臨民處

變染翰吐詞靡不精解融徹而功業理學蓋宇宙師百世矣當時及門之士相與依據尊信不啻三千徒今沒纔三十年學亦稍稍失指趨高第安成東廓鄒公章相與繪圖勒石取先生平生經歷之所及與其功用之大譜而載焉嗟夫皜皜之體人人同具先生悟而用之則凡後之求先生者於心足矣而公猶爲是非獨思其師亦以著教也所謂係而待其興焉者也據其漸則覺其進考其終則見其成而其中之備嘗辛苦艱難僅得悟於百死一生之際者學之道良在于茲而獨載其事耶余少慕先生十四歲游介稽而先生已沒兩官先生舊遊之地凡事先生者皆問而得槩焉然不若披圖而溯之爲尤詳也以余之尤有待於是則後世可知而鄒公之意遠矣公遣人請序余爲道曾子之未盡者以明公旨焉

刻傳習錄序

傳習錄陽明先生語也四方之刻頗多而江

右實先生提戈講道處獨缺焉某乃請於兩堂
合續本凡十一卷刻置學官時諸生集而請曰
願有以序之余愀然曰來二三子是尚有待於
余言乎夫言非先生得已也白先生之沒則學
稍稍失其肯綮言朋與門戶時張規爲儒名實
衰焉非不能言也是用與二三子剪截浮華反
歸本實以獨得先生之意於曠世之下而尚有
待於言乎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又曰無隱學而
必待於言也則二者實背而馳如其不待於言
也則所謂無隱者蓋有在矣且爾亦知先生始
得之勤也而其後之不能無愛乎諸生曰未之
聞也雖然願卒言之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
大爲不已之命而在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
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淳公之沒而聖
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習心名物從其求於外
者以爲領畧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
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何對者也博厚高明
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

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歛
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
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岐端在於是
此先生所以胃忌負謗不恤其身而爭之於幾
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帶
解繫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
而有言之稍聚而爲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
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
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
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
討究粧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
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
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
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沛於衝風
駭浪之中帆櫓莫施碇纜無用然後視柁力之
強弱以爲存亡業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立
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一百死一生之日
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惑

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際光也
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
師心卽聖爲虛無滌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
其玄莫之見而外以逃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
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
地終無實見授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
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
求入卽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况不能無
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
一

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
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爲長此予
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
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
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
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日之所承
先生之遺者也諸生曰然則茲刻可廢乎曰若
是泥哉書之存不存未害也書不傳則先生之
心不著其類者固無待乎是矣而聞而興者猶

之欲渡而棄楫也求之於心而得則先生之言
庸以相印求之於心而不得則由先生之言而
思焉而力焉而本體固可見矣昔者趙簡子有
二子而莫知適立也乃書戒教之詞於簡而授
之三年而問之長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
失之矣次無恤誦其辭其習求其簡出諸袖中
遂立之夫志各有適非簡之罪也二三子其識
之矣

南野先生文集序

先師歐陽南野先生沒之二年晉江中丞蔡公
撫江右不崇正學從其家彙先生遺言三十卷
檄某校而刻焉刻成有叙叙曰道術之不明也
其起於立言者之過乎夫心理流行貫徹充溢
未嘗一日息於天地之間夫所謂學道者亦卽
心而得之矣然其間雜揉之質厚薄之染始之
爲稍偏積之爲沉痾者萬不能同則夫聖人之
所以爲教於當時而著書以俟來世者亦不過
使人從其途去其病以合於大中而得其心爾

孔子之教莫詳於論語其間問仁問孝圓活遷變務合於問者之所當不拘一法卽其日用之近而授之以克治之方雖其所謂幽遠深微者不外是然俟其自得焉聖人不遽道也至於中庸則凡天命鬼神之幽鳶魚發育之神以極於無聲無臭莫不畢備此子貢之所不得聞者比其孫子思而後書始出此豈有所愛哉以學者之不能而後有教教必顧其安而學待於久二者相成而不詘故厭於糟粕而後可通於神化

卷一

洽於象器而後默識於意旨此物之常然也不俟其自得而授之其穎者未及而懸於慮則入於見解鈍者不知而出於疑則怯而無所守而教以廢孔子不倦三千善問閔中庸之幽遠深微以俟於後而親執論語去其病以合於大中知其道之不可分而其言未嘗合教固如是也自孟子二程之沒論者始爲一說以盡其旨此其意亦寧盡叛於聖人然道之本體無所損益而機緣化導未能盡其參差之見不齊之悟出

其一說以齊天下之力使之畢舉而不顧其安盡道其幽遠深微而遺其日用自奇其一時偶得之意象而欲槩天下之道以故近或淪於訓詁而玄或滯於老佛說未瑩而執之堅則雖有張皇吾道之心卒以榛蕪而已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仁智之有見而其鮮於君子之道僅同於百姓故曰道之不明立言之過也道患於無志矣已嘗出其力以張之而復用爲病道之難任也如此我朝陽明王先生得於挺生悟於患難之後盡脫俗陋之支離而直指本體明白簡切所自爲教鍾爐變化其歸使人自得其心學者翕然向焉可謂有功於聖門然今既沒三十年而傳者已不能無疑於迂徑頓漸之際矣南野先生固王氏高弟夙抱異質從其師說而守之以信本則自得而非一時之意象其誨人雖不出中庸之慎獨論語之改過流轉對治量其人之力而授之以其當亦嘗道其幽遠

深微而未嘗遺其日用繼往開來囊括萬物其
言明白深粹受之無不得力而無一說自主之
病見於展布自一州之守以比宗伯之大其道
無所不行而皆足以垂於後世予謂先生之教
之書則固不貳於孔子之家法其斯以為可傳
也已嘉靖丁未某謁先生於司成庚戌遷官廣
西別去丁巳再移江右則先生已沒親炙之久
粗能道先生之意以序其書宜莫如某然實相
是役者則守臨江沈君科南昌陸君九成贛州
王君春復撫州黃君鑄吉安黃君國卿皆先生
門人也

吉陽先生文集序

道未嘗絕於天下而其寄在文章世之言之者
何其末也自羲軒堯舜以迄於今傳授賡續其
精神心思披闡沿泝較若一日至於抉精極微
繙經敘史頌述傳疏記碑勒碣以逮草木虫魚
悲懼悼悔旅泊邊遊有繫於心則發於詞既以
道其一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而得其

用心之所極則斯文之為藉而以為卑而不為
即為之亦少得自安無萎不治不愛不傳然則
聖人所以寄斯道者其卒無賴耶某嘗疑之語
以其事則豪宕負奇及夫猖狂拂抑之士或能
極其才之所就而子夏子游孔門之高第顧局
於偏長而不得兼於德行語以其體則驟鳴偶
激及夫疲精苦力之士僅能工其一事而李白
杜甫振古之豪才顧獨工於詩而不能兼於序
記而其能者又往往不合於道而不可以為教

其為事若是乎深不可窮而其薄不語者亦未
挹其華而味其嚮者也夫所謂文者不外於道
所謂道者不出於心徒以其氣之所極為才而
以其資之所近者為體不根於心則不合於道
即有合焉亦不過一時悲懼感遇之適而於千
載之幽統密趣無所發明是宜談道者之薄不
為也嗟乎道不嘗絕於世而人未嘗無心百世
之下據予心以出之則心同者將感而起而何
患其不傳衆體之多由予心以詰之則心隱者

初聞而明而何患其不兼蓋心寂而知靈明圓
瑩彼不合不兼者如燭於室而旁其牖彼無牖
者不能燭也而動達深委渥渥明淨者扶圓景
以麗空曠宜無所不照故莊生以庖割之刃解
知其官知止而神欲行而瞿曇以山河大地之
象指其涵於妙明而竅於靈覺彼誠異氏而其
窺見隱約剖決樞牙者吾儒未有以易之也德
安吉陽何公少以才雄於時其爲文渾厚竣肆
如洞獄滄海壯峙弘深不可涯涘詩律嚴意遂
出入於杜甫六朝而構結深密痕癢盡滌或才
或氣和平鬱紆大約根六經而折衷之人皆斷
斷公獨有餘其於道則合而體則兼余讀而得
之閒以請於公則公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以大
學之知止爲入門靜閱溫粹定悟參徹於所謂
靈明圓瑩者自信而得之萬應不竭公方欲以
此學濟天下閒後世而詩與文者特其適焉而
爲之也夫文章之技不早於皷刀庖割而其爲
象不滯於山河大地而公獨以靈明圓瑩之心

馭之宜其縱橫沃饜卒有所成以舒其衷而裨
於道也某顛無知幸以文學之官事公於江右
公和霽引掖諸生將勃然有興而又讀其書以
思求其道故道其原者以示之心同則感且興
茲文其能無傳也乎而余言且驗矣

梓沙先生集序

司馬遷班固著書皆叙其先人緒留下及子顯
思廉輩不足道亦未嘗不承次舊聞此豈有所
夸詡將援以自重哉文章之美非世守爲業或
者流聞謬而規槩爽不足以垂遠詔來猶醫者
其制變臨症由於心得而引經切理料察竅隧
非家素藉習不能遽解其勢然也余宗遷於臨
海以文學起家始衢州教授公次傳南康公次
安陸公少年尤高才凌轡作者惜早卒不竟而
傳梓沙先生其他諸旁系讀書能文章非先生
派屬者不道也先生少抱異稟又健志博古今
爲詩文大都出司馬氏與貞觀開元間格高而
氣厚思深語婉卽集所載文章如是王氏文獻

幾四百年間有負而無力以學與學而未成成而盾任已意奇險麗侮不合於道者更僕難數而先生則所謂世其家者也然先生數奇少孤貧不得專其力於文字長不第卑官不爲世所華無以自表其才無所不可爲而早負氣棄去不獲盡試於吏此余所以不能無遺憾於斯也往余爲郎時先生在國學博士官冷朝牽羸馬謁事歸卽杜門脩然與古人對余畢吏事叩關先生烘爐秉燭熾肉舉薄酒中宵談六藝期相與戮力張皇承藉先人所以相責負擔甚重未幾先生倖閩中都門語別罷酒泣數行下思家聲之未張懼斯文之幾墜勵德淬業悼時而惜離旁人不知以爲子壯與姪兒女子也先生既去余亦西遊比余及江西而先生先卒無所請盾如異時嗟乎精金美玉光采自發射人卽數奇不能掩覆余間探篋中所作視依先生時卽覓見萬一又以官煩分志而疲精時時失去此余之所以無成而懼累世之緒不著也然則最

悼先生與梓以傳先生文者非其而誰集文詩共四卷未刻者藏於家

鶴田草堂集序

詩之爲道深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刪詩次風雅頌各得其所樂記次所宜歌自風迄頌皆本其人之情並列於經以憲萬世間嘗與其徒相與業之而其深者不樂道也后變典樂詩以求言和聲之極使百獸率舞孔子取焉顏子高弟乃其間爲邦獨取韶舞而放鄭聲而詩於是具蓋平和之極起於心而矢於言不出於廟朝閨閣而其竟通於聲音流於天地此其所以爲深也子魚之二南僅免於面牆而商賜之詞旨能通於觸類然猶不越於言詞詮註之間則雖涉其藩籬而未能悉其闢奧故孔門弟子通六藝僅語顏子而溯之於古取於變焉噫何其難也夫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匹夫匹婦方其忻暢酣適與夫悲愁鬱伊感於心而發於詞櫛字訂句不求絕度而其效能流金石感行路

號稱博雅証據時或有所不協披絲竹拊缶擊
壤槁然不韻往往感鬼神下魚鳥而脩言飾詞
按音叶度者番有泥滯拘攣而不可解適不適
於耳與嗜者異趣嗟夫是所謂深者必合於心
而適於道而非復聲律藻麗之所獨辦耶后夔
直寬剗簡聞精一執中之學而顏子直達天德
一間聖人宜於溫厚和平之趣有所得焉融於
心者不二於物施於外者不拂於心若是而孔
子獨與夔與顏子非過也漢魏沉澁醴澄甘

六朝富麗藻文績質唐人欵調引繩合比皆能
極深疲力牢籠百態以爲壯其於情適不能無
所同而其所謂深者予未輒數指而屈也乃今
見鶴田蔡先生詩先生早歲吐口爲律再官留
都視學滇南晚益通暢平和條然物外不淪粉
澤所著成帙讀者知其風颯乎治世之音也然
先生學在希聖氣局和霽端整炙之若和風甘
雨浸人肌理不見涯際蓋庶幾所謂無言無做
與喜怒不形者蓋先生之學幾與顏子之徒也

先生方受知

天子柄用毗倚位在后夔之列而顏子之所欲
而不得者然則先生之詩豈非得其深者而將
施於用哉其少好爲詩以質駑不能攻然亦常
閉戶抱膝索之而竟不獲自遷官廣右屏去舊
業久之若有得焉以爲獨以聲律藻麗爲攻者
必非至而又徵於后夔顏子之所云始益自信
嗟夫聲律藻麗專篤此大雅不作李白所以嘆
也先生出所刻以示予令爲序受而卒業於心
有會焉敢以是著於篇端且以質天下之深於
言詩者

金谿王氏族譜序

求仁之學倡自孔子當時三千之衆莫不相與
從事於茲務爲切已以求自畢其性命而子貢
獨以凌高勵遠之質求之於設施展錯之間而
樂之曰博施濟衆夫仁之爲德本以煥煦覆育
聯屬天地萬物以爲一體者其有所施而博有
所濟而衆亦其分量所及而孔子顧非之曰堯

舜其猶病諸蓋抑之也孔門之學堯舜之學也
施仁而有所不洽爲堯舜之學而謂其猶有所
病夫乃所以語仁者非其至者與噫此孔子之
所以爲學也一元流行益粹融液其付于人以
爲立命之源通於天地萬物而不爲廣歛於方
寸獨知而不爲約其名曰仁而自堯舜以及途
人未有不同者也有我駁襍牾之反覆則不足
以全其長人之善而一身之近雖如父子兄弟
其限隔膚理則貫通不漬猶之脉經手足癢癢
痺癢以爲不仁則求仁者之過而非其初本爾
也於此而有能盡其心滿其量本於愛人之衷
以發之而能有所及則雖一物之微皆有所濟
而不害其爲仁至語其極則如堯舜開精一之
傳當其時以九族則親睦四海則雍熙而史之
所記如天之仁好生之贊固已極其廣覆徧育
然於中有一毫之不達則堯舜之心猶有歉然
以爲未足若痼痼然豈非仁道之大盡其心者
不限其量而極其量者不滿於心耶今施與濟

之近者莫先於族蓋其一氣而分本其心之所
欲聯而近在家庭亦其量之所易究者而士人
往往有身都華美而其宗人不給饘飧乘堅策
肥洋洋里閭而子姓不獲庇毳褐散漫睽刺至
對面若途人而其心不少關焉蓋馳騁之遠忽
於近畝而失序之施室於流微故孔子抑子貢
之遠有所慕而以爲堯舜病焉令其隨在而盡
其心以滿其量立人達人聯屬牽合不病其未
能博濟而欲其先於九族所謂施於有政者此
吾所以爲孔氏之家法也金谿王氏立族始唐
長慶間迄今餘七百歲子姓之繁其先人嘗有
譜以合其宗矣而今二十一代孫侍御白厓公
復重脩之大都斟酌舊實而加整密嚴圖係以
別枝崇祀典以敦孝他如人才文獻祠宇室室
莫不備載而歲時飲釀聚集慶吊規戒尤肅義
盡禮備一披覽之而一體之愛油然而不可禦
也某嘗事公於兩廣乃今濫學官於江右而公
人適家居得悉知公之所以爲學者雖其無所

不窺而深有見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才又將博濟以見於世而急急以是先焉公所謂盡其心而滿其量者蓋不啻不爲途人而惇叙裁成淳龐篤懿可以風世勵俗余常慨孔門求仁之學千載不傳士無實學則家無善俗家無善俗則天下無善治余爲公序所著譜而道公學者以此

栢岡詩集序

心與物寓於天地之間也其皆有至乎風行於天方其怒號突咬被於山林萬竅無不遭而聲焉而受者亦必以高下爲量剽疾輕緩小和大和各自成律而卒莫相一也方是時謂木與風本有聲也而皆不能無所得謂木與風本無聲也而相遭則鳴常而不拘變而不測非所謂至者乎詩聲也而待於觸自田夫野叟與夫遷人戍卒婆娑羈臣以及學士大夫其情之釀於中者溢咽抵隘而不能不待於觸以發無待則至者不出卒亦撓剔皮膚而不足感人心以傳於

後世故雄者兒戲造化芻狗萬物而一不足當其心氣完量大叫號掉發以逞其不平雅者密濡修飭爲方嚴其和平委蛇當於中聲道奇者不稱焉而卒亦莫能廢要不盡然而皆得其至則傳此其大都也自聲華繁艷士人沉於其中沒脛及腰不能自振凡夫世之可悲可慕者舉得入於中而搖之則心之至者不出無以鉤深物之至者不合無以取奇其於雄者不啻不能而於所謂平和者亦以排比聲偶隸於外而引其中卒非鄙猥者之所能道也唐人以詩律名家而一二尤桀者始必有得於禪取其寂莫枯槁之趣以洗其囂腐憧冗之衷猶之濯垢以沃而解結以鑄而後僅窺於詩之際嗟夫何其有限而難也物遇其至者適得則矢口濺沫不失於妙而苦者往往自首閉關而卒莫能窺也此非所謂難言者耶余嘗以是求詩而卒莫余與也乃吾師栢岡先生少負才特性復雅淡不與時競往嘉靖癸卯間嘗守台白日事罷輒把卷

自哦余爲諸生嘗以業請見先生左右圖史無
吏煩先生今官階誠崇然閱歷已深遷延不速
有積薪之嘆而先生泊然益自喜吟不輟也不
詭於世不借於禪抱其至者以待觸於物愜意
則塗汗冊籍流囊篋以爲富冀以有聞於後自
郎署積至貴陽若干卷讀之詞藻雄渾而意趣
溫平鏗然金石之音當必有好而傳之者而先
生曰必予爲我序之往某入仕先生嘗出以相
示間亦倣和爲之而終以出於勉強而不工邇
來稍有見於心與物之至者流行於兩間未嘗
息涵而畜之當必有遇者方將收召精魄爲舍
筏之計而奔走於官未能也十年流轉遇先生
於長蘆再聯官於廣右每見輒知先生之得於
至者日深而不止而非余亦莫之知也故以是
復先生云

蒼梧軍門志序

嘉靖三十年遂昌應公以兵部侍郎來總兩廣
軍務明年經武緒文雉梟夷醜以藩屏民幾無

事矣乃搜故事典實爲蒼梧軍門志與備兵防
奏議各二卷計罪四卷紀畧五卷歷宦信任禮
儀軍餉操法賞罰事例養士碑文集議路程各
一卷又明年書成以督教臨琴某使序諸首簡
某不敏敢不拜命某方少時嘗讀周禮未嘗不
廢書而嘆周公之憂後世何其勤也夫古之言
治者未嘗不以營幹整理當致力於軍實兵計
之間而著述紀錄凡以潤色鴻業備美聽聞者
率廢棄不講此豈獨其日不足哉亦展錯緩急
之次也周禮著周公致太平之跡上自朝廷以
及荒遐僻陋其廣輪墳衍之形與夫華實水陸
之毛田乘伍兩輿馬追胥之任貢而甸都溝遂
結粟贏薄之委積其大事總乎建置沿革而細
及於鳥獸草木莫不洽而志焉夫周公當居攝
之初殷頑未殄大邑未作破析缺斧衮衣繡裳
馳驅於東征西築之間卽有所倡立以規治平
亦宜不暇悉其煩簡而乃櫛密齒比職定而事
分之以爲成書粗若潤色粉飾者然茲不亦非

所宜亟者耶而烏在其憂後世也嗟夫周公之心以爲其時之所建雖嘗竭精思定綸理以爲一代之典而使其泯滅磨礪不及於遠承其後者無所緣而修其弊則仁天下之意亦息故不惟制其成而尤具之書不惟具於當時而載師外史之所掌尤將世世其續而振收之藏於王府副在有司當是時制備意完諸侯上下畫一以收成效而無異議乖缺之憂而雖平王既東之後齊人問罪於楚則據先王之賜履而責其供祭子產爭承於晉則稱天子班貢之舊而惧其弗給晉楚之大嘿無以加至孔子之時猶稱在方策而未墜於地比其愈遠而諸侯並爭於戰功惡其害已而競去其籍雖以孟軻之賢滕文之志而非田之政竟委於壞爛而不足徵則廢興之效著於此矣蒼梧平門兩府並建始自成化初年然兩廣地延袤微交趾際楚越崇山負海而椎髮垂髻烏言獸竄之冠盤錯而不可窮詰戍募噍殺屯營消縮之額侍哺於饋餉而

事介二省其寵綏操攝慶賞威懷規議互舉消長更移流變不定百年之間其行事上下亦得失之林也而公乃獨深念畫討軍實而夜考職制手搜心玩凡其隸屬利病變化之具述作並至覽者始昭然若指掌焉夫受事任責之臣亦孰不欲建布於時而率以不習其俗不稽於故而拂其宜初則沮再則廢當吾前者其制治建議雖其智力之所及與夫事勢之所限或不能皆足以垂遠若周官然而要嘗竭弊思慮以求必濟而率以稍久則亡遠則漸盡而不著故未墜之利足以辭晉楚而廢壞之後則雖著於地如井田者亦遂泯焉胡可謂不宜亟也然則公之憂於後而爲是也意倘在斯乎倘在斯乎

擬廣西鄉試錄序

臣某入廣固渡衡楚洮湘頗采父老知廣以西所爲盛云甌駱自屬籍於漢已間有令人已乃稍疎於勝國時屬

高皇帝元年戊申參政亮祖兵克藤梧合平章

璚入靖江悉降阿蘭五年壬子征南愈克田澄而廣西悉定棄干戈議文學夫數之復也歷六十年而周天之行今則三復于茲矣宜其盛也以故諸生伏草萊思望鴻漸之翼今乃舉於鄉登名天府是得其志也有不爲慶且幸者乎雖然其慶且幸固將以爲得階而用之也抑別有在乎是不可不辨也夫其始而求之博稽而約取研深而極微有所不足而有不慙於心以及於是舉也始而志於得得而慶且幸是亦可見朝廷求之爲甚精而士之在是者亦不易知其不易而又將有以用之而其具乃不素定徒張空言以攫寵榮則主司有餘罪而二三子亦不得辭其不肖故今願有以告執事者今試舉而號於衆曰士登於朝廷發道德摠忠誼擢笏策名在竹帛之間此三尺童子知其可愛且慕也然而有能不能者遇不遇也昔者春秋戰國之季惟不一統士有所負其勢非得列國之柄不足以及有爲而機智從橫之士求爲乘堅策肥馳

富侈以塗井里耳目亦必自試於諸侯故當其時孔孟之勤於行與彼者同而至其所以用之而思易天下者則方員白黑較然而不可一也以孔孟之賢聖其下至於機智從橫之士不知其幾而其始未始不同志於得與得而慶且幸則志趣之際與所以用之者辨於此矣上御極文明昭盛舉天下於三代之隆自窮夏禪海之外無不喁首望進者而况廣以西乎二三子今得舉不遇非所嘆也故在慎所用之而謹始利具不可不素講而深求爾夫水之流也有湍湍排擊怒號萬狀而必觀於所發苟爲有本則消消者萬里矣士之業其後皆濫觴而察之自今始也夫旣已業書明大道誦其文非其出於孔孟者不道是非心稽彈力實有之不能聲聲若是也抱之而出其得獻於君致力於民者不易術而具雖其途有高卑而所就有重細要之視其胸中曾不矛盾此有司之所以悉心而求而諸士之所畢餘生而望成也雖然其間

之持從俗之心者有規時之弊操不堅之守者有改錯之差眩外飾之名者多襲取之愆凡此數者其始非不儒衣冠言依仁義岸然中正也而後乃利轉卒棄其所誦習如土梗驚於功利有內顧之私無奉公之義夫遇孔孟之所不得為也得之而用之乃與彼異者此志不素勵之弊也然則

天子精意以搜羅之其亦何賴而主司之舉也夫亦籍之資乎嗟夫凡此者其志必定於始進之日何者僥大者無劣種赴遠者無近畝淬勵而持之鍛鍊而守之猶惧其或移也二子子雖生廣以西蜀在一統文又以蒸然甚盛某之言及此也惕然有深省矣故願與二子子自辨其初慎於發足定其矩矱堅其素嚮若善治水者停畜涵濡務泮其本而後達之盡其滌滌百折之勢而不使其淤壅失故道以至於濫溢而不可止昔者齊人有衡茅而居者一日雨甚而僅不滿顧而語其僕曰適哉誰與安此他日持一

金入都市見甲第雕鏤之比相連也歸而感然若耻焉悉毀而更之則屋雖壯而家已弊矣某惧二子子之似齊人也故深言之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

翰林編脩張一修集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序

廣西亭齒錄序

廣西嘉靖壬子省試第其文自鄧生洪震而下得五十五人罷鹿鳴已乃私爲宴序齒少長因部其字系及始生之年月屬籍子姓別首楊生表且爲錄而請其說於余余曰是舉也諸生其無以爲文乎余嘗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古聖人以爲天下之不治由於事之不立故其建官分任自百揆禮樂農殖教化虞工之大下及百執事如周官魚鼈酒漿之類靡不嘗試擠掇以惟其才當是時以事之繁簡難易爲才之大小若衡平權度不使錙銖爽繆於其間若是宜足以爲治而於其暇又群天下之齒之老者而養之於上庠東膠貳膳常珍以天子之尊世子之貴

揖遜競競不歸以其貴饋漿醕爵割牲以禮而乞其言也則繼之以拜焉夫其分任吾事天下之所謂聖且賢者方畢智勞慮則嚴勅訓坐策之而所謂老者杖履倦勤於事無當則優之至於拜此不亦遠於情哉嗟乎是聖人以爲別差才不才之辨此其勢近於爭故相率而尚乎齒因其惻懇慈讓之衷而達之固使天下知吾君之所爲極隆且重者不在呈功藝能之間而士雖其才力專長敏給集事者入於其中則退然著於禮讓而消融其自恃不平之心故其在當時有德則爵好仇之美不遺於兎且異養以年然有造之教不遺於小子化流浹洽右賢左能而士皆異心抑志和於禮讓以相推先其教化天下之具何其備也自秦以降其欲急有功愚黔首無勞於衆與非歷行陳級首虜雖貴無所禁華則競讓之俗披服漸染而上之人亦以治天下急在期會簿書而養老尚齒教讓之義方若以爲無當而不遵則士之進庸於世惟其事

集相加以力相中以忌蓋中不勝其燁然好進之心宜其累足側目甚或陰相持擊而不知怪余嘗從郎官於朝見有競而進者歸而耻於心見其人則爲發赤嘗撫心而嘆曰古道其不復可冀乎蓋嘆之也夫古之所謂才者大則宅揆明倫策勲謨捍禦大患猶以爲在功能之間坐策指授考覆不得齒禮於膠庠而今科舉空言在筆墨末屑行事又始進未出其鄉也而顧可獨不講哉二三子準古法一比於齒自序之日則固已循行先後鴈行鱗次幼者執恭長者倡導寧焉若伯仲於家無敢爲慢者嗚呼此虞夏商周之轍其可尋而理也故當深惟其義務其察中心懇惻之誠而相與交孚敦暢同德相勵同志相成進於朝則忠相命退於鄉則世相講如酸辛甘苦金石匏竹相宣更和質之先王者本意不殊而所謂才能名位遇不遇無得介乎其間若是非予之所樂道而屬嘗不獲觀而嘆之者不於今有足徵乎嗚呼是在二三子而

已

贈大中丞鍾陽馬公晉刑部侍郎序

古之學寡今之學多古之治簡今之治煩若是宜今人之勝古也然三代之士學端行周富於取用而密於操履其養之所就愷悌樂只不以其少自乏而其爲治亦引年計月民熙熙焉嬰兒未孩不知于兆上不矜迹而民無天札後世決裂眩詡以見奇取先王之藝成而下者襍於身心以爲富其於性命之精流溢散迸不復收拾而其治亦大率多所更張粉飾竇開竅鑿民不見德而轉相罔用以爲亂何其遠也夫今之取數而籌事者莫不競多而營寡難煩而易簡也而其卒如此然則其多與煩也適所以自弊而士與民生於三代之後也其亦有幸與雖然是有自焉夫學以事其心惟心純與否而無所事外也烏得不寡治以宜其民惟民之安與否而無所事者也烏得不簡二者交相爲地捷於影響窮一生之力以事於此而奄無餘日宜

其有過人者今世以學爲諱自業舉得官不及
於心以此而授之政凌勵蹈發號號以自揭偃
偃以自完已遷而去則云竣事而其民之利害
又近若秦越瘠肥然卽僅僅寡過小康不可希
冀焉觀所謂三代哉嗟夫王伯之辨其亦孰從
而得之也江西地大民替窳窳多訟而罵號
稱難治自閩福鍾陽馬公蒞茲土也四任于茲
矣秉憲撫守施不易轍而民無怠志恩洽情結
開拓賢腸若慈母孔子依戀牽聯淪入膚髓而
公之於民亦惟節縮鞠休之均其徭使而鳩其
凋散懲便迪彝慮念惻怛不言而信以公之才
卽旁自眩發無所不辦而公終不以此易彼也
某嘗求之蓋公嘗事林立齋先生得聖學之肯
綽讀公所著中庸口義見其精義與窺不啻指
掌然皆敷自實得深醇粹益無所剽綴其度於
人無所不容而不可下以非其於守有所不可
屈而情未嘗不渙蓋公之心則緝熙光明之心
以見於政宜其味味而功深也迺今入爲司寇

行陟輻輳公學與政將概於天下不啻一隅士
聞而興民漸而化則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者
非幸有公在耶夫以煩輿多收其聲者聲茂而
實銷計其竟究彼簡者未嘗不煩而少者未嘗
不多也王伯之岐自明道先生以來無復有辨
者某事公久故能道之以爲贈且以著教焉治
學隆替於公茲行卜之矣

贈吉陽公序

儒者任傳道之責未嘗不欲斯道之明於天下
然自三代以還嘗患於乏人以任而斯道著明
之日亦不數數然也士君子求之而不得其繇
則往往諉其責於二氏以爲彼倡其說而吾道
以晦嗟人二氏誠異矣然亦安得獨信其說以
晦吾道哉彼亦乘吾之不倡不衆而間之爾老
者曰度吾徒者不衆而傳不遠也佛者曰度吾
徒者不衆而果不聞也習其說繁其徒以求勝
而儒者卒于牙牙而立斃斃而議也則何二氏之
尤矣千古不息之聞心萬物一源之謂性惟無

所謂導孤峙抑道方其心勃然而起適有以授
其間者則不於二氏而將何從於時有獨任其
責者本不息一源之精以立教煦和爽霽立達
必俱懇惻旁皇視天下一人之不聞吾道者若
已推之則天下方叢然而起傳播流浹始而倡
倡而且衆焉則幾不明耶而二氏亦烏得而乘
吾間也故凡不知不行而急於立說者非也已
知之行之而謂人不能爲恐其爲之不終而視
其不爲時立門戶亢焉而人不敢同其爲者皆

卷之三

七

過也天下之生久矣晦明迭禪吾嘗知之矣自
商紂之世箕子比干輩相與流離奔竄倫彞幾
斃文王以懿恭之聖獨倡其說於天下而尤在
作人肅雍壽考雖至小子左右無不作而興焉
詩曰本瑋我戔戔士攸宜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蓋稱之也而其自叙同人之豕曰君子能通天
下之志者文王是也棄周之末亂臣賊子接迹
於世孔子制焉于七十二君而不遇奔走饑餓
返而倡其說於魯從之遊者三千人其自言曰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子之求於世也其
亦何啻痛割之於肌膚也戰國再降遊說功弊
盈天下鄒有大儒焉獨倡其性善與人皆堯舜
之說於天下詎楊墨放淫詞依依於齊梁之郊
尼於臧倉邇於王譙而不敢倦而其門人稍得
爲政猶喜而不寐聞見之知嘆其無有而卒自
承者孟子是也二聖一賢者方其汲汲於世不
營若求亡子焉世方駭而笑之至謂爲鳳衰爲
好辯而猶不已者其心誠有所急也當其時亂

卷之三

八

賊楊墨佛老之徒豈能盡無然未能侵吾疆而
肆其攻者非恃吾倡而衆耶自周程之沒吾道
益孤我朝陽明王先生悟於摧挫之日而聞
於危疑之時倦勤引臂窮晝下夜以中其說而
當時之士亦翕然從先生遊者數百人此吾道
一快而先生未嘗以軍旅辭也德安吉陽何公
聞道於先生之門人涵靜頓悟得所謂致知入
門者問關兩都天下同志之士惟以公爲依歸
而公亦懇惻聯屬思以其學同天下其督學江

西適公來撫晉率國人以聽公雖案牘兵食旁
午糾薄公之求於士者倦色忘心不見幾微而
勞搜遐哲創締懷王正學書院聚徒擇師而教
之誘掖餽結而士子亦皆興起竊有意所謂不
息一源者提關啓鑰旁聽皆靡心與力足以起
天下者非公而誰未幾公且晉督漕以去書院
博士李珙吳瑞鳳等與諸生輩皆不忍別公乃
乞言於某敢以是贈且以致望焉公行以學相
天下益倡而衆者某得廁一人焉猶能爲公推
明其說而二氏吾無懼焉矣

山西武舉鄉試錄序

嘉靖辛酉十月山西歲當武舉士先是山西每
秋防虜入諸生業武者或沿邊守而有司亦倉
皇不暇即舉輒或不集不虞茲歲都御史總制
撫按諸公震奇宣威賈勇攝虜而宣大二鎮又
悉力拒守遂帖然不見虜塵有司得先戒事而
諸生亦以是綴躅來會三試之得偶者四十五
人計偕上司馬如式例也余以提調竣事授東

當序諸首竊惟衛國莫重於兵而兵莫難於將
山西出將自古記之其地自代茲陰山巖絕列
屏障太行界其左黃河經其右土深風勁英傑
霸爭之所都會非秦楚齊趙所得並者其稱雄
宜也然十萬之守邊人拾橡鼓鼙轉餉士林戈
而民負擔其患在肩然卒未聞山西有一人出
奇市健以答虜者豈國家太平二百年文武恬
熙爲武者非其卑聲柔氣折腰俛首偃倭如腐
儒則見謂憎惡以故武備弛漫精銳銷軟而風

氣所漸雖雄如山西者亦被服成習與然有異
者逾鴈門一閭則虜帳在焉秋方候月冬且乘
冰朔代苛嵐吹香相應自正德丙子薄太原嘉
靖辛丑犯澤潞其所啓踐殺掠非其里閭則其
鄰戚然則山西仇虜以父兄之故也又豈得與
秦楚燕齊並而猥云太平厚自諉薄以爲拳耶
夫士有技而不得試抑其猛氣而掩其精工則
往往叫呼踴躍酣暢於落色室服以自洩其不
平今諸士誠有意且操戈而午見虜無有所謂

不試者而文女所消沮也四方今誠太平然不孩驕恣嘗煩宵旰項觀除書緣剿遼之故督本兵大臣以破格建議是

天子志在戒明矣特念濡需者既習為卑瑣僂倭無復鋒刺而稍嘗建立取大官者又已飽滿志欲皆不可與圖意必有抱奇挾氣如古屠釣繒販之流伏於草莽之間而不得達故令巡按侍御以三試收羅之騎射觀氣論策觀謀其有忠急報主而鮮仇父兄者宜於此時自拔而

策苑集

七

出固不得云吾且掩抑不得試也予雖書生然讀古戰陣見有策勲關外赫然自樹為男子者未嘗不廢書而嘆蓋慕之也今頗得遊山西在出將之地而又親觀諸士以武舉蹀躞於弓馬而競凌於籌畫又勃然而喜以予之懦而起知諸士之當氣吞虜也聖天子精意所在天地且不能違虜行見戒故令諸士惺然自惟奮忠挾力以稱所謂雄者苟姑以捷進取即舉於司馬襲為卑氣僂倭以避憎惡稍稍積進又以飽

滿志欲重於犯難曾秦楚燕齊之不若是使掛印懸王愈為負國失所以收羅之意余為此懼故為諸生備言之

桂林蒞志叙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連滇蜀際海遼而面蜀交趾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余受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盜剽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

策苑集

七

三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蕪署撫夷事始畧觀其端未大都必如昔所聞是有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畧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鋸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夷習即狡非有智謀斷畧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於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讐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

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繁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寡賦於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蛆蠹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不能具則其勢至於棄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其里居與盜為群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責償於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覈也然有司不及按攝蹙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於夷者生長於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勢宜不敢控而惟為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其入於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弋甲所指若焚燎焉首虜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嚙之盜強而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於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於招招出於力之竭則不以爲恩其旁

觀者固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夷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爲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爲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爲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於有司有司之失也起於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戍堡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

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嘗質之則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所爲桂林而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存目睫侯嘗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爲是書使按籍酌時弊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賦不浚民而於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戡死也雖賞之使盜其將能耶夫其技械

智畧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則夫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厯南顧若按是畧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草薶之則余所謂痛焉而於策爲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乎

送方厓趙公序

嘉靖戊申方厓趙公以御史遷南大理寺丞其同郡某爲文送之其詞曰往甲辰某釋褐謁外舅秦太史公間進而語之曰頃予屬較藝進趙方厓氏庶幾以人事君者始以爲獨其文奇置高第比見又溫恭志潔若塵埃之外出爲能推官入爲名御史按貴陽貴陽人稱前所無有卓犖不群蓋抱究鴻畧者若新進識之某不敢忘迨公從南來而某幸備員刑部得朝夕讀焉質以向所聞於太史公者較然矣卽他事不論著

著其衆所未知者往公按貴陽適苗民叛四掠公廉得其故所起上條奏臣竊見苗民叛非細故罪在邀功養寇者患波連四省

上文武具備宜了此疥癬亟加天誅否者且蔓延益不可戢臣以爲遂勦之便奏下時執議者習恬熙益厭苦兵事又以故隙革公議不用選蠕掩抑生長而齎藉之迨去年秋苗計益得放兵阻阨流刼竄鎮銅仁楚蜀騷然撫臣逮罪轉輸委路道隱然若敵國公言信如券契云某謂

天下事明者見未萌仁者治未亂况夫已昭昭者今大勢蛇豕北虜窺王關苗又在門庭爲患不異然苗變亟矣而耳目不駭者遠也數歲而動不大爲備而輒解者其志非大也顧南民父子荷兵久不得事田作蕭然煩費千里馬不得纏牽不能千里而

天子哀痛元元視南陲若纏牽耶而以委之也假令如公議

上亦甘心焉駐卒戍沅酉陽之間一鼓之力制

其歸命卽晏然舞階之績可觀矣古稱燕趙賈
勇魯儒齊智中山箭甲冀北渥產之奇皆稟於
地台之間於天下實舊而其登名碩齒言行俾
后有可采者若林恭肅謝文肅以及黃魯陳杜
諸公皆自淖齒不準耿耿自操持焉

國籌利害悉謀殫慮不徒平居自侈視天下理
亂若秦越肥瘠者而公今廉朗毅然談天下之
急不引忌諱又切中情事使天下以其言用不
用爲輕重又爽然失矣士問學不劇切世用不
稱周全哉某之復太史公者以此公詩似唐字
似晉御史九年得爲北大理丞而公竟南去某
曰若何曰南中暇得蓋就所以如唐晉人者公
雅有別志而直以是自托也

送盧襄陽序

明興

列聖相承治安幾二百年

上又御極久凡制作著備浸淫毫隙粲然措天
下衣裳俎豆之間士大夫恭職謹奉成法以雍

卷之三

七

四

卷之三

七

七

容文雅潤飾之以觀太平於是刑部郎餘姚盧
君瑋某暨某生凡十人爲會遞爲具召以道
德文詞相摩漸甚盛迄數舉盧君出守襄陽衆
皆慨然其生曰諸君卑守抑有遺情於盧君乎
余方幸盧君方今官得行其志惟守與令盧君
故爲令今又出守盧君政可不易轍而具也往
余歲十四丙申嘗屬四明度天姥過禹穴會稽
訪易於姚江之澣雅聞盧君善易已第比入省
又聞君有疏本然余皆不及覩微叩之乃知君
厭飫哺啜而從自折衷質以所聞於人者不殊
信此易盡萬情定天下之業而顧不取足焉守
耶守官分符案據一方垂金紫按臣監司改容
禮之萬姓命懸甚貴然以其去天子遠賢不肯
視按臣監司眉睫又錢獄吏計填委故進取者
不捷也若以平生所蓄積奉法守正得朝夕致
於下機轉電發諸吏莫守若也而得者竟拂意
去豈承平久士大夫厭言民吏事因欲以雍容
文雅潤飾太平者耶然以予計之今天下靡不

由科目各明一經以進方其待內後生剽故事
顛寄口耳疊疊摧詞鋒走饒下動人或又從旁
譎張之非不顯然庸篤也比一寄與吏事即左
右顧盼手足無措地吏捲牘向前執筆不知落
上下竟跼踖踈昧以去民吏事即爾又安望其
能涵才識據盤錯焉 國家呼吸安危旋轉也
夫今

上所與圖天下者儒耳儒又屈首受書亦欲倒
囊馳騁當世之急何始者岸然廓大後又委需
不振之深若是也故博而不觀於精者是買積
之類也文而不切於理者是畫餅之飾也儒而
不析於民物之變與安危之寄者是夏虫之見
也今襄陽據全楚上逼關陝走集吳會而而屬
之江項綠苗逆川舟輪轉委孔道嗾齊民與之
甲器即可使開健訟不顧問以死其他過賓供
應與諸藩所煩苦稱是余方以是占虛君夫繼
弊壞之後者有振起之名持割斷之權者享安
重之利抱不挫之志者樹傳未之績即君之著

齊東野語

卷一

七

於易又故焉令取其生平所屈首者而效之用
又誰加焉予甚欲觀之予十人盧君最長又最
先別去咸有詩歌以贈行而予尤道其當於世
者如此

送尚書喻公致政序代作

嘉靖己酉刑部尚書榮昌喻公以老疾乞骸骨
上優而許之既戒行合部之屬某等詣予而請
曰喻公之退也則幾於禮矣宜有言以華之惟
公是請予曰公起諸生事 三朝府至上卿不

齊東野語

卷一

七

可謂不顯榮乃卒得謝去全始終之交又公蜀
產其山川奇沃甲於齒紀公得杖屨優遊其間
以終餘年茲非所謂華者耶衆曰然曰今

上方興堯舜之理敷求典實若公老成矣而令
致事公之事

上也二十有八載恩數殫渥曾不少猶豫而毅
然求去是二者諸君亦聞其說而著其義乎衆
曰未能覩也予曰

上體羣臣於耆舊尤所為體雅念公疾重復煩

昔之且公之忠於

上也亦不遺餘力矣今日得請在

上所謂壯年其力老優其身公所謂四時之序
功成者退是二者交相成也非盛世而有是耶
夫士博極載籍修之於家比又振業奮登仕籍
豈獨欲并心進取躡要津侈飭口實哉亦將上
當天子據位馳騁行所蘊蓄銘勒彝鼎卒奉身
以去以觀太平要其終所建立有大小以若所
期待則其大致也然三代徵仕之路不相沿襲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自唐以降天下一統士不仕則無他往故設制
科以搜羅天下之士而靡有由他途進者然業
一流職則漸次登進各隨其方淺深異交要散
異地上或羈迷職事義不得自引脫次稍復自
顧戀甚者舉事一不當則執議之臣隨其後由
是始進未嘗不同而卒退有禮與否則懸隔相
遠矣此非得失之鏡耶子伯記漢張酺之乞疾
也和帝報曰朝廷思公與國同心而托疾自
潔誰當與吾共憂責者酺惶恐謝視事是固有

請而不獲者矣宋范鎮之得謝也蘇軾賀之謂
公去而名重范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天下陰
受其福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是固
有得去而有遺憾者矣蓋君尊如天而親如父
也故勤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
呼父也而或不見恤察者則勢成於掣肘而情
生於間隔也此自古記之矣今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公由縣令歷御史守藩畿劇轉御史大夫乃進
司寇敷歷勤事清白介石無後遺憾稱報效矣
以此時得自引去故作于大邑敷陳敬德有周
既奠將遜于位是周公之志也商亦已長矣弛
擔息肩不分其志不役其形以息其生是岐伯
之養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意至而變計者天
地之道循信而往逆者愚神之與是蔡澤之慮
也語曰大臣小臣之表也公能遇事引斷不啻
寵利以處智勇之間而聞者亦則倣異志潔

以成廉退之節則可謂以身教矣非所謂盛世者耶予與若輩雖僚屬之誼篤於公而弗能留也衆皆唯唯而請書之

送介川毛君守瑞州序

嘉靖戊申某守刑部主事而江山介川毛君來爲郎中時君舉進士十有六年矣某固慕君比望見果長者則就而論學焉而君性沉定又業尋要領不復事表飾詞章訓詁敦尚篤行洞察本體直捷簡易語盡合始遂朝夕繼請踰年而

嘉靖

卷一

七

君出守瑞州往君爲御史嘗疏言臣觀太子

長且就學洗馬臣鄰守益問學有源宜留侍當有所補不宜裨以南學士授之散地詞稍切忤上竟謫去時咸壯君然於

上意不甚解比今年夏太子甫加冠成禮而旋告變乃知

上向以太子未任勞不欲以學煩苦之而廷臣莫知者故姑令鄒南去而以微譴致君然君意爲

國計大本圖維治安若藝木務灌根抵則深遠

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預教

與選左右三代備制措天下於極治長且久者

以其預養輔翼有此具也後世稍降而其義不

著漢興賈誼博極群籍抱王伯之畧爲文帝陳

治安其言諸侯王勢驕悍易生變後七國果反

匈奴患不可不備單于果數侵苦漢邊吏淮南

王三子怨望不宜分封後果反淮南王子爲創

諸所論事皆劇切世故世以此稱誼通達國體

嘉靖

卷一

七

然不知其論教太子則稱引秦所以亡皆由引

用文法之吏授太子因拳拳周人保傅之間而

景帝卒師黽錯用法刻深文帝寬厚之治索焉

使誼言得行何以及此誼所計事皆行中後日

而茲其開漢事尤大者誼亦深慮矣哉

明興列聖相承續有不緒及

武廟無嗣

上以聖龍起楚甸天篤仁孝聰明爲中興開

太平以

上聖若此宜無所事學而壬午以後 經筵御
講日不虛席亟爲千聖不傳之緒是圖至有輔
臣忠愛以戒講期爲請者以故制作粲然悉斟
酌墳典直追三代之英比所疑難經

上裁定卽深中情文足遺程萬世魯諸生白首
莫能測識此其効也今 儲位虛且不久

上殫慮求治安豈不辨此君言固當復用而君
之計 國大本圖維治安若藝禾務溉根柢誠

深遠矣君嘗少間某入問君觀室中惟琴劍敝

書

書

書

篋二案上書亂橫獨卧布帷中蕭然無所有真
剛削紛華抱志自信者以君之明國大計又學
篤尚標履彰彰如是今守瑞假令瑞即煩且黠
不易治吾猶知君舉之若振稿也故某於君去
不言別而著其大者如此

送李若虛改南給事序

南豐李君若虛爲給事中五月請改而適南王
某曰余於李君之去而無疑於出處之道也古
人稱不爲宰相當爲諫官夫宰相據要津居處

密勿得進退賢不肖其方誠與天子咫尺又所
欲論著裁成卽朝夕力能得之間有就不就則
所疏疑或相遇深未深也諫官官不過郎輒獵
然夷等之豈不以其職得建事陳說幸如轉旋
從之卽治忽機若反掌功澤行於社稷天下能
與宰相竝哉然語有之救過在初成事不說今
制六科給事居大內事先下得執論不屑諸行
事南官職相若獨道里遠期事不可聞在半
月後又具疏馳入上言則事已遂施行憚友汗

書

書

書

雖美議停革矣此道里勢使然非其初也以君
素所蘊積得爲給事又北也而顧請而南耶雖
然余聞之人志若形事若影貴早見豫定非苟
而已也余嘗論次宋儒行事於王荊公甚推嚮
之今人率拾前人軼語又更取其蔽而謫之非
確論也故嘗讀象山爲公廟銘謂聲色利達之
習介然無分毫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
未嘗不斐然傷之以宋裕陵之知公一置疑卽
數求謝去若細臣不得其職然公之志寧終戀

同寵渥佩飛出入觀望間耶問與君劇論則又未嘗不翕然合詞若交券也士相知同方謂此類耳然 今治朝無闕事 上仁聖諸臣莫及自諫官既廢府皆遵循精意承事視荆公所遭何若顧以上貴適所志古聖賢欲行其道必此志淡然皆可質天日而無疑於出處之際則功業之見於天下將昭然遂流通也而商鞅挾王道因嬖人進以急功利鄒生著書干時君謂作始合後乃引之大道此與嬰兒何異也君抱才英特慷慨公正發憤識周於當世之務毅然承之往中官以微事得廢第姪君疏極言不可狀上意以爲養奴輩如虎飽乃不噬人置君言不用而君之扶植大體鵬翔隼擊使左右懾然者固可與帖帖寡聞者道耶其形影較然明矣君今得所志質以何所議論於居常者不殊不然以君之欲行其所蘊積又明知北諫官之得朝夕白於主上不待見諸行事寢革美議其不遽請而南

也君於余及五年君一送余歸余今兩度送君去感宦跡之不居也末歌四詩以將之

送陳羽伯大夫僉憲江右序

天子二十六年既以江右夏公嚴公為相進司寇聞公為冢宰同一心德凡百執事靡不擇其才而庸之而海內欣然望治平矣於是以刑部陳大夫為江右僉憲士而頌之曰 上真聖人聖人治天下務在得人且 上既久御極矣道化敷洽夷夏莫方無殄氣不聽之跡以干德意誠無所事事獨省得二三憲臣持見法禁輟於外與民順流即太平不足致也宰相徧念天下而不後其鄉冢宰徧知人而審於故屬如大夫者非所謂擇而使之者耶夫四方阻絕剛柔并域列宿次舍之所分也而江右稱推焉據吳楚關梁之交沒以江湖民以魚稻山伐為業然而地臨鯀鯀生而亡積聚土之所有僅僅取之不足以更費往已耶間寧濠畔招諸亡命咸叢食其中迄今久遠即有死生而輕為盜民稍披服

成俗加之 宗室峙列供億無藝細民弗堪恃
富侈間逾越於禮典民較爭多銷磔之考諸鄉
先生桂文襄公所稱可知矣此非憲臣明法制
樹形影使曉然知避勢不可得理也而僉憲職
徧歷諸道照鏡隱匿問淹滯與吏之不循理者
顧其任不益重哉往大夫與予談理道因及為
南陽節推時事大較持法衡平與物開自新無
張急之時某為監察持風裁甚惟大夫為聽事
更數吏手竟就酌準之比代去則揖謝以為微

嘉善集

卷二

七

大夫幾不免究於民親藩仰 寵靈素示譴違
而終大夫任不敢置一詞以此信大夫廉明平
恕如古所稱長者頃為比部諸所議不畏疆右
皆予所親睹記江右加南陽倍十民訟幻伏如
之而僉憲尊官得自令行禁止去節推亦倍十
然則茲行也若善操藝者可無更張而鼓也所
謂擇而使之者非耶大夫少才名舉乙未進士
所為詩賦文詞絕似屈宋班固王維諸人與今
江右督學許公同里齊名甚善近許忽以書抵

大夫曰在外監司僉憲次最貴君母卑之不為
又三日復一書申前所云云後二日而大夫得
今 命視許後一月許以是願大夫而業自為
之大夫方幸許而旋自為之宦於名地與知愛
者同卽詞語意氣皆見幾微官之遷不遷可預
定哉行之日同部餞于郊之外以大夫之知予
也授簡而使序之

贈濡川楊公序

國家之邊九沿漫錯峙而陝以西當都之右肱

嘉善集

卷二

七

東起延安亘寧夏臨洮間極西放于甘肅延袤
萬餘里其戍守之士視諸邊居三之一食皆仰
給縣官關中自秦漢時吏都史稱其地肥饒三
輔之郊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嶺以東商洛以
西所謂陸海之地其土之毛宜足以經費顧撫
臣開治按邊徼無以自供徃徃由關中轉輸以
助軍大都以其民土著由五方更徙居之風俗
不一其地廣饒卽不能盡力頗有遺利又水旱
相繼不登則縣官有司之征賦益不給而歲索

內帑以供調大司徒遺官督輸相望諸邊一
報警卽稱軍疲不能戰或叫號不用命主帥無
以禁姑徐徐燠休之士習見久以爲帥不能如
何則驕悍不可使遂成固俗畏敵如將以故虜
得歲擾邊無所亡失沿邊堡屯被蹂躪殘破矣
見烽火起更爲縮汗幸其不出吾地無能遣一
鏃以恐虜者凡天下言役苦無過邊寒甚又晝
夜乘城刁斗在生死間而縣官衣食不時給少
有所調輸又以其半入將領不得顧饗殮妻子
乃責之戰其勢固當爾矣足怪也余不能悉知
關中事嘗觀 國家賦法養邊吏士常祿之外
固有屯田法人受田二十而入租六石又間召
商中鹽折糴草以實緣邊乃給引通販慮至深
遠自二法廢有司益不足以奉戰士始索內帑
內帑歲入民賦關津山澤之利又累 朝積聚
其勢宜大饒而數稱耗之纔有調募大司徒又
復告匱矣往歲虜山遼陽泊城下 天子震怒
一議舉兵而論理財者蜂起蓋司徒之匱久今

急誠無策頃且賣爵自五品而下居鄉得視見
任又天下諸藏三分之二與民犯罪贖及諸防
守兵甲出折色半皆輸司徒虜數犯邊人言不
足若浪誕今纔一入而議括財若是是誠耗費
見形影矣夫司徒之積不足以供費而營繕水
衡太僕大官之積又不聞有羨下里小民又所
在無藏富不能佐天下之急然則天之生財將
安所歸也獨他無策耶司徒不足領天下之經
費而各省布政司攝一省租賦如關中又日給
諸邊當天下多事其催督生理之道又安可不
悉講而細求也定興濡川楊公爲廣西按察僉
事之三年兵備右江以能聞天部以公才使督
關中糧儲遷官爲參議余於公雖未面予聞有
周天下之慮者不後時而發事故并道當世之
急以贈行自今凡關中食足士勵不病元元諸
邊賴以倍氣急戰威於公觀之
壽馬孺人許氏八十序 代作
正德辛未予舉進士始得侍

武皇帝時同溧陽壁泉馬君馬君少年抱奇舉
泰官第最高為給事中得封其室許氏為孺人
然頗岸據不降以故人忌之遂謫去歷閩滇間
多年所予亦官奔走南北而馬君竟沒於滇無
聞至嘉靖戊子始聞君有子應圖者舉順天鄉
試第一然亦終不聞孺人起居後十四年辛丑
予得命撫南京應圖來刺謁予相勞苦盡言
生平乃為慰馬君有子且才又知孺人遭家難
能樹孤屹立門戶斬斬也又四年丁未應圖舉

書

卷

七

七

進士補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戊申予入為刑部
尚書應圖又陳情母老無他子
上憐之得請歸養是年冬應圖則走人將詞索
予言為孺人八十壽若邀惠於其先人馬君云
予則安能辭余嘗讀老生書至其稱禍福倚伏
及人或損益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嗟乎天道
冥昧無徵微之人事人事有富貴貧賤升沉進
退皆能知之然必有主張維持於默默不言履
歷之外則雖智者不能考而原也是以寒暑送

書

卷

七

運而後職履豐歎送禪而後職載剝後送見而
後名易而至其紛然錯然並至互裁而莫知其
端則雖鬼神猶將宥之而況於人乎故語道理
則老生書若誕漫不足信而獨於推造化終始
以人事符合之則生書無以易也方余始進時
孝皇新謝政未久天下號大治凡懷才挾藝之
士靡不思附風雲奮起而馬君才尤英特卓犖
彼其於天下事可攫而就也余輩又誰不張之
而乃大拂意流謫不偶浮沉罕冗者幾二十年
而竟無成往屈原正道直行抗志塵埃卒放江
潭賈生洛陽年少起而治安為漢畫長策亦擯
長沙離騷鵬賦為世所哀考驗今昔余甚惑焉
將天獨能生之或其數誠奇未定也當是時馬
氏事不隕如帶今人有丈夫處成業不能奉持
至落莫者何限而乃以當孺人故孺人所處者
極難耳顧能拮据劬勞籌衣食慎守規範師保
樞抱樹藝待食卒多賴以榮慰馬君如生故余
謂孺人所能視丈夫不少也語曰舉世昏亂忠

臣乃見家道不治孝子乃至假令馬君遂獲順
躋華美致家殷盛無恙恐其後亦籍養亦或
不能成名孺人雖賢寧能自見哉此乃所謂倚
伏損益者邪又安在天道遠人道邇也今

上純孝追帝

睿宗以天下生養

章聖太后於宮中者幾十年以故推恩應量
得歸侍孺人朝夕冠服稱觴膝前榮寵萬戶侯
豈足道哉然余聞之殫力濟危者乃能居安以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勤異難者不繼以倦孺人能戮力周旋閭限以
待嗣子立應量顧不能厚積薄發欲立虎視鞭
策動庸以稱孺人哉故余又謂孺人雖春秋高
值數之定食報方自今始孺人壽與應量所以
壽之者皆未艾也予無以復應量請而述老生
之語以歸之

贈徐君以言使江北序

上虞徐君以言爲刑部郎既滿始得遣論江北
因實

上之二十七年衆謀所以贈之僉謂某登鄉書
舉進士比官皆同徐君則益不敢辭余嘗適金
陵並淮陽渡濠泗屬之江頗采父老觀

高祖所以興云其地山川限閩風雨所交會守
阻隘窺天下若出門戶焉因念待時佐命者若
中山岐陽開平東甌諸王皆主產史稱或長身
戟髯顧眄生威猛驍勇披靡遭時依日月之光
憤發大難爲天下除殘廼其地既巖險矣而其
人又濶達匿知諳大計亦天性也美哉此乃傳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所謂起事者嘗於東南耶比余視部草得觀天
下凡獄之成江以北獄之成者其黠桀亦不下
他等殺人越貨白晝持市報睚眦若赴湯火久
且疑之焉

帝里者廼若是豈其初洋洋者後乃變化稍陵
遲衰微也雖然余嘗求之矣漢興沛東漢興南
頓唐興武功宋興洛陽率常過幸復之數歲與
之燕歌留連加恩澤如徵時

高祖履天下之籍亦嘗復之矣至有以恩爲吏

彼子弟因是厚自賴相承為繼又以淮揚走集
廬之濱江多魚鹽既饒於財其相沾靡勢固然
也非所謂樂土之民哉漢宋不戢獨唐書記貞
觀四年十月壬辰幸武功免租降死罪以下租
免可矣死罪亦降何也法無乃廢耶惟

高祖不聞此明治朝無所私然今天下承平久
凡山之僻處下邑莫不習為煩費忘其故純錦
奩飾以逮廝養珍羞梁肉以充常餐間猛吏又
督課而糜爛之其勢不得不窮而輕犯法而况

所謂江以北者此其過又不專在下矣今令甲
天下歲論囚從巡按御史按察司獨兩都輔從
刑部遣官以畿輔不與他省並又况謂江以北
者大司寇以君固沉雅舉無不當事又精於法
君往矣為論其尤無道者倘復有如何之長身
戟再威猛者則語之曰方今王門不夜閉邊臣
報警續載公車

上懸格有能繫遼頸者賞且不次
駑庸何不飛
食肉而甘為榜笞虜也

卷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三

翰林編脩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序

壽 靖江王序

嘉靖三十年月日維

靖江王四十初度之辰三司官咸具服潔儀造
賀于庭謂僉事王某當致祝詞以敷闡大德用

精勇集

卷三

非茲典采次從席起頓首再拜進曰 王知所

以有今日哉某少不知學問頗馳於奇袤之說

用是偏習養生家言即亦以自序述長生已乃

官廣中暫命奔職西行自湘潭上衡岳入耒則

固已厭觀山水比渡洮陽觀桂林山皆劔戟立

水聲激實啓 帝子之宇幽絕奇勝甲天下意

必有服食偉人所經遊而 靖江更國獨獨秀

外倚幟立王屋生長其間應養生家所謂得地

靈宜壽已乃謁王英邁超絕以國之富且貴諸

所以明得志快意者誰復爲禁而更饒食故衣
不爲侈靡儉素若儒而東偏亭者不斲其
他日所爲記乾乾者人生精氣固病多在膏粱
驕養太過而况以王貴乃折節爲約應養生家
所謂淡食減口宜薄然此皆獨其意所窺不見
聖經或非其本也憶往一日 王宴某輩於山
洞間 王嘗顧某曰寡人少不喜遂刑初即位
即焚刑具于東門之外假令不得已必督過人
心未嘗不惻然也嗟乎此真所爲壽矣即無如
向所云亦當千百年享國而况兼具茲道宜其
昌熾永求無筭也某嘗讀書至周以爲武王之
治天下於其四海九州之民無不欲使之各得
其所以無底於湫隘皆及者康叔其弟也擇而
封之商墟其誥命之詞固當別有次序以使之
世守而康誥之詞乃老儒常談僅僅以救罰明
服要囚剝削之間而終之曰誠能勿替乃以殷
民世享嗟夫武王之言何其仁哉夫天之生物
所以扣使者分也而其扣聯爲者情也情之所

在則分不可得過於以明建刑者防其僭亂治
其玩抗而非以作威而逞其殘也故聖人有流
宥有赦有贖有殺有疑凡以求盡其情且以
一命之係一決之罰以天子之尊百姓之賤不
以濫焉加之於以明用刑者當於情事迫於不
得止而非恣其意而致之也故周公之報政也
尊尊而親親宜民以煥休視太公之於齊也似
稍弱矣而享國並周子孫協度比其季也猶稱
東禮此仁暴之效也今

上篤親親 王享國千乘乃不自恃而愆之所
加亟惟不忍寬恤是擴是究推是以事上則侯
度救以事親則百順備以合宗則枝幹榮以福
其身固宜其如日升月恒鬼神默相而履綏之
此武王之所以願康叔而周公之所以治魯也
又何必吐納如莊逸儼仰如喬松哉三司官咸
以爲然俱起前爲壽而王亦欣然信其不爲諾
諾者遂命書之

送海濱趙公致政序

漢少傳疏廣受乞骸骨太史公為之傳後唐楊
巨源去韓愈後為比而張之宋錢若水勇於退
陳希夷客謂為神仙中人古之仕而知止者其
照耀光重於世如此然余嘗疑之君子出疆必
載質三月無君則吊孔轍環歷聘席不及暖伊
尹視天下不獲所若已推之彼之汲汲於世若
是而今以亟去其事為貴夫胡用心相去之遠
哉俄而思之古者養天下士先使之修於家自
黨遂庠序禮樂虞工其刑以及種植星史之辭
其事必其明備練習堅定至四十強仕然後試
之其不及是者道未明德未立不令仕也度其
可仕而試之及至七十而後許其致政夫用其
三十年之精思以馳驅策立足以不負其素所
抱畜而又有以休其餘年而具有謀策譽望足
以為國之師保維幹繼其及於三而不可舍去
則必有几杖後焉殷實剴切辭乞言以致其
不收復煩之誠夫長育成材士者出則以行其
學而無所利於其官用之盡而優之上以得其

力而復有以收其終是其出處用舍純乎義理
而無刻覈糾縛之令行於其間則夫士之於進
退視其學之成否與力之壯老若寢食晝夜然
而為知為貴賤於世哉後之進士惟其能擢拾
於空言無常之文則登而庸之而不復問其德
藝之成與否而其靈寵繁縟塗里民之耳目又
有官室妻妾裘馬珍脆之奉以後生未定之志
入而厭飲其中則其視朝廷之張祿爵荀求以
為崇高華寵之資而上之人因而防範束縛之
其罪之著見不至於可為罷斥者則雖齒力已
晚而中不勝其苟求快意之心則執議之吏將
操筆而從其後矣古語曰秦之士賤蓋傷之也
於斯時而能自引去灼然於進退屈伸之際而
不少係懸繞繞於衷若是傳而張之至比為神
仙亦其宜也廣西僉事餘姚海濱趙公入仕二
十餘年坎坷更歷官不過五品平生問學清介
特立所至有聲而貧素恬淡固如儒生時公誠
無所利於其官而亦無撓於志年幾過壯而亦

不疲於力且

上仁聖方優禮儒臣而公顧引退之決金斷矢
激吾黨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然則公於古所稱
何如哉公之子元朴與某同舉於鄉與禮部積
學操行為名御史凡公之不獲盡於時者卷以
付之當能為公張皇以効於特然則公雖去而
汲汲於世之志亦不患於抑鬱公誠有以自慰
某之不肖七歲讀書十四年而舉進士徒以空
文固已遠於古人強仕之義頃緣來守是官乃
益知困而况其愚昧疎徑終當為世棄斥獨宜
寂搞山麓間然使得專其不肖悉心力上下古
今人德業精蘊之所指萬一有所見倘遂憐收
然後驅而鞭之以盡其駕或亦未暮而以親老
貧不得命役役墮落之跡已見於公之去知極
傾慕而其文之鄙劣又不能與司馬遷韓愈並
以為公重徒有感於古之道而道其心且以貽
元朴君為勉卒功業以終公志云

贈芹溪洪公晉參雲南藩政序

愚聞之士之仕也急於為君而其食於家也則
急乎為親此其勢之所與與此之所居使然有
不得兼者焉然二者不可解於心與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則雖地勢之所限寧能斯須少釋於
衷而偏於一事以自致者故古者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而爵人於朝必兼其閭里庠塾之所
推舉與夫居家就養之節果能以不間也然後
信其可使而驅策之而其純龐篤懿之士猶或
有所繫係於生長依怙之恩而不能釋然則上
之人復權其情為之通融體悉制為祿仕就養
貤封覲省以收其不忍釋然之情士者藉此以
安其心而在上者亦以此而盡其力則上下交
得而不為病於偏致其事故由是有勤事固圉
忠於國而忘其身者矣而以為不悖於孝有杖
几饘粥戀其親而沒其身者矣而以為不悖於
忠蓋因其所居而致其情初非有所倚焉而其
所不可解與無所逃者固在也後世以學之不
講而教之失則於是馳騁聲名於閭閻之士外借

急君以極其棘進速... 際較計瞻顧... 限之而滿其初而於... 然夫業患其不及於時而... 二者孰非出於義理之當哉... 所建立而違之不止於不及於... 為之茲雖其有烜赫奇偉與夫戡亂定難割割... 整齊彞史旌常之功其亦安庸道之哉予嘗以... 是目天下士往為郎時雅聞薦紳數道崇德芹

溪沈公公舉進士當

上御極十四年策進士揀文之優者十二人皆親署其牘令官之翰林而公名在焉顧獨念親老以為他部幾滿宜速得封父母請而就刑部郎俄而以他事漫漶謫去而公亦無憾夫翰林養士率數科一舉行舉不及數人諸吏在奔走刑議簿領之間而翰林侍文章侍

奉席左右儲蓄館閣天下之爭時者捷焉而公才又雅稱乃獨以親故棄去嗟乎世方求望觀

萬一得遭遇而公棄其歲事役不止於不及祿養猶將取其華寵而... 去國家設制號為體恭時或格不得請而公以親故拂

主上眷養之意而至誠懇切不敢取怒如公者其肯後其親而亟於外乎非吾所謂大人長者耶公歷內外二十年淳厚無素堅定凡其忠於國之事皆所以不辱其親以稱其孝而其學之餘雖如陰陽象緯醫卜與史靡不得其精其守

已不事謁請故超次嘗滿徐而望實愈隆茲由廣西副使轉參雲南藩政參政外宦崇階行且當軸鈞得展其所抱以紓悃亦其於無所逃者信能無而並致焉夫士於君親之際不得已而遭其奇縱不出於其心之誠然而其地與勢猶或以偏致其事為憾而公於是為優游中情文無拘促不得其志吾故於其行特著其事以詔天下之士而仕者焉

使粵集後序

嘉靖辛亥歲剛當分道部郎官錄天下囚而
華亭袁君次當廣以司命欣然就行先是
官于茲者參藩政憲澤澤而故守大名時袁君
以進士使道出境相用旋而急事臨海王君
與袁君同年進又俱為郎二人者故亦日夜望
袁君來袁君行發泖湖固江浙江渡鄱陽臨萍
鄉上下衡湘泛蒸灘迤邐萬壑入蒼梧帝子之
鄉其胸中思固已勃勃雲滄泉湧比至適藩臬
諸長公皆按行無在者而獨故人相迎勞執手
憐別暇輒治觴且憑高泛流更唱迭和盡不足
則繼以燭與月搜奇討幽是固宜其作之富且
工盈帙如斯也王子曰袁君固吳下才人又中
自超然抱獨向不沒沒於世其作之富且工此
十一千百張君論其前子故弗再次獨念吾三
人者先後為刑部郎張君外徙二十年予三年
袁君亦行當遷萍島分散寧能自意聚於天之
涯海之濫聚首促膝市輪墨壺為笑如今日
事意不可得復矣即有之恐不得三人俱也若

是則得是集藏之於時類而讀之珍重羹墻
吾友焉寧獨志歲月耶若其間時時感發孤憤
命意適境睠然若有裨於時則予所謂抱獨向
不沒沒於世者也

賀約庵歐陽公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序

嘉靖二十九年

上念兩廣總制歐陽公久兵間不可重煩召為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實司法紀以振肅百寮
公鎮介二廣惟西襟夷居十五自公始至即夷
土酋帖帖不驚吠鷄犬官三司而下皆受成無
復掣肘顧慮公既行共謀所以賀公而以僉事
王某次後當執役某授簡再拜而宣言曰蓋聞
古聖王之馭臣下既已更試使之居位業官履
諸司理紛糾裁割體俾其所敝歷建立能足暴
於天下凡內而百司執事暨四方黎首莫不洽
其既以係望於公衆則乃始晉崇階式群辟
事在煩簡之間令隱然曳履縉笏從容為

儀羽揆法所以深眷注用承貳天子也嘗讀書
至洛誥武王使周公居東曰異哉所聞成王於
周為新造殷廢未殄周公戚臣又素多大功固
不可使遠胡謀乃若是俄而深思周公誠係天
下之心王歸而周公東伻來殷勤勸諭其相得
寧手足腹心間哉遷殷民於洛屬公凡自豐以
東其大小得便宜咻治之且示四海知王優碩
勲不煩以瑣事故詩人歌之曰赤鳥几几蓋誦
之也故重臣於國若羣之極方其宣力經營給
簿書期會之間無大異至其獄時王立秉繩墨
憲度緩急招不來麾不去負之以重而天下知
其能有成成而受帖莫敢喧嘩者類非俗吏之
所能辦故欲重之而先勞其任欲親之而姑遜
其方使之自畢以示優隆於天下若成王於周
公其不可須臾去左右寧不辨此也 國家南
北京並建悉具部寺垣司大都視成周洛邑惟
都察院隸十三道御史雖員額稍減而職每歲
按江淮上下稽察百司論 君德天下利害諸

司視若準鵠然而都御史又領袖之顧不重耶
公歷藩臬內外多年所自蘇松移鎮兩廣膺閩
鉞平蠻夷緝交南黎人中叛 王師逼南海而
元愍授首雖古渡瀘之績不偉於此矣
主上念公勤擢在此位實以留之紀綱法度相
委重焉委綬風動其為繫仰卑獨其屬豈非清
廟珪璋鍾呂極人臣光寵哉茲所謂重而親之
示於天下者耶不然以公薦歷又見知遷當秉
鈐軸相衡母令公暫南也公由始仕迄今履歷
無墜聲學正守恪係望天下幾四十年似王端
毅公恕秉法正直非其道無倚附假借以端肅
整整敬憚矣似顧中丞公佐出典兵戎入司法
紀才識周應無疑事滯牘威名震懾蠻夷不敢
動其所更置足垂利數世似鄧襄敏公廷瓚茲
天下謂公非某云爾也往嘉靖癸卯某之第省
試也時公轄浙實持其文是歲多得人人謂復
見宋歐陽公而某則安敢望蘇軾也後五年公
鎮廣而某為刑部郎公遺之書畧曰頃聞人言

吾子甚喜始仕誠宜恪恭若木務豎其根余目前歆艷即繁華易徂落也某拜賜不敢忘又三年某遷今官欣然就道謂又幸因緣為屬得以數年所抱仰及政職質正於公比行至臨安聞公有

新命十月亟趣桂林而公已移鎮南雄後僅一月乃不得望見顏色一致十年門下士之情以為快快然幸得以鄙陋之文附在行李則又安敢以不能固為辭遂從而序之

贈堯峯徐公遷廣東藩叅序

廣西當天下西南陸民夷居相十七山峻粵兵不可成列故猥獍依險阻為巢雖兵甲日動固未能一消除之以快意然亦無甚大革塞諸土酋大牙錯置而獨田州東蘭頗稱悍岑氏據有田州自異代時不可更數至嘉靖七年猛自恃其食足又險遠潛有反心侍郎姚公用兵誅之不勝乃更起新建伯王公於家僅始克之餘黨就鼠驚雖受而轉輸士馬物故亦糜爛連歲

夫田州於國家非敵猶屋隅騷除然亦一失當即跳梁勤兵虔劉語曰莫予并蜂自求辛螫故憲臣以兵備田州者乘傳特勅啓治出入擁衛而以便宜鎮撫之由憲臣而上土夷不及見則固以為其尊威當何如與天等習畏憲臣憲臣良即田州諸方可保無他也比嘉靖十七年田州之岑絕東蘭人將謀翼其旁為嗣時姑孰徐公實臨而東蘭間行千金賂公冀得轉移時事未定誠出公手而公乃毅然堅鄰竟盡法東蘭人畏公不可犯而田州亦安公此時荷濡涖即事顛倒其為爭奪未有量亦西南一機會也余嘗謂中國之撫四夷能使之畏吾威不如服其心畏千萬兵不如畏一人然亦甚難囊瓦食棗馬而勢唐蔡卒韜受越賂而謂可使成燕左右謂宜使騎劫代楚國人謂齊可絕其初甚微其末甚大何暇論一身清白即國事且去矣此利之為患不惟目前之憂而遺數世之患故凡不觀成敗不脩庶隅偃偃顧慮妻孥而淪

胥以溺者不戒象有齒以焚其身也田州郎無大可慮然以其習畏憲臣乃可以數百金使如吾意則是素所仰憚者臨事無矩度滋玩長奸有輕

朝廷之心此在豎子能知之而况數世黜酋哉故自今凡西南夷知朝廷有人不可犯帖帖受職有不中以法繩之莫敢如何功皆歸徐公公為比部郎以守法得罪大司寇余後進嘗聞道其事比余至廣西而公遷叅廣東藩政行視一月先魏長公曰徐公賢如是如是甚詳贈行文以頌執事余欣然論次其大者

壽叔祖母方氏夫人七十序

王氏宗世居臨海蕃衍其後入明成化間有慎菴先生者守江西南康乃分其幼子儀賓公居新建則又為江西著姓然往來相聞密甚正德末新建更寧王濂亂尊行輩且老不治事而是時台王氏去南康公四世亦稍弱蓋乃始踈絕云某之生去亂時益遠幾相忘矣至嘉靖

癸巳叔梓沙先生來為徐姚教諭姚去台近又稍稍相問遺某時識人事始知有族在江西而叔於吾父猶小功兄弟也比丁酉某負笈從叔游謁叔祖母方氏夫人與二弟淑澍同業舉子又四年叔遷台學教授方夫人亦偕行展謁墳墓子姓歲時勸醪如聚處蓋骨肉天假緣離合真夢寐中而鄉人噴噴稱嘆莫知奇會所從來爾也後淑澍弟去先後舉於鄉某成進士官刑部郎而叔亦入為國子助教是特別夫人已數歲庚戌秋某視學廣西道新建更謁拜夫人則髮益種種雖尚強飯而侍人稱邇稍多病明年五月日壽且七十矣某感喜且泣下念夫人歸野堂公舉進士親見儀賓公盛又方族固大饒齋裝張甚即金珠不問出入中更喪亂家益落如洗脫簪珥鬻教子為儒焦勞拮据夫人閱變昔庖者治味辛酸備嘗今又引年躋七十子孫盈前古稱蒼蒼茫茫天道不可較量也夫人新歲時年十九即誓志守節不窺房閭若常端嚴

稍不如意子婦行至不敢仰視比更亂王氏僅如綫而田產盡傲不盡入豪右手以延教子孫有今日力皆出夫人若是謂吾家程嬰非耶夫人今日壽夭為吾王氏爾隆替事國與家顧不時有然以付男子或遂蹈不起才誠不足脩廢又或其意二三天陰機之而乃責之婦人完全顧不難哉人情起貪賤迄富貴即驕侈軒軒不自勝若起富貴一入險難即落魄無氣耳就塗厲此謂也厭梁肉不能使復茹蔬也夫人以純綺供張朝夕乃不二視黎藿僅僅自給守孤子不去置塹立門戶非其中有確然不可動搖又懇切惻怛足以裨濟幾不覆也謂識道理幹蠱壞必通書史歷涉豈非誣耶人亦有言生男殃不如娶婦強是夫人壽更何筭也夫不勤其事者不足以食報不協於篤者不足以格天不震乎衆者不可與係業夫人實具茲道吾故曰夫人今日壽與後所以求父天皆為吾王氏也某之始謁夫人也年十四髮髻垂夫人愛視教撫

如親子孫弱質慕游實依夫人得所啣恩至今不敢忘後某第報至夫人欣然曰吾固知此兒有是某今日所為祝夫人即如俗云王母南山諸事千百歲意猶未能滿也而姑述其往者走人致以侑觴

送魏長公序

予為郎時與新建吳子質同事數道其鄉長者必曰魏此齋公云余之知公自此始嘉靖庚戌子得命為廣西按察司僉事按仕籍公實為長有老親在而萬里適粵然獨意以得長者數朝夕不患孤陋即萬里不為病亦足自慰也欣然就道抵桂林得事公視吳子所稱道咸不誣蓋公始舉進士即家居七餘歲不出後乃強出仕歷二十有六年至今官故出大族而自約清苦乃若貧儒生襟抱廓濶弱且下者公諄諄休禮出自肺腑而貴勢者即欲借公尺寸屹不可動故予常評其詩曰李太白詩名蓋世蘇長公謂其使力士脫鞋殿上氣蓋天下公詩之奇大

榮得之才雄而氣高識者避之然又不為凌競
公履歷所著有留績往在右江時夷人至肖像
歲時鷄黍報祀見人有微善或詩詞中一句長
即傾心獎借真若有所不及其於事群惑方未
定公處置引 國家大體裁斷必中肯綮凡此
皆異子所未及道而余得之而公之於余亦忘
其不肖若可與語者故嘗對公談天下事則公
或為然而詞翰往復歲至盈帙比明年九月則
公得報轉楚藩右使矣余倥傯無有而公固錄
之余亦幾自忘其不肖故公又嘗曰余何知經
濟余但不畏不欺而已嗚呼此公所以自快而
余方以是求天下之友者也夫儒者業書既已
登仕籍亦孰不欲據要津據素所積蓄建不拔
之業哉故自宰相達郡邑之吏一命以上得自
致者非其無是心也而卒有不達者則二病之
相因為之也夫事有大小功有適會變有機宜
不得其會則智者蔽謀而不議勇者歛力而不
齒此吾人之不得為者也得其會矣然畏則弛

而不見其曉欺則二而自分其心徑情者近於
無畏疎防者近於無欺此所得為而不能周於
慮者也未成而操之則左若忌不信而首之則
上下格挫於傍議則惑勝於垂成則散此非所
以安之也夫知所建立矣而或不得其會得其
會而或不能無畏與欺是故事嘗患其不立而
不知其道不自事始講之不可以不預也
國家內外基置官廢中丞之缺起自藩臬之伯
而今南極交廣北窮沙漠西界川陝東覆海岱
所與寄
天子閭外之責捍患批劇撫亂繩奸責皆歸中
丞故余謂公今當持事甚重其勢大小又非今
相差等也公抱其具又遭其會昔者楚左司馬
養士甚衆而中有操舟者蜀國無事而無所庸
之後雍篋之役報至而操舟者大笑左右曰司
馬之愛君也而笑其難將利之乎曰吾目不見
波浪手不習舟楫之日久矣今而後得操之也
鼓枻趨之吳師遂敗公向雖非不庸然繼自今

則皆鼓枕之日也人亦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予之入仕籍者十年矣滯跡省署今乃
始廁歷臬中德不加修而情慙慙不戒蒙
噴蹈機自以為是守休休林矯刻拂厲趨趨嘖
嘖雖不敢欺其畏也亦病矣抱此終身窮焉是
宜然則向之語於公者其卒如畫地而餅者乎
然則公又何從取之也故君子之將濟時也具
為上會次之不畏不欺其具乃齊非今日行李
之告而誰語也

海樵詩集序

嘉靖庚戌予之官廣西道武林晤海樵陳山人
予知山人久迺一見如素叩之往事比當世務
濛濛證歷不獨長於詩山人故世次得為千戶
竟棄去學為詩乃自稱海樵山人是托而逃焉
而非真忘情為枵槁傲薄一世者也會是年冬
三洲章君携其詩刻于邕州而山人亦遺書欲
予序其首予謂山人詩清麗悽婉多自得五言
律似孟浩然浩然在唐蓋飄然布衣焉間嘗在

省闈因王維誦其所為得意詞無厭天子韓朝
宗約與偕至京師業與故人飲留不行後亦不
悔此其胸次真有塵視簪組者以故揮翰脩然
雅稱其所履蹈山人今亦遺世親硯墨游縉紳
湖山間非先後共由斯軌耶宜其似也夫詩有
風有雅縉紳先生立朝著述功德休烈固當典
重而山人辭多飄宕悽婉亦其習然而世言詩
者以悽婉輒謂格入中唐以下然則孔子奚謂
可怨可興與黍離小宛諸詩不列於風雅矣予
以是知山人詩必傳然山人固長身脩髯多材
又武流今虜不孩數入寇遼薊間
天子欲得將如山人者乃棄去為詩是緩急又
將何所取胥也

湘臯集序

嘉靖庚戌某受職視廣西學政既入境廼博采
其地之山川風俗節士遷人與夫名臣故老知
洪陽有敬所將公是時去公沒幾二十年矣雖
父老子弟往往有能道公行事至從求其遺言

存札則家故所藏已散落幾盡余未嘗不喟然
嗟也始余髫時固聞公名東南以文學歷事
三朝始終全名為世所稱道顧以生地僻不及
聞今獲遊其鄉而不得一讀其文且如公者非
特為一鄉文學之所閥藉而卒使其氓焉不傳
是則可悼也已於是始采落搜匿盡得其遺稿
名湘臯集合而致於武邱郎殷君則悉為刪次
釐為三十三卷刻焉而公之孫諸生務樵漁
者謁余泣而請序其首簡某惟昔者孔子序書
論次堯舜三代帝王心學該典固將以垂玉
伯示萬世平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如秦穆公者
猥焉春秋之雄秦誓一篇乃其窮黷挫悔之詞
疑不當與聖王之言並列於經至讀其中所指
大臣斷斷無他技而獨以能容為家國之利則
始知其取舍固於聖人不繆也夫大臣而無他
技則其平居所事獨鎮靜淵默而於世之所謂
智名勇功者皆歉然若不敢承比據勢臨變當
倉皇膠擾之時乃能委綏曳尾舒徐維持於其

間而向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縮手而不敢睨焉
則所謂大臣其不近於古所稱而天下亦將陰
蒙其惠而莫訟言之乎公由進士以文學進在
弘治初年游歷磨侍入補大政是時公言行休
休恂恂不與時怙寵靈儵然有所操攝似誠無
他技者至正德末年
毅皇帝思博巡天下以為諸侯法度 翠華南
幸愚夫愚婦不覩大旨固已驚然為疑奸人伺
便從而詭譎其間 儲位固虛大憚在側此幸
已春北還而
官車且忽晏駕矣是時安危一髮幾不再瞬而
幸屬
上以潛德龍飛蓋始會朝而定夫天篤生
聖神以為
天地 社稷開萬世太平人臣誰得尸其功者
而公先是疏請回 鑾千冒忌諱屋楹廟鼎使
四海恃以無恐徐與一二大臣協心贊盛豫清
庶幾曾無遽色卒語而大策卒定比壬午以后

凡所以入告莫非二帝三王所以典學正心之道以佐中興則公之勞於天下不謂不博矣危疑之時天下駭駭若羈御蹶突而公以休休之身橫塞而莫之至於寵利之間恬引決退嚙然於塵埃為世羨慕若公者非秦誓所指而利之者與公學見大端為詩文率沉明雅逸夫公不欲以智名勇功與天下競而况能呻吟咀引以求句字之工如藻績之士哉顧其煒然蒼然之光自不可掩而覽者必知為大臣經國之言故余不復道而述其大者焉

奉賀代巡梅林胡公特晉大中丞序代作
明興地大治洽

二祖 六宗煦濡覆育登春厲秋際海窮天男僕女妾悉致悉馴而今

天子聖神文武尤以禮樂明報昇功垂榮列豆武庫之甲塵彌蠹蝕有司百史益厭介冑噴筆描沫藻繪聲句以飾太平而海上日本諸夷因緣窺倡挾導吞餌歲在壬子墩微失斂片汎獨

稽潛趨密逗叫呼台南遂上淞泖轉戰吳蘇間裂裾為旗破鋤而兵燹本非素事亦至微而百姓久在承平倉皇聘貽手足僣澁聚則怯聞以背向賊散則亟竄以足為騎棹駭慘怖承突鳥呼極孩扶老荷擔且舐聽賊之聲不寒而慄奔避榛荆競相糜爛歌舞麗華委為瓦礫

天子以東南財賦六官百衛四海九州恃屏為虞而使偏袒禿髮餐餐腥鮮之徒得蟠結咀溺其間梗塞大化乃聚兵繕甲更官置吏詘群策輸全力不憚為功猶命大官醞醪詞臣擬頌將開明堂以需獻馘而勢散謀敗四年靡成當事不競道謀驚香拜恩於朝竊嘆在室相視縮手斧缺弓弛水火深猛民命若管而東南羽書旁午長慮深筭者蓋始若疥癬而後乃膏肓矣於是監察御史續溪梅林胡公受命按浙目擊其事喟然曰御史蒞茲土自米鹽而上皆得考覈臧白晝殺人逼城奪市若蹈無人以漁黔首之所知識以職為解自全則是而國家靡賴且

主憂臣辱誰其能安乃... 籌畫咨焦勞拮据咸因... 耀耀輸飽沃適與寇遇于... 索韜鈴舟師環守以櫓為... 衆批亢扼險牽首跋尾賊... 自始興未遭此衄遠近之... 眉吐氣知謀有所必用而... 呼虎哮狴擲而餘黨之在... 懲敗忘勝懸金寢甲莫有...

天子大喜以問在朝大吏始者何怯而今何壯
事不在官而惟其人乃按速往敗而特出中
肯不由吏議即日超拜公都御史總師閩浙毗
倚赤立長城大鼎賊怒切齒民嬉鼓腹於是始
洗滌盆缶犁田室屋以禦風雨以安妻子蓋自
賊之興也於今四年繇以拜官是非一命而未
有如公之獲上乎下旬泓顯赫者也史氏某聞
而起曰嗟乎事預則辦寇玩乃張惟壬子以來
言事非寬而弛則猛而怨九牧十羊斗粟百口

以財填壑浚隨其民事之不濟憂豈在隅急公
忘身食焉不避余常皇皇求之矣始公非職尚
耆定功而今且握符佩刀專閭責成始公初屈
未諳虜情而今則數在馳驅揣中谿窺始公惟
抱獨見委曲借譬而今則深膺眷注言行計聽
經文緯武俎豆于戈昔之大儒名碩病不兼之
而公曾無遷色卒語稍出囊穎乃所著俊偉如
是若公者真國家之柱石而萬姓之司命矣始
某退居十年守已抱素不求聞達乃公一晤以
國士相遇薦之於朝真稱知己故於公大拜土
以慶社稷下以致其私公自茲掃廓氛壙底定
元功而朝廷亦念勞保大分鑄茅券某也不
敏猶能為公頌之

嶽壽選瞻頌

并序

嘉靖二十六年歲在丁巳天台

白崖翁泰太史先生三月二十五日五十初度
其子婿王某處章水之濱乃再拜遣人歸為
翁壽先是翁以文學侍從

青宮而某為諸生翁錄在甥數甲衣借計上春
官乃得拜翁館下是年侍翁南歸明年補比部
戊歲走廣西卯歲移廣東再謁翁于家明年別
去移江西某娶婦十有四年僅一再謁再別去
皆不三數月齒且壯而翁今壽躋五十矣某少
孤貧曳尾塗泥是時翁忘其醜陋顧盼擠拔翁
天人也而使某洒掃謂不辱翁某少宦學植荒
落衷底膚略鉛鈍猥鄙與作者背翁學方彙括
三才振起百代而謂某可教破腹灌墨時時搗
洒使執筆硯事事世態惟肝雄贊赫勢敏給揮
霍絕墨蹇迂某倒囊而食結舌而談竊憂跼伏
俛眉降氣翁不謂其拙而謂其志或有屈伸翁
之於某道則知己恩則天地豈獨世之有室子
顧思婦翁如尋常者哉若是而當翁落域設悅
子姓咸在某與婦獨在萬里不能隨衆客顧不
依依非人也乃戒日繕箋肅伴道嶽壽遙瞻之
頌以獻其詞曰正德承盈歲在龍首天啓斯文
哲人是佑緋衣降節翁墮之年爰昇勝地三十

洞天霞標赤起星耿奎聯吐之六籍則豐其領
寄之毀重則博其肩長壽後殿玉土中懸豈曰
天使實地行仙
天子登嘉歲辰再復咨爾百僚朕治寧獨文章
道德其簡爾錄集賢三賦未央親墻落筆萬丈
黼黻微茫天子曰嘻予視爾輔其儲史歲以資
肱股座前有星於朕視度非爾是保實勤朕顧
出則傳德入則保護簡在
宸衷隨伊軼傳社稷是賴豈曰近功生子在初
績服乃中巖巖緝緝鼎奠基隆維天有心天平
良原以壯勞翁豈其未就姑投之閑將大其受
金方在冶煅鍊淬磨精光再發剽犀薄阿老成
委蛇鏘昌在廟一螯一伸伊維大造以茲哲人
係四海心靡考歲月望則彌深蒼生其同其同
來誅翁乎歸來庇我則棟縠紳其同其同所知
翁乎歸來視我則著凡此壽翁米卜其觀樂且
有儀祝則恐後况予小子其忘稽首某拜稽首
翁壽岱宗卿雲日觀漢禪秦封受釐玄貺渤澥

頑從翁兮同茲光霽充融某拜稽首翁壽泰華
擎靈卓峙流河並跡王版金縢寶天室夜翁兮
同茲天休攸屆稽首再祝翁壽片衡火鄉文蔚
秀壁神澄玄夷遺字神禹抗旌嗟翁壽兮岫嶠
志精稽首再祝恒山亘代朔野探奇覽裳鶴蓋
天極構高化工迨晦翁茲壽乎珪璧蓬萊惟洛
有嵩翁其將同某拜稽首二室天中緱笙石奕
百代殊踪日經月陸孕育黃宮凡此嶽宗為萬
物祖視予丈人當六其數飲之食之育之成之
翁曰予子豈其半茲自五而百而千萬而予曰
翁壽豈其子私凡道有脉凡國有耆壽國與道
其視于斯

劉參軍集序

余嘗讀唐史至劉參軍策傳未嘗不廢書而嘆
也曰嗟乎參軍誠不幸生非其時觀其所蘊畜
當世之急國家之故與精繹春秋義旨深得不
傳之緒可見行事豈淺淺哉顧誠得君或賢宰
相相推轂若位行志所就應奇朗俊偉今獨委

空言在史冊而其身猶流落不偶以死非道之
不幸將唐業定亡其不可復止也夫春秋之義
數十炳如日星而其大者莫先於以元紀歲示
人君體仁居正蓋元即仁也仁心也正心以體
仁法天以出治自言動食息之微以及刑賞誅
伐之大無一不奉以周旋正命嚮明而小人險
夫邪說橫術無得刺其間此三代之理而仲尼
因魯史著之以示後世也自秦以降惟董生下
帷發憤其策於武帝拳拳推明是義以漢武之
明王趙之相且無復有所謂宦奄格其間而生
猶不用流落江都王相何者簪紳之樂不諧於
衆耳發宗之器不陳於里寵以知而用之者少
也唐文宗雖稱願治然庸懦不立而奄豎北司
積威炎焰熏燎天下雖中書大吏俛首於邑若
徒隸焉而參軍於此時欲張皇幾微體春秋斷
制裁制使人君奉之以去邪反正其將能耶董
生不能得之於武帝而參軍欲致之於文宗宜
其廢也使當時李邵不言御史不論著其廢棄

直與冗齷者等耳雖然其語安危漸次若指掌
唐亡卒坐宦官使後之讀者至扼腕恨其不早
用則參軍之志未為不試晦於當時而明於後
世也參軍貶柳州卒故柳有祠嘉靖壬子徐推
官伯相移新之又特刻其策而某叙諸首以著
其志焉嗚呼世方尚詞賦繚繪而獨傳會經義
世方恬目前偷安而獨憂敗亂天子宰相趨趨
無誰何而書生獨指斥詬罵至欲誅逐若參軍
者稱丈夫矣稱丈夫矣

貞心晚節冊序

嘉靖戊申十月某祖八十二翁忽以書來曰郡
傳陸君雅知汝文今且五十諸生為冊以壽題
曰貞心晚節陸君固邀予欲得汝序之今附寓
其所自為銘汝其速構以來予方念祖老甚秉
燭展書讀字大僅如蠅固大喜又復念陸君故
識予欲予文不自通乃致予祖書計在必得且
陸君壽而自為銘信能解脫生死之際諸生壽
陸君不侈說神仙王母長生乃期為晚節兢兢

交戒二者其為教學皆可考而原也予小子何
敢讓焉予聞之士習俗皆本於禮相趨所變以
適大道非苟而已也三代以前尚矣靡得而議
云自周季世聖王之教湮塞不復舉士大夫習
繁縟在登降之節而不信行比及秦楚之際海
內爭於戰功辯士群興紛飾徂智各逞其說以
干時君擁篲奔走胼胝不煖席西漢得天下事
馬上遺韻浹乎方俗陸沉富盛器然喪所取舍
新莽篡位順逆較然至微淺而上書稱頌功德
者萬餘人蓋趨尚之變其極也此其大者謀立
富強為諸侯顯庸小者徒駟車乘傳眩驚里閭
流俗非有能依日月朗然自建白者何也東京
之興遂厭倦稍風以節義士皆務自高抗迹田
畝之間王公不復訾說安貧篤志務遺外聲利
標榜如古所稱鑿垣踰垣之士蓋極暑之後繼
以凝冰雖受非中庸然予未嘗不歛衽擊節焉
倘所謂思狂狷者耶故仲尼之門速宥者七十
二人若冉求為季氏斂子貢琬見紛華仲由結

纓而獨原憲貧居魯乃蓬戶不蔽桑以為樞而
甕牖二室上漏下濕故孔子曰怨欲不行可以
為難矣蓋美之也而仲尼沒後憲亦獨自完故
予又謂東漢之士皆仲尼之所仇而進之者也
今按陸君自為銘援據歷其信雅志願獨慕
憲甚君具人固貨財通津可以計致饒益又宦
歷內外凡若干年而清素如諸生時其傲睨落
落拂諸臺司意竟考最殿似彭修貧數窘至不
能資妻子似范丹遺諸子無長物且薄治養其
令附身僅以卑帛似盧植大都蟬蛻耿介塵埃
之外亦云性分所至何遽稱古今人不相及也
我朝

列聖右文加志海內文學之士彬彬飾儒術豈
直後東漢顧今太平久稍衰微士入仕籍皆執
綺焚靡不復事簡約率以守株根槩衣糲食為
所羞稱下士聞道大笑之豈虛語哉而陸君業
振策若是猶復諄切晚歲之防若捧盈然語曰
虛高不跌知刀不躡鳴呼若陸君翩然獨行君

子也

薛外祖母應氏安人序

嘉靖甲辰某成進士始贅婚于秦太史氏越明
年携新婦歸謁舅姑謁大父八十翁謁外祖母
安人是年疾馳就選意扶養太大夫念大父留
不果偕來獨扶太夫人來會

天子以廟成推恩延臣某得封父母距入官
凡五日鄉人頗稱奇云越明年太夫人忽不樂
朝夕侍無當意某一日頓首請故太夫人曰我
何為來此某不知意所出率對曰兒不能離膝
下耳太夫人曰汝不能離我獨無不能離者耶
吾與汝父髮俱黑汝尚依依戀汝外祖母今年
且七十子姓輩得稱觴為壽無幾吾不能離視
汝奚若耶夫無安人即無吾即無汝凡外祖母
外孫皆然今有異者安人獨養我最愛自我得
汝兄弟即愛汝兄弟汝學為文後雖應有司者
小試不得汝弟消息即繞榻竟夜不寐間有人
謂汝甥他日當成名即拍手笑竟日雖極拂意

事亦忘之至於他愛汝供給汝以有今日皆弗
記耶言且恨某曰太夫人業已居此矣雖思無
及多亂心曲耳安人於某則記憶之矣某於安
人情何敢不知太夫人凡今惟太夫人命太夫
人色少霽某因進曰人情喜聚而惡離苟相知
相遇則然在骨肉顧不重哉然歲序伏臘大小
群集亨羊置酒即有壽且喜日衆欣欣顧笑二
室者其田家守閭者事太夫人教某登仕籍勢
不得長有此也且太夫人以為安人壽得之天

乎人乎天者數修數短智者不可必人者德修
諸已而神聽之者也安人孝舅姑字下賤愛其
子不必自己出輕財帛不必自己有雅善重賓
客宗族待而舉火者皆而後行者愛敬而則之
者凡若人焉貞靜純麗眉壽有昌即安人之目
未暮也某幸成立安人既喜太夫人受

封又喜他日其孫有成名益又大喜老後順境
無忤意事心曠神怡百禄是綏即安人之日未
暮也信是則太夫人他日歸白首披冠服稱壽

安人前顧無待耶太夫人不得自勞也太夫人
始大喜命退而志之因馳歸以為安人壽

送業師鳳橋馬先生之任東阿序

上二十六年蓋天下不肖吏棟士之賢者往
代之余師鳳橋先生次得令東阿客咸走賀自
會稽者曰往吾鄉某曾為阿令撫循斬艾三年
入為諫官迄今無置議焉阿誠易治哉自臨海
者曰阿為南北要衝供饑無虛日前鄉人某為
阿令直道忤大室不得自展錯即守阿非先生
利也某聞而諗之曰如客言獨非所以論阿抑
亦昧於大較夫仕烏以地哉信以地是凡劇縣
卒委諸魑魅而衆理隳解無以別利鈍也且郡
縣天下雖泰之制不師古昔而自漢以後吏脩
身循理因時為政亦足休息然以其獨賴於令
令或不得民不能坐去間有待其期而去之則
固已民瘼而吏靡矣以其親民濟其漁獵向秦
之為適足以滋罷民而違不肖者耳議者咸推
我朝以民事立國與郊周立縣令獨重而

上尤念遠蓋不輕畀云今山東之地介於藩輔而阿在充之北常道出其境其財賦易辦以此知其地殷盛文物教化何以異於古所稱若平其政尺寸守法加志於民而庶自守也雖他猶將宜之而况於阿乎富民大室邑之庇也不詭於法無大搏削之貴國賓至班等益慶自關尹以後周人以是置專官焉苟其沾沾自持非法逮富右賓客不度於衷雖他猶未宜之而况於阿乎審如是仕則烏以地也先生究六藝負

奇志承落業斬然立門戶宗伯久菴翁與舊大理丞山南公雅敬重先生嘗讀書雖數寸許即燃燭夜閱遍至二鼓明即能言其綱領疊疊貫洽如素經目者真雄才也至於與人懇惻貌雍雅樂稱人善見輒信之人稱之與先生所自稱者獨百里哉

天子符據一方得自白敷布于民即儒生平日室中所俛首者不委口實昔人所謂有其易而無其難者非謂是耶某年十六從先生之時外

舅太史翁方擇可妻者先生潛以書抵翁所曰近得玉生幼能讀某書某書所為文似古人必欲得佳壻非生不可迨辛丑先生計偕携其文以請事乃就士有遇不過先生知某之必不落莫翁妻其女為百歲計遠憑其文不復疑其不自已出蓋先生之知某與翁之信先生者咸非常情之所擬也時方戚於為別聞客語從而為之辭因以致私焉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四

翰林編修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序

贈余伯初改南駕部郎序

嘉靖二十七年刑部郎余君伯初上封事臣蒙恩為吏誠宜精意事顧臣父老兼弟病且殆三命更生臣私甚苦南京與臣里葦廬相及幸得移員其間便迎就養臣生死幸甚

上聞而憐之俾以原職署南駕部歲入列郡輸委督治戰艦千餘艘以君幹濟又自淖齒無所近宜處於是議在情才之間蓋優之云某間往候之曰君以私得請

皇帝恩甚厚然士乘附風雲又非苟自圖得便適者古稱織女惜絲志士惜時務有所修明以公傳諸後非虛語也子能事親若其餘則何以述焉余君欣然曰子之所未敢言也學者究

載籍極矣然古人不同垂異未嘗不以其粲然者稱之將世次嬗代不可留其得自表見若聞者必以是耶以予所記臆五帝而下莫不有作者以潤色鴻業故三代制命以明諭民其君臣亦相告誡則有誥而召伯仲虺專之頌自誥變而詞稍富麗奚斯史克號最工誥重示民而交與國者為辭命乃有左史倚相管仲公孫僑咸善處剛柔以無失交歡然交衆辭煩疑真迭見恐傳失其旨乃有譜歷年月而史之端見矣故左丘明采列國序次實事虞卿著春秋漢興司馬遷續其父談考史記加纂述之上逮皇制終漢世班固代作亦蔚然有倫次焉然史記製創自己事核辭奇又其序天官河渠諸篇考於天文職方與聖人之度甚盛其他皆精覈文亦太備合聚斟酌而遷稱良矣似頌而怨者名騷其鋪陳者稱賦騷數屈原宋玉賦推司馬相如揚雄論時事得失博辯莫如賈誼董仲舒舒醇而誼暢由茲以降稍煩夥然亦皆誦法聖人彬彬

鳴時之盛焉豈必文章與時通化如俗所稱凡是其裁制莫能相通大都以其積之久故富濔之深故幽辯於天地運化與萬物之情故精而傳其梳櫛之盡而培植之至故密而不可窮予豈敢自謂能蓋將沒身焉若遂遷棄本志蒙陷無所聞非予所嘗學於師者某曰余君傲予哉以所必至矜予未能雖然人言鶴頸難斷鳧頸莫續蓋材人人殊不能兼方要惟其所著述具文質不離於道者近是我

朝二百年涵濡文明

上復制作禮樂字內爛然學士又輩出作者凌米塩豈顧無能軼漢以上者如君所云君少有名聲固沉毅終當肩天下之急又抱雅素不謁貴門獨窺作者之困蓋涉堂隩而嚙其馘矣猶謂未能大故發憤刺前代而時組織之又安在古今人不相及也若君茲行某請得執鞭焉余君無對因第其語以贈行

賀柳西孫翁序

嘉靖辛丑綿州孫道夫為刑部主事滿三年得勅封其父柳西翁如其官又明年轉員外郎以廟恩得加誥封翁復如其官士沾

朝廷恩自一命以上皆華寵矣不敢多取厚覲而翁乃被之數數然其僚皆福翁欲壽之而道無由也後二年戊申道夫歸使自湖廣將其翁借來俄而道夫出守真定則合部之人往賀翁以次起前為壽或曰壽修短視氣體骨法翁貌魁梧老尚善飯宜壽少更曰人生地中多從山川之靈蜀岷峨峻抱萬丈而綿當之氣蜿蜒鬱積居多翁生其間宜壽復更曰翁貴視其子道夫官為二千石其祿入足為具朝夕娛翁耳旨適意宜壽中有一生雍容次從後起曰諸君言非也貌屬壽即張良晏嬰當殤沒綿州雖信美寧無不及翁見年者耳肯適目前疾入腸胃衛生所忌而諸君以為翁詞耶衆咸駭目生生日翁貴不因道夫乎曰然道夫資七年次不當為一而今為守非以真定地大在得人借而使之

乎曰然曰是乃翁所為壽也衆益疑不知生意所出生曰諸君何不察也今人生子稍孩笑第不能置之掌上見其能措方向或出一語為喜欣然顧笑比稍長即延師督課優養之百計豈非欲其他日長大成立為門戶光寵也哉間有遂或敗則數之奇不奇非其初所期待也道夫與予居數年固篤厚長者操禮循循不須吏放弛識意所定衆淆亂莫能撻奪之此獨其性固然或亦翁教鑄之也今官去民近又尊性守人子能樹立奮起不負其家大人者百一能奮起矣又持官服訓得至如守垂金紫者十二古謂仕不至二千石不比為人道夫今為二千石矣而真定地固大隸州縣幾四十其生聚待守以燠休之何啻百萬蘇秦說肅王盛推趙形勝河漳間民勇畧為秦所畏不知今何如也然其道衝煩直走京師號稱藩輔塞井陘之道則河中絕援據曲陽以北則紫荊扼吭虜自宣大疾馳逐利之騎不數日而薊城下今幸太平假令萬

一當此不為守而為將由是言之道夫之所以得致力於百姓以為翁地者豈有量哉仲由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語曰祈禳為福不如衆祝道夫能為良吏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令環屬之疆皆生尸而祝之推厥所本始則歸之翁予故曰道夫不當為守又守真定也乃所以為翁壽也翁大喜衆為舉一盞觴翁顧道夫曰生為誰曰大人所善臨海王翁仲子某氏翁頷之仍俾第其語以志

送李君守東昌序

予嘗考載籍跡往古所與圖治天下承庶府者大抵皆曰儒儒獨知書其於天下之務若指聚米無量而難意策也 明興二百年天下誠已治已安正德之間物大而豐變異萌孽屬會聖人繼治振振潔雪群賢畢慮儒者餘行以議法武者謹守而束備四海之外王帛馳驟靡不奠享閭里男女充統綺士大夫振纓蒞皆稱得意此太平之效而郡守官二千石位列諸侯乘

傳臨百姓得自令行禁止才稍擴充輒不為簿
書所羈滯優悠逮考乃遽得監司此凡天下郡
皆然而況其尤大者哉故天下誠平安其得自
任志職易稱諸吏莫若也然予聞職業所定不
復可相諉既已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則凡水旱
札瘥皆所痛心且能卒保無他意外即使不幸
卒然有急諸吏無當郡守撫尊履嚴屹然獨當
一方故緩急職無將帥又所獨他不得兼也
國家建都金陵迄

成祖乃北都燕夫三河關中前代所更都會而
不治又時

高帝諸將皆在起草萊與平定天下足跡所親
涉險易無弗目擊者而卒信

帝策據天下之首故自今觀之由燕冀沙朔薄
滄海傳會青齊下臨淮泗其魚塩衣履冠帶天
下故率天下之形勝而山以東得十之三焉其
東南為東昌古所稱博平管仲教之而仲尼言
偃所更化也甲馬之產不僻於冀北任土之毛

不踈於江南臨清之走集富商重賈都天下之
貨其民皆擊輶平居夫婦鼓吹燕飲塞漕河之
穴南北分隔兵萬甲而不得渡故率山以東之
形勝而東昌得十之五焉是其始非不巖盛而
後乃稍陵落也蓋盛衰盈縮與時變化雖有千
金之家百人作之十人聚而衣食之其勢弗能
供也邇歲比虜蹂躪邊地中國罷耗今年備宣
府明年備遼東外有亡矢遺鏃之失內無必勝
長恃之謀計歲之出稍盈司徒輒復告匱荷戈
之士橋箭累弦不知止息吳楚丁男疾輸不足
以更費而閭閻駭竭無所藏富此在天下致然
而獨東昌哉故無水旱而財不生民繁樂費非
所以示節也扼當路衝則苦供應徵求深浚侵
漁者因緣為市而民將流非所以鳩之也網既
小密上下巧避以潔其去而利莫之興否者群
指而斥之非所以安職業計長久也此其大者
耳而百弊蝟興更僕未易數者皆不可不熟慮
也嘉靖甲辰虜犯山西非陞以南無不震恐撫

臣於臨清則城之矣迄丙午曹濮之間男子揭竿而號雲駛烏合幾至猖獗民危易動若是而濱海鄰郊盜賈攘利而喘息青苗之間鎗手驕悍而莫制兵法曰積薪置火未燃非妥如此其所謂形勝十五者顧不益重耶君於此顧當履尊佩符傳優悠得意寧念城社民人焦心思晷未形為之所也部議視才以君任要衡君固比產習事而周於慮或亦

天子恒視戒未然使君得徐而為之謀也君職才餘如詩畫靡不精工顧難為吏哉方今治化淪薄太平有象矣所謂意外萬無此理然不惟其難則維持之道或缺不深於慮則制置之計將疎後此者夫人而辦之矣予尋君同署卒不得讓也而深言之

贈柱野趙君使 崇藩便道省壽序

上按宗人牒以諸王府子長當封劄禮部以請乃擇日視 朝具節冊置

殿中文武臣侍當使者文武臣夾

陛拜受 節冊即馳往而禮科給事中桐城趙君得 崇王府崇地於桐城距七日以期度趙君得次年正月某日便道抵家時太宜人正八十初度而太封君一竹翁亦七十有八毋敢逗留既稱觴輒如程事事而翁與太宜人觀給事君彩衣為

天子使又寵眉齊壽蓋歡然也人言天下事皆有預定然不如意者乃八九即今有所貸及或叩人門求水火有弗獲者事有所寄觀即不得自若故比比然趙君官於京七載乃今得還歸又諸當封者皆出千萬里外而君獨得

崇王府與家里馬牛相及地計其日又與太宜人壽期相值不先不後趙君寧自知耶意君篤孝又翁與宜人天所福祉故輻輳不偶若是也往君與某同官西曹既同年進又雅親善嘗與予數道一竹翁行事蓋長者也翁葦業舉子後乃更中廢即種竹滿地蕭然自娛不求於世而太宜人又淑懿從內為相得供給酒食醪賓教

子業儒先趙君之未第也人固稱一竹翁夫婦云予嘗讀養生書觀古列仙其抑嗜欲能經鳥仲道引辟穀不遺餘術而數輩號得道者乃率壽不滿八十以上何謂其形頽察其影皆誕漫不足信後予乃聞楚王事昔者楚王之好養生也築黃金之臺內環金碧外植名木將修鍊其中而樹人實經營焉一日王幸觀之樹人前而進曰大王之竭府庫以為此臺也將養千金之軀招四方之士譚壽命之事而臣願竊以樹進者也王曰何謂也曰自臣之業此數世也則莫不聞也夫木之材質不同而其托根也亦異故磽肥異薄而風氣異齊若此者天地所不能一雨露所不能化也齊楚之郊有木焉桐擇井間榛林深始生非不銳然也然其衝於走集民享而無禁芻牧之取給斤斧之磷削計其歲者以十焉進而之朝市開闢之所封園人之所視素葉紫莖芬芳之品非不鬱葱也而更華遷移烈燄喧囂或為麋鹿或為煙火計其歲者以

百焉進而之於岷楚之產寄於深山之中風雨所蔽猿狖所棲非不巍然擁腫也然宗廟之椽飛輓是資青黃黼黻為灾不訾而計其歲者以千焉進而槐江之南荃山之北其生不恒其大不繩卑枝之幹敷蔭萬畝而榘楠豫章於其下若莖草也虹洞巉巖拂霄出雲神明之都而日月之經計其歲者以萬焉故靜者敷腴動者趙趙不鄰於用乃與道俱楚王悅而賞之今翁獨得不嬰軒冕蓋充然沉冥抱素與太宜人戮力積慶留不盡以遺趙君而君亦遂咀藥餐英致身掖垣忠厚正直不懈其家傳若是謂一竹翁宜人壽槐江荃山之產而趙君蔭其庇也非耶念往乙巳歲予與君比舟就選予以官程就陸托君以舟中老母而君視猶母也今翁與太宜人壽猶予父母也何敢厚讓焉而道樹人之詞以侑觴

贈青崖胡先生序

凡爵於朝自一命而上莫非仕也而有曰師三

代之隆由國都以達里塾設不一方而倚之均重其職自心性道德孝友姻睦之行以及於帝憲備贊拜起趨走之節其具自綴兆壺矢控褐縵絃之文而達於耜耨鄉膳烹飪鬯鬱之細奇袤逃離之為禁而侯捷屏移之為刑無不得執焉而其所在則雖天子之尊世子公卿之貴相與拜伏乞言袒割酌爵以望其導諭當是時師重故道尊道尊故德貴而才全而天下淳流朴泆禮樂之興迨于比屋何其盛也自先王之規阻變華閼所謂制科詞訓之學始殺於其間自漢比宋英詎相背然非是則無以羅天下之才其終有愧於古而亦莫能革至其列於學官與夫冠婚射饗舞象所以輯純斯民之心志耳目之具又以盡廢然不知是時之為師者其亦何所循以為教也有其具假令非人可緣以守無其具非其人則無所恃以為地然則後之師也其不亦難於古與使天下之士自童而白首弄精神工為制舉以應有司齊繩引墨推其得

舉比其立朝策政視其舊之所學若獨徇然而為之師者亦惟其言之求其有脫然不羈於法制獨申其職然頗亦不數而其專於道德心性者往往出於私承非朝廷之所置而甚或目為偽而禁之者矣於此時則盡去其隆重拜伏乞言之禮公卿不下士郡守不迎師其誰謂非嗟夫三代之治其亦莫可得而復也已我朝建學立師度越前代英廟慨然視古更省設提督官以文學行義之臣充之而隸其銜於按察既已貴之為師而申以重書固惟其滌濯凡近陳常于時明經飭行以推明天子教化之意而於所謂制科之文亦不得而廢然士習於其中得喪聲病交蝕並耗立人之所急番有所偏重而不暇稍為振飭將舉先王之所謂微文要節舞象燕射揖遜周旋之容大都以為迂濶而無當輒用譁然不安全省之廣僅歲得至一揖而進講固不能使其遽而論所謂學職教官者間多衰暮率用苟且之

意以格於其間而不得盡行所謂有道成人之
肯純樸輕重勢使之然而師之職亦容有非
國家所以責成之初矣天下胥才自詭閣以達
縣令無他途得廁於其間而養育之政缺而不
圖非素蓄而預儲之卒至而求宜其不媿於古
而有不辦也某之不肖頃嘗濫竽於粵雖可憑
據如制舉之文莫之能校而况所謂心性道德
者間嘗記憶經子推其一二曉曉其聲以號於
多士然士亦以其徒騰口說而莫予信以其相
與稍親不駭若以為可姑塞其責而今反思之
則爽然自失聲短響微光沉照狹不可得而強
也嘉靖甲寅移官東粵時綿州青崖胡先生方
正師席見其篤論深信士習煥然幾于大洽余
竊喜同志之道行而未幾先生又晉等移視江
右先生自翰林為給事中淹歷內外二十年誠
余所謂文學行義灼然於時而施之於嶺表效
又則著如是江右多才號稱理學名區而又得
先生為之師則余平昔之有志於古者將且

復見故獨道師道之重以望於先生而且以啟
余之愧焉夫賢者不拘時不恃法江右之上自
今有勃然而興者其有以報余矣

贈景山李公序

余髫時受書老祖嘗進而謂曰台州阻山而薄
海風俗朴簡士人有氣節

國初若方正學公陳恭愍公魯中丞公黃文毅
公林忠肅公謝文肅公皆列在名臣其行事文
章可考覆而師也小子職之某不敢忘退私自
念凡志問學固當樹立且遭時奮起人人自致
奈何以一郡之廣獨得數人耶且數公者皆當
明聖之世處不諱之朝既稱名臣而其間率批
鱗負譴抑志引謝亦未有據要津據所學以澤
海內者何也比結髮登朝妄意先輩顧碌碌無
所明伊余之愚然亦以郎曹於時無所輕重獨
杜門讀書以適志時竊旁窺薦紳中間有援古
悼今則疑謗而離罪違衆獨立則遭讒而被廢
上戕不數人而其言與事視前數公或亦未能

盡合軌而共躅也於是始信數公者幸得畢其平生以成其名而一郡數公此謂多矣然則古之道不宜於今而士之守志卒成名者固亦有所遭歟每更念之未嘗不掩卷而嘆也迺今則得吾景山李公公固台產適同予食江西憲事巡察南昌瑞兩郡多權豪民皆竊徒訟公持法廉平外嚴內恕他諸發擿搏抑跋尾咽氣山莫石斷不可挫動而持身簡素端雅不一纖徇徇公令安成循良明決民思之迄今爲御史按山西風采凝竣右庶抑貪以不交鄉大臣移來于茲滿考踰年始擢山東參議去余雅志奉職業頗不苟以媚人至視公所爲則又未嘗不縮首有愧色嗟乎公信能樹立奮起自致者也公之守直不後於數公今遷官雖名淹留亦非用以爲罪而同志者又未嘗不翕然是公而望其晉陟要路以障流俗然則時無所不可行而其未能自達者無乃未自信耶數公施於後者不藉於位成其身者不待於時而公方進未艾

聖明在上兼得其位與時余又知公於前數公者尤有光也余之愚而去公旋無所資幸天不塞其一竅之明使得入山以畢其業則他日公還過家握手各道平生無所中變可以質數公者則台之士人足稱矣

贈可泉公序

上御天下三十五年天下乂安民熙物阜而上海之寇乘間竊發起浙東西轉薄揚閩蹂躪通秦焚高郵將梗運道震驚淮甸撫臣頗調遣諸郡兵未能有以制之淮國扼江肺海地四戰天下咽喉運漕自陳恭襄周文襄公以來轉輸計報法大抵寢革非其故稍稍艱阻而徐邳之間多豪俠不逞市販狗彘日假息思得其志加以倭寇驛騷則儲積將不繼而齊魯楚鄭皆動憂方不細是時天下撫臣重無有比淮者

上簡授晉安蔡公往撫其地蓋隱然樹長城云是時公方撫江右晉公秩移視淮凡倡理學練兵賞均賦法諸所建置多未究公志而行矣副

使王其曰嘗閱歷代儒者行事何其不備也抑亦有由乎夫儒者并包宇海頌仰古今其始期非不大也然試之事則往往不效非其鑒柄乖刺則多迂緩不切顧視其平居抱念之心亦竟不獲究於世而談者始以儒爲病矣彼其排拂於不遭而掩抑於媚嫉者吾無容喙焉然固有出之未瑩而抱之不完者矣故聖賢之學惟在一心立乎其大則小者不奪堯舜周孔以及稷夷伊傅其相傳無事豈非以學惡枝葉而功果槩取者耶故抱百鍊之鑑者入幽巖邃谷黷黷罔象莫能逢之而極綆之水涸而撓之則不辦眉髮故學大明則大備小明則小備僅僅以意之所測而性之所近者固不稱才即有之亦窺此空彼不能兼且純也公本虛實天成早志于學同輩推先其志以聖賢爲必可至其心直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學之正無所偏駁而其養之微無所不照故以公視學則視學以公董賦理兵刑則治兵賦凡利害機牙皆得其竅而心

慮燭照區畫無不卓然判於時福於民士而可法於後者此幾古人所謂成與才合而寧有所謂未瑩而不周者耶即今兵事旁午僅一疥癬大據兵而言學則衆疑若迫而語暇則事背然操約制博人所謂難者公方以爲易調度卷舒無不得志向之求於世者於公則無憾矣而尚何憂於淮耶某之不肖後公十年而來視學于茲土凡士之向道而惇行與法之尺度皆公之舊故得窺公之本於中者道以慶淮人他日公且當樞軸某猶爲天下頌之

贈環峰宋長公序

大司寇屬天下訟獄章疏日交於公車以故慎簡其屬之練習雅文者典視奏事凡其出入當否獨典奏事者上大司寇審定輒封上視若左右手然嘉靖戊申予濫茲役同蒲州王學甫新建吳子實間嘗過石勒前後與事者得環峰宋公頗聞僚長武道公長者恨不得與公俱已而公山服滿遂爲刑曹郎中予因得稍稍親就砥

德經行實...事與實予方幸附公而公亦
不予厭也未幾公擢守太平循良治行為江南
第一庚戌入

觀會公於邸是年子實先在恤中子視學廣西
而王學甫亦出守安慶山是分散不相習矣公
由太平以兵備大名畿輔大地控要害兵騎食
珍公簡練倡起隱然雄衛京師倚以為重

朝廷以公才任劇擢參政督山西糧儲公則又
撫疲困酌盈縮均調征需而開邊軍興恃以無

乏

天子以公果才則又晉公為按察江西使是時
學甫子實在山西東而予來視江西學事官綴
末行握手道往事公方旬赫有聲而予頑鈍如
故子幸公有施於世而公亦未嘗不憐予也踰
月則又晉公廣東右布政使聚促而亟去予則
何以贈公雖然嘗聞之矣古之大臣其君庶知
其可用不遽授也必使其敏歷更踐剴割蹈涉
以悉其智而老其慮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無

所不受然後以處難負大翁然望之而知其必
濟其所著明者足以收之也漢制近古守相高
等入為御史大夫廼為宰相而雖其結知素識
者猶復試於畿輔流轉於郡省之間而後加之
大位是以神爵五鳳號稱得人身所未更不足
以窮其難易而無以盡事之實際授之太遽不
足以畢其建立而無以鎮天下之望心然則其
授之難者乃所以收其易而其轉徙之若數也
固將以隆而示之與公起郎署身所更踐自牧
守兵刑錢穀南北無所不歷而公亦據懷吐奇
操刃理禁至亦輒效凡天下之虬結盤錯者舉
不足以撓公而人亦無不知公之竣飾定操真
足以度遠大事可以為重而無愧於古之大臣
蓋往與公砥礪於郎署之間者公已悉施於事
今日夕且入為

朝廷所毗倚然則公去雖亟而其張皇吾道則
大子雖戚於別而不能留也予誠頑鈍無望有
云而山西東者則報學甫子實何如也

江西貢士錄序

嘉靖丁巳江西之士歲貢于禮部者八十有六人合書其齒以為錄而問序於余余進而語之曰君子患不得其志苟惟在於得志則雖宰相之尊寵綏眷倚之無限其心未肯歆然而足也而況其下乎君子患不得行其志苟惟在於行志則雖薄尉之卑職業責任之未塞其心未敢歆然而足也而況於為人師者乎

國家養士於學宮老不第者以歲為差貢於禮部除以為學官學官人之所謂卑而儒生不得舉老而就此今之所謂不得志者也嗟夫夫亦行其志而已哉一命之榮居憂倫之地青衿之士環列在拜北面而師事之一言之美則傳一行之善則式自王公之貴稱於人不曰師儒生釋業則授是豈非以其久居於庠校習聞堯舜周公之道與登降揖遜之節有以成人而造士耶此孔子孟軻之所以汲汲皇皇而圖而鮮愈也宋元之所以避席而讓者也不惟其官惟其

道身為模行為範英才子弟愛而敬事焉務雅而道隆必如是而後無負於師若然則是官之不易稱朝夕圖之猶恐其離繩夾墨而徒費太倉之粟也而以為卑且不得志哉二三子自今勉焉吾行觀之矣

贈寇長公序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也其必有藉乎昔班伯以聲名為纒鎖而荏蒙以簪笏為柴柵予嘗疑之班莊二氏其學以仁義貫天人若有求於世不獲者而顧以是為病夫誠以為富貴聲名則已矣若有所為而假之以濟則雖仁義天人之學非此無以表見於世而乃以為病已則何說也嗟乎彼惡夫世之汨汨焉者也身縶乎簪組之繁而心計乎得喪之械竭其技長校而錄兩惟是之為得而他有所不暇計甚或糾微酣戀畢一生以事於此而莫能自出由是投之以事牽拘矯繞倉皇無所措何者物重而已輕也其況能有所藉以施於世乎是故二氏得以抽

手傍嗤肆其不平以為名紳笏若鎖與柵已
焉厭其饗之已深而方幸其逃之得離也而聽
者惑焉不知彼以出於激而舒其懟也故腴於
中者必澹於外行於遠者必略於俗其居也無
求其學也有道逼而後應則裕求而後出則尊
此予所謂有藉而方以求於時者也嘉靖丙辰
余以副憲視學江臬榆次寇公來為長視事余
間察之滿座填咽詞鋒芒角一雌一黃異同堅
白公於此無不辯焉而守之若訥挾數謎術救
聲釣奇側足脅息徑捷欲飛公於是常自恬焉
而居之若怡凝然其厚而淵乎莫測時若存身
之贅而卑飛之翼也比其當事理較明哲機牙
未爽博肩競脊負承骹髀夸詞之所不能驚而
疾詞之所不能怒者時若變化之龍而將擊之
鷲也某竊怪公之有所藉而足以施於世者徐
叩焉公則曰某由舉進士以迨今日凡居於家
者十五年築蘭坡精舍居焉將以承先大夫之
業而求其志勉而後出非予心也若是公之藉

者固定且深矣循莊班之道者必斷棄之排遣
之余懼其稿焉雖不流於俗而亦不適於世凡
吾所謂藉者恬淡暢適不物於物乃能物物已
方為主而物聽命焉則百卒百應無不中度是
日紳笏焉聲名焉而吾又何惡以是證公蓋有
進於是者也方今東南事無大於倭寇者而浙
中尤苦今又移公藩其地往予見當事者倉卒
以為變初起適然爾今且五六年終未聞有畫
一必勝之計然則必欲使其整暇無撓吾斷而
彼聽吾策而彼奔焉假其病已者行其不病已
者以施於世非有藉如公者其孰能信之願卒
勉之行矣

贈見海翁公序

人才之難孔子嘆焉然不惟於春秋之時而爰
及文武之際何也豈非以氣化人事更相升降
兼方者之不可得而其以一長自鳴有所局而
不通者顧不足道耶文武時如此其後可知也
降入兩漢號為近古其人才成就多卓然雄犖

有聞於時故元朔建元間緣言文學則上林長
楊太史治安雅馴駢麗緣言用兵往往絕幕陵
瀚海漢粵緣言刑名廷尉平明辨比例不頗於
法緣言經術江都濟南闢幽發微予按圖跡事
未嘗不歛衽焉恨不得生逢其時觀所謂盛者
何其富而鬱然大家也然諸子當其時皆汲汲
取寵委蛇與時變化務在就功而少操持以此
言高尚者亦貶焉乃東漢再興則大鑒覆轍士
皆抱素守已甕牖繩樞敝衣穿屨為高潔其於
進退視安車乘馬若晚已時君世相以不得觀
影跡為對何乃相繼繼也是其自守非不蟬脫
於塵埃也而以仕為諱則亦未能附龍鱗崛起
稱功名於時者即不逢時假令皆束手相牽俱
仆其又誰為援拯者哉其於才視西漢稍稍卑
矣夫懋於策立者負趨時之羞處於獨行者有
遺名之累才節之不相兼如此以西漢上下四
百年其憾若斯宜孔子之嘆也我
朝文明人才駕百代聚而相朝夕者西曹尤劇

是時四明家宰聞公為大司寇尤振刷簡厲也
南餘姚見海翁公最知名已嘗移公視選事不
果予弱冠解褐得執鞭焉是時入矢輪金奸豪
舞文日取斷於庭飛章染題不獨吏議頗以文
章緣飾之皆爛然可觀後以使錄囚江西今又
來總憲事也時則公言刑名言文學由郎署移
官河南視學政端繩墨明藻鑑橫經發難振蒙
開米時則公言經術移郴衡兵憲再陟蘇松值
寇入海上白日殺人懸首按下席戈屢屢築城
練兵手批口量時則公言用兵要皆解節中膏
所在成名而又終始以不滓之操居之母憚大
吏不撓貴右其貧難進濡濡而後去蓋才與節
若兩漢公則既兼之矣嗟夫余於公兩為寮案
乃公又兼方蓋不生逢漢時視所謂盛者乃今
大解慰不為憾也余與公促膝道今天下多事
須才輒撫心焉公當名世今階又日崇棄余去
天下事且有屬非公其誰哉贈行必有規予獨
頌其善方如斯者亦欲以取券於他日而余亦

得施其餘而自考矣

嘉靖戊午江西鄉試序

嘉靖戊午八月既江西鄉試竣事成錄某官某
人已獨大旨闡教冠篇端矣某獨次當序諸末
簡某誠淺薄無所聞知其何以更端使有增益
于二三子也無已則請就試目道其未備者孔
子有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以文得舉即自謂
不能言其將奚讓焉第不識皆有德者乎抑有
言者也昔者孔子之教人其平常論說必先行
質而有言者抑不使其盡伸弓不佞恒與其仁
而司馬牛多言則使其詘其不貴言如是而至
其設科也則又特為言語與德行並當時及門
之士惟顏子深潛純粹愚不喋喋其精神之所
融結無非在淵深靜默之趣以善其身而畢其
性命此歐陽公所謂不待見於事况於言者也
不傳之緒退省足發雖其養倚密授之篤門人
其敢望然自此而下亦皆得其性之所近舍英
祖華攬鏡古始詞條協順皆燁然足以具聖人

之一體故子貢號為禁華而見夫子之文章子
游之學得南方之精華雖不能專心一力以極
其進於精粹沉邃之域而口之所注率能模其
臆之所不達而事之所建率能發其言之所未
融于七十二君不遇而其徒通六藝是以布其
道於四方斐然成章非誕曼支離糞塗天下見
聞以取寵於世者故在陳之嘆蓋苦之也夫道
不限於言而言不病於道顧其才之所就與成
章埒孔門之所不棄則今

天子張羅密罟以漁天下之奇一藝得通即諸
生中有以言舉如賜偃者有司亦得藉手以報
陛下而况於有德者耶是諸生之幸也雖然不
可不辨者間嘗觀記宋氏之興理學大明諸儒
以倡明為已責則有不得不詳言且深言之者
彼其初冀以明道而其後稍稍緣而日麗贅若
不可紀焉力殫於其學之所必不知而言噴於
其道之所不必著誇詡競論道者師心見世
道事者博行采飾若是則非惟孔子門人所謂

成章者不可希望而充彌箱帙猶之無當孟子
曰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二三子茲有言也
其亦無乃若是乎大江之濱雖有好種不遽假
天然其濡雨露延日景且暮浚然長者真機具
也洛中之花木枝葉萼色色相肖不問冬春
而視則無澤焉粧點而似者其真則滴言之徒
不徒何以異此

又序

嘉靖戊午八月既江西鄉試竣事成錄某官某
人已屬大旨闡教冠篇端矣某屬次當序諸末
簡某誠淺薄無所識知其何以更端使有增益
于二三子也雖然嘗竊聞之矣人材之成非
一途也而惟在遭時人材之致用非一道也而
惟不負時後世蒞天下者豈不欲使成材以收
其實而材者亦豈不欲奮起以布所抱蓄哉顧
常兩不相效者山邁會之難比比乖刺而兩不
相值也三代之隆人才之多皆賴視百代而詩
書所稱至周為尤盛蓋自公劉后稷忠厚啓創

至於文王壽考作人菁莪棫樸微系懿恭以丕
聞教古故其效不惟髦士小子相與蒸蒸然變化
而在漢在野兔置干城三后協心底道政治六
服辟辟承德歸周至宣王之後猶得尚甫以為
屏翰其散在列國者皆能翊戴王室潤色詞令
焯然建明以繁卜世豈非其久道成化涵濡之
日深故士之耳目心志澡浴改易純一而不可
化耶我

朝列聖相承熙洽重累二百餘年而大江以西
又

太祖皇帝提戈底寧之區至我
皇上湛恩深仁宣鬯衣被波浸海內三十七年
于茲視成周奚翅頃自幽壤遐服皆思覲衣冠
文物皞然與中州並而况素稱文獻之邦者哉
故養者入試讀諸生之文知其所麗潤淳龐深
固各有本始教者經文緯質道理者張幽達
微語事者批竅抵劇猶之入百珍之肆日不及
顧此扶輿之靈靈而先試之選軌也豈非

朝廷優渥陶鑄以漸磨其庸理而將收其實哉夫得材則有司稍得釋其責諸生之遭有司共焉然繼自今則非有司得相參者孟諸之野千尋之木枝大十圍匠石與其徒過之而不敢斲者懼輕用之也比清廟明堂之乏能勝其任則致之闕下藻績而青黃焉以其善於川大也故知取之盡側陋則思報之所當竭惓誠養之積年所則思用之不可輕一旦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懼徒言者也博究咕嚕含咀淬練以及今日則既燦然矣敷言必不詭於事道理必不貳於心語事必不藉於談他日致主悉以今日所言者自獻以成其信夫然後為不負時其視周之士奚翅蓋士在今日即幽壤遐陬得一舉者思主上覆載生成凡圖報稱未收後也而况大江以西號文獻之邦者哉成周之盛載在詩書取以自鏡繹而自籌焉二三子之責有司者今而後無能參矣

贈康長公序

惠安康長公山江西按察遷浙江右布政使其三司僚長武饒之江詩執爵悵別戀德語離而副使王其次酌而起曰別則諸君語備矣某請道公行之大者國家置吏在外有監司長貳府州縣有守令恭布星羅上下相維守令責以疆幹敏實而監司則責以端庶儀刑二者才不患其不兼而其地不侔監司率不能為親民者之為故各得其職則治而欲于兼則顧為病今天子求理莫急於平寇而地莫大於浙其為奉德意則莫重於監司守令而余於此猶有感也幸於公請道其大都國家享太平二百年而壬子海上作難倭夷挾海賈入寇始驚浙之東偏黃巖是時其事頗微而倉卒失備遂至蔓延根芽迄今八歲于茲則北山東南閩廣皆徃徃被兵調遣征輸羽檄交馳民不堪命東支西度迄無寧期而經時者始有莫知攸止之憂矣某嘗家居想所謂備禦之

策為撫心而嘆寇亦以此窺中國之短長宜其
益自肆不復知創民安得枕而卧也今為民病
者莫甚征輸夫養兵所以禦寇即去妻子市田
廬益盜以供軍亦其宜焉者然今征輸而不免
於寇與征輸之費而不為寇也則令其去妻子
市田廬益盜以供上也豈其帖然無詞哉練兵
之令下所以省調遣名曰練兵又取其妻子田
廬益盜之資以給之而徒抱空名帑藏之出諉
曰給兵則如水入海不可窮詰然且以為禦寇
也而賊警輒報則烏鼠分散向之黃頭鞞膝踵
弓而仰食者殊不可恃而其勢不得不出於調
遣調遣之病民方甚於寇然則民征輸以奉兵
不足又令其掠民以食而寇固自若也其庸者
既不能辨而其在疆幹敏實者又或觀望隨時
而監司亦頗以急為解不復繩察於此時民之
望於上者又豈獨不能無詞而已哉自起事時
迄今稍增監司常員以補守令之不及將以督
其無成而察其不才者以時黜陟之也而其事

之鎖細與行之緩急者即監司坐而蒞焉彼為
虛文以免一時無所不敢而其最號疆幹敏實
者為虛文工文故名實頗失而事不足賴廼以
為寇不可去何其論之不審也故監司之端庶
儀刑者所以成有司有司非監司之端庶儀刑
無所師以為善則民之病愈甚而寇之不平不
可冀此固今之通患也公涉世憂時且閩中固
有寇余語豈不然哉 朝廷憫元元擢公今官
公往為部郎有聲出於浙僉憲久之轉廣西十
年而始調公於仕進屹立山峙不以一字通權
貴其持身不以一毫自潤而秉持端方韜其疆
幹敏實之才而表儀標幟人望之不敢以苟且
事公而浙又舊遊其行事規條尚有在者布政
司於監司又最尊以公之端庶儀刑其有不惕
然易轍者而督府待人如公亦可以相成其忠
公為
國之心則寇且不日平今天下談寇者率言更
將增兵而後守今言守令而不知其由於監司

故余因公行而指其大者焉公他日以儀表四海非他道也僚長咸曰王君言知公而切良其遂書之

三樓集序

鍾鼎崇高之享與亭館丘壑之賞其終有不得兼者乎是故勝脩者缺要津之趣儻時者寡寂寞之耽豈獨情然其所居異方則所尚異習雖有豪挺之稟不羈之英亦安能獨遠滯滯曠遂前期者哉於是有位列當途頗脩遊展亦有棲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循幽逸而尚蕤濃華者此雖其志各有期省難無爽然當途者有榮辱以交前則假息遊魂終非達數幽逸者有得失以分念則駛晚臨駛抵益憂懸惟夫達視千齡遐標萬壽若諸瞬息等臨壞於其腹興廢嗙彈浪攀緣於遠冀然後自得初襟獨伸物未目之所觸則心寄以悠遊躡之所經則情絲而縈而感時無運冥吳代遷即委知源頓明迭禪此豈非達人之曠矩哲鑑之隆施者哉况夫沉酣者無裨於經綸則徒取艷

豔幽棲者不深於消息則終閑宜陶是宜其鋪聲逐世感彩隨形者也而昔東潭徐公本以雲翰繼官霜史東持節備早而後徵其吐秀掘音足經時豐載以歷時度其英邁無憐爰創三樓皆占一勝或俯窺洞洞或旁引嶺嶺蒼飛翠臨櫺飄未傍邃昔能據不執之新圖邇無窮之遐矚每當清暇肅客連儲靈矢激以成聲寧欣黃竹簾隧舉而入趣姬勝滕王蓋綠公以鍾鼎崇高之才退為亭館丘壑之樂宜其吞章貢挹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匡廬銓金匱王選秘窺靈以有斯奇也客每來集詠言輒盈公又四集瓊珠鉞之梓木蓋公既息馳驅又忘羨援昔人之高致達士之大觀摘藻緬紋乃增研於繡軸鏤勝刻腎豈獨贊於崇工雅志可稽幽期在目景以鄰陋聊冠斯言嗟夫逸響時沉孤蹤不續而公且拍肩洪侶揖手松倚獨窺玄微以收密勿此又斯集之所不

卷一百一十五

嘉靖三十四年某守粵藩泰獨次當入賀

天子萬壽事畢還道東歸十二月十有二日適
岳母林夫人誕生之辰時夫人壽五十歲而宗
六年於外不自意得歸期日岳父庄翁偕夫人
夜升堂列燭鼓吹賓客子姪具在次起前致辭
為壽某傾室子潔觴酌而跪曰某少受詩書邇
觀三代享國莫求於周卜年八百周公召公諸
人孰能為詩歌揚厲大美然風雅所載宗廟朝
廷之什不專道后稷公劉之創構而往往詳於

嘉靖集

卷四

七

續華親迎漸葛績桑之間歸功於文姜後漢匡
衡獨知其旨以為閨門風化之始王教之端而
孔子才難之嘆至推而並之尚父榮召以為獨
盛於唐虞夫然則文姜之造周也其內持陰相
之功至可以格皇天重子孫何其遠也翁泰氏
自青鳥啓祥衣冠福澤之盛甲於海內而起詩
書以文學歷津要張皇家聲乃自翁始雖以翁
貴而助由夫人且某姑道其大而客試聽焉夫
八林本右族父益恭先生有道長者以夫人貞

嘉靖集

卷四

七

順孝敬重為之儷始嬪于翁嬋美好逮是則宜
歡開睢自夫人之歸也樛恭公包安人則不及
於養矣夫人歲時祇薦明裡親躬承菓之微猶
滌滌戒事以虔是則宜歌采蘋翁為諸生夫人
不急儀飾簪珥督相力學迨以文受職咀談闡
出內蓄外豐以締知遊行飾名脩官無嘖嘖室
無嗃嗃是則宜歌思齊夫人固多子長君遊太
學三君四君在郡庠績學睨霄卑飛息翻二君
舉於鄉健志宮胸干雲吐霓少子諸孫茁茁蘭
芽桂枝皆稱佳兒白室子之歸某也無教於予
宗實奉教於夫人是則宜歌麟趾夫人與下欵
欵不卑章布不華高棟求食逮下曾不矜吝室
中宇者二人夫人視徙圻已腹也夫不侈居富
不時居貴宜百禄之所綏也故黑髮始壽善飯
康寧以俾百年其何極之有是則宜歌穆木某
少賤而夫人在京師徒以翁謂其文也而遣妻
之十年在館教育過隆願某芳其三十無聞高
不能抱道濟時立立行遠下亦不能脂韋時俗

取高爵厚祿以報夫人夫投木桃報瓊瑤甚道
捐軀感知已也而况夫人於某有罔極恩也以
志予懷是則宜歌木桃客曰今乃知夫人大有
功于秦夫人色滿陽宇為三舉盡觴翁曰是風
雅之義也第書之

壽槐庄杜翁六十序

嘉靖戊申某為刑部郎迎老父就養同曹豐城
杜晴江蒲州王學甫餘姚翁成吾比江寧刑雉
山內翰錢塘馬松里杜史皆迎其親諸翁也是

卷四

四

聖

時天下無事郎曹頗娛意翰墨以德業相砥礪
俸入雖薄其薪米得斥其餘為老親治具往往
相招為樂諸翁中惟杜翁與老父頗尚壯而杜
翁故諸生通博古今奪座雄談琅琅然年少學
士也某罷省就第閉關垂簾老父每出顧夜歸
下馬喜色酒氣微舒天日開霽某跪膝前問諸
僕則曰從諸公所來聞剛就寢日未出聞扣門
聲則又走人相激矣諸翁皆老不自仕無復驚
風駭浪之慮而冠帶享封榮時太平顧欣遊嬉

餘年為樂蓋雖某輩人子之私而天下之故
可概而知也已酉秋老父南歸明年某移官走
廣西是年冬杜君以執法失

天子意謫劇滇南諸翁分散而虜騎亦泊城下
京師震驚因之連歲饑饉物價騰貴即留者無
復向時之樂而景色情態已不可復得矣甲寅
官廣東杜君復來同僚各詢乃翁安好無恙然
以道遠皆不復能就迎丙辰某移官江西適杜
君之鄉乃得拜杜翁執通家子弟禮見翁佗壯

卷五

五

聖

精爽視昔不減蓋不惟老父獨以家難增益病
軀不能如翁之壯而向所謂相砥礪者杜君蓋
百折不磨精明奮勵將有立於世而某已瞠乎
其後者是可慚也杜翁神完氣充有所得於中
則宜其軼宕於世故無所係累今天下多甲兵
江西號為平靜豐城上厚水井以其暇携子弄
孫得盡其笑傲山林之趣而杜君素養正志脩
身樹名以發揚翁之所未盡者餘諸子亦皆秀
氣特立駿發有青雲之氣然則翁諱固宜也以

某卜筮翁且百年未艾明年丁巳二月某日翁
六十設帨辰也而杜君以書來索言夫杜君與
老父分散幾十年而某適備員于茲又錫以文
學守職非某則誰宜言故略道其聚散以致其
慶幸之私浙固山海僻鄉然天台赤城號稱洞
天飛昇引年者之所經遊也杜君不鄙倘宦其
地而翁更就祿以偕則老父雖病執杖履以從
翁有日矣非所敢望也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四

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四

內編

翰林編修張修撰集

門人翰林檢討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序

贈成井居晉湖廣藩參序

帝虞氏蒞天下乃東巡泰山以次屆于四岳會

群后薦璧焚燎明禋而記稱先王因名山以升

中于天又以時聚百縣之芻秩養犧牲以修祀

禮序

一

問百歲者就而見之其效至鳳凰降龜龍假豈

與如後世登封縣車束馬脊茅玉牒張侈於宇

內徽福於冥莫哉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山川之靈繮和吐順布風雨般阜百物以育

民生為國致福於其崇高幽深足以鎮於國中

者微其號而備其禮而其壇坫宮居窮極崇飾

不憚以財為工凡以為民也故謂民力之普存

也謂其不疾瘝蠶也而告曰博碩肥腍謂其三

不食而民和年豐也而告曰潔粢豐盛謂其

上下皆有嘉德所... 而告曰嘉
栗旨酒此豈有德... 今均州據天下
之腹其山鎮曰太... 最貴當楚洛之郊
歷朝崇祀而... 尤虔以走
集之煩而供芻品節之庶乃中命湖廣藩叅以
曾之地大禮崇

天子所注意其選尤重何者非其人其心之不
精白而其視民之不切于膚供需牲儀完視之
不虔不時則神吐之由是風雨之愆常百寶之

卷五

五

二

耗靈於是乎有饑饉札瘥而其疚在民較若影
響非虛稱也茲歲丙辰藩臣缺以江西僉事井
君成君往君與予為同年進士固知君君始令
峽江為弊邑撫摩响濡旣強復弱室而飲冰駕
而後懷調其征需而憂其水旱老憚嬉戲戴之
如父母入為監察御史出僉江右憲事布令矢
法紱仁處義一事之不得與片獄之非情君食
不下席不爇為求其生采風銅璞晝延夜索民
言若師保而本君所以山陽明先生門人高

第問學知道純心礪行惇大明作遇事真任施
及於政若鏡照頽隗他日召重致遠君誠抱其
其余不知君之事神而知君之治民君亦以其
成民者事神則幽聽和平盼蠻格應而民之蕃
庶衍裕敦龐淳固於此乎生極而諸福可致之
祥獨在境內以上慰

天子拳拳勤民之心則伊君是行也孔子曰我戰
則克祭則受福必孔子而後受福也可以觀矣
叙齒錄序

卷五

五

三

嘉靖戊午江西鄉試已解復會同舉者序齒首
萬生善而下九十五人為書成諸生來請序余
曰是舉也諸生知其義乎古者舉士必由鄉人
周官鄉三物教萬民三年考比鄉老鄉大夫上
其書以禮禮之漢督天下郡二千石舉孝廉力
田至於勸駕元朔地節詔普切責非素行聞于
邑里不在選唐初鄉貢士長吏陳俎豆禮容歌
鹿鳴因與耆文叙長少而齊桓公伯者作內政
館以正月之朝鄉老復事君親察問孝弟廉讓

與否者旌別焉其重如此夫仕進天下賢路將
恐人人飾實求舉始其居於鄉也桑梓田廬與
長老輩行皆童時之所經遊嬉戲者此其有所
脩為寧復得掩覆且由鄉達於有司因以得舉
又見以孝弟廉讓為名顧安有不循禮侈然詩
張以凌蹈先人者哉即官高業著異時使還上
塚或馳驟之倦乞一日之閑過家其所經遊與
嬉戲者皆握手相諭者問德遊者問業而其
同時相連牽者子孫用以世相脩好究其竟未

卷五

四

不殊於始舉人人自愛材成俗美自唐天后以
后始專於文詞時薄遊入關者得附京兆應試
不知其里安問其行由是風靡無復以孝弟廉
讓得進者朱輪赤紱用為誇耀閭閻村童之資
甚或挾恃顧頌紛擾若鄉人而先王之意亡矣
我

朝舉士一歸於制科雖名儒碩彥皆用是收然
本亦非周漢事始者諸生抱藝來會人挾進心
寧無爭今解事即還亭少長恭巽輯和宛然

昆弟息其競心而夷其聞氣昭然禮讓此鄉老
大夫所為考比也顧諸生為書亦欲求求為籍
持於始進而忽於終令終合於無嫌而薄於相軋
昵於結約而後於德業甚非所以敦本履而締
世義也余束髮時聞先輩競競自守若處子其
處鄉鴈行次第不敢以名位才術自侈加於里
閭道固當爾非以收聲也江西為文獻大邦諸
生中必有卓然如余所聞又余平日往往與諸
生道者屬以身親相與周旋何其盛耶業已得

卷五

五

舉有司應條如禮免於切責繼今以往同朝並
里問學官政皆二三子事事無復可以飾實者
故余道古者處鄉之重以為始進之功如此
送近山羅公序

凡治天下以道道之不行而或玩且畔焉于是
乎齊之以法而定之以兵法與兵皆以濟道之
窮而法行於平日兵庸於變生其先後大較若
鱗超然綱張紀密酌其剛柔之俗以制寬猛之
宜乎其昭昭之忽以達怒號之心而使其不至

于濟潰衝激以蹈於鋒刃之域則法之用重而其它誠不可不擇也。禹牧也明各有職而蠻夷猾夏乃不以責司馬而特責明允之士師此與後世不諳大端操六德教者曾未可一說而槩之也。明興盡有區夏之地展拓土宇蟠際四極。

列聖之所煦育及

上之所臨馭幾二百年蓋無出於道以治之而此來物極而豐北有黠虜秦晉趙魏之全力不

足

金

大

足以當諸邊之歲耗交廣南徼靡戢戈橐矢之期河洛之嘯聚青齊之饑困而雖安枕如吳淞者海上之寇舍舟而陸蹈踐焚蕩蕭然燦爛蓋是時被兵者天下幾半而其僅完者惟西南之蜀然

天子念遠防始則固養然顧之矣夫天下之兵下起於邊徼之寇則生於閭里之民或置處而乖其宜或刈薄而遺其情寬猛不中因其睚眦以族其怒心然後聚而為亂以不解於兵而其

原始於法之不行竊嘗思之法若規也因器而定民猶水也從導而流即以蜀較自諸葛武侯文翁二者展錯不同而皆足以治嗣後魏晉宋馴然往往宋淳化至和之間有司一不得其蒙徼椎埋不逞往往叫呼於行伍之間推長結群規相吹扇以洩其不平抉夔峽窺綿漢閉扼劔棧嚮附番詔天子至為震動出太尉叅政有文武大略者往往蒞其變固亦且起且息而蘇侍郎轍亦謂蜀人畏吏奉法然犯之辱之而心有所

金

金

七

五

不忍輒起而為亂以發其憤其為變深而禍大終宋之世固未有快然者此豈非法之不行而至於兵之驗與法不得行其形未可親日深月益釀之以至於亂亂甚而法益不行則人方不咎其法之不足以平民而咎兵之不足以勝厲禁之於斬伐懲創之於焚蕩其相去百倍蜀事驗於宋吳浙九邊失於今余之所謂法之用重者此也嘉靖甲寅夏方南北告急羽檄馳驟而朝廷亟以南昌近山羅公為蜀按察使按察使

固法官而公又仁明平恕長者使於按察為長
獄自殺人而下與雞黍之圖而上皆得按之而
不直則易其斷而覈其吏體隆而度信豪右大
吏不得撓借無不得其職之患職得自裁則寬
猛不乖於宜察徧而聽卑則下情畢達而其怒
不得積蜀自是當益安且完以紓 上西顧而
二百年以道之治不至於窮嗟夫公能無念哉
余於是重有感矣

壽張太夫人九袞序

人

養生書儒者所不道豈非以其言幽眇而其事
煩猥為伸熊經垂忤天和影響不可持而其徒
號稱得旨者歷數其壽與平常相等無殊耶然
某竊意之二儀氣化停渙流衍於寰中其靈淑
清和之所鬱紆而蒸積常明山大川之會徃徃
生異人不在丈夫則在女子其所挾既不凡則
其所居不為奇偉瓌琬以道德功業自表見則
亦必咀英含靈積精久視以享備祉福若天所
為之非偶然也東南多名山川而會稽尤稱雄

時以其山之陰故謂曰小陰禹力治水手足胼
胝而亟馳至是以禹國諸侯工品陳會泰始皇
帝方定六王憂勞衡石而犯暑涉暑中僅渡
亦登封焉禹之聖始皇之雄其所為皆去會稽
萬里而遙邇南狩豈其將求所謂鬱紆蒸積以
生者而始皇乃別言海上蓬萊方丈則齊魯扼
腕之士所謂娛也某十四遊越中探禹穴躡秘
圖容與鑑湖是時方少獨知求奇於蒼翠間而
不及其人比入仕知其鄉有浮峰張公當其人

壽張太夫人九袞序

九

時公在諫垣而某在刑曹拘不相及也今年夏
移官東粵為藩叅而適公為方伯於官為長公
受陽明先生致知學闡明宗統為儒者標幟語
時事負經濟慮深而思遠所操持壁立嶂固不
與時相仰俯爵為名卿某待任光照中而公亦
憐其志萬一有同而將棄其不肖曲意引掖公
之於某蓋忘其始遭而償其二十年不及求於
會稽者也踰時先生出家傳知太夫人以今年
二月十四日壽且九十矣太夫人固名族歸張

氏事舅姑盡孝相夫子廉官清嚴世家又以詩書義方教公也公為大官而人人大人躋上壽髮婆娑尚豐饒善飯會稽靈和鍾太夫人以及於公養生家者彼以減食鍊服而太夫人以勤儉孝敬彼以育嬰兒求脫胎神遊而太夫人以生公為時名卿任重負遠彼以去倫類幽然寂稿而太夫人孫子滿前牽衣繞膝晨夕叢而頷之也太夫人壽尚未艾某今然後知禹與始皇帝涉萬里尋所謂會稽者固自有當而養生家之義焉

贈淮海孫公序

凡國家取士自鄉舉之法廢大都無出於詞賦之與經術而二者亦迭為盛衰門戶各峙互訕更笑而其極莫盛於西京雖其士之所習各有專業然亦以上之人督厲而倡之然後精詣而成俗其勢然也武帝之季漢平天下幾六十年

士無所用其特銳相如枚乘諸人始出為詞賦以庶人而達天子且寵為天下爭慕效而其後枚乘壽王諸人幾並世優立以為戲識者薄之而宣元之間匡衡劉向諸人始出為經術白首專門要亦不出於家計之間未有能窺聖人之奧者然東京而下風會稍渝即若為之猶不及也關中固西京故都余嘗考次其風俗自公劉不窻之倡於邠岐七月之詩民皆以稼穡織紵為尚其後秦人倡而霸斬艾而使之則車璘駟鐵其為俗又井闢戰披服成俗至歌於季札其言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其周之舊乎由此言之俗之成於倡先後可覩其機實有司之非偶然也 國家之興二百年本以重農然士不以課太平全盛亦不復有所斬艾者而詞賦一科懼其浮誇亦以罷廢自洪武戊申以來取士盡歸於經術然四方之士僅僅窮經術以程於有司已矣而關中之士往往能兼為詞賦有聲於天下今制舉經術者不禁為詞賦而關中士

獨能兼之豈非其才力之裕能不同於所習抑
亦西京之遺韻尚有存者與或者謂晉學之盛
納實司倡而其在關中者往往皆當世名公
其素所督厲亦有所倡予亦意制不以此取士
而士輒能兼之非有所倡予恐其猶無以成俗
也嘉靖辛酉予僚淮海孫公受命督學關中
公挺生南服明悟絕人其所為詞賦直追古作
者而經術博詣尤有師承至於提身秉道絕墨
斬然真足以為諸生之師者夫關中之士之才
得人倡之固已能自見於兼長而況其遺韻流
邇非一朝夕然則公之所倡將有進於經術者
士不通於性命則經術口耳而詞賦幾俳矣余
之不肖兩濫茲役嘗自恨其不能有所建立以
進士子於道而今以望於公自後關中士有駕
馭馬匡劉而出者必孫先生弟子則余言其幾
有藉乎是為序

白崖文集序

白崖秦先生沒余既狀其行乞銘于羅太史以

藏後二年仲子懋德氏哀其遺文若干卷寄余
江西余復次而刻之因敘道其意曰余聞文者
心之聲也孔子取詩謂其可以怨而此其剛詩
也凡孤臣孽子夫婦隱人之所作咸得列於風
雅以為經豈七情之在人心哀樂迭經有不可
得而廢而因有所怨也亦足以見世道之升降
治亂與漢唐而下才人偉士或宦履之連蹇或
擯落之寡知則往往發於文詞以道其悲憤無
聊之怨而其人因亦可睹夫不得志而怨雖常
物大情要惟有所負者乃能有所發其無負者
則雖斥棄抑鬱固其宜然應無所撓其衷而觸
其思即有所發亦以其言之俚鄙不列於作者
之林故凡以怨得工為詞者類非恒人也然有
負不得志而怨徒以工文使博遠可矣而迫隘
無容用已尤物繫於君子本為不薄也孔子所
以列之變也若其以道而勝才崇已而略世則
用不用方若浮雲之不足較其何怨之興而以
不怨也亦足以見其自待之厚而器識之遠厚

且遠宜顯庸矣而顧有終其身不得志而卒老以死者吾不知其何說也豈世道輕重有非一人之聲所能挽救而孔子之取變風不得已以志世也而其人之終窮與通亦有不可得而知者與白厓先生早以文章哲匠養於中秘窮研六藝而志在匡時其形貌魁岸舉朝望之傑然謂可佐興太平會風波中起當時有欲擊而去者根連先生一蹶而廢林君十年以彼其才徒以微故掩抑不得志與有罪者等先生亦何自而能平也而先生故為文渾博有氣集中戰鏖田以後之什尤為溫厚粹美未嘗有毫髮悲恨之形四方用兵趙太傅胡太保相繼薦起先生以為有安攘之略世方共慶謂將盡先生之所自待者疾馳赴命道方半而先生病且沒矣嗟乎先生歛其所負不以不用為慘淡悲咽以歸過於世余知先生猶欲有施於時不用為薄特用才者不宜棄先生於壯爾比有知而薦薦且收而先生竟沒含歎志當徒以其溫厚粹美之

詞為世所賞便今有孔子則先生之作尤宜列於風雅歐陽公有言斯文金玉其光自見雖怨家仇人不能有所埋沒雖然則先生不得施者乃所以傳遠而畜於生者將以遺其後與仲子材足發先生未盡余以是序先生文且歸使藏之以用慰先生云

賀石川王公序

嘉靖壬戌廣東潮州有狂人張璉謀為逆佔稱飛龍主人聚黨數萬築城建官頗出掠江廣閩楚間民不勝困巡按御史言于朝

天子起離陵百川張公於家總兩廣漢土兵凡十萬直搗其巢張公蕪得副總兵石川公才特檄以從凡廣以西兵之在行者公皆將之張公既丕文肅武主有大畫又志

天子特命不敢不度而公總統部勒分明智略湧出賊次第平先是璉起海內皆動余方在京師三月日地震

天子手書與群臣言豈為張璉耶大都南諸臣

無為朕用命者繼得張公又得公協力蕩平大
憊宵旰以告于

廟矢功而錫賞焉即賡以詩雖去邇遠而調發
騷然報聞三司大吏莫不慶喜而民夷亦惛然
知 朝廷之未可干也或者曰兵戡亂者也軍
旅之容不入於國剴割之用不主於慈石川公
儒雅粹然無邊卒掉厲之容平居恂恂曾不出
口而今剛夷大難總鈐六師成東南不世之功
然則將之為用固有不可析者與余應之曰信
若是則不穿札之射不能成石城之勲而校輿
猥弱不能競淮堤之略夫將者道亦多端矣豈
一方哉故嘒嘒之鳴不繼於聲而皎皎之明不
燭於暗凡天下之以掉厲張騁而不實於用者
古今所敗不可一二言也故按劍砥几指髮瞑
目而語難者匹夫之勇也驟纓據鞍挾矛決機
於兩陣者一旅之將也夫三軍之命懸於一人
變化之交定於呼吸且山川之阻異狀步馬之
利異便自非精神內專而籌略沉深者未有能

大必勝之策者也晏子之出御者之妻曰吾見
其有以下人者其慮深矣子房之貌狀如婦人
女子方其鋒欽於淬厲之勦而剴割於涵養之
厚藏之欲有所用潤之欲有所入彼方靜澄不
撓其慮事必密而見事必盡故曰鷙為將擊卑
飛欽翼猛獸將搏弭耳馴服夫豈以翹翹為勇
而炯炯者為名哉余之交公十年矣恬素如儒
生不規速化其為衆將殆十有三年而始轉今
官往征七山搗羅榜至於鷗剿小寇以千數余
謂如公者乃深於將爾余去廣十年復來見凡
兵防稍稍廢壞即廣東之亂亦豈非承平久兵
解弛而赤子至微淺能呼號動海內耶如桂林
之疆十武則置烽焉民懸枕臥炊不敢宿為牙
犬群夷也公能平潮乃不能平其本轄地公能
剪大憝乃不能道小偷公能速殄流劫乃不能
夷巢窟者耶余與三司方仰公成稍展其緒以
緝服群夷使守藩之臣得布

天子之法以成治功則余直以是賀公故余謂

如公者乃深為將者也三司咸瞿然可余言良是公自師還因誄書以為贈

道南會錄序

嘉靖庚戌余視學廣西嘗會諸生講學於三賢書院去十年壬戌復來守藩時新舊諸生劉夢綵等若干人筮日為書請余復講於貢院時李靖齋殷克齋二先生同焉余固辭謂守藩非視學又俗吏荒淺無可及諸生者鄉先生皆賢人諸生皆英俊林立余奈何冒居是席諸生又固以請因竊念絕學之後公卿不下士寧復有此聚人者即余不肖師不必賢於弟子諸生此心寧可終抑鄉社中土木偶像以燈燭香火叢而事之可使人倚以祈罪余不肖姑土木偶也亦姑為地方圖其興以俟賢者乃不致辭會既定期日因序諸生齒錄條約數事於籍首德業講解不在焉以心相勸最非可修列亦非條列可盡也有則別錄諸生其相與守之名之曰道南會錄

紀思贈衡令孫侯

嘉靖癸亥春三月余入山居舍靈精舍衡簿沐尉潮鰲學博以崇等率諸生父老諸余而請曰南嶽環趾官閭邑衡水陸并道土瘠而荒民貧不治供其不前官室於理奸乃起爭上不以為恤而反竣之刑網密情隔用為乖戾民病其令而官鄙其邑蓋有自來也非一日矣貴陽孫侯之來也才周於用而法行以仁始至若耕芟夷其蠹而植之種民戢不喘蘗茅敢萌踰年若芸別其嘉封而滋為蠶壘里戶夜開雨暘實勤三年若穫取其粒米以哺婦子牛羊登塲民有蓋藏况時大水異災田沼民魚里賦徧私多寡懸殊侯賑其乏而平其額萬牘填委吏滿抱持侯旁無人而斷若神吏不測知舌吐而吁增城壯圖教練卒伍暇揖諸生濡以樂禮民之於侯也其真父母而簿尉獲奉其成以免於罪矣猶吾師乎至於依止名山起耽諷詠不

出塵以俗入而以雅出此則公所為記天聚亭
與為公築精舍則侯之志者非若等所能觀也
今且遷去吾懼衡民自是不余炊席寢而後來
者亦莫以告也朝夕之思莫之能射其將與衡
相為終極敢乞一言以遺邑人余喟然嘆曰余
嘗論平天下者先守令亦嘗以是求之四方矣
宦轍所至英乂林列氣足投艱者或短於機識
文足飾俗者多澁於割斷有若侯者其不足以
庇身大邑為 天子所毗耶以荏語侯其續用
章章較著無論余有進於是者昔者孔子嘗與
三子言志夫子路之治兵知方冉求足民公西
赤禮樂今得其一焉皆可為良吏矣孔子未之
許也而曾點獨以童冠相携風浴詠歸粗若今
之耽戀名勝為游賞者而顧深與之何也豈非
以其超然物外空洞無染之心則所謂兵食禮
樂者舉而措之無難乎而由求與赤方懂懂於
新建立不能自忘其有所長即有所成於心
上夫子之取彼也余之始見侯也怯然若

嘿矣扣與之事鏗然其若辨矣紛紛談劇縱其
所詣則淵然無滓而抗情物表矣彼其視民與
事若應跡而視衡之山與水以陶其真者若嗜
欲此若所謂脩然出塵者非耶語曰曾點漆雕
開見大意吾以是與侯之深者時從二三子侍
側起曰夫子之言孫侯也而諸生知學焉遂書
以歸簿尉持贈侯且告天下之為令者

贈紀山曹先生序

古語云君子之學以提其身而以其餘為天下
國家夫利物拯世以其所及一命之士苟足以
稱其心號為有濟而况極於天下國家滿其萬
物一體之具殫精敷緼猶懼不給而云以其餘焉
為之何哉雖然余知之矣夜耀繼晷萬川相映
月之魄盈矣而星火熠燿芒角動搖而不能助
其明也大浸不波天水為際海之量大矣而河
泊方灌兩涯既沒而不能添其潤也蓋天下之
物其大盡於中天下定四海其事精入於縮天
地通神化細及於寢食瞬息其分皆與已對非

能勝已者惟其學之明而性之定皎然凝然如其所屈而不復動我常有餘而物恒無定以有餘御無定恢恢乎其有餘地低昂肯綮無不畢照若是而謂其為我之餘焉胡不可也懂懂往來竭其智以為策畢其力以為能一事之偶中非不有濟而其目蓄焉其心膠焉此所謂途人憂天下者內物而外已先事而後道茫然聽命於物而胡已之能為此莊生之所以斥而揮焉而奚以語於學也吾儒主靜其大旨若此老佛者竊之而有虛泊空無之說然其相去亦幾微之間何者守其虛泊空無而不知一體方其內顧幾希乎已之立矣然惟其主於是則精神所注固已視萬物天地為異已兩峙則不貫不貫則不攝而奚餘之及耶嗟乎此義不傳久矣我朝自陽明公始倡而明之予在京師曾於上方監江陵紀山曹先生傾蓋即秉燭宵語及是先生不予異也自後數相往來先生之三晉余入

道其所得未幾余轉守藩而先生亦由晉入楚官為同僚先生治東軒閣淨明肅然居其中日營於民瘼物情瑣至案牘酬應日取指揮而先生中自恬然若無有韜光挫銳望之莫測而經綸實用光自朗而潤不竭也余復且驚因自艾其稟氣偏駁克治不深日望先生輒欣然慕之而終不似也未幾余轉臬司而先生亦將以入賀去夫合之難而去之亟又余資先生以治其芒角涯流之動而不得然則惜先生別孰有如余者獨念主靜提身之旨今日方明而先生又所造若是悉其力之所到千古不傳將有望於先生况先生位日益隆將寄天地萬物立已以御之其煩且大若指掌焉往而非學又何有於茲行也夏生念東張生位從余遊嘗請業於先生曰何以為贈余語云云先生行且渡淮吉陽翁在焉出而敬請之應有以復余矣

刻陽明手柬小序

余舟行次湘江於篋中檢管手錄陽明先生與

晉溪公束一帙來屬讀之因發書而嘆嗟乎古人建立功名信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千古天挺之才早膺閭寄然猶藉晉溪公乃得就觀其往來劄中所云是先生特有知已處中言聽計從以故得安其身而非其志先生往見之疏中覽者亦以為叙奏之常格同當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是也事不能背時而獨立功不得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壑者順也登高傳呼而建瓴下水者據也嗟乎古之豪傑所以不遇知己而不用或用之而未盡或盡之而終讒當其中軸見疑孤遠勢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道其何功之尚哉是可嘆也余嘗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太疏固已傾心焉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即陽明先生亦稱其有王佐之才余懼其異沒因寄友人王宗敬於葵州使刻以傳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耶則是稿似微而

不可忽也王公名璵晉之太原人陽明先生名守仁越之餘姚人六時生於三月臨海王其書于湘江舟中

奉贈大中丞吉陽何公秩督漕序

天子所求於士與士所以獻於天子其煩簡精粗之事不一也而莫非正事以其精煩而後焉是紛薄糾汙者常積而不解也心所見於萬事與事所以取於心其動靜精粗之境不一也而莫非為學以其撓我而遺焉是耽寂就枯者獨精而自進也求治莫急於民事而民事莫急於征輸其緒始於眇忽而極於億萬其通積於一室而極於四海煩靡沉匿頗凌米鹽絲枲櫛密伏機而藏奸自縣令以上及於司徒即有心精明敏強力者一入其中目眩心驚鮮不厭而棄去不究辦也故平居議論之士苟得據要津優遊文墨為娛不復措心其間而其有志於學者亦往往以是為煩吾心而不注視也夫士致身朝廷苟恬華要而棄其煩不可謂忠又此心之

精不求盡於物理民事而謂懸虛寂稿以為養也則無無乃非所以盡其量與明興二百年財用之乏征輸之重實由於今日之邊告置東南饋軍懸釜而炊司農催督之吏羽檄馳驟天子為之焦枯嘗召大臣問天下不給與往時所以優不之狀部議條列急在征科覆請上欣然從焉大都亦指之百姓非所謂理財也而縉紳平居難言已歸謂有可以足國者終不以聞余嘗妄計天下事謂昔劉晏韓滉皆以大臣居天下都會其計課便宜委之重權令得自由轉徙避盈致縮數年間財用遽充而唐人盡失河北下戈倥傯之際猶賴以濟然非斷以行之亦莫能收也今事勢方安故常余言謂司計者制亦非唐人所建未能自專制展錯固宜朝野皇皇皆謂未有為朝廷深思遠計而使之是也江西巡撫吉陽何公由僉都轉蒞漕政公本名儒以理學興起一時方卹命而西也一體為念凡民間賦役征輸與里力隱情積苦

分毫狀皆親計而周知之調停派額晝摩夜筭立法精確明盡無不可以垂之永遠以為民利未嘗一苦其煩而厭之也公盡心於一省而漕方轉輸天下之財以供六官百官者公有不悉其心者與漕制雖非唐人制如晏滉得自專然公為大臣宜無所不可為不可言平居縉紳所為憂不得言於上者委曲奏報施行非公而又誰賴與漕歲計四百萬石與他諸漕費銀合數省不病民則在軍其煩非可一二盡者公學擬定精澈萬應無染經綸天下而以其餘為國計又焉有室而不通者與江陵曹君汴巴陵姜君廷順與某皆以藩吏事公被告充篤覩公之於民事也於其行謀以是贈自獻以為忠經物以為學願從公得師焉夢時者於公行卜之矣

贈姜蒙泉序

嘉靖庚申十一月朔江西藩叅巴陵姜君轉淮陽兵備副使以行三司僚長貳餞之江例有言

用君爾士夫為世所難且削其華可知不
當復為艷語相酬謝余行則余素所指論此
僚長貳所共欲聞也古今之論才氣者大率取
其精強敏給以為可共圖事功此其於紆樞滯
番瞻目而歛膽趨便避梗者誠亦有間然不知
縱其所極而不知其所以居則亢以凌人銳以
刺物忌而害勝淺而競進有一於是雖其所排
激決烈可以集效然駸駸奔馳無復有淵涵停
畜之意則投之而未必不驚重之而未必不仆
故予謂論才不論器收其排激決烈而遺其弊
其所謂用者恐卒亦未能周也器之所在其進
似不及效其鋒若不及割淵涵停畜若大澤然
不能以一汲襲養濟人而其蒸雲歔霧礪砥灌
注若產與量受萬仞之山於中曾不芥蒂尚安
有眩露矜撓徵詞發色鞭勒而競進以爭尺寸
之得哉其相去若此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北虜
南倭往庚戌歲姜君以御史按通州倉時虜騎
薄城下通為喉處城門盡閉君與同事者日夜

布畧設備以異京師奏六七上皆軍國大計
天子報不待器意奇之遣人偵視適君行他城
而同事獨以名語偵者遂報天子超拜同事
者為都御史而君勸不知也轉浙江按察僉事
時倭寇逼海鹽空乏無食賊具取倉卒皆藉
君力督院亦薦君才當寇然君固不動亦竟
不用而傍同事又起拜都御史君以憂去僉事
十餘歲始調藩參急則須君才官顧常後同事
貴去誰復念姜君者而君不為慰也君且俛首
治藩參事平賦均徭取舊法不便者一更新之
豪胥猾吏縮智禁欲君亦無復他望而銓衡以
往薦故移君備兵揚州時同南北通衢控金陵
為東南財賦其區知其才而用之隱然長城誠
予所謂華者然亦已後矣君於事皆解繁劇艱
難不自引過而中所持又能甘貧淡不以華美
二心扣之不可盡挽之不動而徐所措置皆中
錢宜人亦莫違君者君固已較產墮洞庭淵涵
自淵清沉澁合諸九江蜀天百且雨春併萬

派控清引濁沸騰噴薄以為壯其排激決烈屹然中峙者置君山若浮海而此其收受可量耶君豈非予所謂才與器者歟近讀除書揚州御史且奏盜起淮潁邳徐間其勢大小不可知然士大夫以氣譁張一時者身利矣而事不治利得矣而名不脩即御史奏實君且又當難者氣之亢忌淺銳君無之矣又能棄身之利如前時但不超拜則君於國事與名亦寧有不完者此余與僚長貳所以視君也姜君曰唯唯其敢不奉教遂書以為別

壽岳母夫人林氏六袞序

嘉靖乙卯余以廣東藩叅入賀過家是時岳父太史厓翁尚在而岳母林夫人初度五十余稱慶章意旨大都道夫人所自出名閨懿裔相夫子官家孝敬與所以館甥與余大恩種種悉具鄉里親黨謂臬史氏不阿庶幾垂遠者而太史公亦為喜舉一盞觴明年余移江西又明年太史公無口比乙丑余乞歸家食而夫人又度六

十矣或曰子道夫人壽人郁往已義備於文今茲則何辭余應之曰某等今則知所以賀夫人矣易者大義率為婦者於坤六三爻其言曰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解者曰有終之義謂不為首爾臣與妻以順者也然有終則有始臣與妻居終則始之者非夫與君乎然終之事亦多矣方夫平居分義素明綱維聯絡彼推其前我挽其後成敗有為義不專責若之何其以為郵也而居其難乎惟夫變故倏出事不素籌譬之臣以輔幼危疑妻以視孤居寡耶使始之者百緒具完基厚棟隆吾承其末稍一不戒傾云是懼以此失者古今往往而是也高者深情喉賦過哀滅性下者眩驚輒跪弘濟無能先後相淪無所稱述漢劉向氏解其義作列女傳八篇上下千年間自妃后以及庶妻其所載善者皆流離而沛中事居十之八嗟夫天下之生又失八篇之書所載僅數十人灼於簡編為世法則夫享安全之榮養行苟無他守代

終於沒身事非強力者其亦何暇為之序述而
即為序述其亦何以稱艱難使人為嘆賞哉余
觀太史公家素貴顯不患生計而夫人抱子俱
長亦非落莫然太史公之賴夫人多矣天摧一
旦業大驚駭檢察收攝為力倍常禮法一淪一
隙洩甕於時夫人定哀節情獨窺其大自樹斬
斬畧不替太史公生時太史公故愛客戶幾常
滿比相碩視夫人束脯歲時之間必潔必恭於
時門無速去之賓產利收入不墮不豐傳鄰道
路不以一奴呶聲於外閉戶下漏簾帷懸隔於
時竈無教礮之婦人諸郎君續文操行振起奮
飛不獨以一藝自程而夫人一以道義統持綱
紀入而事親出而御人孝敬惕若所謂養者豈
專於酒食錦繡與夫名位蓋稱夫人身為範焉
於時家無不振之聲自太史公下世十年如一
日而夫人方且靜定安祥恂恂如儒生攝生息
慮頽轉壯而髮轉黑天乎有以報夫人耶若是
余信劉向所傳與大易義合如霍光狄仁傑不

以孤危何所著節臣道妻道類此聞者曰子今
所稱祝往文義大矣其言以壽夫人

壽郡侯活泉毛翁序

今朝廷所以辨天下之才與仕人所以收天下
之望者惟才與器而已才者治紛紜重剗割踏
厲其集事排難無所不解如出劍之刃犀利不
可邇雖吹之毛而猶無不斷之絲其所謂器者
則淵涵龐博清濁自定而澄撓莫加示人無所
不容之度而中自有不可測之操如西牛之鼎
實椒桂渾辛酸計斛百數而始適其烹熟之用
以供饗殮則不如兩耳之鐻者也夫才之處於
已者必急於先機而戒于後事而其加於人者
必有溢美于適意以鼓其趨事而慕怒於違令
以懲其不率若夫無所不容者則寬舒安靜雖
其拂意之事與悖常之禮叫噉揚詡之至於前
而彼方且若不聞焉而無所動於聲色二者之
為用其相反何啻霄壤也而奈何貴人之兼而
有哉短於才而以愛人之拂悖此其安於不能

自發而不可自托於器者誠於才者其自負常峻而責人必備稍不如意督過而責人嘿讓之不免而況於拂且悖耶然則之于器者固必天下之有才而又何以相兼為也嗚呼誠難矣不露其才以為器而博其器以為才其度無所不容既已銷銳歛鋸若無所能為矣而時或出于事而慮其缺也其精無所可遁之隙而其究無所不懾之心誠得如是者置之廟堂之上與衆人所不能堪之間剗剗無不解而天下不敢叛郭落無不容而天下不敢疑是安得不為良才而物望其有不重與兼是道者吾郡侯活泉毛公是已往余廉訪江西時適天子分封適楚流聞揚州守談咲而百供其備鄰封過境皆訪而式焉余甚欲識公而無繇也歲在甲子公以憂起適來守台郡余時方西出握手于道間扣之平生肺肝傾蓋且盡去之三月還而問公所治郡者則吏無轉盼之弊而庭廨隔宿之牘其恩意洽于四境而威令行于奸宄暇則閉關

固鑄隻鱗半核之饋不得至于前嘗欲挽余為一殮而厨傳蕭然如僧齋終無有也于時適有禮之逆而事之拂者吾堂相與吐舌驚顧而公方坦腹吸釀不惟不與較而且喜其足以試吾之堅忍而明吾之恢曠也公以彼其才而又專一城之尊使誠直快志而收睚眦則豈有不辨而怡然乃爾於是縉紳士庶知公所以具其不可量測者深而所挾持者甚大而時邑於下令如吾臨海萬君者震公之才而不後於事服公之器而有以收其心公雖不用是為收聲起官而人之識者知公必異日以處廟堂而嬰人之所不堪也則余言驗矣又明年三月某日公生四十幾初度萬君曰僕何以壽公余曰知者樂仁者壽公才宜樂而器宜壽其有以易余言乎萬君遂請書

兩廣奏疏序

古今之言才亦難矣社稷之難釀發於豐豫氛

且未測上下之憂如坐蒲船左右環視袖手而莫敢誰何委之待盡得一人焉起而和之揮羽委裘畫畫而夜計不煩時日而所謂氛沴之氣廓清而摧陷之如中流得壺衆恃以更生如此者詎不謂才與朝廷列職即林立櫛比其能是者亦千百之十一也而十一之中又有異焉揮霍蹈厲其厚氣博度不沾沾於繩墨闊達鼓舞極其力之所任足負難劇然每病於節簡而目踈其有思深而慮周弭隙合縫外絕形似而內深機牙宜於事無所遺矣顧又或多盼而寸步急不鮮而氣未涵也夫二者於其初不無或有所濟然以其踈而窒也則未融不該之病非惟當時之廢置或以失事機而拂民望而恐其於更革創植之間亦不能無伏禍本而貽弊源者他日觸發潰決而漫延其所謂危逼者居然猶在而其人則已去矣彼見謂才者而其用猶若是則夫矜侮小智取其文書而妄飾級次以圖榮快意者是誠市道之為而豈足以繫於君

子之塗哉嗟乎才不其難耶吾知之矣孔子於周公之才美矣而慮其不足觀焉武子之愚困矣而取其不可及而程叔子謂才須與誠合豈非報主紆國者必有待於庶朴赤悃之素而吊民拯溺者將在於惻惻惻之愛者即往踈且窒者非用固然也彼其初之任是也不鋪張翺矢以見謂能則支度弭縫以解去其責其心未誠則其精不聚宜其於事有遺慮而所濟之或未光也我朝承平二百年而嘉靖癸亥甲子之間二廣大擾山海之寇蜂蟻屯聚往往失郡邑竊名號上厯南顧是時余方解官去竊謂人曰誠得如吾友吳公子實者來則不足平矣已而果以司馬中丞移公總制公始入境道塞不通問關僅得至即據素所抱霄曉不交授諸將決策東殲海泊南夷叛兵刊山掃穴前後疏數十上功無慮數萬計未幾一年而兩廣之民始見枕席望餘生矣公平生喜談國家大計而於孫赤無貳尤所自許受脤之後年甫四十而鬚

髮皆白拮据勞瘁惟恐一事不實為慮而諸凡却貢築城增稅易將皆百年可賴之利大而非任氣則安得疎密而非利已則安得窒余與公結髮相劘切固知公才且誠終當為名臣而卒如余言公奏議古雅婉懇頗似劉向陸贄其文必傳才可覆也而為序述其誠以告觀者非余而誰宜用是書之

白華樓集序

嘉靖甲辰余結髮登朝始去舉業專意為古文章力追心惟冀以挽復興雅傳六經下且薄秦漢杜門苦思而不能自得因欲遊於天下名士以求其所謂至者雅聞歸安鹿門茅君明年使道升徙而君方為令相留竟日似以余為可語者而余未敢遽請也又明年君入為吏部郎握手都門之外因得叩君才倜儻奇峭固上下古今飲渥百氏王伯甲兵之略撐腹流口聽之令人座上鬚眉開張欲起周旋少選而君以謫去恨未盡請庚戌余視學廣右而君來同官君悉

出其平生所作示余大槩如江河萬狀不可涯涘而其文浸淫於詩書而漸染綴悲喜在掌則出司馬遷班固而自出而鑄成一家言余往所謂欲求其至者乃始盡得於君又時適有根穴之寇萬灶比連積數十年而君以談笑拔手芟殄於一夕捷書書報左右皆莫之知於是又知君才誠可用而其所謂至者蓋有所本而非偶然信可見於事而非徒口語者也君功既高用是取忌排擯還田里浙撫臣上言君才不當棄竟不見省因往來蒼甯西湖之間益得專其力於文章而出特為銘傳序述率慨慷悲激以為壯蓋其倜儻奇峭者既不得濟于世獨歛縮而發于文宜其有過人者甲子歲余解官歸西湖而君又適來會因出其子翁積所襲刻白華樓集若干卷曰余平生竭力在此何如作者君為我序之其良自負也已嗟夫君才齟齬不盡展獨以其文垂於後余方以是悲君而君頽自負如此然則君之至者其頗具於是而

後之讀者其能不以是知君與凡其才之於世抑必有所伸君以鬱抑之氣發于文其晚年之作當如王剪趙充國將術老益精能擠君者其能掩是使無傳與君既竭一生為文以傳而欲余為序豈以余亦嘗欲求其至者能有所會於君然余多病早衰於往嗜泊然鴛性柔心不復以早休能有所激發以畢其志茲不辭述吾二人者始終周旋可念之跡如是良使後之讀君文者庶幾惟余為深知君也已足為序

贈萬邑侯序

昔者余友白石蔡君以楚守受事省試號能得士而獨奇羅田賓蘭萬侯同余官湖南時亟稱萬侯不置蓋博物藻麗才士也余心念之顧何緣得與相握手道古今商略藝文未幾報侯來令余邑邂逅平生欣然愜所願焉叩之壘壘不可際以驗蔡君言不余誣也時余不賢侯而多蔡君余計侯獨工古文詞討賦未必解民理比出政練若素官專主慈惠而時出剴剴吏民咸

懷是時部使者惺惺龐公頗東濕繩下無當意者入台獨才侯與之言民事侯條列入事上皆深中隱病龐君愕怡服傍有忌譏不能入臨去以例獎侯語大約謂侯清廉惠愛而留心民間事當基遠大者也時余不才侯而難龐君或者曰侯抱才為吏得循良稱君皆云不才賢而反長蔡君龐君何也余曰此甚易曉也第語汝楚地荆昌東下大江雙流誕育異才以徵珍瑞天既命之矣夫復何賢然今之為有司者急簿書期會爾矣其能有為國家得一奇慶囊脫穎見謂為博雅修詞鳴一時之盛者誰耶語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蔡君能收此駿骨以獻于王國即吾邑怙侯以生推所自則歸蔡君且手舉業繩墨語爾而能測知其藻麗修文蔡君顧不多哉侯懷此計當凌厲天下士而再屈春官煩令一邑又僻鄉也譬之大匠斲掇為椽其有不優而何哉委束縛之有夫復何才然今之按部行者取尊嚴呼擁為觀於其屬之賢不肖如夜

視白黑況當是時候以條列事狀取忘傍觀百計讒阻嫌其不已出也而龐君獨能昭曠遠覽不以為疑而且優之其所稱美詞皆士民所欲道者而龐君能盡中窾余不知龐君他所陟黜使其盡如待萬侯者則幾矣龐君顧不難哉余嘗按列郡守三藩頗篤念民事利病著之書而恨無與同者相與推布以致之間里以蔡君語希奇得如侯者又令吾邑也父母孔邇故余獨心喜不知所云而道蔡君與龐君用以為誌也

或者惺然曰吾今則知之矣才不難而知之難知之不難而達之于用則難君長二君乃所以深頌侯也侯自此始行樹基騁要津遠途夫物患其不真也豐城之劍合浦之珠處之水土中光彩貫日星夫世安知無有如二君者其書之以俟

帝鑑圖說序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輪矢謨力隱諷直犯忤忤色之節其事無方而孟軻氏獨槩之曰大

人格君心之非蓋以人君為尊而雷霆為威四海供奉娛心慙智陳於前非有以勝其懷安之意而發其無知之智則無以進於治然格之而至於莫不仁義者止國定效可觀也而其事不著某嘗疑焉進而求於虞夏商周之書見其君臣交儆之詞惴若臨深傳說則曰行之惟艱周公則曰弗畏入畏虞舜則曰人心惟危始之曰艱進之曰畏甚之曰危用相切磋敵以下有以為諱者然艱以為高宗畏以為成

王而危以為堯舜其詞益厲則為聖益高豈非以勝之必極於淨而發之必進於澈者夫然後純於德而明於理與大人格心其事如此頃歲先帝升遐四海喁喁疑於望治廼

上以冲年嗣極英明仁孝之聲一日被於四表百僚額手相慶而元輔少師張公首對平臺

深被眷倚

聖齡在冲嗜欲未萌無所於勝而

聖哲天縱曼邁百王亦無俟於發者而公猶以

聖學爲急乃借少保呂公暨三四講臣哀古行事之善惡可爲法戒者三百餘條內自閨壺外而朝著隆替之由明皆燭照其攬鏡於艱畏與危之端亦已備矣謂不可煩以檢閱而易之冊肯不可晦以文義而繇之直解名曰帝鑑圖說書成進御

上起立受之而時加閱視圖爲之弊游而玩之則入自深借而喻之則傍不疑公處斯時所爲格者意良苦矣公自神童發科以登元輔才識蓋海內而謙焉不君親密儉約虛懷憐才蓋艱畏與危之學公素以自靖而獻之於

天子用能

明良協應而咸和海內太平之業晏然炳然即茲圖之益蓋不特收效今日且將與典謨並行於百世矣猗歟休哉潘按察使允端獲公原本謀刻於淮以傳而謂其當序諸末簡不揣薄劣以公克難吾

君之心發之似或有得於公之萬一者他日

上嘗謂公曰元輔良臣曰社稷股肱曰純忠正氣蓋有格於茲圖而云

臺省疏稿序

異日者廬州守謁余而請曰道明爲諸生時遊今大冢宰元洲張公之門因緣得次公所爲臺省疏草凡若干卷梓之郡庠以傳公雅知先生敢乞一言序之惟某早官東廣嘗綴公末行後又謁公西湖上問請質公平生經濟大略而不及詳今幸獲讀是編卒業則始矍然窺公之大

又公舊督漕而余幸續貂尾暫奉公成畫有餘

庇焉其何敢辭竊惟

聖祖肇畫中原以京師建極臨四裔而撫之較齊形勝譬若常山之蛇以關中爲首據百二建瓴而下山東淮揚爲脊轉輸通津要樞兩都間二廣爲尾薄海南際險絕嶂巘此其大都也諸方類設撫臣於三鎮尤重至於以一人備更三鎮則縉紳爲稀數非文武具備有足毗倚者不足授也公由郎署啟歷藩臬才名忠猷震海內

身事

三朝存被

眷篤故始者借公撫關中已又再至時公則聞
謀誦虜增城通利水道設險漢中虜即效貢而
隱然以陝爲天塹所以起天下之首也比撫淮
揚時公則督厲將士便轉輸移農官撫茲凋殘
炳然以遺後者成規百利所以強天下之脊也
海寇方熾已又晉秩視師兩廣時公則鯨鯢尸
於海狐鼠陳於陸遣將發卒收叛鋤巢蓋不啻
洗而滌之所以收天下之尾也公所著績其大
者在疏中而其應機即發發而密不可以語人
者又不具於是焉今

天子新政慎簡在庭尤以 冢宰爲百僚冠乃
特召公於南司空而寄之鈇軸嗟乎

上方幸天下倚老成爲治即意有所指必如公
更嘗劇區明於掌上足供問對又

朝廷所倚三垂公皆敷澤而奏成焉則人才之
選授與道里國俗難易相爲劑品又宜莫如公

者

天子深眷而用之重有以也往憶蕭何收秦圖
籍漢得具知天下阨塞丙吉入相使東曹考案
匈奴瑣條具悉奏對稱旨公疏皆更居天下兵
食最大且重處而中又多急畫可爲世法者至
於詞之雅醇悠懷有陸贄劉向之思焉余以爲
如公所疏列當藏之天府爲後考證三鎮制治
者質券又非特如一家著述私言必傳而已也
覽者其以是求之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六

翰林編脩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序

壽龍溪王先生序

山陰龍溪王先生鄉之先進以理學師海內而
余與同志友人趙君麟陽徐君龍川間以遊雅
及通家故尤數數周旋遠探遊處止連榻行同
舟積數歲而沈君梅岡亦自諫獄釋得歸隆慶
元年五月某日先生七十初度於是共謀所以
壽先生趙君以書來曰是役也少者授東道壽
義以侑觴某則不敢辭竊聞昔者聖人之作易
也將以開造化人事之微先王經綸之旨而以
其卦以乾為首乾天道也六爻三極之道其物
以龍為象龍陽物也卦取於天而爻取於龍潛
見躍飛亢盡其義矣獨於九三不言龍而言卦
而曰君子終日乾乾何也豈五位盡龍矣而三

於龍無當耶抑三獨言學而餘五位者徒以其
時耶嗟乎聖人之意微矣三則龍之所以為龍
也夫六龍之德其始起於庸言庸行閑邪立誠
其驗入於剛健中正純粹博化而其極要於首
庶物合鬼神與天地相似而勿違飛躍潛見之
異其動者適也而貞悔吉厲之異其事者應也
而其德必有所由成故余曰三則龍之所以為
龍也余嘗觀諸造化矣有心則陰而無心則陽
也有息則陰而無息則陽也有有則陰而無無
則陽也山川流峙萬物具茁華春壯冬形色機
關不能自得而莫不得此天之所以流形品物
者莫非一乾體之健運而不停一瞬而況於元
會寒暑乎始於無心繼於不息極於無無而天
地之德備矣人之生也氣合靈為心動則有間
而自少至老自興之寢利害是非酬酢擾動其
習無窮以有間入無窮沉私汨欲滅頂迷心積
動為息積息成陰而沴戾鹵莽之習為觀其為
徙乎故聖人之學獨以其澄瑩昭澈之體常照

於中炯然不昏於知而不起於意泊然不貳於物而非捍於應處於中者有戒則惕然矣而矜持不事未嘗不與天遊也見於外者有嚴則肅然矣而心知不拘未嘗不與體適也此其所謂乾乾者曾無一息之間而又安問其日與夕也故其德之成就與造化相為參貳居則對越上天事親饗帝而用則統物體天至於不可知之神夫然後稱龍焉故曰尸居而龍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故繁師玄問於文中子曰易道

卷六

三

其難乎文中子曰有是哉終日乾乾可也是乾乾固足以盡易也斯義也自漢而下則微矣佛老竊其照者以為枯寂而不得其應俗學謬其慎者以為矜持而不知其常陽明先生挺悟於絕學之後獨闢致知之教龍溪先生在門高第獨因無善無惡之旨悟入深參密悟結髮以至白首從事於此學而無二事此先生之所以忘年而求其聖也格物以為煉虛致知以為歸一經緯於應物而非外聚會於清寂而非內時時

照應而時時無起此先生之所以徙而入於深也求友之志與善之心汲汲若求亡子冒天下之非而不顧而先生之謙且曰托大此先生之所以渾其跡而諧於時也天不欲使斯人有知乎則不可知如其欲使斯人有知乎則先生之身且將以知致知終引道脉而淑後生其為壽寧有涯乎世之言長生曰純陽而先生之學乾乾也乾陽也既曰純陽壽吾弗能知之矣

贈李仰山考績序

卷六

四

余嘗論次我朝功臣行實得李岐陽武靖王本以肺腑之戚從

高皇帝能起南向爭天下其出奇建烈所向無前真王佐才先頗掠定姿睦嶽越開後凡五出漠北繫名王繫胡相殘虜窟匿勒功燕然關中李獻吉嘗稱其能雪白登之宿耻據青衣之積憤可方古李靖傳介子至於釋兵家居恂恂談性命賦詩雅歌音樂華靡事泊如也其仁讓謙退不可想見今安得如王者置列兵徵慰拊

之思語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意其後必
有魁岸傑然者足續王風猷頌吾未得見也嘉
靖甲子夏郡倅仰山李君侯自白下來蒞問之
則王親裔孫君侯得官以王故入國子除縣令
徙至台里人竊疑其以王家子弟不習民事即
習且素華侈其於閭閻利病何緣得習知也乃
君侯甫至曾不踰月而聲望燁然台自海寇以
來民疲兵困又屬有烽燠之列置功罪之冒實
與夫鹽鐵兵器百需千務束奔西走一有譏擬
廢勘無不委湏於君侯而君侯亦迎刃理解曾
無留牘事經君侯指畫以條上監司部使者無
不色喜稱善是君侯才郡倅二人而督輸者獨
踴多事六邑總成數不下十餘萬而倉曹出納
尤易汗臧人先是鮮得以潔完者君侯朝斷事
暮闔門無苞苴之入倉曹故事不敢以例自媚
征科消縮悉便民有無至於衣服食飲蕭然如
儒素人忘其為爵食紕綺家是君侯廉君侯性
開豁與人無少崖岸交久誠意到至以訊獄得

情率常與輕比不深入與下嚴而有恩是君侯
仁于茲三歲滿考績成而獻于監司不得留抱
其書以上于天部君侯之寮長貳張使君而下
諸余曰幸華之以言余曰余固思武靖之烈不
得見得見其裔又才且廉而仁不異武靖家風
蓋不獨當為余郡治志所以感君侯抑余前所
道亦以侈國家世祿家有法度不乏人也君侯
行矣適是秋虜騎自遼左入掠永平通州京師
戒嚴天子亦且得如武靖王者為之敵愾震
匈奴而君侯適至又武靖孫風猷不異其先人
則天部寧能不置君侯高第即拔擢要職用君
侯所以試於台者願吾郡即不得復私君侯爾
張使君曰吾知藉君侯佐治幸甚而君道君侯
才又當國家急用是可以為贈矣

壽華峰先生序

余少讀齒志往往盛道天台山之勝其上蓋有
華頂焉孫興公李太白諸人云高四萬八千丈
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傾神注念願何

緣得一至其上償所希冀嘉靖乙丑夏以避暑
入居其麓之萬年寺稍稍得窺其槩一日從客
與蜀僧十數人指余緣草木冒霧露披搜邃險
僅得至其顛則劃然大觀焉北盡越城東白雲
橫際下海水僅衣帶處而西南數百里群山羅
列若俯仰為容者余顧諸人而謂曰是山標特
奇絕雖處幽迥不列于五岳然東南諸山莫能
並其琬琰鬱積磅礴之所孕注丹砂水銀竹箭
芝菌精菖文禽怪獸之類不能獨當也則其傍

卷之六

七

近地安得無人乎客曰山之生人若何余曰天
台高矣而華頂更崇夫其倒景拔勢翹雲漢而
俯厚地睥睨三州登者六月肅然風則裘焉是
其人必奇偉傑麗為物之宗修名蜚聲掩壓在
列彼培塿者足胠力疲而莫得至其趾矧凌其
上夫其風雲晦明朝暮變態蒼翠相錯險平互
際吞吐凌薄若屏張繡而天設奇也是其人必
含咀英華而飲渥六籍吐奇出新雅典經綸用
其餘猶足待必問進百官論四夷托於誥制

道天子難喻之旨以風一世夫其結根彌於華
岱直指高於九疑一望憑虛溟莫無據語曰胞
中吞若雲夢者八九是其人必且廓曠昭夷離
塵去縉世方拘拘彼獨怡怡視夫升沉是非之
代曾不芥帶而何足以諭訛於其間又其幽崖
重阻或夫敞席懸扉經其處者猶能絕粒茹芝
通神不飢而况其所孕毓者哉是其人必且松
栢頰眉玉骨冰肌引歲却期與天地相為齊者
也客曰山靈則信然足下頗見其人乎余思之

卷之六

八

良久曰有之矣先帝臨天下二十有三年歲
幹在龍角時余抱書上禮部試見其人自海上
來廣頽修目隆準鬚長且及臍同舉三百二十
人上親策於廷獨奇其對班百官呼而問之
曰臣秦姓上大喜出宮中衣帶襪履賜之微
御前鹵簿半導之歸明日即拜翰林院修撰謂
群臣曰此我詞臣也不可煩以事故沔歷學士
庶子更移兩京國子成均教生儒數千人皆
服其義肯不敢斥姓直稱之華峰先生似本其

所生也是時 上方嚮享祀郊賓諸大典紛紛
制作移侍禮部又念 太子長儲官不可無輔
道先後學行之臣移詹事府今見在詹事也凡
余前所道種種積穢穢穢孕注者此儻是平客
害而起曰吁有是哉碩余安得從之遊蜀僧合
掌曰是吾教中所謂無量壽佛出世者余歸間
以語先生姪子某輩後二年而先生歸二月二
日五十初度某輩稱余語以侑壽觴

大陳獻捷頌有序

卷之九

九

九

往嘉靖壬子 世宗皇帝臨天下三十有一年
是時天下太平久外戶不閉海上乘微沿邊塞
吏無事卧失候視倭人乘汛便薄開因燒黃巖
窺郡城已又出鄞越蹀臨安震邇南都 天子
盱食驚碩選將移兵食釋政而專圖之頗有所
誅殺大臣不啻僅僅蓋海上初發難天下無勝
兵寇橫行潤步卒莫之禁如此者十年而後四
方諸所設教撫部下兵吏始稍稍習事有克之
者而寇亦斂鋒就溥孤鼠竄伏無慮其難如此

也歲在丁卯 天子曰浙撫臣御史數言浙東
道不治其偷稍安忘夙警耶將習之也不以材
武往謂何吏部稱惶恐死罪乃推北海孝泉宋
公來視事專授璽書履自浙渡西陵薄海環東
抵樂清界西盡婆女幾千里得主其刑政兵甲
洗滌而振厲之當此時兩廣閩越方苦寇而浙
中頗號安平公獨申軍實核吏治廉平籌食餉
競競若旦夕虜至者果倭人良八良三等以二
大艘薄大陳去開僅數舍報入公亟以指揮胡

卷之十

十

十

震遊兵往搗之而參遊仍守開為聲援一戰而
捷縛良八等七人生致之梟十有七人餘溺百
餘人無一反者時 上隆慶三年五月十八日
也先是震隸他道公廉知其材爭得之以授兵
而公所計料悉密以語震捷入吏民奔走色喜
相告語郡列大夫竊謂曰吾等備辱奉公教古
觀今捷幸甚寧當安輯閭里即隱然浙東為巨
鎮閩廣兩越不復生心利在社稷然故事海上
潤茫然無獲哨兵應文不收離開而震且薄大

陳在大洋中凡獻誠俘率奸為之真偽半而今擒生寇往先事出兵上下擾動况承大災後唯貼危是懼而勝之敢啗今以一軍敵大寇市里晏然化弱為強神鬼設施何其奇哉儻謂以此終始者非耶下邑山人王某曰是不難知夫美不獨麗功不倖啗古語曰傷其枝者披其根醫砭肢體護肝心言先本也自公之蒞政也提挈綱紀綜覈吏治豪舞文作奸窮必窟穴要在截強疑獄匿情披窾刺隱千言立就老吏縮汗至

卷之三

七

七

於撫綏安輯煦煦如春霽往大水非常災民墊且盡死公賑施乳抱手摩口語蘇枯潤腸相呼還集諸城池學官舍頽壞鞠荒東移西補朝夕肇畫如家事暇則進誨諸生以大節要義皆不肯詩書所稱以故上下忘其災而田里婦子得還拂枕席臥椽下生往來者秋毫皆公賜也民安其居兵粟乃時兵飽而嬉將甫可齊將無奸則公盡乃施若是則公之功今日其可啗者獨干戈執捷聞耶邵列大夫皆起曰善君其遂

頌之頌曰 皇明啓疆履海而東貢琛九廟累驛始通往在壬子物忌太豐一夫發難平安失烽舍舟大呼民駭死徙開視庫兵鐵澁弦弛焚燹夷廬徜徉都市兵之向敵以背為禦 天子曰吁大吏奚為用命與否信賞必誅十抽一推瓜距稍垂士馬物故僅僅撐支屹屹台城為國門戶材武不掄而姑塞數於赫宋公乃臨視武推轂璽書得展其步士怠不競公示之程防踈不聞公竣之經匪茹整居薄于大陳公曰爾聚

卷之三

七

爾抑不騁二艘不啗技將焉用抗地聚米抵掌指令寇活草間寧曰公知公即知之何辨而來一夕不戒而已合圍乘颿上下並為鯨鯢大陳之崖高典積苑大陳之水有絕其涓捷聞四方相顧而貽闕廣方棘此以管我失不亟圖其鋒孰挫始而寇來耕輟其田維此捷入鉅鑄是錫始而寇來上下戒嚴維此捷入城守解粘伊公之功百世不嚼民曰公來匪直武事煦哺休煥骨枯而臍巨浸不溺賑以為稅魚鯨枕席生聚

誰賜士曰公來匪直吏師端礪涵濡六籍敷詞
其惟知方進不躊躇整鼓無警以安詩書凡此
寇夷其相寄語公在台城莫向而唾公腹有兵
其千大斧凡此寇夷其相寄語公在台城莫穴
鄰土旦夕界公祭戰開府袞衣赤舄毋以公歸
屹屹台城障國一垂公功不湮勒頌貞砥環海
萬國視此大陳

賀孝泉宋公平寇序

古者軍國容不相入自孔子謂俎豆不學軍旅
學者於是始離稱然其事卒亦不得兼也行伍
戰陳金鼓麾幟事凌米鹽部曲桿校皆武人假
冠而虎佩帶及難近撫循稍不當按劍瞋目蹄
觸衡決叫呼以為怒不可弭伏比其對敵傳壘
頃刻變化相併為命機遙而事隱情態之間謀
形勢之緩急與夫營舍屯壁取具呼吸成敗立
決若夫俯首推書左義皇而右周孔若數性命
高蟠天地幽潛鬼神山居而瑾戶童習而白首
猶或誦其文者不能惟其義得其一說而不知

其又有一說也是二者兩難不相及欲以一人
兼而舉之其可得哉漢興最號近古武帝以雄
才大畧用衛霍諸人將材官謫戍長驅瀚海封
狼居胥日不暇給而又能不廢儒術表章六經
於時言易則淄川田生楊何言書則濟南伏生
言詩則魯中公言禮川魯高堂生言春秋則齊
胡毋生公孫弘董仲舒其後又有東萊費直張
霸瑯琊邴丹王扶魯伯膠東庸生剡人后蒼皆
人衡胡章邇相傳授名家學士稍彬彬矣夫帝
以倥傯方事四夷而能使六經燦然開一代文
明誠難然祇以才度鼓一世集衆思為之而帝
亦未能有親出於口筆於書而足垂後者茲豈
非相兼之難與余又意之帝承文景富庶且又
時方大和歲無凶札故帝得成武稱使當時有
不測之水方二三十里之旱不知果能成震疊
之功及諸儒又得優游聚徒相與講述否也且
當其時終終軍司馬相如輩侈張帝功德而諸
經儒中寂無一人為帝序述者豈帝成功所謂

處中國而事四夷於諸儒生亦有所未厭者與
吁何其難也台郡往分駐臬司自倭夷發難始
專璽畫無海防兵事稱大將項數以不治聞嘉
靖丁卯始以北海孝泉宋公來視事公至則無
日不討軍實而中之而又綜吏治鋤頑梗肅然
政觀於時又有不測之水災滔天之巨浸帖危
是懼而公乃緩軍需酌科賑煦休乳哺民稍望
更生暇則進諸生學士闡明六藝而鄉進士周
君子冲馮君楨卿輩尤荷接引人各以所習從
公指授大義不啻面命也又明年己巳夏五月
十二日倭寇薄大陳公命指揮胡震以兵蹙之
沉其二艘生擒斬首溺死無算捷入上下相顧
色喜子充君輩以報公教遇故過山中索余言
為賀余惟公生長齊魯而膠萊莒郯瑯皆桑
梓地公所稱述六經大旨有所承藉真稱鉅儒
而今智略不世出武功又較着如此公誠身兩
兼之又諸君以公成功於水旱之後化弱為強
民捍患非如漢之窮兵者傾心羨驚其事皆

可紀余又安得以不文為解姑序其大都以復
諸君使致之墓下公其毋讓焉

孝則篇壽吉水周翁

吉水周生崇甫從余遊數道其父翁長者也翁
始與兄伯俱業舉子有聲以親老棄去營養江
湖間翁才長善計策數年輒贏貲歸出橐中金
為親壽間亦以遺問戚里故知而兄伯與崇甫
因得竟業舉成名周族大環祠居且千人故事
族長部屬之不中決罰不聞有司而翁以行高
又平不苛合聽於翁今且二十年矣鄉族貨請
翁察其真貧不能償者折其券而飲之酒遠祖
墓圯及譜牒皆翁出財時新修之不援他助也
余是時為按察學官歲時行縣得存問境內高
年孝弟力田者召見與語嘉褒之庶翁行質所
聞不誣而年尚不應甚高格罷去未施行也嘉
靖丙寅秋余歸閑漁釣西湖上崇甫落第就海
寧邑博士來謁執手相勞苦因次問翁無恙善
飯其素所為諸輕財好義事亦不改也崇甫次

起曰落親今老孝養事則何居余曰子欲稱說
古人所言極則大道乎抑近子所能行言之也
曰歸將奉以墨旋寧川空言為也余曰居吾語
汝余聞之也孝子之至一舉足而不忘其親奉
顏色候寒溫下及廁踰猶當躬之杖履躬操杯
盤敬進霄衣問雞俱興及期夜寢數漏奠枕而
辭咳唾嬉笑不離其愛故捧撇非情絕裾致恥
若是則馳騁貴顯非惟情之所不慕亦其日之
所不及圖者也若是何如崇甫曰孝者顯親揚
名且業守官矣願聞其次余曰夫顯揚者必致
青雲之上遂志者必據要津之途丈夫得令君
子達時故朝夕承明黼黻皇覽前呼後擁喜生
怒戮行擊九丹之轂坐列八珍之鼎萬鍾之祿
方辦甘華百文之麻僅供誥寵門如市而積若
山言如雷而令若神吹枯潤稿之力猶將使九
幽之魄追蒙寵數而况於見存之親哉吉故多
大官而吾子才行且大得志若是如何崇甫曰
此非不肖所覲也崇高多患奢汰生憂是何養

之有今曰孝敬靡將肥其必備而年入暮齒非
帛不溫故備物者春有雉鷩之膏秋有鱸蓴之
羹夏雁熊豹冬脯鹿麋脆將奪齒肥且浸腸江
水破卧笋竹初夾海陸珍羞畢陳方丈爾乃裘
稱狐白衫裁雉頭蜀效浣花之錦秦成羊臠之
褐織女分巧絞人合素溫生薄氍色炫縑絳今
吉固通衢四方南北之所走集也其倘能具是
乎崇甫曰整也不力敢從其薄哉願溫飽是圖
非親志也願少進之余曰夫吉固山水之巨處
也文水流虹桐濤翻雪晨帆夜柁冬車春棹固
亦高人所命遊而外物者之所賞心也肅結命
侶衣冠甚偉非其戚屬則其齊齒食不備物要
在適志眉無皺聚心不襟慮曳杖花間集函壺
矢觥籌飛帆則水裔張筵利釣芳餌擊鮮耳熱
菲韻分賦摘藻飛墨淋漓迢遞官商雅俗迭相
唱和此亦文人之所怡性而引年也於子何如
崇甫曰是亦幾養志失然先生以道誨諸生則
於事親也寧無進於是乎余曰性命天賦道學

人成處有隱顯心無屈伸故至孝者惟其道而已道之所在技水一食而不為簡日享萬鐘而不為泰和天子撫四夷而不為達守一官老窮經而不為約者道存故也官守令則不負其民處言論則不負其君直已而守道方行而和人龍見則澤及天下變屈則獨善其身蓋彼之所存者方將通今古參造化而官者特其遇之造物特其養之具文乎應格使彼親者亦將諭於道而不復計於其外行其志處者則教忠移孝

惟遇所適豐約遠邇盡心為極而又奚拘拘乎舜武大孝曾閔大賢窮達殊途而大小殊致然並稱於孔門者惟其心同而道存也是謂極則崇甫起再拜曰命之矣敢不力圖別去又四年為隆慶己巳崇甫已令青田幾年庶平精勤政起有聲方執丈入露星日為民優量田平稅老奸猾吏不敢措手而治幾成信余所謂不負其民者仲來書曰是年九月廿三日家君壽七十與母某氏齊眉歡乞一言余憶次西湖語并

道生所以治青田者使持歸壽翁又有道者其不眷然喜且引滿乎崇甫自茲官日進養益豐而翁壽益高余尚能為之辭

壽大司馬自湖吳公序

天生偉人碩士以佐成一代之治而發其仔育諧弼之功其必先有以開之乎天地竅列山川以限域風氣其秀鍾為人而所謂偉人碩士又秀之會而專天下之人震於其望而降於其功於是共從而指之以為某由某山由某川雖其說近於渺茫而不可執吾亦執而信之然惟於其所自出而跡其所已成其數若陰有待而事有槩相符者吾以是而信之也東南牛斗之墟薄吳際楚有巨浸焉其名曰彭蠡湖環數百里居於其涯者新建封君鴻山吳翁也封君實生偉碩孕毓英靈名垂一代天下以其望與功不敢列目本其所自生之湖而稱之曰自湖而亦因以自號者大司馬公也天下之人皆知公而或不知湖而公亦生於湖而忘於湖能知公且

知湖者非余莫更數也趾沿三郡流委八州混
濤并瀕滑溜津回復大荒澶涸漠而無涯總
南流而為長不惟長鯨修鯢龍騰蛟湧者叢據
於其中而雖纖鱗瑣甲詭類舛錯與夫鵝鵝鶩
鵞鴨波理翮者不知其幾萬育此湖之所以為
度而涵也振盪漫衍標以崇巒浮舟市珍之賈
擷芳擷蕤之夫武技有摩取無不愜而勝分溝
別灌注於基列之畝而蒙潤於夏稿之樓者千
里若一此湖之所以為功而利也歟霧晝合土

藝苑英華

卷六

三

粟微聲則復頓長驟溢鼓浪吹唇殷若轉天輪
而摧地軸故有若屋者若丘者若人立者若大
將怒敵萬馬甲而馳者雖善泅出沒之魚飛魂
攝魄不敢注目而仰焉迨其霾曠初銷輕塵不
疎微風奏殺懸晶射影則行乎水上者猶將換
天下之文而擅詞人之賦靜練停綃掾筆莫狀
此湖之所以峻節於內而敷文於外也公始以
諸生文學冠絕一時奏賦明光釋褐金省左圖
三之綜秦漢而厲宋唐傳道東引講業齊魯之

鄉繇七十二經而析名理則天下之博士辨客
開口而掩喙比夫推轂而山劍南征吐奇發謀
雲湧騰折蓋貌鳴啞張者既已化為京觀而近
幽處青不見天日之穴猶將犁平而盡邑焉此
公之所以迭文武而出也揚州之理壓水而城
用民聚保寇至不驚而五羊之涯猶有大惠焉
為其闢之虎口而衽席者功成內召本兵大柄
嘉謨應卒磨楯飛書皆中虜心使絕漠之烽不
勞北顧男子所樹左右具有若茲亦足矣而

藝苑英華

卷六

三

公方居之以歎而處之若無天下之人無敢傲
之以其所不知而公不自知其知天下之士無
敢並公以功而公若非已之功汪洋千頃控合
衆流而泊焉不加盈一掬而退若或緇焉以決
者比公之所以為功而度純足以居之也夫古
今之稱於世而以為有開之者若孔子之為尼
中市之為奇少師之為滌吳之為皁櫻之為敏
說之為列星杜預韓世忠之為蟒虎彼直以其
人而崇之而尼之不足以並孔子中甫以下不

似焉而公之與湖相符者如彼若此此余之所以敢謂既知湖且知公也公今生五十矣精神康健福履未艾社稷四海方倚以為重彼產於楚者衆矣而余獨以湖屬公峙於楚者匡廬王筍類名圖記者衆矣而余獨以湖壽公者亦本公所自生而目之也天保之詩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公其母多讓哉

贈近滄谷公晉兵部侍郎序

古之君子之自用其才也與國家之所以求用之者其亦有異乎夫君子能建不拔之偉功以及於天下而垂於後世其必不忍於世也有惻然之心而其不縮於事也有銳然之氣而後能有成也彼國家之所以用之也正以發其惻然之心而鼓其銳然之氣使之畢遂以相吾治而天下因以賴焉爾若君子之所以自用者則異矣惻然者懼其或過於激而銳然者懼其或失於驟于是舉而歸之於學淘汰淪煉如躍金於礪而漚麻於沼澄定純瑩絲髮微稗之不存而

後其用始精噫亦難矣伊尹畊於有莘之野非無事也其初嚮然而已比當機而出許身就湯而後成格天之業張子房不遽用其長而每托於辟穀神仙非偽也視絳灌信越之憧憧目之而已比當機而語善用高祖而定大漢之基彼其心欲大用於天下而其初若泊然不關情者迫而後從急而後應清空閑曠悉觀天下之利害無足以撓我者然後徐起而制其後所以不輕於發者其思誠深矣懷挾一長刺不自伏而急急於張設排擊勝負之間則雖焦心蒿目以憂天下而嘗患於無成何者其用誠小也風濤之曲折惟忘於水者而後能操舟兩局之相形惟忘於奕者而後能制勝故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其不與者乃所以為治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其不為也乃所以為也余嘗以是槩古今之蒙俊於大小成敗之間而無有爽者乃今見吾東豐近滄谷公谷公與余為同年進士時公甚小而已能以老成

沉毅見稱於衆更敷內外歷撫三藩再蒞浙中公所當處皆天下大劇微邊兵戈料理難煩之區也羽書交馳星流電掣人謂為駭公若不欲應而潛思密授徐畀一策則老將健卒有所奉以成功于千里之外而違之則敗奸豪猾吏侮法以削公若不欲問而照察旁及燭遐洞微則追幽伏僻不能自匿於目睫之間而法在必行至於循聖宗貫百氏鈎深致隱有宿儒老生無以傲之而抗情物表若遊方之外而矚然不緇於勢利蓋至於公則心之關於世者惻然而不激氣之任於事者銳然而不驟居然不與不為之學若是則何不精於用之憂而又何功之不居也公由中丞今晉兵侍時

天子方勵精念邊大閱羽林更置大臣而於本兵尤重故特以召公然今之用公者據其外著之功望而亦寧知公之所以成者有在於淘汰淪煉以至於泊然而用以成也公業已名世不待余言而著顧余之愚少嘗妄意於天下自知

其乖刺無以復濟早自引乞閉門靜觀造化人事屈指較長於尚友之間因以有悟於茲而用以決公之必有垂於世友人譚二華趙麟陽皆與公及余嘗講於是者公試以余言質之其必有合矣

贈臬長我渡陳公晉操江中丞序

隆慶四年四月朔清源我渡陳公以浙臬長晉操江中丞先是臬副林督學公行部列郡試諸生異等若某人輩檄集省會親校業焉未幾而督學復東按命諸生師陳公公所以眷顧教指不啻督學公躬事遷去則諸生戚然失所稟學乃問諸余謀所以別公者余進而告之曰公誠念若等然國家方念東南防江重庸為若等計然若亦無戚公去也余且道公行之華以慰若戚然者昔聖人之作易也其系得利涉大川之占為卦凡六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是也夫天下所謂險絕重難者以大川為極而聖人以取象焉明其不可以薄智計而弱力承而非有六

卦之材則無以濟猶之長流大匯瀰漫兩涯不見岸渚而風濤相擊搖魂惛魄時老於波濤目狎於湧洶之變而手習於幹扶之能如所謂篙師柁工者其亦奚恃而不恐也故同人言度彙言時大畜言德益言學渙言文中孚言信彼其以一卦當一占則專於所長者機有投而或收其功而況於會衆卦之德而當一險則不窮於應者其於游刃恢乎有餘地而吾不知其所濟今天下之大川莫過於四瀆而江為之首彼其納淮就海起蜀窮吳非直地勢之廣也漁帆買舶風檣夜櫓頃以為赤子俄以為龍蛇追渙伏港千曲萬委席兩肱葉之寇攻城劫藏之奸白日潢池形潛影匿而莫之膺非有目睫之見也至於限界南北轉輸都窳東南之寄無以重此者我朝

聖祖以一旅定天下而發難於江北一呼橫渡采石先登則義旗樹於歷陽大將出於金陵其後轉戰剪除與偽漢相峙於一水之間整彭蠡

持湖口躡武昌百戰不倦其提戈汗甲江上居半而巢湖水軍之歸致謂色喜可定大計則江防諸所建置兵制水操延策數千里張官列戍悉出自更踐之聖謨宜無遺策顧今稍稍視為內地緩為之圖而裁兵食罷習戰其亦不能如國初時事故余嘗次論湖口一事見險書中其他可知也夫以天下之大川譬天下之險而江為最以古今之防江盡天下之險而今日為最則朝廷方急南顧而欲使其具六卦利涉之才談笑於帷幄之中以為南都不拔之計者舍陳公而又宜誰耶公恢廓包涵於人無所不容而一長一藝亟稱之不置人人自盡以應虛懷是

同人之度公才無所不集瑰璋蹈厲博於古今治亂前言往行順至天文星命兵法律曆地理名數狹指掌焉而專門之士不敢傲之以其所不知足大畜之德有實不居俛焉華孳聽政旁午紛紜不暇而左圖右史潛心聖賢以故藻麗溢發吐吞英華磨礱飛墨千言立奏與書生墨

爭校工拙是其為學日益而文日昌也至於
忠君體國發自惻惻移孝之感出於惻惻是寧
先其身而後國家之急者適會

今天子方屬意念邊釐營政掄撫臣而於南都
江防尤重此正蠱之時而公忠惻孚展之日也
公以是往行當以功業命世尋

聖祖所以崇重根本之初謨為國家弭伏不測
隱然長城誠諸生亦不以去公怠而竊以六卦
之材自勵他日利涉有立稱曰陳公門人顧不
休哉余之華公行而慰諸生以此

壽岳伯二谷侯公六十序

往余參廣東藩而樂清二谷侯公來同是官兩
人者故相慕得同處良善甚夕並騎馳飲食劇
切改學通家其寵後辭去十年余歸廣右而公
又來為廉察握手道故所交緒勞苦備至未幾
余以親病亟舍去而公移他省旋亦乞歸公所
居鴈蕩而余產天台皆名山處又以解官家居
暇顧咫尺不得過從遊何始者兩相遭數數然

也余兩人踪跡始末異是後隆慶庚午八月間
公館甥李怡宰姊子鄭佐文款余山中謂公九
月六日歲且六十必欲得余言為壽余曰嗟乎
二生跡余與公始末故欲得余言用以追歲月
撫壯驚老而發其幻視塵世之懷以為樂也豈
余真有能鋪張華公哉雖然則嘗聞之矣文章
行於世與天地元氣相為消息自書契以來生
人總總其立言垂世藏名山行於後者即晨星
落落何其難也有唐三百年盛於貞元而都於
韓退之蘇長公碑其詞謂生有自來下為世掃
糠粃以此參天地開盛衰之運憶退之功業不
及為相無大建明於世而獨以空言至謂閑斯
文如所云云者則世以文章命一世膺寄斯文
絕續者謂不關係造化元氣謂何也余少髫受
書結髮登朝妄意憑古作者亦嘗費精磨慮耗
歲月上而黃虞六經下及諸子百家冀有分毫
窺見大都而心閉性鴛不能闢其奧時有會意
或一得亦復百失不稱一家比讀公所著述則

惘然自失避席而讓焉請言公之為文也體格
高古盡變極態而聯斷相薄峰巒疊舒呀聳
豁則天日澄霽蒼翠間發窈窕深閼則幽掩迴
漫無徑可格狹之鴈蕩之高入雲摩空一柱獨
尊拱笏相向者不知其幾千萬嶂百里在望挺
持憂絕若是者公之所以為奇峭也邇唐沿漢
浹洽二京六朝供材百子收英放之則綺麗眩
騫收之則淡雅希聲隨流灑潤遇物命意者瀟
灑而無所界譬之海濤不波甌江且匯微風奏
綴有若聯者斷者吐者沫者急若溜者淦若穴
者起若岳者湏更起伏雖有楫師溷夫不能扞
其怒而窺其歸若是者公之所以為浩博也變
殺萬物而理窮一指指馬毛繭之喻天地之奧
也而公握焉始於無垠而流於有象江河峙岳
孰扶蹠是鬼神人物怪醜生萎孰主張是互此
之謂易見此之謂道公方靜處而觀火布筭而
措籌孰之息園之會寸石以為岳盆水以為溟
彼且為有待而此以為無盡也此公之所以根

極也余嘗叩公所為亦以專竭平生之力而他
諸聲色濃仕一切而不好也間諗於許子春茅
順父以余為知言公宦轍所至皆有聲跡恬退
持立大節耿耿至於好施愛物尤出天性而諸
子孫森森王立皆能承公學文不墜福履繁縟
余皆不道而道公文如是以復二生使歸述之
於賀客之次余固言之既以生有所為閔盛衰
參元化則壽且無涯矣幸為余祝公善飯自愛
無忘抑抑也

贈伍全卿擢官海豐令序

余廣右督學時闕三賢書院哀列郡邑士之最
秀者館穀其中而時親督業焉乃滕縣伍生全
卿實與其選未幾以憂辭去余亦轉官而東生
舉辛酉乙榜余固奇生能以文章自致高第春
官而生竟數奇不遇也以家貧就選來為吾邑
學博士邑多材士生挾藝而來一旦師表其上
無所不敢當則相與虛心講業端飭模表而士
亦信生之開塞旁洽歎然相得也始生來居是

官枕以不遇為快快者余謂生無傷也人生以文學為人師所與者皆民間之秀號為英才而得教育之其道行則萬鍾不加焉而况生之仕自茲躋陟通顯未艾也久之生既自得其志而士亦安生之教乃生則又以提官廣東海豐縣令以行學之弟子與其僚李君輩詣余索言為贈余曰伍生知所以為教則知所以為治矣海豐旁海邑故余所藩守行部地其民朴而足食安業亦稍稍殘弊轉徙為盜致煩兵誅鋤之夫地為盜藪非有斬艾剿截之法以震疊之不戢也而余欲生因教為治者余故目視之也廣固多皆守令之至是者輒以私家為計不給則權隨而蔽之靡孳毛為治民不勝吏則棄去田里依山澤為盜彼誠非純然有以毆之非其得已也而撫臣監司又從而張皇之如敵國然於是上下相憚增兵置將益為必攻之計始者猶自避難為之譬其不可復還為民則盜亦益增變險阻以仇官兵其民交母而其稍慈鄉邑不

從者又以供軍需求電漿粮不暇給亦且搖足矣諸所募民兵吏不能禁遏賊則怯而工為剽掠兵之禍慘甚於盜而又工以良民掩殺為功將官匿不問張置大吏部署多益牽制不可為而供需有出計不盡毆疲氓為盜不止也計今為東南海上之策其勢非誅貪吏散募兵省冗官與民休息招徠之固不止也而况令之為民父母而又為張威嚴剝削以望治哉生行矣視海豐之民不啻赤子化其未去者而招其已逃者約已而清聽省役而薄歛問其疾苦而示其趨向彼且相率而受厘執鉤鉏而來集也而何盜之倡耶方今

天子念遠方已有新令二廣之吏比中州轉資且加寵焉潮之守已晉三品矣以生之聰明才智何不辦顧恐未知其道如余所云云故余欲生因教為治以此

贈印江張公入 觀序

天下自秦罷侯置守令郡邑相維臂指之勢也

然今之事守也以分而守之治令也以道二者
交相用而不能無所專廷趨通謁屏息而磬折
視下而亢高雖其挾亢之具不敢以一毫不虔
之心後事而怠命以取歟下之考此其在分者
固無不備也夫守之履尊踐嚴連城二千石廢
置自命而今又承之以不敢不備宜其於政無
不成之患然守於今臨則帥也表則師也情則
家人也令之不以其法則玩之而或格督之不
以其情則應之而或戾何者道之至不至非倉
卒取具之為用也備於身心而得於更歷發於
設施者無甚出於令之所不及而獨以其分臨
之貌承而心之不洽則謀慮向方之不愜而利
害齟齬之相委有未量者又安能同心共濟以
福斯民而弭其缺也哉漢自文景以後數詔天
下寵守職之吏謂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
恨嘆息之心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
千石太守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
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其盛如此然考漢書所載循吏文翁以下僅僅
六人而本傳所道獨詳其治行不云其能若何
率先縣邑共成之也豈漢道祿不雅馴而文翁
諸人亦惟其張設能有自見而其於以道洽下
稱帥帥者亦或有不及與且守尊嚴去民稍遠
而所以朝夕布置宣灑於閭里村坊間非親能
為之也須令而達道不足以收令而使民心治
則雖令之而盡以其法督之而盡以其情猶有
闕墜而不做而其履尊踐嚴祇以粉飾法制觀
望之間欲其奏最上計如古所稱知其難也余
台郡薄海隸六邑率深山大澤民淳而盜少頃
自倭夷後難於黃岩遂至稟財練兵日不暇給
上下倥傯規目前以相應生齒衆息倏非數十
年之舊於時來為守者即欲以道洽列邑而燠
齊民而其力日亦有所不逮亦無怪乎民不見
德曉曉為也近始得番禺張公公以文學高第
自刑曹出守清夷雅馴之度於物無所不容而
介持嚴厲之操於私無有所染于時邑令自臨

海周君某而後凡五人皆極一時之選以仰承公振蹈循良之治有所督而無非其情有所令而無非其法凜然者獨其體製之相為上下而至於心膂維繫謀議聰屬婉然如家人父子不啻也以故郡自兵災之後民有所恃而忘其盤士有所師而成其業政聲甲於諸郡而六邑翕然皆拜公賜公以最將上計於朝而周君輩以余知公就索言以贈行余特著公之以道洽邑令共成休美為遠於俗而侈於漢以報公自

親民篇贈邑侯養初周先生入 觀序

世之無儒而天下之不治亦已久矣學廢於岐論而政襍於異術也則誰能明之孔子不得行其志為著其說於經謂學以明明德而政以親民也然而命之曰大人之學此孔氏之的旨也

百六學之說明而天下之岐論異術宜不著而

余猶以為無儒而天下不治者何哉孔氏之旨不足以勝於岐異之習而其學自三代以後又以政學分而為二則雖或有倡言於幾絕少補於極弊者率亦不得謂為真儒而稱治而其弊始於不知明明德也明德以為學則裨俗廢明德以親民則管晏名法廢今之仕者皆以學成而舉之寄為守令者也其德之明與否無所見而考於民親民者君子之實學自齊家治國而至於平天下則親民之極也而始於明德故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合之也民愚而不可使知其上下相背之勢未易遽治而川谷風氣之廣未易遽宜管晏之竭精畢思名法之搜發幽約殆以為未足治也而以為明明德足以親之者不近於迂乎嗟夫此所以為大人之學也夫明德者仁體也以其炯然無蔽而不可昏也而謂之明以其端有所發而昭然不可昧也而謂之知天之所以與我而與天地萬物同其者也吾惟贊從事於格致誠正而復天地萬

物一體之初使其惘然昭然而無有不明則其靜定虛閑之中固已與萬物相為周流貫澈包并無少欠餘雖使天下一日歸焉而真機感應有不知誰為之者親民者明德之應也吾明德而非欲以為親民地也臨民而以明德行之而非使其親我也然流貫感應溢此通彼無有間格狃之家人父子有不待於禮文儀則之絳履而真機和氣浹洽於一堂之中者此真體充滿之分量也慈愛天然險惡不減故虎狼之父子而難離之戀慕此親之譬也纖雲無翳全光流發故冬日之就溫而秋月之就賞則明之譬也親之以足其分量而後一體之初始復親之以驗其動而後一體之明始完凡其情之所迫思之所及而有一毫不安於心者違其體者也以明德相感應而驗其親則有以勞苦之謂足其生而不以為勤也有所拂之以節其淫而不以為病也有以殺之謂為去害而安之而非以為殘也其事有疑於管安有涉於名法而非以為

於術也功施於一世而靜定者未嘗動明燭於萬物而昭炯者未嘗起此所以為大人之學也余自有聞以來深有於是學而又得吾同志麻城養初周侯來宰余邑以試其治功而余又益自信之也侯以高第初試邑政故嘗從其鄉楚侗耿先生遊而其家昆王如柳塘三四君輩皆以學世其家故自下車秉政輒取親民以扁其堂其才足以凌厲蹈發其明足以刻發奸伏而侯顧以靜定昭炯之素徐察而撫摩之無炫才之政則事不更而弊剔無矜已之見則民不病而政平約已端模愛人戢吏未幾數月而上下翕然政和民洽三尺之童知侯之旨而不忍欺且武侯之政親民之政也今且以奏最上天子而敷其所試行亦召侯寄在耳目侯以儒為治足以優為諫官且相然余始述之以歸邑學博士弟子使以贈侯其侯之也且以告天下之為令者

贈郡伯鵬江王公入 觀序

嘉靖乙卯余叅廣東藩議而奉化王印岩山陰張浮峰二君為之長是時政理事暇輒相與結駟過鄉先生文學掌故下榻談義未嘗不饜飫焉而青夢王先生經術尤號精博先生舉進士家居四十餘年僅一受薦詣公車又以論不合罷去益自肆於學歛縮精慮以鈎玄與杜門緒六經史氏加統裁焉有問字者則悉指畫天人分際與古今治亂大都坐聽忘倦所著有讀易記春秋外傳諸書余得間讀之歸未嘗不悚然相與嘆服慕義無窮也竊意先生之學精博如此使其得試於民事不知何似而事顧有不得兼者先生不出亦天之未欲使斯民復世之隆也後十餘年別去不聞問余友人吳司馬自湖君來自廣東道先生有子鵬江公舉於鄉連舉進士為名御史未幾則又簡守劇郡蒞明州而余門人宜山高生應陽適令奉化受事下吏台明相鄰凡公所以治明燕中狀盡得沾相被波及其餘而高生所稱述尤詳大都不爽所聞蓋

公奉青夢先生之學出其精者以見於政事而先生所以始教公者固欲布其所未盡顯庸於時者也余又喟然嘆焉夫牛汗棟充百繭一絲淵沉天升玄索渺瀰此經術之煩也張設規模海岳塩米睫轉安危吻寄生死此政事之難也孔子設教從遊三千人意其成材當人兼數長而四科所列顏淵游夏由求德行文學者不得兼政事漢興以經術設員立學博士號為獨盛其為師最著者閭當出守郡如魯伯舍稽郅丹常山京房齊郡孔安國臨淮龔舍太山戴聖九江嚴彭祖東郡劉瓛河南然皆治行不甚異率與所著經術不相應豈經術之與治行道不通而空言之書於簡冊者以試於民有不合與何其難也今公奉先生之教既已佩服仁義而咀嚙六經彬彬世其家矣而治行卓異庶乎操守決斷仁明為列郡最能使境無大吠之警而民有挾纊之恩較所服習其著於胸臆者達於聞聲洽於敷張者符於辭解是信其為有用之

實學而經術之為仁術又豈俛首受書獨能然於垂後而無當於採時者耶是公之能兼經術政事迥出古所稱道萬萬也漢道吏在郡治高
等入為九卿三公於時用以佐國家則經術尤急公今且北入以所治明聲績奏最於
朝曰先臣之教也

天子他日召公又以經術敷陳經筵顧問曰先臣之說如是也則先生與公父子之學張皇於世矣余書之以歸高生使贈公而俟驗焉庶以
余為知言者

贈邵博周維岳攝官序

國家建官自宰相而下逮一邑之尉皆有職事日夜圖程其功而著其能司枋者輒據以高下其考而儒學官以教為職無所事於錢穀刑獄甲兵功課之實獨以其學帥教子弟講道問業有所成為功最而教之成也又不獨以屬弟子去應科第之多為也一歲之舉有額邵邑不過數人而雖其不及於舉者要皆有藝成可用之

望而後為成弟子之入於學者皆聰明才智難於齊其軌而服其心不服其心則難以夏楚賞罰之法日臨於其上辨博炫麗之說日囂乎其側而信之不及其又孰從而聽其教也哉夫有司以錢穀刑獄甲兵功課者以法夾持於其職即使齊民之心不服而猶或畏其威而不敢明為叛背則形似之間無材者亦粗可以自解其拙而不肖者容或得以終掩其跡而儒學官號為師道臨弟子道義化誨法禁把持之無所施而一不服其心相友之情乖而相背之形見上下見謂不愜而官謗亦隨之而起矣嗟乎儒學官之職事也視有司不尤難哉有司之於齊民畏威而不背者可掩於當官之日而難遁於解事之秋然徒有以所遷之官津要華美或彼此交相賄而終得弭邊者有矣學官無所恃於勢有不服則面即見於當官之日而又無華於遷去之後如此而其弟子有能翕翕於其征而眷眷於其去依回戀慕如弟子之慕父兄者此必

有以大服其心不問可以知其教之行而得其造成者衆也吾郡博友人周生是也生內明而外誠言謹而行仿繙經談道之次藹然與諸生為家人父子暇則閉室垂簾蕭然淡薄束脯之餽共弟子具飲食而情孚意愜表端歸正有不言之化以故弟子在生門下者淳懿率教皆可用之材而

朝廷亦以生教行能得士可繼蘇湖之跡移官長洲學諭以行諸生戀戀不忍舍而相率詣余

書

去

聖

索言以贈往余按學時竒生大用於時不偶而為茲官而能以其學稱其職不負余所期故余樂道其賢以贈且告長洲之士夫既有悲其去者知必喜其來矣是為序

白巖山人詩稿序

嘉靖庚申余燕訪江西時江陽白巖柴山人適遊匡廬旅寓城南屢獲促席譙坐山人縞服濯形與之語大竒若決水東注風振落鋸木屑下紛紛蓋腹於中而薄於世者因索其詩讀之雅

疾和平掉洗埃壅發風人之趣余惟山人以不售而所抱者有以自樂遊公卿間獨發其談淅泊然無所求稱其為高為之刻其詩未幾會兵事又移官去不及為山人序比甲子余乞歸卧龍陽山中而山人復來訪索余終序其詩太末去余居七百里險絕盤桓山人不走權勢有力足重山人者而問余寂莫喜且訝亟沽酒燒燭得悉叩山人所畜業焉山人曰始吾為詩見有為之者物時其外而吾揣於中時非無獲而不

書

去

聖

得者嘗十五也今余之於物也遂之於曠然之交矣而不見其際也吾之動於感也至彼幽然之原矣而不見其昧也不擾於嗜欲而獨遺吾其九襟然紆吾前者皆吾所欲道也筆之於書而不知有言矧工拙耶吾如是而已余曰茲獨言詩哉進於道矣爰者余竒山人謂能外升沉富貴不介急急也而獨工其詩今乃而後盡山人昔韓退之送高閑上人云其肯近禪於物泊然無所好則情事刊落無以發其不平而其技

不工是亦迹其屑拘於方云云者烏乎然夫詩何為者顧天地萬物激於耳目而以語道其精彼不平者之所起衝然與物為擊以已之情而逆物之狀則有對鼓吹而泣者又安有得於天入於微而傳於後也古者才人逸士或寄傲於山川或耽情於飲博幽人離煩羈臣祿客亦以其怨憤雖為未幾於道皆能執此以拒塵垢而薄世味其詞亦時造於微夫深一情者拒衆情拒衆情者露天真則其為詩也猶之寄焉而言

海運誌序

卷一

七

海運誌序

余往嘉靖辛亥視學廣右時吏事寡暇輒取全史讀之觀古人攻戰處以按覆輿圖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輿圖相質正余為刻於省中因益知海道自淮循岸嶼薄燕薊便甚宋宣和間議攻遼而諸臣不知出此僅遣高藥師以一舟使金往返若陸其後元人通海運於都燕為得策且悉考當時載籍無言海中壞運舟者意即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藏其語二十餘年隆慶辛未余起家復守藩山東會河漕告病

海運誌序

卷一

七

朝廷遣科臣按視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通運事不就余曰即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叙其說上撫臺以米試之驗語聞會科臣疏上遂下通運之

命而余亦叨轉督漕身踐初議募舟集糧時中外尚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

嗣又廢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銷奸萌之志

都燕大海在左肱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來群臣論著多而未果行茲遇

聖君賢相英謨立決而微臣沐適奉

廟略叨奔走再闢茲途在

國輸常暫多寡惟意所施非

宗社萬年靈長寧遂效斯計耶今而後始敢布

其說取前後題請移冊及海上道里行計類為

誌凡二冊檄廬州守張君大忠刻之以識大都

云耳

壽我津梁公序

卷六

七

壽我津梁公序

隆慶壬申中秋宜城太常胡公自汴以書抵淮曰是歲之十月五日梁中丞公父我津翁壽七十初度憶昨歲使齊周旋中丞公於翁有子姓義此君所親也慶當有言而君雅與中丞公尤篤其可以辭沐嬰起拱手曰此不肖所欲言而特無間乃今其敢猥以不能為解余往事中丞公得讀梁氏家乘世以德閥冠真定至我津翁兄弟尤以文學起聲翁卒業太學以中丞公貴

封故棄不仕閉戶讀書談道足不過有司懲行

全備周鄉曲範後進蓋純德也天錫壽考寵渥

數轅計旦日適以中丞公三品誥封若相期然

余與胡公不復道宜獨道中丞公之所以壽翁

者時座有客曰願聞其畧余曰人父之教子以

忠若耕處穫而子之以忠榮親也若籌取探余

轄左藩于齊中丞公實撫焉地維泰岱三脊五

雲此七十二君之所登封金縢王簡羽人奇客

之所駐貯也桃中之奇三十四物可以反少而

壽我津梁公序

卷六

七

鄒魯舊邦臨淄遺俗皆洽中丞公七政之齊而度一變之規者父老黎吐豈不仰璧輪叫天闕祈靈于青輦開情于紫宮以其垂昭遐之聽哉中丞公以德澤沕穆庶魄乎齊陬而父老以屬圖祇若於報稱視今之累趾敝車捧金鑪香而乞為福者功相萬也倘以是壽客曰岱雖隆崇司木主東編氣未周也願更進之余曰公自齊人豈不以地當中會翼京邑而標九州非得齊之德未能綏之耶公正憲焉實主嵩

高二室震連大穴霧竊修途軫轡幽巖隧奇縹
集伊洛據河受汴彼之秀異浮丘太乙之窟宅
也顛葩獻珍含精吐華之祝非二周之遺民而
三川之秀士與公洽以德彼報以祈蓋若曰公
雖恒產也而於人為申甫若於嵩有鐘焉則翁
固命於嵩者而壽其舍諸客曰氣中則粹則未
於壽為宜然非其至也於君何如余曰往太常
公之使齊以膠萊河之故也功大而不可畢費
鉅而不可經中外疑駭時中丞公相謂曰海可
航也何煩河為哉介一葉之輕實三千之粟一
試而夷險初得再試而決漢畢觀語聞
天子曰其遂輸焉故木玄虛曰於廓靈海長為
委輸其驗也公時親行歷視陟磴盤高瞰天吳
之瀛滄撫大塊之浮沉視其嘘吸百川則力足
任重荷拔五嶽則靈應祚國於是候勁風揭百
尺維長綯掛帆帝望濤遠決飄然遐逝蓋十二
萬石一起三千不日而屆新濟此

示社二百未聞之途而中丞公以一言定策公

既以其功幸社稷發海靈而海若不以際天蕩
地之威為公作量耶語以東海比福言無涯也
余且以是壽翁中丞公行以所業澤四海統百
官通海其頌末也而姑以狀翁未涯之享似矣
客曰圖公之功祈翁之報盡之矣其書以復太
常公

萬詠樓集序

晉人祖玄虛為冥莫之語無當於理然其挾天
地萬物之奧不可廢也余嘗憶孟嘉之論樂曰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夫自然之為物
祖也是生生化化冥莫而不可迹者也以此語
聲可謂入微顧嘉以肉為自然而不知物各一
自然則絲與竹有不然者耶此嘉之陋也夫自
然之泊於物也無始無尾無內外不可湊執而
誰與名之彼且先天地天地罔焉一芥萬仞同
根其權孰得為始物化已盡而不與物盡一生
一死一今一古獨立不偶焉為其尾物生有吟
矣而彼無吟也幽潛淪匿元氣衍游離婁失視

轉其辭而為內外理故夫為物萬有自然而
於音乎詩者音之成文者也萬物森列彼各
自取揲括吾前而不得止與之一字其若擊與
之萬言其若窻不以我率而從彼而與物俱止
於不得已則詩之自然備矣其急若弦而朱之
而非絲其沉若協而比之而非竹嘔嘖寂噉填
咽叢出而不肉也則詩之道至矣余友沈三洲
君有道者也杜門偃棲抱膝自足三辭聘命曰
吾志有在也往來築室西湖上烟雲魚鳥刻鏤
搜遍而萬詠成焉可謂博矣其矢口立辭不主
於法而法莫之違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余
所謂彼與物皆止於不得已者耶君高視曠度
嶢然不緇身不逐世而世且迫之君其以自然
應者耶余既刻其詩而以此發其詣君得自然
而不知其然余識君之然而不知其自榜嚴曰
非自然非不自然其然不然孰得其玄君之弟
洪學于佛而有得者其試以余言叩之且以告
公之親若詩者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七

翰林編修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記

一重脩馬平縣儒學記

國家之制悉天下郡縣各有學而集士於其中
有衣冠揖讓洗爵俯仰之容絃歌舞蹈族類齒
比之樂詩書飲射優游用以漸摩其禮義之心
而消融其剛柔偏勝之氣而達其襟懷經畧之
才然其具煩煩有堂筵位序稟餼牲器棟宇藩
垣之用取給於有司有司急簿書期會而不暇
加意則傾弊寡陋無以為觀士遂心厭苦之業
亦就怠而莫可統攝故凡有司之視學謹不謹
與士之教恒相為重有司不視學士不治身其
不稱名職一也然有司之視學顧其身雖不足
以表率有掖誘勸督之功而能以法律齊下其
所理供具有時而不訕其過而觀者不至蕪穢

為可嗟嘆其節目足以應朝廷之格則有司之責粗得藉口而士之學不至其心未純氣未融才不備則不名為儒間有司之良者於其應格之中不特求以姑塞其責而凡供其需備不肅而集欲以勵翼成材以濟于盛而為之士者乃不能以實應之因陋守舊偷怠自安而邪僻功利叢襍以盪壞荆棘于其中則不惟以不名為儒為可羞愧而有司者援用以辭其責然則有司之責易以塞而士之責重且難此又其辨也

士有志于學雖不賴有司猶得以專致自治其得於天之氣與所謂心與才者無待于外也而有司雖有學而士居其中不以實應則有司為徒費而負其心然則士方為有司所賴以濟其相懸又豈獨交為重哉廣西馬平為邑附柳州學建自洪武四年中更數修至嘉靖三十一年而又益壞殿門廊序悉荒圯荆棘滋蔓時巡按監察御史朱公方按部柳州崇儒右文極意振興慨然為病亟敝府相工量財而顧知府

徐推官伯相奉命惟謹始更庀集程役悉塗漫駁落薦易蠹朽誅荆立壁而凡學之殿廡堂筵序位及士子之揖趨進退始煥然得若干新蓋不踰二月而且噫是非所謂將以勵翼成材以濟于盛者耶何其備也然則自今以往其應之則在多士蓋物之不能無隆污者時也思其極而亟反之使復其初而完其美者志也夫學則猶是而已思其身稍涉于不肖則真切惻懇不遑自安而摩垢剔治之功震厲緝績涵濡優

養以俟自得而凡荆棘盪壞不使得暗長潛伏於中知日明德日起心純才備以求盡所謂無待於外者則有司亦與有庸焉而

聖化漸染磅礴不遺遐遠之盛亦行有徵乎非二三子而誰任哉公屬某以職當記成事故並有司與士而責其重者於爾多士使時觀而自勉焉

北流縣遷學記

言有聖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極造化

之變而至其指易簡之途以使人修其身心而進於道者則有若孔子所序九卦而復其一也五陰疑汙凡天地之間自草木蠕動之物其抱氣待息者皆剝落歛伏消縮以反其命幾至於漸盡而不知天地所以發育之一陽已遂萌動於下而不可遏雖其未至於暢茂碩美而造化之未嘗息者此涵畜而托其始也故周公於初爻為復之主則係之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而孔子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蓋有絕以為續之地有復以為失之收燕倚並宅動靜不偏天地之心君子之學則皆若是而已天地之道不能使其不剝而未嘗不復君子之學不能使其無過而未嘗不復方其身應情感並物而出非其生知稟賦能無出入于其間而其昭靈獨覺之地固已有感然而不安惻然而自辨者善學者思其身之不善與行之不底於道若焚溺焉故方其惻然之頃以遂去其感然之心利性淪淪

務必窮討改雪以律於中正方其覺也非明則不辨比其改也非勇則不決收是道以進則行無詭飾而功嘗切實猶之陽續於地而陰剝不盡而生物之心於是可見故曰天地之道君子之學皆若是而已矣孔子當周之末思以道援天下不得退而與其徒續千聖之緒當是時其弟子之盛通六藝者幾三千人而哀公好學之問則獨舉顏回至指其實則又不過曰不貳過而已夫孔子不倦之教與其徒周旋於孔子自顏子之沒孔子未嘗輟講而罷業而三千人者亦未嘗遽軼而散也而孔子則繫之曰今也則亡是何其取不遠復者之重而待三千人者之薄耶然則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非顏氏之子其孰當之而孔子精一之學非顏氏之子其孰承之而所謂明辨之解六藝之能皆學之餘餘波汎而孔子所謂好學者不在是也以孔子之教僅僅得一人焉然則後世之辨之不明而不善不知又或知之而文蓋緣飾將以

欺於人以為無過而不知方自陷於有心而不
悟者則亦無惑乎其日遠於道矣故余又嘗以
為顏子之學復之道也廣西北流縣在萬山之
中地僻而俗稍朴故有學在城之中與縣治俱
始至弘治某年遷于城之外已而又遷于城之
西前阻于縣而後近于城堂皆湫隘而殿廡卑
陋士子病焉適巴縣任君惟鈞由戶部郎謫尉
永淳來視邑事以白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公得
請乃聚材鳩工議遷于始地居城之中役不及

民而費不耗公凡歌吏齊祭庖湍之地靡不新
廣美充周二月而畢噫何其速也夫學之隘而
陋也固可庸于遷而復之矣其經費度於官而
經理責於有司自一瓦之覆以至成學之廣可
以督召而集計尤而聚者合資於人也然方今
道喪學絕而如北流者尤號僻壤二三千方病
科舉聲利之襍沓而記誦抄錄之陷溺沿於夷
土之風而禮樂絃誦之廢上不以教下不以習
行以應有司而無復志於聖賢自起居食息之

微以至於言行之大庸無有隘於心而陋於習
者乎誠有是則不待有司者為程其進退而父
師為贊其修崇而不知遷焉復焉是無乃急於
外而遺於內亟於耳目之所覩記而忽於意念
之所潛伏者與某愚不知學

朝廷不以其不肖使視學于粵西三年于茲矣
頻頻其令而曉曉其聲固亦欲得遷善改過之
士思與共明聖人之學以塞其責然孔子不能
得於齊魯三千之衆而予欲求之於粵之士豈

書

卷七

七

五

其心誠切而望誠修耶雖然庸詎知無其人哉
始之明終之勇乘其惘然感然者克而治之不
使一日一念留焉易之復顏子之學如斯而已
矣任君以學成來請記予因次其說使勒於石
以與粵之士勉焉今而後學之隘與陋雖復得
良有司如任君者亦得謝其責於二三千子矣

東鄉縣修學記

東鄉宅與民祿故為寇區乃正德八年以兵夷
之置流民之復者連割鄰贏徙孝岡而治焉而

學因以建是時甫去兵燹肇畫大都而材用苟簡因而盡其緒其年縣請於兩臺以贖緩修之簿李紹芳尉楊華王方董其事而知縣林大章適至乃刮磨漫漶易敗折午開文昌前廟後堂廡祠門廊悉改舊觀諸生遊其中絃誦揖遜神移爽暢棄去隘陋蓋自置縣以來學校之新始昭然在耳目矣學博士某某率諸生詣余請記其事余進而告之曰二三子知始置縣者之勤乎剪去蠹賊以鳩瘠民而後興禮樂以教弟子此其為茲土之念亦寧有既乎然余聞之唐虞之世有苗之患密邇封圻其所以禦之者不過命將出師率以優游居之恬然無事其後率亦不為患而至其相與儆戒於朝廷如嚴敵然易焉不戒弛其防者乃狂震驚朕師之邪說殄行焉寇以殘民虐剝層曾不如坐而論說者可咄嗟而弭伏也且東鄉自置學以來諸生戮履而斐然耳目不見戈甲百姓抱子長孫黃枕而寢亦惟無事是賴於此有創而為邪者

其何以能為茲土化此樂耶由此言之二者不當相視而唐虞顧後彼而戒此焉其亦有說耶嗟夫彼皆聖人者其為慮遠且深也凡國家之所寄為治亂者在士而不在民而士之所養先心志而後肢足誠使患寇誠亟矢力可資強謀可借知一夫先陷而勝之事已風解無復他患其所救有形也積習於平安而雍容禮樂號稱晏然欲以其中所養之士為天下用而奇衰倏怪不根於性命人心之說得出於其間使賢者用以為疑而愚者藉以為實不攻其肢足而攻其腹心其於亂豈有量哉江西號為理學名區而二三子有志於學者然以予所親記今震於世者非佛老莊列與夫貪利趨勢者之入於心也而其病有四焉大而不漸浪而不約玄而無當任而無所持有一於是予不知其於聖賢之道何如也踐履之極進寸退尺後生獵涉剿說則肆然不疑忘其不足講張修碩則茫然自聖彼誠知之而姑為是名也故曰大而不漸事物

對治無事則無所從力然有本原焉非事事而
庸其伸縮以求比於道也今為之說曰隨事加
功則日出而作憧憧若求亡子焉磨稜合縫以
求當而卒似近而遠也不堅其軸而輟焉不正
其柁而帆焉名之曰弊舟與車故曰浪而不約
先王之為是典籍禮樂名物器數儀章以寄道
也精不物則無所寄物不精則敗 以是為學
者謂非執是以畢其性命而要亦不當外是以
求其所謂性命而空玄邁往者視若桎梏而贅
疣也內極於虛遠而外要其空曠其弊偏而無
所循先王之所以寄道者棄之而舉求之於不
可知而後生用以為疑由是則繼之以叛故曰
玄而無當心之 聖人本爾也性也而氣稟焉
習勝焉今之運動者非其出於天者也戒慎恐
懼猶懼其有時而弛也而今曰性無增者也任
是自然也故曰任而無所持四者相應轉徙高
明者往往移而蹈焉而執以為是彼老佛之與

功利三尺童子知之而豈其患是哉

國家養士二百年學校遍天下而邇年以來不
復有能有繼往開來之任以繼孔氏者豈非偏
說奇論有以震於其間執東鄉士今誠安且有
志使彼一說得厠其間其於心蓋不特盜憎主
人而已是舜禹之所以不能化而辟雍闕宮之
所不能易而進也而修學云乎哉二三子恍然
曰某敢不猛省以無負良有司者乃請書於石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于今址其
規制改創事載先學記中迺隆慶二年戊辰七
月晦忽大風雨郡中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頗壞
民廬舍而學廟因盡圯垣頽榱瓦宮牆齧露士
以病告時郡守某縣令某以請於

督學副使林公某議協慮同始稽贖銀市材用
率工而修之起於明年三月畢於十一月易朽
紳壞塗丹泰級凡廟序器位門廡懸車翼然咸
新士居其中頓去湫隘而即新爽學博士某某

率弟子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於余乃進而告之曰維傳士弟子之歆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品有司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黜黜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廟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也而今完焉是有司之事具也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於是矣昔周之季也迫於戰國是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橫議邪說詖行掉臂其間楊朱學為義而流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而流於兼愛二子又以彊力聲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於四方士之學其學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幾與聖人之學相為壘敵有孟氏子生於其時力起而排之嘵嘵其詞以發其弊而天下之人方信而不解顧以好辨目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於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為世道之一亂時無大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距之也以是繼三聖之後而隆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不在禹下豈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九年於外矣過

家不入智俾於相度而身疲於船楫歷河渭傍漢周行薄海僅乃免民於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孟子以空言口舌與之並功焉然則仁義不當之學術其害乃與懷山汜濫漂擊而壑斥者若是等歟楊墨之初為是也其旨猶以為仁義乃其弊至於禍天下以勤孟子之擊然則唐宋以還士居於學宮冠莪而綦斐侶俎豆而狎鍾磬號稱儒者苟其意一毫不出於仁義乃徒以佔俳諧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為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辨又何如也

明興二百年學宮偏於宇內居士之秀者其中而歲試之拔其優者以為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為丞簿博士士有出已意道說六經四書者輒以為不式屏去不錄道術大同而吾臨海名邑士尤能以理學文章氣節著於四海所謂三聖之緒不在茲乎然余嘗思之夫所謂仁者非也自吾心之廓然者也有所必愛則雖摩頂

放踵利人而猶不為蕪愛也義者非他也自吾
心之截然者也有所不為則雖不拔一毛而猶
不為為我也仁之端見於孺子入井而實於事
親義之端見於有所不肖而實於從兄惟自吾
惻隱羞惡之真心而貫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
稱物平施自協天則而何有於邪詖此皆幾微
之間毫釐千里楊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
以其事也則是仁必待於摩頂放踵而不蕪愛
者不足以為仁義必待於不拔一毛而不為我
者不可以為義牽外事以合心而不知率真心
以對事有高難之怪行則矜名者共趨有可循
之途輒則逐迹者爭附遂使千古一真之學脉
掩抑而不明如是則雖孟子微極其弊謂害於
政事而倡天下以其排之非過也然則多士今
日所以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遏人
心之橫流者寧有外於仁義矣乎而所以為仁
義者亦寧有外於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
而達之無所不愛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

學其責常相效也有司視學之類圯而不以關
慮者其過為廢學飭居安處其中而不知所以
為學者其過為負今工非旦夕程也財非棄於
地也有司者固不免於區畫經費親臨朝夕督
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吾心
之廓然截然羞惡惻隱者一念善反焉無待於
外而堯舜具是矣有司既先其難以辭於廢則
多士寧後其易以任於負耶是不肖某所為深
望之也是役也通守某節推某克始謀縣丞某
某皆與督相有勞焉而為之記者邑人王某新
甫也

乾乾亭記

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廣西韓布政威
魏按察使良輔王叅政橋康叅議朗王都指揮
僉事國賢李霖暨某入謁
靖江王因留宴于藏經樓下已乃徙席于
殿東偏仄徑穿林得小亭上覆以茅不彩不飾
環以衆木居之幽然蓋若山林焉

王頤某曰為寡人記之某曰王之貴貴食官
居為華美安所禁哉而乃居若山林是不貴勢
且無忘田野甚盛心也而敢虛命退藏其語而
未就也又明年正月十有五日三司官復入謁
時良輔朗已去而劉布政伯躍黃魚事大庶繼
至咸在

王張燈火樹與共觀于承運門語次則又申前
命且曰予未嘗不終日乾乾也某因拜而進曰
憶

王之東偏亭以為獨不貴勢也乃今則進於道
矣夫終日乾乾周公繫乾九三爻詞後之言者
皆以為易之理而不知此公之心也爻五君而
餘臣而四尤邇焉非孔子所謂多懼者耶夫周
之興也自后稷始蓋嘗與堯舜共承天之道以
粒民食歷更夏商數十世其澤於民不可謂不
久及文王始食其報然猶未能據天下之籍迨
至武王又有大功為民除殘然後萬姓有寧宇
焉垂紳搢笏放彘牛馬以示天下太平周公繼

而相之親則叔父宜其委綬以享諸侯稱制四
海而已而公方坐以待旦夜以繼日乾乾若不
敢瞬息安焉何耶蓋撫盈成之運者有敝壞之
防居極隆之勢者有降殄之慮故嘗觀之成王
繼立悲彼家難幼君天下稼穡未知且將有侈
心焉公所為陳無逸也二叔不亮其精白之心
流言以間上下之交東征綏輯猶頑民是或懼
亂公所為賦鵲鸛也紂亂初雪上古之制相沿
為野鑒其所未備雖魚鱉鳥獸猶將經之使有
成理公所為序周官也是其愛勞之心雖并疑
忌禍福之間而公所以任天下之重繼絕學開
太平以心王室者固不容於自違矣故曰乾
乾則公之心也今王之貴不減於周公而上承
天子中繼祖考傍聯

宗親憶

南昌王有大功於

國始封與齊楚諸大國齒也

高帝之心真如大地而都督之功明如日月

幾傳而之

王也某敢以為易哉而

王乃不自侈逸以無忘山林稼穡乾乾若周公之心不覺而茅不采而朴居斯亭也則有田功艱難卑身約已之思慎此往焉則謹守侯度戴于

天子以求帶礪之傳者豈有量哉故或問讀易文中子曰終日乾乾可也

王大喜顧咸等咸唯唯因以名亭而述為記

崇迪堂記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上言廣西視學缺僉事員宜以刑部郎臣某往

上可奏臣某當陛辭至左順門中使以

敕出俾某受以事事臣拜稽首捧歸而讀之至

崇正學迪正道則伏而思曰道學苟一而已矣

而何庸崇且迪哉是嘗參以二三至聖

聖明為慮不遺遐遠敢不竭此力顧菲薄無以

自稱有所負是年抵桂林則敷為檄以告諸生

明年按較既周又中擇其秀者合教於宣成書院而館穀焉乃取崇迪以名其堂而申告之曰二三子知今日之所以聚於茲堂乎夫各生其鄉矣而合併於茲是所歸之途同也人不通業而文皆準絕尺無繆戾以應有司其所求於鉛槧者無異習也公於所由售於進取皆能知之而道與學則方且憧憧朝夕未聞昭然辨其所趨向斯無乃上之人不素教而於本末有遺慮乎道與學之出於一也三代之所共也原於夫稟於性具於心敷繹於聖人寄籍於六經萬世無弊其亦孰從而易之故當大道未漓士習未樸人率其性慎修其學學修而道備淳龐篤懿方相竝而入於正而莫得參之故上純任其德教下純一其耳目學焉率其本分之不暇而遑求夫異者以自眩哉夫治天下亦大矣堯將胥而遷焉不得其仁則殆且亂豈有量哉四岳之所舉者宜天下之所謂絕力盡智之士而其為舜也不過曰克諧以孝蒸蒸人不格姦而堯

則試之然則聖人之所謂道與學者亦可識矣
故克於恒性著於彛倫極於治天下能孝而篤
至不格姦則其豈弟懇惻之念將溷濡怙冒罔
有乖盤要其冲和之極由是而平泰階莫二儀
祥符嘉生群品抱氣之類可俯而窺也是謂仁
者宜在高位是謂有關雎麟趾之意其他背道
挾劫以愚天下者聖人不任也正則純純則專
且廣以紀綱禮樂為恕施畢其照之所及而非
有所飾襲以萬物四海為度內滿其量之所極
而非有所增益君以是求士以是應古之所謂
道與學者不外於人倫日用之間非以其異也
沿襲滋久萌芽其間又聖人教養防天下之制
稍稍弊壞而駁天下之說出於際以號召天下
簞簞耳目以肥談者此道之始晦也以為日用
彛倫不足以為正道而率性遂志不足以為正
學或相與高遠而玄焉則為佛為老相與守已
而僻焉則為楊為墨相與急善而利焉則為智
為縱橫相與富靡而忘其為則為詞章為

訓詁治天下者襍用於強霸為士者睚視於他
途戶徑錯峙人人殊方而聖人純乎道化與民
自新達於比屋之軌不可得而復見矣又其似
者客氣凌競托之乎殺矯激過情滅損非分托
之乎節操而與之成而不顧其安標其利而匿
其害托之乎事功黜伏不光趨便如赴於心姣
焉而誇張險阻托之乎才術嗚呼道學之不明
也久矣士不幸不生於三代其眩搖粉墨者何
其紛紛也凡吾前之所云者世或共而攻之而
吾後之所云者則賢者幾蹈之矣真儒輩出抹
正之力非不竭盡而暫開旋塞自不勝其乘惑
於高明者足以推榜而士方相顧而師之也夫
斃其力矣而不可以為道與學不求於異而其
極足以治天下吾故曰聖人之所謂道與學者
可得而識也 明興二百年
上以敬一續承列聖之緒又臨天下久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弗使並進粵
以西號在邊徼而真士往往生焉故不以某不

肖

上所為慮惟恐崇與迪者不力邪不正因得稂莠乎其間乃諄諄不置則二三子又何幸而生在茲時也夫正者之與不正者辨其勢相為起伏卒未有長論古之聖人其崇與迪者既周於樹畜與庠序矣又裨以勞來策以振德明吾所謂道與學者而彼將自廢醫者之視病也其風暑燥濕之不暇治而必使脉理元氣克衛於腑臟而病且安故孔子不得於春秋退而述六經

重

孟子患楊墨與其徒作七篇程朱倡繼絕緒惟明聖人如韓愈歐陽修捍佛熾盛其聲曉曉故修以勝之者不在乎他

陛下悼道之不明士乃異尚且又慮在廣之右故指其途二三子當深惟遭逢顧自今曠然大變其習求之於心誦法聖人其功修之藝倫約之大中窮守其途寔為淳儒達則據其純而致行之又其道始於立志夫今之人志越而越志索而索一志定而百事理其指如此

東郊遊獵記

嘉靖三十年天下方以往歲胡虜薄城下惴惴戒嚴耕者釋耒織者停機士大夫北望報書若飢渴踰秋乃十月十日會人從北來言虜遂帖然邊關息肩時華亭郎中袁子奉

命使粵甫畢事慈溪叅政張子臨海僉事王子臨桂總兵張侯共撫掌言

天子當無旰食北顧幸甚謀所以慶此者王子曰惟聖朝以武興國至成化間太平又士始事

歌詩廢干戈文學非不彬彬然武事稍衰微矣此其效也今為慶且不忘所以憂當時者惟獵我衆曰唯唯張侯簡從命隸祇事連雨不果又四日夜大風陰翳盡掃明日遂霽三子坐振肅堂馳言張侯則凡獵之備與人皆倉卒具遂先後濟東江駐全真觀始集共上七星巖袁子欲入洞索火不得且恐日晏乃僅行時風尚蕭蕭騎執旗鼓吹前導步執兵者矜者網者大者先至而陳行二十里許至堯山凡粵之山皆創也

多石而獨茲山為土蕃草木故多鳥與獸余三人下與步行張侯先馳據山頂頃間余三人至聞敵聲問之則兵入林中起一聲逐之東北走矣少憩坡間觀張侯所擇置幕處又徙入茅屋下張侯列席為午餐酒數行袁子曰似軍營乎侯曰軍下營尚寬因究言平生在行陳間事令人勃勃氣動更起立的射風尚未息余不能中張侯亦僅得一矢移席置草間命酌湏臾則數士共生縛一鹿至矣張子不忍殺力為救解余與袁子曰獵而得彼蓋不用命者若置之則恐負獲者非所以倡之也遂斷殺之時日已曛取血置盆熱酒和酌後數巡暝色稍稍生乃不復興而令取騎時風靜木停獸驚既定人勇亦倦較搏者射者皆瘳而韃徹厨戒歸西行半里許顧山頂月出半輪如缺金盆光瑩繁林木飛動紫黯纔分余曰今夜月何清乃爾袁子張子曰不連雨不風不風則氣不肅雨後而風乃月所倍佳也夫方雨而不得行行而風皆不免拂

意而更為此月之地則人間倚伏事又何可定也穿林上下月益高林密天空無纖翳鼓聲旗影在耳目軍皆呵呵有凱還意而予四人相顧不復知身世何在矣聯一韻畢再欲賦而遠林下月燈火來迎列炬百數已逼城間不復能就登舟共濟橋橫水落江渺渺一望無際而月映水色愴愴帶寒浸人不忍去停橈中流許時城隅已下始遂分手別斯亦奇矣王子曰張侯老兵間耳目習熟而余三人皆書生今偶及此簡軍命射此余三人所未親也張侯狎客誠多然人事不齊又或在軍旅固未有出肺腑淋漓醉墨出城二十里踏皎月而歸者此張侯所未曾也張子登仕二十年予二人同年進十年皆官刑部萬里分飛捧袂如夢而連日會聚文武俱集張數會正其六十初度憐客美遊非復勉強此其不可必得者吾四人所共也夫獵亦大矣行陳搏捷皆兵之機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飭備嚴紀者治武之經也馳場矜力徽執受詘

朝鮮染輪者縱觀之技也法駕華旗因時省察
弛衛裨農者天子之事也振袞習節乾豆戎衣
一為宗廟而公奉天子者卿大夫之業也豈其
縱焉傷農缺時而功不圖者乎以予所憶記士
夫習登降非不安恬漁陽之鼓發府庫之鉅以
攻堅寇宜其靡也若皆素講則微其事也而可
後耶吾故曰為慶且不忘憂當時者茲行是也
袁子名福徵張子名謙張侯名經各為長歌一
什某王生記其事

朋來亭記

嘉靖丁巳余視學事八月十五日按南康既竣
試出居白鹿洞時興國吳明卿由給事謫居主
洞事也各府生儒至者幾三百人秋色霽肅月
吐而靜山高而遠樹杪水出石鳴籟靜書景禮
殿夜則巾篋數席蔽頭諸生環坐剝雞發幽各
有言起得猴溢歌聲四發振薄空虛解絲羈洗
盪激滯分侶引或留或起凡七日而解余與吳
君在微經中宜無有是而諸生亦往往音韻藥

咄嗟一旦遽會偕來宜其若挾飛仙與造物遊
已而步西麓得隙地而亭焉向攬五老峰余名
之曰朋來所以志也諸生有起於旁者曰五老
峴蒼峙者不去其亦何來構亭面峰人則就之
孰為去來人雖樂山而有情無情不相維也而
何為朋以是名亭義則何君余喟然曰二三子
居吾語汝朋來而樂非孔子之云乎孔子之教
於魯也布衣素王無賞罰爵祿以奔走於其間
地不足以相假借發聲起名而三千之徒亦皆
甘恬樂道無所市於世相與問業就正以畢其
性命不復求為寵也然其奔馳流離戈園木伐
甚至糧絕而不振非有爽暢遊玩足以娛厭耳
目而其徒相與結戀不舍終其身未嘗釋居則
談行則隨相與骨肉之不啻而世之炎而聚冷
而散不面則背若傳侶然者不得而同焉故絃
歌泠泠然陶情合真非世之濃醪於勢位之
間者而蘇氏軾曰其徒自足以相樂自充舜周
公而下君與相未有以易之也余與二三子學

孔子者今日數百之踪居方結軌不約而集地
勝情暢快於心而適於事二三子其亦嘗友而
有樂於其心乎且茲行也重湖險深風濤壯駛
雖非流離不可謂安二三子輕而來也其亦將
有求於洞與月乎風月浩穽遺骸是體雖未能
信其亦浩焉若有會於衷然其樂將為山與月
乎而以朋來也余之無當以吾一日長乎爾也
則師之矣余方與諸生略去隄藩無所事於官
方截然之制而山巔水涯非有所以相束縛者
余之樂於二三子猶二三子之忘余也而豈皆
藉於洞與月乎樂本性體活潑見前朋來偶合
所謂緣境而出不緣境而有者然方二三子之
未來也與既來而解也其亦有酣暢通發恬然
熙然若今茲者耶而樂奚以遽不宣也朋來四
集腹情合心沃浹輟轡謂其有可求而益我者
至如五老錯列拱立雲霧迷散倏忽變化境則
奇矣曾不能有所發以應我而余與二三子得
而樂樂而且亭以事之焉略去形色臭味而求

於無有之外然則世之求友者有是者耶不知
孔子之於三千其何心何事亦若是否也道體
不息學與俱焉孔子臨水而嘆登山而小天下
彼有取爾余與諸生來而樂罷而歸於此不求
而光景是留其於道也遠矣諸生皆不對明卿
起曰先生命之矣在易咸之九四有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無私心體也芟夷齟齬
無復纖翳則若茲月矣無私咸道也棄捐攀緣
空洞正志則若茲亭矣夫要於道而樂也則三
千之求孔子不為有心而五老向亭也不為無
心反是則朋從朋從則憧憧惡在其能樂也故
道法於孔子學與朋要於無私故學心若茲山
之月與相求者若茲亭之於五老則幾矣而遊
其庶有籍乎諸生皆劇然若有省也遂書之石
以記而附會者之姓名於石之陰云明卿諱國
倫從行者同知某通判某最後成亭且書扁者
太守劉君某也

嘉靖壬戌春余受命守粵藩以親老兼病不任行半道還從

天子乞休下吏部詞猶謂憐才不允顧移檄本郡督發不得已復西行次衡山謁嶽登祝融盡觀七十二峰戀其幽勝不忍去因卜烟霞峰下山路金市材結屋十楹旁為兩翼繚以短垣中庖馫頗具俾僧真誠守之名之曰會靈精舍以待予再乞而君焉客曰君特為奇見守官烏得入山且以親老謂不可之官顧能之衡耶君產

台故佳山水又何慕衡也予曰唯唯否否是安予心焉安問台與衡也且如予者寧久當官耶本以書生游列方岳竊寵祿餘二十載分毫無所建明平生負心其甚遽自引乞長委蓬蒿顧余有三宜去人言四十仕方疆而予多病早衰一宜去早冒風塵學力未固人傍謂才祇自知短苟緣加以重難情見力詘罪無所逃二宜去性爽坦遇事好盡人方驚且怒而予恬不意也三宜去萬矣三宜去抱此三者入山惟懼不

深故莫如衡宜去家誠遠益得謝牽挽親老幸尚善飯假令二三歲得閒專未朽之力來處茲室收召魂魄剪翦榛莽漫獨提挈真主磨刮光秘倘天與嶽神誘其衷有一隙之悟於道發明不負茲生心願長畢予復何求哉顧真誠謹守鑰灑掃以待我是役主者縣令孫君褒董工者尉某相度而左右者衡州友生甘用登華宗李世喬劉邦謨僧如濟也是年九月五日記

遊羅浮山記

余往按嶺以南圖記知羅浮山之勝列於洞天顧何緣得至其上睹所謂羽人宅云嘉靖甲寅冬官余藩議東巡既事還道博羅特以問山人人為余道其大致輒欣然甘心焉乃戒徒往遊是時十月十有三日庚辰也舟行至禮村走問道四十里日晏抵山下冲虛觀道士皆驚有官長來鳴鍾鼓出迎入坐定則既秉燭月東出步行殿上轉拜葛稚川仙翁祠見太白在西光主道南斗與月爭明躊躇久之出視王簡亭景

泰中以玉簡埋於殿前築亭其山上人云入下
二丈許而乃仙祠亦有朱樞二去歲遣道官齋
賜者茲二物出自

朝廷以寵觀中道人又別出銅龍九銅魚二皆
寤地中先朝物視余入殿背上丹龜是時晴土
釜暗中黃色若丹光焉轉行殿北繞出大門則
人靜聲寂池光漾沉而門西諸山風在樹中聞
閨若濤鳴時樵遠村鷄大聲始覺與塵世隔還
坐室中宦慮稍稍盡矣明日起尋食稍東出為

朱陵洞折而西不一里為青霞洞自洞徑北指
而上腰岩路始險然尚可與再數里至蝦蟇
峰則峻側翳阻且下步以繩引上回視觀不見
屋惟叢樹中而東諸山皆下列平矣五里許至
王女峰十里許至分水洞白觀而至分水皆特
有名頑石在莽中無他奇余固疑之而足亦病
然頗自強謂期飛雲頂來不至頂負初心歸其
謂何即如故所見猶當往遂事乃於草間炊午
次飽從人而西則樹竹交橫先以人兩手分乃

行不十里許道人指一禿顛云絕頂也時日已
向申再上三數里至頂頂禿無木獨生草蒙茸
而柔與他處殊其最絕處稍圓似有卜築形取
一二斷石上隱隱有字不可辨道人云故有塔
有飛雲見日亭皆不復存山劃然孤聳獨尊若
人君秉圭負袞而萬山支分派衍若連若背若
覆若堅若起若顧若屏若旗若鳥若犢仰朝山
為客東山多微茫不甚辨南東莞西增城北龍
門皆僅一叢中而岡澗糾纏繩引絲斷平垣斜

折如畫東莞稍西虎頭門分明兩山若闕而滄
海波平涵澄無際日光西照海中於雲際穿射
接地如練映炫五彩山方冬時草木落黃青相
糝粗若絨縹然而正西視五羊隱隱在青靄中
曠達千里仰觀象緯若低近白雲番在地天空
日晴風恒肅然云五嶺多山應無與並高即有
之或蔽障不曠遠仙人非絕幽不棲而古今所
稱道云羅浮羅浮在是也日勞足弱然眷不忍
去而道士以暮告乃下至王女峰則月出當前

途抱興歸宿觀中時漏下一鼓矣明日辭仙翁
行十餘里經鐵橋有趾不可登望見之焉度梅
花村至水簾洞水由山落觸岩而散流若簾注
一小潭頗清以手掬飲之而潭上有大岩刻羅
浮二大篆傍小字剥落不可讀號云至和宋刻
也更西行數里至寶積寺已廢獨杖鋤泉覆草
中泉深僅尺許傍與底皆石甃僅餘數小突然
汲盡輒復盈不汲不溢飲之味其視溪水微厚
隋云景泰禪師以杖卓之山泉而東坡所云異

蘇東坡集

卷七

香山

於清遠峽者即此西折復數里至黃龍洞洞在
山夾中有天華書院溪流徑東出在石中亦清
碧可鑑始時南漢主嘗夢神人指與羅浮山西
可為宮又金龍起於洞間故以名於是作井露
羽蓋雲華諸亭至宋興劉氏懼見計密於增江
水口鑿濠通山往來為航舟計則此地故繁麗
也然羅浮大都寺宇亭臺神奇秘怪翳蒼窈窕
之處亦往往為居人之所斬伐夷治已荒落污
濁觀前咫尺稍完而况茲所謂亡國之餘則

其丹青金碧拱楠埒祀之後當其歸命撤都適
足以轍人而資之爭而今已為樵夫牧豎之所
悲歌發嘯者是可嘆也名山辭澗不復自保持
而况大都幅輳烏有所謂久固不捐刪哉余瞻
然悲焉下山辭去道人以昌蒲竹葉符何首烏
萬年松諸藥將余又問道走石灣登舟是時風
恬月白舟人牽纜浪櫓無聲披衣獨坐因竊自
念嘗聞李延平先生云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
曉及遊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遊山與說春

蘇東坡集

卷七

香山

秋何有也將適景忘物者其心必精與抑山川
相之與聞禪家者流有遊方行脚間於登山涉
水而恍然有悟將無似之與夫春秋孔子之心
書也孔子行道不得然後歸而脩六經餘脩而
已春秋則作焉哉叙命討森然嚴備如有用孔
子者以是而已故其徒如子將之禮樂子夏之
詩孔子許之而至於春秋則不敢贊一辭焉
其情如此而後世以億度義例之心求之宜其
也其少讀詩十六而後事春秋後五年而得

舉始志在中絕尺規有司既其待舉其敢謂無所知此官者知閉門理業是時他無念稍爭其心於經傳問求之時輒自慚羞前之為後官學西以此課士時於周覽或有一得若欣然有會筆之於紙譬之村童田叟擊土為鼓計得自適不復問有鈞天廣樂而至其所謂精者固猶側筆曝硯而不敢議也彼數年之困求之而不獲而一遊輒得之而有餘則所謂屈首受書者真無當於道耶裨家者跌坐逼檟寢食不貳思父

繫集

卷七

三

將通故遇物一觸有以決其將潰之防而破其積熱之疽天遭神解間不容髮非山水能為人悟也而余方行宦有簿書案牘客決奔走以紛其外而奪其中不得專讓其精以待觸也審矣則雖寒衣累足而疾趨猶之無當而山之靈其亦奚以相予耶方在飛雲時憑高顧下萬象森列指點纖毫世遠塵穢爽然自快方是時心不寂而清其必當遠於簪第不知孔子之於諸侯是非功罪與大羅先生之所見者若是否也

而今稍自思執已了不可得然則余之愚其信莫之啓也矣雖李為世大儒任道闡經以詔萬世而余終知其無成何有於春秋方統榻屏營若悟若迷而舟人已報漏盡亟取筆書之以記

天聚亭記

自三代官人之法不行而士人仕始去其鄉南北橫絕東西距遯千里而命途音問不達而形影無親非夫子特驕流無家之儔恒無以安其職而行其志視其官如寄寓旅次懸金束馬而

繫集

卷七

三

文

歧焉使其地稍勝處猶差可以自慰而忘其寂莫苟風土之僻粵不齒於文明物產之疎陋無當於朝夕則其求去惟恐不亟又奚暇早夜思其職有所建為長久之慮耶間值之不偶而事情之難愜有遜其親者或扼於地得其地者或阻於家二者得一焉幸矣一不得焉以祿而仕勢不得去抑其志而違其性曠其職則督之以罪而不知處之拂其情不得已而擇則地猶處其身而親乃天之倫其緩急較然嗟夫以此乞

於朝廷則有省不省而朝廷於士人亦不邇求其私士人皆苟且欲去其官此善治不常見而今孫氏天聚之亭所以為可記也孫氏望族世居貴陽去衡山幾千里而孫君慎齋來為衡令衡為南嶽莫麗南維應天午位五帝三王之所望而祭焉往往神仙達人之所都所產竹木蔬藥珍禽異獸奇峰幽谷皆載面經其土誠美而去家亦遠則君亦得無有距逃之願乎俄而其弟侍御君以貳守常德姪督學君以入賀皆

齊東野語

卷七

三

便道至衡與君執手燕聚骨肉同氣聯鑣齊騎登所謂祝融七十二峰者摘文披藻掩映山川侍御督學用以觀君所展施及於民里為循吏自矜家聲而君亦訝其有佳弟姪皆育藝詞林文物標雅結轍當午應文明之地曼然驚衡之父老所未覩也於是衡人相與謀紀其盛卜烟霞峰下亭焉而名之曰天聚余謂今士人所不能兼者君兩得之以暢其志而安其居三年政成薦牘累被比遷去而走人索記於余余往度

衡君為余築會靈精舍於山中與茲亭相望而余往歲嘗事侍御君於廣西僚督學君於江西今又雅善君也適余又以親老在遠求去其官然則記斯亭者宜莫如余用以請於侍御督學二君慎齋名某侍御名某督學名某皆由翰林庶吉士記者臨海王某也

時雨圖記

台郡僻際盤山負海土無所產富商大賈無因而至民脆弱憚遠行營四方田一有水旱他無所取給惟束手待斃隆慶戊辰大水已已連水穀價湧貴民嗷嗷思遠徙貨釜鬻兒猶不得給乃庚午夏初又大旱種將不入土衆情悵惶如在湯火相規為募時郡守南海印江張公泣語人曰太守來此連值饑今又不雨其何以濟乃獨吉度素聞引罪于神天俄大雨連注三日足四野於是田夫婦子呼朋拉伴牽牛荷犂星代播種老幼撻鋸伐鼓助勤而學士大夫城市小兒色喜相顧始有咲聲竊相與語曰使天

果五日不雨則無種十日不雨則無秧有雨而
先且後則種而傷其奚秋之望又相與語曰
往歲張公憂我矣然原則易贖租則乏公施
粥則不繼苟若思我以雨時且足也無發不蠲
民自具饌而伊誰之賜庠生某人輩造龍陽山
中而請曰台之民士知侯念民至矣然一措念
而天地若將應焉其道何居余曰洪範有之貌
作肅則從革得性故時雨若公雅度服裘居無
情容穆穆濟濟以表諸儒者其用天顧享乎曰
公蒞之以往矣然公居身則然非為民故也余
曰公恂恂儒素奉無侈麗而舍若蓮廬園有剝
菜而門絕苞苴夫庶德之柄也倘天是之格乎
諸生曰公操持自筮仕則嚴矣而匪直今茲雖
民受其賜而以是榮公未盡也余曰公往為法
吏精律比聽斷盈庭裁中適情圖無冤滯而案
無留牘奸吏屏息不眩白黑公之才而明也天
其不顧享乎曰昔之弭旱者有理冤滯者是則
似矣顧有以進之曰今之為守令者創事以立

名名得矣則事不勝弊妨民以飾聽聽美矣而
民不勝疲以為吾苟遷且去其於閭閻之疾苦
則邈焉如秦人之肥瘠而何深計耶以公之才
其歆舖張更置鍛鍊以收振作之聲非不辦也
而顧純然飲英就實矢心以平政其於水旱豈
荒之際言必戚然如惻矜其身也視百姓欲置
諸膝如撫摩其子也其忍一毫有妨于民而以
便其身面乎是以含受垢紛而委曲披露智數
不用而道德有餘計水旱之後民不逃且死者
徒以公在也一念之所通上格皇天而下通民
志惻怛所注鬼神通焉其於捍禦災患猶指之
掌而一兩適時其又何疑之有天以兩報而余
以兩占公今治行已甲列郡而他日以列循良
必有同余言者諸生欣然曰是得公之心矣公
不侈天之貺也而吾民無以寄吾思則相與繪
為畫悉狀田間耕作喜雨與公初禱之色而述
余言為之記

仙鹿園記

刑部郎中海鹽錢君選文為圖以壽其父東俞翁園岸臨大澤一老人美頰脫頰蔭大樹下頰卷且哦從右繞出一白鹿傾向若素畜狎者筆意清絕持以問記於臨海某生某覽而謂曰君厚祝其親茲仙也而直壽和予生少好長生說因涉知仙與禪家藩籬今衆所共知者仙必龜鶴禪必龍象其所取不苟爾也禪姑弗論仙人名丹以龜龍取其位氣而鹿無當然世圖仙者必有鹿豈以經有鹿食栢子千歲化為白邪予謂萬物靜則息適則生而况所謂丹者故言仙取蔽塞屯蒙又守雌黑常居下此其大致也予與君俱為吏旦起入省視文書呈情律議人生死又弁見周旋修刺往復候謁咸加之意不敢失尺寸焉計日無多頃得帖然者此與君同而至有執除日即較某速某遲扣門待遷禍福升沉叢乎其中機械防範森乎其外又予所比觀者夫士能樹功策勳或文章忠義有聞於後即不讓仙而但竊升斗澤泥符忽不知河清之

不可俟也此又何以稱焉而是老乃得并棄人間事據岸臨水傲睨其中與木石伍無競於念若是雖無鹿吾知其壽也又予聞鹿善駭不慣見人列子好奇謂海客無心可群鷗鳥予始不信然余髫時見鄉有馬禪師者忘其名最有道每夜秉燭驅魔走山谷間六十里遇虎摩其頂而過之躡之者無不落兔問之則曰能不怪虎耳不怪即虎可狎而鹿又可知也然則仙者以鹿証其道心者邪若翁年八十三矣故曾為太守後竟拂衣去其以厭而歸乎厭則棄之必絕而其于山水之間樂之必真彼我界限則之必盡其執卷長哦時將無有鹿馴而擾之邪有子有孫成而無佚流而知止藏而無迫若翁之壽至於斯與引而未艾雖至於長生久視者其必有道矣余家天台列名洞天其幽絕處皆天造地設頃者家居使童子執硯墨荷褥席隨杖屨所到皆可哦而居焉視圖中岸澤奚若而惜余方滯刑議繇羈而不能去也慙文劃然曰是可

以為記矣遂忻然書之為之圖者安邑李子朱氏

舉遠樓記

淮和堞有樓趾西隅而峙三維臨河曠爽無蔽舉目倚檻一望數千里渺不極矚方漕舟南來未集也則登而跂焉懼其滿而滯也既過也則目而送焉促其征而過也過則慰歧遄則藉送蓋周旋於此歲率三餘月余名之曰舉遠而因以觴客客曰何居乎其名之也余曰

國家漕東南吳楚揚越之粟四百萬石入燕京卒十二萬舟萬艘越江遡河南北皆盡際而余又輦通海運自淮薄登萊轉北道行皆萬里可不謂遠乎

成祖定都燕始漕今幾二百年

肅皇帝之末漂溺輒報聞繙糾相過語色憂而計訕謂幾無漕矣乃今

天子冲年即位

聖若賢相輒驅群策而以微臣督事萬舟相御

三有後先蕭鼓旌旗一色相望三月而畢渡淮兩道並輪奏之日

天子色喜群臣相慶六軍衛士安心飽嬉蓋信舉之矣雖然此非微臣之所能也客曰幸終言之曰自漢以來立國者是不一姓然未有全盛二百年者茅簦萌動輿圖分析詔命且格為云漕耶今

十聖代興深仁厚澤二百六年于茲而太平全盛無枵鼓之警此非人所能為也唐之季世劉晏在江淮兩歲而運三百萬當時稱之則曰宗臣曰王佐光昭史冊今余之劣而一歲致四百萬非微臣能勝晏以

國家過唐遠甚餘宋元不足道也夫矢初激則求深聲始宏則韻長今漕計完整鼓舞蹈厲不啻如陳蔡樂始定時在二百年之後則自此萬年可預知也又何憂不振如葉者云耶客曰有

天相與慶而劇飲焉醉則紀之以詩且為之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八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東一

啓歐陽南野尊師

某於指揮來捧手書得萬福之信且循循誘教
悉根要領開譬昭然針砭中病忽不自知其身
之在遐方矣新命特出眷注世道清穆之占正
人登進之兆方今禮議紛紜儲位未定正四海
倚望之秋鄙意即欲尊師引道未會有路上聞
蓋大臣就位自有濟時總主之思彼以遲舒為
言者特在小官可耳路公正叔恭倣不同來書
示欲服闋即行天下幸甚虜寇方疆國計疎濶
如某微臣此腹背之羽也尚不能無杞人之憂
尊師待君待相負望四海計必預定某謂兵食
之乏不足為天下之患而其最當料理者惟在
人心士學不無疑忌交病每舉一事必先求安

身之處身既安則國必受其病是以每舉輒誤
未見有萬全之策即今表正幹旋必圖濯此而
後積衰可振非吾夫子而又誰望也出閣講學
已覩成報天下胥慶

社稷鴻休尊師入主大典自有薰陶感導之功
此又天下陰受賜而不可名言者非某一人之
私慶也某無狀苟度歲月頃嘗請陽明先生並
東萊南軒二公祀持此以風初學感發人心良
知同然寧可終畏顧某自非岸上人未能以手
援溺者也學校人才根本而今所以學政之不
舉者咎在教官多非其人俟尊師蒞事之後尚
容嗣具啓聞得賜酌議吾道之幸薄命數遭家
難始被于火繼苦于兵家君多病日夜思歸屈
指待滿以去遂作終焉之計後便尚當具請尊
師之命萬里遙天瞻仰斗極伏乞加愛珍攝幸
甚

東二

某往度王山僅得一問候遠道羈跡未能一寄

寂與殊為懸念其祥劣稍知趨向即復奪之依歸不惟不念其四顧却立限仆是眞而且命之教人強所不足蓋往日因循內視甚烈又在陶鑄之下忽不自知其中之何如今以欲仆而後虞不足而後強雖此志不敢放却而意解窺見無從填白時或有安其繆而以為是者是以馳戀函丈夢寐未能自解也別後惟去歲在敝廬屏居山中者累時迄今未得停足此地道遠員缺時多兼署雖此官亦不得暇未能以心照事纔煩輒有靜想靜想既生惡外之心益甚病痛自覺然終不能強邇來視在左右殊無所長進但以稍自體貼益知此心本體原自與天地上下同流一着念起旋為障礙而本來分量有未能盡繹念夫子所謂致知孟子所謂盡心只是去私一部工夫如今人磨出鏡之本體則萬變萬事靡不停當此是合下自得自悟決非湊泊裝取蓋如是下手則本體原自明廣而工夫亦自切實其餘紛紛縱有燁然者終是玉屑不可

暇時時以此諭之諸生中亦自有興起不知以為何如時或札之輒用成篇再錄以請貧人說金未見真相統惟夫子逐一教引遠道一言終身之事也此間後進甚聰明但氣弱不敢承當之病深入骨髓近已聚各處百餘人有志者於省下教之必拔去此根方可有進然中亦有一二不凡者日相與推明舊教苟不相負皆夫子之澤也山中不知有同志并及門者時聚集否宦中原自誠未能動任性往往柄鑿甚至有已行而思之久而自慚者春間欲引病已專遣人請命家君尚未得報容便附聞眷眷之意在書院中一二有志者不忍相棄耳于役邕州為文以祭陽明先生以功業文章歸諸學問出自近見不知夫子以為何如錄上請教即日東道蒼梧王君行附問安否時事比虜之形衆所共知而旱荒遍野苗人交趾皆動浚財已劇而尚患不足外變未寧內憂將繼此亦古來事變相繼之勢顧策將安出計夫子定為係心洒掃門

瞻未有指期遠寓伏楮神慮飛越苦次更祈加
愛以慰儒林幸甚

三

向日請

正之說蒙示以篤實光輝一語日入玩貼自覺
滋味無盡可謂始末兼舉表裏並至今之學者
種種作用蓋皆在求其光輝而不知從其篤實
未能培根而作枝葉之想宜其有萎然者某謹
拜賜揭之座上且以致之諸士矣若實得此四
字法門也時事方多尊師居禮樂之司上以誠
懇事

聖主下以理義化後生直贊之暇燕之部事紛
紜尚聞不輟講學樞末之次宜有能確然上承
宗古之傳者波流四達非吾道興起之會耶斯
文幸甚幸甚 二王並舉冠婚諸事處度悉中
典實真識尊師苦心然

聖謨實為淵深四海社稷所為倚賴者非尊師
而又誰望也某竊林滿考雖咤咤之聲肯騰口

說非本躬行故終無以感于士子日慚且愧深
負師門教初若得遂以考行冬間可入拜門下
承望顏色然亦未能必茲以承差去謹附眠食
天氣漸暖伏乞為天地生民倍加保練幸甚

上男白厓秦先生

某罪過積著上延先祖頃得訃家君并家伯叔
皆有書語裏事謂亡者長已矣獨今謀所為序
勒貞石為不朽令名有文且知汝祖宜莫如汝
男秦太史先生汝其以狀來吾將伏哭而乞焉
某涕泣敢再拜上狀以請自古持立獨行者必
附於青雲之士其言足以詔今而傳後者以自
求見於世而其子孫之愛其祖考之甚亦必汲
汲焉而求之生時同其地不同即數千里奔而
致命其侍同其地同其勢疎不同則又宛轉攀
緣悉其力之所能致以求不遂以泯滅惟生先
後不同則卒無可如何徒咨嗟扼腕自恨其逢
之奇也而孝子慈孫之意於是為窮其地與時
皆同勢又親乃不得已而執筆焉是非徒其柅

立無以光昭耳目而為子若孫者抱痛無窮固終泯泯也故嘗謂周之士其佐命之徒與功者定著在誥書其後世勲碩多言則見於左氏惟其初興也伯夷明天下之大順扣馬嚴詞其餓守窮功行烈矣而史者諱言之當此之時游談之士不得指述摯節焉以無所憑藉故不得發明也至後數世孔子稱其求仁得仁又數世太史司馬子長為之傳而伯夷之行乃始概見於天下人人同聲孔子引其前子長推其後志協語合伯夷之所以至今不泯者翳二氏之由夫伯夷之行亦烈矣而猶藉於後世其他有待而垂述者又較著也先祖早負英邁業家之舊不遭奮起無立朝特著之勲又無因緣出詭異殊怪之行以膾炙談者然純龐篤懿擇地而蹈本仁奉慈規履教化上以承先人下以啓子姓自杜及老怡怡熙熙廓霽坦夷孚信鄉曲蓋信純德之士而秉禮守道之徒也狀所稱述間多遺漏而聲歎亦可概見大都獨闕下東史氏之衡

人士以褒貶為華替誦法孔子而雄文軼駕子長頃緣孤孫某幸出門下備洒掃承為先人因得素自通奉光儀亦數數矣其為相知豈有量哉夫生同時同邑里勢親不疎是同不待數千里奔命宛轉因緣悉力自致又不必扼腕自嘆其逢之奇然則今日先人所以光照後世得受一詞殉之名山以其副使子係寶焉如大呂鍾非相與重襲而藏焉者非衰杖詣閣下之門而誰哉先大父不敢望伯夷而篤志守道自成且不孝孤與孫之心其亦何極惟閣下垂憫亡人邀孔馬之惠憐棄事之虛賜之以銘使連城之壁匠氏一顧倍價器市則豈獨不孝孤與孫拜賜雖長逝者知自附鴻漸翼將不痛其黜然於地中矣其籍先大父之教語其狀中初知學問為文字以應有司今乃羈孫不得簡簡歸視葬事且拜乞門下外官無假與他便例即歌棄去數十口之家待官以舉火某之進退痛楚狼狽敬以不腆之幣馳人代請綴筆伏楮神魄飛越

惟閣下哀其志而察其情賜垂納焉

上東洲屠先生

某以山海樛材濫塵仕籍東浙僻產倖連桑梓之鄉西省趨班更隸屬員之秩晚生小子已瞻斗山守格循規尤深圯覆雖碩德重望矜式盡徧於士林而滌蕪更心沾被獨徧於末品一官初徙萬里遙馳積貯霜臺緬心雲路恭惟門下望薄海宇眷深庠屏更四十年秉精純以膺存注歷千萬轉屹砥石而障狂流固有老成人存華嶽非翁依賴而誰與歸時下陽生福與時會伏乞軫念朝有方新之謨邊有未殄之虜極意珍攝俯慰蒼生某竊伏粵濱不勝延歧慚無報稱以玷門牆茲緣便附候眠食伏筆不勝惶悚

與蔡白石太守

三月入柳州始拜閱慶遠來手書中所發揮皆出自胃臆獨得一洗訓詁此豈獨衡之諸生受益抑且夢吾道有人矣幸甚幸甚獨序中所謂靈徵明浪自驚異以評象山恐或未安蓋象

山之生在宋末年彼親見訓詁剽竊為學者之大病而其神悟超卓又復脫去蹊徑故其言曰六經註我雖其見之透而救之切語意誠有未圓而直謂其糠粃六經母乃罪之過乎今其書具在其訓學者常曰束書不觀則恣談無根其平生自所汲汲亦常博洽群籍非淪空虛故經能載道而不能自弘人以明經而後能弘道然則註我之云推究其極似將至於廢學而其見之透徹則有不可得而廢者某常謂鄉里細民不識一字而愛親敬長身無過失似猶得為朴實之徒而儒者號稱博洽行與實刻多言亂真白首無歸則其相去之間以不得已之心權之將有必去此而取彼者然則象山之云又烏敢以為盡非之耶某少知從事於經以為學絕之後至象山而始挈示體要洞徹本源私心推之以為功不在孟子下而執事之書自當傳後辱在教愛故敢綏綏漫及一得之見伏惟裁擇如某言未當更不厭再示因得請益鹿門亦來茲

七朋友聚集深川喜幸不宣

與趙大洲先生

京邑歧嶽之日已久顧俗吏分曹未緣瞻待然亦往往竊得緒論知左右文章節行用是益汲汲在仰望之外未幾因拜職此中之官萬里頃時懷抱謁教舒徐有待之意用是終絕然想望采素猶自謂士君子交分不在面不面雖不獲親承顏色而意氣向往相感有自在者差足自慰耳往歲庸患卒臨群議搖動而左右明目張膽指陳時事所甚急者壯士生氣國事增重道路傳聞之口猶足嘆息

主上眷存特設異職相待當時謂登進有日盡撫素養則豈獨左右大慰平生而國事倘由此轉軸改轍固吾道之慶深且長也而未幾則閣下詔責且尉蒞波矣萬里投荒孤踪落落雖有道君子順天朝野處之若一而傍視者能不為左右一扼腕哉全於粵中為名地薄瘠文雅諸生中倘得瞻謁固亦後進之幸大議不獲見諸

而廟然使遐遠一二生得沾餘波有所興起則天之為左右意或亦未易揣測固久相望今乃得報知已抵全嚮已命有司掃席相待不知亦有所休息不至湫隘以憂鄙人否羈吏相念能舍去遣人代候不覺縷縷秋涼旅寓更折珍攝為道諸客嗣布不具

二

更來拜翰教所示卿愿亂德與正已率物使人行有枝葉皆切俗學之弊又過以期待不肖雖執事亟欲人為善不復知非其人然厚意則安敢虛乃不一醒然反諸已也幸甚幸甚道喪千載人以其意為學夫其意真矣其途雖少具然千蹊萬徑要在適國彼於聖人之道未有所害特其意出於邪而其說近於正卒剿竊而緣飾之則其初本以欺人其末乃至欺已其始求以媚世而其禍乃至賊德茲非所謂鄉愿者耶非執事所謂紛紛何時已者耶習而不察久而安之安而著焉衆共仰之設又不幸使其得志居

其位而駭於衆則後生小子方且以為不可及而相率步趨之既依之其始一人其後合而和者數十人使又數十人焉則其說之倡也如揭旗以示衆目後之見其利而從之也則如水之就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中行狂狷鄉愿其始非不同而氣所勝習所奪未能無也故僕常譬之猶訟者也中行則直者矣狂狷則事雖有曲而彼以其為鄉村之人不復知官府之法也而方且直認以為是而屹不可動搖其訴於官者雖非法而其本心未嘗昧其原詞未嘗飾也若鄉愿則其事之曲甚於狂狷而其詞之直比於中行又其奸猾之性硬執之口燠赫之勢足以助而張之聽者方不知所以為斷而傍人視之以為信然比其得利以歸市人方相以為慶而後有訟而不得於官者將訪而就謀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其自外於吾道者彼其便身之苗雖少有得而不齒於衆則猶或置之彼既得係術於孔子而其陰意之所嚮乃

如市焉則誰為愚而不趨耶蓋緣道喪之後學不求為入聖而求為才能以才能為聖則已種下種子病根將發故有以眩之則靡然而聽然此猶其可進者也蓋以有求之心在可得而救之耳若初未常有志有求而直於世路上揀一好巢窟而居之則日緣飾而不足時竊取而有餘而其本根之地已朽腐而不堪入土矣故僕常謂今日論學更不須開立門戶蓋門戶多矣塞而閉之猶未逮也其切當人心而為頂門上針者惟真之一字是從古以來一顆真人丹也志真意切雖萬舉萬差吾猶信之也而况其不至於差乎志非意偽雖萬動萬中吾猶棄之也而况其必無中乎故匡章不孝三尺童子之所棄也而孟子取之少正卯舉國所視仁人君子之所取也而孔子誅之嗚呼是果易言哉孔孟取舍之極定於內耳今有號於衆曰吾學不入聖不達天德是淪於禽獸也是切如飢寒也又得致人從而和之則其進於善也若火銷膏也

而誰能禦之顧其承絕緒之後當習染之深譬之大風在長林之中其枝葉不披而靡者則何如種哉非執事其誰倡之非執事其將誰救之僕之志自髫時頗識趨向敢復自諉執顧以為自執事來此不獲一面未得稱述以正有道而執事昨又以貴體有恙見示雖不敢強但執事此行得推明所學以淑後進亦君子之碩不可得者且仕路風塵奔走南北誰能自定計僕按全不遠然飢渴之懷不能朝夕恐執事遂不日背馳虛此遽會茲遣人迎執事南行作山洞之遊倘可勉強一行鄙人亦得親承道論斯文之幸不肖之幸其亦何極三復手教輒又綏綏盈紙餘祈面請指示及經使無邪慝吾君吾相之責行且與執事樂觀之臨楮萬種懸懸伏乞照原不備

三

數年總別夏生念東行曾附小啓候記人茲四
半張生啓東始以手翰至風塵參差即寸楮

亦不易達何況促膝奉顏色也湖南大方溫竊茲役梗槩豫章滿目誠可裁之具而自顧非人不能有所振發時或嘵嘵亦以精神本薄感召未光來諭勇往近名及分別市人之教其精鄙人敢不佩服三省然茲事大故其難亦歆有所請質於門下者某嘗謂古今建官雖宰相之重可禡以他材亦可禡以他心至於為師儒作人非純然一路者不可蓋宰相求其濟事取其濟吾事已矣至如作人施之不當其人則不勸不當其時則不應非滌漉入於心髓則不孚非作用涉於鼓舞則不發凡此者即其人之學力已到足以為求然非具眼而機不圓則雖殫其心力以為用猶之無成譬之陽春之時薰蒸融液當無不生之木而受氣淺深風日寒暄之不齊尚有向隅而槁者而况懷好名之心則其發機萌芽已自駁禡欲以入人而使之動也是何異播麴而望穀於孔門之士七十通藝及孟子精神稍露門人便不得此後惟程純公復然有

頓非苟然也。明公其以為然乎？再後此意浸薄，襟市人則托之無賴，立定論則托之宗門，容不善則托之和平，而聖賢師友之意不復於世。官成材之寡也，衣冠市人誠亦有別如僕者。居官臨下，尤自不同。然但市人其跡則偶進而與之，未為不可；但衣冠其跡則蕭艾之心固其本然，而豈獨市人之為罪哉？市人衣冠今更相笑然，衣冠之不市人，其心與市人之能衣冠其行者，今皆十伍固湏俱服。皂白見前，自別此明道作人，所以不易而千載寥落，職用為嘆者也。明公欲聞某數字以見作人之效，某何足以為任？但朝廷不知其不肖強而授之，居其職則思業其官，以故不敢厚自委弛，以負士子能扇其風，不能強其動，能使其動不能強其成，一人之身欲其精神淪於數千里數萬人之間，此又國家所以責之者亦已。與古人成均里社之意不同，亦勢然也。一二有志然當收拾亦湏待其入仕之今亦未敢遽許其的確，特塞奔競之門抑

僥倖之途，嚴操持之跡，以賞罰之法繼之，使其耳目曉然，知主司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苟守之數年，當有變者。此則某之差自勉以報知已者，爾風俗漸耻治道大務，然使得居位行志，無所撓，則此官於此四字甚有關涉。日前光景尤為頂門針，艾明公負道德而教國子，已有成效，其何以分惠之，使得執方活人，伊門下之功也。懸切懇切，從湖西歸，殊病困適洞山公行便，謹此附復百種馳戀。未既欲言，方今時事方多，明公台司之位已邇四海側目，以望登進，年來獨得尤望賜教以慰瞻仰幸甚。

四

海寇雲擾吳浙之間，蕭然糜爛，東南財賦之區，不可使民殘破殘破之後，漕運將乏，此衆之所知也。然相持久則他變將生，得勝多則賊志將大，此尤有可慮者。

南堂之處此固非遠，方孤臣之所得聞，然調兵一節頗為失策，何者？士兵之精由賞罰之必行。

也而其所至必掠者則其貪性然也五千人法
當月人食四錢而賞勞牛酒不與焉月當二千
金而足已將七月方下廣西度其出期須十一
月可至南都計此時海寇已不知何如矣行其
遲遲至必剽掠即使勝賊是又招一賊也其行
無隊伍其居走營號雖使兵備親督以行法不
能禁夫勝敗強弱兵家何常之有此孫武所以
能使婦人戰也以土官之賞賞之以土官之殺
殺之以土兵之養養之則中原自當足用而尚
安籍於彼哉束手以待土兵數月不能至以數
月之暇團練挑選固亦宜辦往元末調楊完者
至臨安則遂梗浙西正德間調岑猛征桃源歸
而有他志此皆可鑒者則所憂又不在虜掠矣
承平日久有司微防弛備燕之吳人素脆逸一
夫呼於市則群相走避以故訛言相恐轉張賊
勢今之糜爛良由我弱非彼強也若又專以土
兵紛紛遠調是益助其聲也為今之計挑兵揀
練以厚賞招募盜徒及沙上人為可用而嚴密

乘其不備出奇以搗其穴劉之數陣以折
其氣則宵遁耳然後吾得徐而為吳人謀也迂
疎燕之遠臣不當該此以公有社稷深憂故輒
獻其愚南中得便倘一及之何如

五

去秋杪拜翰教知旆在梓里台候萬福色養安
康殊深慰忭曾不移時更覩公移官選部之報
南曹清暇而惜重有道冠式百曹稍稱善類瞻
仰然亦當自此陟拜師表之任係天下之重天
祐社稷顧能使大賢久在部署也來教剖論朱
氏學術深極幾微宗統之喻與夫莊生齊物之
論指破數百歲傳會之誤先生於道真為有功
雖使考亭先生復作當必引伏顧中一二正欽
請正者久涇胸中燕之書末有誘之使言不綠
此請益恐遂差繆會移官東行匆匆又阻西便
遂久不暇報非敢遂以自安也朱氏書向曾携
行自近年以來始覺其言之太多而意之轉晦
少習其業未嘗敢不正席向之而况敢加指點

於其間顧於心長有不協則浩然而嘆以為先生當我

朝尊之如此甚至而其於道猶有未受往時先輩道一定論諸書雖取先生晚年反悔之詞而要之皆為調停辯說之書終不能盡其所藏是以輒嘗於其間畧加標識取其有合於一貫之旨以自佩服而邇來粵西遂刻以示諸生然於序述之中微示大端而不敢訟言之亦恐以是獲罪於世而先生一見一言導破此真所謂瞞不得明眼者也假使先生為之當必於繼往開來有所裨益而某適偶合則屋隙窺觀與立於泰華當午見日均之是日而大小自不同爾學術各有所宗要不可使一譬之適京者要在同至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為極則而不當問其路之由舟而山車也孟氏之於楊墨韓程之於佛老待之極誠誠傷於急逼孔子與老子同時而未嘗有一言之及則其義自見其合於吾道者固當取其善以相淑而其畔於吾道者

自然別其途而不通如佛氏之學其於心性精微固與吾儒自有渾合處而至於其說之絕去倫類者亦決不容苟殉又何必其詞之多而辯之竣而於吾儒之所謂一貫精切之旨有所晦而不明乎且自末學既標士無真切為己之志其亂於吾前者自是自家有受病之處而原非二氏之為累也今之為仕者固皆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孔子之宗也而急切營進其脆輕肥者亦豈孔氏之初乎宗非不善傳遠失真是以假借剽說益贅增瓌噍噍之聲壘壘之帙要以侈驚於外曾不如披削燒染校莊斷臂者之實見真切某嘗有不如稊稗之嘆而亦安庸昌言排之耶至於來論謂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孟荀以後如關雎焉至宋南北之儒殆曲防道淫獨守絲域而不令相往來矣誠然誠然某嘗思之三代非通之而歆其用也蓋三代之時樂先備其人之生不入而至於家塾閭黨則

出而之於鄉社燕射不少而養於酒掃應對則老而寄於醕爵乞言其鍾鼓歌舞籩豆之具揖遜坐起之節又皆完備而其子弟即其父兄而可以為師而其百姓即其大夫而可以為教自少至老自國達都固無所以分其心志與耳目者質高則成而速質下則成而遲德成則用於朝藝成則專於一士無棄才國無二教夫安有稊思眩語以簪簪其間而號所異端者哉自周室既盛成康以後文具尚存而實意稍失至秦則悉掃而委之地矣士生其間非有遭際或生於大族或寓於大都或得其指授而又必其質之純明而無疵者乃能有所見明而其高玄之士又出於間各以意見為學彼歟此喙交相指目於是始有辨說之煩爭競之衆而至於宋而極矣於道無得則詞出於影響之間夫安得不謬於人求勝則氣動於彼此之別夫安得不激雖使其極多如山丘之積亦不過如揚湯止沸祇以助其虐燄而已以此而視三代則惟恐其

防之過之之不密也而尚安云取其某某與某合乎孔子曰默而識之易曰默而成之學者有鞭辟著力之功則不暇於言不暇於言則益力於行故凡言多者起於學不力才智入於其中曾不自覺此所謂今之惑人乘其高明者也小道微術孔子謂其有可觀焉但不可以致遠謂必絕而種類去其說旨而後道可明天下可治則使孔子為君周公為相以當今日不知其何以治之爾俛首默識六經猶有剩語故論朱陸二氏其必有辨之者如先生之功深力到為世著蔡言為知言行為篤行者正當自後進真之一字針其膏肓其則疚於心切於志某之所謂不暇於言者而况敢在紙上為埋身之窠臼乎先生以為何如中多狂瞽有便還乞不惜指示此時已抵南都門下同志當益集升座說法以需法兩非異人任幸卒畝之百種相懸何日得叩函丈新涼萬萬加愛以福斯文不勝遠禱

與茅鹿門僉憲

初接承差至知執事動履萬福且聞有乞休之意初聞駭且不信顧以陳經歷書未至不得執事所以不行之詳猶復自解以為有道者視世路險巇聊復高蹈不與紛紛者並轡驅走也此意久不覩况在執事僕素所瞻望即閉戶隔遠俗事益得究心聖學俗事益得究心聖學非特非特素降心哉幸甚幸甚且僕亦非嘑腹仕路恬趣進取者每見寂莫不與世脂膏之士若顧執鞭馮雖其有不當於道猶以為可以凌視酣緬非敢卑薄冠組亦安勞之致然也况在執事乃復相勸勉入為紛紛者執顧計有未可者不得不為左右縷縷想一駐足聽之也夫進退亦大矣仁者合視而博施智者取時而建業其素所抱畜非有所藉賴無以自見於世故附日月之光望屬車之塵孔子不得位汲汲皇皇孟子抱仁義數千時君彼非不知求行之為累而安且恬者之逸而完也彼其視所蓄積者若公共飢溺由已且不抱其具則亦已矣故植不群之志者將諧於世就不世之

業者不乖於時惟其時之所會不與已值行之所施曾掣其肘知其事之無成而且將羈焉以平其身而不得遂則始愀然自念而老焉緒於丘樊昧於晉接其心之所存若與世者為燕越不加喜戚然猶眷眷僥倖萬一於再遇曲為之名而不繫其身夫抱其具者其於出處之分亦已省矣而愚於其身侗於其慮者奚若是執彼以為行志之與慕榮者同事而異精高世之與忘人者同行而異致彼有所擇之也雖志有大小行有隆污然從長流者諸龍門擊嶼阻者賤泰華則孔孟者吾人之師也執事入仕籍十有三年于茲矣由吏部郎左遷郡倅歷南禮曹郎執事之聲稱無間知不知者皆知為國之璉璧而今有此擢官不過五品地不越廣西荒僻之方不出刑議之間則豈獨素相知如僕者將傍議者亦無不知執事之仕不廕且捷也執事特立之行藻繪之文不爾操筆侍采屏之間而使與凡等足長鳴之驥使服監車而歷太行則誰

能乎哉然僕意大致且以為有四不可得焉公
有其三而僕私其一其大者則先言之矣今之
乞休者非其親老則其身病僕知足下之無此
也而焉為號耶僕計執事駐處雖或行巡不定
然大較當在邕州東連廣莞南控交趾其士不
知學問而甘將蕩其民不知耕業而苟偷惰土
夷十一鱗次櫛比盜稱劇焉以執事秉符建節
宣其威令洽之德教則將改觀嗣有寧宇夫有
所及於物者一路非寡也四海非衆也此其不
可得者一也數之在天地間相為倚伏猶陰陽
迭承也故望之遠闕文正西行然皆卒樹殊勲
垂稱後世非銖兩目前者以公所抱豈遂淹於
茲行哉故雖若屈矣而伸存焉此其不可得者
二也往僕之得此地也言者以為瘴癘之鄉以
老親之亟遣也而始就職比至則以其地之僻
也政綱稍闕辰而出及已而退申而出及酉而
退無過往迎送無填委案牘一日之間得嘻而
起把卷而哦者幾半焉而他省莫並是其不可

得者三也僕之於執事自鎮江之別二年而始
會於都下今別者又四年矣意氣之授翰劄之
勤非不睨然而相與促膝而接稷下之談者惟
夢寐耳乃今得與為僚案公則視官事究治急
私則得請益德業治身心夫寄空谷者聞足音
則蹙然喜矣而况實有人也則其喜當何如耶
故僕與鄧西舛登臨之際輒奮袂念執事將旦
夕至而間亦傳書與蔡白石咸以仕得良友事
不偶然由此言之僕之望執事者豈有量哉此
其不可得者僕之私也執事惠然來則其便乃
爾而求休乞則又無親老與病之稱然則執事
其奚擇焉且事下部議不得請則終當就是徒
紛紛若其遂成則又恐傍議者不察以為執事
遂薄之也故復遣人速行李就道其種種之情
不可付楮筆者則有道者照而察之冬盡春初
掃舍以候館人望之切故言之深伏乞恕其狂
詆潯陽有便幸為寄聲李一吾聞已到廣東聲
問甚邇皆此中美事想所欲聞因併附上不具

二

桂林語別相對凄然即今已復僊歲人事推移
天道變化世世易度如此知已萬里之懷道義
骨肉之愛寧能一日遺去左右也宦路紛薄在
天涯中而吾丈睠然西顧中間所以指示而扶
植之者百計不惜已深感愧而昨北來吏承還
知兄部考之詞曲為粉澤雖聽者必知其出於
過情然兄之意則烏敢當也鏤之心骨不知所
報某之庸下無所取信於時然每讀古人書見
所載赫赫道德功業文章輒疾然於心以為道
若大路顧在足力或可勉及早年狂心盛氣徒
手馮河若酒狂之人口歆為帝比其醒也則赧
然汗下爾而今更旅進旅退徒竊祿以養老親
若太倉之鼠而兄以他日名臣許之失言之過
此其之所以累高明也若知已欲其為是而姑
誘之使其守身守志不待自陷於罪則某也敢
不拜賜論功行賞借重大名桂平之民至今猶
藉感死而相與思之不置負重之才忠勤之志

宜以此報且以銓部縉紳知有大畧則他日嬰
鎖鑰據經濟始基之矣某之慶兄者以此某待
罪三年誠為忝竊今又濫轉東藩常調凡才真
為踰分顧東歸不遂鄉思快悵倘得明歲以
慶賀行則入山有期或者有以報相知者爾老
母向尋夫人惠賜令郎書來詞旨皆不凡美至
定價所以斲而成之者有兄過庭之教然慎擇
師友以輔萌芽正今日急務程朱理書正亦當
今宜沉潛玩索此又某所惓惓者盛脍行紛紛
不悉餘俱在渠口中南北益復阻絕萬惟加餐
以需春擢不備

與朱文石翰檢

夙慕華名求抱如積雖暫遊西曹幸分坐席而
終翔東觀遂阻光儀得侍同朝雅俗非偶俄而
萬里被命三湘赴羈則回瞻故人益覲霄漢方
苗其候未附便緣乃忽枉華教先臨腆幣重錫
倦焉誨獎之勤情深贈佩顧此頑駑之資承匪
報瓊拜嘉登賜玩寵增慚而已惟門下秉璫淵

頤篤養洽聞况儲毓天衢窺奧秘室是宜灑翰
則敷暢皇極吐詞則據發玄微蓋遐羽固無卑
飛洪音自多遐響然某也竊聞之古史專官為
其得時自采緝馬遷序記亦必述父母襟聞起
居實錄惟本朝稍疎蓋錄防避忌修非考研是
以時有遺事事多遺詞前且不徵後自無述門
下以此才居此職是班馬之作行且復見於今
願特留心肆加討論使金石之藏歷代隆典贊
焉成書此補 聖朝之大缺而弘學士之憂觀

也左右能無加之意乎僕淺劣無聞綴衡學職
敢不盡心以求報稱但學匪師心何以待叩嘗
之垢鑑責照貧子索金自無能理來論所尋誠
負着鞭令叔官卑祿薄今又比入錢糧順齋亦
姑以裨其修途脚力誠無以庇之便附草芥候
問眠食珠玉盈箱肯分咳唾以及乃所望也不
敢請爾百種馳神臨筆愴惘

與李滄溟郎中

某少不自量竊慕古昔作者以為單思畢慮可

幸親觀其戶牖古今人寧獨殊哉已而事西省
案牘之吏日緣分慮於其中雖未嘗不及於暇
然未有不專于業而能達者百工之事非聚而
闕于其官則斲者廢巧者慢而况如文之精執
是以每把卷則廢書而嘆執筆則佇息而索蓋
未嘗不憾悠悠者之不足以語於成而將委其
素志以卒于無聞也居省中五年習知吾兄抱
獨向之志負奇特之才啓吻鼓筆蓋已凌西京
馳騁班馬中奮臂雄呼壓時之作者而出其上
而猶不自足日閉戶與古人為伍求其所未至
而增其所未高日漸月過若是吾兄於文則何
有也後屬不肖有萬里之命携籍南歸居山中
者僅數月坐西行自履任以來卒卒未暇向之
業弄者益荒且棄然則某之不幸誠無足長進
而又家遭多難日夜思望東歸則僕於此雖不
敢自謂時日之暮而識其存冉者之決不可以
極精而固已退舍迺矣時有所作皆率意為之
非其精也嗟夫士安能無施於世哉心有所知

不以垂簡策詔後世奈何與草木共腐也吾兄
專篤之志且又處省中久時取兄舊作及相贈
遺者讀之一字一法已即古人幸復靜濤旁
嚼華嶠英融液溢發待滿而放之沛若河海秋
高水落涯涘立出其行於世寧能自己乎士生
同時處同地已復分散獨其中之志有相期待
不阻限於山林川麓其嘿而符者今日非左右
之望而又誰乎僕其滿去職業之務何敢謂稱
蓋亦盡心焉多病行且得以考績行遂作終焉
之計自惟文章大故

聖朝雅觀如兄者當遂窮詣滯造使成一家故
聊獻納以畫於左右鳳洲聞已使江北復歸幸
出此共啣焉

與王槐野先生

某之舉進士也會門下同考禮部復緣外舅秦
先生之故得拜顏色然亦未敢以其鄙瑣之文
請於左右比東西曹門下以文章盟長斯世雅
推較後進使得畢聽聞以曉厥旨雖不肖如某

者亦承晉接每謁拜未嘗不睖然引而擬之退
而寔然喜以為門下之名振天下其詞之所出
逼古人氣雄而議高真司馬氏之流者而奚啻
不鄙且憐而若欲增焉是必有以取之而吾其
或者亦可與於斯文耶俄不自意忽有萬里之
命匆遽西奔抱其志以歸於寂其離索之鄉而
瞻視玉堂藐焉霄漢以其不肖使日得操硯墨
侍几席以承所謂欬唾濺洒之餘或者得窺作
者之牖而今之遠去雖一楮之便非專不達故
凡某之碌碌在奔走之間而文不加進者以去
左右之遠且速則其命之會也續朱典史氏納
來齋手書問左右起居則又婉婉若親文席居
頃之而遂聞公亦榮轉南院矣嗟夫自西京以
來更遷固之後雖作者凌米盭而大都繁縟若
加而朴雅轉散若醇而酸之水非不可以羞賓
客醪歲時而與味且失故釀自宋室而下其不
著於此義也久矣左右以閣中之英又會
主上右文學儲養登進之得悉窺秘室所藏今

又暫借移南中雅暇上鍾山望三江五湖吊六
朝觀王業所起博采縱觀益發胸中之奇某謂
左右壯遊將無藉於茲行乎史氏之業與國家
之鴻猷大典天下士大夫孝子慈孫幽人高士
之行皆待左右以表見後世幸為斯文留意加
愛

朝廷有大述作旦日且相召吏跡羈縻何日復
望函席茲以便荒素附區區萬種未悉統乞照
察幸甚

啓趙方厓先生

楊水田行曾附問起居計已登徹違戀之懷教
愛之渥有非言語所能罄者國家頃歲專力西
北故內變稍稍萌芽其間雖久安僻靜如浙以
東者尚有海寇之警不得安枕而卧則他又安
可不慮耶秋崖公而後區處已稍稍踈懲羹吹
薪事固宜爾然此間流聞又逼台城離纒十里
耳無憚之驗莫甚於此非有人導引其間何其
肆也即今

朝廷撫臺泰將並建然某鄙見以為賊志非大
在王帛子女耳苟滿其欲行且自遁恒懷攘之
後民不及耕倚海為生者今亦斷絕加之被劫
喪其父母妻子者鬱抑無聊之懷各思為盜以
自給此時萬一失處則內變有不可料者此古
今相因事變之常公有經時之慮有桑梓之念
且一言之出縉紳相與而守之寧能無一及於
當事者乎天下多故如一病軀一指之痛皆足
為患而况傍伺竊乘難訓必無則潛孽隱禍有
未可悉言者非如公者出力立論相與拯濟又
誰望也某竊祿已幾三年先祖墓木已拱不及
一展家又更火家君露居惟日夜思得考滿以
行遂作終焉之計心想如此職業可知遂成荒
陋以孤教引自慚而已何日得奉顏色以遂踈
闊不勝惓惓

與王東臺郎中

相別忽忽二載于茲萬里相懸故人天上偶柳
州徐節推至拜翰教婉婉盈紙教諭之勤戀念

之至即促膝亦不過是且贈詞律調高雅獎借
逾情兄之惠我即燕金不足為贍而鄙情依戀
左右者益屏營飛越矣京邑嗟咤不能數請雖
當時以分曹為解然畢竟安劣自恕非猛力求
益者也道緣覺入即覺處下手是謂致知古人
作聖不外此一事今人迷謬翻事枝葉難謂非
覺然非本來面目吾兄及此不肖雖愚亦能因
標見日顧在絕學其植幟戮力共期躋造非兄
而又誰賴也時事方多恭惟儀曹雍容俎豆靜
中所得更乞不惜分惠金丹獨自長生孫還荒
僻益就庸下如弟者則不復足道自湖兄同省
方舟共濟此一老楫師也不知促膝時偶念及
不肖否徐子溫雅可愛不負甄拔所示不敢忘
荒涼偶便伏案作報諸不盡言

與裘魯江

臨發盛价以命至匆匆先令報上敬携大教途
次旅舍三復不釋仰冀指迷殊切眷慕書中點
綴皆早歲迷心計入荒僻多矣顧此本選擇已

精似於渡海舟楫極為有力也言詮榛蕪真機
未息老蠅針針皆從天機上著刺故簡徑明透
入手便得端的且其解脫俗勞弊攻專致亦無
夾帶駁雜之病是以上者透底入聖下亦不失
為聲聞辟支今顧態本繁志分事樛而重之以
醫言膜語妄鍊育修固有不如焚裨者矣我翁
一悟真竅自在未得顧來諭審若有羨於彼者
固識長者貶已引教至心然下劣愚冥沉埋苦
海近雖稍長浸溺引首叫呼願翁無生不忍大
賜開濟庶知入路爾五月終了諸處遂當專詣
教昨已與諸生有約矣方因校役執筆番涎東
望馳神先此附報謝上漸和更乞為道加愛

二

暑中輒分手幾又二月僕在喧場中不知何似
度却而我公閉戶自休窺天地之奧以接聖賢
之心為後學樹表立則乃今則誠雲泥殊趣矣
前書又在簡中以塵勞未暇再檢一經道眼悉
提其綱要而指點之鄙人自後披對輒知趨向

公惠我則誰哉幸細加註心得以便迷臆公
此道自得深而信之篤已無可商量所謂不
實用終作克伐怨欲不行亦是自謙爾別幅
所抄此是渠家最捷利者然於心體已道得七
八分所謂彌近而亂真者此也公云格物欲釋
作格去之格然後至相發明可以無弊然僕即
未言觀之既云天下之萬象皆日光所成而十
力之國土皆本體所現則自於天下之物無復
有礙我者又何須格去而後為得乎物有格則
有取有取有舍則不惟以己性為有內外程子
已言其非而種種簡擇亦非佛家上乘則是於
上自加一病而恐不可以相發明矣且所謂格
之使去已則將盡格之乎有格有不格者乎盡
格則不可有不格則未盡世間自君臣父子之
大以及於昆虫草木之細何者當格去而何者
當留乎無物不有者道之體也無物不包渾者
心之體也以一貫萬物者聖人之學也編周法
者佛之旨也且格去外物以求致知則知無

所罷其於致知致字亦微有不可解者公以為
何如向來請教與觀公翰示之旨大約以為世
之把捉矜持者於心上加一事似非聖人之學
故立此法門令其解脫夫把捉矜持者誠非矣
然資稟不同而悟見有異誠使上根如公則可
若初學而語之以此則非惟使其漸入於禪而
茫無下手亦恐其始聞而樂而終將無據爾公
閱書有得即以見示此非公真愛我何以有此
故不敢自外有鄙見聊以上噴極知火食者不
可語於沆瀣之側然以博教知公不以為狂且
罪幸不惜再示令得窮思以開其暗焉幸甚望
其不日道匡廬四方諸友有集者惜去公遠無
由請借太陽以照辟迷也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九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東

與羅念庵先生

頃彭生去曾修寸楮代候計已得微不數日劉生至更奉手書展誦并聆口語愛教純至皆斯文骨肉之念鄙人何以得此於公古之人愛其

人則憂其無成然此道久缺來非一日而公輒以施於不肖豈三春雨露其沾於物者博則枯株墜枝猶有所不限耶感謝感謝洞中幽暇兼雙江先生同志來集商量發聞當必一洗陋習者恨羈踪在遠不得盡聞然日來以試事初解與諸生時時相聚聚即惟公舊教相與講求一時非不欣然有會然者如牛毛行者如兔角退省其私未見得力錘爐如公當一倡無前如其疎濫正猶貧子說金恐人未信爾但為之不

已萬一有遇亦須於僕收帆弛柁時看之今亦未可遽云也劉生口云云僕一見尚愛之出門即得其情次日以語劉南昌渠尚未信也然微聞其談彼所得一竅即康節所云天根者頗有來歷今人皆不知此泥中有寶暇間稍扣之似不可忽也聞公將移居冬底應多事春杪決可再拜顏色閣名欲擬觀復於公學力宗旨皆切苟以為可幸見報即筆拙甚當為公題置楣間以志鄙人一宿覺之舊踪也何如何如寒飲歸藏陽復伊邇伏惟閉閣輒省以為斯文章甚

二

洞中經宿竟以賤役紛紜不及再留以盡滌沉痼之疾行次臨江屬劉生教去以鄙言上賓病困不端冀在鑒恤自此入省則又從喧場度日而竟不及以一介上謝鄙中近手教拜指引泰拳乃別後之音令人再興眷眷之思然塵跡多羈良緣非偶石蓮真勝固已在夢寐中矣恭惟門下諸所抱負修持鑒有實際一切眩虛邀數

北玩良浪據執見成之病皆為洗却千載之緒
正蜀仔肩即一見光儀如鼠飲河惟量隘是懼
方物別來時頑心驚性亦為公鞭起以為可以
向進以不負遭逢指引之心而鈍根習氣相因
為患似又終當墜落來諭所謂到處應手便為
實學僕雖不敢自諉其敢望果有成哉花繁者
實寡膚賦者裏粗內外賓主有餘不足之辨邇
來稍知緩急而本體自在不息本然往往有不
湊合處惟先生何以教之懸仰懸仰近報天災

卷之三

三

甚酷應格頗失本實民室罄懸而繡斧搜索之
使四出吾輩豈可謂安枕之時乎山東之望蒼
生同心顧天地祖宗之靈何似爾小冊卷想已
揮就伏乞賜下明夏初當再西得又侍榻前為
半月之約百種馳念統在去口炎甚山居玉霄
清靜自非人間還乞珍攝為道幸甚

三

別來輒入喧中匆匆成病困不能數候每接芳
席輒荷甄陶而鄙薄雖誠知戴仰鞭策然又為

驚不能亟進也意氣承擔種種罪過更尋痛楚
即萬一得完解此去當入山中取公教逐一細
玩而服之倘不相負而未知其力果能否也昨
觀邸報九卿公舉皆以公名上徵書尚在旦夕
得聞之初忻躍不覺舞蹈此豈敢以一官榮公
哉但出處於公為大事而高賢於世關治衰太
平之兆還淳之俗此行可卜幸公自愛專人上
報者亦欲早將屋室掃除以為令郎畢事爾縷
縷衷曲何時面對天池之約則忙又在門下天
下事其可隔日定執懸切懸切將入試謹人專
候諸不細屑

卷之三

四

四
某自奉違以米數奉教旨緣自閏月為遣才淹
冗者幾月至八月初乃大發瘡疾卧床蓋二十
餘日而元氣亦疲矣多病之軀際此大方待今
日發病猶可謂已晚然獨眷念門下閉閤息機
道體益充粹不及而請教爾起廢之報海內生
色而卒終止聖道明晦自有其時然若天福杜

稷無公終享林泉之理願公節宣以慰蒼生母
以此遽自云可終逸也某居此三年無成近得
隙地為諸生習業講學之所前後有堂堂前為
一百六十間號舍堂後為祠園塹庭涵皆具亦
一方之雄觀也而發揮宗旨以示諸生非名賢
不可敢邀大惠敬遣學官詣案下萬惟賜之珠
玉以賁斯文則百代垂休實門下是賴萬里遠
折不勝懸切刻本幸速促之令完冬寒恐不可
為天池之約不知公終何如尤乞示知之諸不
盡言萬惟心照幸甚

與諸南明年兄

十年分手夢寐光儀高安錢學博至乃辱先示
長言眷顧約與共進此道故人厚意敢不拜賜
雖頑心驚性亦一掉發而力終弱未能也恭惟
吾兄館閣文章台衡名位不復敢增謏語顧念
自開科以來狀元兼宰相者橫枕而至矣而狀
元兼聖人者不可橫枕而至也不可橫枕而至
者則取數宜寡矣昨誦來翰聲聲以躬行為實

初作聖為深期展讀之餘竊自喜念以為豪傑
之生於世不數如兄之志俯仰千古振拔倫類
豈獨鄙人姑以同志之故敢私其慶耶不言躬
行尤拜至教願兄為斯文擔荷終此偉績使小
子他日得拜下風聆所指誨餘生之幸亦云從
也兄其何以振之新得風便不吝遠示矣甚更
乞為道加愛

與陳明水

令即與高徒遠至以鄙人還省之故漱手拜書
沈焉如對而奮起之心又作一番然長者拳拳
眷之如此非不肖子之所敢承也且感且謝學
術參差千古所嘆大約以粧綴枝葉與夫修飾
詞說則人各以見為地故有不同若實落從本
牀用功則自開闢以至今日惟有一心更何不
同之有即於此有疎密迂徑之差亦不過目前
稍異至其收功結局當亦不遠某嘗譬之腰痛
而撫者輕重下手痛人自得其非不愛之然
而之患決亦不能得痛之實際也功夫總急

皆是對質施為即有不同皆非忘功亦非參差
性空言爭高即無不同猶之指米意量多寡難
信此其所以能仰合於門下之大畧也彌綸參
贊着有上下心無二施或大或小要之皆滿其
不息之体量由此言之其於門下所見未嘗不
同也外幅示教九條知門下苦心貼為學者
提揭機要在門下之心已無可疑者然猶欲某
於此質正更拜虛已下問之心幸甚幸甚某細
讀之大約門下欲即物即心而格無正感二義
故以格物為格心以合於慎獨此門下之旨也
夫心本生道常應乃其體段而物無自性待心
而後周流心之所著為物心有正邪物無揀擇
此陽明先生格物之旨所以異於先儒者然陽
明有心之應處為物而門下欲去應之二字以
為即心是物此又門下之所以有補於陽明先
生者然自鄙心思之夫心之不正而後有不正
之應則於此必求所以正其所以應與感化者
以此合於慎獨其理未嘗不同若必去此而云

即心是物則心物對峙境歷較然而除物之心
或後生不察番成是內非外且又義精機頓是
惟門下透徹而用以立教則下機易疑或未肯
帖然信其然耳夫心之應處為物與即心即物
亦反覆掌爾而門下必云云者豈非以繞有應
之二字則便有內外於慎獨有不合耶然即心
即佛道一禪師初語後亦惧人執著旋亦云非
心非佛以救之即以格物合慎獨如鄙言頗無
不通而必欲云即心即物又不若以良知之應
用周旋處為物如門下初句為穩切也蓋此乃
門下苦心真切之見為先儒道其未備然意不
病而語稍徑則無瘡而傷之更費門下分疏與
後生爾疎淺管窺辱賜問故敢冒昧上請倘有
見教亦得以發門下未盡之蘊也何如何如二
生有志向進甚可喜韓白部曲當無弱技門下
云於此取鑄鑑尤恐是火坑就涼也浙中之行
如中秋以後幸迂道過洪都一晤已備語二生
當面白其詳時下深炎想道體萬福伏惟加愛

刻一幅并請教

與歐陽景初

僕在外百餘日歸來病困雖思念足下道範會
之便不能以一字問起居而使來遠尋以鄙人
還省之故且書詞婉婉下問更切至以錄書見
投尤欲其輒為批註此古人不自滿假之心僕
在仕路中所希逢者不惟以足下之卓識不當
問於淺劣而且今世之唱道立門戶者自謂已
知已能其於朋友取善一端荒蕪已久而足下

集卷之九

九

獨力之且借鄙人以立教展讀之後亦累時不
敢下手然竊又自惟以足下行古之道者也虛
心以下問且以其書見命焉而僕尤退縮自引
不薦其愚是足下以古人之道使僕而僕以世
俗之心相事是已負足下且今海內同志寥寥
如足下萬夫之雄斯文有賴即僕亦欲終此以
求教於足下故敢贈作氣目然下筆稍加評語
以附使返命僕雖未晤足下言語風采然繹書
詞音大較足下苦心精思鍛鍊通暢不遺餘力

而堅忍嗜好剛健自操可得之言緒之外自此
更無別囑惟足下涵濡靜養使其浹洽則立躋
聖地矣既喜且慰知同盟有人張皇羽翼非足
下而又誰望也已微有司約足下七月二十間
偕高生至洪都四方同志亦或有集者惟足下
審然顧我諸生得聞緒論其亦何幸書中鄙見
尚當有請正者統俟面道不敢縷縷近刻一幅
附請批教

與江少峰

集卷之九

十

某去冬獲奉顏色飲食教誨十年仰慕襟期一
旦盡辭自後會走奔卒卒未遑上謝非敢頑然
不知戴也行次吉安令姪以手割見辱展誦眷
眷披體當慶風和霽故人之意可掬而食也更
佩更佩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
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
才參天地通古今為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晤百
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加增粧綴者然
琢磨非頓養盛其積有陶鐵之志乃能有立今

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學術不明徒樹聲名而恣放肆是不可不為喆者也門下負海內之望若挽之一言當必有響應者鄙人願承下風得執鞭焉至於登壇闢宗豈暗淺之衷所解辨耶來諭獎借過當自識善誘之心別來輒幾歲頑心有根不遜斧鑿則復萌芽何時促膝再道此耿耿也象麓依然嗣是衣鉢者非

卷九

卷九

卷九

啓尊師張蒙溪先生

夏杪拜手書幣賜仰承鞭策以奔走列郡未會有便報謝負罪懷恩兩心俱棘人來輒誌尊師道發安康雖久達函席而寢問無恙某之所以差自慰者也往見所刻地畝及營表記仰見尊師體國忠君之心與夫濟時練實之策某淺暗大計寧不知忭戴方今號為多事大工肇興民

力實竭東南所患非特倭寇萬里長城非尊師而又誰恃顧拘常為日久即以款置行之恐猶未足以為緩急之恃尊師望重眷倚且隆破群疑而操獨見此四海蒼生所望於尊師者非特江東一隅而已也北遡鍾維何勝惓惓某校事粗畢荒畧無補時推明師說以與諸友相聚切磋然實則不至而其聲曉曉固無以使其翻然起也尊師何以振之使行適冗次謹此附問萬種馳懸伏惟珍攝以為斯道斯民幸甚

卷九

卷九

卷九

與李見羅

頃過洪都辱以珠玉見投長才厚氣暢不可遏至於體裁簡古與作者配古選比標作皆下視騷選固已竊喜執事決當有聞於後者豈俗子輩所得望後塵耶別去以一刻晤語未由得以最上一着奉獻左右雖知過庭之教與執事所自得不俟僕喋喋然私心喜幸如珙壁當前無不愛而欲珍護之者此區區之心比盛价尋遠翰及長言累幅皆留心實學婉婉有入路即

使僕再相處數月猶未有以益執事者乃今僕知執事不獨欲以文章推視一時而已也此體流行在天地間不息則為心欲其不息則為學文章功業皆其餘事了此則一通百解無乎不徹者此禪家所謂止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執事已揭帆束裝入此一脉則所謂吐英含華連篇盈帙者而復有體靜處耶故聊以來訊奉報大者焉未發已發自或問中所載程子之門人與朱子所論不為不多要已不可盡解而今日

繫集卷之九
文
事

當求之未發也則僕與執事未怒時功夫可以打點其為明者乎但求之於已發也既知求即覺覺即無不中節處而已發之和常人皆有之矣比及嗔時不知又當獨在何處以為未發則庸有夢時以為已發則無物在似此數論似是而實非似非而亦是者良以心之神明兩在不測指其一處未或不是而要其精微則又難定方以故須由自家體貼然後下一轉語乃見分曉爾若論其格則一轉語尤為麗贅蓋本體不

繫集卷之九
文
事

息不貳者也不息則常無起無滅不貳則一無內無外此執事所謂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無前後無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故子思指喜怒哀樂未形之時而謂之未發而其所以為已發者本體分毫不可得而滅有寐之名而無滅相良知是也指喜怒哀樂有形之時而謂之已發而

其所謂未發者本體分毫未嘗有所增有感之名而無起相良知之妙用是也學者之所以與

人異者正緣私欲紛拏而意見叢榛繞一念

起瀉淳失真雖其本體未嘗斷滅而於中和固已遠矣只是如此說已是饒舌此須於靜中密下戒慎功夫使其空虚明淨了然得所謂本體者真是不息不貳無復文字論說所能盡知於此自有恍然者而他岐之論始有歸一矣吾儒極功至於位育天地而原其得力乃不過戒慎二字是極精密極廣大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於此若復在紙上商量則終非最上一乘矣此章大段括盡聖學至於戒慎一段工夫尤

魯酒也幸覽而教之

與譚二華年兄

啟郡山海僻取自吾兄不鄙照臨煦覆三年于茲頃者晉陟臬臺雖風聲在望轍迹未移然閭巷村鄙終以不日覩顏色專慈惠為恨昨旌旆纔臨旋又東指倉皇不備不能淹車駕止信宿以一草羞進下吏即有幽情抑衷不及自達士民缺然懽吁慘戚迨明公既行之後海寇日煩松門被圍前所繼危桃渚將陷而幸存輕型也結而未去孤城重閉男婦竄伏爰被敵而不收秋已老而未挿農人一歲之計屈指計刻而荒廢竊伏假息一時秋計失今終作餓草數枝強寇不下萬餘先者未去後者繼增野火照天以夜為晝即某輩亦被數行伍往來城上聞哭聲而掩耳見火光而寒心稍暇聚語計無所出因相謂以為今歲寇勢大異往時即孤城可守則四郊安盡城生亦慶若使賊志稍得萬人合於城下經時不退城宇稍倦糜爛之禍所不可測

而况松海要關朝不保暮計必失守藩籬永微
惶惶無措而吾兄適在咫尺况亦幕下賜履之
地故敢諏日肅使冒圍告哀於兄敝郡自壬子
以後本謂無以聊生適

朝廷顧念萬里借重吾兄才誠兩合休煥生息
殫竭心膂使生靈拔於泥塗離於湯火以僅有
婦孺室廬於擾攘之中分毫皆兄之賜爾而不
意賊勢今歲數陪於昔前者經行今則也結前
者一處今則數枝防守益難危亡立決兄倘亦

卷九

卷九

卷九

顧念而憐之乎愚人妄意謂寧紹台皆海郡也
今紹興無虞屯有重兵寧波出哨壯厥先聲適
使寇盜萃於敝地人以為諸公之意以台委賊
某等以為萬萬無此且敝地即聲名貴遊之所
儲誠不及寧紹然亦非在海外如珠崖周亞夫
以梁委吳以梁孝王富強足以當其非若台之
疲弱不足以蔽寧紹也但以往事計之諸公為
台慮而不及寧紹而賊又適聚於台生死支持
之天數又見往事謂寧波自兵興以來用七

十餘萬金而自布政司者三十萬台州二十五
萬而自布政司者僅五萬爾見影推形亦無怪
野人之妄云云也今事勢已至此無所復望獨
以兄抱經文緯武之略握兵權與台咫尺而敝
郡又舊治之鄉無委而棄之之心今事勢危逼
若此故願兄不憚遠涉一赴其危急往歲賊在
敝郡適兄在治方略經營士民所悉方在圍困
之中有訛言者謂兄且至男婦忻忻相顧色喜
可望更生俄謂不來躍者復仆笑者復覺人情

卷九

卷九

卷九

大都如此而兄終不來是使其失望終無以生
是所望者一也兄休養敝郡三年而轉官適文
在敝地豈非夙有緣華將終庇之生乎吾兄握
精兵而賊又在海上意謂兄視敝地必先於寧
紹而今適後之危殆不援與棄無異能安之數
年而棄之一日廢成緒缺初心是所望者二也
兄威惠行於敝府信矣庶頗思用趙人田單終
藉齊士即兄無所不可而敝郡之兵思為兄死
是兄一至而賊當自靡是所望者三也兄負望

實明寇情近又告捷東南一奇是兄之聲施於天下也假使敵地沿河一城不守則亦豈不為西施之點乎一點不以為病而不若無有是所望者四也兄以海道為職沿海城池皆兄所經營前所松門勢不支賊一有失所無乃兄之職亦有所缺乎是所望者五也夫禦賊者不守堂而守門謂扼其衝也沿海之寇雖漫而必先敵府者乘虛也今棄台而守寧紹然得志於台者則散將往寧紹爾故為兄慮守台可以蔽寧紹而守寧紹者是棄台也是所望者六也為今之語必謂分有信地而台有分巡然此非令典也兄之來是謂守信地非越疆也成即不相分敗將同外使敵地一城失守而兄不至將委其責於兄兄亦不可得而辭也兄一至則存危城援死民無敗形而有成功是所望者七也士民延頸日夜東望而某等素在愛教力弱不能匍匐親伏案下一披私衷而有司羽檄大約拘嚴亦未能直達情事故備摺無告之悃以煩下執事

伏乞念危亡朝夕之望憐靡依無控之哀慨然一來拔其危而挽其絕則并州故鄉之惠生死骨肉即口碑尸祝不足以為兄重而三載生成罔極之在台者併與永存去人間關冒險情事可亮近聞軍門有行則發行有期數日間當率男婦除道路備燧燎以迓于東門筆舌未既伏惟憐而顧之幸甚

復朱鎮山先生

去夏相晤匆匆分袂抵領教益歸而未嘗不瞭然於心也交道大難昔賢所嘆况如門下素所仰望者即今雖濫竽貴省而竭來兩月冗冗不能以一字問左右乃尋齒臆翰教先臨且大都所道皆古人責善之義至於慎始令終尤於僕有莫大之益匪人雖頑心驚性亦不覺為故人一掉發而振起也感謝感謝左右實學高明閩中舉措為時賢所推真數十年來所僅見者貴省文憲固倍於閩而某也劣甚歎以效顰大方之固有如昌黎所謂不自量其力且見其身之

危而莫之救者雖然業已冒昧履任矣故人厚意亦安敢終默不為一披歷情真乃嘿嘿厚自避哉夫人才由於風俗風俗由於士心士心正則風俗淳風俗淳而人才盛然其機括在上之人實執其柄非其自能為也請謁之行其始上未嘗不善其始號亦未嘗不美也故舉而稱之曰薦材然上之人所恃以使人興起於善者有勸懲之法而已薦材盛則勸懲廢勸懲廢則賢否淆正額既妨則寒品蒙榮世祿之子弟既知其路之可通則固不必於力學而以勢為進取間閭之寒士既知功之不售則固將舍其舊業而以學為大禁是非賓緣婉轉之營為將使人習為不端之行而潛消默奪之所及乃能令人至於遷業本志而阻塞正功若是而求科第之不稱乏也不亦難哉夫古之明人愛我之恩厚而指其為醜毒五色之炫曜而指其為目盲千葉之繁花而知其少實至於大雪之嚴凝則曰此豐年也蔬食之淡靜則曰此養生也此其所

取決有非徒見夫目前之可喜而方為深遠之慮者况於人材之難培而植之撫而顧之猶惧其不長也而况道之以如是之習使其耳目易眩而心志惶惑日惟旁蹊曲徑之是思則一時不拂於人情非不相妥而其於風俗士心之一竅固有如飲醇沾醉豈不告病而麴釀餘毒流洽於脉絡之間將有蛆蠹耗敗而不自覺者矣某也海曲孤生口耳末學素惟豐草長林之是好近而貴省諸生志其不肖使之者欲其效衆也而不為地方人才風俗之是圖者是負之也負使之者是負其心也是豈惟不敢負其心抑亦未嘗念使賢者而居此則必有精神流洽於言語法制之外而如某者尚恐其不能守於言語法制之內是以自履任以來非先王之道則不敢以道於士子非先王之道則不敢以事卿士大夫左右三寶之云似當少塞以求不負故人示教之心然此亦必如吾丈者乃能行之爾千金之璧則大戶之所有隆重相顧一旦食子

懷之非惟不信且將摧楚而奪之矣然猶不敢
自諉者亦思為地方人才萬一之慮如其不售
其披簑鋤耰此癯人本來面目非曰今日爾也
吾丈以為何如不敢多言祇益取罪以來論及
此又縷縷盈幅祈知已者之亮其心苟其非是
亦欲以博再教條刻事事歸正可為世法鄙人
已多竊攘之矣令弟深生氣質雅馴乃見家學
水旱相仍聞尊宅至於樓居時下想稍稍安妥
種種未悉尚祈嗣布臨楮無任瞻仰

復林侍御

執事抱憂世之志負經綸之才薄遊海內博洽
古今其於收變致治之略猶燭照數計且又見
官塋中得以其蘊蓄時聞於

上是執事行且借籌倒廩以澤宇內也而抑不
自盈不是已而咨人不言天下而言江西其為
謙已誘人盡言未有量也職誠愚不才在左右
周旋者三月于茲旅進旅退即欲以其勤說請
於執事未會有路今辱賜問所言誠迂拙荅敗

鼓卒之千金倘博采者之門以充囊實則功瘳
收功猶能屬屑理也其敢自愛耶職聞之言之
難也苟高言之則迂不中竅是謂游詞卑言之
則耳目習熟謂為剽餒也然尚有似迂而可庸
卑有切理而難棄者職今日之言是也願以尊
古道其大都為江西北阻大江南啓嶺海西際
楚東薄吳越地方千里其人才風物甲於天下
其俗又特儉朴無浮華綺靡之好民強而好訟
然亦力田作百年之族大牙相比自正德已卯
以來晏然無事者四十年于茲恬熙洽暢文學
再賦衣冠之盛乃亦稍有渝繩墨者人習殷富
不見兵革故兵亦弱而不能操鋌乃今又賊盜
稍稍起矣執事所謂士習民風盜賊之陸梁兵
衛之寡弱征科之繁數公私之匱竭所可扼腕
而察眉者誠哉其言之也然職按籍籍江西之
寇大抵皆土著戀山中窠穴者漢不可考自唐
以來天下有事則江西之盜必起然皆虔劉其
而已未有能出壤外而崛強者 國家之變

莫大於姚源華林與寰濠然亦不旋踵就殄也
蓋民避征則入賊賊既聚則負固速滅則殘本
鄉稍延則動一省此事勢固然者自今日言之
征科既亟兵伍逃亡工役再興水運載路燕齊
之民趯然伺隙而動荆襄之路囂然喪其樂生
閩浙與吳苦於調兵山西北蹂連宣大危在旦
夕稍得完者陝與蜀耳此譬之長林遇風枝葉
皆靡其所為可扼腕而察眉者又豈獨江西一
隅而已哉四鄰無恙即江西弊甚猶可望援四
顧皆危則守之不足而出於戰其不糜爛可坐
而策也然此皆形可指憂世之士促膝而談及
世難者未嘗不撫心而思輟餐而議也然職以
為天下之患方有急於是者察之無形習之不
怪相視以為當然而先倡後和遂以成風此殆
若病酒者肢節萎頓腸胃內毒然不狂且卧也
而危在待時當今之士習何以異此故古者謂
治人無治法職謂治人為根本而前所謂大
變者又其枝葉而不足道也

國家設官自縣令而至宰相皆為分任
朝廷之責者間嘗讀本朝實錄見洪武求樂之
間士惴惴不遑寢食當是時法網之不能逃而
何安之敢言治之敢侈耶入成化弘治以來則
太平已久士無所事事皆留心詞賦然執理分
閭者亦往往傑出於其間操觚者議論臨民者
勤事各得其職不相舛也是雖稍遠於國家
憂勤惕勵之意而亦不失其剛銳有為之心耿
耿建立民思有見其效也夫制度法議凡以
相守而已今觀一縣之政日充廢弛也一旦新
縣令來照然更而新之則奸猾斂手吏民震恐
而倏爾改觀矣同是一縣前之廢弛者法制例
議非忘也其後之改觀者法制例議非增也得
人而任之是一令者一縣之心也縣令得則一
縣之政舉而法制議例者皆徒具也一邑若是
由此而守方伯憲使巡撫巡察又由此而冢宰
而宰相可知也職自舉進士來見士大夫之習
凡幾變向所謂洪武求樂與成化弘治之間云

者又其大致也一介之士縲入仕籍習見其先之宴安而華也以爲固然朝而作夕而息熙熙而起爲依傍溫厚之論相推相讓責之在言語禮文之間繁縟其儀飾甚或假貸竭囊以相從也盡失其勤苦艱難之意求其裘馬儀文之備矣而尚安有志於世耶每一事起則各以其論勝夫事不目擊其利害未可一二數也居其事者未及展手而傍觀者又各以其揣測之見相填委欲奉以行事彼是此非甲雌乙雄莫知所守比其終也粉飾其番成以求免於指議而已是以忠信之滿而廉耻之寡也內以宴安養其心而外以議論移其真剛心銳氣其不消然靡耶語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士莫重於始進進士是也進士宰相之具也 國家莫重於親民有司是也有司宰執之途也自早歲而濡足於宴與華也則終身可知也進士而濡足於宴與華也則大官可知也以其宴與華也則不暇爲國家深長思慮而賢者不過於其中能稍自持

爾相習成風自持者且將不利則自持者寡矣且天下非皆不自持者也然一念不出於卓然自立之衷則守雖不壞而民未受其福事雖未壞而其幹必不忠猶之農家子與執耒子其治家事也必不相若此固陶朱公所以不遺長子而遣次子也華宴之勝毛玠之所深嘆宋之中葉是末是也議論之多晦菴之所深嘆宋之中葉是也執事且觀西晉與宋之亂也豈皆其君有桀紂之惡乎士習壞則國事弛國事弛則民受其病受其病則轉而爲盜賊盜賊多則國賦竭加以水旱兼之以征科又重之以工役也此而言不亂者厝火積薪而寢其上爾此可爲扼腕而嘆者也故職嘗安謂國家宜另立一科條稽察士類令其未授官時相習爲憂勤儉朴然後授之政其華於裘馬習於交遊縶於儀文者斥之盡歛其宴安分散之心以爲策勵之地而每一事起必擇其人以授授之則不繫其手足不其番成據其終以爲功罪據其功罪以爲黜

陟而虛浮彌縫之論無由得據於其間由是則實心於事者有以自見而後生新進又有以取法必不熙然習為宴與華也而不可窮詰矣職嘗取唐淮蔡一事以為可為治天下更化者道也順宗委靡天下騷然憲宗自在東宮時固已有恢復之志自蜀平後即移兵淮蔡方是時四年之久河北犄角征輸匱竭而朝野罷兵之議紛然矣憲宗之心卧膽之心而裴度李愬又皆毅然為必取之計度之行事憲宗不制愬之謀度不知也度愬精決之心與其君合而諸將精決之心與主帥合上下俱去其議論以不撓其成也故一夕功成列鎮破膽使當時方士不進憲宗未崩河北不足平矣故以順宗視憲宗時則憲宗得其人以憲宗之初年視末年時則初年得其志不然則死守岷強鄰封相助背城借一猶足相斃元濟其可擒耶是可見法制議例之日詳不如得士之為急也士心正則士習正士習正則官政平官政平則百姓蒙其福若是

而尚憂於兵與盜賊與征科也職未之聞也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平居挾冊以談兵者是買名也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執一切以治民者是目論也執事既已有康天下之志又說得行以是倡之 朝廷聞之君相凡可以轉移士習者不惜更張自古不借才於異代而中人以上惟上所導數年之後不患無人此執事之事所以福蒼生而為社稷者也又豈獨為江西已哉職少嘗妄籌天下事敝帚不足采古云惟愈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聊述其狂瞽無當惟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與徐五台侍御

某聞古今時不相及士有披猷振藻建立於世者輒異年月有不獲同時之嘆此非緣分薄劣則風塵乖刺其勢然也猥以鄙劣濫竽湖楚而明公奉命來臨茲土不肖稟規承條得以職事日請督誨之且明公以宇內名流士林雅望擢才足以濟一世奇吐足以光典籍曠視無前即

有抱負者不敢以其所知仰裨萬一矧如僕者
宜其奔望日景渴委鄧林冀以邇清光而紆厚
眷也不自意擬明公才高一世而視若無學裨
典籍而內若虛勤篤引掖不惟其有抱者得以
自鑑于藻別而納海不擇於細流崇華寧辭於
拳壤謬膺俯恤顧盼生色三載之內優其過而
亮其愚使得安其位者明公之惠也臣竊私念
公卿不念士案牘不及文此亦有年矣頃嘗建
學興利千金不惜一椽之覆若庇大厦而光華

卷之九

七

昭回使有寧宇是明公居之也士習靡靡不根
真才移易獨以約束忠質救其末流宣明抵裏
若寐而寤百年遺軌莫不潛趨而默赴是明公
教之也凡此皆僕所承藉耿耿如是者而況百
事蟬蛩筆牘填委燭照數計不能動搖摧抑大
象敦崇禮遜分差靡鄙針心洞隱無不曲盡是
凡世之得一足以塞責者明公獨兼總條貫左
右逢源徒以不肖之身得日侍聽增其所未高
而聞其所未解古今不及之嗟在僕誠無以為

庶矣僕素不學問邇以病卧益就荒落尊嚴在
望範楷經心不自整頓恐益負教旨幾于流浪
無以為卿結之報然心邇跡遐無由仰望近行
潯陽肅箋附舁以問起居方今宇內多故才不
世出朝宇海內屈指待明公扶植之日久矣伏
惟早還使事以需寵靈使昭然建置庇祐
社稷則鄙薄斥棄入山猶得蒙餘蔭以終生死
又非獨以官方仰辱大惠而已也咫尺限闕不
勝瞻戀

卷之九

七

與王白厓

別懷馳渴跂足東瞻歲聿春深流光撫指迷途
仰景靡日不思其如羈留以阻法席晤謁在即
諸不縷縷將發信州道出仙岩上清翳羽沉身
酣淫浸骨聊假餘息藉觀薈翠以滌心聲惟翁
高枕乾坤玄覽始遽當已厭視寰中况茲久別
論心道缺城市近喧握手初延分襟在頃猶為
未殫性素能寧盡慰幽期者哉改月哉生明實
其期聊携一二同志相與涉步洞靈稽真鑑

徹倘惠紆玉軫同賁名區則挹沅興波分隙成
照非惟鏤留玉筍抑亦鐸振金城餘生妄冀非
所敢望也情亟樞隨罪同坐致茲專遣問眠食
幸有以指揮之

二

僕之仰明公甚深而思明公甚切顧首春千役
臨川差池不甚遠而衣袂分背遂爾歲晏塵冠
絆係心焉牢落而歲月流徙不惟有懷之感且
抑有不與之悲惟明公矢德樹聲昭然若震雷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之驚耳非不足取以自鏡然尺素勤傳要亦寒
暄常語至於疑端曲緒結在鄙衷者未能曉然
白於執事古者生有後時居有各天之嘆猶將
合并萬里笑談一席而僕於明公一水脉脉將
乖素抱所為眷然東睎者又豈盡爲區區交態
而已哉想明公之同也僕嘗邈古今而嘆之矣
學術乖離宗同斥異聽之矧然可念已而纔一
展施茫然無效使天下以學為諱而以談為空
甚或斥儒而賤之者來非一日蓋學不切於體

用才不附於實學明不盡則照未周理不密則
脉且畧伊人之不作其誰能釐而正之以復返
其初也明公高志卓絕於俗而抱才又特異然
不以其所已能者為是而方將殫於天地民物
之奧以達於幽眇推遷之始施之於用無不當
理明白昭暢而來教乃云欲與泉石長伍則誰
復當天下事者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國家自二百年來承平甚久然法壞於實而陽
存其粹論昏於公而陰顧其私兵實則虛而南
北倭虜之未殄民財則竭而征租糶料之再逼
自青齊河北以及蜀隴吳楚百姓未敢為盜者
須水旱耳嘉興之起與今虔州之難大槩可見
邇南豐之寇亦一疽癰也大者不能消於未形
搗其巢穴次者不能解其已出使其知懲甚而
官兵弛懈掩罪張功使人視盜之害民若飄風
之過耳不一究心焉而此意在吳浙尤甚以僕
言之今日之事若破舟航於波中所未敗者風
未值爾明公道覽周於當世之畧寧不眷然

有懷而云欲抽手處閑以閱蟻鬬恐非所聞也僕已矣少不學問長更因循無復於此然猶喋喋者同在舟中又安能不為怛然於懷且非對明公又誰復可道此者學不實則才不實才不實則效不著此古今未有易之僕以此號於大方者幾二年亦欲淘沙見金以祈實懷中然以言者不效則又如貧子說金人皆未信此事在明公今且處暇擔承丕閑固當奮然一措籌而標指也同志如林分在意見知見之難古人願

書卷之

卷之

卷之

有以死自效彼蓋有激云然而僕百無成於明公恐終無效以點藻別繼此其何以振之族譜序辱徵不腆安所遜命但以珠玉與然在首而更附燕言益自見短然不敢固辭稍遲當具報今歲已暮明春或東指當得拜公床下以卒所請令姪雅質乃見家物尤望有以成之於僕處云云又恐從火坑中納涼也

與艾甫弟書

竊求得手書河管瑛昨一骨肉之別四年于茲雖

音問不疎而促膝之談更不知何日今復將北行誰為吾弟主者風塵作吏固是東西南北之人但於手足處輒感觸令人泫然似非兒女子也滯弟文字吾弟所論切中其病庖丁視牛伯樂視馬故無遁情然彼猶有隱病而吾弟不及知者大較此子質非不美志非不篤但其少年猶未當家不知何故心曲乃紛紛襟亂每把卷即心馬四出如遊騎無歸每於其文中驗之即以相詰無不降服者此最吾人第一病根為工為商皆不可者而况精密如文乃容眼上着屑哉吾與弟當初只是讀書一意故能速就而吾今已入仕十年此心雖無所謂涵養者然其機括呼之即來是以下筆縱使不工自無大脫節處以其心之未放也蓋心之神明原是動物無以收束之何所不至此病非獨滯弟吾輩倘自察有之不可不加以意也我之不肖向在文字詞章裏為活計自謂是上乘禪今於教然後知困一語近而思之從前無得力處故邇來痛自覺

治然根深病久卒非紆徐之藥所能療故須有滴水滴凍之志乃能有進似此悠悠卒歲不知後當何如收果也吾弟聰明才智百倍於不肖回向此中一日千里且舉業自不相妨兄弟間皆肯戮力張膽幹解一番古人所記雖有水旱必有豐年也官中奔走迄無少休雖古人不擇境然非吾輩邊可及此且又欲嚴禁不作詩文然二司中苟有少作皆屬敝道中有決不容辭者時時又復強顏一言之宋儒謂作官終碍學問非謂此類耶定甫弟病全可甚幸因病自養未必非福北行想在秋深入京待徧見鄉先生後閉門寡出接人寡言幸弗任性自此將出仕途始根不固恐非樹遠之道吾以勸弟所謂醉人扶醒人也然當與定甫共勉之

與毛介川公

河間之啓燈下草草請教雖懷念可憫而簡畧為罪自後又復三載不聞動履京邑骨肉之愛無餘於心未能一日解去左右也商菴之行伏

辱翰示然又不達問之水濱矣南北萬里寸楮艱澁仕路風塵如此何況促膝道平生耶我公文章德業師表人倫為世所知用未能遽歸而某以乖刺迂滯獲戾最多行見并葉由此言之某之奉公顏也未有路也士學不根同志所嘆江右灼然多才然近日有見成聖人之論每一聽之令人駭疑自與二三子相切磋者正欲使其歛就平實植根芽事耕耨乃有長進以此號曉未見有效者亦以弟淺薄之故如貧子說金終成漫語爾吾丈健志卓詣計當優入聖地來諭皆屬寒溫未見所以特數策不肖者倘有再便萬惟弗惜此萬鑑金丹也晉中風倍淳朴官事當閑第奔走正劇卒卒未敢有所請尚容嗣布不盡

格梧岡先生

承差至蒙賜手書是時某在爰州也而書在敝衙行至吉州王鰲洲公出手教始得大集就刻之思還省再展前翰則已是再命見催矣尊師

天才大學吐華咀英大集行世必有名筆以弁
其首而猥辱下命豈非以十年門生知師心曲
命徒知之而文不足以為重覆用為病辭則不
敢作則不敢盤辟累月然終不敢虛嚴命以負
大恩願尊師以目錄見示如已刻以書見示俾
得有實地致思或可望支撐成篇也隨地能安
此自尊師素抱遊覽諸作調逸句精仰見曠度
只此是吟風弄月襟期世上作者其能有尊師
此懷否耶宜其遠也某病軀且薄劣叨茲大方

藝文類聚

卷

敬所王先生卷之九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

翰林編脩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東

啓聶雙江先生

徐生還再使者兩拜翰示兼珠王之賜盥手莊
誦仰見指引拳拳令人感奮本以孱弱於道未
有棲泊處而祈請切篤之志未嘗敢忘以故不
及親承顏色之憾未能自裁專介徐生請教而
引掖眷厚連累篇章抅玩如對儼然師保之在
其上也幸甚幸甚前書云云亦以僕近見從事
於道者更相瞞誑誤已誤人師心自聖則以觸
處成真是猶指不妄之即是仙胎也而不知破
敗之後已非一元之初則築基鍊已之功安可
相廢隨處致知則以揣摩求合是猶指節宣之
即是仙功也而不知血肉之軀已非飛昇之具
則鍊神還虛之功安可盡廢二說相并此是彼

非終日言焉而不知流光不待則已成埋沒此生語之以真則婉經不透投之以大則懾縮不辭若使孔子門中於九泉有地獄是流當無超度法矣其本無所知少自二氏入來轉徙交馳俱不得力近始知有所謂不息之體者本參天地而徹古今如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吾人皆與有貲分焉離是體則無功故戒慎卽所以完是體也離是功則無效故位育卽所以滿此體也而嘗以是質之念菴先生頗亦相合故未由面門下一傾盡其愚以求斤正爾來書之旨大約不貳但能鞭策而前當不負明公相指之恩而進寸退尺則以弱未能也萬古如一日此道此學必有任其責者門下定見定力屹然巨宗倘明春末萬一得便望見顏色一繞榻而振錫焉餘生之幸未敢必也 三殿災後餘事如昨百姓力匱而大工特興諸司晏然熙熙太平有象明公何以籌之頃所爭事亦片雲附日何損於明公而動心若是有司當有明了幸不須加念

新涼節愛以為斯道斯民幸甚

二

某惟旌旆抵都後凡得報知一德上格眷注隆深竊伏遐嶠為杜稷稱慶未嘗不引首踴躍然終未能數數具尺寸之刺候問寢食者良以遠道寡便燕之奔走或不能與去者值而明公於四海之士收而恤之者或亦不以為踈數而責其不恭則某之罪死猶或得在海岳涵煦不從屏絕若心之嚮往則依依瞻戀恨不能扼衣從門下之士之後以承欬吐望顏色者饔食未敢忘也惶悚惶悚時事自庚戌以來天下有粗安之形人士有懷安之心而積弱之弊仁人智士不敢以為帖然四海惶惶惟以本兵為安危而明公適當斯寄當拜命頃刻之際而邊陲四海固已想望光儀譬若不繫之舟適其廻旋於奔流駭浪之中而楫師徐操手而登焉則其欣然有所倚藉以無恐於顛覆者自不謀而合蓋天下之呼吸變化應之無時而持之無軌者莫

難於兵機每失於遙制事每分於掣肘而根抵
統攝係邊臣之進退者莫難於本兵自古文儒
所兵事之寄如韓范二公號稱偉烈然西事僅
止一隅去天子之側權有戰伐營壘之寄而無
維持張主之功故當時西事未盡底於平者二
公未盡其蘊畜而用之非其任也明公抱間出
之才負濟世之志係天下之望者四十年于茲
雖嘗以斯文為理學之宗而天下之大計九邊
之利害山川險阻之形與夫屯戍戰伐之畧獨
照數計俎豆于戈雍容進退若手之屈伸而
天子又當危急之時舉而授公是某之所謂難
者明公之所謂易而韓范之不得盡於宋者明
公方將披闢而光大之

杜稷何幸蒼生何幸事機方多

二王新就學國有老成縉紳所為倚重者又不
特本兵一事明公擔荷誠大且重惟願倍幸琬
愛以紆眷倚某檇標賤品入粵三年來孤陋益
甚雖曉曉之聲析推素教以逮于士子然以非

躬行徒騰口說終無以咸于衆竊祿素餐深負
鞭策即今圖得以滿去行且得於秋初入謁函
丈然未知得遂與否邇聞閩中靜養書院自明
公記文遐遠未遂沾被倘有餘本見賜則玩習
涵被之澤又豈獨惟某一人茲以人去敬附問
侯蕙申賀私萬里不勝瞻邇

啓萬治齋先生

某海曲孤生結髮從仕竊被明公言論風猷往
往離席而讀之習之而究於心獨恨不得一洒

掃庭下抱疑請質廁末席以副平生明公居留
都而某官遠方比明公晋冢宰統百官猶日景
海波雖微毫細品皆在涵照之中然亦不敢通
一人之牘走賤名於下執事者亦以明公方掄
材考業而辱在踈賤徒以區區之禮輶聒聽聞
則適為罪至於傾邇慕效雖愚無當固不敢後
於尋常而喬岳太山苟得在望亦孰不知其崇
高而願涉其趾也比來濫竽名省方幸今茲得
詢通閣人下席未煖不及函致而手書腴幣儼

然臨貺竟為明公所先且教鞭策拳拳方輿之
有為而若以為可進於道者感慚互戰跼蹐屏
營莫知所措而驚心劣氣亦復奮起思為明公
一攘臂先驅也感激感激念其本以庸質少乏
師承自髫年抱卷妄志與古人為伍早在奔走
志分學襟猶以口耳之所記憶惴惴如瓶粟涸
水其身之不能活建白長進茫然不足自效况
能有所推倡以及於人至於江右名邦文憲理
學為環海稱首即有足自效者亦不得苟有開
說振作加於其舊而某也展焉翻承是乏自愛
命以來飲米內熱惟罪過是懼亦安思有所樹
立以一副明公所鞭策收其殊効耶即以某嘗
備員廣右有萬分之一致於諸士則今亦已地
大萬萬不侔乘萬斛者與艫舳異操負千鈞者
與升斗異力何者所居之地異也冒昧自惟莫
適依正伏惟明公儒林領袖斯文張主進為
天子之宰而退為鄉邦之望談足以啓聽聞而
行足以立赤幟然則某所仰覲俾得引領以事

之者莫如明公伏乞時賜指示非維鄙劣有藉
符明公桑梓繫亦有大休天氣炎深萬萬為
狂褻加愛幸甚

二

在人還拜手書論衆業當習弘治正德間及通
來論學性與天道云云且許某以再請派生淺
薄荷明公長者拳拳引教展對感激以不及遽
伺門牆為憾會試事卒卒不得取斯須之暇道
所欲言是以久不報非敢負高情自踈迷也通
以江行抱病復取前書再加恭玩益測知尊旨
乃謹附郵見請教惟批示之某謂尊論二者病
本相同非有二也少嘗愛讀先輩實錄見其臨
事真懇懇惻而敷言典實雅暢自一命之始以
至三公之尊自一束之微以及奏疏註述之大
無非在於是者嘗切思之不得乃於其中細細
尋其所以然時窺其一二即怡然自解彼固有
自來也先輩之學自在庠校時皆從鞭辟者已
講學則始自躬行論理則玩治經與其心之所

及本欲成就已學而非汲汲進取其仕之所至
本以了當平生而非拳拳溫飽是以吐之言辭
不過述其胸中之所見而不暇粧綴浮談見之
官政不過展其幽居之所得而必不眩撓焚靡
庸之貴顯則為名臣下亦不失守已授之窮困
當為名儒下亦不失善士而一番剽竊記誦不
根自得之學無所入於其心捕風捉影玄遠無
據遮過掩罪之談無所出於其口雖至

武廟時奄臣搃毒百計挫楚而屹立秉持之士

曾不動搖此其効也以明公所親親某之言豈
不然乎讀其文可知其人之心術即其心可決
其行之善惡昭昭見天囊賴知錐理之不可逃
者故華實之辨有餘不足之教文莫躬行之肯
言行枝葉之戒拳拳不置蓋聖人立教以為在
外者之有餘則刪之惟恐其不盡在已者之不
足則鞭之猶恐其不前而况可有餘而綴之不
足而飭之則索之無餘味而庸之有遺才矣古
人於千葉之繁花則曰少實也於五彩之炫耀

則曰目盲也至大雪之嚴凝則曰此豐年也蔬
食之淡苦則曰此養生也此豈圖籍什前聊以
苟且一時之快而不思所以為不朽之圖者乎
邇來文盛才多郁郁彬彬所在而是而為之文
詞敷之講學稍失先輩之度誠有如明公所慮
者然其大較固亦由於實心之不至夫心之不
實而欲求實學學之不實而欲求實材是樹棘
而求梓也必不效矣凌厲襲取以為才掩座炙
膾以為辦彌文粉飾以為政剽掠藻綴以為文
詞茫廣無歸窮幻眇以為談理則索之無餘味
而庸之有餘材矣明公入仕應

孝廟禱天之祝且

先朝名德如某前所陳者明公是也然貴鄉後
進無有以此引之使入闈與者耶某力短心長
不足有補即嘗以是曉曉於諸生中然千金之
壁使貧子懷之則恐有懷楚而奪之者而况使
人信之乎故樹木植幟惟明公是望爾斯道之
在千載一日而美質之產必於長林以求實材

非於大邦而又安取也。冗病荒次直致上復請教。伏惟終惠有以引掖之餘。俟而抱上質。倭寇向已稍寧。而近復傳有再至者。平安未期。聊并以報新寒。伏惟爲蒼生加愛幸甚。

與胡弘甫

久仰高名。誠以一得見。顏色怡然。爲幸而執事。執禮稱名。乃皆過情。則又惕然不安。夫今稱師者。非道德則文章。下至一藝。皆有師。謂其能有以相長也。僕之無足以益執事明矣。而執事猶云云。殊不自解。然細揆尊意。豈以世不求師如執事。猶復云云。姑以爲教耶。又或以古者立國。雖土壘猶存之。土壘之不經於治也。而存之者。志戒也。若是則僕不敢辭。何者。以戒爲師。則僕方居之。况敢以逆執事以求師爲教。則執事之於世厚矣。而僕又敢猥以鄙人之不能而遂之也。惟執事之亮之也。夜來舟中秉燭。取佳作細讀。一過珠璣。玳玳粲然。滿目學博矣。詞古矣。思深矣。極往暢意。將揚鞭頓轡。相爭於屈賈之場。

而未知孰勝負也。救災議反覆條暢。深得古論體。而才識亦高。驅寒文風。騷富麗。蓋近柳子而用意幽暢。亦深是。二作尤爲傑然。夫文與氣學相爲律。呂氣與養相爲升降。自班氏以後作者。如河沙。而傳者不滿兩手指焉。其難可知也。執事才高。驅逞有駕風鞭霆之力。意濃轉折有極深鉤玄之情。時有一二稍非矩矱。然非大故也。以是知執事之養固深也。然於中細求。則往往於談理處。以史筆發之。則所重在詞。而理稍晦於平淡處。以古麗施之。則所見者華。而質不稱。僕揆執事。豈常濃於讀史。而淡於玩經矣乎。無是則斯言大謬。有之則似執事之病在是。也是可不慮者也。其細瑣曲折。書不可盡道。然請道其大者。夫文不可學。不可作也。自書契以來。班馬韓歐。以降。聚精竭神。白首不輟。然卒傳者少也。豈非以溢於既滿之後者。則神體俱到。揆於詞氣之近者。則形相不全耶。又非以抽叩而出之者。則諸體皆開。執持而後就之者。則渣滓未

脫耶僕嘗觀於天矣天之星爛然文也其疏密
均理也有星而不均即非文也然星則均無
所施即無理也是其合一者也故古之作者有
困窮掃辭之感則發為悲慨之文有崇尚佩王
之君則出為雅麗之調以盡其情為窮無短無
長也以適其均為則無濃無淡也有時當奇崛
矣而意險思峻則雖之乎者也之淺猶奇崛也
有時當平易矣而情近意淺則雖極崛贅牙之
怪猶平易也蓋其學正故其神全其神全則其
檢周其的然者從經而其傑然者從史無適不
可是其所以傳者也倚於偏好者於模擬或縱
其質之所近或從其氣之所偏則或通或塞此
裨家所謂不圓也昔人有之官於蜀而其女墮
於懸崖未死者父母去之猿狖相與食焉其女
踰年遂長毛能飛後其父還而以為死也以飯
與肉祭之女飛食肉飯則毛盡落而墮還為女
也其所飛由其所長其所長由其所食也是學
與文之譬也僕年十六好誦古書為文二十三歲

始棄去猶好誦佛書入學以來渾無得力乃始
知凡天下文章事業非可力索縱索得之必有
偏而未瑩之處故不若涵養功深停蓄力到則
放之沛然此僕一班之見聊為執事道之也執
事胸中萬卷不謂不富雄才立就不為不多反
而力於本原則痕迹梯航悉能渾化而妖魔剩
餘皆正法眼藏矣執事豈其於此有未辨而姑
道僕之病者以相告即前所謂志戒者茲亦一
事即餘綬綬通侯面對之日傳道臨發草草無
次以頭巾語對大家聊為旅中拊掌也

復李克齋先生

某少受書見古人常事輒用抵齟竊意彼亦直
有所未盡者不用為疑則繼以嘆士君子遭時
建不投之業詎不難哉自入仕來身更踐之然
猶皆卑官文史卜筮近於古人所謂戲玩者亦
時時不能直達已意率古揆以明天子之意故
始知古人不可妄擬因自念謂今布政而上所
以懲重則所施行愈廣其事宜何如時變所構

意者不獨其之不肖不能自守亦或有以使之也如明公今日所值則卻意不為妄自靡然三復奏章四事灑然無復可疑者且明公心事亦不待今日始明也獨來教中若稍快快往來者則不可不一滴洗遣去而專其精神以報主上無徒自苦也時事之難明公親嘗無庸再論若必可為為之是皆使順風舟子又何須才也古大臣之義與小臣不同小臣責輕身遠得為潔修自好之名一不當則引去可以自全非不忠也其道固宜爾大臣受一方之寄擔承大則責望多地勢雄則關係重去就係乎社稷意念涉乎廢興好惡倡乎習俗舉措蓋乎生民惟國之利不問其身惟事之集不問其名豈小小擊撼所能移其心輒眷然思自遂哉明公受命當一方天下之衝也一日不可不備他盜一日不可不鳩流民漕運海防并而為一始者明公之出也同志相慶以為時與任誠難然明公無難也

主上亦明其不然正明公安意展布以盡平生慰同志明儒者之實效而直云云非其所聞也方今如走馬下坡直須明公操其輿衡又古大臣之義非明公不可道者故敢以附去使復上願加餐卒自愛滴洗遣去專精神以報主上弗復云云也某三載奔走積勞發病卧床者幾兩月不愈日思見老親而未得伏枕昏瞶中肆談長者之側惟亮其衷而恕之幸甚

與成井居年兄

相別兩拜手書拳拳鞭策之意不啻口出每披對輒慨然槩於心識吾丈成物厚意而自顧鈍下不能有所報稱又未嘗不勃然汗背也風塵轉徙在同地時不能促膝多道別後又復鞅鞅相念學問蹉跎自非可驗一端耶大抵近日世味溺人最深自非厚基鉅器不能承當吾兄廣大高明日進時增即今仙輿處暇益得聚同志相與推明洪方洲過此道兄甚相推重大抵于斯時而欲坐進其道言詞論說良已大明惟真

之一字此是萬金不易之方戮力登壇是最上乘舍此更無足以爲千里相贈之柄矣何如何如近校粗畢二三府於友士中以此授之頗有省發於中有志之士推前挽後或當有興者漸錢緒山經南浦爲大會至數百人留連旬日亦地方美事遙望大法師惟舉手加額思垂遠蔭爾彼中事劇易何如寶眷俱宜水土否有便幸并報之

啓鄭東廓先生

暑中抵任坐紛倍草次具候方切惧罪而更煩手翰殷勤令孫偕謝生遠至幣錫臨庭仰勞齒臆拜嘉仰德萬里咫尺所不能去而掃翁几席者特此身爾感謝感謝恭諗道履萬福徒聚偕來沂誅休休斯文具慶燕拜別作珠貝見投萬斛爲重披玩再四更如望見光霽第水旱相仍斥氣頗戾萬惟珍護以爲斯道斯民至禱至禱講學一脉天地之所以未墜與民彝之所以僅存者良在於斯然非力足以任重而身足以爲

範者不能振其絕響而張其微緒至於聖人大賢所以視天下之陷溺有汲汲皇皇而思以援之若痛痒之切於身者其患一日之不思則其心一日之不安是以務爲挽回鳩集淘沙鑿石之勤不敢自憚以冀其有濟視彼悠悠者之論亦安足撓而奪之而有增損於其間哉孔孟之見譏取侮而程朱之屈抑蔽錮道不同不相謀者來非一日繼往開來本翁素所擔荷某也未學得執鞭以齒壇下一席古人所謂餘生之幸亦云從者何時面侍以悉愚衷尊經閣當奉命檄府中書之諒不敢緩餘情綈綈尚祈親布不悉

二

某奔走道路幾成荒落復左樞侍淫被提撕經年鄙吝頓覺開通顧恐再入塵鞅便萌故態深負我翁爾面而相呈千古眼目支離轉折即非本色提正印以警弊曠者非翁而誰哉願言加愛鄙述尚容請教復古閣已與童令有言彼已

承擔矣兩月後可得就緒亦地方羨觀惟翁督之詩陣壓境深入窟穴不敢交鋒固是枯腸亦由病困不敢以此入思致茲累虛大賜翁所謂不戰而屈人者并謝臨發草率不恭伏惟原亮

三

七月伏辱手教會試事匆遽不及附報頃以復古講義上請時正畢試事而輒就病迄今兩月餘矣積久發遲故去之甚難以此觀之談學問於利欲深錮之後而云回頭是岸者亦太易易也恭惟我翁天人之學斯文之主當為國家秉樞軸佐明堂而早在林下慶積福壘以故嗣續繁昌繚繚聯繹令孫亟再擢科名益張家學凡在同志無不忻忭况如某受教尤渥者哉遙慶遙慶令孫氣質溫粹决當速到北行幸善護之尊經閣童子行後不知究竟作何計講義荒蕪乞大賜刪削統祈眷在不備

與吳霽寰郎中

夏得手書乃兄留於武林主人者八年分手

甫一得書展讀之餘雖知兄迭遭多難情抱難堪然亦見兄鍊歷世艱學識俱進恨鄙人無由一促膝傾此積衷也部署再更資望具深山泉聖學根本之地得如兄者振鐸而鼓舞之豈非斯文之會學職年來人視者頗落第二義雖時變使然實亦緣居其職者非盡雅稱由來有漸高賢借重銜銜色生皮革齒毛波及晉國者非君之餘也耶仰賀仰賀此間地大人衆不自愈自見短薄劣之踪想所悉聞然但秉心矢志不敢吐剛茹柔頗憶舊談時號於二三子稍有省發然大將力弱縱旌幟雖鮮而精果自薄其何使諸生超距投石哉吾兄力格優裕而素在教愛其忘晉侃秦翰之栗也懇切懇切世路險巇友道廢墜各天一涯所不忍自解者惟兄務德樹休以播遠猷以其餘携薄淺相與共礪偕進不忘伐木之義則萬里几席千載一時又豈區區兒女子會晤之踈數為欣戚耶王學甫吳子實流萍各天近頗興于實周旋每促膝未嘗不

道執事知已雖合同在駒隙中何時鮮脫近作
應積富強去小春暇間為揮灑尋便速賜廢一
展如對兄也山東多古刻有得幸為弟遍求之
兄今郎想已長見頭角弟豚兒亦學綴文他無
足為兄道者萬里瞻邇書不盡言

與洪方洲大參

自萬安手教之後不奉翰音而張生去弟亦僅
一楮奉通風塵相左如此之難茲歲匆匆走列
郡身心俱疲轉成病困無復可與兄道者追惟
粵中清幽闔門無事以其暇討尋洞壑談道養
德之餘讀黃庭經作近體詩豈非仙吏耶兄於
是所得必多幸以見教弟離彼許時第不知人
事風物更作何狀得洪君在不患地方不勝
古雖云得山川之助然人亦未嘗不助地也弟
方佳時不覺其妙乃今始思之則花間彈指輒
已伍歲矣雖然天地逆旅又安知兄住非弟住
也一喙一喙茲以去便謹附問起居弟往在粵
刻朱陸書湖楚人士多欲得之茲專人走印

指匠之需惟兄垂念得速了尤望本在石汀處
悉亦巡行幸兄為料理至荷

與魏水洲先生

某移官大方喜劇無任固以鄉多大賢得振衣
請質滿其平生而揭來後任幾年則如明公者
尚未能親拜門下抱疑請教此雖其緣分淺薄
然亦足以見其頹心劣性之一端矣翰使遠臨
督教過當仰承君子不遺之心諸所指示徒言
不行此今日入骨之病蓋文采有餘本實不足
掠餘言以自文習空玄而自誤其來已非一日
蓋不知之罪猶有望焉冀其或悟也而自文自
誤之罪病則機閑既熟真心掩鑠謗經毀佛者
野狐禪與酒肉僧等爾明公身度聲律典刑茲
方幸得躬承實訓始望其有以終教之廩食誠
如尊言當更圖之至於作課一節某非敢更於
大方而襲其所已長也蓋近日舉業頗長者皆
美妙之士而敦尚本質者皆朴實之流然任道
必得有力者而可與有成故假此以收其得力

者且時文沉酣已久一旦遽以語之即使背而相從未必不變未敢盡脫此伎倆者正坐此爾明公以為何如米諭象川初未嘗及此不知其泉白沙故事何似更頃明示俱得奉以從事抱病初出百冗紛然據案草草附謝不盡

二

白鹿洞中拜翰教令人矍起不知席之失也道學微喪得大賢身任其責而崇以淺薄執役是方得竊聞而私相淑焉何其幸也若其風聲雷動固必有大功德大力量者出以承之而鄙人欲與於此其猶精衛之欲填海哉咫尺千里馳仰何極即今秋氣全蘇諸生皆集鄉賢云云同袍共推不以勢位而尊此真足以當之鄙人幸與盛典而令姪遠來相謝是叨天為功尤自增愧校事畢稍以此學提醒諸生無不有醒發者而撫轡在盛夏中還省同志四集伏惟大賢照臨之則斯道興起可期公能無意耶草草未盡

三

走他方未由樞請令姪至以手教見臨展讀經書知引掖獎借仁人長者於同躋共濟之心拳拳有加某也雖愚亦不覺掉發而思奮也驚質頑心於公敢言臭味之同第不能忘情於秉爇之好兩閱翰示已不必親承顏色而識所謂鞭策鏘鑪者此學幾絕大約在吾輩不以仔有自荷故復悠悠歲月我公本宗盟赤幟假以歲月使某從公後亦安敢置身不肖此在眠食屋漏不敢負公者也祀典事容還省日即圖報令弟先生雖大枉文駕過我一正席而兩法焉此諸生之幸非不肖某之所敢祈也何如何如期日幸公指示專人上請進退惟指揮之

四

抵洪二載乃今得望顏色又不啻一二晤語而周旋數四聆聞指策不惟鄙人如飲河充腹而諸生亦皆勃勃為公興起也吾道大幸地方美觀又豈某一人私拜尊賜而已哉所愧頑鈍猶不能一鞭見影矯然遠赴以報知已顧猶念公

山居靜定頃數煩以俗中禮數以為起居之擾
歸而卜數日乃復此鄙人之罪也惟公節慎自
愛以為斯文古語云談道者如牛毛行道者如
兔角吾輩悠悠坐此以度歲月公過化一番皆
有生色旱民望雨尚有貪心倘暇再肯紆駕郭
外一展繾綣以踐往諾知公於某無愛也懸切
懇切養生一事程子以此為國者之祈天求命
與為學之至於聖人極有深味頃以數會匆匆
未及一談大率野狐禪最多惟公決擇王道註
龍虎經近已有本公果欲之有命當令人錄上
呈覽也歲寒閉閣陽來且復吉人道長萬福俱
臻尤乞加愛

與曹紀山督學

別來十年門下卓詣盡已透見底裏特未會有
路一叩洪音而人來輒辱華翰展讀惺然皆切
緊要語非徒漫漫者雖萬里相懸猶促膝相周
旋矣道學喪失吾輩戮力事事警之操舟渡河
亦須衆力畢舉乃克有濟然強而語之則又成

眩瀆吾文所謂良深中時弊至於江右尤不可
以此施之第此間雖間有會然端不敢為淺語
套話以相欺為名目至於的然有興者亦由大
方多才明公過化回爾非淺薄所能振而起之
者也冗病相尋轉成荒弛門下近來自証自悟
處寧肯相分乎如僕者未敢承受然機緘所指
當能細思之幸萬萬弗吝金丹獨自長生也吉
陽公來撫江右甚愜士望不肖得事名賢尤為
有緣聚會滋味他日或有可以報公者人去草
此附謝不盡

與錢緒山先生

趙學博金上舍至輒拜手書引掖拳拳何勝瞻
邇去冬之別一歲于茲自敝道郊園之聚諸生
中勃勃而起者實繁而竟以鄙人力薄不能究
結安得道駕再紆洪都施法雨溉此枯渴也故
鄉一昧今惟執事是任天真再造豈非吾道之
會繼此振遺響以續先功恐當為久住之計使
後生皆識所歸則庶以有成續爾東廂念菴諸

公每會未嘗不及雅度惟深懸耿令弟近亦聞計九月終可得面傳習錄就梓已完謫誤未別尚須役便徐生特遣送陽明先生像去謹此附問驚身未鞭進退寸尺成物切勵本公素旨幸有以教之

啓鶴田蔡先生

前溪公至奉翰賜珍重仰諗起居萬福良慰積懸徃序作之構念我翁經緯雲章當傳遠行世不惟為鄉戚增寵而鄙人承骨肉之愛亦欲附一語以導微衷顧筆拙學疎未由披闡久不奉問意謂以此獲罪門下而展焉災木黜穢璫函此又出於夢寐之外者獨此心以為翁誠無忝顏竣則後世必有同某者歐陽公云不待千年今詎可料哉慚謝慚謝留臺某暇誠虛國手然古之負天下之望者不在勤勞案牘自有以保天下之心我翁德望為世泰岳優游閑省使人望金陵如九鼎大鼎非不可也何為有歸志耶某性德較務非宜病軀了此且得以給由行將

與宗方城

為長性惟故鄉多難未知息肩無以自度茲以人還謹此附問適以鎖校諸不綏綏尚祈副布某雖羈伏海陬然未嘗不聞當世之達人長者而門下才冠儒流文起當代餘響所及惛志傾心方以懸衡秉鑑跡近攀緣終不敢以一尺之楮附通記人頃歲北入刺謁未通乃得樞拜光儀比即出城南奔更煩投珠遠及雖海岳高深頗列廣容於是綽有餘裕而孤臣旅進乃蒙殊恩則其於感激自當倍恒情矢捧歸入山光照茅宇以訐同業知鄙人能徒手作賈也謹謝謹謝斯文聲盛實衰來非一日門下抱不世之資而德學相將華實稱副然則挽末流而振絕響者非門下而又誰屬伏惟加愛以為斯道某少不學問長益荒迷口耳餘膏不足自潤方圖走山入谷以畢微心而考陟无全之後更移大方雖悉藉成全定逾涯分力少舉重其不虞罪戾哉伏惟有以振之使不墮落也近作積累連債

幸斥餘瀝以溉渴懷人便敬附中謝私尚圖嗣布不盡

與唐荆川先生

客歲信州獲樞趨門下已自謂不負此生雖匆遽未盡欲請然德音在耳儼然師保之臨某也雖愚其敢負一宿之緣而不求響覺耶恭惟歲律更新陽泰入候大人法天德履俱邇斯文幸甚蒼生幸甚四海多事東山之仰幾十年于茲今徵書甫下縉紳動色相慶蓋不惟恬澹之際可以抵障頽瀾而石畫之才且當扶植危構自宋氏以來儒者受不適於用之詬久矣門下天挺命世昭然建立一為昭雪非百年快觀吾道將興耶惟門下勉惟社稷加強飯也念蒼先生景德之會適有羈後不及追侍去人甚逼伏案敬此上候北行有期尚能縷請指教不備

啓尹洞山先生

某結髮仕途傾心山斗比以居邇德鄰繼而臨投荒粵延昨奉次徒自抑情知公之亮之也去

秋上奉色笑匆遽南還自惟屏跡蓬蒿庶全鈍滯而微辱甄錄乃濫鞭轡竊念道學如錢斯文未墜而大邦才美實為具區况有異荆岫障儒碩居衡朝為宁康所憑鄉為後進所式自當使追名流或可少稱指授某少不學問長之悟思即口耳之餘曾不足以自潤而辱使植標道戰抱鼓相耕是徒使諸生滋其怠心而無所望之也較事紛紛粗畢近地罪過彰聞計悉入尊聽然思所以昂首報謝明公者不啻饑渴而心長力短垂刺與情惟明公忠愛曠度其無所以砥滄之使不隕墜以終大恩乎某洗心以俟命無所逃罪日方束走以便中狀起居萬種枵心尚圖嗣便布上

與馮午山公

某十載蒙恩頃歲入謁是雖抱疑請質異飲量於江河而負罪積穢計取斥於藻鑑通過蒙涵錄賜饒出郊恩重抑專以寵末賤之枯株雨露生成獨偏恩劣何堪佳銘肺腑某頓首謹謝

謹謝恭惟門下儒理宗盟廟堂鏞鳴係心四海
承式百司使世以膺眷錫某叨闕敷警向
奉周旋顧以志爲實庸未能鞭進 即其口耳
餘膏不足自潤而頃荷扶植更濫西省聞命自
省內熱飲冰明公作人本於豈弟格物出於正
身試效闕方千金救世伏惟不惜指示以啓顛
蒙是鄙薄之所邀惠即教澤之所旁流仰望天
關何勝凱邇茲以人便敬此附問不宣

與蔡可泉公

某一別光霽兩拜翰劄情隨地遠念挹侍之無
由望與天懸識故依之有限更屬奔走頗失因
緣缺然無音罪矣莫贖某頓首死罪死罪恭惟
春臨武恭陽啓文壇福履攸同如淮川之方至
德猷宣暢似海日之物升望協斯文慶深社稷
况叨舊屬幸倍恤情頃嘗私接報書知以名汙
薦贖感深若疑驚多迺懼念某領符之日當公
開府之年分似有遭處則非據事常浮食振鐸
敢幾於風行因不失親成候仰承於雲漢况絳

三月其如一心罪則僥逃稱將奚指顧以天地
有容之量薰之梓材無棄之心遽刻賢科使從
旌例獎詞近溢加塗澤於無量厚意誠虛費鞭
啗於驚寒致以鄙薄之故上累藻鑑之明知豈
言中事出格外施恩不報公既忘其牝牡驪黃
藏心何言某敢弛夫攘首仰秣尺寸尺寸惟謹
步貂尾之塵業競業競懼或同蚤負之誚嚮情
萬里望楚岳以長宣伏楮片辭附章流而自布
餘惟加愛以爲蒼生幸甚

與周洞巖

道學湮廢同志蓋寡自入仕以來救求海內其
相遭者蓋促膝而論心焉其相左者則氣同響
合有不在於形跡之間亦未嘗不望風而納款
也門下學宗聖術京邑之所傳聞與白下之所
訪問固已傾心週範款書垂刺定誼更深門下
與某是也而未會有路忽人來以書儀見櫛開
誦婉婉盈紙鞭教引掖情意溫至此鄙人所以
求於門下而不得者而溢先得之快慰慰心萬

鑑不啻是始識賢者取善未有量也感甚仰甚
南野先師之沒吾道益孤惟門下吳稟健志一
日千里所為推闡墜緒以光宮牆者非執事而
又誰望哉某早羈世故流浪無成長分已矣未
有以報門下者苟惟不棄更得擇斥沫濺以波
枯渴乃所耿耿至於叨濫大方慙負士類尤門
下所洞見備聞其何歸詞以文不敏風塵各天
何時聚首道所欲請陽役在茲尊履康泰尤冀
若時自愛以為斯文幸甚

上李南渠先生

某海濫孤生口耳末學伊桑梓之故幸厠甄收
忘樗櫟之資數承履舄身羈百粵望隔三階迨
昨秋期獲通最掃謬當接遇之過飲之以和數
叨肆設之餘飽之以德實踰望始靡報恩施歸
卧蓬茅猶踈栢牖某頓首死罪死罪恭惟相公
閣下四海柱石一代儒宗廊廟衡鄉園泰嶽
頌緣 帝艱知人治急考課特煩輔樞之重下
臨端樑之司藻鏡初懸簪纓具飭而某以謏劣

音辱除舊是不惟洗滌滌過得而持繩奉法之
司抑且以操翰備員獲綴文學大夫之後實漸
顧已深懼非才竊念治之大莫急於教人之患
在好為師况當江右名區文憲大地是必備道
全美者方可表樹群瞻而博學修文者乃能甄
別多士某早乏師承長遂怠廢未離糟粕徒勤
慕古之心莫變頑疎自負希天之志才薄任隆
慚汗奚堪力小舉重水就靡釋茲蓋伏遇相公
閣下制禮作樂彬彬其有文章含垢納污恢恢
以容才技是以吹噓所及寒品蒙生而鞭策尤
加駑蹇効乘慚與感并情視言深伏惟鑄造終
仁剪拂遂教則某捧持之地即相公豈弟之仁
萬里羈跡尺牘遥陳再拜臨楮嚮情望闕不勝
瞻仰

與吳自湖年兄

某早歲解褐獲奉顏色再同西省復綴奏司日
則對食慕歸聯騎海內骨肉之交如兄幾人風
塵轉徙凡所建立表見天壤相懸自謂為足無

以望騏驎弱羽非可附鳳翮意氣如在而展錯殊途璧之桐栢崑崙源同竟異亦其趨然也往歲在龍首第叨江藩憲副適逢道駕南歸把袂喜劇遂有婚姻之議此非謂交道待以要父也兒女肺腑之托此吾黨秘則生各異鄉使穉弱之息得洒掃門下百歲時序伏臘慶劇宴洽子婦相呼皆故人骨肉相為伉儷生子育孫追數先人謂某某交道不獨終其身為世膾談誰為大難也豐杭不愛在兄其以著教齊大非偶在弟其謂之何是以徒有感恩銜慙進退旁皇不能自必于朝夕也已歲兒士昌產于臬司之學臺末年令愛再舉于葆室惟兄柱石名儒夫人高門淑德桂枝珠璣天毓神呵寒門荷鋤之種共敢溢心邀惠非望哉迺者魏生荐傳尊命謂兄將不棄而撫其育初聞且疑再至始信終復踴躍謂華門士實一旦蒙被錦繡是惠在先人起之地下非獨念不肖禽犢而已也頃嘗告之老親謀之賤婦謂昌兒生於茲土豫章之城乃

其胞胎之地且以兄之顧復不啻半子當使末資明館世世為新建之氓左右為市郭田數畝使此子他日可足具饘抑有異者弟嘗從貴鄉士夫諸生遊雅不相厭敝鄉阻山則友踈濱海則多寇薄劣行入山俟兄銓衡之暇綠野堂開則白首交遊亦有杖屨相從若一丘可寄則百年計足此又兄不特念其弱息爾也聞命驚喜不勝感激聊述鄙懷冒陳謝悃萬惟鑒之

與谷近滄年兄論開膠河書

某得罪東省已月餘矣邇者人自北來傳聞京師倡開膠萊河之議云已有端竊意必因邳河之淤塞運道稽留深憂遠慮欲為國家尋久遠不拔之計故議及此殊不知欲尋久遠不拔之計而此則煩難必不可就之工設為談議猶之可也若必為之則其地山東薄海際盡東境而某山東守藩臣也使默不言與言之不預萬一論有成緒擇遣大臣或臺諫部寺官按行相度而遣官又或稍有成心欲以慰協朝議

主於必行臨時力爭而不可得則山東莫大之患與 宗社之憂必在於此其亦無所逃罪故敢冒昧以布于明公膠萊之議起於元世祖都燕運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寧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運至臨清入御河至元十七八年始開膠萊河道通海其事不成而罷故史臣曰勞費不貲卒無成効此載在元史食貨志中可考也元世祖嘗以十餘萬人命其臣阿剌罕范文虎等將之以征日本自膠萊海發舟遇風而沒曾不為意彼之虐用其民能以十萬之衆填海以事遠夷豈不能驅十萬之民開河以通運道而卒無効何也至我 朝高祖通海運七十萬以餉遼東成祖開漕河運四十五萬以餉京師而終不議及膠河

事終不可濟哉而今當匱乏之日乃欲舉先代之中輟脩二祖之不圖以覲就不可成之功恐非計之熟者也膠河本受新河之水源山高密其流甚細若欲通舟必須遠邀各處之水合於新河而北下海倉口乃可運漕邀之則必有堤合之則必有閘群山相邇夏秋暴漲河身水弱不能衝而易淤三百里之河一里淤則廢千餘金之閘一石壞則廢今漕河受洸汶沂泗四水會泉一百七十尚憂其淺而膠萊獨以高密一水欲使成河故謂決不可成者非獨為馬家淺之石難鑿而已也築堤置閘引泉捍海費以百餘萬計即使其財已足工必藉人今邳徐之工合調河南山東江北直隸之民而其召募則以路當孔道四方走集之人也膠萊僻在海隅雖濟南之民不肯數百里而赴募其勢必盡編排於青登萊二府非十萬人一年為之不可也三府連年凋芥人戶多逃本額之征十欠四五每歲山東以

督糧拖違降調住俸率多三府之官業在戶部可覆視也料三府之民至用以十萬則野皆不耕矣一歲之京邊起運與地方之存留仰將何給萊、以萬中有一生覲心焉徂於臨清濟寧之繁麗以為有河通行之故也然不知白首種樹利不及享而青登之民則又何望也且今漕河之挑濬在 國家不過以督責中丞中丞以督責有司曰挑河挑河而已然民間之荷插而寒衣妻送其夫父牽其子白頭扶杖孤兒寡婦之哭聲不可得而聞也腰泥而足水疾病生焉去者辛勤居者貼費歸而死者路而殣者不可得而見也然且剥膚椎髓以為之淤而必挑決而必塞涸而必邀而不敢不虔者以 國家之漕重故也今膠河之新開其工有倍於邳徐者而遽以勤三府之民則夫乃可以已耶且今欲開膠河者豈其葉漕河乎本欲為 國家意外之慮故重開一河以備緩急使遂以此而弃漕河則非建議之初意也是漕河必不可弃也然其

所謂漕河必不可棄者又非獨為漕運已也
國家

聖子神孫有分封而南如 景府者誰能建議使由膠河出淮海乎 國家所與共理天下者在百官士夫南人之入北與北人之仕南皆不能不携家誰能定法使必由淮海入膠河乎黃河下流壅則上流漫倘自睢曹橫嶺歸德潯泗州浸淫鳳陽

陵寢所在其可坐視不別導乎徐沛固東南一要會也下流既壅則數百里之間將為巨浸其可坐視不拯救乎以是四者謂漕河必不可弃也漕河不可弃而復開膠河是欲以 國家之力顧兩河而山東之力供兩河 國力之能顧兩河與否非疎遠之臣所可知若山東之不能供兩河也則其深知之矣今漕河之淺溜關泉壩夫堤夫派在濟東究者銀力二差各四萬五千有奇而力差則民間倍以給之是九萬有奇矣合兩者幾十五萬而大挑臨期之微派不與

焉膠河既成視漕河稍短其所謂泉開淺溜之夫一不可缺姑約以半計當得八萬金有河漕則必設重臣戶工部分司有開則有閉官有重臣則有奏報則設驛官海船大而底尖入膠河須易平底小船出海倉口則復用海船則必設船廠建置衙門廩食夫馬費亦不下二萬濟東充但供漕河而膠河歲給十萬勢必全派於青登萊今之青登萊可復加以三千餘金乎可忍加以三千餘金乎又何言十萬也使一加簡料則衆駭且囂然山東地形輔京畿是國之左腋也漕河一線山東居十之七是國之咽喉也歲輸京邊與夫物產土貢其他諸樵料與民之上例者不下百萬是國之中厨也撫之而尚恐其遯安之而常恐其動奈何為不可成之役以搖之而自貽其憂乎始不慎圖用數十萬金試之而不成稍成而後淤勢必弃之是以數十萬金委之水也某往在江西時曾見羅文恭海運地圖喜其王憲副膠河之說而特為刻之以傳意

以為為可幸而濟也比今來官山東按地形而計物力然後知其事之必不可成彼士夫平日相與促膝而談之以為新者及欲措手而施之於事而未必合也某少有志功業中已病卧草野朝廷不知其不肖以為可用收之埃土之中亦欲思竭平生為所部營一事以報聖朝即有如膠河之利正某畢力之秋而猶嗷嗷如此者誠真見其不可就毋徒為國家特生一事也某以為開膠河必有事然不敢一及之者似以危言動人之聽開膠河必不就然不敢多及之者似以隱見阻事之成故於河之決不可開者不復詳言而但於開成之不可繼者頗慮其悉伏惟明公為鄉先生為大臣實柄斯議者也倘以為可采幸於聚議之時力言之使遂停罷則宗社幸甚山東幸甚如其不然則薄劣藩臣自當讓賢避路使能者樂視其成而區區茲言亦庸以謝東人矣臨臧草率不宣

與王鑑川長兄

夏間報謝後即不得便無由再致候悰亦以兄
方籌市畧為秋備不暇而鄙人無事以寒暄煩
數溷聽為也親報書兼得傳聞則知邊人耕牧
於枕席之上帖然無警乘此為 國家益脩備
禦則兄所素畜積者使此境象在

先帝時則兄封侯久矣然此亦歲月差池爾新
寧建威豈容專美於前耶夫舉大功者不和於
衆迄今則亦翕然無詞其嘗為言使今不市貢
然虜歲一入邊費將幾何而殺畧不與焉以今
較其直則相去什百而况又為

國家中二百年未紓之威也今人肯念及茲耶
可嘆可嘆

社稷倚重太山長城萬萬惟兄加愛以畢蓋世
之功弟邑邑居此又幾歲矣不知終作何狀齒
髮垂五十寧當壯時髀肉之悲古人所嘆兄何
以教之海運新開附覽已蒙廟堂力主施行此
亦弟出山一番公案也荒素臨楫回瞻北極書
神俱去何時參對以盡夙昔惟有耿耿督府奏

議必欲附致一言然兄高勲石畫豈乏卿相名
公之筆而不暇徒以曩緣欲弁不與則羞澁不
敢非自惜敝帚有乖督命也何如何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士

別

翰林編脩張

明人翰林檢討劉良弼校刊

詩一

感遇三十一首

群象森自著畧運息靡停問誰推行是云屬元
化精明兩鏡還憑吹萬兼微萌至人參二儀胡
能逐流形寓情法天運化理由茲名舍英秉乾

其二

春情釋玄凍萬卉紛華滋丹白媚紫陌綺錯無
後時豈伊雨露恩氣入迅如馳懿彼松與栢孤
根結幽崖翠浪翻長風猶為隔歲姿豈不逢疑
霜此節良不移茲理吾所悟無榮固寡兼何如
夸毗子靡麗令自嗤

其三

只羨織西窗空庭黯將夕仰視列宿張織女次

東極昔聞尋河人曾犯支機石意彼舒軸工非
復人間識玉皇服火龍藻繪從手澤機鳴天樂
動練布虹蜺施浣紗河水頭猶作丹霞色雲漢
炳天章寧須事金碧愚誠願乞巧薰沐丹悃積
飛身渡銀潢長鯨薄瑤席側聞滌濯妙微綾皆
剖析歸感指授恩未收等凡跡聖主方垂裳微
臣供奉局

其四

崇尚盡哲士動垂禍福幾如彼林卧人洞徹是
與非豈獨不相及靜喧理固殊人心並霄月雲
盡光亦輝

其五

丹山有靈品自言鳥中王五色苞羽翼雌雄辨
鳳凰出以占世道鳴當協簫簧啄啄青琅玕覽
輝臨四荒雖雉鳴長頸頗亦稱文章群飛戀叢
芳雖自身亦傷累性各自成貴賤殊所方
聖岳屬休明鳳兮當來翔

其六

朱絲出織手相桐生紫岑蕪致金與漆和合成
徽音一彈山水調再鼓龍鳳吟自意雖已適曲
高人不聞

其七

閑居寡營務獨抱丘壑姿况當五嶽勝能無係
夢思卅經探九籥鍊服親明師忽忽生金華鮮
骨非我欺何當事遨遊邀媛驂雲螭孤踪次第
遍駐足生虹蜺一奕爛斧柯久近非世知桑田
豈不饒海水終見移

齊東野語

卷一

五

其八

神禹畢疏鑿貢金集九州鑄鼎象雲物靈異潛
百幽鎮之玄廟中歷代皆珍收末季並戰國窺
竊時靡休紛紛秦與楚觀兵適皇陬沉棄泗水
涓喘息延二周何言一匹夫懷王能免仇

其九

拔刀斷流水力盡水無痕獻說不相入經濟何
足論本抱荆山璞遠道通楚閭無賞翻見則千
為傷魂

其十

幽人守空谷構宇臨清溪悠然得真性獨往還
扶藜晨起掃坐席白雲時復迷披玩羲皇言嘿
嘿和天倪生事殊爛熳貧富看長畦抱膝測冥
冥今古朝夕齊出門持釣竿所志非在魚

其十一

佩服雙寶劍閃爍飛龍精出鞘雪花落殺氣侵
長庚我聞玄溟水黑浪無時平中有千歲妖翻
覆鯢與鯨挺身往斬之流血海氣腥洗濯飲霜

齊東野語

卷一

四

鑄四顧皆廓清區區鯢鯢儻何足污新鋼

其十二

混沌含貞元鑿之湓云死而胡矜名徒日夕營
無已磨滅自洪運愚智同所委不見漢陰人機
事不復齒

其十三

絃服紫游韁白日春郊馳適意在孤英何知已
後時昨為枝上花攀折生芳姿今為地上雪馬
足多紅泥感此抱深惻歸來嘆空帷

其十四

萬事不得志黃金固交親意氣為骨肉茲情何
由敦春陵利九五物色求故人蒙茸羊裘子聊
復辭水濱高風動客星足並帝腹伸何言貴賤
極中自任所真寂寞子陵灘嗟嗟行路難

其十五

海色報鷄鳴人事從此始車馬十二衢紅塵暗
沾灑豈不勞晨炊聲利三川市矜名道自昏升
沉味庸理獨有執戟生章玄關未啓

其十六

靈壤信天闢赤城建霞標昔住司馬君煉玉飛
晴霄丹水出暗徑遺灶依山嶽特扶兩王童雙
吹紫鸞蕭洗藥臨澄潭萬丈明秋毫雞犬隔人
間地迥異跡饒生為茲土氓翻復嬰世囂淡瀟
明道心中還具仙標持此報青鳥願言謝塵鑣
餐雲復被褐千載親王喬

其十七

猶如閑雅士兼復妙絲桐一曲挑文君夜半奔

相從但得心所歡當壚詎為窮風彩傾上都衛
誓入帝宮飛鳴重求皇新愛遷所鍾哀哀白頭
吟掩泣傷素衷始合已非道古來缺令終

其十八

吾愛隆中士高枕依白雲年少蘊雄畧抱膝窺
星文頻顧感激起一言定鼎分目中已素籌時
會志空殷三出祁原師聊復蓋此心掩卷梁父
吟百代欽殊芬

其十九

幻境迭相尋動心成苦樂其智破須彌兩在俱
無著繁華本非因萬法心所作於中起斷常妄
意展為縛雲駛覺月動波平知水落真俗三諦
中智者無所獲

其二十

菰蘭不成阡顧視亦何勤夕灌冰潭水朝紫王
洞雲常恐皓露盈蕭蕭殘清芬松下有萬蘿無
人自紛紜

其二十一

懷人夜未闌帷薄忽驚曙啓高睇微光明月在
高樹流雲還故山高鳥遵往路萬物且尚然游
子不返顧遙遙念王程青春忽成暮徙倚君莫
知席石抱丹素

其二十二

東陸生陰精曉色在夜闌嫦娥有靈藥流光落
人間灼灼黃金臺盈盈白王環秋深桂影合緬
邈不可攀獨有周王子吹笙度三山空歌招玄
鶴一往不復還

齊東野語

卷十

七

其二十三

獨居寡逢迎草生門徑幽著書洞玄象世事良
悠悠倚伏誰與易朱紱還白頭吾志復何疑翻
翻海上鷗

其二十四

佳人眇天末彌年曠音容豈不勤素念欲往道
莫從袖中有錦書綵錯緘且重上言相思長下
言名德崇欲寄心款曲仰視無飛鴻明月耿夜
光流照逐微躬冰盤餽文鯉綉柱雕玉龍桂酒

獨行酌佳期綵雲空鬱鬱調綺琴遺響生悲風

其二十五

古人重適意今人重浮華顰眉臨出食何用多
苦嗟君情縱如山微毫慎為暇野中茹藿人長
歌卧雲霞

其二十六

肅徒再青郊類流驚逝川言悟如斯理昏旭恒
相緣懸車儼金方樹杪鳴玄蟬徂落屬大化孤
英寧獨全振羽通丹牖冥翼依陽壩豈不念故
居無情炳幾先云胡獨行行坐使玄鬢遷感物
懷雲期命駕過歸旋

其二十七

鑄鏡像天月錦帶綠綺裘皎皎玉臺側微膽冰
壺光抱之向夜行魍魎皆避藏願君少韜晦太
察幾不祥

其二十八

秦皇安海內餘畧在備胡迢迢萬里城天塹應
地行驅石彈瀛海限絕不虞其然亦精于三

尺凌咸都城下金鼓聲歲歲戰骨枯干羽道已
邈無復稱上嵩

其二十九

秉燭理史帙雅志上古英江河並世變否泰旋
相傾智愚非一途遭時皆有營紀載僅止斯磨
滅多遺情自從混沌來所有惟令名後人鑑今
事今人醉未醒咄嗟獨多嘆嘿嘿觀無生

其三十

少小幽燕士鳴鏑射鵬羽林星文將隸籍名

卷之十

九

九

獨高羽檄起龍城胡塵暗臨洮被役首貳師願
言樹微勞素蜺並意氣清霜拂佩刀馳突陣上
形變伏幄中韜煙起晨士炊沙飛宵虜逃凱歌
度玉門月色明珠袍獻捷白虎殿宴坐賜官醪
自今萬里庭南牧絕天驕所歡明主知封侯等
秋毫

其三十一

聖人憂元元胡為欲居夷麟喪道將隱抱泣空
澗瀟夜壁多按劔郢曲和者稀弦直道邊死季

世同所悲不容未為病托言在卑棲六籍耽天
懼萬古如一時

採菊篇

未就歸來賦展為塵事嬰藝菊滿東籬稍愜林
園情天宇澄秋景蟋蟀急商聲雨時花轉繁霜
薄芳愈清眷言櫛短裾采采多落英延賞蕭素
侶夕餐踐幽盟三徑遠已荒焉事九畝榮流化
逝尋繹倏忽年替驚玄志厭鼎食披服草木精
茲焉諒所甘飄飄翰羽輕咄予以玩物兼得資

卷之十

十

十

長生

對酒

少小抱不羈逐物寡令歆履運忽乖舛遵服慚
前修耿懷候鷄鳴填委案牘酬風塵染年髮志
深途且道感此信自矜夷險非豫籌慮淡物憂
還境分情轉幽未能遠世氛豈足稱遠謀爰以
並營進稍稍或可優零落撫時化悲遙續素秋
華燭繼停晷對酒恣行遊取醉非所事獨醒良
足求矯翮望高雲潛鱗煩深流藉此見真性揮

霍凌丹丘

郊興

共有林園好言尋野逕行山園斜照色天迴鴈
歸聲綠水迴鴈渚紅塵隱鳳城未定重來約還
應愧此生

頌朔早朝

丹城曙色映垂旒寶曆新成下鳳樓天上占星
傳太史人間承朔徧諸侯祥鳥迷曉飛初去宮
樹驚春凍欲收竊祿微臣虛歲月發華還為

聖恩留

山人

山人心好道仙侶日相逢藥徑曾馴鹿丹爐欲
轉龍流雲生暗薜花水出深松所住無人到前
溪路幾重

曹紀山侍御入都予方在告尋貽遊武當

諸作

閉門初覺歲逢迎驚報君來自楚荆念別尚然
懸笑語相遺先自狂瓊英緝園待月塵塵席終

關攀霞散雅聲應得秘傳休自度病軀今欲學
長生

春雪

山郭春深日長安飛雪時但益梅粧素翻令花
信遲寒威輕繡幕曙色照瓊巵遺語同心友尋
芳已後期

聞鴈

二月春已深湖湘草紛碧鴈生誠足謀胡為鴈
歸翼烟波與霜雪時意多異適古來稱冥鴻所

貴非得食

燈市行

琉璃碧玉映輕霞滿目春城盡麗華日暮笙歌
相續處燭光紅裏是侯家

又

行樂惟愁刻漏移月華燭燭兩相宜已驚冀址
花成火還道滇南實作絲

又

星橋月宇駕虹川綾機仙人落素蓮奪目春光

惟此夕顧人微笑失金鈿

又

聖人居處是西清王蠋金鰲夜火明百子池頭
天墀落萬年枝上瑞花生

不眠再檢丹書

不眠虛館夜將闌朱幌銀燭封越冠深慮豈緣
官計拙危情多在路行難官城月滿鐘聲定沙
塞霜明鴈影寒書外別傳尋未得病軀無日就
金丹

又

少年曾擬長楊賦此日淹留願重遠萬里江湖
懸客夢十年奔走誤儒衣莫門烽火傳遼檄泰
時雲霞隔禁扉莫信書生解憂國故山薇薇入
春肥

大雪日雪傳貂謝 恩早朝和吳峻伯省

丈

紫宸朝罷夜初闌雪見旌旗影未安占歲瑞成
青獻賦傳貂

恩厚欲勝寒蓬萊氣象生重闕泰時光輝映羽
冠更憶龍城冰雪地將軍未抱賜衣催

夏日同省僚過故崔駙馬山庄分韻得迴
字

主家池館帝城隈邃宇幽林媚客杯路緣柳色
沿堤入席為荷香傍水開橋邊應有鮫人住臺
上今無鳳女來罷酒喜看群賦就勝遊燕得抱
珠迴

送曹紀山侍御按江西

荆衡聞靈閣翳君儀丹霄昔開振雲藻今觀鳴
霜鑣陽林飲蜜華樂闕當清朝德性尚靜寂金
方稅煩囂邂逅非望始禪月相招要塵跡將速
尋離歌已重謠數偶散成合迹喚還還適清鴻
有單羽河柳無榮條望望不能留憾憾神已超
又

送別際清秋前旌弭平陸晨裝夙已戒行邁詎
云速行邁亦何之驄馬遵楚服丹經第流峙豫
一麾名隕應岳臨彭慈天開非適域峯轉入雲

層波紫展素殼豈徒媚幽居詞客時肩王懿君
抱奇美吏道寧為束憑霞必山行賴流多水宿
顧已娛清暉神理恣疏毓延攬竟阿澗疑吟畢
潛伏婉婁金馬恣昭灼苞鳳軸臨風枉嘉藻願
言慰幽獨

送何大掣省丈改南祠部

為郎十載復南征蹭蹬真憐才子名遠闕祗緣
親在念守官兼抱隱為情芷蘭芳處懷鍾岳橘
柚榮時度石城向羨金陵盡仙吏兄君仍屬魯

諸生

送袁太冲論囚北畿便道歸省

頻年共掩白雲扉忽漫南征試彩衣諭蜀新成
筇竿賦還吳應值鰲魚肥雙旌度水河水合孤
劍臨邊獵騎稀已屬悲秋在羈客登高兄復送
將歸

為冬夜書床製如禪龕

書床倡新製聊適意所安本以備冬夜翻如鮮
定禪外圍寒稜角虛中極澄澗素木少丹漆所

貴白且堅至人輕華棟容膝諒已寬條然謝塵
鞅跌坐蕭為園非定靡出入茲意良已玄

晨起聞鶯

晨起整素襟啓扇光已曙黃鳥稍驚聒揚音在
高樹間關意彌勤儻寡成獨訴傾耳無遺聲惻
心肇煩慮曉籌進鷄人車馬儼衢路紅塵蔽流
景華寵紛相顧未厭物外心徒以名達誤嗟予
獨孤寂嘿嘿守丹素庭中積幽草案上煩楮賦
靜深吾道存跡滯心已悟執戟誠所甘朱轂豈

深慕與爾期空山幽然得所務

聞砧

月色空如練征夫不濟寒清砧終夜急刀斗幾
特寬胡馬紫絲絡將軍自綺紉塞風秋暮起裙
布獨能完

送李若虛改南給事四賦

龍江閔

龍江閔外江水清渺茫萬頃天塹平浴日波迴
映蜀地落星流繞石頭城秋深兩岸葭葦白霜

明水落龍巖樓臺倒影射江底依然鱗甲飛
長鯨牙櫓錦纜空中來客行利涉貪王程投鞭
擊揖俯澄練舟人指點雲霞生嗚呼龍江關波
浪黑東流斷續前朝跡時有漁人夜吹笛

鳳皇臺

鳳皇臺高傍幽谷碑殘失記何年築王砌朝停
閣海雲金鋪晚映牛山木岐陽苞羽文明瑞梧
桐枝老花生竹鳳皇一去無時來惟見年年春
草綠等閑仙人漫遊陟手把紫芝騎白鹿月中
更挾雙飛童洞簫聲細和秦王嗚呼鳳皇臺花
雨深何言四海無知音抱琴欲奏雙飛吟

烏衣巷

六朝佳麗紛莫陳狹邪花草餘千春烏衣巷直
金陵陌朱爵橋連御水濱繡戶雕甍垂鳳翼珠
簾柱柱如魚鱗低謂繁華教主謝誰言綺靡生
埃塵會樹婁婁對斜日煙迷側徑幽苔新古來
富貴不得意杜燕時歸失主人嗚呼烏衣巷秣
陵道六朝才子多文藻君行應駐金騷裏

玄武湖

太平堤遙玄武湖瀟漫極目披瑤岳大洲小洲
撐突兀源深瑩徹稱冰壺黑龍起應北方宿騰
雲吐霧時溟糊芙蓉亂落雲錦碎跳珠濺沫飛
鷺鳬萬年四海輪版籍客行翻作遊玄都天晴
錯落照星十滄冥樂浪真虛無嗚呼玄武湖君
且越臨流舉酒能相思千頃湖光倍煙月

送齊定溪都諫謫丞長汀便道歸省六章

對酒忽不御當歌慘言辭晨裝夙已戒分手遠
素期束髮嬰塵冠羈跡安早棲末塗幸追逐咫尺
分光儀意得筌蹄忘舞景雲霧披淹薄歷涼
溫宮月臨傳卮指漏繼停晷散帙參所疑搖蕩
觀世氛叢思多艱夷予抱倚王歡君有投沙悲
聚散非定處忠感理亦欺昏旭異升沉萬事良
難知

其二

帝恩良已深謫宦還名地遠程指南服幽情欣
一逢河洲草方滿草格夙已治易水吹長風戒

途多戚意行從親愛別翻與真景值波光極望
平腴土中經秘卧龍儼鬱律圓珠紛綺翠皆山名
陟巖視紫抱頰洞測幽邃雲局叩虛聲烟徑逢
羽類席瞰海日升庭延山月至化跡忘旅心宜
情倦靈異怡神祇為羨亟役非所累舊想徵在
今纓塵忽如棄

其三

逐世未云久厭觀屯與平絃絲並險側日出風
波生豈不慮焚王情隔念自輕炎燄逮知己神
骨雙自驚伊君若苞翮振奮乘時鳴織錦歸魏
闕披月直承明翰墨留琰室專畧裨神兵誓將
永廻眷邈志靈古英紉衣芷與蘭索芳達俗情
道以履運舛身與逢水征楊帆轉閩海臨流濯
長纓方用閔世途胡忽親自更華寵苟如此願
與烟霞并

其四

促膝話歸鄉教教如饑餐乃今拂衣去定應紆
綬類行于天上歸倚門悲喜攢除幸事

明主所悲終得愆宦路久水霜所喜髮未斑傾
裁駛龍轡卷舒擅無端全生藉明兩躡足風波
間青春餞白髮杯酒聊為歡垂老畏驚寬莫邇
行路難

其五

海燕依華棟沙鷗羨深澤靜喧各自殊所貴得
意適蘊寶無殘輝薄霄多遠翮至人遺世情守
道如龍螭長公輕漢組梅生偕羽客穿雲拂鵝
衣映霞啓丹策構宇一茅展逐物四海踏聲華
落朝槿默然藏真宅永與腥腐辭長年無憂悻
蹇予抱微尚徒靡煩慮積靜能徵道心未解通
名籍懿君冰王資脩然自貞白

其六

仲尼既已沒麟生將何求屯遭未云夷吾道歸
滄洲列國倦通軌望海乘桴浮彼日已垂闕後
茲時轉適物理信真與餘生急奔流良玉苦價
崇達人恒寡傳素德誠足慰鼎鍊還所羞古人
亦有言幽姿媚潛虬著書藏名山息景淪丹丘

質弱易縊染室邇非阻脩君志屬高雲康濟恒
自由鐵羽間岐路休明終見收懷璧照千乘雅
頤當早酬音塵慰寂莫行矣崇令猷

閑居

空齋偃息賦閑居落木寒窓夜影虛羈世羞成
招隱句病軀翻喜養生書百年事業看玄鬢三
徑生涯憶敝廬未信漢朝公論薦雄文空復似
相如

折楊柳

楊柳帶烟生攀條寄遠征葉柔明妾意絮薄似
君情緹騎繁蹕影金鶯度暖聲王關殊未隔春
信一枝盈

梅花落

曙色啓倡樓梅花對獨愁粧應燕雪素香已逐
蘭浮合語看銅障傳音斷隴頭曲中吹欲落春
草綠芳洲

送陸月崖省長之朔州兵憲

祖帳邇城陰雙旌次水濱人從天外去寄向關

中分持法驚年少凌高念別群鸛班新遠日魚
龍欲屯雲古戍明殘雪長河淨野氛筆投疑定
遠纓請即終軍王樹蒼茫隔英聲咫尺聞提鞍
飛羽檄開匣出龍文鎖鑰關山迥音塵沙塞紛
自今西北顧宵旰

明君

奉酬舅白崖先生寄示王輝堂詩次韻

宦路惜芳非經年背玉輝劒花看客鬢草色變
征衣實落山間桂雲空江畔磯故園行樂處應
得夢中歸

又

海日夜來滋紅塵初起時閉門官獨拙裁翰句
應奇架上殘書亂樽前歌帽歌解到恬然處榮
華未可羈

次劉春岡翁韻元旦早朝

微垣遙夜禁城西

御苑春聲入曉雞烟裏凋甍三殿隱漏中珠履

百官齊

龍旂宛轉承香霧虎旅參差傍石梯遙羨侍臣
多染翰椒栢應曾對

御題

人日進春

年華玉律應彤墀簫鼓星河曙色遲綵伏青郊
初轉日勝花丹藥欲傳時滄池布暖晴波動草
樹承暉宿霧披共荷清時奉休曆陽春復觀上
公詞

送胡練溪尊師得告扶杖南歸三十二韻

卷五

七

七

七

省閣崇丹地簪纓重文郎晝遊移寵錫晨省足
輝光玄草經年就英名早歲揚紫微聽玉漏鵲
鵲儲封章神降申邦岳靈鍾蘭渚祥傳鳬凌海
邑倚馬奏長楊枳棘停鸞翼簪借鳳凰霞標
三月迴雲樹五溪長儒雅安仁並風流交子方
惟曾寒曉日政已茁春桑竹馬兒童騎米餐侍
史將詞驚鸚鵡麗劍擁鵲鵲芒屨策丹砂地飛
翰紫禁傍虛無關瑣路清切掖垣堂條賜蟾蜍
還仍鳴螭陞璫珥貂分曙旭豪兔飽秋霜星漢

看宵直更籌問夜央帝裾三殿引龍色九重望
白髮歡全待青門樂暫張輕莢榮樓道溫液下
河陽御柳將舒綠宮鶯未轉簧

恩從天上出人向日邊颺廬岳元分楚清江舊
入湘擲輿疑洛市負琴即巴鄉青鳥瑤池信緋
桃壽域觴五時衣是錦雙僊桂為根墨潤餘水
璽函光剝御香具潮隨鷺織燕雨拂牙墻立雪
聞餘緒吟風對曉裝悵然憐風昔去矣若參商
藉草依驪席分蘭握楚芳家園休戀彩

卷五

七

七

七

堯舜待垂裳

喜方崖侍御至自金陵小酌奉候

關城昨夜度清霜驄馬新迴白下裝春草龍池
當暮色故人樽酒傍他鄉栢臺獨著青緇舊楓
陛同趨玉漏長利病東南應已悉來朝封事上
明光

寄留都鶴山年丈得告

看花携手曲江濱忽漫之官兩地分相憶同看
清夜月乞歸新傍碧山雲春江柳色牽吳棹秋

省蘭襟握楚芬想到翠微登陟處知君應亦念
離群

又

傳書曾及歸閑事今日君歸自我先草色吳南
猶未厭緇塵莫北轉堪憐丹崖琪樹千章出青
障飛流百道懸勝地明時同係念賦成空有擬
遊仙

宿碧雲寺

春遊瀟灑入空林杏閣瑯臺澹夕陰未向塵緣
繫素素

卷十

圭

窺色相還將水月証禪心出雲孤磬龍池寂承
露千花鶴徑深高枕此時殊自念浮生存冉對
華簪

望湖亭

物色憑三月孤亭少四鄰山川佳麗地登眺建
安人鳬鷺煙光晚菰蒲曲渚春之官依勝賞無
復憶垂綸

玉泉

神穴倚山靈璇源一鑑明分流入溪小涵照接

煙平深瀟水壺徹微波綺縠生未羨滄江上脩
然濯短纓

香山寺來青軒

珠林當接障危構際雲煙斷續青來處年華幾
度遷樽前蒼樹合檻外碧流懸衣袂人間遠飯
依摠入禪

王龍洞

招尋度玉龍名傳自上公虛空度笙鶴險絕駕
飛虹碑帶苔文綠流分桃水紅應有秦人宅塵
素素

卷十

圭

心路未通

三月十三日同羽伯學甫子實三省長過
袁錦衣庄

幽敞將軍地披襟此日來春情花底鳥人世掌
中杯鶯伴歌聲轉峰從谷勢迴共惜華滋地黃
金有故臺

又

蟻棹沂流波無論已日過露文侵曉履花氣薄
春羅地並耶溪曲人同晉水和取醉應無限前

林夕鳥多

又 吳子實移居南鄰志喜

雲省欣聯壁新居更比鄰為憐棲宿地名藉草
玄人映竹琴書具看花鷄黍貧惟應懸待榻拂
盡向時塵

又

習靜便慵懶官情半掩扉
薜蘿君到近車馬客來稀
白首期全待青山願幾遠
獨有同心者令人減憶歸

又

咫尺傍宮城玄雲覆綺橋
池分溫水碧樹近御林青
月下同幽興杯中見性靈
依微長樂漏携手夜深聽

中秋徐定國公宅宴集

秋光此夕正平分金谷招尋盡羽群
桂子暗中空自落鴻聲天外不堪聞
四圍烏鵲迷林影三笙歌隔彩雲
共道茲遊宜秉燭莫將青鬢老

又

宦情閑與酒尊俱更喜將軍有報書
待月誰翻得兩摘蓮人語併驚魚
臺成鶴鶴臨丹洞山擬蓬壺瞰碧虛
已有明珠能照夜清光應不借蟾蜍

送艾甫一弟歸洪都

遊子晨尊食駕言返故都分手易前期
沉抱關所娛吾宗富文藻令弟早歲敷
清標鬱若鍾呂廟序鋪宜舉羽翼成
璞別時運符指景及金素修軫陵前途

其二

修途涉江淮別念轉煩感華幹本同根
移植異土俗楚越錯郊圻親串憑尺牘
末路邀天幸相值成駢服既上龍泉趾
還囑赤城目清晨理散帙玄夜秉華燭
携手披心曾拂鬱芝蘭馥風塵一分飛
邸地忻再續如彼升散牽脉脉歡會縮
經年春草滿幽庭曠芳躅迹拘一途阻
綠深萬里促感茲翻係情孤用瞻遠鷗

其三

遐羽無卑飛洪響多遺音苞鳳窺丹霄迅商振
遙岑蘇子激前倨揚生志玄林丹素豈足懷所
憂芳譽沉共逢休明時揚陋切君臨眷爾龍淵
姿金門終見尋濟江摘文藻賦就輕千金蛟屈
智宜會元宗力所任勒鼎豈遠圖豫養當崇深
弩力在茲行岐路非沾襟

其四

眷戀遊人意悽惻留子顏以爾衣彩歸感我離
恨端少小志琴書技薄在灑翰傾心侍丹闥寒
運安塵冠嘉惠不可承填委案牘攢白髮儼重
關循祿寡所歡屢見朱明移鱗化驚逝湍巧宦
耻自售羈懷日未闌隱桂苗新叢故池增綺瀾
眷茲不可留撫已含辛酸升沉任冥理息陰聊
自完

九日宴方厓趙侍御宅

一化驚秋杪漳濱客抱長憶自辭三徑寒叢已
玉筵陶桂酌銀燭照更房小帽當歌落情

深未是狂

又

共是羈樓客重陽樽俎過菊開燕地晚霜傍
衣多異國親鄉語閑官足笑歌君才並陶謝述
作定如何

九日憶家兄

佳辰兄弟各殊天獨對黃花轉自憐三徑落英
頻入夢九霄苞羽待孤窗卅砂欲就逢人後尺
素空傳去鴈前舉微高閣秋江上併數登高少

惠連

壽曹思竹年伯兼送金嗣令鄱陽

湖畔山人宅蕭森竹萬竿實番曾引鳳枝老欲
停鸞藥自真仙授星應斗極看兒爾雙鳬鳥憑
秋萬里搏

席上贈劉東掖都閫

將軍少小諳兵機更有文章冠武關一劍素懸
國志百金新就戰時衣水霜戍古驚沙合甘
酒是秋獵騎肥此夕為君歌出塞玉門何日勒

銘歸

送姚司訓之深州

憐爾青雲志寒鴉萬里遊風塵天外路霜雪鏡中秋
席諸生侍龍文使客留所慰相思夕長安在舉頭

關門候

頒 敕軸口號

彤雲朝覆掖垣扉封

敕傳宣及細微

七廟玄思今獨盛重關黑髮遇應稀

龍章綺殺連霞捲

御璽氷文映日輝自分樗材無事業啣

恩未敢拂衣歸

再宴徐定國宅

季月感授衣肅穆天宇澄解組適芳甸覽勝求

朝英錫宴及茲辰陵紆華纓玄醴陳別館錦

瑟揚新聲接羅尋側徑陟榭邐遙城蘭薄映曾

曲素颺接丹楹朱勞海樹留芳拾瑤水並劇分

披素襟徙坐臨前楹暝色稍欲斂園景早已盈
括括夕流響獵獵晨鳥驚萬井徹氷壺滿目飛
寒瓊露濕香佩重霜薄衣絮輕悟彼無歸言信
此好我情聊與為太康巧拙藏并平合座同所
祝壽考兼令名

其二

誰謂侯門深華觴欣再持命筵繞寒叢菊晚月
滿規往憶風雨井翻在中秋時因識明暗端不
與人意期遠此未云云雲物隨杓移葉城舊看
花水落曾臨池涼露浩前除清霜切蕙帷節往
念彌結情深眷轉滋沉謝豈別理此道誠可推
多秩兼黃金疇益年續緇逐物寡外營達觀誠
所宜拂衣愜微尚憩息微與疑玄術覽既得紛
慮遣無遺羽翰倘能成飄飄任所之

放歌送黃別駕之潮州

別駕是王祥征帆三月揚茨君平生山海姿前
經天姥今潮陽潮陽昔為遷客所于今文物紛
可觀宵衣正是念遠民君才兒復宜名土潮聲

擁城雪山春三山影落鯨蜺奔池邊蒲月留珠
客市中白日逢蛟人龍潛熬起長相向漁舟白
日分煙浪遂來島嶼指顧中露盤桃實仙人餉
獨有孤臣昌黎婦公廟教稼壘壘屹立長江邊
荔枝丹芳溪雨黑歲時伏臘村人憐我聞儼與
靈相對况君親得周旋祭拜于其前古來才士
不得意才高意廣衆所忌况公文起八代衰短
疏親忤憲皇帝衡雲無心猶為開憲皇有道恩
不回詔書催發萬里道窮愁獨有太巔相追陪

男兒慷慨當乃爾靡得聲名在寰宇虹光彩筆
干晴霄珠斗爛燦夜照潮陽海水底送君歌放
歌離別意若何憑君為我酌酒昌黎廟中地為
言意氣相知千載今無多

採蓮曲

蓮船莫向湖心開船到湖心未易迴浪多舵小
無蓬蓋怕有前村風雨來

又

蘭葉榴裙蕩水萍波光人影兩分明藕絲易斷

蓮心苦好似郎情與妾情

又

携群聊復趁喧妍亂入花叢笑嫣然更語各人
相記取採時休採並頭蓮

又

沙暖鶯鶯夢正忙夜闌歸棹漫相將月中試掌
羅衣看一半濕時仍半香

月中登昆廬閣

月涵高閣麗飛臺極目波光萬里明舊宿鳥隨
鍾後定暫來人傍鏡中行衣寒信與星河近野
曠渾疑烟霧生羽翰未成金界遠虛無翻遣壯
心驚

慈仁寺次壁間韻

化城歲遠雨花深蒲移空堂瞰碧林僧老袈裟
猶具法地偏堂殿自生陰蒲團應屬他年事海
月真如此日心管領試聽高閣上無情風鐸即
知音

立秋宴徐將軍宅

將軍錫宴傍雲山金井新秋一葉間風微浪穩
龍龜窟露下寒生虎豹關玄鬢丹心時自切碧
梧蒼竹夢長閑漸肥胡馬防南牧推轂應須慰
聖顏

夏至齋居

齋明祀事共千官省署幽情足自憐日午鶯聲
繁樹出霧濃花氣隔林傳靈辰琮璧占秦史赤
時金壇擬漢年心格未須勞

聖駕侍臣無復賦甘泉

芳樹

芳樹

芳樹

綃幕對空林年芳感素心王階聞翠滴珠履曳
青陰影靜鳥飛繞香銷鸞羽沉未畏繁華歇春
梢幾許深

避暑崖鍊師房

含香畫省宦情幽避暑還來問十洲塵遠樓臺
疑別地雲深泉石自生秋爐中藥信成龍轉洞
口簫聲學鳳儔已識浮名輪草色更憐羽地得
淹留

通惠河泛舟

大液下城河孤舟落日過四圍雲樹濶萬國轉
輪多已負潛鈎興還思菱水歌輕橈將狹徑應
不慮風波

驄馬

驄馬出天池金鞍白玉羈影驕揚柳陌名藉羽
林兒千里甘霜雪三軍奉二師那尋狐兔窟秋
迥向燕支

詠三栢堂

薄宦琴書委虛堂淨栢陰未少繁華種居人自
苦心香葉風霜足虬枝歲月深何當餐翠實輕
舉入長林

薄宦琴書委虛堂淨栢陰未少繁華種居人自
苦心香葉風霜足虬枝歲月深何當餐翠實輕
舉入長林

薄宦琴書委虛堂淨栢陰未少繁華種居人自
苦心香葉風霜足虬枝歲月深何當餐翠實輕
舉入長林

兩夜

深夜燃明燭耿懷遠塵鞅涼風生前除颼沓零
雨響稍加林木清漸知池水長煩暑倏已滅披
衣息凡想轉念謫劣資居然嬰世網吏道一何
逼結情異時棄豈不志衛生緣習終無象沉冥
智未周歲月信推蕩出門還自營所愛多題題

風雨清舊山拂木當獨往

昭君怨

琵琶舊曲調掩抑淚痕消徒聞紅粉出未減赤
狐驕容委黃沙盡魂依貝闕遙君王直惜戰薄
命當嫖姚

又

抱恨豈丹青容華祗誤生獨少千金力翻為萬
里行胡雲迷鴈影漢月照邊聲甘作長門棄何
須闕氏名

聽琵琶集

卷十一

七

聞蟬

柳暗花明淡晝晴枝頭時復聞蟬鳴涼宵月露
足自生微風急響相迴繁迴繁忽曳殘聲去安
棲應擇深陰樹蛻身自爾雙翼輕幽聲偏到幽
人處

賦得王河水送環峯刺史赴太平

太液池分下絳河方流圓折轉晴波一川澄影
涵金殿百道統瀾趨王珂曾取支機石為埒不
言蘭舟與桂揖長堤烟柳萬條斜南枝折盡征

人別把挾臨岐增客思念君醉酒曲江時十年

猶卧郎官省特立脩然氷雪姿乘傳嶺海多平
反三栢堂中揮翰滿一麾守郡當股肱腰下黃
金雙綬緩采石江深秋月明梧碧楓丹伴去程
涼風木落空牛渚錦帆遙夜泊孤城共道廣平
聽方籍分親不問江城隔已覺相逢是後時翻
憐別去今成迫酌君酒為君歌斜日春明聞王
河人生離合應無緒贏得花前酒如此誰言此
日送君情不及王河千尺水

聽琵琶集

卷十一

七

與友人夜酌

槐暑闌珊漸逼秋筵開還傍五城樓澹花衣露
香猶濕連月池光定欲浮高情惟畏宵鍾盡灑
翰真疑夜壁投自喜燕陵能倚王官閑尊酒日
追遊

行路難

四座且弗喧我歌行路難路難自有始路難非
一端山高水深萬丈數遊子出門期不顧攀條
軟獲舟揖牢太行三峽虎飛度別有險絕令人

驚滿眼風波不可行
商官美地藏傾覆笑談杯
酒生戈兵君不見漢時釣子吃人血登壇受印
目眦裂攫取封侯席未安烏盡良弓應見折又
不見青梅煮酒兩相歡天下英雄把臂看風塵
一散不可合梟分百戰荆湖州男兒生長四方
志舉足相逢有維繫無才合作穴中蟻有才視
為街上兔穴蟻埋伏生街兔終見烹人生那能
自處蟻兔間有才無才相半成願爾且守鉛中
黑願爾且得裨中寂爭妍本是閨中婦鈎衣本
是離邊棘壺中有酒案有書拍手花前春滿臆
眼空百界寬塵冠容易彈勸君莫歌行路難六
月當午毛骨寒

又

問君何所之我欲遊天池
天池無路不可到人
心亦有躋攀時問君何所欲
我欲珠萬斛珠多
不代食與衣剖心藏儲猶未足
君不見少年輕
薄面封侯孤魂七尺懸馬頭
瞬時不備弮戈落
吳湖腥血塗荒丘
又不見行華虎穴探虎子一

身軀側叢莽裏虎毋還從別徑歸
虎子未得身
先死不如杖藜緩帶松竹間採薇
食薇夢閑
營營海日恒苦短路難不在水與山
行路難曲
頃殊登得天池儲却珠西山紅日全欲晡

立秋

王瑄涼生戀夕暉
戍樓遲漏故依微
氣蘇稍減
羈人病木落應催塞馬歸
榆星歷歷連晴闕
槐
月輝輝鑑薄帷
因憶江南秋亦早
風光此日報
山薇

七夕

露涼河漢迥無氛
仙侶言歸度彩雲
一水相望
秋始合隔年歡緒曉仍分
鵲橋波暖遲星使
牛
渚霞明染絳裙
天上佳期當此夕
人間應有嘆
離群

美姝篇

十二學終衣十五學盡眉十八解鼓吹始作漢
宮姬自驚妖艷色
豈復論恩私
果蒙主上顧
鑑
總良不疑華露被芳草
時雨滋
新枝薄枝效樽

組肝膽常自披跂彼龍居崇所憂身命卑新人
燕趙來忽忽平生終寵多遠易嫌情去少變衰
一自入長門不復爲綺襦涼風飄庭木孤月偏
空惟不爲悅已容鉛粉無情施不餉且不織服
食王與襦君恩良已厚敢復怨孤雌微衷懼終
弃已矣沉黃泥徙倚望桂宮一日十二時

萬壽 聖節 雜言

宮漏催閤闔開五雲縹緲瞻蓬萊此時

君王居法宮侍臣競酌長生杯長生

聖節

聖節

聖節

聖節

聖人當太平降祥華渚飛龍精電繞香霏開楚
澤嵩呼嶽後陵西京虎拜朝南極歡舞齊百辟
琛貢遠方同奔趨環海從辰屏連鳳羽瑞霽祥
光裏肅穆

皇居高

聖躬無使勞偃調文兮四塞正燎柴兮近郊土
無隱兮具揚農固遠兮不毛時明壽域倍游豫
南山遙倚西清曙玉盤閃爍矢絳桃函閨紫氣
來牛御引玄鶴邀彩鸞壇前樹有萬年枝爐中

一粒九轉丹餐罷駐聖顏永永君宇寰天地並
日月旦歲千秋樂衍衍微臣遭際何所獻願以
金鑑詞敷爲天保讚

從軍行

少年解持劍編懷非詩書朝馳洛陽都紫馬臨
長衢錦帶雙吳鉤偃息歸里閭昨夜羽檄來胡
虜寇北隅軍門有懸金壯士命與俱雅懷協風
昔結髮事長驅磨刀隄頭水意氣欸豁舒橫行
黑山北左賢命若糜秋高沙草黃日暮刀斗齊
烏壘懸太白一戰摧休屠蠟書報天子凱歌完
微軀黃河夜半渡戎衣脫如遺自慰委心畢約
客相飲醪賞格若有無身去名籍除耻受虎竹
分長揖歸敝廬

營歸

鱗次回運遷黃鳥知窮節秋風振中林密苑收
繁葉歸化恒類理先時懿物哲上林餘高枝求
友返舊穴豈無睨晚音井並芳草歇速退非成
功所要在霜雪感此念進運還自慰寂滅徒倚

步飛檻仰視河宿列沉冥資頗闇緬仰性所缺
堅白且自持豈顧磨與涅愧彼毛羽姿全真若
深閱何時載春酒遲爾故山閑

聞鴈

華燭秋宵照短函月中鳴鴈向江潭雲和清怨
今應遠獨客關山自不堪霜雪早知辭塞北稍
梁還復戀衡南歸心一夜憐輕羽玄鬢黃花剩
欲簪

古意

秋深九月天氣涼映簾耿耿河漢張芙蓉亂落
鴻鴈翔盡屏畫掩幽思長憶昔歸君上高堂流
蘇帳暖雙鳳凰依微雨和薰明鑑可憐歡樂殊
未央征書忽忽來遼陽催君一夜辭洞房金丸
紫控向沙場對君連淚洗紅粧天山雪滿胡騎
唱龍韜鏢甲仍挽強出門不讓羽林郎意得寧
知妾斷腸秋城砧杵思自傷迴文細織相思章
鐵衣未解消息茫遠道無人為寄將晴宵桂影
照銀床烏啼落月偏流黃隴頭水咽歸夢傍歌

塵半掩空縹緲男兒願作侯與王妾身願作雙
鴛鴦待君封侯歸故鄉年華妾鬢應已霜

早春

春城雲物應韶年霽日幽林獨捲簾鳥語稍從
風外轉午陰旋逐漏聲添芳郊細草承香騎迴
溜輕寒薄短襜自慶閑情羈事遠微才吏隱得
相兼

讀法華經

映月開深閉焚香對法華猶然迷四相還自覓
三車漏微疑梵樂霜薄似空花悟處金天近無
論未去家

又

出世留遺偈還應字字真已自無蹊徑何須辨
主賓臣巧名應賤金多道轉貧長揖當途客幽
冲分所親

又

速化應無地皈依別有天淡情寧戀俗癯貌獨
宜裨緇塵驚短髮落木記殘年向是西來意無

人會別傳

送劉司訓再官台州之黃岩

雲霞真僻地，廂席乃重勞。啓戶看山色，停舟聽
夜潮。鳥驚曾到僕，花待舊衣袍。向日諸生待，還
憐鬢未騷。

書省中壁

應心時雅俗，吏牘間丹書。適意慚鳴鳥，窺光並
壁魚。雪深留竹翠，日落映窗虛。病骨將何就，生
涯有敝廬。

登昆廬閣

上方高閣倚空懸，面面危欄見遠川。花雨盡從
龍藏出，瑞雲平與鳳城連。經聲近曉聞人界，草
色乘春繡佛筵。相逢僧伴多真證，為接諸天有
別傳。

省寮分賦得上林春曉

萬戶鷄聲和曉鍾，上林烟樹入春濃。映霞瑞靄
分枝鳳，漱玉晴波下濯龍。天迴東嶺寒應薄，望
南山翠且重。靈雨數沾耕籍地。

青旂問道欲觀農

感事憶歸

年華草色共春殘，世路風波總未閑。遠俗定應
投白壁，取憎翻復是朱顏。林深洞壑雲常住，日
曠村墟鳥欲還。自笑著書無日就，故鄉虛却有
名山。

又

素抱經年歸未能，祇餘歸思亂愁生。滄洲待客
無時到，歲序侵人漸病成。行處始知機事遠，靜
中真證道心明。空囊別有休閑計，詩骨冰壺欲
並清。

省中聞鶯

三栢堂幽隔世氛，獨餘黃鳥日相尋。問閨似為
傷春語，婉轉應多戀友心。綺陌柳齊防繒繳，香
闌花落異晴陰。此時宜汝空山裏，莫遣清音徧
上林。

南浦舟中別舍弟湜先是弟落第予餞之
郊

落羽分飛在

帝京秋帆又渡豫章城一官自是風塵跡半歲
頗為聚散驚郊閣滕王閣烟深餘野望沙洲雨集
亂江聲臨岐莫漫揮木浹驛路先為南浦名

初滿呈同省僚長

弱齡事奔逐干祿辭名山奄忽年歲積尸素多
耻顏婉變數澤姿榮名良獨慙微物感成貸謬
參管鷺班視草並昏旭滯跡刑議問腹背非勁
羽治亂寧所開魏甄等弃置淮禽變為艱抱壁
委通衢按劍傍相環致身屬賢達疲薶疇能攀
真翼與高雲時會須速還

又

至寶靡希聲急歌無緩節常調處凡才功勲在
歲月較載嬰塵冠久與親愛別故山日已遠幽
懷中自結心髮更短長聲華逝希歆因之悟禪
理升沉頗能閱門增道心書史時間設依方
赤貞侶常恐芳譽滅素志苟未移宦謀安所拙
月中登樓同商汝明酌酒

明月照高樓滿目飛秋姿中有同心友婉婉傷
別離憐君捧書遠涉萬里岐而我守案牘各
違舊所期燭並世事轉年逐毛鬢移賦生豈金
石浮名等雞犧獨有東林師不為塵慮羈波生
復歸水遠近理亦齊拈花迦幽代直訣今尚遺
至道屬素侶遐心結清漪羽翰應易成所戀還
明時

落羽分飛在

卷十一

吳

落羽分飛在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詩

春歸

酌酒送春歸蹉跎行樂稀流光信尋繹人事復多違巧識鶯喉老香聞花蘂飛翻笑探奇者朝回數典衣

又

吏道古稱逼無才轉見加還將兩遂笑歲歲度天涯無分隨芳草多情戀落花卅丘吾欲問何計駐年華

送趙節推之高州兼訊令姪方厓寺丞

萬里君南去孤舟泛海流野舶珠為市山城蜃作樓送歸驚旅食酌酒散離憂小阮今何事閑棲草樹幽

同王鑑川張弘齋遊慈仁寺值曹紀山侍

卻因留宿僧房分韻得月字

澄陰愛秋爰金方晚遊謁邂逅同心人歸騎未能發幽界衆誼靜素景群芳歇夷猶抱深情酌醑蔭松樾高閣俯玄溜遶林吐華月委波千萬里冷冷浸毛髮逶迤踐隆墀迢遞望層闕野颺雜鍾磬餐進薇蕨積痾倏消蕩餘興凌溟渤流景非久淹晷運信超忽崇名豈末居所貴謝天伐茲理久自悟寒暑亦更專定心無寂謫至道靡生沒何當去寰區殊方鍊金骨

春日同毛介川郎中全上人登昆廬閣

郊閣儼危構焚楹入雲層春事忽已半肅侶求朝爽未厭物外心拂衣事攀登寓目曠遐矚足躡天磴升小酌出素盤山肴進野僧寥廓盡大觀俯辦群相疑近水照突兀遙山削峻峭鶴巢傍迴檻魚鱗次飛甍霧中九閣出空外天語應忽忽弄身世頓覺玄意增始識真詮理無復中上乘迷悟尚俱遣况復高卑形夜珠滿衣帶大書誰能數口誦千軸路隔溪汶水登

和吳竣伯祈雪齋居韻

無營自覺道心真况復齋居遠世氣堂依翠栢
偏明月壇傍西清履彩雲樂奏羽人和漏轉香
焚天女逐風分懸知瑞雪行將應白雪歌先屬
使君

除日贈友

若為鄉思委茲晨贏得裁詩贈所親獨酌尚餘
殘臘酒相逢明日隔年人白雲遙向南天度御
氣還瞻北極新近夜期君趨玉漏尚聞

龍駕在長春

還家移居雲峰山寺

整駕旋故鄉宴笑欸交親剩以清景戀言棲祇
樹林交長別城郭綠雲陟欽岑逼及上高頂萬
室皆平臨舉目見青山世事非所任擷華愛豐
條玩鱗俯懸澗遙世隔天路失暑多叢陰嘉招
偶履運紛華悲滯滯已忻歸里廬燕還愜幽尋
鍾磬發林越淒清益道心無營豈惟夙玄悟微

三

又

消賞夙所耽况當冗病餘懸標望蓮界行行迅
言徂夏修蔭石壁嶺遐天路紆迢遞拂蒙密始
見莊嚴居洞戶駕危磴長林羅併欄歲月記深
池上法屬只書以茲獨往意條然足清虛席向
僧榻分飯同香積儲今古感故碑變遷聞廢墟
漱齒談妙理中還得心初始悟當塗子信步將
焉如

夜坐

淨寂青蓮夜更幽琉璃翡翠合丹丘燈傳慧照
千年曉地入雲深六月秋古壑尚聞龍藏隱空
壇暗覺雨花收沉冥已屬平生慕實際還從此
日求

對雨

朝陽未云夷微雨倏已盈山中風景別俄頃殊
陰晴蕭條來高天颺沓綠飛甍活活池流潔皎
皎孤花明夾霧迷蒼翠盤錯開野局臺殿已自
蕭蕭茲益餘清自辭三春來騎陽阻深耕密雲

出高峰敷澤周四城伊予事閑棲翻復乖山行
閉戶養恬泊寂寥觀無生以我得靜意慰彼三
農情

就枕

幽人已就枕誦僧猶未眠勞息雖殊致處心兩
皆禪綴文蔽真乘無言徹幽玄自從雙樹來茲
意誰與傳

晨起

曙色分高林驚禽稍已聒僧磬促幽人晨興理
素髮啓戶眺崇岡微茫對突兀泥泥花上露闌
閣天際月處默會沉景淒淡紛虛歎憶往鳴玉
班此際趨朝闕日晏罷省歸恬養寡所謁征衣
變炎涼六載坐超忽嘉命忝師資孤棹春明發
萬里息廬徑惟餘拙新葺宴餞逼官程依方禮
金骨豈獨解糾牽道心謝天伐

紹古詞

清易分手良以少壯時君看桃李花徂落寧
緣燕越遠心應新故移人遠尚有歸心

移終無期明燭繼悠夜洞房清且虛刺終不勝
情淚濕香羅襦裁此寄天末路遠憂沉無愧彼
鴛鴦雙宿水中蒲

其二

秋月東吐華朗淨若可餐方當飲恨時對影寧
為懽清光肅為霜履此堅冰端以我衾枕寒念
君衣裳卑孤生庭中樹森沉蔭朱欄上有繞飛
鵲依依未能安念在久離別觸目摧肺肝

其三

封域各有疆狼胡美觀兵塵沙馬蹄起白日暗
長城良人隸健兒插羽凌虜庭未慣出國門况
乃事遐征雅聞僕射賢所不憂死生音塵一去
絕悵抱千里盈絨之欲寄將恐亂金華情遂君
滅胡歸幸弗煩重行

其四

高樓鬱岩異繡戶無綺扉紅日隱餘照晃漾生
光輝上有單居婦愁嘆何依依非為死長往應
念生別離行路為堪涕况彼同衾幃樓下楊柳

秋開花自飛飛雕鞍挾新粧薄暮携手歸各各
事他人托身胡獨非青春尚相誤衰晚當沉泥

其五

孤英落還開皓魄缺復盈如彼剝復期君行獨
無情出門見流水行行指為盟水在人 不歸瀉
此萬恨聲美蓉鑑愁顏憔悴日已呈少小願有
家浪蕩空為名所不貳此心矢言保孤貞松栢
抱本性寒暑從天行

九月五日郊行

漢陵祀事當秋日曉色孤征曷野烟閱歲
終未釋暫時丘壑更須憐清塵

輦路連

宮闕錦色楓林帶石泉佳節黃花屬歸鴈好將
鄉思度南天

謁

長陵

天開剡北帝王州鬱律

長陵據上游王帛歲通綠苔路乾坤有主待今

收

龍飛燕水明金甲麟山空山對玉樓揮淚微臣
陪祀日巖花木葉不勝秋

鼎湖真跡駐山端正位還疑應紫經百道峰巒
森畫戟千重水樹見旌旃晴雲佳氣通長夜銀
海金鳬未卜年玉塞平臨才咫尺羽林今豈獨
防邊

雪中白雲樓宴集呈錢次臬郎中

經年雲省共棲遲風雪憑高送羽旆始見飄零
同木葉遠看點綴上梅枝輕寒欲近黃金闕
素遶連白土堦喜有人同剡溪主慚無賦並郢

中詞

雲林飛雪小蕭蕭天畔登樓倍寂寥暝色風煙
開鳥路暮燈火見村橋懸旌天上祠玄鳥推
殺軍中擁黑貂嘆息城南秋草歇遼陽此日滿
弓刀

秋月

匣鏡明秦隴弦弓倚漢營氣沉千戶肅波浸一

簾清宮樹高低影巖流遠近聲素琴紛挂落聊
復慰深情

送蔡白石守衡州

憐君出守到衡州歲暮冰霜伴壯遊才並建安
為傲史地當名嶽即丹丘湘川帝子珠旗隱石
洞玄夷王字留此地年年多北鴈寄聲應不待
書郵

送李若虛年丈使饒州賦青門雪

征麾萬里道祖帳三冬開把酒不忍別相顧
徘徊徘徊雲起連沙陌千山雪滿青門白燕市
當年竹葉壺舟人此日梅花笛素色全欺白玉
鞭寒鐙拂拭生龍泉飄飄似倍歸人思麻牀殊
增別意憐去年送我冬尚早江南十月猶青草
吳水秦關雪未飛春衫匹馬涪陵道今年送君
冬已深天涯風雪故紛紛曾冰瀚海狐裘薄南
陽汀洲足暮雲帆幃遠指鄱江樹春光先滿君
歸路鸚鵡洲邊柳向烟鳳皇山北花間露已西
風吹馬嘶男兒奏賦蓬萊歸堂上老翁新白

髮覆危綺席變征衣看君文章爛星斗看君意
氣輕分手銅墨由來帶別離臨岐且盡樽中酒
去時白雪翻馬蹄來時應見秋草齊相期已辦
丹青地莫向家園事假栖

五月三日舟泊姑蘇喜逢陳禹川感述

經年事遊涉弭棹復姑蘇山色遙分越衣冠已
改吳花柳百川媚綺繡萬戶鋪客懷重顧家兼
之畏長途滙江五月寒遠帆天際孤朝雲樓斷
樹暮火依敗蘆卷幔長河沒離索誰與娛忽君
自南來錦纜將北徂獨行喜共濟新情憐久踈
憶昔從君遊洛陽北轡驅攜藻競文鋒射策攀
蓬孤風雲皆會合雨露各沾濡鵬翮萬里搏鳳
韶九重敷斗既往鍾山君亦登匡廬顏色連淮
甸劍氣橫滄海各行已分襟茲會若合符邂逅
既不偶聯繼當亦殊舉杯臨綠波佳節近菖蒲
梅雨霽三山榴日開五湖有琴彈素心無着薦
青菰劇飲對知己世事付江危在昔夫差強當
此抱鼓將壯氣千虹霓事業委靡蕪室高雙鳥

下墓古松杉枯長江日夜流千載成湏臾始信
惟會難何惜傾百壺

至留都同鄉劉良所諸公招飲承恩寺賦
邸地開瓊宇深松隱法堂無緣窺色相有分逐
金章歲月珠林古烟雲紫蔓長叨陪方洽興
色起林塘 又 結駟來春日啼鶯適午鍾對
禪維意馬鳴鉢引池龍水隔花香細雲歸塔影
重平生愛幽寂幸此得相從

承恩寺夜酌酒與許司訓

月落春城暝香飄合殿空所親湖海別鄉曲酒
尊同殘燭拖爐篆清歌及土風貪盃非爲醉客
枕長聞鍾

八月十一對月漫成

絳河雲色盡綃幕夜光微不用團金魄居然滿
玉輝漏徹風衣動秋深露菊肥家園疑望絕樽
酒傍垣扉

暮春

省闈淹跡倍驚時雲物殊憐冀北遲波駛玉溝

春共暮柳斜龍苑色初移流年青鏡憐玄髮長
日羈情對酒卮遙憶江南佳麗地東風正月到
花枝

頒朔早朝

曙色金壺盡千官向
紫宸夏時傳鳳鳥漢輦駐麒麟燭裏昭容辨烟
間劔佩陳朝來銅陌上初臘已成春

又

寶曆分璇室垂衣俯

冕蟬風霜仍季月物色報明年被朔今封廣藏
儼古制虔宮中花柳近春比上林先

月下彈琴有懷

嚴更琴几連明月葭管新寒到薄裘香霧侵聲
全欲濕晴波近凍未能流雙揚白雪已人調萬
頃蒼梧帝子秋懷抱此時誰共盡美人應在海
東頭

省中聞鶯四絕

稍覺羈心盡鶯啼柳外歸低頭不願聽空翠滿

人衣

又

翠羽淋香霧金梭度暖風數聲連午漏花落未
央宮

又

影擬流蘇鳳鳴依絳竹笙一從樓角樹無復上
林聲

又

戍妾珊瑚枕遶西夢未成但教眠肯熟不在鳥
聲驚

次官舍望三歸臺用韻

築室依長路開窓見遠山紫隨縑水盡名寄舊
臺間草綠雙鳬下沙晴一鷺閑壯遊悲古昔揚
策度嚴關

酬王東涯示使台州諸作

憐君奏賦出明光黃紙親持到僻鄉縑組已教
山鳥識珠璣仍借野蘼香青溪鷄犬聞花洞丹
灶烟霞傍石梁問訊前旌經到處招人叢桂幾

枝長

又

居人本自愛山奇為戀明時學繫羈遙夜草堂
歸夢繞隔年花鳥宿雲移石蘭曉澤承遊騎海
氣秋澄映客帷地主淮陽無一事為君摩石勒
新詩

午夜風雨省中同金二丈對酌

風雨幸同君依依笑語頻杯盤時序酒燈燭異
鄉人約臂羞紅綾傳夢記紫宸相從關省後茲
夕倍為親

又

初暑散簾櫳飛觴客思濃遙知今夜雨為伏汨
江龍颭颭歸庭木颭颭濕漏鍾莫論鄉曲地同
隔萬重峯

書蕭編脩詩冊代作

陽洞開仙宅丹池毓地靈修能鍾散客信美結
遐齡鶴筭新辭群鴻情久入真綺筵當露菊明
几接湖舂獻賦登麟陛稱觴隔鯉庭雙瞻天姥

岳三金大官馨瓊液金箱訣寒漿玉纒瓶水文
斜墨霞彩落踈櫺樹獻千秋萼神傳百鍊經
草堂幽夢足金馬炬光焚稍息閩中鐸終聞閣
畔鈴石橋橫浦出澗曲繞花聽素髮看筇杖綸
巾媚藥屏沙爲分卦席茅作草玄亭山水無機
事江鄉有典刑從知越城次應駐少微星

長信宮

女伴憶齊年招邀共採蓮羅裙沙上影蘭漿浦
中船蓮船認取江干熟自擬容顏終草木漢宮

蘇美集

卷五

五

一日徵才人微軀亦上黃金屋同輦記綢繆歡
多不到頭飛燕朝入侍賤妾暮見尤長信抵應
居薄命苔徑松梧換幾秋昔年曾薦龍鬢席今
日昭陽萬里隔昔年耳畔溫天語今日龍顏霄
漢裏未必花容減向時君情自是東流水婉約
生平欬唾香倚臺終日不成粧細草鮮漫舊簾
道開花偏落新愁腸門闔風淒空擣素齊絃捐
棄因秋露十甲何心湘女絃千金不買長卿賦
寄言女伴莫入宮漢事于今漸不同從教燈燼

明如玉向寵還須舞掌中

觀出軍

蹀躞羽林郎翩翩出帝鄉揮鞭絲絡動鳴鏑繡
弧張漢月臨邊壘胡雲擁戰場將軍粗膽力何
似右賢王

雨

風雨驚秋半鴻聲天外聞家園音信隔開塞羽
書勤山晚留寒翠村虛入暮雲獨憐蕭瑟意作
賦擬湘君

蘇美集

卷五

五

送徐二丈守鄖陽

露華梧井報新秋伴客鴻聲向楚州江上旌符
驚

命吏省中歌賦失名流波生漢曲分龍渚月靜
湘靈見鶴樓未信才人多濩落使君三十即諸
侯

九日登省中樓

省地逢重九登樓當入山悠然望黃菊暫得破
雲顏樹杪分金闕雲中辨紫閣樽前南國意併

與鴈聲還

移菊

平生花木性獨菊亦相憐
移栽乘暮雨馥郁待秋天
瑤蕊陪燕月金英落楚漣
故園三徑色聊復小窓前

送人分教寧鄉

憐君儒服遊三楚十月風霜對鬢華
壯志暮年居冷職鄉情分手傍天涯
鱣堂虎席零壇瑟黃鶴蒼梧漢客槎
想到才人相憶處好投新賦吊

長沙

卷十一

七

朝天宮習儀二首

丹地開闔闔清都儼紫微
煙迷三殿影雨潤百官衣
樹響秋疑漏星文曉應旂
此時隨拜舞歡並賜金歸

又

華渚騰龍日嵩山祝

聖年列壇仍太乙鳴樂即鈞天
貢數堯封舊儀從舜典傳離宮祀
玄鳥直欲賦甘泉

八月十四夜對月

隔宿是中秋清光早欲流
庭開香落桂池靜影涵樓
客思同鳬鴈杯盤望斗牛
星河天上路未許著槎遊

十五夜

夜入深秋霜月寒苑西豐樹露華溥
漢宮鍾漏花間出燕地山河鏡裏看
鴈影稍從三塞度鵲飛聊藉一枝安
天涯未必真棲寂卷幔開樽客思寬

卷十一

七

又

潏潏晴波麗王繩經心獨客對虛明
祗言蓬跡三山遠况復秋光兩度生
鵲宮城疑曉色蟬蛄池館急寒聲
鸞弓滿地知胡虜殘魄還應接漢營

又

丹楓翠竹憐荒徑急管嬌歌歷異鄉
砧杵誰家來怨慕關山青處有輝光
仙人鳳吹空秦館帝子雲和在楚湘
問道

東與近行幸不向昆明向栢梁

冬日宮詞六首

昭陽雲裏儼仙都
冰雪人間此地無
徹夜吳歛銀燭
昨金屏深酌野酡酥

魚鑰初開起未遲
曉寒微凍上青絲
怕將粧樣成倉卒
留却蛾眉待午時

玉階纖月映宮城
獨抱寒欄夜漏平
鴻鴈不堪愁裏聽
南飛猶帶隴頭聲

君情薄命兩相仇
曾把幽心付水流
一自綠冰生太液
止將清怨托箜篌

啼盡城烏掩碧紗
雪中黃葉引風斜
長門此際雖淒寂
不似春愁對落花

婉約花容並牡丹
銀罌深覆畏凋殘
離宮更有梅花色
今日君王帶雪看

省中感述

一從微祿負青山
官散情牽未是閑
報

王止將丹臚地望
鄉多在白雲間
月臨綺綬宮
臺盡木落沙洲寒
鴻還習靜細論翻
護熊會應

初服返紫閣

塞下曲十首 庚戌年冬作

羽書昨夜入遼陽
大將專征警曉裝
獵獵旌旗搖海月
森森戈甲慘機槍

二

時清不閉玉門關
虜虜偷窺青海灣
不是王仁同覆載
應教匹馬莫生還

三

騎滿關門糧滿車
星營萬里接毡廬
將軍膽氣吞狂虜
不受和書受戰書

四

二祖神謨事北征
六龍飛將摯如鷹
即今七世垂衣治
殺氣閑為瀚海冰

五

紅纓錦轡繡鞵
擎腰下黃金斗似粗
將能自覺軍無事
貂帳還偷點王壺

六

騰陵萬馬出團營
受脤今朝命已輕
向知燕領

終當貴况復龍文日夜鳴

七

戊樓寒劇晝飛霜白草連天刁斗忙未戰輸贏
終不定將軍夜起看天狼

八

一自從軍半死生封侯雖好不勝情枕中纔入
青樓夢城角聲多又復驚

九

白虎殿前初拜命黃龍塞上已傳名廿年鏘劍

今朝試斬却休屠怒未平

十

斜日驚沙和雪飛征夫枯骨未無歸可憐少婦
痴情在猶自旁徨問寄衣

荅梧舟中

忽忽歲云暮孤行尚客舟家將萬里隔身豈五
湖遊夷樵嚴宵柝炎多廢薄裘江聲濤嘉月清
影為誰流

寓南寧得膳部友人吳子實書

歸鴻自萬里故人附書至展讀不勝情燕金喜
奚超素交遺俗想寒溫非所序慷慨勸加餐耿
耿腴道味憶往度南浦予屈君已去五日纔差
池晤言餘夢寐遐歎頃面談通常日聯轡意匪
茲會艱良從往別易風塵苟如此百歲亦幾遊
感念秉自惻涕下緘全漬附書篤交親當令益
愁緒

又

承明隸仙籍况乃魯諸生達士靡擇方所貴完

令名麟喪悲道隱餘言散群經書中云通多諸經至精

良在斯迷津事他營罷省抱獨志益得窮心情

華轂未云慕仁義有餘榮玄草賤楊子賦禮卑
荀卿愿善洞本始惜陰協貞成非君冲虛資吾

道將焉惡

陽朔舟中得舍弟滯中途書

湍江信歸舟行子不返顧棄我如孤輪晨夕誰
與晤分手愉深栗日來稍能措胡忽遺我言帶
令起重慕明時才俊庸吾宗文雅富以爾霄漢

姿水鉢詎云誤慘慘分飛心眷眷崇名譽豈不
憐天涯聚食羞難驚春入殊炎方早行多雨霖
爾能加餐飯予亦保貞素

又

吾與子來特別祖江之千歲月亦幾何祖墓草
已繁骨肉姑云離乃作幽明端予歸得先哭吾
猶守微官生別已足悲念死情更酸燃燭耿舟
夜淚下摧心肝

同王石川參將遊虛白洞天二首

吏道苦逼東巡方靡稽程下上舟輿間不知春
已盈炎方物候殊萬卉咸夙呈崖傾惜芳條谷
轉齊孤英以我羈係心負茲妍艷情行行入貴
陽側聞幽洞名將軍百里來結騎踐往盟寧裳
濟紫水綠磴叩野荷延賞烟景暮歸詠春服成
又

南陔駢萬山孤峯更突兀遙瞻蒼翠封初疑路
已絕稍稍從南行忽復視幽穴徑實諒天啓傾
亥靡株慨拂輶車深討外隘中固潤曠宿遠岫

雲側延天際月居人時鳴鍾虛聲度林樾日落
前峯暗餘景中自發始微虛白言古來垂秘訣
爰以命茲奇適意非強設王君本道侶語契還
擊節峭壁染飛翰剡之永不滅何時重來游食
霞晞素髮

橫州道中

振鐸還蕪吏浴沂情向微聞聞鳥聲變始自覺
春歸日落江容淡雨時梅子肥寄語尋芳者無
令花盡飛

江口舟中

北風吹飛雨江帆未可張不謂滯歸程翻憐生
夜涼肅穆樵徑昏朗亮濤聲長賞意就枕簟紛
沓難自量明發試推蓬初旭延霽光濺沫起宿
鷺吹弟綠魚梁烟際謁新綠孤清洗巒岡情雨
見消息因之世慮忘

舟中出定

石多水成灘灘聲非水石和合與自然至道離
非即下床問舟人度灘云已畢始知瞋目時聲

開兩俱失

靈川公署詠壁間與物爲春題

縱息大化中誤意貪塵寰遂偶人與物共形天
地間靈以獨處先類並生育班大觀洞寥廓盈
抱春自閑生生沐煦和欣欣故煨燠採芳及群
節玩雲當遠山無心撫麟運樂意時相關不復
知有吾矧彼籬與藩理一與平等儒藝道無訾
沒齒聊自適造物偕往還如何要津子戚戚多
苦顏

同張鄖西大參遊湘山寺

夙抱烟景戀今探塵外踪况有同心人奄至相
携從踐芳萸瑤席躡磴攀高峯初詣路已延轉
躋勢益崇松際辨蓮刹雲端落微鍾齋心禮金
骨竚目觀真容同住肆大身胡能駐斯躬無相
傳妙諦有物終匪空欄枳久自存與言異玄宗
又叩固無語茲理默自通護持藉龍象皈依感
深秉其悟薰馥高飄忽疑凌風

江上全勝亭

惟眺言未厭徙席就茲賞亭虛逼諸天始覺前
境廣簷楹倚危兀嵐嶺供環朝江濱州若肱樹
杪川如掌佛塔湧初地莽拔覆金像僧樂高頂
素鈞天落銀榜雲霞遞微明風物固馳蕩足疾
谷有聲法靜林無響剗碑鮮元文往跡委榛莽
惟將不二心懸契固非罔憶往歸里廬東林慙
塵鞅卧抱峯頂月饒拾澗邊橡鈍質就羈束嘉
策惜無枉誰謂覺照時靜喧跡非兩披襟引蕙
風姑言滌煩想差當一酌心於道終無獎

次日陳西山虛峯將溪山再招飲寺中

宵宴已云洽嘉招茲重行何厭車馬頻益窮山
水情主人冰王姿契道窺深冥展席擇連宇應
有林壑盟貪將耳日新入從別徑升山鳥喧且
飛似為重來驚及門欬言笑劇談闢玄精玩目
觀無改憑欄景仍呈獨憐一日隔昨跡陳已成
落竹間疎松日夜靡留聲烟景浩無期去住念
轉嬰戀戀未能去曠色廬井生歸途載華月沉

江徒自盈

桂庭對月得魏此齋憲伯書有歸休之思

感憶而賦

庭中有榮桂黯翠敷人不況當皓月升臨照增
清輝明密兩迴映蕩漾還焦微終憐見有靈何
言鵲無依波涵水容淨新凉起書幃焚香理瑤
琴朱絲間金微罷曲轉自慙言念同聲稀美人
隔灘水欲語音問遠作吏豈非情中長念將歸
頑鈍我安分明哲君知幾負郭少良田紫微初
亦肥願以飄颻身隨照還荆扉

晚次山棗驛書壁

落日孤峯對驛樓萬盤飛憶暫時收樹生暝色
延歸鳥溪落煩聲送渡舟漸有月華臨綺幙未
湏城角奏遺秋頻來祇覺風光異獨酌深深覆
掌甌

九日棘闌試諸生登明遠樓

佳時遠鳥客况復處重關強作登樓步終於心
實遣寒入木將授天長馬欲捕未會成餐菊終
尚學採薇

又

校文當日坐對桂花繁予意雖無適諸生多
道言絳紗連夜燭霜氣薄秋樽獨有高樓月能
紆異國魂

表太中年丈使至喜賦以乍見翻疑夢為

韻

季月感授衣嚴霜肅群籟捷落撫雲物懷人亘
遙夜忻君持黃紙倏忽從天下入門相勞苦問
年還自訝夙昔情已深邂逅惟成乍

二

乍惟非云永覓然起深戀十年共通籍萬里皆
馳傳去國一分張險巇經途見曉彼三栢省中
臺名
下離離草應迴感此驚壯心悲歌淚如霰

三

淚霰豈兒女為憶同心言涼風薄遙席庭欄葉
飛翻罷宴步空堂仰觀衆星繁古云意氣交在
遠能彌敦不謂展笑澗翻令抱煩冤

四

煩冤亦何遺手折瓊樹枝物意兩俱重願君弗
更疑長林與豐亨意併在茲暫時彌華闕後
留良未期莫作西飛燕羽翼終差池

五

差池竟何成時時夢如彼感應微霜落鍾
聲動努力崇名德沈抱非世共蟬翼予賦輕鴻
鼎君才重得子冲舉看苞鳳

病中玄

以見問用韻奉荅
日有袁安戀病遠藥石今謀是逢迎昔

意非鏡髮光將變高林葉欲稀若道樓遲念應
羞舊釣磯

碧桃軒卧病對兩柬張鄧西蕙太冲京使

三首

碧桃無復樹幽軒空有名尚餘半腐根志此植
者情植伐無心今歲委荃荆彼物固歸盡主
人空自營營同心友即此微無生

積雨曠朝暮長林聲未乾况在伏枕時悽惻何
能安霑濡隔四時胡獨以客子心對

此蕭蕭寒

河流涸新澗陽鳥遵南端歲月亦已馳事業看
塵冠畢智豈非分但恐行路難獨有袍中丹自
顧當飛搏

晚泊衡山擬登遊不果

衡嶽真名服夙昔戀佳賞戒策首初路跡遠神
已徃行行傍湘嶼問程請曉峽僕夫告官程逼
東阻深仰神超會殊域緣薄邈近壤檢編聞靈
闕薦燭代微享伊昔朱明居崇祀麗弘像間多
素心人煉王度塵鞅弱質慕道真嘉策寧惜枉
而胡糾墨繩乃復廢幽訪颺回宿霧澄林深寶
月上遙遙天際目脉脉林端想回首白雲封明
發理共榜

印心人欲叩希遷抵事官程隔分緣無語向空
為月相倩渠領畧代予傳

度衡州潘萬渠兵憲招飲石鼓書院拜

先師朱張諸廟坐仰高樓

使君式燕傍丹丘戀賞還登望嶽樓洞啓朱陵

霞色暮席臨洲水瑟聲秋真憐俎豆存吾道獨
撫殘碑憶古遊旅客自能逢地主吊縈雄賦未
須投

次日蔡白石太守再招飲石鼓書院賦贈
夜舟越衡麓良遊負素心前棹傍江城還忻逢
所親判袂未云久爾時當暮春塵纓改初籍萬
里來為鄰遊子倦道途款慰多苦辛驚罷喜還
續展席通殷勤言談延景光清歌散餘音藉芳
幽蘭渚鑒徹湘水潯憶昨宴別筵微雨響空林
茲辰屬澄霽高崖水重振奮念一宵隔情緬跡
已陳濫觴寧忍辭垂關當復尋

又

層磴綴幽壑孤亭俯高城昔聞南嶽崇今覩石
鼓名蒸湘合前趾中峙孤砥撐啓扇睇遐岑衡
雲鬱微明霞綃谷凝曙薛深窓欲暝時綠春樹
中漁家烟火升近陟靡窮玩遙瞻復奇靈憐君
富文藻篇翰衆所傾如何嬰郡符轉復治理精
渡虎小村警市犢亡懸兵爰以延眺餘鳴琴集

諸生衣冠有妙選紉誦無遺聲顧茲方宦時乃
極山水情遊處接道論懷思阻音形何以願君
德衡崇湘且清

游城西別業題贈三峰主人

將軍種竹故成林萬葉琅玕並素心亭為花繁
時失路石因雲住自生陰高名已久腰間玉得
道煎成鼎內金卜築于今身未退知君應念
帝恩深

賦得黃鶴樓送此翁憲伯之楚藩右使

黃鶴樓高對漢城飛簷危棟臨空溟下有萬里
綠茫之江水日夜震撼無停聲深源遡自銀河
落雪山巨浪無時作潛蛟舞鰐凌素波湘妃海
若乘珠舶秋風哮號地軸搖長濤半起纖埃消
三山七澤僅如點天光水色明秋毫僊人赤脚
控玉女鶴背吹簫盡金縷長鯨捲霧過樓前人
去空餘佇足處人去磯存屹華樓排雲屹立當
中流潮經赤壁聞戈甲浪靜天兵數斗牛登臨
鄒陽灑清酒英豪壯志凌山丘黃鶴樓倚天碧

逸洲遶草若茵鳳皇山北花如織春光爛熳
無眼明登高作賦君所能吊索未就投文意傍
臨先據慷慨情王盤的歷矢新饌放歌折柳東
門行男兒不爲勲名並黃鶴應當跨此從長生
玉簫彩筆他年事意氣同心有舊盟

端居襟念

泰階云已平王開尚煩兵區區一醜虜况乃群
策并羽書猶自飛無乃勞

聖情微軀願膏草報

主非爲名

二

素負採芝約况遠懷橘心孤雲不停飛黃鳥無
餘音重關倚門情朝晝夕復尋一日輕三公微
祿傷滯滯

三

同是膝前息兄獨勤事親言念永康別拭淚還
驚神迢遞分飛羽悵楚遊宦身如彼田中夫怡
怡自成真

四

索居懷素侶風塵各飛翻不憂道里隔恐負同
心言獨酌不成醉遙心念涼溫何以附其鴻德
音幸弗謬

五

古人重是非今人重毀譽况予非世器抱此拙
與踈淡將道為際應隱相俱行矣歸去休床
頭有儲書

雪中試諸生

拂曙初開較藝場忽看冰雪歷炎方飛花半壓
豐條色積素全搖彩筆光作賦未須陵董賈傳
心端合有游楊自慚衣鉢將何授罷瑟空歌白
雪章

桂灘登舟書示柳慶十五學諸生

東去初登逆水舟江平風浪未須憂著篙抵為
求前進放手還應畏下流晝晴岸曲芳蘅杜夜
澈潭心數斗牛功深自是無難易却恐從來向
外求

十一月念有七日黃雪峯官舍初見梅花

折贈鄧西大叅

炎方未云惡予月見梅花物候乘陽氣羈情對
歲華暗香流夜月素色掩朝霞紅紫應無數爭
先未敢誇

又

對賞言無適還折贈知音灼灼花初試盈盈春
自深不憐時序意應共歲寒心凄切江城暮芳
魂伴獨吟

遊玄風圃見梅花

名園久惜賞心遠忽漫梅開已半飛時序暗傳
天外信物華頻換客中衣雪移疎影臨丹洞月
伴芳魂引素妃寄語東風吹莫盡為留孤萼占
春暉

桂江舟泛贈送潘汝信姜重明袁期躍三友

尊臺分席待談經祗事思家速去程歲晚不堪
人遠別江空况有鴈知聲暮雲蕭蕭移湘岸驛

路烟花媚楚城萬里一尊相念處功名應未盡
書生

觀梅同黃雪峯四味

窓影斜枝

江城歲晚惜芳華半老龍根萬朶花總為幽人
看不足當窓更遣一枝斜

文光麗藻

樹頭花放素瑤姿樹下才人雅麗詩自是至文
無粉色寒芳古調兩相宜

牆陰落瓣

盈盈獨占百花魁牆角飛香春信回不是東風
故相妬繁華落盡始成梅

嶺表流芳

淡掃雲粧不染塵為承霜雪倍精神鼎和未就
調羹味芳潔先流五嶺春

病中東黃雪峯僉憲

門知君顧伏枕廢逢迎寒意蕭蕭動羈心縷
盡園廬虛老圃道論藉諸生病骨將疎性終

知當避名

府江舟行二首

下舟喜行灘上舟喜行灣灘上水流急灣中水流緩君不見楊子江中但遇風東西南北皆可通

又

灘石險於戟岸夷猛如虎日夜猶行舟非官即為賈君不見小兒貪蜜吮刀頭阿嬈奪取啼不休

春日即事

花信那嫌遲春風莫急吹盡開還欲落不及未開時

詠白菊

皓月照孤英素影抱寒石應非為世姿洗盡繁華色

藤江舟中

東征長路戀春暉蕭鼓乘潮歷野扉山月似隨孤客棹江雲長護釣人磯閒遊到處多分散追

信無時有是非萬里未須悲壯志一官還自惜名微

又

客行音信不聞家獨向孤舟度歲華近水烟光分岸柳隔村燈火樵江花榜人夜語驚灘險賈客朝行狎浪賒滿眼風波堪係念更教吹笛傍天涯

三月四日清明時值亡祖忌辰

去年茲日尚生存今歲清明墓草焚萬里餘魂瞻舊杖一杯還奠隔新墳杜鵑冉冉承紅淚松檜蕭蕭照曉曛哭罷吞聲還抱恨報劉深自愧前聞

橫州舟中別張鄧西大參用往日見懷之

韻賦寄

青春忽欲暮客思自紛紛長路每獨到樓船暫遇君孤明天上月易散望中雲得意雙鳴鳥吾情未敢云

又

今日持杯意何如元夜期歲月不我與宴歡常
後時百年驅鹿夢萬里濯流思更報袞安去沾
襟賦別詩

又

一從與君別日吟招隱詩豈是輕爵祿自憐非
世姿欲問金天路忻攀玉樹枝吾意非溫飽惟
應君所知

振衣

振衣豈無地何必千仞岡志士多苦心難與俗
慮方俛首事詩書眷言見羲皇一旦懷之出馳
背如所忘斥鷃有決起但覩榆與桑冥翼搏長
風肅肅周天翔我願從此鳥萬里長相將

趙大洲書至赴辰沅軍門咨議

相期二載竟蹉跎可是風塵宦路多洮水暮雲
虛夢入沅江春草獨帆過甲兵數萬聊紆策道
論千言未正訛浪跡平生幾知遇懷人今夜慘
離歌

又

尚書豈是老邊師自古深謀須久持今日君行
何所獻好將干羽靜苗夷抵園並榻應無日客
館孤燈獨有思更約秋時休預問只恐終成汗
漫期

田家四首

茅屋閭春郊夜聞雨垂垂喜蹴衾中婦第言起
晨炊秧成久常種况復水滿畦詰朝荷簞出子
婦相提携下挿信衆手行列亦自齊俯身挿田
秧仰面致祝詞三農始今日生死良在茲願言
秀且實螟特無相夷登場倘有秋報賽鷄豚肥
一半輸公家豈獨顧其私昨歲稍稍旱東鄰遽
流移前村有遺田無人委蒿藜僅存三數姓支
持亦已疲念此不敢泣恐憂母與妻

其二

新秧已入田愁心從此始日多愁旱乾雨多愁
潦水種種千萬端登塲甫云已耕耘本吾事有
力當自委豐歉倚天行良農未能擬憂患煎苦
辛短髮白未理

其三

頃歲有邊警比鄰子從兵昨日已得信戰死當
龍城為農雖苦辛聊復得此生世事有治亂展
轉虧愚氓朝耕飽霜露夕探獲棘荆場稼雖已
登粒粒皆心精長安貴豪子不識田中賸百斛
充一餐私藏猶自盈賦命並丘壑高下何時平

其四

所居邇萬山年來稱盜區牛豕晝不收井里成
丘墟妻子慮目前願徙毋久居老翁徐自語吾

書

卷

五

豈獨不虞盜酷猶有特格闕尚可驅官中點防
兵為患當漸疎所憂民牧貪虎冠濟私啗吏卒
夜扣門鷄犬驚且逋何言餘斗儲行當鬻妻孥
彼威挾天子敢怒不敢呼邇聞縣有令新到行
事殊幸彼終清白吾命倘得蘇厲兵守倉卒煎
粥活湏臾垂老慮患深語罷涕淚濡

將散桂林書院示諸生二首

頻年共下絳紗幘此日升沉各自飛餘師只在
點求是無隱應知口說非高第豈為榮利地窮

途翻作熟仁機他年自悟西來意莫道曾傳鉢
與衣

又

浴詠亭幽俯碧池言偕童冠濯漣漪看雲歌發
忘機處玩月歸乘適意時萬里孤鶩終爾望一
丘欲卧自予資掃除勤鴨亭中客莫遣榛荆上
短籬

和趙大洲韻示湘山書院諸子

一掬包羅萬斛春彌綸叅贊在吾人分毫未盡

書

卷

五

心應愧擔石雖無道豈貧情起我人終屬妄機
從飛躍辨方真斯民饑溺原同體痺痿湏知是
不仁

又

錯將章句侈為儒千聖傳來一字無內蘊虛靈
誠法藏外尋枝葉却迷途春歸草木千崖滿日
照陰翳萬壑除入門更道無多子一念華華即
淨徒

元夜宴張總兵宅分韻得魚字

客心天畔惜居諸蘭佩晴宵集綺廬短晝故憐
逕有燭豐廚寧嘆食無魚月華寒泫天花落簫
鼓喧聞地籟舒更道承恩郎省日春城不夜望
呈居

九月十日兵勦恪洞捷報贈劉總兵

森森魚麗出戈矛為復民間匹婦仇斜日馬嘶
千樹暝夜霜旗閃萬山秋封侯豈是書生事全
勝應由老將謀直北甲兵新滿地誰將龍劍斬
蚩尤

謁中丞張公祠

中丞祠屋俯龍城功記當年百戰輕荷甲未歸
新練士執經猶侍舊書生江頭雨暮群峰暗松
際雲連列雉平猿深動獸今古在續貂深自愧
前名

又

松檜蕭蕭野草殷日斜啼鳥慘祠頽可憐諸葛
終西沒未道班超尚北還公竟沒於江江濤春湧鼉
鼉窟戟陣宵嚴虎豹開險巖因悲千古事誰得

功成更入山

舟過峽江讀韓襄毅公碑

江上殘碑烟雨中扶藜上讀見元功山峰亂擬
旌旗出澗水流餘殺氣紅牛豕行人歸夜牧鯨
鯢避楫徙幽宮百年莫訝書生畧俎豆干戈事
本同

江上別符松岩魚憲

吳門十載憶分襟此日天涯意更深家望赤城
徒縹緲歲移青鬢漸侵尋江聲晴轉驚離夢山
月宵懸照別心悽斷自今琴上曲不是相思即
越吟

又

明時無事用才稀抱器如君亦許歸蠻中初識
新龍劍江上猶驚舊豸衣王女雲開青鳥度金
鰲兩足紫芝肥病軀久有滄洲志相待煩君掃
釣磯

度梅岡志界山寺

汨汨不自適素心寧安云方衝炎微雨更度嶺

頭雲憶落星河色衣沾草樹芬高眠待日晏應

自愧僧群

又

紅梅無復樹高開空有名來為乘傳客非並棄
縮生稍深留雉乳村迥隔難鳴莫道全塵執行
行傍化城

又

古刹澹朝曦驅車聽鳥啼山當百粵盡路入萬
峯迷纖纖窮番市明珠溥海携險難兼所產何

日息蒸黎

謁張文獻公祠

丞相忠勲懸日月百年祠屋鎖松梧殘碑鮮合

將雲護古寺鍾鳴禁鳥呼金鑑未能回倦主王

閑寧免入狂胡翠華興慶歸來日曾有思公一

字無

酬汝寧王太守鑑川寄慈仁寺見夢之作

金作泥封錦作文忽傳南鴈落寒雲思君不及

嵩高月夜夜流光照汝濱

又

白象青牛昔共遊曾得其參真而今別去
君休問失脚年來何處

惜菊

種菊勤灌蕚為供爾時看誰言菊于役余歸花
已殘羈情惜不遺撫珠遠悵然假寐稍須臾老
人對我言汝尚爾無聞於道徒歷年物榮而之
謝頃刻靡停還菊何有於女百歲彈指間女歸
與殘值物意良非怪尋女初種心預作開時歡

失歡斯為戚兩妾相因緣如彼未種時寧有歡

戚端今殘同未種時得本始觀一女更二物覆

鼠恫蘇瞻所以拈花索有味於斯玄余覺恍然

悟遭蹶乃得使真心不待目見彼物可牽變化

自有形無無始大完斯言寄同志請繹沉冥詮

語僕

舟夜耿明燭照壁帳前賢浩然廢書嘆悲彼得

失縣人衙前燈火各奮各自妍溫飽亦何事營

營世年時僕向余道主意良已覺人生豈金

石駒隙通流棹所惜口與身胡頽愕且塞長安
貴游子挾策起廬田慷慨扣天關嘯嘯事豪權
所屈亦幾何熏赫原燎燃朝馳朱擊轂夜宴翠
語絃一餐百金糜半菽千穀聯業業鄙陋儒糟
糠褐未完仁義本康濟古語疇獨然主人通仕
籍十載今已延緬懷在六藝歸躬道能屢側枕
志義燧束帶思窮瘁迂疎衆所弃置官有無間
空言若畫餅可視不可餐充朝缺重羞蔽身寡
新統謀左叵自料意獨終取焉長裾用走趨茲
具誠恐顛予聞服且笑予意良獨難茲道豈爾
諳姑與語大端人生共顧趾有心天地官智人
御赤子車馬軸且鞭大君秉乾紐列宰調璣璇
大小雖殊致所同順旻玄立樊東樓遁孤傲凌
昆蟬著書翼道術是責良不干一旦受弓旌束
身繫糾纏璞斷著文彩劍試臨俎鮮緣將奉平
生豈為身口專明堂委珪馬一語乾坤旋敷澤
落九州名在舜鼎鑄道作天子師文以綸綽傳
或說文武畧皆兵走窮還素健負推結幕帳羅

東魏憾薄四海膽洗滌萬國頌功淪嶽與瀆意
淡石並泉中苟不得遺卷懷抱粉綠詩書列徒
授茅茨居屋綢繆得合有分公志寧為選茲意
何從來阜藝有遺路道表卑蹤跌出清義始湮
名恒在身後侈已居仕先利刺額委子華豐事
猷煎馨彼酒為禮沉醺非言詮棟宇本聖謨雕
峻乃末消名微幸已厚過積身且拍薄軀三尺
盈掩覆須匹幘腹大不如堅日在升儲饅男耕
女且織歲計亦已寬餘弃祗糞壤柰以身賈怨
遺籍耿陳軌寥落晨宿嚶嗟嗟吾所述適越章
甫冠周公仲尼沒惕余淚闌干敷言寄同志共
濟須勉旃
壇經速香寄李羈野口占代東
莫言至道本無文萬軸千章字字真摩頂何須
尋別法化身原即宰官身
又
群籟秋深靜井梧篆烟蒙密起銅爐此時更對
青天月高卷勘牧一字無

又

王液金光徒法象紫貂朱轂抵塵埃忙裏覺時
繞一宿使君親到寶林來

又

夜襲旃檀下鶴群羽衣罡步逐星文主人已得
忘形盡香氣曾非用鼻聞

韶石舟夜一首

孤懷耿舟夜遡古思所缺就枕不能寐起坐延
素月波光涵清虛雲盡飛鳥絕遠黛橫數岫黯

卷十三

十一

十一

黯天際列江闊榜聲沉潮生沙草沒感念誰與
晤無語終自咄險巖世固深進退理恒設訊此
王魄團時遭薄蝕孽昨宵鍾鼓動誰令蟾光竭
初虧半掩鏡俄甚全分缺食罷精還吐留餘始
茲發數照東天離屈伸自超忽况當朝露身寧
免風塵滑道大下士笑機深仁義折狂人譏孔
丘所務各有物逝將蘭結裾當使金為骨已矣
歸去來山中有肥蕨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詩

舟行將至貴溪江少峯以詩見贈即席奉

答

丈夫志四海意氣皆憐材擊筑髮上冠倦倚黃
金臺挽衣仰天地相顧仍自唉水上酌濁酒白

卷十三

十一

十一

日為昭回是有深思豈獨離別催擁篲爰古
風東閣生蒿萊僅僅亦稱理崇高不為摧志士
日負奇萬仞抱崔嵬短褐與藜藿低眉寧所裁
雞筴寶凡羽錦鞵籠常貽鳳驥不復至皇岳亦
哀哉伊若巖廊英胸有冠古才少年亦骯髒稷
卨相與諧杯酒忤許史十年宦遭迴撫膺不得
意閉門以簷苔晞髮望闕吐吞振雲雷屑玉
洒空虛墳典扶傾頽以君高視間乃知開闢來
士不官達公侯亦塵埃今名在宇宙久近誰

能猜理去闔閭平道在沉湮開塞予誠薄懷頗
意接樽壘燭下披晴襟雲際遺瓊瑰茲行返林
麓執手重相猥同心照水壺傾倒萬斛推不謂
燕石賤亦蒙下氏哀顧篋靡所報索 瓊瑰
百年有令畧不愧江上孟

臘月二十八日協中堂宴集

共戀冬殘一日餘啣盃且復對春暉天迴野色
城梅曙日益江流樹雪晴歲從奔走成遲晚官
以聊停學息機是日封篆不視事緝廬父欲還山卧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向干戈問是非

羅浮蝦蟇峯

蝦蟇亦何爾敢據仙山隈想由蝕月時揮討芳
五雷體落命未殊餘喘依懸崖昨夜仙翁啼藥
爐走青埃金丹曠世秘胡使微魔猜授汝雪花
劍敢干須亟裁

玉女峯

馬夫卅梯次第攀稍從曾登指仙閣空言玉女
延留月苦憶鸞簫久不還碧水遠疑蒼鏡綠

蘿長似帶絲閑登遊祇益羈人思錦瑟湘妃曲
未闌

飛雲頂

臨水不怯深登山豈辭高野心壯驚足直欲窮
始邀天路非術阡崦曲莽固交不謂翳閣盡忽
復臨岩巖炎州宅幽奧儼獨植孤標虹躡百猶
轉岫列萬若朝振衣俯六合足元神且超陰靄
近明滅日漏垂匹納時於微茫中遐瞰滄海潮
睇闕象綿邈撫麓雲雷遙井邑祇分抱辨數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纖毫碑暗蝕劉紀草茁非秦茅以茲聳拔尊不
屬圖封標處僻固遺勝遣累欣間招憑將空有
心當此無礙遭適意發孤嘯山人聞鳳韶

下山

罷遊下山麓明月當前騶悵矣猶有戀歸與不
復留目已窮滄海衣仍拂斗牛昭曠心期在欣
茲得稍酬

丹竈

明月羅浮東太白羅浮西丹光相與射土釜生

虹霓我來亦何晚仙翁久已歸丹熟竈亦冷山
人拾紫泥

水簾洞

已背鋪金地猶聞淵王聲近將千縷山遠合一
簾清沫已薰風散光應待日晶相憐不能去優
游濯短纓

天華書院題呈甘泉先生

先生卜築絳紗宮翠壁丹梯百二重雲出時為
平野雨樹深猶度隔溪鍾止將幽寂方僧隱莫
驚寒集

以崎嶇擬聖功未信試看當戶月一魄能令萬
水同

卓錫泉

野荒無復寺寒泉尚有一尺不容緩四時長
自盈漱齒從猿汲扣瓶防虎爭杖錫亦何意醍
醐溉衆生

謁敬陵祠

把釣人今遠惟餘水石幽草辭纁帛色江漾客
星流交道明千古經綸媚一丘功成方辟穀應

自笑留侯

又

漢道適中振抱才固當舒拳拳訪徵詔况乃故
人書夫子獨何心非為在樵漁而將一縷絲萬
戶封不如終日不獲鱗欣然非在魚茲豈為傲
睨中還得心初東京節義名李郭蒙其餘月落
江流空雲歸松影疎百代茲一登清蹊滿長裾
采石渡江望金陵

揚帆六月拜天風倏忽還疑駕彩虹未敢燃犀

驚寒集

五

驚水府逝將擎楫起龍宮煙和柳色陰陰碧日
抱波光炯炯紅停橈更問東來鶴銀闕三山幾
許通

又

高皇昔日渡陽和聞道開平獨仗戈組練宵懸
始孰月樓船晴歷石城阿營邑全同都洛意想
鄉不數大風歌水心神劒今應 御誰請東征
靖海波

將至池河遇雨

風雨西來攔馬首，須臾新漲滿河口。輿人向予
指北山，近日裂開蛟出走。千山明晦翻掌交，小
流合大成滔滔。抵言舟楫畏風浪，誰云馬足生
波濤。屬涉來投郵，傳宿燃藜酌酒對童僕。抱病
孤吟逆旅時，簷前點點關心曲。兩露本屬天地
仁，為農者喜為客嗔。煙堤柳下魚龍道，雙河舊
跡今蒿榛。人生自是難得計，寸地能令千馬駐。
君不見姑蘇臺上暗海氛，三載淹經猶未霽。飛
身欲奏鸞籃天，兩晴晴頂着意。

隋書

六

隋隄十曲

隋隄煙柳萬條斜，袅娜垂陰間棗花。枝老不知
行客意，日斜猶自着啼鴉。

二

何辭白王作離宮，萬戶流蘇透暖風。埋沒只今
花在野，學得當年剪綵紅。

三

一龍飛得意春盡，將寶瑟拂埃塵。宮中歌舞
今粗備，只少江南井裏人。

四

丁夫百萬築長隄，隄未成時柳欲齊。聞道長安
更天塹，秦王唾手取關西。

五

虬龍墮地舒鱗甲，熊虎臨江轉羽旗。十年筭盡
吳中虜，一瞬忘收仗下兒。

六

樓船綵女下揚州，棄水胭脂赭碧流。猶恨當時
携未盡，留與裴監博列侯。

隋書

七

七

金根帳殿度臨洮，白雉雕題意轉驕。不夜城中
歌舞罷，半酣起坐說征遼。

八

西沉海日沙為劫，東逝洪川谷是陵。國亡留得
長隄在，好與村童說廢興。

九

辛勤混一本搏沙，百戰江頭骨似麻。脫甲歸來
渾不記，嬌歌全勝後庭花。

十

一樣尋常楊柳隄興亡偏自使人悲獨慚當日
歸唐士不記周詩有黍離

安肅縣阻雨柬許子春

遄征二月未朝天祗事孤城尚獨延
雨似為羈客急河聲全抱漲流懸
王堦舞影瞻雲暉金鑑誠題理素編
會是鍾期同寂莫好將琴曲傍秋傳

將發京王元美刑部同宗方城考功吳川

樓給事錢張氏園亭詩以別之

夜合籟音收焚香衆壑幽誰言滄海使得綴習
池遊懷人方永夕送客况清秋賦贈同聲在吾
行何所求

二

去國日已久逢人舊侶稀獨有詞場彥相看數
把衣黃金儘炊桂玄髮稱餐薇時難諸君事雲
霄比翼飛

三

君憐同舍意張宴集才名秉燭心同盡抽毫賦
各成鴈來驚歲急麟在顧交情莫學燕關客悲
歌和筑聲

出宿慈仁寺憶舊同遊王學甫吳竣伯吳子實

初辭紛薄向雲林今夜殊能得此心鍾磬蕪秋
自清越松梧度雨轉蕭森僧因舊識名曾記情
憶同遊感易深歸來夙有抵園約祇事風塵各
陸沉

一 昆廬閣

當年登閣殊閑事今度重來始自憐共眺故人
多紫綬乞歸何日住紅蓮新城千堞驚烽火角
殿孤花媚梵天薄遊湖海渾無賴好向金仙乞
上禪

宿濟南靈巖寺

天留勝法千年寺望入全齊百二關僧榻半巢
青嶂外佛筵全占白雲間壇餘碧草兔猶隱寺
前白兔潭滿寒泉鶴未還雙鴈羈客故多遺世

意乘月清秋駐珮環

登泰山

青旂蒼虬肅帝居綠虹此日上空虛千巖際曉
光疑動萬里憑秋望轉舒金仙鹿駕餐霞後王
女鸞笙帶月餘 聖朝別有明禋薦不向相如
問禪書

王皇嶺

百丈丹梯躡最高天風獵獵起衣梢玉函苔合
迷秦字石洞雲深翳漢茅樂聽帝閣非俗韻望
收群岳亦兒曹壯心欲捫奎辰落散作文章向
魯郊

宿碧霞宮

十年誤塵鞅幽思好已積乘風扣天關始自欣
茲夕令秋萬壑淨處高四海窄霽月皓珠光一
氣但森碧俯仰失身世虛無驚枕席湏臾雙青
娥縹緲凌鳳翼飛墮嘿不語手授煉玉罔上言
金卮秘下言畧運逼長晷拜受之展讀還惕息
液頰齒新趣玄几軌又法密文故說道符世

寧隔通俗固寡能鴻慈豈恒億已矣行道榮逝
將理還策

又

甫賓峙天陴積壤標地宗巖巖寧魯瞻祚澤裨
海同虞庭重方符五王齊群工肅欽薦蒼壁諒
將酬竣崇邀福固乖典非古由祖龍飾符眩雞
時辭譴疑乾封哀土樹三脊附出紕繆秉群儒
不自持相隨侈非功禮樂斬百年兩生見豈庸
適魯問高駟執鞭吾將從

曲阜謁先師廟某行釋菜禮

兩儀軌洪運二曜懸素規流峙併含毓斯文良
任茲婁婁鳳圖隱郁郁象緯移長夜會始旦萬
禩遵昭葵少狂抱獨尚銳心行自師截流濟溟
滓跂足躋峻嶻三十祗無成歲月將志疲近悟
頗享敝即信旋欬迷趣途頓新阡完修謝前基
紆道展松栢天地緝精微省躬惕茲晨薦藎然
有新枯條昨春澤幽谷遘朝曦大道若大路皇
王將安之願言軫深慈掖此沉冥思

五湖

濟沈平湖不流客行幾歷五湖周懷人望極
蕪葭水避鵝群隨鴈驚秋樹纖烟雲時變態波
奩珠斗夜沉浮扁舟莫為鷗夷誤豈少功成未
及遊

度廣陵贈吳子實太守三首

何期同舍奉 明君珥筆含香住白雲鍾聽紫

宸朝並馬案投青玉夜論文懸知百歲心猶在

翻恨當年手易分此夕好同天外鴈數數哀鳴

故念群

又

五湖烟水廣陵鍾未夜相看夢寐逢對酒晚芳

翠野菊涉江秋色見芙蓉窺林霧澤文同豹射

斗芒寒劍是龍流浪無成歸未得向君猶自說

明農

又

朱幡五馬照江都刺使風流那得如胸應厚積

未為墜官豈全貧食有魚衣裳湖海肯時斷戈

甲乾坤難未紓竿頭百尺期同上莫似從前誤
劍書

除夜和舅侄翁韻

羈人倍惜年華度隨俗堦庭事掃除劍氣盃光
兩自媚世途客鬢總何如喜新稚子頻燒爆占
歲山人故卜書壯懷好與春風盡莫遣江城柳
盡舒

又

春花肅肅照銀魚學士翩翩下王除詞干紫氣

神猶壯天人滄洲道自如三殿香爐瞻委佩十

年名岳記藏書江湖廊廟終何意總向浮雲識

卷舒

又

恩深諸將竟何居盜賊郊原尚未除萬里紅塵

聲鼓急百年青鏡隙駒如北連關闔懷銅狄東

去蓬來阻素書花事即今休太劇缺壺歌罷轉

難舒

早春雨中

東風本意促花期積雨番令花信遲颯颯細聲
分野竹漪漪新綠起平池薄遊歲月淹衡岱推
轂經綸怯羽旗走馬拾芳應後事獨將散帙對
春姿

早春同兄弟遊巾山翠微閣

雨霽蕪烟一望輕千家燈火合春城江流自繞
東峰出閣勢還連北嶼平濤壯魚龍驚鼓棹座
幽松竹學鳴箏謝家詞賦應誰似解道池塘草
漸生

明慶寺

背閣還凌堯率天暫歸遊樂更須憐振衣聊卜
千尋地出世終皈半指禪石頂莓苔當佛綉洞
門花雨和鍾懸苦吟一去任公子松鶴年年月
自圓

絕頂

雙峰斗極並為雄雲闕霞標在眼中樓護殘烟
疑結蜃橋溼斜日見飛虹藉草行孟濡翰墨倚
天彈劍憶旌弓隨湖寄語開門使白雉銀鬣久

未通

出郊

十年始見故園春日日江頭破發尋無賴鶯花
寧屬計有情立堅自宜心馬矜初柳頻嬌影鷗
狎晴溪故好音頗緣多病朝簪懶况復青山伴
越吟

又

憶昔曾含鵝舌香彈冠遊冶有輝光黃金臺上
文章重丹鳳城南草木芳拜寵珮環投百粵藉
芬蘭蘼蘼三湘佳人絕代憐分羽每向東風意
轉長

至湧泉宿業師山房對榻賦呈二首

絳紗飄影亂春燈寂歷空山萬象澄徑入牛羊
溪日暝江懸風雨夜濤生座中禮樂無絲竹海
上星河有甲兵未鉢廿年慚客鬢欲將鋤笠伴
躬耕

又

吾師道在自滄洲况有林塘卜宅幽庭緣愛客

時留鶴居為求仙故結樓翰墨冬餘思北固枕
藜春事問西疇漢朝經術由來重誰道丁恭竟
不侯

登海門先月菴望海同二王二楊揮使

誰植岷崖障碧瀛平臨蓬島客衣輕孤帆天外
時來往遠嶼雲中半晦明虎豹晨開運極動魚
龍春水傍盃生旗旛忽報千峯雨應為東來洗
甲兵

又

繫集

卷三

七

五年不撤三關戍一醉來聽萬里濤白馬風塵
諸將在碧鷄官闕使臣勞詩成渤海濡春墨酒
罷提槍顧寶刀倦遊久抱歸興與鄉國干戈正
屑騷

兩行見耕者

布穀聲稠春事初田家未饒向新畬溪流活活
連山雨古木陰陰覆野蘆羈旅長途時拭劍鄉
園兵甲欲銷鋤九重今豈三推倦無逸猶供
便殿書

雪中宴楊齊寇憲伯宅和萬履庵金憲韻
漠漠天風咽雪墀嘉招咫尺興堪乘促梅稍已
傳春事燕月還能晝夜燈籟息長林瓊宇合濤
鳴烹茗王壺澄宴餘頓覺諸緣盡誰道官情未
並僧

又

霞標星使他年事素幙雲軒此日乘壯志天峯
窺絕壁旅情江郭共寒燈背人鴻鴈隨時遠結
佩芳蘭對酒澄却慚三十迷心在猶自登壇舉

法僧

次日再集諸公登滕王閣二首

背郭樓高瞰杳冥况逢晴雪滿郊垌渺茫不盡
西山白隱約微分浦樹青三楚川原淹落日百
年詞賦識殘銘初筵澤畔寧辭醉莫遣漁人笑
獨醒

又

臨江高閣受寒多登賞其如興劇何王孫草在
春安憂帝子樓空暮鳥過結綬紫芝曾負曲凭

欄白雪且為歌徘徊初散城頭騎樹靜沙平月在坡

將至貴溪江少峯符卿以詩見遺用韻奉

答

十年苦憶會時難握手猶疑夢寐懼病骨風塵
憐藥果才名大將獨登壇天山雲盡星文合葛
水波搖 劍色看經綸自在蒼生望祗恐東山
卧未安

又

驅車敢畏路行難歲晏逢人寡所懼鐵甲風雲
迷舊壘王開旄節尚新壇隙駒每向愁中度閑
蟻須從靜處看一枝已為鷗鷺計疎懶年來歆
就安

至貴溪謁象山祠因登三峯山頂時諸生
從行餘于諸生適至歌聲齊作

鬱律三峯俯碧溪携童冠事攀躋衣沾寒玉
泉初噴足並飛虹望欲迷祠古松杉惟待鶴地
偏花水似聞雞登壇說法千年事鐫石何人續

舊題

又

雨霽郊原落日昏隔林沙渚未全分葛溪漲駛
驚濤雪龍石苔深纈露文設解塵纓臨定水且
將歌韻薄行雲諸生莫訝幽尋劇野性從來鹿
豕群

傳石淵尚書邀飲園亭賦二十二韻

背郭成真隱綠溪間草堂十年叨粉署此日捧
霞觴透麗奇難採水霜春自藏壘山分華岳引
水學汪洋徑仄攀蘿度河平着桂航雪封全失
洞草密半迷岡就景頻移席躋巔屢寔棠檜聳
虬欲怒蒼蒼初張舉網鮮能餉收場稻正芳
竹疎寧碍月花喜故當陽司馬初歸洛汾陽竟
相唐優聲簾外聽犀影鑑中望跡並經綸倦情
非立堅忘墨池綠筆垢利硯為經忘西省心俱
劇東山與頗償險夷曾發其詞藻亦俱將日月
變髮短乾坤五嶺長低眉虛剪拂握手訊平康
不設雞香在刀橫斗氣昂之官以禮樂獨立豈

文章耕耦沮同溺哉知伯與狂安危公善飯吾
道向滄浪

送李一吾年兄之湖廣藩叅效劉禹錫竹枝詞二十首

三月花繁楊柳輕東風婉婉語流鶯無情不管
人離別百轉猶為求友聲

十年衣袖曲江頭曾向蒼梧並壯遊今日更來
從此別宦身那得似萍浮

王立兩都青瑣客共傳鳴鳳在朝陽君今紫綬
寧論賤祗恐垂衣憶抗章

楊策鳴珂度王河傳杯燒燭對金波一麾浪跡
君恩負風月燕臺秋自多

驪歌一曲不堪聽君去瀟湘與洞庭念我能傳
袖中字西來衡馬有修翎

宦路風塵幾故知如君於我數相離人言醉後
能忘別欲指鄱湖作酒卮

莫言後會未能期只是今朝已可悲不信君看
鏡中影何以當年釋褐時

君今向我問平生我亦知君意不輕慙慙猶恐
成相負頻結芳蘭贈遠行

天地風塵暗海東郊原尚道戰旗紅武昌亦是
雄都會百萬君應在腹中

九江渺渺際春烟三月桃花浪拍天壯遊好認
風波色莫過龍宮夜泊船

行行莫嘆楚天長黃鶴磯頭酒餚香浪靜月明
環佩濕使君初出紫微堂

閑居頗讀開黎書自謂心能萬感虛祗是別離
猶耿耿葛藤今更好嗤予

君才自合可經時山澤濯人久自知他日題書
問幽寂猶溪橋對薜蘿垂

一劍磨來三十春今朝解贈遠行心漢江若渡
休開匣躍作飛龍不可尋

虹霓百丈吐仍吞促膝年來仔細論此去共誰
傾倒盡長吟抱膝閉蓬門

真鴻萬里自長徂決絕搶榆笑近畝江海十年
青瑣客骸髀依然一故吾

臨岐羞作女兒情說罷加餐說令名峴山亭下

千年路亭上何人續舊銘

盱江兩岸草茸茸夜落春星驛路封一晤匆匆

君又發錯將相送作相逢

羊腸劔閣路行難何事栖栖未解官昨日家人

附書至野猿亭鶴笑盟寒

別去懸懸不耐情會時黯黯更無聲夜來燃燭

題詩罷始信情多聲自鳴

題畫梅

爭春綽約試新粧冰玉肌膚鐵石腸萬里姮娥

更相伴素鸞深夜舞天香

又

又

凌波素質倚江干欲躡霓裳徹骨寒總為幽人

歡未足更懸清影鏡中看

寄李一吾在告

早歲相期共掛冠忽傳疾足竟爭先十年名在

寧俱隱萬里身輕始自全如縷茶烟依竹試半

痕紋簾傍花眠馳驅祇恐雄心在對酒休歌伏

樞篇

又

百好年來懶自持獨餘病骨髮將絲戀時豈是

才能濟習靜原因性所宜白羽畫傳滄海報紫

霞宵轉玉爐奇已矣吾將從此逝合并無日使

人悲

送二弟北上

少小相看各長年此行雖壯亦潸然馳驅我倦

欲休足負荷爾強將及肩家業白眉應有屬離

經青鬢豈徒研番衣曉關低閭闔好整平生對

御前

又

又

百事無成莫似兄壯年曾亦學屠龍世經涉歷

知多難學向心求覺未窮桃李春陰沿浦兩巖

微秋茁薄溪風逝將去女會何日池草庭蘭限

未同

十四夜對月

鴻跡無端滯楚城幾逢秋月傍人明滕王閣在

留殘晃孺子亭孤洗遠清衣袂半澆珠欲墮秋
毫細數兔應驚來宵聞道光全蝕好向樽前着
意盈

題武陽驛

驛路山城背村居野水連度旗分樹雪落鴈破
蘆烟微醉看吳鱗長吟目楚天塵勞終歲事此
夕意翻憐

又

歲晏猶為客天涯獨倚門區區竟何就黯黯欲
誰論立馬雲飛盡烹魚星使煩班衣與簑笠吾
道亦應尊

雪中與諸生宿天池寺用東坡韻

彌漫一夜混微纖貝闕銀宮佛土嚴意識無知
空是色舌根忘味淡為益伏龍凍合玻璃水饑
雀寒依玉柱簷變相剎那應不住望中回首失
山尖

又

行處青衿變素纖刻鏤長倩朔風嚴輕花學柳

飄茵拂寒意催梅和鼎鹽興入一溪能鼓棹貧
甘三日任封簷抽毫此際誰能賦造化奇工付
筆尖

又

山頭凍鼓不驚鴉白象文殊轉法車豈與佛燈
爭夜晃旋於琪樹著冬花澗底平舖迷野寺竹
中烟火識人家此時侍坐諸生在拱立將揚手
自叉

又

對境能忘鴿與鴉上乘即此是牛車無聲細落
添溪漲得意高盤眩臂花練軸素縑翻織女豐
年禎瑞報山家圍爐密與僧叅取撥出星星仗
火叉

山僧二首

雪壓松梢鶴未歸石橋無路草菴迷山僧定起
渾無事不耐千峯鳥亂啼

又

山上斜陽山下歸鉢中有飯灶烟微山僧食罷

渾無事漫啓松窓補衲衣

御碑亭

虛空忽見四仙身鶴駕鸞驂布地金一自丹砂

回聖眷奎光夜夜照禪林

文殊臺和陽明先生韻

佛燈久不到巖臺寂寂山光黯未開不信人間

盡昏黑日還東出月西來

天池寺

我來青山爾為主我去山留兩無取戲留少許

務堯集

卷七

七

與山僧瓶水楊枝洒空兩

講經臺

天風吹雪散高臺萬里晴空指額開此山此中

無法說野狐師子不須來

訪僊亭

仙踪草昧聊行俗一別金陵返山麓竹林無寺

空有名獨結苑亭當華屋

雪中宿廬山與論堂達三僧

晏匡廬漫登陟岩際無雲口色絕薄暮朔風

噫大塊庭樹霄寒霰歷歷詰朝罷開起推戶千

峯渺渺回環白勿驚宇宙成幻觀出門四顧迷

所適匡廬山高壓彭蠡無時變態聞在昔我來

寒衣攬昭曠帶葦微塵成頃刻玻璃作殿貝為

闕浪疊山層見銀磧力存負重庭竹偃空虛驟

盈崖洞側朝光已是渾天地瞥眼那能辨空色

龍池不翻波作玉雀簷倒掛水為壁彌漫全失

來時路盤旋半掩狹危石烟霏盡鎖文殊臺朶

朶青蓮迷咫尺我來脫洒風塵際入山不畏官

務堯集

卷七

七

方逼奇觀未是初擬心大地呈祥方一夕造化

是中有深意舉杯漫賦聊爾測莊嚴佛土金銀

臺妙香寶地煩神力愛心生喜道情長袒有驚

訝席當亥不爾達磨苦求道雪山經行年歲積

我輩優悠是後時此機大似相督責芒鞋半濕

不辭胝未是精專還自惕不爾世界自平等至

道無難嫵簡擇填山埋谷一望除高下無情真

慧識不爾根塵方苦結一破萬融須臾釋見現

有時談淅欬欲作東流益彭澤不爾無生法王

法講經臺荒虎交跡此時六出天花墜喃喃辨
舌非耳得洞中佛手下垂引避世無心依倦翻
巖棲不遂紅塵喧因茲悟入諸緣息山僧欣然
對我笑山雪無時偶然獲種種差分是有情一
絲塵起天淵隔僧半掩爐火紅此間無語還
自得我聞一時亦消洗自覺前心非極則雪既
非色我無來呼酒携朋展瑤席懸巖百丈雙袖
舉縹緲孤身在天極醉將萬派九江流散作杯
前一涓滴

住白鹿洞贈吳明卿

昔遊中秋望明月君當師席我亦健今來歲暮
君綰符我已抱病三月羨諸生來去半是非頂
史濠汜驚飛電晴湖荷舟數落手五老孤亭展
窺面深山大澤天地闊縹緲頓轡頻經踐天寒
雨雪大如掌朔風落木庭如霰白鹿不歸飛瀑
縮洗削蕭森色象變人生百年幾登討三載兩
番徒縹緲衣冠頗似沂雩集法輪誰學靈山轉
斯文荷擔須有人君才百倍深予眷吐吞珠璣

籠百物淡泊錄塵真自見空牆咫尺溯源委婉
轉風塵祇行傳君不記去年空山溪石滑十里
赤足相扶陟飛巖

登彭蠡落星岩

挽槍掃天畢偷光襟大明帝怒剷使落孤峙隈
山城拳石不敢吞往往疑長鯨禿突寧記年風
吹春草青平湖千萬頃三月波杳冥舉目混氣
色地軸翻滄溟小邑亦莫麗頗復煩支撐拂木
事躋討虛無近飛騰至今舟行人再拜乞餘靈
邇年狼狽光炎妖未澄流血滿平地暴骨海
氣醒幕府戟何有夜起占樞繩號令未應乖何
不肅天刑置此豈無地假息稽國經鈴韜縱欲
吐秘之不敢呈仰望疑大造登攬翻涕零天幸
幾何恃諸將能無情

朋來亭示諸生

朋來誠不負亭名坐對天空五老清顯晦有時
雲作幻掌亭無去主為盟見勝芙蓉顏綉當牕
落微樂升歌遠洞鳴千古何人得同調巢松李

又

又

敬所先生集

麥

毒

陳羅江病中見示長柬走

謝三首

又

飛騰各萬里追隨已二司杯盤江泊夜詞賦榻
聯時兵甲心方折經綸望豈遲相憐病中意不

是為交私

又

余弱方苦病君強胡忽然錯迕應人事成全諒
彼天風雨供深思塵埃偶俗緣向來無與晤日
日憶歸田

送羅江方伯

霽雨到青蘋朝來萬象新西山當餞幕南浦故
留春頗憶相隨日那堪屢別長栢臺曾獨往薇
省特無隣歲月驚高柳交情動遠旻諸公宜側

五十二

卷三

三

席天子念東人帆影宵摩斗波光曉映紳依
依連草色漸漸去征輪剩以文章好蕪敦意氣
親階崇先百辟言重出千鈞苑李湖橋路茅茨
野寺津烏迎曾到節花索舊看嘯海暗乾坤破
征煩杼軸貧轅門皆說虎戰地少圖麟半倚櫟
槍柄全歸杜稷身轉輸蕭在漢羽檄魏湏陳展
錯寧無策飛騰定有神提封環越國岳嶼獨江
須綠徑侵烽火丹梯長棘榛草堂安穩否生計

枕上聞雷走筆東記山

旅人高枕傍春夜夢回忽聞雷鼓揭殷殷萬軸
度井陘烈烈梁堰傾長淮木葉顛倒敬天怒戲
豫不敢心如齋湖南風物隔五嶺潛移生色歸
群芳氣至神知造化爾萬象森列誰安排元宵
未度樽酒約頗妨樂事簪溜注油碧輕車路應
遊珠宮火樹皆沉埋問閭有情不及達閭闔
穽穽尚可階百蜡張弛亦天事豈必盡奪承平懷
願鞭雷公向吳越杜陵往願何當諸君才試出
補天手燮調自古須吾儕

和紀山間風聲見貽韻

噫氣薄太虛呌竅來無端群物共蒙被君胡獨
長嘆萬象本無心取舍成悲歡羞恥立面熟戰
慄當嚴寒履霜條堅冰春入草露溥生生各自
得分別成棘蘭淨明熟拈出言寡理已完無無
見天真日損乃大升軌曜進推蕩金石還當殘
武合取微塵幾許成一丸有情鶴倥傯堯舜亦
清君懷萬因崇得此何復難年來竊自窺閨

玩亦不刊因聲寄同志締綵報綺純

郊行見竹

去冬無雨日已久春新兩度雷初吼伏龍起蟄
老蛟怒乾土枯枝亦何有時施本是造化情寧
知妨我郊郭行飛蓋飄搖衣桁濕青苔繡澁溝
溜盈森森萬竹烟霏入蕭蕭百頃波濤清隨風
急嚮驟相戛遙疑策馬馳平陵夜半度陰聲撼
撼號嚴令肅不敢驚河岳久隱鳳不至刷尾長
鳴向誰是虛心會得吐龍吟憂王鏐金少何計
須臾風靜雨且收獨立亭亭翠欲流絕代佳人
歛頰笑黛眉碧縠青釵頭霜粉未勻粧鏡澤錦
綃半脫輕寒襟望若可食不可攬雲低野曠瀟
湘晚故遊回首幾去留瀕洞埃塵白日短天堯
稷李故應繁江影溪聲寂不喧敢辭側徑綠新
條還喜柴門護舊根群僚本約同茲趣曹君不
來趙君去人生行樂會有緣斟酒向竹竹須醉
君不見三分春色二分雨白頭對花眼自眯去
時尋今竹祖有酒如澆肉如坻

孤吟

何意獨孤吟陰陰夜欲沉千峯家在處一榻幻
生心星動影連戶風生響入林朱繩掛塵壁拂
拭待知音

又

作宦更思家燈前祗歲華樽酒得常滿歸期從
自賒孤跡不禁雨修翰平聲意問霞興亡六朝事
一瞬落層花

時讀南史故云

又

風雨春深夜寒多花故遲湖平應失岸竹靜自
侵埤流浪不知歲蹉跎更惜時黃金未能就那
免髮成絲

省署宴集呈浮峯白石方伯北川憲使三

公皆同鄉先後守湖西

天涯作宦逢鄉語守地兼同楚水西四任風塵
憐各目十年簪組喜今齊到來江閣仍含漲歸
去家園入鼓鼙離合共言難自料竹徑蒲觴續

舊題

和紀山苦雨之作

吾道祗端居愁霖匪所悲草長適知意雲生故
有思新奕間朝事行難惜路岐孤懷何以慰予
建有傳詩

送雙江方公蘇松開府

丹極懸南國朱旗背楚城用人關壯稷送客
喜朝廷憶綴臺中產還同省下英五年君我
在一別去留驚鐵甲彌天地彎弧望官真榮華

統諸將經略老書生泖水翻雷黑淞江拂署清
猶傳開府地不改畫輪名百戰頭曾白千金賞
故輕款捐沙上壘先剝嶺頭營臺月姑蘇曉宮
雲震澤平艱難無故步感激有茲行草野成飛
飽潢池俛貫盈龍蛇歸赤子日月試青萍盤薄
扶南羽翅梧大厦櫟鍊兵應至計薄賦屬時經
虛矢供深夜肝腸見素盟封侯知骨相還擬勒
無銘

贈仁山蕪寄王安歌三友

祝融奠朱方萬丈高不極灝氣時有無雲水相
湧滴紫蓋下笙吹絳節墮仙跡地靈鍾人文况
乃玄都客石鼓往携手轉瞬頭凭白十年截王
輝一奮舒錦翻清鑒別人餘石畫桿國策又書
從天未幾棠涉南服雲飛龍渚淨雪暗匡山黑
征輸念疲民翻然意不適相對耿道言披洒見
肝腸平湖春草滿舉酒臨初席挽柳繫征鞍條
柔不勝力胡以慰匆匆捐佩解相憶裘羊揔吾
徒相遇勉明德願作回池鴈送君以短翼

卷之三

五

午日石蓮洞中呈念菴先生五首

江上停桡問草堂佳辰况復是端陽蒲觴時序
聊同俗蘭佩未襟刺結芳雲幄半開蓮洞曙月
波平浸石床涼絕幽祇恐全忘世故學人間着
住房

又

真仙誰幻石為蓮萬朵平開一洞天稍事芟除
留地骨不加斧鑿見天然宅鄰虎豹餘青壁標
三星宸護素烟誦讀年來竟并事桐江原不異

莘田

又

祇應俗駕回名洞今日綠何住碧岑鍾磬法堂
三昧語江湖樽酒一生心敢言不息能全復請
向歸根且細尋鴛鴦巧繡由人得千聖從來只
此針

又

百轉冥搜興可憑更敷蒲座學山僧不將洞影
看虛白故倩溪聲說上乘水雪歲深崖半駭誰

卷之三

五

五

羅春暖日初升天台亦是幽棲地自愧年來歸
未曾

又

名山十載足藏書共道斯文良在茲谷口雲霞
無客到武陵花水與春知支策亦是彌綸事對
酒何殊習靜時夜來印證從公後只是初心更
不疑

白鹿洞示諸生用吳川樓韻

國楓卅秋正深萬峯宛轉入層雲不綠奔走

方耽寂自是英才足與群丘壑道存還濟世詩
書意失祗空文莫將靜理全憑境仙俗由來一
念分

月坐

巖頭敷坐對孤輪萬里遙空絕點雲浸衣波瀾
蟾蜍窟繞樹驚翻鳥雀群滿相已全呈法體餘
光猶足避星文人間共此中秋月獨與諸生有
部分

又

新來舊住總何心豈厭塵囂戀白雲道向靜餘

看有物學從孤陋嘆離群天風草木皆生態月

色山河亦至文此時合下非還是好共諸生著

意分

五老峯

五老陰晴不可期我來一望更無翳協恭端拱
當天缺獨力支撐畏地欹色相峴蒼無翠黛生
平意氣豈鬚眉功名未是癡人事結屋相招合
有時

高美亭

萬壑松濤秋正哀高歌况復共登臺騷鸞心在
卅難就眠鹿場荒人未回峯際雲霞應有約眼
前狂狷好誰裁此行千古殷勤意欲叩天關乞
上才

兩行

朝行急雨苦相隨頗訝山靈自秘奇忽漫峯頭
開霽色翻憐雨後倍幽安野烟漠漠迷歸鳥江
葉微微點漲漪武陵有路乘花水鼓棹窮源莫
自疑

宿信州龍虎觀示諸生

不將羈宦束幽襟選勝携群入碧林村雞籬犬
義皇事鳥語溪聲太古音好向青春看發育莫
將華髮待侵尋曲肱茹糗簞瓢後千古何人共
此心

與諸生列坐仙岩小洞呈白厓王侍卿

歷覽未窮幽討興更躋小洞坐孤清巖壑不礙
天光入水定尤憐物態呈芳囑故應魚鳥記玄

談莫遣鬼神驚得來隨地皆真實
廟江湖任著情

歸途

自信遊山綠未薄
直須遊罷兩方來
風烟萬丈開蒼壁
玉雪千尋散瀑雷
瓶灶尚留占世變
衣裳初集此春臺
洞天福地誰能主
童冠春風且自裁

同僚相携避暑北壇竹下

湖南不盡登臨地
萬竹蕭森章水西
結騎自憐成暫賞
掛冠終屬是羈縻
行當密處疑無徑
坐聽流聲覺有溪
蒼陰綠雪經年約
解帶于今續舊題

又

炎蒸頗欲御長風
叢竹還為避暑宮
天園野色背無數
江借晴陰翠且重
龍去滄溟時失侶
鳳巢丹穴有遺踪
歸途清嘯還堪戀
明月初懸隔樹峯

同僚相携南壇看竹

行過壇北復壇南
翠竹平生性所耽
世味少嘗恒自足
清陰多取不為貪
學當切琢同心入
禪並黃花著意參
經濟還須公等在
野夫終合老荊菴

發建昌

行役不自得坐令炎暑侵
亦是溪山路其如奔走心
烏狎空村樹雲流隔水岑
樊籠難適意歌罷問知音

德安道中

捲幔分曙色驅馬陵前途
倉皇亦矯首霧重山模糊
活活溪流駛擾擾布穀呼
風烟開道路行役安取娛
農月栽插急婦饑男體塗
駐車聊慰勞問渠幾力夫
周官有廛宅七月垂聖謨
近代農事輕但聞追積逋
年荒銷未耜獄訟增刑爐
閭里莽蕭條卒歲將奚面
元生賦秦陵杜老痛哭俱
甘賢有會意民瘼嗟大都
竭來三數年毛髮變頭顱
豈云憂疲氓未敢苟膏腴
授契亦吾人富貴不遑濡
樹屏燕作牧天王意何殊
俛仰

且抑志揚策還自吁

行按潯陽止太平宮招廬山大安然賓陽
綸二上人共宿累夕書別

綸托玉脚快騰凌駕鶴飛空亦易能只恐長生
終有劫故從丹地款高僧

其二

道人延我山中住我為道人點山趣零星火散
萬峯燈燭寸雲飛一天雨

其三

珠宮寂莫半蓬蒿興廢休將問往朝但使樓頭
塵不到依然風月對晴霄

其四

我欲尋山僧下山相携共叩古僊關道童笑向
三人道僧暫忙時官暫閑

贈二僧

大安機鋒出匣刀賓陽精別安臺鏡置予老子
二衲問頑金猛火恰合弁僊人一去燒丹窟藥
珠宮闕迷門徑我來借榻山點頭孤燈月白高

樓靜相逢不覺因緣起浩劫憑誰得脩證團圞
密語人不聞窓外野狐那得聽獅子一吼萬山
裂驚動烏潭老龍定脩鱗夜來霹靂出風雨空
壇墮法境少分湏臾即解脫蜿蜒蛻骨超無諍
鉢中相顧始知真持奉諸天亦皆應香爐雲暗
竹林影九江流洗蓮花淨雞鳴日出分手歸無
去無來湏究竟

二僧送至東林贈別

然燈累夕證無明何事臨岐尚有情杖錫遠煩
踰嶺送諸僧更費隔林迎晴岫歸雲終攬色野
橋流水正綠聲因思三笑臨溪者亦是當年太
俗生

哭家兄四首

點點自銷魂憑誰慰老親白眉占道氣青髮忽
傷神識恨鳥孤沒經愁草復春百年兩昆仲生
死一沾巾

又

白髮當暮日黃泉獨早歸才術生涯是文章命

運非絕望無傳鴈臨岐記把衣多病常憐我生
存亦未析

又

拮据為鴛棲噍噍尾尚低巢在寧無地魂歸今
已迷霜薄荊花落風信杜宇啼乾坤有脩短同
氣亦難齊

又

已竭偷傾淚惟餘半死心射牛曾見恤卧鯉更
誰任寂寞鵠原影淒涼頃吹音撫孤吾尚在舍

恨對朝簪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詩

余行東平道中有二人挾弓射鳥無弗中
者余憐其技精呼飲食之二人歆娛余復
挾弓從與前行則鳥皆避去無至者為感
賦三絕

錦鞬牙決紫羅囊豈是從軍屬蹶張欽矢已能
驅鳥雀好教先路辟豺狼

又

驚弦弱羽遠飛投海客空言狎野鷗不用鷗聲
出猿臂先應殺氣到枝頭

又

喧喧野雀亂叢林天籟風簫坐失音汝且驅除
彈白羽我猶珍重惜黃金

上疏乞休五首

萬里移官向粵天薄遊曾記十年前花逢道觀
人猶舊路過長沙客是還欲寄鄉音那有鴈不
歸家食為無田道之將廢應緣命好謝減倉為
著鞭

又

濡足風塵已數遷此行那得語飄然逝將黃紙
紅旗志娛盡鵠扶鶴老年瘦削病軀聊有後摩
挲老眼視無前屈生忠激還堪笑底事區區欲
問天

又

三月南征道路賒不逢澍雨即黃沙行行萬里
須終到冉冉三生亦有涯好向炎燭休陰柳莫
臨流水惜飛花相逢林下今應見雲水閑身處
處家

又

乞得伶俜病鶴身東歸伴鶴作閑人召還名利
忙中魄消受湖山分外春感繡花承露壽杖伏
龍丹轉紫英銀心知舊是蓬萊謫為了當年一

點塵

又

廿年未報主恩寬老死遂蒿亦豈甘顧我不堪
猶有七幸然宜黜未經三輕裘終豈屠龍手列
戟殊驚捫虱談從此日高橫枕卧靜聽床蟻戰
方酣

乞休後度丹陽忽聞子規啼四絕

已向君王乞病歸不須催鳥更悲啼經心別有
難同處余尚無家鳥有栖

又

啄粒分明戀叢棲有翼不去啼何為五湖春早
孤蒲茁自是真鴻不受羈

又

分付林間好在啼生絲弓繳看傍機後生多少
春遊興欲借輝光觀馬歸

又

乾坤一羽儘容家何事曉曉記歲華管領春風
多少恨不知腸斷正天涯

壬戌六月望日包子瑞刺史邀使君陳水
部金何二刺史暨余泛蓮池時皓月新霽
歌鼓中流為賦蓮舟八曲

鎔銀池闊夜生寒蕭鼓排雲棹畫船一點月懸
千嶂合不勝蒼翠與婵娟

又

畫船婉轉入花深葉暗花繁不可尋牆角微風
聞遠唱時時能作水龍吟

又

使君新鮮利名羈故着池船學子皮醉起兀然
成獨坐倩教花影作西施

又

綠叢隱隱見樓臺十丈蓮花出翠堆解道天台
多勝處使君今獨占蓬萊

又

寶奩寒鏡捲輕綃路斷還逢白玉橋開憑闌干
數遊儵舉頭雙幘在晴霄

又

紅粉聊為空裏色淨心曾不着纖濃手挽斷花
絲不斷請君叅取一禪宗

又

坐浸玻璃身是水足凌寒碧機為羅趁月繞堤
行不盡百迴應不畏風波

又

蓮花灼灼葉田田刺上人衣綠上船夜半葉搖
花欲語船中醉客即飛僊

宿龍潭寺用韻呈 容翁尚書

廿年不問剎竿禪深暑聊因住洞天雨出溪聲
雙鷺下日舒山氣萬花然鉢臨龍窟骨應化爐
試松風手自煎回首西湖已陳跡欲從曳履結
重緣

又

弛擔歸來為解禪寒生六月傍龍天直從抵涇
叅無住不向阿難詰自然着意山川猶是妄沾
膏名利祇成煎年來其得無生意忻厭懸知是
未緣

登翠微閣用韻呈馮尊師

振衣共占獨高岑萬里新秋澹素襟治世未全
輸禹貢濟時誰是任商霖執經久隔閑居侍負
擔聊從汗漫尋莫道茲行無所證江聲山色本
來心

絕頂新秋

長江如練月如冰萬里清寒耿玉繩一時那得
明如許金井飛梧夜有聲

鶴飛松露

隔絮衣裳月半輕露寒華表夢初醒呼群聊作
松間啖多少人間引領聽

前村月照

不盡寒流落淺沙倒懸飛塔影雙斜初鋪月色
江縵半一棹漁舟出荻花

僧開竹房

四壁菟裘百衲衣僧家生計俗來稀時時管領
閑風月深夜排雲啓竹扉

九日衡州宴仰韓樸東金惺菴太守時余

乞休不允而西因卜居衡嶽山中

遊目初從嶽望廻賞心茲復俯樓臺孤撐石轉
雙流合虹川橋輪萬壑來石鼓苔封龍鳥篆韓
碑墨暗錦雲裁桑麻入望先南國刺史維新冠
古才

其二

黃花樽酒傍天涯同是思親念在家不共雕龍
談俎豆翻從戲馬憶豪華江心暝月聞湘瑟宇
內秋風半戍笳憑高數及中原顧祗恐丹心委

浪沙

其三

九關曾自乞還山萬里寧知復守藩烏鳥有私
終遂志終無策恐辜恩節序催時非少壯
山溪幽處即家園烟霞嶽麓丹梯地已向侯封
占一廛

其四

君守衡州地已炎余過衡地更西偏湘聲不盡
流騷怨嶽色終疑隱洞玄倚玉杯盤成杖判剖

符風物尚疆連此行天意寧全惡為了平生山水綠

宿山角驛始入粵境二首

十年持節地無恙即溪山紅樹鄰蠻路黃沙界
楚關身為明時役官知遠處閑諸生倘相勞應
訝一翁顏

又

百慮委秋夕空山耿夜聞不眠翻苦月飛夢每
隨雲天宰牢籠柄人穿虎豹群居夷蕪淥海吾

道古來云

度宣風次壁間韻予時上疏不允而西

乾坤寄跡並溪痕憂患年來始學渾壯心久歎
酬明主倦翮其如戀暝村絕塞風烟悲劍戟
薄帟定省隔晨昏飄萍萬里瀟湘路駐節瞻雲
幾斷魂

宿王莊用次壁間舊題

誰言四十仕方強其那踈心戀故鄉情上九閣
同李密養違一枕愧黃香全真有約歸丹洞媚

世何心學覲粧題墨七年人歎老碧紗無用借
輝光

原韻

馳驅二月抵徬徨度嶺方知通故鄉鳥猜久客
迎林語花喜歸人觸袖香玄草空傳細帙富黃
金曾盡寶刀粧十年無就慚朋舊贏得風塵上
髮光

西征寄山中親友時予上疏乞休不允部
檄催赴任

九

部檄督西行山中空復情雲起頻回首天高一
去旌黃葉將秋至朱顏與歲征乾坤吾事在何
意獨微名

又

甫離風波地仍參出處間驚心夢未穩孤跡退
猶艱情已同填海官今異抱關移文莫倉卒終
是乞還山

又

浩蕩乾坤入鼓鼙客行况是一孤羈憂時向是

同懷壁涉世于今歆守雌秋動魚龍江漠漠夜
驚烏鵲月瀾瀾山樓亦合安高卧何處登壇慰
撫憫

又

情戀山中身復西自憐心跡兩相違路經湘水
愁難盡天入長沙鴈亦稀先容白壁單詞重交
態黃金萬事非年來別有安生計百二峯前一
釣磯

度王山

奔走餘生骨蓬蒿未死心高秋仍遠別斜日獨
穿林盜賊途真畏風波涉恐深安危關出處古
踴更誰尋

度南昌望西山

萬丈孤峯俯碧濤攀登曾記昔年豪雲從晉代
封丹灶月向秦時伴玉簫指點群山成部曲區
分江樹見秋毫即今帝譴投荒去應為居身屬
太高

九月十六日全州公署對月

前月當茲夕旅泊弋陽溪寒光墜白水人影憐
相依茲夕愁湘山月白仍離離人地兩俱遠因
翼靡停枝回首望弋陽弁州不可期秋遂自南
北問月何相隨豈亦憐羈艱特與款清姿耿耿
不就寐是見鑒綠幙平生倚雙龍跋涉經邊陲
鴈門咫尺地虜騎霜天馳殺人黑水上搔首不
敢噍此夕正驚急誰為紆嚴圍飲羽兩飛箭鳴
雄一長嘶酒酣還起舞男兒故魂奇浩氣奪月
光流照為我遲鐵甲殉銅柱南紀亦未夷因風
語推轂虎陸方拊髀

鳴蛩

哀鳴緣底急深草足生謀霜雪寧能避炎溫會
有休稍記山中厯燕催嶺外秋物微不自得遷
化更誰留

長庚

西義憐頓轡矧燁燁長庚不敢當天出聊為背
日明兵戈分主客芒角忌昇平戰伐年來劇休
教傍王衡

九月十七日

清光應不減皓魄稍已虧昨宵能幾何變遷遽如茲與日同天精胡獨不自持造化重抑陰兩目猶無私損益不得宰靈藥空掛治呼童急取酒對影飛瓊卮一月僅一圓餘亦多差池人生不得意憐爾更何辭桂楫引湘川飛蓬亂清漪月缺圓有日余行本無期駐身匪金石恐遂負所知悲歌淚至地此意當語誰

結屋南嶽山中四首

平生山海姿廿年誤塵網法律稍浸淫禮樂繆推獎兩持使者節秋風入偏廣波濤攬湘漪齒率拜衡壤少小抱壯心稷契亦蒙響結髮奉聖明欲致堯舜上方柄垂所入狐狸夜側捨遂令吞夙心歛翮界炎坎卷舒自有時提身姑自伏况逢炎帝宅八荒俯混漭一枝借棲服祝融不我攘茅茨剪結隰阻幽固初想弘景彼何勞山中受咨訪隱顯自殊轍寧當尋森爽高棟報初成余今弛羈鞅

又

天地亦大矣我生何勞哉適意乃為宅豈必紛榆限帝舜牧九州南適湘妃哀九疑即埋王今已成塵灰吾人亦何愚刺刺守閨陔浩然舒長嘯崢嶸為我臺煩音洗賦耳清流為我洄曠蕩挽君諸浮雲為我開雙扉隔奔迫百轉謝喧呶韓朱有芳躅萬古道脉培暮春破萋蕤生色到草萊願言誰與共吾友嗟歸來

又

汎融亘萬丈下有烟霞峯爭長雖不敢稍似競隆崇群帝朝八極回鞭御蒼龍絳闕出火鈴雲雷護玄穹振衣俯洞庭日馭正在東波濤撼怒極入望蹄涉同四時靡枯條萬卉隱珠官猶為未阻深飛瀑懸簾櫳一室着其間如星處天中但占膚寸地頗分蒼翠客中亦何所居早衰一老翁斯文本非托藻繪亦寧工既為時所驚且復藏朦朧弊蒲駐雙膝歲月其長終

又

十五慕長生二十學為宦兩在俱不成長夜幾
復旦皮骨走南北蹇裳濡道岸名幽必躋陟頗
亦窮所玩盛氣肯長休危途未經賤竭來忤要
津波濤怒陸變心驚不自意相逢劍倫按所以
古豪人瞋目戒語難始知經濟業遭逢非獨判
鳳衰恥與誰羊觸警占彖何如煉赤精自在應
非漫元君壇未空禹步星文轉白日綠王袍懶
燕自為伴二僊俱寄謝嘒嘒翁樓頭日易肝

入桂林示諸生

遠煩津貴擲孤臣贏得江頭桃李春雨露十年
知爾長風霜一別愴予神敢言盡取能空冀無
用歸與嘆在陳聚首何心成夢寐獨憐琴瑟倍
交親

又

上臣事主在成材自愧銜 恩兩度來楚國絃
歌春豈出粵城燈火夜深回七星豹澤占林變
八水鯨張破浪開不是江湖久留滯絳紗那得
辱英才

挽靖江國母劉妃二首

孝養微曹國徽音蜀太任胡然攀栢念遽斷夢
蘭心鏡掩鸞銷彩奩空鳳弛襟居廬無命戒舉
國助哀吟

又

珠衣凌紫禁銀海閼丹丘女則文章著蚤宮黼
黻留降精天極婺女裔漢朝劉灑淚東江路憑
添湘水秋

白髮嘆

曉櫺見還驚呼童問幾整定知不相借何意遽
然成日馭應難及霜條豈再榮因之數建立長
嘆負平生

又

歎大終難用蒲柔本易陵拙憐江上官枯識鏡
中僧玄草空知嗜金卣未可憑還言頭是鶴神
仙頗亦曾

又

官散非憂國情牽及養和乾坤煩刻畫歲月信

蹉跎窈窕鄧禹笑悠悠社甫歌壯心憐伏櫪對
酒意如何

又

不老恒河見無生淨土心人間老病死天上去
來今已悟月中指無憐電下針從教絲滿面不
道有羞簪

入粵校諸生呈黎忠池督學

分從期會滯塵冠何意斯文復借觀座滿諷言
當比竹堂延秀嶽對登壇材成遠地沾

明世談與諸生志調官最是光陰擲人去十年
翻覆掌中看

又

諸生何患爾無師此是文翁正席時曩官一日
慚予長吾道千年共汝期禮樂西騶方北驚文
星東壁頗南移藩臣亦有陳忠念欲攬經綸代
貢絲

送近野先生還朝兼寄懷廣中諸公

鳳銜丹詔出彤闕還懸丹山向北飛一星西指

占遼漢三殿高居望紫微海市晝迎遊子棹湘
蘭秋葉使君衣采風前席如承問為道孤臣欲
乞歸

又

十年不問五羊城脉脉并州一水盈送別詩章
蘇李筆當歌慷慨趙梁情諸賢林列並荷招携
獨標四君以便押律
久知璜玉臨碣隱近道鯨鯢並海生更憶羅浮
樓宿處長懸秋月為誰明

黎忠池舟次吟舊作有風波之句即贈

煩拋珠玉賦羈情聞及風波轉自驚心似報劉
隨短疏官同使越負長纓揮天峯解留樽月澈
地潭羞鑑影登臺最愛碧桃軒畔樹朝朝長得伴
橫經

卧病龍陽山房客翁尚書携觴見過奉
謝

草堂無事白雲遲忽報花間杖屨移千古寒
王者佐三朝珍重後生師地知茶供泉為乳月
照歡情酒作池不是人倫勤引接忘年那許得

相期

又

驚魂聊復乞身閑卧入雲深似閉關終謝風波
真物外未離烟火半人間星文午傍開樽合水
雪春隨曳履還正話時艱紛薄在但看謝傳出
東山

別何惟本入台省親還金谿兼寄諸友

會難別復易何以慰思心殘雪過憑几斑衣照
士林已分蓬蒿棄全分桃李陰為報成章者歸
與念故深

歲暮東吳王溪蕪致葉靜川文學

歲月山中幾欲徂成翁端只在湏臾一身憔悴
緣多難萬里風雲自壯齒葺屋依稀臨水在種
花檢點得梅無吳門上客頻相憶應是高陽舊
酒徒

又

晨起呼童緝野茅蕭森冰雪避林梢文章活計
疑妻子勲業虛名訝故交寒篠欲稀看舊侶春

聲漸變聽新巢逝年流水寧湏問玩世聊登巖
上爻

除夕安仁蔡生訪余山中

知己危途少懷人歲暮多芳蘭久捐珮冰雪尚
來過獨酌知狂在相逢柰老何師生原骨肉莫
作旅人歌

又

閉戶忽覺然相看况所憐寒衣度葛水文象入
台躔殊愧登龍過初驚抱憤眠欲話平生意
春祇近川

別蔡生因寄安仁諸友三首

珍重相求千里情忽言別去轉心驚開樽枿栢
渾疑夢鼓棹風塵祇獨征空谷紆車應絕響堂
成留賦見希聲天台本亦幽棲地卜築他年定
有盟

又

翠竹蒼崖早卜居儘教多難豈愁余未離塵鞅
羈籠鳥一謝風濤縱壑魚素緣多病能知藥近

解忘言省著書此意相看成疾莫惟君同好到
吾廬

又

千聖張皇意獨勤剩看未喪屬人文扁舟談憶
翻湖月荷擔情辭王筍雲頗以迂疎成避世時
因孤陋念離群歸與正切思狂狷報爾成章會
有聞

謝人惠藤簟

一卧龍陽不記年更煩冰簟得清便仄心無復
能周夢閑意聊因作睡仙晴映玉臺香燼落
侵蒼竹露珠圓卷舒何意從朝暮未信希夷有
別傳

春閨苦雨卧病尚書容翁左顧走謝

乞歸依山川本為便遊集况逢今歲春三分更
倍一如何風與雨蕭蕭累許日花顏慘不舒遊
輒動成繁乃惜天工怪損益暗相襲懸知晴有
時奈此春靡久萬卉不相待熙熙異炎赫人生
難得志燕此多病骨叩門聞履聲衣冠強自執

兩多不適遊翻為懶得習觀公豁青天披雲味
相入何當從公後還負西湖笑

又

公歸自我先我歸公愈健八十北斗星揮毫意
寧倦顏童雙鶴姿道高回帝眷頗嗤東山傳未
解聲樂總惟餘佳山水顧影有溪縈十年湖上
踪風塵經屢變千戈老四海經綸望三殿俱綠
謝絲鞵頗得醉督譴花柳終能研春風各餘善
病起春當歸品題誰獨擅借公咳唾餘將作歸
春篋

龍陽樓種竹

得歸天與拙人閑卜築龍陽半畝間囊有詩書
時作伴門無車馬米須開春風隨意翻紅藥曉
雨多情洗翠顏賞能不題名姓在恐將愚質累
佳山

又

種竹移花有底忙役形雅俗亦相方但須投種
觀天意莫以蟠探學世裝綠嫩不勝時醺水春

多無禁或過墻儘是隨緣不
生事何煩尸祝點
庚祭

閏三月苦雨東應見山太守

春光九十今百二百升含妍
皆作意此事無端
不可期誰遣淹延雨如注往
呼為子具雞黍擬
傍長堤集游騎邇來杜門空
自嗟皆綠生庭蛙
出砌排風會是霧初啓惟世
還聞月生翳綺紈
零落墜泥土坐惜年華水東
逝人生百歲幾逢
春容易花期如許去龍陽三
徑避良友隔鄰招
呼猶自帶寄書仲孺莫辭艱
罵座相携惜繁
明年春好即無雨知爾分飛
更何處

早起行園

東方初動曉雞喧乍起披衣
問小園身謝早朝
情始愜事同老圃道翻尊濕
衿滴翠聞餘露照
眼催紅見遠瞰天機物色時
堪玩誰道山人業
盡村

又

本學逍遙故解官杜門那得
不窺園因除葛蔓

知禪意自見桃花信道言
灌有泉源寧用甕種
無畦町不須藩山人活計
聊應爾敢與耕莘歆
並論

遊翠微閣同馮見復丈及携子弟從

林間草色報春歸試肅同心
焦翠微積水長天
雙鳥去孤城落日萬峰圍
已將名勝供天樂况
是風塵久息機何事王弘
全俗相止將蠟鳳卜
翻飛

竹下彈琴

抱琴向叢竹所貴傍孤清
得一已不俗况令二
者併露下浥俱潤風來韻
各成世上知音少休
為白雪聲

賓陽初庵二上人至自廬山別歸

法談風雨記琳宮浣壁題
詩一夢中道士已亡
吾輩散問師若個是真空

又

本欲延師住小菴推頭苦憶
舊時龕兩邊去住
誠何意好指因緣與細參

又

五年相別不寒溫目擊登堂道已存師詫我肥
師自瘦請除軀殼別相論

又

師僧長在我官無幸爾無官始見吾番有為師
拘束處披緇削髮作僧模

又

驚聞千里錫飛來急掃龍陽院裏苔鄉味恨無
精絕供瓦盤鹽水白楊梅

湖上遇徐龍川

共是還山避世踪翻從喧裡得相逢試心未盡
緣中俗顧影俱驚鏡裡容鴈陳秋風橫別劍潮
聲夜月望征蓬也知孺子能煩到下榻龍陽小
築中

同諸友東掖林大園夜賞牡丹

十年分袂向江湖宴賞歸來興不孤萬朵奇葩
仍好友一區名勝况鄰隅照粧銀燭添紅燄傍
水金樽間綠襦莫道書生全寂莫年年春事對

名姝

又

祇事看花秉燭來恐綠風雨暗相催嫵將舊譜
誇傾國故折新枝照倚臺半褪衣裳應作態盡
舒黃紫占為魁憑欄爛醉君休惜細數人間幾
舉杯

次年集友再賞

去年看花意局促風雨憑欄迴夜燭強將歡賞
對金樽未盡奇葩真面目今年看花花信齊晴
光遲日風熙熙張筵正傍青山曲停騎時穿綠
樹蹊布穀啼驕春晝永么磨紅紫紛相開誰似
魁壘獨步曾瓊林洛圃無光寵餘霞閃映新粧
疑半醉嬌羞褪粉零餘橫勢直霄漢出葉密還
疑神鬼憑三月風濤滄海息翰墨淋漓酒間得
日脯城頭烏欲棲主客俱酣射詩的莫將開落
換悲誇聊近芳鮮記歲華誰言對賞人頻異但
視丹爐駐景砂

早秋蔡鶴翁尚書池亭留宴

芳菲池館敞秋風
欄檻初筵藉上公
種竹正憐青作障
折筵聊證色為空
四時花鳥千峰外
長日羲皇萬卷中
譽處衮衣詞客望
故令遵渚賦歸鴻

臨別翁以晁編見贈

病多百好減文園
剩有探微意未諉
不緣隱几問奇字
何自投囊得道言
五千秘典臨開著
七十殘經閉戶繙
從今妙解知公訣
翠竹黃花日共論

嘉靖四十六年正月

嘉靖四十六年正月

大行皇帝挽詩四章

其一

匝地甫知春
崩天忽恨新
一生逢聖主
萬死泣孤臣
日氣龍文淡
河圖馬跡湮
從茲占繼震
夜夜望星辰

其二

重新三極運
五紀萬幾勞
憑几何時命
垂衣遂廢朝
謳歌方奉啓
遐密正悲堯
猶道餘威暢
胡

塵未敢驕

其三

生長燕收錄徵臣
恩最孤遊心偷犬馬灑血
獨江湖進呈虛大典望幸絕興都縹緲龍髯去
徒深莫及呼

其四

終始當丁卯房心屬大明何知宜夕照忽暗望
春城九陵雙闕影萬國一哀聲且報村農道重
光慰太平

嘉靖四十六年正月

嘉靖四十六年正月

嘉靖四十六年正月

酬雪窓殿下水閣見懷之作

王孫不自愛華居
別向池塘闢水扉
心與蓮花同不染
事從鷗鳥識忘機
平蕪遠處烟迷嶂
孤棹遙時月滿帟
咫尺相違枉嘉藻
令人倍憶芰荷衣

頃別顧上川山人
燕東汪南明中丞時與
顧有太湖之約

七載江湖乞病身
杜門長嘆不逢人
君來叩破雙峰月
一字能回薜荔春

又

五岳飛魂亦浪浪，談何日傍姑蘇點頭直使君山肯遮莫魚龍滿太湖

又

屈指風塵幾息機，何緣釣伴更分飛。更聞不遂南陽卧夜夜，令人望太微。

元夕對月東應養虛郡伯顧上川山人

春風初辦人間事，特漾金輪此夕圓。素影祇疑嫵鶴髮，寒光偏自傍龍泉。花辭冰雪流紅暈，酒

近滄溟合紫烟

縱有名園無客到

儘教梅桂為

誰妍

又

老翁惜日怕斜暉，為愛元宵望到昏。燈火浪看兒女走烟霞，誰共紫瓊尊。莫信笙歌娛午影，更防氛祲誤清魂。

明夕

山人亦有明珠在，應吐今宵照海門。

春日龍陽山中

山中無日不春風，拾橡支筇一老翁。苔徑高僧

關印殿空林遠寺，故傳鍾萬家烟雨。憑欄外千載豪華夢枕中，勘破紅塵無定處。郊天壇坫記村

重山係方公
珍却天寔

又

龍陽信是別壺天，堪着人間帶髮禪。春戶人稀啼蜀魄，畫簾香盡淨義編。半酣岳色移尊後，一枕江流浩劫前。誰信山中乏叅贊，部分紅紫自年年。

四十八初度口占示諸弟及兒輩

四十風光又八年

五旬

老

四十風光又八年，五旬瞥眼到吾前。宦途久醒

波濤夢，時致政八年衣食終便草木榮。問友長時嫵

弱脚，弄孫曾恐笑華顛。醉餘收拾虹蜺氣，釀作

丹砂種下田

又

少少雄心今已盡，獨餘詩酒及生辰。簡編豈是彌綸學，齒髮應非造化真。空有鳳圖曾抱志，何人麟閣亦傳神。爾曹欲識承家處，莫道文章但致身。

舟過蘭溪贈傅信吾燕寄尊君石井先生

報爾翻飛喜不眠果占吾道屬英年灌壘雨足
蘭溪釀雪水波回剡山船分座謬慚無與鉢承
家清白足携瓊伏蒲他日常宣室為道丁恭老
守玄

又

蘭水扁舟夜月孤野人春興落江湖杯盤知己
隨緣盡宦業乾坤著意扶自喜戲鷄同孔偃莫
驚梳鶴上頭願子瞻亦是青雲品欲把遲回問

老蘇

時大傳和
末弟故云

送張枝麓之饒州

山城驟雪映水壺剛照西行一劍孤瀛海籌兵
黃石授橋門談易虎文敷三台日月懸高步全
楚風雲入壯圖總為使君便飲水故移家累向
鄱湖

謁李景山中丞墓

顏色長年夢孤墳今始過頻呼因應絕遲到為
傷多骨肉依南浦杯盤散北河閱世真文靖其

如缺陷何

又

道與圭峰峻忠將斗極孤文章憑我在乃即以
墓銘見
社稷欲誰扶我豈虛烏府傷麟隱鳳圖倫將
彈淚指默默數姑蘇蘇州別後遂絕

陳仲菴中丞邀飲西湖山庄賦贈

漠漠烟扉午不開棹歌初亂雨聲來舟輕不點
湖光破服野何煩鳥意猜一抹春蕪迷嶋嶼千
山晚霽見樓臺相逢蒼鬢驚高卧正數經綸萬
草萊

和抑庵中丞韻

驪歌昔對紫薇封握手今從綠野逢萬卷依雲
君自得一綸垂水我能同晉陽愛並寬租尹貴
竹功卑使粵終何事鴟夷藏國手儘虛歲月向
湖中

又

不約同歸作釣翁得閑應亦係遭逢杜門非欲
與世異隱几寧當比昔同學道鴉鳴知悟始著

書麟出是篇終風塵青眼無多在百遍容過綠
謁中

贈沈棲霞封君

青園十畝占鷗沙琪樹瑤池洞府家猶道人間
足鷄犬更移詩社入棲霞

又

栖霞深處閉清虛忽報雲章下王除時主人初受封

勅道人不是貪名寵欲借天光照著書

懿德退齡詩壽沈太夫人

卷之十

七

白髮紫芝開壽域思齊天保祝孤萱養以善時

身始退宦疑拙處孝方散狎鷗伴月延青使勸

藥和丹醖綠尊三洲有狎鷗圖新本集美酒海籌添歲歲

膝前猶待繞雲孫

雙節詩

萬古日行天綱常固有係何意一門中雙節能
並峙有雛云守雛無雛獨守義義堅雛亦長兩
俱得其志人心三代公霜簡通丹陛兩石樹巍
巍名與天壤敝

宿報先寺聞子規三首

花殘鶯老武陵津啼恨年年屬暮春從教血與
東風盡林下于今得幾人

又

三千供奉蜀都西寥落今餘隻羽棲興亡本屬
僧祇劫故何禪門著意啼

又

遊身暫作永嘉宿饒舌猶為百丈鳴山僧恰問
圓通觀拈與枝頭第一聲

卷之十

七

二月朔日山行見桃花盛開是夕大雪

桃花已領十分春誰遣霽來雪色勻並落自能

爭浩蕩冒開終屬損精神凌寒應匪繁華任奪

艷還歸冰玉真問道武陵無入路可容封積故

迷人

寄周青田罷官

爾官翻報罷吾恨復何云白日逢魑魅青天自
嗟氣慨憐寧宜令詩書亦策勳莫作離騷怨行
吟大澤濱

大司馬王鑑川別久自陝中以書惠問山中賦寄二律時移鎮宣大

傳書萬里出長城交誼千年到野衡問使稍驚銀髮色開城多是王關聲威名欲借頻移鎮文武誰兼尚遠京苦憶夢魂俱不近祇從麟閣記勲名

又

速淚啼痕有舊題那煩萬里更推衣不忘遠輸憐交少獨抱遺經向世希拭劍倚天臨瀚海驚

寄二子崧琦秋試

寄二子

寄二子

弦隨月到金微雲中獵騎居庸在百二金湯待指揮

寄二子崧琦秋試

十年彈鋏意如何秋壯湖山綵筆過潮上海門天地圻風高越嶠雉鷹多百年經術卑飲向一日聲名次穎坡報主未輸憑爾在白頭吟望正岩阿

撥悶

塘晚虛簷映城秋病客驚愁多天欲墜群破鳥

孤鳴誰解千金橐能無一擲情乾坤自消息缺陷任餘生

又

牢落群人事休違出世心蕪葭澆白髮造化奇黃金望與浮雲斷年將覆水侵挑燈起秋夜哀斷越人吟

入天台山止萬年寺結夏

解組當強日素心豈待然悠悠累歲間城頂沉俗緣歲月亦已度吾駕安不遷衆糧按圖與天

寄二子

寄二子

寄二子

台有先傳山標建霞起路幄沿松軒策足據最深揮手招古仙平生有微尚此日聊得宣回首望故居溪蒙隔一天四海本來大區區何一壘

又

驅車上山麓道絕意漸深好風忽東來飛雨滿衣衿豈不畏沾濕恐負幽棲心衣濕能再乾此行不可尋人生難得志殊境天所靳步恐失桃花居人不逢秦况當洗風垢倘念今得新濯纓溪前溪水願長入林

又

閑居解冠佩，寒步無車馬。山僧謂吾人，相迎憺無詫。班荆與悟語，意行榛幽野。頗亦涉應酬，但道隄防寡。世態饒荆棘，流光未堪把。任真到岸幘，月盡風露下。茫茫宇宙間，為主誰久者。少飲佛不嗔，幸未妨蓮社。此意吾自知，兒童今未解。

又

一萬八千丈，山勢得許高。小樓松檜巔，一榻豈非巢。開窓照星辰，咫尺天非遙。獨酌興寧足，轉

登華頂

手未

手換斗杓餘，漚漚華雨意。救邑邑燒洪，流出下界平地。翻波濤足跡，遍燕代。秋風顧寶刀，自入禪悅米。欽氣不敢豪，隱几尚喪我。嗒然天宇寥，不獲短杖勝。出世疑路迢，始悟默然間。堯舜成過，飄。

登華頂

入山未厭深，絕頂太華秋。飛足度清晝，一望千里收。群峯兒女列，邑郭草樹稠。三界法胥際，灝氣長自浮。處身忌大高，視下得無愁。三才厠人

世海淨當一漚，朝華取力競玄覽。非所謀雲鶴，鼓奇翼鷄處。粉榆投洞戶，寂不開烟雲。未能留胡不跨長風，八極恣行遊。

寺鍾

日暮風來何處鍾，僧開清寂倍孤踪。莫教吹落三家市，多少人間睡已濃。

又

祇園一擊會人稀，疏得圓通第一機。客睡朦朧初領畧，耳來聲姓總知非。

又

岩際夕陽歸鳥入，渡邊雲暗野航收。鍾聲數點高峯出，斷送青春到白頭。

雨中觀種

結社今年夏，山居每日秋。草芳堪入佩，溪冷未辭裘。寥落身同幻，虛無室是舟。平生欣學稼，及雨問西疇。

漫興對雨

早歲披圖憶洞天，每於微纆間因緣。上書北闕

寧辭再散跡西疇敢待年銅柱虛無親瘴海王
開牢落月風煙拂衣今日能懸榻應許桃花邇
碧漣

又

八峯雙澗鎖岩峩樓瞰雲達見石橋金界渺茫
參此日王西廡城認前朝寒扉歸鳥催僧磬獨
樹斜陽觀野樵正恐默存過寂莫故教飛兩夜
蕭蕭

又

足爾荒山百二重避喧兼得傍禪宮樹連虎穴
人無跡法吼師王定有鍾世是幻時雲態白色
為空處野蓮紅丈夫經世能無策直以皈依畢
性宗

又

昔遊佳處非無地沈寂共如入最深懸瀑王龍
千障濕插天蒼蓋兩溪陰清時學道偷生事靜
夜焚香半死心羽翰白日隨緣得不向人間嘆
陸沉

清都

何知山遠市試問暑來無不夜佛燈迥如秋客
氣蘇勞早辭團扇悵深對玉壺少微光幾許流
照落清都

又

經心當出處回首憶波濤有道寧須易無才未
足高蘭佩曾捐屈蓮宗欲入陶琴音對流水寂
莫為誰操

行路難

人生貴適意安論貧與富鼎食對羣眉陳敝祗
充數君不見臨安城中擔子得十錢五文沽酒
五擊鮮歸來妻子團欒醉草鋪橫卧忘青天明
朝還爾荷擔出不知憂患是何物長安公卿候
早朝五鼓披衣髮雪色

又

坐出國都門卧出國都門為官會去國坐卧生
死分坐者前鼓吹卧人都不聞坐者有詔得召
還抱頭欣然向城奔君不見梁朝得與開國名

病軀甘心入甑蒸名成貂蟬任不起蒸罷頭顱
穴螻蟻

閔山僧行

樹頭烏啼天欲曙山僧披簑出門去耘苗種萱
薄暮歸還脫泥衣了佛事君不見長安富僧懶
且尊日高橫枕未開門檀施宮中兼宦戚錦蒙
榻榼供朝昏佛書不識元字脚猶道風值靈明
根是法平等為佛子佛法那知亦如此但令木
魚聲不死未必來生復似爾

又

前門有青山後門有流水四時花鳥富真境誰
得似跳上蒲團未盤膝門外催租扣門急回將
佛供供吏人頗無洒肉吏怒嗔君不見稻苗在
田未盈尺寧得熟時了官責山僧耕種生理難
一分衣食二分官眼前吏人猛如此如朕親臨
亦浪語

寺在前朝蒙眷勅書有如朕親到之語

睡起

日高猶未起全得並閑僧鷄是隨時報鍾非待
漏聽雲更蒼楹白山流枕席青利名何許物容
爾到茲局

又

往鮮許侯印采持佛十幢人非惟髮花道人得
心降風雨吟應獨乾坤影未雙山人笑相問禪
翁或姓龐

採藥

荷鋤朝出暮携籃歸向禪房一笑看奇種可仙
寧論病衰頽堪駐不須丹功將博濟山中相品

露盤

聖

次君臣物外官忠州別駕金蓋遠欲倩方書代
露盤

許馮虛見訪

獨將浮世與僧閑何意高人亦扣關不是烟霞
同遠趣祇驚冠蓋駐空山百年夢醒清虛外一
榻身巢紫翠間試看當時劉阮跡洞門移步即
人寰

寄謝張見吾惠問

積雨長林慘不開
平臨萬木際蒼苔
樓空潭近有龍住
寺古溪深無暑來
著書興為忘言廢
煉藥方從得訣裁
赤松真是留侯伴
時向桃源問使回

山中早了吟

早了功名早了心
真心無了底須尋
蒲團訣破真消息
些子天機大海針
無聲無臭是天機
真信方知妙且微
止是看從編簡得
盲人說日似盤非

易中三百八十變盡起羲皇一畫邊若向先天

聖

能薦取何似當年未盡前

千古先天未易言
底須康節始堪傳
不爐不扇山中事
一去低頭二十年

先天妙處不容談
象數從君一二三
無數無談亦無象
許君三教一敝參

交光日月因纏艮
生意貞元却寄坤
消息請君拈大畧
子初亥末不容針

半生初了未稱工
猶向人間撞午鍾
贏得世人

終日睡齋謂予為早了翁

天地之間猶索齋
索齋須知鼓者誰
動靜根宗由此得
君看放手有風無

人形傀儡幻神奇
百轉機關一線持
多少兒童驚且笑
棚中惟有幻師知

人情總總未能閑
只隔天機一線間
若向人情醒未得天機
還去萬重山

窺時默默悟堂堂
失笑乾坤接渾茫
一自化樵相會意
雪月風花任主張

先天無象復希聲一畫浮雲翳太清却是濂溪

聖

自多事無端圈出起閑爭

伊周典制三更夢
楚漢鴻溝一局棋
不是山翁好玄語
造化從來一小兒

桃花艷處春基落
寒雪深時頽兆豐
倚伏消磨千古共
造化為爐萬物銅

寒到天流烹雪日
熱逢地轉入松風
杖頭撥着皆生意
多少春隨早了翁

抱膝孤吟詩未成
頭橫膝上已舂聲
禪關不閉

無人到覺起松顛月二更

天公化育大無邊覆載洪鈞富有權却被山翁
窺得破家私無復半文錢

曲肱陋巷兩俱窮為識天機樂在中賜也敏明
不受命由求安解得相同

化權終得萬緣輕經世還須出世情宇宙本來
無一事羽扇輕裘百萬兵

道得一間寧有偶身任真時無所先僅有柴桑
堪累囑每到臨觴忽忘天

胡降歌十曲寄王鑑川尚書雲中燕上內閣

張相公

一

全盛垂衣十一朝特開夷邸待大驕旄頭夜向
龍城落正有降書入紫霄

二

胡雛把漢一毛如得請憑將恐牘書不是廟謨
開祝網幾曾烹釜有還魚

三

聖主全收六合臣陰山草木一同春長城忽見
塵頭起萬騎胡兒送叛人

四

赫赫明謨海不揚葱葱佳氣見文昌共和手握
調元柄閑指胡天作斗罡

五

龍騰虎躍自天威金甲秋齊大閱圖白日飛霜
占殺无紫微橫斗識兵機

六

國營秋駐六龍車欲使先聲薄海隅誰道虜酋
無耳目急拈碎膽草降書

七

太平文武足賢豪列鎮相望頗收饒更念雲中
王總督特令衣蟒表龍韜

八

遊麟歸馬事維容日月經筵啓禁中六月車攻
俱且置自今進講只函風

九

猖狂倦蒼自長纓遼右番西敢復橫大漠水迴
番版郡君庸天關受降城

十

五原款日猶早漢僉化裘時且陋周史臣欲紀
昇平事隆慶登基第四秋

上巳日集藩臬長貳流觴樂泉別何憲副
宦情誰道脫羈難襖日猶能俯碧湍照影一絲
勲業咲拂鞍千臬歲時看霸圖已歎空呈劍春
色將歸剩倚闌袂服流觴千載事從今北海有
奇觀

奇觀

又

握蘭滌垢記何年祇愛春深百卉妍公岳晴嵐
天外出突泉飛雨席間懸茂陵未就登封草越
嶠終來襖飲篇標榜江山吾輩在可容分散逐
華鮮

登千佛山分韻得衣字

萬里天空一振衣人間指點亦依稀蓬萊背鳥
烟雲盡幽薊平蕪控帶微那使大藩容吏散莫

教清濟有塵飛登臨且盡扶搖興佛國仙寰久
是非

樂泉流觴分韻得萬字

神樂布春郊漪流拂芳蔓閱往家豈千吹物繁
應萬茲晨吾何營飛觴不辭勸華茲薄遊目逝
矢臨湍愿纓清未煩濯袂結何言判逆旅海席
舒幽尋期曼倩

寒食憶家

出山何意憇儒紳便作東西南北人一滴迷魂

寒食

寒食

寒食

防地草萬家禁火歷城春路遙難問曾枯栢淚
落終歸近海濱還願

主恩收犬馬械題未敢有情陳

送劉西坡憲副視學關中

使節匆匆岳岳來函關氣色復相催高吟白雪
蒼龍技國士黃金相馬材秋日防邊秦將吏春
風倚劍漢樓臺塞帷攬結西都事賦就燕將寄
龍梅

濟南閱武場作

劉書急春日故開場殺氣侵榆落兵符篆
長十二山河色三千君子裝橫行方以此驕
虜吳猖狂

又

材官來六郡霸氣合三齊稍以白門射能空玉
竿携時令射聲中賞酒聲入嶧湖沸旗連秦岳低橫戈今
論將應不數山西

又

聞道胡降信雲中欲罷烽干戈存外懼王帛阻
東封登臺疑戲馬磨楯愜屠龍莫話飛揚事人
今已老傭

濟南官舍哭第艾甫三首

十年相別祇傳書歷下神京咫尺餘正喜來音
能數數那知惡計不徐徐德深恩祖疑難定不
悲乎天恨未舒同學馬行惟我在自今孤影料
何如

又

時時壞鳳英華劇暇日蘭亭翰墨真縱有才高

難敵命祇餘心盡竟成塵四旬宦轍三遷職萬
里扶歸一婦身尚喜有兒堪付業不將書籍與
他人

又

人世久知如幻夢爾生何啻若朝霞祖孫繼美
才勝壽安陸公棟蓼聯輝極作花弟與武庫同
庫先池草霜殘難入夢廷荆風斷永無葩款憑
潞水將雙淚得伴歸魂到白沙

宗

別劉王津之舉謁鳴泉中丞燕訪西亭賢
抱琴來遠意問業不言貧甫暢淮陰夕還尋梁
苑春白雪多知己紅塵莫向人夷門倘相問應
為久停輪

寄酬李若虛副憲山中

鴻來錦字遠淮飛翻憶當年淚滿衣逢人君向
三湘去避世余從五岳歸鳳啗道在從舒卷麟
筆書成有是非一絲原係山河重岳向江舊
鈞磯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論

制勝

國家太平無事幾二百年于茲頃緣邊埃稍懈
北虜由遼東頓兵城下旋亦解去而

天子以為有備無患勅大小群工自庚戌之秋

策

策

一

以迄今日凡所以尚謀備禦者誠無虛策皇皇
焉惟恐不悉蓋亦勤矣而卒卒未有建必勝之
策扼萬全之謀間能與虜接使之有遭大創而
遁者何也余蓋嘗妄籌之矣夫中國之有夷狄
自古而然而其最與之遭兵交構者莫如漢之
武帝宋之仁宗在位四十年契丹驕桀歲貢以
百萬數郊境需索之使遄隅治兵之將不暇煖
席而加之延州靈武師徒數勤然慶曆皇祐之
間其中之所以為國者固猶能博議禮樂紓靜

而無倉皇之謀漢武帝藉中國之威數出兵苦
匈奴度瀚海絕幕南鑿兵劇戰以數十而又加
之以招兩越事西南夷蕭然煩費而猶安寧委
綏不聞困遽殆至政和之間始稱費用稍詘而
帝亦老而且倦始遂罷兵焉夫今日之虜視仁
宗之契丹曾不十分之一而

國家之用於虜者固未有若武帝之亟馳而博
費也而況承平之積輿地之斥幾倍於漢宋是
今日之所以待虜當不過如屋隅之騷除曾不

策

策

二

足以為天下之大患者而今中國皇皇焉常以
為憂幸其不來以為安而懼其一入而莫之禦
者豈漢宋能優裕其謀於紛紜之日而今乃不
能整暇於竊發之時耶是固不可不深長思矣
蓋 國家以武事創國而

太祖之驅除

威祖之蕩滌萬里之庭絕於虜跡一二假息偷
生於草莽之中固未足以煩天下也然以二百
年之煥休士夫居朝廷之上者以文墨為娛而

後武事居邊境之任者以剽殺為後而誇安詳而

朝廷亦遂以為天下已治已安偃然無復北顧之憂臨邊之民尚習烽火而輦轂之下有老死而不見兵甲者蓋自己巳之經大同辛丑之犯山西而虜始稍稍苦沿邊諸地有剽掠之數矣夫浸淫於大同濫觴於山西而遂薄京城此必然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承平之久論事者則以言兵為諱補官者則以去邊為惡徂於

書

卷

七

七

七

七

七

故常安於恬習間有一二建策之臣則固出於其私憂獨見而衆未之留心則其可行與否未能察知不過付之文移之間甚或群指而議之矣是以生長資藉以有今日比其來也士大夫若以為從天而降不知所以為謀夫人士既已憂惶庶民固宜其破膽而又所在不虞鈍兵弱卒是以任其肆行而莫之禁而比其既去尤若是之駭且眩也夫其猝至而無以禦之其為弊雖可懲創而猶有可諉也蓋以為吾苟覺之則

書

卷

七

七

七

七

七

彼無得而逞焉耳譬之鳥獲甲而持戈方其假寐一士縛之耳比其醒也數百人不敢逼此今日之所藉口也而今又三年之久聚於廟堂之上屈群臣之策合天下之財選幽伏之將練四方之兵其計宜無出於此者而虜報常聞萬全莫覩則視其猝至之時而向之所以為藉口者將不為莫之恃乎夫燎原之火起於星星攻城之盜養於鼠竊虜黠而桀加以嘗試於我長其驕心收集華人教其未諳然則其所以苦我九

兵當屯某地之城當築出某地以搗其巢伏某地以邀其便者固有所未暇也而其事蓋有七焉蓋人臣之義以身委事苟利國家生死以之故心不一則不能定謀力不協則不能濟難而今或循故事或據近謀間不深思而遽或為之而執議者亦或以為彼請而我不行則他日失事而彼得以為辭故姑從之而徐觀其後而先免吾責焉故或外有所陳內知其不便也而不敗革內有所否外知其不便也而不敢停夫不

籌策

卷五

五

知猶可諉也知之而苟從之以為他日得辭其貴之地則夫內外之截然不相知而事之有待於彼者其失不既多乎夫失而可救已非事機然有一舉安危間不容再者則追咎雖深事亦何補是其未有以勝虜者一也事之在天下其機之相伏莫之紀極有久而後利者有始害而終利者有利害半者方其議之初建也議者不能無所見於其間既以為可而許之行則固當畢其慮而後可計其成敗故唐憲宗之伐淮西

四年敗於轉輸裴度猶執以不變而卒得以成其功何者憲宗不徂於少挫故度得以堅其意而符其所料也今更革之際始非不銳然委之也而事形未著利害未分而謀議之臣或掣其成或計其舊主者未及施為而章疏已交於公車矣蓋事苟當密則不可以其所以而語於人不明其所以則言似而人信之幸而稍寬而但令其改主者固已不知所自信若

籌策

卷五

六

傑之氣失事機之會其未有以勝虜者二也邊堡將臣守有信地而有急則以相援蓋所以使之手足聯絡同患共濟夫戰之有勝負兵家之常故雖韓白固不能使其無傷也故李牧備邊尚以千人委之於敵夫千人亦衆矣而牧敢於委之趙王忍於不問者其所生而全者尚多也今將臣戰而傷多者則坐以失機軍機而近而不援者則坐以逗留不進夫戰而必不免於折傷而律又如此之重也則其近者固以深幸其

身之不與虜當而孰肯舍身以為人哉縱雖不免於逗留而與其部下之物故者終為有間以僥倖他日之萬一得生故法似重而人實不懲虜雖臨而兵不敢出是無恠乎其退縮自全而孤軍陷沒者踵相接也是未可以勝虜者三也夫兵部主兵而戶部主財其實相資而其間實有所相妨者蓋兵多則食冗食冗則財不給故兵主其增而財主其減夫增者以多而免其責則其於調發召募之際固有不遑為財之謀而減者又不敢議去以為他日萬一之虞則於請乞給散之時固有不遑為後日之慮是以兵多食冗財竭力分而卒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慮者夫財者民之命也三軍之士一日不得食則餓二日不得食則仆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府庫既竭即使良平復生不能為畫而今以日增之兵食既竭之財老弱疲癯取足充數而無簡選之法客兵糧草又倍主額是無異挹壺水以注漏卮而戶部日括天下之轉輸相繼光祿

太僕之借支已不聞有羨則兵連數年其後何以自給而恭征橫斂由此濫觴是未有以勝虜者四也一國之政猶一身夫身之為耳目手足者亦多矣然以其一統於心也故手不期足而足之所痛手必撫之目不期耳而耳之所聞目必視之以其統之於心而使之者熟也今九邊之地如祖宗之設官固已密矣而頃因庚戌以來增置又幾為半其間兵食教戰之需固以多才而集然謀不素定而官日增人衆而才不齊則其策畫不能以盡同而各持異議地分而事必散則其職守不能以相合而各務自全是以緩急之間必不能使之相信相使如手足一身而况地方之供億且繁銓選之掄材難足此其未可勝虜者五也夫戰守二事機實相成故戰守者非必整兵中不失其所以為守者而後能戰守者非必畫地外不失其所以為戰者而後能守故兵法曰戰如脫兔守如處女言相須也夫虜之為

戰也非有行伍部曲也見利則赴見敗則散若禽獸然而其騎射之工饑渴之耐敢前之勇腥臊之氣則皆彼之長技而中國之所畏也故將當使兵習虜之情而後有以戰有以戰而後有以守故或撲其帳或邀其歸或直道其衝或潛尾其後必使之遭創而後乃足以守而凡空恃牆堡以為堅者非長策也今擺邊之卒既多老弱饑寒而未能戰而近者新練之士又未與虜接而不知其情虜所從入之途既多我兵固不可分之而使寡則固當聚其精者於極要害處俟其來而挫之使其知中國之威未可輕撓夫然後以守則固也而乃矜哨不嚴虜之既來間或不覺戰畧不習虜之既去或不敢追是其處劉邊陲有得無失而甚或調各鎮之兵聚於內地夫守於內地將許之入遯乎入而及內地是猶為能戰乎是其未有以勝虜者六也夫邊兵外連則內燬將起蓋以轉輸調遣之煩皆足以驅貧民而使之為盜故具兵交於齊魯而越

人乘其內虛宋力竭於靈延而反側起於邕且何者天下之患常生所不虞也今天下之兵聚於西北而天下之財輸於兵部若東南之事則固已府庫虛而兵謀畧矣夫天下之得以畢其力於西北者凡以天下之無恙也然智者見於未然而明者防於未兆閭里甕牖揭竿裂帛方其未動不過匹夫故未形之言人情為誦今燕趙之地園廣之間其所緝寧安定之者尚多潤畧萬一潢池有警則我力益分是其未有以勝虜者七也夫朝廷之上與國家之所以待虜者有出愚之所言者而愚以為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弊而急宜改轍以為之謀所謂治其本者蓋虜患未靖中國未知息肩之日而况不孩善戰我謀多端而吾方挾此七未可勝者以待之此智士之所以寒心而不能默然也嗟夫漢文帝時賈誼已謂可為痛哭流涕而欲伏中行說而咎其背用表餌繫單于之頸當其時未有不為狂者而踈之誼於進說誠踈而於漢事則固

工矣今以為一歲而費七百萬以為竭天下之財而後將無策然不知七弊未去則天下事且不可知而七百萬又烏足云此又賈生之所以不辭於為狂者也非

聖天子與一二大臣憬然發憤一洗而張之而愚又何望焉

諫法

余嘗讀賈誼陸贄所為疏奏嘗憐其才比觀唐推德輿曰漢道未融既失之賈傳吾唐不幸復棄之陸公余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嗟乎士學古博識持獨得之見以揣摩天下之勢之變此其心亦欲以試之於事以觀其實使其平生之所究者非不測切天下之情人君之治天下知天下之勢之變不可勝窮而思有以預防之亦未嘗不欲得天下獨見之士以相與謀之以救其未弊是二者其心恒相求也夫相求之深則宜其相遇之密然自三代而下其能有所負出而籌度天下當務之急者固亦不能數數而其間

猶有卒阻且困者是亦足為太息而益見治之不可古若者職有由矣予嘗思之若是者不得不分其責於上下而求其情何者進言有三不相入三必廢夫君方為安而我為危則不相入君方有所便或畏或偷而我責之難以強其所不欲則不相入君方持此名而陰用彼實而我壞其所持而陽指其所用則不相入凡此者其過在上而不在下誠不至不足以感動則廢交未及而言太深事雖至計以其發之激切而近於輕則廢攻人之惡至其隱微使怡然受之自敵以下為難而言者輒犯焉則廢此其過在臣而不在君夫人君之重雷寔萬鈞也其交不合則其言不行然而我方持其必廢以求行於無可從入之地又不幸忌者從而伺其隙以收其短則非其深言至計付之不省則有黜而徙耳故樂生曰吳王不悞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致於入江而不化嗟夫信是則賈陸雖用不盡而得不

及於戮者亦已幸矣漢唐稱文德二帝以為仁厚英明者此可與為慮變而又得賈陸之為臣也而卒於悲其用之不盡愚故曰治之不苟若者職有由也夫文帝之時漢之興也已三十載矣會天下新去湯火高帝制治未備而文章禮樂所當改易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況有隱伏未形之變絳灌諸臣皆狃於故而莫發其端詎以洛陽少年親被顧問是以治安一策痛哭流涕在當時以為治且安誼言誠若狂而不知誼固有所甚苦者故其言諸侯必反當分王其地以示削弱且淮南王子不宜為王後七國果反而淮南王子為倡教養太子當引用保傅如周家法不宜用文法之吏而後景帝果師黽錯為治刻深匈奴不備無專官當用表餌以間疎之不然且倡後果數侵苦漢入定襄上谷間此其大者驗若燭照而至禮大臣正風俗改制度皆漢治之所急主父偃竊其餘論猶足以紓天下之急而漢稍安誼之為文帝謀何其工也然以文

帝方為休息憚於更張雖其心非不才詭而未
能無疑於其年少太激之間而絳灌諸臣皆文
帝大臣誼急攻之是以孤立之勢抗手足之交
議未及行而長沙之命下矣愚嘗聞之易曰遇
主于巷又曰壯于趾征凶夫聖人非不欲其道
之大行而恒委曲以致之紆徐以漬之者知其
謀之不可必盡而所以欲用其長者非急迫之
所能就誼既困而不自量過湘吊屈辭發于衷
而以悲死此志大量小蘇軾所為嘆也德宗之
季唐承奔播之後藩鎮之形已成而兩河之甲
朱泚天下之憂如在危機之上而賦煩民敝制
寡謀疎姜公輔劉從一等皆庸才不復有經天
下之慮而陸贄以帝舊知實參秘計蓋其以不
負所學之心加之曲盡事情之識是以其所論
列上足以格君心之非下足以通天下之志者
故當時欲以李光弼軍援洛懷光救襄城追東
兵以實京師已而涇師果變乘輿乃遷欲遣李
進微等并李放皆屯渭橋以為犄角已而懷光

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僅以身免欲出罪言陳過失以詔天下已而山東將卒聞赦無不感泣以祈更生此其大者若指諸掌而其他之勸以忠厚推誠消兵散財皆切中德宗之失其機宜有非淺慮之所能策者故蘇軾謂才本王佐猶欲集其餘論以裨宋治且祈成功於歲月贊之為德宗謀何其詳也然德宗方事刻急猜忌在危難時尚用贊謀其後乃迫仇言遂猶土梗而裴延齡竇叅以帝昏佞相濟之交其所以收贊者豈其微哉而忠州之行有不免矣愚嘗聞之書曰若藥瞑眩又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聖人之智不自用於天下而其資於臣者若藥石之治病手足之憑依其相須若此其切也以故能有所建立得制其未兆而豫為之謀德宗惟徂於稍安溺於邪說而遂疎贊此忠謀退聽而志士解心此所用十一唐祚不兢宋祈病之矣嗟夫漢唐言議之臣未有如賈陸之比者而卒以不用為嘆然文帝徒以為已安而無庸於更張故不

庸誼而德宗則以贊奪其欲而壞其所持則三不相入之在上者文帝得其一而德宗得其二贊徒以亟裁帝欲故爾見阻誼以年少激切之氣加其求逞之心則三必廢之在下者誼有其二而贊有其一此優劣不同之大都固可較而指之余故表而出之以戒夫後之進言者文帝之不能用誼而未嘗有厭棄之心宣室之召誼之氣未挫也故卒於不用而德宗當奔播之時非贊言不庸故當時有內相之號而贊於此時亦得自售既而稍即安則忠言遽逆蓋自夾廡二庫之見裁奔亡宮人之不資遣而帝之欲不得肆矣夫德宗僅不亡耳然猶纔免紛擾志意遽侈忠言排擯故知解交以此見外寧內憂聖人所戒余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之聽言者嗚呼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漢唐棄其才臣後世益用為嘆而其在當時固亦猶夫人者然閉門自全墮馬致哭則其心固猶以歸全為望而言臣策士之所以卷舌而務全其身而不以試人主

留建之威者也漢唐不用而後人哀之則良是而於漢唐則無及故愚以是知堯舜三代之君孜孜汲汲以進天下之言而盡其情以故天下無未形之變而號為治者夫亦有所在而非徒勞者與

審尚

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不能違者時也而其所不能易者道也時之所在非聖人為之緣於人情而沿於世變者其起伏隆殺莫知所由故聖人者因其時而後有以救之救生於時是故不能以不異天下因其有異而遂以為聖人之所以為天下者將各出其心而別其途以務新天下之耳目而不知其要在於順民而使各復其性則其道固未能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有異遇而無異政政有異成而無異心故聖人之治天下非利之也以為君師之責在我而不得辭凡天下之有不復其性者皆將隱焉則其有所規為更革凡以使民得其性安其故以抵於順

治而已故夏殷周之迭王也天下之言治者必稱焉夫使各致其心而可以平天下則禹湯文武之憂天下其必無憂也而天下卒未有不緣於時而可以治天下者故夏商周之政不能以不異也夫世之儒者乃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太史公譬之循環然嗟夫三代之果尚是也其擇之耶然不免於鬼與野焉則擇之未精耶愚有以知其不然者自堯舜之治天下民朴未散而况洪水初平粒食始治舜雖恭已垂衣而其純一而不雜者固猶未漓故凡禹之治天下祇承于帝而誕敷四海使民得其初者誠有純於忠者矣比桀之亂布命昏德民用不滅湯以敬德實肇有邦其所以允殖於民者亦不過使得其忠焉而已故帝告盤沃典寶明居之篇雖不可考然其大都則固已昭然徒以盤庚有大享先王之文彤日有豐昵之戒而遂以為商人之敬而鬼也可乎殷紂之亂紀綱已圯文王康之武王成焉而周公憂勤之心悉於其慮監於

三代其為禮也自登降揖遜朝聘燕享之節以及昆蟲草木之類無不經理而維持之蓋三代之法於是燦然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蓋嘆之也夫周以積累之深而又當三代之盛則其時之所趨固不容因仍其舊而其所以然者亦不過使民習其儀而得其誠即其法而反其朴而已而武周之心豈姑欲其文焉而求異於商也乎蓋忠質與文其初非有心於其間而其時之所趨不得不即其近者以救之而皆足以致一代之治聖人非以是矯拂天下而從其心也故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以求異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所謂禮與道者一而已矣蓋斯民之生有血氣心知之性苟無禮以節之則幾於亂故制為君臣父子朋友夫婦之倫邦交上下朝聘會同之節鄉飲

里巷庠序之教即其民彞物則之常中心停畜懇惻之真而稍為之節樹之軌物而行焉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防之挽之使其易趨於吾教而不自知也故其時有所不必備則雖踈焉而不害其為文時有所不可略則雖密而不害其為質蓋聖人之心惟欲斯世舉復其性以歸於治而孔子之所謂禮仲舒之所謂道取諸此也故貢助迭興衣裳協制下至閔石和鈞王府實藏周祭不備太羹玄酒蠶織農事鄙朴未厭是三代未嘗不同尚也峻宇雕牆淫佚侈靡太康以亡而祭於洛川禱於實沉是三代未始不同弊也蓋其事有時宜道無升降直道而行徹於今日物難苟合受之以貴推移神明使民不倦故言治不法三代皆苟而已降是及秦方其群居西鄙日求觀兵於中國以弱山東之諸侯故自商君用而三代之法委之於草莽而又鉏名城殺豪傑禁錮儒言令不得誦法孔子是古非今而生民之禍酷於此矣是以文獻之承燬燼

燦爛雖以武帝之時相去未遠然纔一議禮則儒者固已各出其意見而卒無的然有考於三代之隆者蓋其掃滅之酷無復有寄而托焉者三代之不可復有由然也漢武而下稍以儒術緣飾之天下固已蒸然有采畫潤澤之功嗇夫不拜蓋已無庸於時而迄於元成之間匡衡韋玄楊雄劉向輩傳會經術文從其華如言天則必徵事應言道則必先有名通倡迭和靡然成俗忠信不孚於民而精華不副於士而王莽固得以赤舄几几之名潛移之矣唐太宗繼六朝之後餘習未殄甫得息肩萌芽復長玄宗御位未幾而遂劇心華燁政之所出自朝廷及於里巷皆習偷惰頑弊士夫之力竭於風雲月露之間漁陽之鼓顧左右皆言議之臣曾無出一籌以恐厲者車輿西幸僅僅克復兵端一開而河北之亂遂與終始唐事然也宋興太祖太宗煥休安靜雖外有二虜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召用老成古朴崇讓幾於百年恩意浹洽蓋至慶

曆之間而宋治幾盛矣自是以降政令朝出而夕改大臣頃用而忽移議論紛紛而程功角勝皆在虛文之間豐熙再變元氣亦索譬之富室靡麗之千不任勞劇長江一渡而河北不敢復窺矣夫其始之治也未有不在於質而其弊也未有不在於文者蓋草創之初積心處慮惟欲與民休息故皆能出於質以安集之而治平既久士大夫之思慮固嘗有所用不在兵甲之間則在文采之際告君治民與夫居身吐詞者恒慮其不足於觀而天下宜其靡矣何者質之趨於文若水之就下而桀隄周防不使其排擊湍悍以至於甚者惟君與相顧其所謂質者特欲用便以繫天下之心而不使去已非有如三代之欲使民各復其性則雖民變物則停畜懇惻之真在斯民誠有未泯泯者而所謂文采物執根極於道禮以齊民者夫乃有未粹乎是固宜其變之速而莫之救也我朝太祖創業舉纖彌漏當時新國典重人皆抱法

帖然無復向時侈靡偷惰之恩而吏亦皆謹於奉職競競求不齒於當世之禁然今則固異矣庶民富則凌轢豪侈士大夫事虛文彌靡不適於實上之人好為容受以為大度而下之人工為交際以為秉禮蓋自養養之久而剛直儉嗇之氣稍稍微矣夫聖人始以是治之也既因其時而非以為強天下以從其心而行之既久則人情安焉安則厭於其中而稍出其所以漸失制治者之初心苟於此不知所以防之其安焉者已失而惟便之求則其弊蓋未可策而知也不可不救而救之則拂於人情違於時尚是以庸常之論得行乎其間嗟夫情之所趨日滋月長予亦安敢謂今之不病於文哉是故必救而救之不於其漸則駭不於其病則漫重生日宜稍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嗚呼近之矣

戰法

用兵固聖人不得已之心乎其係誠重而其道則深矣兩軍相持旗鼓步騎襟襟交錯而呼號

決驟於疆場之間龍猛揮霍此致理之餘事武夫之豪習也而何以為深耶蓋百萬之衆懸於一人勇者角技智者畢謀瞋目而語難者潛思而密籌興好而約交者匿形以飾態生死存亡決於瞬息使其道果可以易而得也則凡一力之夫提劍而起可寄以將夫人能之而胡以為難也故兵有法有意法窮則意通意圓則法活變化象四時閭闔類天地安天下者必命世之才夷急難者須奇偉之士夫然後得盡其無窮之術以稱雄於後世奈何其不深也且兵之法何始乎非彼戰勝者更嘗親切著其事而為之耶兵之意何居乎非彼當戰者急扣卒應融於法而為之耶二者在戰未嘗偏廢而窮之則不可定執之則不可全法是矣而時有所配敵有所避則以意為之而未為非法意及矣而形有所禁勢有所抑則以法守之而未為非意然要而言之法者亦意為之爾背法而用意勝則背者亦為法故凡有所定者有所窮無所緣者無

所盡此非天下之至神未足以語此也竊嘗譬之有夜行人從旁突擊之手起則格何暇問法然格之有所起必中其擊擊格對機始可自全此必素熟於法者然後能之彼不知法者不能格也居嘗講法要在求格而暮夜所擊百方未定手可習格意可御手卒然起格心手莫知而奈何云彼方突擊而吾且從其法格之也則已先斃矣此法意之說也故百里趨利者蹶越國攻人者危間諜宜謹無攻下風皆法也然有背者孟達反上庸意疑未決非司馬懿八日趨之則蜀交合而反勢成夏王雲關中亡在旦夕非王鎮惡遡流取之則魏人先而爭之難哨本探賊也而疆者遇賊必開關且死則不聞賊矣故王式特用疲人取速達也風本惡逆也而陽城虜圍已合風既霽則我無遺矣故張彥澤乘風逆擊取不虞也此皆法之所定者不應於時敵之所執者不應於法故司馬懿諸人不得不出於意為之嗟夫孟達庸才反覆魏人無心圖

夏裘甫亡命么麼易與契丹狙勝自恃衆倍宜司馬懿諸人之勝也非獨以背法故也以此遂謂法不可盡信則固有蹶者危者失哨探者困逆風者違之而敗者矣此不可以警法也毋攻堅城毋愠興師專行者失衆衆制者勢分皆法也有背之者沈攸之不急趨金陵而頻兵郢城卒取魯山之敗劉玄德痛憤關羽而遽下夷陵遂致白帝之厄先殺剛而自用單師獨進六軍雖衆也其何以戰而于泌喪師鄴圍久而無統莫能相一九師雖強也誰為之主而一時皆潰此皆不知敵之所恃者自入死地不知我之所困者不獲其衆故沈攸之諸人不當背法為之嗟夫攸之剛虐強使其民劉備國小亟用其力先殺不知避楚懷以倖功魚朝恩恃寵監軍將皆解體攸之諸人之敗也非獨一戰之過也以此遂謂法不可廢則固有攻堅者報怨者勇獨進者聚不齊者背之而勝者矣此不可以泥法也故曰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也聲不

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雖然司馬懿諸人號能為兵者其勝負之槩足以辨矣顧愚慮有進於是者法始孫吳蘇長公蓋其不足以霸魏齊愚謂此不得以為孫吳罪但孫吳知法而不知意宜其有餘籌也何者萬世四海百年一瞬情竭勢變天地無始而孫吳欲以區區數百言盡天下用兵之術則亦過矣自堯舜三代以迄今日其不死者獨人心爾彼禮樂制度者皆長物也而況兵法耶故將仁則敵緩將智則敵愚將強則敵詘仁者則意愛智者則意圖強者則意銳百戰不竭千慮不失循之流水在地隨坎盈虧樹形測景依表短長而豈法之所能盡耶顧意能攝法而法或碍意必使主者意由識出練習久則不迂意可中窺慮患深則不淺意可久恃見機決則不遲意可適時意之所出法由我立我之所立敵莫之測此司馬懿以下諸人之所未辦也余所謂其道誠深者以此

儒將

凡國家草昧與英雄並爭中原提戈百戰方是時天下之士雲合景附而屠販椎埋之豪往往積功閥位通侯蓋王者之興必有驅除而尚武之功於斯烈矣比一再傳太平漸理物豐萌芽邊境烽色之警與山海竊發異時相與芟夷大難者既已銷盡而其子弟多據見恩養驕穢不可倚賴於是不得不任儒者以紓其患夫邊隅竊發非有曩者並驅周旋之雄也法令明一上下勢定非有曩者並驅周旋之雄也法令明一而顧以為難者蓋儒者俛首受書目不出一室以文章程有司豈知歷行間與奸軌爭一日之捷人固有殺人不轉瞬而聞鼓聲則眩瞽者勇怯之大分至於如此而况承平既著則繩墨密張一舉手出其外而執議之臣隨其後甚者對刀筆何成功之云乎亦難矣夫五材並用爪牙相爭國不能無兵而兵不能無將而儒者身當其重則擇而使之者其道不可不預定而素計也一縣之令程功覆實可得而上下而兵非素

蒞也雍容之體更坐而建議而兵非空談也由是不得不采其聲名然飭行淬節者足以合天下之聲而臭味相同者足以蔽偏長之闕故房琯以公輔自期殷浩以蒼生係望然陳濤之劾壽陽之耻事償名滅當時琯浩自期與人期之者必不至是使不徇其名而用之安得敗也夫名不可憑則氣局天成不可變化又似有可據者然圓神之機淵乎不可測而匹夫之嘿嘿則智者不可得而揣焉故常歛羸乘板與杜預射

先

比是也夫決生與決死異然且為之者以實也彼以其身之不可測為直而吾坐以奉詔焉其有不脫巾相呼者哉故投醪於河味不加益而三軍挾纊者為其均已也若之何其使貪也兵詭道也而行之必正驅民於鋒鏑而愚者不可再也懸敵而入於陷者不可復也荀子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民未知信不可與致死伐原以示之者晉文之所以伯也若之何其使詐也蓋大將之門無收並蓄其使貪使詐者謂將者使其下耳儒者長裾而談聖人其出而又為將亦欲自表見以盡其平生而使之云貪與詐也則誰能居之若必以為非貪詐而不辦也是歷階之直不售於夷裔而堂堂之法不著於涿野必使之盡棄其昭然之可恃而從其阨塞之倖於勝者是目論也愚嘗憶三代之學其兵在井田而其將在庠塾釋茅褐而使登壇坫彼不憚也去耒鋤而即戈甲彼不

病也蓋學則素定而戰非整兵由是則人可將而奚分於儒與武也後世兵可更將則恩非素洽將可數易則心非定居咕嗶之學不可以言預定未免以意而齊其變化執議之多不能以盡自必未免遷就而從其上下即此則有辦者時與勢則然爾而豈無貪與詐之云耶嘻亦難矣雖然事功若負米然量力取數將不可為是天下有事不可為者也人材若匠木然度宜附用儒不可得是天下有人不可用者也故將者

兵之柁也柁運則舟從心者將之機也機從則柁應坐作擊刺與夫旗鼓進退有法可循者姑置弗道也而由主將者之心其必不可已者蓋有七焉凡當機欲圓赴機欲迅應卒欲閑持議欲定秉氣欲壯懷忠欲烈慮勢欲遠是七者不可不深慮也玉瑩守以葦年常孝寬隨機備禦而高齊束手睢陽戰餘四百張巡傳會已意而皆悉士情夫形之極至至無形有談古理於今而時則變矣有道秦規於楚而地則隔矣推移

瞬息與時偕極余所謂當機欲圓者也行人在師李靖奔之而夜趨白道大師未會鄧艾違之而疾走陰平夫機者彼我所共彼閉其機則我不可得而叩彼先其機則我不可得而避距如脫兔蓋言速也余所謂赴機欲迅者也蠻人倉皇擁城王式徐食建旗而交城賴以不隕軍士戒嚴且發費棉奕客不却米敏知其必辦夫將者敵之所窺而下之所恃者軍中不指不馳懼驚衆也而卒捷則動動則亂余所謂應卒欲閑者也伐吳之役舉朝皆疑羊祜抵書恭粹而金陵之降立決淮蔡之師四年告病裴度叩頭自請而元濟之擒隨成夫非常之功常人懼焉爽脫者戒於未審狐疑者病於後時余所謂執議欲定者也周訪持杜曾於汜口兩甄皆敗而行酒自若王韶持重兵於熙河矢及幕下而鼻息方酣夫三軍視將將勇而兵弱不可敗也主將視氣將庸而氣壯不可敗也余所謂秉氣欲壯者也太真流涕登壇感三軍以摧蘇峻士雅懷

慨誓流聯交豫以抗石勒夫忠義人心同然鼓
勇性在倡導法曰殺敵者怒也余所謂懷忠欲
烈者也諸將並爭閩東李泌欲搗范陽唐世終
為患本世宗削平江南王朴獨憂并州宋世終
成後服二子雖未嘗專將而嘗在行間剖判大
義攻瑕覆巢一言不用患不可支非苟目前者
余所謂慮事欲遠者也凡此七者得二焉可以
將得半焉無不勝全則無敵於天下自非久於
學以明其心完其養以定其氣其奚以及此諸
子者雖未必皆知學然其事可法也事雖未必
皆無疵然其意可會也此孫吳之所以長而黃
石公之所以不語者非他奇也方 今號稱極
治而倭虜竊發兩鎮之釜常懸而浙直之目未
乾也
主上搜巖穴發大農宵衣旰食是時材臣如雲
石豈如兩然數年間未有大創之者是其急莫
過於擇將余向之所謂心者備矣而無已
則請進焉伊尹在畎畝誦詩讀書方湯之三聘

也豈然而已諸葛孔明在龍岡抱膝長吟方先
主之三顧也不屑而已方是時其於世事泊焉
若不經其心而於爵祿洒然無所縈於其內視
天下無復有重於已者此其空曠洞達之心若
懸鏡止水然凡夫伏機幽變矯幻匿情若執燭
而照無能遁者由是翻然一許而出則將擊之
驚始於平飛變化之龍由於蟄伏代夏配天三
分鼎足若携諸袖而取以置之也而尚安有不
辦哉故忘毀譽者忘得失忘得失者忘生死是
莊生所謂惟蜉蝣之知則向七事者蓋一貫而
得之矣得是人而任之寬其羈繫久其責任機
藏而不著傍觀者不揣其未形小挫而餌敵執
議者不責其緝細使畢其全力則儒將之烈幾
不與草昧屠販椎埋者儔耶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論

克己復禮爲仁論

君子有求存其心之學夫亦慎辨於理欲相勝之幾而已夫理者人之所得於天而具於心者而何有干欲也惟夫心之用不能不交於物交

於物而情處先則已私者萌芽其間而理爲之

微然其機恒相爲勝故無兩重而亦無兩大無兩重則必有輕者無兩大則必有小者此其機在吾辨不辨力不力而心之存亡于是乎決矣君子之所以求存其心者尚可他求而或從事於外乎昔者春秋之季堯舜文武之道不傳孔子方與其徒倡道學以繼不絕之緒顧拳拳以求仁爲務而顏子尤其所授以道之傳者而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噫聖人之學舍心其亦何

事哉昔者吾嘗求其端於天矣夫陽以長育爲事而陰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然陰極則陽必復而君子以是見天地之心者知其消長之分不容於偽也故聖人繫之辭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休養之至所以待其長而防其微也夫君子深其懲窒之功於損之日而安息順養於復之時則所以辨其相勝之幾者亦可識矣何者人得天之心以生心即理也以其粹然而命之仁以其秩然而命之禮而其實非有二

於物而情處先則已私者萌芽其間而理爲之

二

也然心之用以應爲迹而理之微因動而顯而人之一身紛然交於天下之物或順之者或逆之者或介於順逆惟相挽而適於便者而心之靈則因以異故其居方也發於目則爲視焉發於耳則爲聽焉發於身與口則爲言與動焉其相使也或耳之所聽而目必視焉身之所動而口必言焉夫耳目身口之各尸其用者不化者也而其所以能互爲之用標爲之出而宰其權者非其聽命於心乎然其所以應此者其出有

時其得有量其合有節其接有文是即天之所
以命於我而秩然者存於其中則禮之於視聽
言動亦重矣然昔者武王之定殷也以箕子為
賢而訪之九疇予觀所以告武王者上察變化
中極人情下盡物理而出於人君之身惟在五
事其端始於乂肅聰明之初其要極於雨暘寒
燠之變而天下之治亂因以出焉嗟夫理欲之
際嚴於此矣夫人莫不愛其生也愛其生則莫
不欲其耳目身口之能視聽言動也然不知血

書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氣心知之性有所欲惡者心之大端而在外之
為聲色應酬者又裸然而並至夫以並至之物
交有欲之心則於其始也既不能有所審察而
依違眩搖不復知其有更相輕重之勢於其既
也又不能有所裁制而潛移密陷惟欲其得夫
適已之情而其終也則溱合膠聯沉肆於其中
而執之甚固而已成矣夫心之得於天者其為
理雖未有息而掩覆蓋藏不復知有秩然者則
之其所視而目不明矣之其所聽而耳不聰矣

之其所言動而不能乂與肅矣由是而人之愛
其耳目身口也甚於愛心而其從欲也甚於從
仁夫人心之所以妙者以其有是理也心即天
也人惟以有所有已之心不足令天將迎迭擇
蛆蠹蚕縛而心之仁於是乎亡矣一念始分天
淵殊趣彼奴此主立不兼方微哉幾焉其於心
也不亦甚乎故君子既好其辨又致其力以內
存其心謂不可失仁而外交於物謂不可無禮
故必閑其由中而出者拒其由外而入者故克

書卷之三

卷之三

四

者若敵而持矣必什而闢焉必伍而攻焉而雖
其有潛而遁者必窮討而不使復蔓也復者若
失而得矣求吾亡子焉還吾故居焉而雖其有
遠而難者必完付而不使有缺也已之始萌也
必有不辨而失於以欲為理者矣則明以察之
而凡極其深於纖悉疑似之間者無弗督也已
之已成也必有以為便而憚於以理裁欲者矣
則健以決之而凡安其情於昵狎習染之固者
無弗去也已之知克也必有得一遺二減於東

而生於西者矣則持之甚恒而凡應用之動無弗警其情而持其危也如是則是理主於心而已不能勝心之存於中者磨刮滌雪垢漸去而光漸復以完其所謂照而生生之心固純然無襍矣由是其未有感則惺惺不昧一元照融於地中之復也其感而動則惻然有隱春陽流行於地上之豫也而長育之陽生理之穉於是乎顯矣故覺以言乎其照愛以言乎其情公以言乎其體也涵渾停蓄光瑩精神其上下與天地同其無私也而非顏氏之子不遠之復其誰能與於此乎噫耳目身口之不能不交於物則視聽言動不能不為之應而克者特禁其非禮者爾非以惡外物之心而灰且稿焉絕其所本有也視聽言動之日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聰明肅乂之德而復者特得其心之理爾非以加用智之心而庀且贅焉益其所本無也故克復者同功而相次仁禮者同理而異名已禮者同行而異情何者心者無寂無感恒定恒應無

分於視聽言動而言動視聽皆其迹也故曰心之官則思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又曰幾善惡故極其微則知克之心即復也初復之心即仁也既應非後未應非先驗於天下責於由已此堂堂之師難與為仁而仲雍之近惟其不佞成湯不邇故能制心顏氏之子終日如愚而明睿果確知勇並進然究其極尚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仁之難成也久矣後世正學榛蕪異端間出而佛氏者號為近理然其於內也則謂熈於簡擇其於外也則謂原無垢淨方且以耳目身口為賊而於六識之中求其所謂空焉則是不能無視聽言動而必稿其心是信乎其離道之遠矣噫理則仁失則欲同則同道異則異端而其間甚微不熟不足以成其美不弘不足以任其重不通於天地萬物不足以盡其量而始於克已焉故夫屈於欲者其亦不知學顏子之學者矣嗚呼是無惑乎仁之難成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聖人之學心學也心一而已矣而統乎性情者也故不知其體用之全者無以識其大而不知其體用之不一者無以盡其精故惟其全焉而又未嘗不一焉是以神明不測妙用無端以此言心則有以盡其本然之妙而聖人之學亦可窺其端矣嗟夫自孟子沒道學不傳而世之言學者淪於外矣夫苟道不外於心而夫人之學求致乎道者亦惟有在於心則夫心者固夫人之所同具有心則有性情有性情則有中和而惟汨沒掩覆不反而求之若亡子之迷於外其家之所積者自一簣之資亦足為富而方眩眩焉日緣於道路而乞諸人也不亦誤乎夫心何為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生物賦形雖有萬殊而以此心為之本者天之心也而人受天命以生固全具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故自其得夫天之真一而未嘗雜者備蘊而為純粹至善之性得夫天之流動而未嘗息者時發而為喜怒哀樂之情而心則統之者也方其心之未交於

物也不雜之體不著一物則喜怒哀樂蘊於無而未萌焉以其為性之德而謂之中比其感於物而緣於外也則見所可愛焉而發為喜見所可惡焉而發為怒見所可欣戚焉而發為哀樂各遵其節而不至於過與不及以其為情之德焉而謂之和夫心一也方其未發也是寂矣然其所謂感者固無一之不備以其寂也而謂之靜而不息者何有於滅而滅乎及其既發也是感矣然其所謂寂者固一定而不分以其感也而謂之動而不雜者何有於增而勞乎故聖人之心同於天地緣於境而後應焉應而無所留焉喜怒哀樂者其應迹也特其心於是乎可見而初非牽已以從焉者是猶鑑之明也其未發也以物之未來耳來而必照而必辨焉其照也辨也物各付物而非迎也既照而去物無留迹明固自在而非將也是之謂無動無靜常寂常感故雖有已發未發而其所得於天者恒貞於一一則不二不二則不息而位育之效乃可致

也是何也心之本然無間於動靜不離於動靜動而常本之靜也則是不過指其無所偏者而謂之中指其無所戾者而謂之和指其停蓄者而謂之本指其共由者而謂之道指其易簡之成形者而謂之天地指其化醇之發見者而謂之萬物因其在天地而謂之位因其在萬物而謂之育因其在未發而中也而謂之性因其在已發而和也而謂之情而其實非有二也故方其未發也是即所謂不睹不聞人所不見無聲無臭及其已發也是即所謂體物不遺生物不測時措之宜其致而位育也是即所謂盡人物以參天地達天德而知化育篤恭以平天下惟夫形生神發之後衆人既不能從事於學以求識其本心之源則於其未發之時也不過同於木石而其不和之病潛伏暗藏於中而不覺比其感而發也則又縱其情之喜怒哀樂而溺於物而展轉之私從而牽焉由是物方為主而已為客物方為壑而情方為流是無怪乎沒溺

不中不和譬之持有垢之鏡又乘之漿而責其照也由是而卜時中之德以立人極惟在於聖人而位育之效亦不能不待於聖人矣而朱子之所以決然謂為在中之中者以其未有所偏倚而言之也而又何患於淺乎嗟夫心學之不明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自有宋之盛二程之傳獨得其宗而當時及門之士固已不免紛然致疑於未發之際是又焉怪其傳之浸遠而能無失其的然者乎故呂大臨則謂須屢空以求之楊時則謂未發之際非精一焉能執之羅仲素則謂須驗於未發之前作何氣象夫未發則靜也靜則澄然無物如水之未波如鍾之未扣雖其中未嘗無物而不容有一念焉故程頤之答蘇季明也謂既思即是已發夫思即是已發而况於求之驗之乎又從而執之乎惟謝良佐欲於已發觀之差為近旨而空則又幾同乎禪矣若夫所謂戒慎恐懼者是即涵養於未發一功而君子之所謂敬以存之不使少有偏倚

焉者比於求而執之者固為不同耳善乎朱子
之言之也其曰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靜中
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
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各止其
所也蓋心之本然無動無靜而聖人之學常主
於靜故常惺惺焉常戒懼焉是其未發也則其
所謂得於天者固炯然不昧而非稿且死焉之
謂靜也其已發也則其所謂主於中者安然自
在而非流且逐焉之謂動也惟夫有所謂求且
驗焉則雖固同出於炯然之照心而動即已發
則所謂安然者不謂已著於動乎故觀之者必
於已發之際而近之者惟在赤子之心矣嗟乎
茲道也天之道也天以動而生陽至四月純乾
而為陽之極靜而生陰至十月純坤而為陰之
極今欲以未發並坤是也然陰陽之對待者雖
所以立天下之大義而流行之無始者又生人
物之萬殊故乾未嘗無陰而凡物生之凝聚於
其者皆陰也坤未嘗無陽而凡物收之充滿於

冬者皆陽也故聖人於乾則曰群龍無首而於
坤則曰疑於無陽而稱龍焉蓋可見矣夫天之
道非陰陽之為二也而謂人心之有分於動靜
可乎雖然心學之不明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
難矣夫豈獨喜怒哀樂為然哉夫見牛而不忍
生焉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生焉因牛與孺子而
後動而心非因於牛與孺子而後有也故雖陷
溺之久怙亡之多而其中生生之性一隙之光
時感而發其不假於思不待於強也謂之曰自
然其非以小易大非要譽納交非惡其聲也名
之曰真因其流而溯其源即其芽而窮其根也
與孺子而謂之愛謂之惻隱猶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已發謂之和也未見於牛與孺子而仁
寂焉感於愛與惻隱而仁應焉寂而心之仁非
亡也應而心之仁非有也故觀於喜怒哀樂與
夫惻隱以極於羞惡辭讓是非而心可見矣聖
人全之以臻位育君子慎之以明性情夫天下

未有无喜怒哀樂惻隱與愛者是天下之人無
無情者也未有無情者是未有无心者也而無
心者獨病狂者耳夫未能無心而使其乖而喪
焉而卒同於狂則亦弗思而已矣

碑

懷王書院碑

懷王山在玉山縣北百二十里蜿蜒紆曲盤亘
衝微信建四省之郊由地凡十五里而至其巔
度關門忽平夷百餘頃田疇衍曠林木茂密四
際圍繞若城殆忘其居高云最高曰金光峰峰
下為草堂書院宋朱子仲晦講學其中有司門
人因置田以贍諸生元時廢入

明成化間始復田以還諸生後又廢正德辛未
提學副使李公夢陽修復之至己卯復燬于兵
自是僧法高輩始去其碑籍併田入寺先是僧
故嘗匿婦女上盜為姦淫獨妨諸生固利廢之
不獨為田也嘉靖丁巳余來視學事諸生陳維
新輩來言復書院田而僧覺榮亦具白諸僧不

法及所以廢書院事併下有司勘計未報法高
乃去依德興縣惡民李善吉家為之羽翼乃夜
聚數十人劫寺諸僧并諸生留者有司以聞余
乃請於巡撫馬公森巡按徐公紳曰書院係前
賢跡業乃以肥僧固不當又僧為劫盜奸淫諸
事寺於法應廢且寺本書院故址即改草堂題
為懷王書院比勝白鹿石鼓實千古異遭俱慨
然俞行之乃檄鄱陽知縣沈桂鉛山知縣陳坦
親履而經理焉改佛殿為先師廟僧房為號舍

定租籍頻遺僧規制粗備是時戊午年三月也
明年己未余再至首立

御製敬一箴樓像先師復定規條申厲約束釐
夫馬供臆煩費益以東嶽廟與永豐縣博山寺
租以給諸生規制又稍稍備復請於巡撫何公
遷巡按鄭公本立聘餘姚郎中錢公德洪永豐
少卿呂公懷主教事錢呂方入居而法高善吉
又來劫焚院傍田舍冀相恐動何公檄按察使
陸公穩密捕得善吉法高置于死法而巡撫張

公元冲巡按段公顧言提學副使黃公國卿又加緝理檄同知盧岐嶷悉藉寺租故隱占者定籍分存各署以券奸人置律事籍究竟規為大備諸生始定居而僧散者復收還為主守佃人以租輕皆樂傍居而衢徽建寧士聞亦稍稍來集蓋視草堂之舊不啻十倍而叅政夏公浚之志適成余乃為之記記曰三代之隆治舉法信庠序黨比之居鍾鼓管籥簪裾揖遜之教不在其起居則在其應接其為物博而其為事詳士當其時耳目純繹而志意安習馴服康績宜其才之博碩而治之綦隆也自周道不著而教益廢學校之設既不足以維持士習而又雜以辟章聲利之制於是又有書院之設其教既不專於鍾鼓禮樂而其地又不詳於閭里黨比於是往往擇深山僻坳靜深以為肄業之所士之入居其中者既不係於有司程課之所督則號為有志而又其平素酣暢於聲利而拘桎於奔走心煩氣倦而得此以為之適若甞梁肉者咀蔬

素羈籠者翔寥廓宜其好之深聚之衆而地因以不廢也佛氏之徒其為教以清淨其所居必天下之佳山水處遠市避塵枯稿寂苦杜室以為定滅使其徒守其師說事與地稱即不稱不至作淫盜以奸有司猶不得而廢之今懷王之所以化緇素而紳履易貝帙而詩書雖於有司為正法而在其教則為不幸此豈非彼廢其法而吾因得以乘其間與彼居佳地而苦其稿窶乃為不法以自廢而吾徒酣於繁麗桎於奔走乃慕其稿寂而愛以為居業是易地而互嗜也心之所嗜僻則為病有所厭而棄者必有所喜而更此物之大情也彼惟不知好其師之說是以厭心生以致於廢吾與二三子不復知聖人之所以為教而徒喜其幽深以來又安知彼此之不更相笑也凡學以求諸心不得而求之師得之師而求其地以修聞之師得其地而又不為待其倦而棄去則何有司程課之尤又何以異夫僧之忘其師說者也古之聖賢途之人

皆可為而九夷陋巷之地繩樞圭竇之居乃至
在市居朝無非學者獨孟子於舜指其葦居深
山之中方舜之居是也但木石鹿豕與居遊而
已窮約畎畝固無繁華聲利之可厭而其居遊
如是又安有所謂崇墉大宅與靡儼之養哉而
胡安之若此也居之而必有所適安之而必有
所為比善言善行一得見聞沛然流行聲響相
答當其時竊意舜之心澄徹瑩潔皓漫夷曠來
去無留若山之烟雲而春融暢冷色象各得若
山之草木也使其稍有厭棄則心有所係心有
所係則幾不能神又烏觀沛然如孟子所稱也
今士之來集於茲者目接蒼翠而耳聽濤瀾奔
去猥瑣則固無以異舜之居非惟無異於舜抑
亦若稿寂之僧矣舜自深山出其心足以治天
下今之居如僧驗其心不足於自淑無乃繁華
奔走之根雖暫伏於僻境而其蔓結芽滋猶不
能無有待而發與即根不深伏而其所以居者
非舜之學與不然何其遠也有司排擊異氏表

章正學不憚以改作為功方以是為鍾鼓揖遜
閭里黨比之教其來集者固當念廢興之不恒
祭心跡之相應求所以仰副諸公嘉育之意故
余記其成事而以舜發其端二三子其思而學
焉夫然後可與居深山也已院殿堂祠舍典籍
器物田地山畝形數甚煩及先後有事于山者
姓名具在志皆不勝載載其大者

劉參軍祠碑

參軍劉公諱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始客汴梁
間博學精春秋謀勇沈毅明習古今大故所以
治亂當唐文宗時太和二年舉賢良憤宦官猖
熾因廷對深言其患且素窺帝心厭苦之故援
引春秋大義替帝決詞皆嚴峻踴厲傍闕心銜
之至骨後七年以山南東西道幕職被斥柳州
司戶參軍先公未沒而北露告變帝以憂崩禍
孽灌聖日肥月蟠雖謀臣快意奮於一逞顧潰
疣決防崩疲耗散宦官之脂曾不潤碩而唐固

亡矣某嘗讀新書至宋公祈謂公太疏直取謫雖程正公猶以浚恒為公病輒喟然嘆明其不然夫曲直順逆之效非所以論於成敗生死之間故大臣之與筮仕制權之與迷義者不相為侔何者其所由之道與所居之勢利便懸殊也士居家號抱仁義績學修行亦將以濟世急雖其遇有險易其時有張弛然俱素定早見預待則持此以揚於天子之庭而雖其有顛拂而不吾與者寧得改轍更絃以自效故處困居約鄙賤是甘偃俛耕築而邇其志於堯舜之道及膺簡聘辱顧求曾不貳事而豐業畢遂古之人有行之伊傅是也僭亂方始羣分割裂籌其力之所能取與其勢之所宜統畫地以規進比其售也曾不多寡如責券契古之人有行之諸葛亮王猛是也凡是既定其業又際其時得以自遂其生平以光於典籍假令四子者遭非時君不令寧不售爾意固無變也夫上之人求言將以

其弊而下之士述策將以見其志弊不中志不見而傳會飭詞毛舉目前以快左右藉使其後能有所立猶為始進不正而與司馬遷所謂作始合後乃引之大道者何以異此戰國策士之餘習而士君子之所不道也唐興北司之勢盛於肅代劇於順憲光燄殷殷自中書大吏皆門下章寵賂擁天子號令要產鎮攬禁衛鯨吞鵠怒之勢極積以待傾公以異才大志明春秋義例以為宦官不去則天下不可一日望治以故援引精切傳會經義合於時宜秉命討之公符撥亂之揆其所素畜積伊傅之軌而亮猛之儔也雖其傍伺厲目非其所欲而天子方策之矣庸得言非正學謬詞說說以先其所緩又妄意人主之怠且庸而姑嘗之以就其能事乎至若身為宰執係望天下其耳目之所注與操柄之所懾足以令四海凜冽穢毒舉手投足易於振絕而淹濡失會踈淺寡謀待其先事以填噤口此則大臣之道未諳而制權之策不遂以是責之寶武何進可也而以責之公夫乃在成敗

生死之間而於筮仕述義之道有未明與帝才誠中人然志良苦知公而不敢訟言用之以懺左右疑貳其迂回自入者雖庸淺如訓注輩皆得托腹心顧不知公其謂帝遲公爾至羣謀夷度回燼自焚業已敗去帝意亦灰冷而公在遠竟死自是唐業與宦官相隨盡故帝之所以棄公與公之竟死於擯落是則唐之不幸而為可悲者矣柳故有祠在郊荒地不治婦女樵牧得至其中推官徐子伯相知學問崇忠節始請於

太平郡守胡公祠堂碑

明興享有土宇蟠際天地乃畫置守宰恭分殊貫用寧乂民以承衡
天子而太平郡去京師為里幾萬凡官茲土以其地遠若屏置之不自奮飭污漫芻蕘因夷鄙

其民失 國家所以懷來遠徼之意至正德改元三年

穀皇帝以南京刑部郎中胡公世寧來守是郡公仁和人舉進士官歷內外庶方明惠焯有聲稱用是試之而公亦不惟不以遠自嫌棄方以得盤錯展其平生乃按封圻謀野酌便煦休振剗吐布誠惠與為更始郡屬多土官故相習為戾驚不庭謁太守而守亦防猜不脫弛情意益隔公至即以檄約如期至傳令其下皆甲而入共詣堂皇公凡所指諭中其機牙固已縮汗嚴憚終不敢以貨產稱贄獻比翼日公出臨其營觀其酋騎射與款語良久乃還其子男應襲官文移上下漏繇千吏議必為修攬拾全故土官又皆以為太守愛已由是招麾惟公命思明黃文昌輩素稱桀一呼皆伏孽階下獨太平州李璿假攝州事久乃真得真不獲即稱兵拒命公密檄龍英州趙元璫討之焚其州璿奔保山寨珩就圍之公以鯁一端遺璩署其上曰討固在

其下皆血罪今以勞若克之日不得妄戮一
人語聞其下皆散去卒生得瘠所活幾萬人郡
勢面腋阻江而背獨無限公乃才具量畚揭
城壘開若千里城中婦孺始帖席卧其為政大
都急在學校均稅役完城積穀簡練兵實而猶
不聽者乃以威斷收懾之用是數條十事上督
府陳公金多見施行明年二月公以母喪去位
民相與挽留不能得後四十有六年嘉靖癸丑
臨海王某來視學事郡諸生泣而請曰遐徼陋
遠不得望見

天子素隔需澍凡今諸生與父老能安于業與
學繁所以哺植庇覆之由我胡公而祀無特祠
非所以稱郡人心惟先生圖之某惟 國家置
吏急在黎庶衆方擇撫邇曾不移時而名譽亦
沉泯獨公任既遐阻且在官纔替而民思至今
非有洽浹肌髓其何以然守官如公實應祭義
乃以請於巡撫兵部侍郎應公檟巡按監察御
史朱公有孚立祠為位春秋以羊一豕一黍稷

案羞祀公公既去太平更歷藩臬撓叛藩宸濠
幾死後更至兵部尚書謚曰端敏公操介苦絕
弊衣糲飯獨秉持大綱抑豪右弱峻發堅厲至
摘滅衆忌氣雄萬夫其所學通易春秋世稱名
臣公邑人許公應元來為副使時與某道公尤
詳以非郡事不載祠成新太守何君派行來請
文某為之詞使勒諸石詞曰帝臣萬方始郡太
平龍蛇赤子理將何憑不刈且蔓不撫遂驚嗟
嗟胡公昔政是程惟公之來爰咨其俗爰咨爰
處心通慮獨公曰嗟來匪氓寔佻不得輶輶突
駛宜跳惟予父母其育其教彼嫗而乳公摩其
首彼跳而狂公械其脰昔駐于郊今甲而入青
望而疑今臨其室惟昌與璿狼戾劫燔公刃若
霜公度如淵順生逆殛中竅抵牾凡爾酋醜匍
匐歸遄郡面三方城缺其北盜來履平雞犬殷
赫公曰百姓其偕來築男升而扔女餉之粟盜
望而噤民寢而尊民曰胡公惠我孔時凡今為
吏所急在私鼎有樂肉民厭穠稅我系我麻伊

公米耕民曰胡公惠我何久今茲為吏躡前鞭
後席不欲溫還顧我疚我老我幼伊公米阜思
公報公祀事孔嚴濟濟伐伐黍稷豆籩子弟父
兄拜舞且虔公生惠之鞠之掾之豈其廟貌而
不我庇風煦雨濡稻實豚肥鍾鼓考考祠于世
世刻詩在石以告來吏

王忠文公祠碑

公諱棉字子充浙之義烏人偉貌博學負奇有
經世志初遊元都上萬言書不報歸隱青巖山
中

高皇帝下婺州徵詣行在署中書省祿常預密
議每稱子充而不名取江西擢同知南康府事
地新經苦戰百姓駭竄公撫照鳩鞠稍稍還集
上喜賜黃金帶後脩元史總裁洪武五年天下
大定而雲南梁王獨為元守

上以公為翰林待制使往諭之公宣警服拒利
害大義峻徹懾欲降會有元孽即位沙漠者間
道遣其行行脫脫微糧於梁王梁王匿公民間

脫脫知而逼出之欲以降公不屈罵而死公之
子紳嘗行泣滇中求公屍不得還以聞於

朝後加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云南康故無特祠
某視學事檄下府而武昌吳君國倫來為推官
視事乃凡財輦土前堂後祠繚垣亢門而以公
之子紳配享紳為國子博士學有文章在詞垣
掌預修實錄父子忠孝聚食無忝歲時潔祀邦
人肅瞻去公歿時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望日也
某惟正氣磅礴全塞宇內鍾為鉅人使其遭厄
履難昭揭獨行以為世標幟荷擔綱常賴不墜
厥初

皇帝提戈倡義宇內百戰以取天下凡四海知
謀勇力之士爭自攀附不遺一技顧其計足以
破敵已矣而公儒臣銜 命蹈不測曾不怯懾
抗犯鋒鏑仗節守義使四夷知

高祖能得士不獨武夫謀臣有一死使其國重
於九鼎大呂者時則公有功於
高帝凡植國有模倣範無艾元政值贖

高帝為天下除殘復衣冠。慮至深遠也。而基統
初建公首以忠義處死。還方

國家亦從而褒贈嘉獎之作法貪涼。惟在始初
二百歲來典則未爽。樂樂在人。雖巖穴荒秀。知
我

朝所以立國忠義者。伊誰為之。古有以一絲係
數百年社稷者。時則公有功於

國家。宋失其政。元氏以夷入華。癸倫攸斂。百餘
年間。士袒辯以易詩書。無所不可。而公以儒宗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明大義於世。干戈洗滌。習陋易仍。改辨聽聞。公
實殉其實。而開其鑰。古有以身死愧人臣之懷。
二心者。時則公有功於天下。若是公宜無所不
可。祀而南康。以舊遊故祀公。合於祀典。公神無
所不至。而南康又舊遊於亭。必專宜吳君之奮
然。知所重而為之也。祠成。當有言以告來者。而
某謹為之記。詞曰。草昧發難。角雄競長。並儲博
集。如百藥。蒙致力。發毒曾不一方。爰有儒臣。尺
紙遠出。以當干戈。詩書口舌。苓朮攻堅。乃全肌

骨背忤不虞。餒肉虎穴。公初行時。寧不知危危
而不行。安用臣為。行而死。生鬼神。莫知不事二
君。少所奉治。鼎鑊可即。以受如飴。方草昧時。朝
秦暮楚。改面俛眉。取憐媚。嫗攬公博侯印。肘散
股不羞為之。時實使爾公獨嶄然。中則有負
大明視。虜不啗釜魚。以鱗掉沸。其幾何時。死即
有所從。昏非初。今二百年。侯封幾餘。侯者不保
而公昭垂。况未必侯。徒足為啗。嗚呼。公乎。滇南
江右。萬里公來。其旗習習。公常守茲。黃金腰懸
組豆。左右其光。田田廬山。最高下有彭蠡。山有
蔬毛。蠡有鱸鮓。掇烹羞。公傍有令。干共享于茲
其來。疊疊公節。公德山。高水深。峯嶺瀕洞。百代
始今。有不知公。其視斯文。

邑侯西野黃公生祠碑

嘉靖壬戌秋八月。余適粵道出太末里。鈴山諸
生徐仕楨。張乾浩。江鯤。謁余而言曰。鉛鄙邑。而
當孔道。土瘠民病。去監司稍遠。令惟其浚我。而
或不帖席焉。實忘吾民。自有識來。迄今惟遂昌

黃侯令鉛三年豐功深仁浹洽鉛民往邑人曾
圖於太保歐陽文莊公論次遺愛勒之石然民
苦思不置願像而俎豆焉以永事侯已相與樹
木於學宮之傍為祠成而先生適至鄰鄙邑先
生嘗為臬吏責任紀勒異政以示有司而聞黃
侯又素與先生同師文莊公相善也其忍無言
余固辭之不獲乃度鉛進士與民而告之曰余
聳長藩臬按次百官知治平天下之具無先守
令然今之選令與為令者何其異也孔子之教
莫先於民事其門人弟子三千人行成德備可
以試之民者不能一二數獨漆雕開聳使之仕
猶以為未信為辭意其必有以求之於已而未
足齊之於事而未合者而李氏欲宰閔子避之
汶上子路之使子羔孔子以為賊之然則弟子
既不苟居而孔子亦不為易使其汲汲于仕者
雖如冉求之自謂三年足民至其后也鳴鼓而
攻之武城單父蒲城亦僅免於督過以無負于
明體適用之教而所謂入人之豐功深仁使人

朝夕思焉不置者孔子未嘗及也夫治人莫先
自治使其學足以裨身然後用足以立政此漆
雕開所謂未信誠未可以襲取而強得也漢氏
最重令其史氏所謂循吏亦頗焜耀於後然或
以劇世而蒞之猛或以盜奸而倚於術其所施
張不繫於聖人之道此其為能吏而其政則未
免高張而急徵吾懼民之不勝再鼓也事於學
者足淑其身有及於民則三代直道之公雖愚
而神故凡才力強毅智數博捷用以濟事應科
條可矣而奈何能使其民孚契慕戀不忍舍去
朝廷之勸懲有時而不逮而士民之不數既去
而尤難然則其信於民即其自信者耶予是謂
平天下無先守令而孔子不易以使人者非過
也黃君固浙產其為學以致知為入門涵揉溫
粹不見畔岸而於強毅博捷者亦未嘗不濟其
間拊摩其民不啻如其子而經營其事不啻如
其家至於月誥罪嫵以典鄰邑爭常供躬貶力
儉以節冗費禁奸紱善平易其實無復眩飾耳

目而浹洽於心髓爾士與民今而後信黃君之為令也君去此且十多年初亦自行其學而已而令廟貌巍我丹粉華爛兀然坐享其中歲時伏臘百姓父老子婦擊磬吹竽列羊豕走祠下世世知有黃君如兩漢吏不循不槩於聖門者不道即子游子賤由來之徒以托附孔子見於論語世家非其邑之人有所紀傳道其績惠何若以見於世如君乃稱其平生不泯如此其亦驗學之不可不至於信而欲信其民其亦有所

陽朔縣志

卷六

三

陽朔紀事

廣西陽朔縣治介盜區而胡北獐尤稱逼肆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參議因而整築遁移入據鬼子爐岩等巢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婦安茅公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播敵山殲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警衆謀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搗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過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兵駐石井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葉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調者還報而賊稍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駟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岩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長劉積洽克刀山強布

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戰
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級擒俘三
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幾稱是威震遠
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文
武為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便宜而茅公又
弘才壯志畫中機宜方戰日雨甚公焚香禱天
願以已生二年易晴二日佑將士其勤類此故
能約兵費而斬獲奇捷誠傳載雖勤所未嘗有
陽朔里戶婦子自是始知樂生日卧帖席云

蘇東坡集

卷七

七

七

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翰林編脩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賦

三栢堂賦

臨海王某為刑部主事居於三栢之堂處栢之
下徘徊容與三年而賦之曰惟茲堂之載業兮
闢震方以構基汨后皇之嘉樹兮栢狹服而植

蘇東坡集

卷七

七

七

茲歲丁未曰予攸留兮肇與栢為羣淹日月而
歷之今期及瓜而不得辭具刑書

帝所隱兮寔既有此贊翼塊予獨久爰處兮操
猷曠且無止息伊拙思以徙倚兮瞰植之信芳
胡分峙其若鼎兮若與人為相當予信崇方以
練要兮抱沉痾於寡侶孰預壽其弭節兮美獨
有此內慕指豐碑之差戾兮前脩屹其炳靈歷
陰翳其偕存亡兮羗不知其將憑物固有所齊
嗚呼情固有所寄做豈植之美且貞兮非幽期

之所程棟堊黝以昌隆兮戶杳篠以捷徑覓連
捲而注照兮激流光於奔景根不知其所蟠際
兮蓋沐玄液以為膏上拂霄之曉竊兮亂飛鳥
之所經虬虬鬱結叢莫之釋兮芳與澤而且宜
茶壘擁以宅穴兮百幽潛而避之原博大惟前
之士兮懸崖崕岈而下頰奔流瀆滉以直瀉兮
非人跡之所處植既有此內華兮胡不托靈於
其顛羗不得比珍於栴梓兮乃生于堂之下靡
陽春之照灼兮紛蒙潤減世之姿丹與黃其雜
糅兮厥政觀而易視植獨昭質以蒼朗兮疏內
文而委積無世資其亦奚傷兮恐見棄于衢之
左也宜處僻以葆光兮又何為于喧之所也締
惟省以盡態兮物有時而見奇才不才以處壽
兮或至人之所腓苟處深以旋圉兮非不擁腫
而崔嵬低枝蔭蔽而百今亦匠石之所委懟駕
飛輓而出之天塹兮世固巧於川大綴青黃其
亦效能兮羗委生于茫之野予固聞幻化之迭
嬗兮豈金石之能為恒老與釋其同所悲兮恐

不得寂而求其嬰豐百卉之熙遲兮或先秋而
遭之嗟玄冰之未履兮題鵲候而先鳴原造化
之為遲兮戚烈沉寥之非妬胡遽櫛櫞而萎以
絕兮信秉質之不固矧玄冥之冀都兮僚慄廓
落以變衰顧植之內完兮蹇不改乎此度焚靡
旖旎為春之容兮料植之能也獨峻嶒桀以難
徙兮夫惟內美之故也曼予目以縱觀兮怛予
心之徬徨申旦情於植者兮胡用志之實長幼
予既好此娉服兮仰前修以自臧豈其置繩墨
以愆期兮介中道而望洋芳不待外而存兮亦
有成言以為交誓中道之不渝兮歷變櫟而莫
傷擘長薄之蒞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固不
待濡足而絲駭兮愴自得其所方丘與壑既俾
予以象質兮退將修吾初服依奧區之神理兮
孰增羞而罹怵靈均拳惠以自况兮伊荃之不
帶首陽坎壈而沒志兮惟周德之不務彼懷芳
兮嗚呼哀兮厥亦用喪夫家術予情幸以相通
兮之恭下夫嘉惠弱翰濡以佇意兮時正則以

抑乎好生眷起處之朝夕兮忍而不能去植既
覽予以其美好兮予亦信植之操羣三友而四
之兮志沉鬱而號笑朝吸植之墜露兮夕翳蒙
汜之落陰餐翠實之壘壘兮侶文賓之滯滯駐
流景於暘之谷兮駕停鷺而使予先命豐隆以
為掖兮乘風雨以遨於溟玄兮豈不愛夫春華
之靈賊兮惜溘然之無時冀堅志之可與長生
兮或息陰之所期詒濡需卷髮之難語道兮悟
髮態之似真固不若寄倦遊以將情兮望帝開
之伊邇痛時俗之覲暖兮顧謂植其不芳茵朝
夕目之久兮椿謂其易亡彼奚所結而嗜之兮
翳惟嗜夫容長時續紘其何不化兮予不憚夫
逢怒衆豈有他故兮惟棄規矩而改錯忽白日
之易沫兮俟擇方以為祇肇懷詢以要誓兮予
又庸夫申辭辭不可究竟兮志不可乎驟乎伊
葱蔭之紛可喜兮聊耿耿以自弭雖予行之戾
與兮荷佩纓之信美同一言而締慮兮又何煩
于媒之喻亂曰伏歲晏之樂樂兮固徃哲之所

篤兮抑志忍尤以周於世兮非予懷之攸證兮
桂之冬榮兮山之幽偃兮嗟予與植為要兮其
又何俟於招兮

喬松益壽賦

余官與鑑川子同視部草得朝夕甚篤尊
君素菴翁於余猶翁也戊申八月十日宗
貴大石山人遙為喬松圖以壽翁鑑川子
索予賦之

伊二儀之闢壤兮迺會靈于河之中龍門崇以
造天兮帝炎氏之故宮盤霍嶽之蟬蛭兮挾九
川而滄淙吐華實之毛其煩且夥兮粲而不可
得槩胡文人之幽期兮羗植松以翳蒼擇土肪
而托處兮映區藪之上腴虬枝結以隆叢兮亦
紛敷而扶踈觀窟宅之洞邃兮濯莖崖其若傾
風雨交以渺瀰兮襲虛罔象之所經標黛華其
晻曖兮翠色宛而樹旌飛仙挾以駐予足兮下
有玉泉飛沫奔瀆而銓鳴原造化之別其凡兮
紛大小而各自成也椿以八千歲為春秋兮茵

不知夫朝與暮也更榮悴以居常兮又胡為鞠
此荆艾也擅衆美之若茲兮歷萬卉而為之君
也昏旭狎獵其恒兮歷變撰而莫遷吸淳漠之
至和兮涵沕穆之貞堅鷗鳩信而先鳴兮鴻鴈
徙以南其處靡衆芳之屈曲兮激迅颺而紛下
眩鱗爪之競競兮方揚素濤而叱咤絢練洶湧
憂以擊兮俄若桐而朱其絲玄鶴峙以嘯侶兮
鸞鳴覽輝而下之茂秦封其若逸兮蔭薦蘿之
未嘗青牛馭捷於秘經兮乃塚美而虛中埋伏

卷七

卷七

六

苓之密漠兮况琥珀之藏其區偕羽人於丹丘
兮獨抱真而守素紉沓茅以為菴兮傍三星以
啓戶矯薜荔以為衣兮攀黃花以為餐翹遺榮
之隱徒兮指息陰以為路手碧鷄之玄文兮皓
首媿情以為行左拍洪厓之肩兮右接偃佺之
裳玄螭螭首以命駕兮激霓運而使先驅叫閭
闔縹余馬兮蹇夷猶而相羊靡四時其若一日
兮信流化之尋驛彼桑海之迷嬾兮挹星輝於
清淵兮鼓鑄於洪鍾兮與合生而同其規將隸

錄於太清兮卑蟬蛻與服食感蠅蠚陵鳥之代
化兮泯顏距而誰能為分顧不能拆若木於濛
汜兮彼醒醒又非余群寧析末於松之精兮駐
奔景於清芬捧金液以盈酌兮晞余髮於汾之
濱亂曰樛櫟曲鈍不才壽兮犧尊清黃木之災
兮懿茲植之微彖兮固得性于天兮肅冷虬蜺
以自全兮玄廟之楹子孫之枝兮

說

覺吾說

卷七

卷七

七

仲尼居曾子侍仲尼曰參乎來余之設科也謂
一以貫之幾盡余密矣及門三千人而莫余闡
也倡之若芒而繼之若寂爾其亦獨無槩乎曾
子鞠躬而進曰參之父將請也而況重以夫子
之命也命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對日之應
謂之萬心處一焉紛紜轆轤若是其不齊也而
貫之則何居彼且為叢至為未過之續而吾以
一應吾懼其東顧而西失若養由氏之射也且
方其貫也為有念而有起乎是蛇之足也抑無

念而無起乎則兔之角也吾方疑吾真而又何以致力耶仲尼喟然曰矇乎爾之語學也且汝今之不冬葛而夏裘南適而北轅也則知之矣知此之澈而道彼之感是執燧而索火也居吾語汝夫天地之生萬物也以虛而運氣萬物之受生也以氣而積靈自蠕動之末以至叅兩之化莫非靈之為也而在人則曰覺知以其受之於天而不容偽也則謂曰良無不良則無不照無不照則無不貫也萬之為多數也無不在也

為有起若日之恒循其常體而非逐也以為無起若鏡之凝胡漢自見而非斷也西方大雄氏竊吾說而號於世命其覺曰圓曰本曰始東萬法而返於無是不惟不貫而且不知一矣吾以訂於燧人神農皇帝以下而誰其爽耶而參乎以為疑也曾子面灰口噤汗下而不能步歸三月而劃然悟他日再見仲尼迎而亟呼曰參乎往言何居曾子曰唯蓋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也其後三千年海上有龍陽山人者頗記其語遊於湖之南遇臨川劉子以進而卒授焉劉子居則思動則驗三年而浩然冷也持以處於涇之鄙則涇之人化以題才於天下則天下之才應大業垂光拈用照徹一日萬起萬息而不知誰為之也則曰吾覺矣覺一也覺覺貫也斯可萬矣稱於人曰覺吾而龍陽山人為終述其說

待旦圖說

順義張君汝任始末第時嘗有二雞置臥室間夜後聞雞聲帆起讀古人書後果捷北畿鄉試

第三明年舉進士除嘉定令則載雞以行聞輒起如未第時君嘗自言其學成政立皆屬勤厲惟二雞是賴然固有先雞鳴而起後雞鳴而未寢者而二雞姑為之節也君為圖以示王子王子名之以待旦而為之說曰昔者周公坐以待旦也其有憂患乎公之繫易爻詞也於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程先生曰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予謂周公之蘊因爻以示而先生獨言九三之位者義在語易而公意未備也前漢史稱閔予之詩成王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謂善始善終夫成王既稱幼矣又能懲耶公之攝也周之興幾十載矣而坐以待旦然則武王之於其子也以亂貽之而公當其變耶予謂治生於戒亂成於忽圖其未變而持其既盈此四者不可不早辯也故周公當攝政之初假天下之籍以叔父之親殷民未殄而二叔間之有震主之威紂亂而平天下新去湯火法制未備四海嗷然望

治如思慈母周受天明命武王雖嘗行箕嘑矣而汨亂之後理學幾絕前聖不絕之緒寔在於茲秉此數者以蒞天下而代之政則公之心之地其尚可暇豫以為一身之圖哉故其告成王也則陳邠風無逸焉其封康叔也則稱敬忌焉其留召公也則念遏佚焉其待天下之士也則恒吐握焉視其心惻焉不敢少有不徧而日不暇給急急以待於旦雖秉圭繫舄恒不以逸棄之自皁鑿之後曾未有如公之焦勞拮据者而亦豈其得已耶邾邾之鬲卜年八百敬學之緒歷千萬世而不泯合所謂乾乾惕若者觀之而公之情則見矣今張君抱才又學誦法聖人其惕若勤力業嘗試之令矣而無弗效則知周公非我欺者其操乾乾不憚之心雖非隨二雞且愛而初非有待於外也學合隱顯曠百世而周公非我師耶後世析理不精學仕異術故養不待其自化業不俟夫及時而寡學義襲亟圖以赴之者是謂成心業惟其濟學必相須

而憂勞驟逼惟恐人之或先之者是謂勝心安
危呼吸禍福森靡當其未至而惴焉不敢帖席
者是謂畏心成敗利鈍惟天之命而毛分縷析
日夕惟身之圖者是謂私心凡此皆毫釐之差
千里之繆周公之心或幾乎晦所當精以察之
而張君與予之交相切磋者非在是耶是為說

林牖甫字說

少江林先生將冠其子中啓而問字於敬所子
字之牖甫而告之曰人皆曰為政而孔子曰孝

辨義集

卷七

三

友兄弟非以政自孝始也純其心者和於兄弟
而政無弗達矣是孝友則政之牖也猶之人皆
曰為佛而祖師曰着衣喫飯非以佛自衣食始
也覺其心者當於衣食而佛無弗至矣是衣食
則佛之牖也夫良知在人啓於其中而牖於其
外啓言其全而牖言其端一竅窒而舉身病一
戶闢而舉室見道之無精粗大小也故極而言
之形色貌象之莫非天也瞬目跬步之莫非心
也飽饒渥之莫非神也語高而近玄以為道

則深矣而枯守其中語近而涉俗以為道則偏

矣而徇喪其外夫好貨好色固學之所以為殆
者而孟子進之曰惟恐王之不好貨色也牖於
貨色者尚可以導而中而况牖於道者乎貨色
聲利之莫非知也猶之曰山河大地之莫非妙
明也乍見怵惕而知其全仁不受嚙蹴而知其
全義牖也林子年少俊拔為文有雅思吾知其
中炯然而告之以所從入自其牖者觀焉昔人
有學書於師者授以一字三年而不易學者曰

辨義集

卷七

三

盡於此乎吾將徧書焉其師曰少乎哉一字熟
而萬舉之矣十年之後而手於紙若石投水莫
之逆也嗟夫道與學亦若是而已往林子大父
益菴公受業於陽明子聞良知之要而少江先
生績文修行以世其家林子而思繩其祖父也
其無射於予言乎是為說

易生字說

易生有贊舉於鄉就試禮部過洪都問字於余
余字之自參而告之曰天下一性也我與人與

物何殊哉虛寧湛覺合三為一無分奚贊無贊
奚參自同出太虛卒歸物欲則我與天地懸隔
而其心思精神之所注紛紜轆轤而虛寧湛覺
之初涵矣完我以御物即物以觀天非純乎性
者猶謂之有心有知未能脫天彊強以遊乎化
育之藩而况以私留其間哉故學莫先乎盡性
盡性莫先乎去私去私以自盡非為大與物也
順極於人物非為贊與參也功之所濟機之所
通見於人與物而我無與焉阻於人與物而我
無與焉此性之體而誠之積也此之謂復命此
之謂歸全吾所謂自參者也而贊存乎其中矣
目之光也秋毫是察比其翳也而不見其睫也
去翳以為目也而人與物皆照焉去翳自參者
也而照存乎其中矣易子質明而氣溫學古之
道蓋不為俗之儒者而余奚能無張之始乎我
而卒於天地而皆不外乎性焉誠近且易易生
行勉之矣

傳

閑適散人傳

閑適散人者姓李氏世南豐里人也李氏素推
右族而散人更聰慧以故鄉里咸屬習知散人
能肆筆為文章即屬目焉比稍長散人乃獨與
其兄子若虛並為舉子業駸駸相陵駕即督學
若府縣署其文叔姪更為高第然散人大故率
性為古樣不逐時態遂數舉於鄉不成比若虛
竟上第又成進士而散人猶為弟子員竟不第
乃恚曰吾文竟落人後哉又更翻然曰敝帚安
能為顧在命耳吾宗文史有屬姪第即吾第也
乃棄置衣冠為布袍日笑歌飲酒不事事客過
從即設酒殺劇飲必至醉醉微醒朦朧覺東方
白遽起睨他客飲如故粗若托而逃焉者乃大
書其齋壁云白日不待人流光驚一擲擾擾欲
何營得閑聊自適遂自號為閑適散人人至齋
中見散人書即翕然稱之而散人名徧里中矣
若虛問進曰以叔才能就繩趨不患不富貴何
遂乃爾且必閑叔能不耳目視聽手持足行與

衆異耶散人拍手曰如而言是斃而後成也吾方為烟霄之外而若議於形骸之內耶且既為人矣而能閑乎既得為人矣而不閑乎天之生人以五綦為具以五德為性勞之以生息之以死勞息之交非夢耶而澄然無事且與造物者冥行寥廓故見其窟穴而不見其役使也且也太上適神其次適意其次適形適形者矣適意者綦之所接悠悠然無撓性也而亦矍矍然未能無遷也適神者持之不溺撼之不震逍遙優游

齊東野語

卷七

六

而吾師者方且以萬物為有有為無有為有無有為無有息吹神遊周萬方矣而反顧視其身不得絲毫焉其統於天者至矣若所謂黼黻文章經紀絡繹以滿為人御也而安足治天下哉若虛曰然則為散何也曰若不見大木乎文理爛然枝勁節密倚於懸崖其低枝拂飛鳥之背蔭流泉矣而師匠過之以其中繩墨也貢之玄廟論直者以百鎰數木之於棄置有間矣而以其各斤盡也則不能復為荆杞也故有散性者而後有散心者有散心者而後有散行予所謂求為荆杞也若虛不能難俄別去為給事而散人持益堅後又遺之書曰若能為我作傳乎若虛以語臨海王子王子曰予觀往事聞長老知江以西多隱君子云往

齊東野語

卷七

七

成祖靖內難德寧王懼仙戮力使自擇封陳願得江以西蓋謂可與隱君子往來成名也散人惜生不遇時然臞仙所與士皆名能詩畫星曆燒丹彈琴技故著諸書成帙矣豈所謂逃名

未盡者而散人泊然無所好又安知其生同時
遇不遇否也散人高一世若虛為給事仕號應
捷者乃竟告南去乃若虛獨其迹不似散人耶
予觀其問難有可采者故論次其事散人名幹
字汝貞生今纔幾十年云

哀忠錄引

監察御史徐公諱禎峽江人以知縣上最選授
正德某年巡視長蘆鹽法時逆宦瑾使其黨
以海鮮為名陰挾私鹽公以法絕之瑾固不快
又長蘆故有課二萬當入瑾公悉輸戶部瑾益
銜公還朝矯詔下錦衣獄庶無所得罪
再杖之庭卒於獄中先詔戍肅州至是復取其
子補戍伍今

上即位始復官蔭一子而先是士大夫為詩文
以悼公者其家集以成書名曰哀忠錄刻焉王
某曰予觀正德之際天下何其多故也奄臣竊
命濁亂天下往往幾危社稷然皆孤鼠竊不足
以奸維元惡鼓煽尤熾嚴刑僭賞奔走薦

紳而逮獄罰金左戍庭杖以剝挫正直者蓋不
啻甘心焉公以進士起家抗忤大猷間開危窘
百死見前而從容就義不內顧時士夫頗憐之
如詩若文所道皆其平生大都也瑾依憑

朝廷作威福時大臣自宰相而下幾成染指不
即藉以脫禍公七品官爾以法相抗不少畏怯
公不顧為之而士夫亦從嘉嘆之然今臨小利
害搗不至殺身輒毀方易節以詭隨於時聞者
亦不駭抑又何也豈古今不相及耶漢臣吉易
集卷之七

將百萬軍而畏獄吏議者謂積威約之漸也予
謂不然方戰志在封侯事決頃刻即萬騎騰凌
氣開飛動者有所取也獄吏拘囚事久不解彼
稍不動者百慮紛然戀顧閨幽愁灑泣志意
歎不自振宜其與戰具視矣公學志聖賢宦志
名臣堅心定力至死不屈彼有所主為之其道
何特秋霜烈日豈與荷戈疆場銳氣博死者可
得望耶雖然予讀

一皇朝實錄見敬賢右士容諫納言士生其時

如騁坦途之馬，首得意無所拂抑，故逮至正德間，猶藉栽培之深，恩賈耿介之餘，勇即如公者，獨於書牘負荷綱常而士大夫亦翕然慕之。觀茲錄也，其亦知所自矣。公之孫繼宗以諸生從予於白鹿山中，出書乞言，余淹泣書此與之。

書賢母傳後

浙之西為湖州，其南為孝豐，孝豐地稍次僻簡，非要衝，兵火必爭之地，以故多大族而吳氏尤稱最焉。吳氏大始自愛竹翁始，又嗣為南山翁。

纂要集

卷七

七

南山翁二子具舉嘉靖丙戌進士，伯為御史，季為吏部考功，即既皆文雅操行，又居廩仕實遠，振其聲予少時則固聞之矣。比乙巳入西省，得交吳峻伯氏，則吳伯子之長子也。又溫然文雅，飭意潔修，君子不替其家聲焉。予固謂吳氏之先積累何似，乃簪裾相籍如是。後五年，峻伯出家乘賢母傳讀之，至母再刲股救其姑事，則嘆曰：「孰謂天道甚遠，其聽又甚邇？」賢母於峻伯為一母，固宜又福社之于其子與孫，海嬰封寵甚

澁也。始刲之謂偶然，激切忘生死耳，比不愈再刲，寧非由赤衷惟欲其姑之生而不暇傍視卒出於思而為之耶？今世俗人抵曰割股廬墓非孝，徂習聞不察至理，卒群然相和非能引事情辨以求之者也。仲尼曰：「事君能致其身，傳曰苟有利於國家，臣無愛於髮。」所言人臣事君此身若遂致之矣，無或貳也。今臣幸不值難耳，卒有不測之急，與蜚起之變，社稷封疆之臣皆死之，寧得念其家有老親有子與否，自引避哉？脫有

纂要集

卷七

七

引避則所居不係曾委質為臣，稱賓師及或顧慮宗祀念俱戮，無為若微子、曾子者是也。父母卧疾，劇獨得人肉可愈，他無所徵求，此其呼吸存亡視君難，類耳。卒刲以療之，無損其生而得便焉，固當自愛耶？在彼者稱忠貞，生有爵死有資，乃或血食焉而在此者顧夷之非孝與好貨財私妻子者等用法，稱頗矣。人言衆口雷同，隨人妍媸，非虛語也。賢母視姑如母，純孝真篤，再刲不自難，又終匿不言，若君子緇晦其光與

人有成功而退然避之毋真知道矣哉唐元和中安豐人李興割股救其母不獲卒廬於墓其地產二芝出醴泉應驗焉記史臣張之母事至再更篤後得吳伯子季子又得峻伯其為芝醴也大矣

約同門諸友

某丈文學執事蓋聞抱志之士好修砥礪自拔流俗初非為名而當時後世述之不置間因之而得顯庸君位行志稱其所蘊畜亦其積實致

齊東野語

卷七

五

然非屬幸也然天有定不定人事未齊亦有守繩墨言不妄發行不履徑而終身不奮起與塵埃之士浮沉大造豈所謂福善者茫然不可槩量耶越之東為台臨海素以節概聞於天下如吾

先師筆山侯先生少負聰穎力學比不獲試而固窮年節益堅厲不少轉換顧盼語在長男輅述行畧中秉德善道不為約則修禮亂廼廢棄其志潔其行芳疎濯泥塗之中以僕所聞古特

立獨行之士不加於此也而砍斲齋志曾不得

一稗食於官居家具饘粥卒之日僅僅斂枕余

天亦爽所報施是所謂未定者耶夫賞罰人主

之操柄進退銓衡之上務是非褒貶臺諫史氏

之微權也此皆羈論冠蓋之士故無度情而先

生徒以適遭其奇隔日月之光俱不蒙其表暴

生則淖齒沒則泯泯是使潛德幽閉而慕義者

抱惻無窮也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吾黨既

已業其規格而及之門矣獨在觀視實深入層

齊東野語

卷七

五

理於其哀榮之際委之如塗之人非所以敦事

誼也名之於行若華之附木亦所以維策上下

之才先生端居齒不噬其身不曳繡卒罹不諱

其無所聞竝冥行之士是快意馳騁者為捷徑

而被褐蓬牖者為掘謀不肖藉口滋其怠心是

非所以示衆庶也謹按往藉門人於其師之沒

而私謚之者夏敬公稱宣明法高卿稱玄德孟

東野稱貞曜吳立夫稱淵穎數子者行非純全

迥非中庸彼亦激中惻其微而致私焉而卒炳

史冊賴以傳求足古人尊道而貴情後世拘時而忘術諒執事者與僕共痛心焉先生之墓木拱矣失今不齒將遂散軼期以七月某日會於天寧寺共謀曠典加附實之名因請樹石以記不朽庶先生之所修育不致失墜而吾黨悼傷之志始得摠發不終抑遏也輒先同然敢告左右道遠他事皆不得為辭幸如約

策問

一問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

齊東野語

卷五

古

然歷代聖賢其述經立言所以示人入道之門與或言其所自得者間多不同然則所謂不變者果安指也自堯舜精一倡傳至孔子而後如日中天纖翳不容點矣孔子之徒親得聖人為之依歸固無庸論孟子當戰國之時力扶正學至其吃緊之處所謂性善者皆孔子之旨否耶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孟子以為首稱是非孟子易言之則性將有二也自是而

後火于秦黃老於漢晉與五代兵甲最苦唐人工詞賦其襟出於他途毋怪至宋而諸儒群興自濂洛而下則上異孔孟矣然或曰誠或曰敬或曰靜或曰體認天理或曰辨義利或曰德性或曰問學固已紛然迨及

明興真儒輩出理學昭闢然考今理學名臣所載與夫各集所傳亦有曰復性者有曰主敬者有曰克己者有曰致良知者有曰有事弗忘助者亦不能以相一也指趣殊科人人自異甚至其徒相與角而爭矣故今謂其不宜異也則道若京邑千萬國皆適之途也而必相非焉是責適京者之一而巳矣苟其功有難易而言有迂徑則又何不共就其易而徑者而令人之速之道也抑道切於人萬世無弊雖其紛然而將有不害其為同者耶且也使其皆有見

而偶不同可也苟無所謂體貼實見而姑取其似以標立門戶則非惟不可以示來學而轉相讒詬排擠百禍具興使人以為禁而不敢開口者吾黨固亦不得不執其咎矣今欲於紛然之中從其直指人心切當肯綮易簡簡途人與堯舜而一者守以終身焉則安在也諸生其各自言之

一問諸子讀經雖各占其一然諸經大要則所當與聞者試舉一二商之易之分上下

經也先儒多求其故矣又朱子則以其簡帙重大故分之果爾則宜上下經各三十二卦矣而多下經以四何哉元儒豫章蕭氏乃為讀易攷原謂上經一卦不可增下經一卦不可減其說又何取也書之分古今也今文多艱深古文多平易古文果孔壁之舊歟朱子則疑其序吳臨川氏則疑其書甚或謂張羈偽為或謂梅賾擬作然歟否歟詩之有大小序自毛公以來未之

有議也而朱傳獨去之不知果能盡得詩人之旨歟東萊呂氏畏服朱子者也而讀詩記不從朱子而從毛氏亦何歟春王正月春秋第一義也安國胡氏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不知周月其可以夏時冠否也或謂周改月不改時或謂時月皆改其說孰是歟周禮冬官之缺久吳臨川氏謂冬官實在五官之中而未嘗缺也儀禮之逸多矣取小戴投壺奔喪等篇又取大戴明堂公符而補之其說然歟否歟或謂三禮考註非吳氏所作亦有所據歟此皆六籍不決之疑其陳之以觀窮經之學

一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剛柔仁義之並用者固天地之道也而人之言者或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夫折與廢固剛與柔之本然耶抑用者之過也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而所處之時或不同則將以

展生平之志濟弘大之業於二者亦必有道矣而不免有折與廢然則將安所庸之而能不至於病耶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夫危者似剛孫者似柔夫言行一人之身也而異出焉然則剛柔固異用與抑俱存於心而時出之也剛之襟為客氣柔之襟為畏蕙苟必以直遂委曲行然靡然者分剛柔則客氣畏蕙亦其近者而何卒為病也歐陽修之送王陶柳宗元之送楊誨之皆勤勤戒於用剛而或者以為歐柳遭挫之餘戒其所自得禍者然則孔子之在當時溫良恭儉讓非不近柔而又何卒老于行而所謂言孫者於歐柳所云又何如也今天下太平正君子言行皆危之時然欲使持身行已有介然之操有粹然之德敦張建白剛柔迭用如天地之道不致差失然果何施而可

一問士君子之道學術事功而已而二者之

間有邪正截然者有邪正襟者截然者無庸言矣而襟者得四人焉姑與二三子商之學術以孔氏為正也而董仲舒天人三策正誼謀道宛然孔子家法也而或以為襟於術數或以為見道未明王安石雅志聖賢致君堯舜潔白之操寒於冰霜也而或以為其學術殺天下或謂其兆靖康之亂事功以光明為正也荀彧志扶漢室始命佐操卒死九錫可謂勤矣比之子房者可也而或者乃謂久失其本心魏徵志佐擇主謹論奇功著在史籍可謂博矣比之管仲者可也而或謂其只望僥倖夫仲舒安石或徵皆赫然者也而後世君子尚或紛然則其他齷齪者又何可齒也夫學術為源事功為流二者全則成分則二然學術得以自盡而事功則有幸不幸焉修之於平時決擇於當事固無所謂取舍之極乎而何以得之請因尚論而觀所講習焉

一問夷狄之患古今所同其備惟在於預其勝惟在於氣二者合則百勝得一則強無一焉則困矣

國家自己已以來邊陲晏然往歲卒至城下事出不虞夫患生不慮且又在晏安則固宜中外愕然莫知所措而今則

主上宵旰群策畢集而捍禦之具不遺餘力矣然在傳聞有可言者大多置材臣諸路並建所在有兵有食首尾腹背相援之

道也而或者曰官多割地而守之則番有掣肘而令或不行四路客兵與夫招募之兵可萬貌貅太山壓卵之勢也而或者曰兵多聚衆而食之則勢必匱乏而糧草不支悉索腹內之藏輸於京師是以所緩濟所急而或者有內變將生之慮然則財將安所取足也悉聚沿邊之兵守於畿圻是為宮廟與陵寢而或者有棄門守堂之慮然則守將安所先也夫兵也將也財也守

也今皆足於用矣而時議倉皇終不整暇然則將在於不預耶若氣則固吞之矣夫主憂臣辱今日臣子有可以膏草野以紓陛下者何惜身家而其謀可不素講而熟籌也諸生有濟時之略者其詳言之

一問方隅定位也而先天後天之配卦不同生成異氣也而河圖洛書之配數相似其旨何與

一問三國之君將雄矣而彼此不能以相勝六朝之時日多矣而南北不能以相一非其謀力則其時勢其故何在

一問唐之禍莫大於藩鎮宋之禍莫大於夷狄然議者謂至德之間循邊徑搗范陽靖康之初出師邀之河上可以得志使用之果能勝之否也英君謀臣代不時出唐一強於元和再強於會昌宋一勝於仙鎮再勝於順昌皆不能有成蔓延張養與二代為終始議者益咎前事之失然耶否耶儒

臣之議最凱切者莫如罪言與上孝宗三
疏不知亦有可采者否也過亂畧博古事
諸生責也其以始末成敗詳著于篇

一問古今之兵爭多矣持久變深莫如楚漢
之阻成臯梁晉之爭河上者兩戰俱雄漢
人之不得東猶楚人之不得西也比淮陰
破齊則固已出其背矣兩險相阨唐人之
不得南猶梁人之不得北也比嗣源入鄆
則固以入其脇矣不知漢唐之策而必獲

者誰與或者曰黥布未叛楚係故鄉將士
以偏師渡江東化弱為強彥章未死同華
尚完段疑以西兵搗魏博傾其腹心亦一
奇也然耶否耶夫四家成敗相尋不可勝
道然端不盡於是者此王命論伶人傳所
為作也諸生亦詳聞其說乎請詳著于篇
以觀稽古之學

一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說者以歠
畝伊尹當之以矣然亦有未必然者茅菴

恬如卒蒙老樂之耻終南自愛乃招捷徑
之譏豈其不為者終可變也壺陽受徵乃
爾進退無據蒼生係望卒成咄咄書空豈
其不為者終難用也是孟子欺予哉抑不
為者別有道也漢唐以還論者但須有才
其於出處進退大抵闊達況於一芥哉然
皆足以有為而人亦共目之可以有為然
則伊尹何其為此拘拘也諸生今且得舉
於此不預自檢他日何所挾以有為於時

即有之猶懼其可變而難用也其根抵用
力處安在願披詳之以觀助我之益

一問用兵有法千古律令然機變不偶則容
有舍法而用意者而亦未嘗不勝其故何
與豈法設大都而意常變化法有盡而意
無窮與姑以往事言之百里趨利者蹶也
而八日疾趨卒舉上庸越國攻人者危也
而蒙衝度魏乃克秦人間諜宜謹也有以
騎人疲馬為哨者反以制賊無攻下風也

有以毀柵逆塵而擊者乃以奔虜然則法固不可盡信與善師者毋攻堅城也故頻兵攻郢者擒將不可以愠而戰也故連營公安者敗六軍喪旅於泌也則背專行之戒九師大潰於鄴也則犯衆制之條然則法固不可盡廢與夫兵凶戰危用之非法即意而不可定如此將別有道與諸生讀孫吳稱知法矣而意不可見願詳言之以觀所抱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翰林編修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祭文

祭彝文

某惟丑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海雖安敢云忘戰是以自受任以來頗檄有司各簡其部兵之精銳者練習戰法以慎封守而戒不虞頃緣倭寇

祭彝文

卷之十八

匪茹侵犯吳越

天子命某以三千人往援野校敵愾率土同心急病讓夷鄰交大義是用犀利器械精明旗鼓亟集有衆受誓啟行惟神威流狼昂位列招搖其大布洪庑以庇衆士屯聚則免於札戢戰陣則鼓其跑勃於鏖星馳有截電掃則慶將在天豈曰邀私茲敬以不腆大牢用告虔事神其鑒之

祭陽明先生文

惟道學之敷闡實立人之大紀方極隆如三代並絀繹於斯旨自微言之既絕乃雜興千羣氏老者虛而佛者空權家數而俗學支紛苗莠之同畝咸角立而倡辭當斯時而叩焉靡一鑰而奚持譬釋童之適市襍百戲而具宜方眩觀以漫顧何妍媸之與知惟時天佑斯文人依先覺指迷途以啟徑救育瞽而剔瘼非挺生之信靈孰遐視而如廓伊宋禹之既易

明紹統以繼天惟文明之邁會學幾絕而復傳

務堯集

卷八

二

然植以大而或靈樞以久而間穿諒至精之尚在哀門徑之或遷功利為途以襟沓章句闢靡而兢先惟持循之靡要迄探討以窮年卒心身之奚補亦沉痾而未痊先生學究魯餘秀鍾越服少微特起長益拔俗自遭擯於龍場益艱貞而精熟揭良知以為柄秉慎獨以為軸原切當於當人胡有聞而弗興如痛痒之獨覺豈外益以強繩顧習俗之方舊忽疑起而轉礪尚力任而獨引羗受嗤以靡更憶鷺湖之立辨分朱陸

而擊爭陸豈禪兮朱豈俗顧方相攻而加之名夫言求有當於吾心又何必問所從來而為晦明且功有漸而源本徑惟在辨其志而察之精雖疑似偶同於外道固不得故避其說以諱其情矧儒藝之斷斷乎其不相涉云胡啜其醢而獵其英蓋先生之神悟曾不掛乎一縷既簡徑以直捷亦空洞而無滓故或介冑而樹勲輒勒券而震主以綴藻而敷文抑滔滔而千里出餘緒於素纓雖處囊而雷在耳世番持此而見

務堯集

卷八

三

子

推譬之指波以為水施未竟於樞軸痛梁木之遽萎念茲土之遐燠鬱人文於未昌頃文旌之既屈南吾道而破荒惟後生之求猶亦藉賴以播揚鑑肖像之如見儼俎豆於空堂閔予生之不偶曾不得望先生於門牆幸聞風而私淑亦未能繼踵而躅芳抱此衷之耿耿踈陳詞而薦觴惟明神之未厭尚分照於未光

祭南軒東萊陽明三先生文

惟道與學物則民時隆暢皇極日星照垂入王

出伯存聖失愚斷斷洙泗多言始滴不有哲人
孰迪我迷哲人遺言依仁秉智若病而藥若軍
而幟視載有典施法死事以此方之厚薄奚翅
維朱之葉五星呈祥理學盟長曰呂與張義利
博洽幽眇是皇屆于

昭代視彼越疆王公斯出續武踵芳良知慎獨
針砭膏肓况虔秉鉞同此粵方生沒異時功齊
道合一祀一否於典焉缺矧近而信瞻依乃竭
更來茲土文教是興曰有先民我是用繩士生

整肅羣

祭文

四

茲土理學是貞曰有遺教我是用程吏情士心
咸曰合祀合祀久虛崇遠忘邇設不異牲祠無
改宇躋焉並列今茲實始惟三先生不一其時
合俎而享神集且怡九夫得一足以爲師况列
而三其敢射思士思其學吏思其治潔我齊明
萬年于茲

祭應警菴侍郎文

嗚呼惟公孕秀名區陟功壯志雅素清夷績文
敬事金石之砥若羽之鷩初公試吏定夙其年

人皆捷步公蹶而顛豈其有罪惟直而絃繼登
撫憲三更其方人畢內召公遠而航豈其無功
惟項之強際粵東西全公是授此民而屏彼寇
而阜臣武惟惟臣文惟垢公嚮初攬風聲且究
磨牙鼓吻殲腰刺首民卧而席公枕其頭冠帖
而籠公絛其喉

天子有命予方來休予之知公厥亦惟舊拜闕
疾趨冀公緬觀譬彼操舟公引其櫓言共于濟
予帆且張於心之幸膏惠一方予居踰時懸心

整肅羣

祭文

五

阻路公懷之音然亦不敷束跂而望旣思而疑
人云公疾却思杜靡予惟公德天將期順矧曰
公貌山澤之癯其或慙遺爲國著龜云胡奄忽
永與世辭爲國爲公云胡不悲惟粵之山公陟
其高惟粵之水公泛其濤公輻之歸民奔相吊
公靈之留民嚴其報予信何從天平靡告予牲
既潔予酒且清公其來思監予之誠嗚呼尚享

又

嗚呼於皇建邦內綱外維遐邇旬服撫臣是治

亦有錫命寔總其師履綏振掉甲冑詩書惟此
粵方尤 帝所念 帝曰公賢其速來踐秉鉞
登壇惟爲民亂公來而遲民戴其疑謂公棄之
首引足跂公始來居民呼而嬉何以望之豸冠
繡衣公來有文黼黻條理樹德植仁兼收並庀
响之吹之不啻自已若日而春百物咸起公來
有武建牙樹標明明旗鼓慮無前茅獮之雉之
刃在其尻若冬而霜百蟄具消公飲而冰公衣
而素未沫德音矯修屹跼蹶蹶起起惟故是步

卷六

六

潘泉百司伊公之度以杞包瓜其亦何射公綜
父細若絲與毫民曰夙退懼公爲勞公父母之
渴飲餓飽公其不豫民駭相告惟粵之土公歸
而照惟民有心天胡不吊以公歸兮淪光匿曜
嗚呼哀哉列位御亞耆壽永終天之植德胡云
不崇不究之施未愜之衷以柝公德期願孤公
今茲之享報猶未隆民吊于途士嘆于室毀領
張袖迷途失術事計何從懼趨而踵惟粵之方
寧可父留雄虺猛蛟倏忽幽蟪翠旌宵舉露斨

晨諏逝將去此魂返其丘霜微木晚雲垂波瀾
揮淚淒其蒼梧之野公誠有知洋洋來下嗚呼
尚享

祭孫縣尹文

惟公毓德地靈秉哲天啟篤懿淳龐修能具美
顧惟世業資藉一經舊跡早歲鄉書是登惟鉛
與槧是準是繩獻于春官薦雄靡地生平之心
在行其志豈其叨逢惟第是視

天子念遠惟彼蜀疆嚮咨綿邑乃裔之荒大官

卷六

七

大邑展爲身防亦有惠止非云擇方鳥履西飛
惟枳與棘綿人無衣公示之織綿人無食公與
之粒我生我誨惟公是植公及政成乃竟素衷
云辭其滿豈必秩崇抗疏獨引歸明于農朝起
而好午問其月肘後有經膝前有乳鳥經衛生
熊丸續終式穀之似天路之英討典秘室振藻
帝庭 帝曰咨爾執法應星黼黻搏擊並爲朕
憑維此外方實遐其陌錫之繡斧以清戎厯吏
職爾繩其從紆策別惟不肖我冠綴懸協恭比

事嘉謨共宣以子之故知公之賢福同日升望
因雲逝胡忽不慙聞公不起湘梧是吊典刑攸
圯嗚呼人孰不生靡德而湮胡未轉踵而譽已
沉人亦有言父子兄弟莫後莫前孰彰孰繼公
之棠棣比翼而升公之令子抱德崇名公雖究
竟而視猶生公東而北增冰烈日公西而南虺
螳具集公其歸來羣翹砥室不腆之牲馳人薦
觴蕙肴蘭藉吉日辰良神之有知來格洋洋

祭歐陽南野先生文

繫集

卷八

八

先生道全德備的然聖賢之學量寬識遠灼矣
經濟之才心萬物爲一體學三極而兼該敷言
闡微則繫肯中而聞者必動猶之春融時雨決
萬彙之根茲摘藻異經則義理深而輪轅皆飭
猶之夜列衣宿目八極而昭回再遷春宮煢然
在恤甫彌年以闕服虛邦禮而命裁馳召書於
閭闔伊

宸眷之特侏格天心以一德裨贊密勿而共陪
啜海宇之望未塞羗善類之轍已推慶大行之

斯夕將發輔而司台慈儒者無常之詬至先生
而盡洗而洙泗濂洛之緒待先生而始恢言有
大而非誇眉山之所以信廬陵合君民而堯舜
明復之所以及徂徠胡旻天之不吊嗟泰山之
遽頽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鑑之奪而棟之
摧憶丙午之始秋塲望宮牆之崔嵬贊聞人而拜
謁點片席於壇垓提其耳而命之而費博躍於
鑪錘殆成歲而遶席乃寄跡於遐隈時教言之
不屏捧親翰之壞瑰謂江石學職必以相付言

繫集

卷八

九

未竟而先生之病已革遽哭訃於韶臺丙辰移
官偶同初命而先生之墓草已宿而先生之絳
帳已埃嗟夫使先生尚存某帥國人以聽則群
言翳萎其疇不開甚至而先生已沒事固有先
後之不諧拜恩非淺早志多灰旣不能及塲繁
室儼如存於木鉢又不能繫明推闡揚餘波於
逝洄徒昌是官或是先生之志而道不足帥已
非印證之坯茲于役於山下徒抱愧於群才分
杞梓之在目猶藉手於餘裁敬陳詞以致奠眷

罔極于深哀式未喪於千古並陟降乎尊罍

祭白厓秦公文

二龍顧映海峙并靈實生哲人濯濯厥聲嘉靖
壬辰公甫弱冠以策射科再轉妙選蘭臺石室
厥德實培懸河筆駛垂象昭回青宮曳裾素簡
掄才儕朋非偶池魚禍胎司敗執繩見屏山澤
以老其用天乎莫測一十四年東山柱石隅海
波揚鄉園丘革戎烽見警骨白土赤厭亂自天
太傅視師蕩平迅掃枝葉已治撥惟根芽未芟
終喪集卷十

卷十

十

還薦之朝

天子曰知爰以詔公有疾其馳卷書束囊辭儀
別鶴豈曰溫飽蒼生是度縉紳顧喜素籌允諾
云胡不求一疾是謗習席未遷吊次已暮嗚呼
痛哉始公使還某年十五公視其文謂妻以女
後此六年某成進士館甥于室朝夕哺聚公旋
獲罪某扶公還冰堅雪盡江濤嶺巉係纜夕逗
戲滕晝翻是曰恩厚父子其然某去公居十年

再晤接席談文抵掌世故宵窮燭耿天低日度

肝腑傾瀝道義惻愴是曰心知師友自寓某行
入粵公送之郊執手出涕生離爾曹公既入北
某方西遨誰知此行死別是遭幽明永失冤冤
誰招信耶否耶傳聞共囂泣血枯眼昊天實遙
嗚呼痛哉沒不視含病不侍藥婿乎何為女亦
約畧我歸公主公飲公喙自今有歸其誰與樂
父子師友俱為寂寞嗚呼痛哉彼其之子佩王
簪裾而翁獨窘抱志不舒彼其之子壽胡不眉
終喪集卷十

卷十

十

祭貞齋江先生文

嗚呼我公象山秀毓葛水英鍾文章經緯妙手
國工披髮騎麟木天奉引蹶而復興紆衡抑軫
龍首之歲多士榮征

帝簡于庭以公柄繩伯樂過市大匠歷社牝牡

梗楠呈奇獻治公將藉手煩言朋興

天子且疑歸公舊荆時某婦翁實同茲咎余拜
床下公執其手歎歐流涕何辜而詬公還某留
南北馳走別十五年余忽西來公在林下相見
而笑生死夢寐傾膽鮮頗曾不二年公已抱疾
再得拜公枕席是即公猶歷歷懸河澤潏謂公
尚壯豈云奄忽而胡計聞鐘鳴漏訖余聞雍者
山澤壽延七十古稀予心未厭余聞作者文章
道寄不以補飯公抱未既嗚呼嘗裁國典再柄
文衡噴珠濺玉爲世所程人之仰公星回漢經
斯文未沫不死甚明所爭者大豈在顏彭某也
不才廁門下士眉山廬陵風流千祀公則天人
余誠無似國士之奇幽明相負臨觴灑涕身留
神馱公靈在天其鑒斯鄙

祭守備王址文

維嘉靖庚申秋八月甲午朔越 日江西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王 聞撫建王 戰歿于礮頭
關謹以剛鬣柔毛之奠差某官招其魂而祭之

且憊以辭曰嗚呼我爲督學汝爲千戶我知汝
才薦於當路起汝於家守備是卿 制勅橫金
昇以重關東南門戶其責實艱吾守湖西汝駐
旂水雖不親臨吾嘗念汝人謂汝才吾爲汝喜
吾托汝事汝未嘗委竣秩奇功汝才宜爾今忽
爾爲嗚呼已矣前此半月謁予于藩予稍讓汝
人不汝安汝辭慷慨撫劒據鞍自許生死不貳
初談此誠訣別在耳未刊揮戈瀝血視今果然
嗟乎爲臣死忠千古綱常况汝武臣分在疆場
礮頭之戰聞汝激昂親斬賊首餘黨披創還焉
焉歟遂至喪亡嗟乎文官愛錢武官惜死四海
成風爾乎獨爾談之生氣怒目裂眦爾才可庸
生不徒爾爾爲忠臣亦不徒死彼婀娜者老死
牖間婦人而鬚有汗其顏爾今得所天地何慚
刀鋸剖割飴之是甘嗟乎以聞

朝廷行且加恤汝不計此於法宜及風化紀綱
惟藉汝力恨吾守官道里相隔不哭不視吾情
何極操文以祭少舒予臆爾魂有知居然來格

祭張浮峯都憲文

示之於公台越負疆道脉臭味十載相望見公
京師方侍瑣郎交臂舉板跡聯情長歲在青龍
公轄廣左余亦來參合心集雅扶緒提綱談卑
稷下剖闢傾竭幾微誠假海驚時起民病亦繁
韜鈴保障互長無譽公曾曰否余曰可安公不
我疑我不公于定交謂晚皓首其嘆余徙江右
公又來止再更藩臬周旋實侍叙故忻新霄晨
欸契公撫余背勉之事主余步公武敢忘其事

祭張

祭文

古

學正在茲發明實際未幾有命晉公中丞於官
爲屬體局輒更公謂余故無規往程旅進官方
私謁友情欸值盜攘朝甲某其豈曰有裨公顧
俯聽拍蘭撇佩散俄驚余入晉藩公亦解組
風波險巇黑白誰語功掩忠尤鑑湖初廢公據
其道俗迷其所繫謂公安行即召公衡軸側席
豈其遽終余自西歸公忽卧病余執公手公喜
見容曰我凡病見君必空余退而疑公貌甚疲
奈何謂微意不急治強捨而東謂萬一濟豎子

竟匪半月得訃寧知死別萬里親視天平念交
得此不意摧肝痛心聊以爲慰嗚呼已矣百年
學業一世交情飄風驟雨誰執誰驚幻身空世
誰踐誰明公學詣深了忠無忤宦業在所修緒
有托公目其瞑余悲非霄公心未盡余知公確
一杯之奠公其我格

祭先師鳳橋先生文

鳳原孤峙枿錫雙流坤輿啓毓執鍾而收先生
挺生完具厥秀布闕詞林康途騁驟橫經遡緒
藻構玄思獨窺邃奧絕悟無資縱橫難問洪鍾
天倪二三經緯時不舛願濟世綏時吏道將術
解劇擔難公私赤立江河口懸韜鈴掌述東阿
試牧粵嶠平厖囊穎少出餘可測識雄才浩氣
直視王公機鋒所刺萬夫若空義甲仁矛婉姁
是攻面垂色赤起懦驚懾世途終躋峻激未罄
晚則就學萬物一體陽明又庵親沂隆緒刮垢
磨光純金盡滓解組歸來其力益肆學者相師
座咽戶履憶歲丁酉其髮及肩滌硯負冊先生

是師一讀其文擊節謂奇可與斯文先生與期
飲食教誨父師具茲予甫入官先生試令啓席
京師惟語作聖下邑衝煩不言爲病予臬廣右
先生海陵風塵分散寧卜合併詎謂慶遠先生
實征萬里天涯瘴蠻烟雨碧桃軒窓對榻咲語
一夢平生骨肉於此直氣金矢忌口雷蚊提兵
未捷掛冠已聞問關夷路百死東遵十年以還
某亦叩閣歸來緩帶侍座杜門左提右挈規共
腴真寧知菱哲一夕冥冀嗟夫束髮周旋恰令
暮年

祭亡友徐龍川文

憶往抱書君始余齒省試春官連翩並時三百
羣中意氣投處遂定交情淪膚浹髓西曹翰雅
若前其跌余躅而入尤遂初前法持五尺賦就

兩都可就難測特立萬夫君曰孤標蒼松峻石
君曰緼藉酣飫六藉人不君知而余獨識一麾
風塵視學嶺南君獨處省別淚泫然余祈君才
津樞目前歲在河魁虜薄城下二三大臣閉門
獨詫宵烽畫烟幾將不戒惟彼貪奸不悔其禍
君激忠義鐵石肝腸不語妻子密疏橫章上驚
天子下悚嚴廊彼貪奸者膽慄魄亡

天子嘉之尚念鑑耳大臣小臣不相扼扼下君
干獄遂從罷議兀兀奸貪迷國誤朝藉君一言
稍斂其饕虜卒不逞人曰君勞卑軀就途太山
喬嶽四海同聲不崇而卓閉戶授經蕭然隱約
辛酉甲子兩度蓬萊招君遲我抵榻夜陪君貌
益粹君進米泔語及出處泊然靡懷

今上龍飛乃旌甫起縉紳色動蒼生可倚君亦
自異將傾畚儲猶戀夙知顧余未已七月昌暑
別余山中國清握手會緒離悰君素不飲爲予
醉容余贈君行君惜我處道得不繼兩在一致
理學經綸以石作礪垂淡相分非兒女子君履

初任余肩姑蘇去之二月聞君起居人傳君疾
余謂須臾曾不數日又傳君祖一哭失聲五內
驚通嗚呼君乎乃至是乎寧知國清生死分途
君子成行君親俱老君志未畢君歸胡早早歸
自完國家奚保初喜君出謂得盡君即出而斃
寧終隱淪造物顛倒斯文塞湮嗟乎徐君神清
氣和誰言不壽節苦風高豈遺世垢玉碎冰壺
寧淹市手嗚呼已矣何以見君君有名垂何以
對君君有翰書君在帝旁披髮猶夷余之所悲

祭兄椒川先生文

文

悲在其私一觴之奠靈其有知

祭兄椒川先生文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某聞長兄椒川
先生之訃為位而哭盡哀將棄官去而不獲親
命又將遣妻與子歸而不果明年二月始得遣
弟澤代某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于長兄之靈
而言曰惟兄與弟生年相次學則共師業則同
志某後入越兄獨留家差池兩地兄業始賒某
歸兄婚遂治家事棄儒而他本非兄素特以疾

疾母憐其苦詎謂嫂亡兄情遂移豈不欲儒貧
不自資兄曰弟才應究厥施我走衣食分業各
治某既入官一行一居萬里奔波視某京師
十年于外幾合幾離嗚呼自嫂之亡兄茹百毒
焦勞手口以瞻童僕自余之仕付兄二親溫清
朝夕以娛二人自姪之生兄勤抱哺延師擇友
以規胤祚天禍不悔忽疾是嬰斷枝殘樹分羽
原鵠嗚呼親老在堂子幼未立某任未歸兄何
以沒痛恒肝腸焉詰造物兄才可顯兄遇則遭

祭兄所第文

文

既塞其身又短其年天之於兄何其忍焉聞兄
臨終眷眷在弟弟哭不知兄棺不視早合晚離
以官之故早知其然弟官何慕弟行而西兄執
某手時疾有端猶謂可久豈謂生離遽成死候
嗚呼哀哉嫂鞠姪身我視姪家後事如此兄不
須嗟九泉有知所恨有涯一奠之陳遙隔千里
仰空低雲近淚濕土為弟為兄今日已矣嗚呼
尚享

祭抑所第文

隆慶五年六月三日刑部員外郎抑所王君病
終于京師計至歷下其兄宗某適長東藩焉
位而哭於官舍七月某日櫬歸過濟上謹具牲
帛遣官操文而祭之其詞曰嗚呼吾尚忍哭吾
弟耶哭且不忍其忍爲文耶哭之不忍聲出復
吞恐裂五內還舒爲文文之不忍筆捉再擲情
終莫宣直訴余臆余生與弟雖各一方童年並
業屹屹相望鑽經涉史各舉于鄉余第春官第
戰數北已不之歲二美齊踴時余提印視學湖
濱王氏門戶昌斯式穀盈劇縮兆武庫先推余
歸林下弟亦遄迴足窮海徼力殫衝垓稍稍自
樹收復憐才虎署鶴立文彩將恢余長東藩京
師適暇我聞弟問弟喜我出十年夢寐茲甫集
吉池草甸新原鶴翼張君北來諗躬起居云
覺稍瘳余聞而疑再不及月病則見書詞頗錯
落余駭而吁亟遣伴去弟病已篤云遲余音忍
死須臾藥到不御一夕而殂嗚呼哀哉兄弟四
人同時硯席先後三去余獨視息兩地分張生

死懸隔余與弟舉鄉書連璧第與武庫春官再
辟祖德家慶一時甚籍能幾何年蘭銷玉圻傳
六百載文獻修姱余老無聞爾進未涯爾今已
矣誰世我家嗚呼哀哉絕不及臨歸不及送殯
尺羈阻含哀掩痛萬里歸魂扶歸僕從孤影老
年余禁幾慟野堂武庫地下修文爾其從之棄
我何心才不爭命從古而云一觴濟水雲暗天
昏平生英靈來臨我尊

祭外祖母應氏安人文

嗚呼某少貧賤長勤問學鞠之育之兼煩繩削
自非安人幾至落莫既通仕籍係官於朝萬里
而遠迎親以軺一女惟母寧去而遙時念安人
勢不及顧三年比徂一心南沂鬼神康之饗殮
靡故迄及南歸承歡飲醕余謂安人既壽而康
雖靡左右某亦奚傷迎母而南道彼粵疆安人
曰嗟余老垂斃相哭而留繼之以怒某不及聞
催旌首路未曾幾時遽聞斯訃五內摧楚孤魂
驚驚恐驚慈母徐徐以聞母哀而絕今聲尚吞

外憫內悲其亦何心嗚呼哀哉安人之愛宗親
且宜安人而德靡有非儀子姓伊邇蘋藻既治
矧曰斯甥恩亦奚嗚呼安人早知其然敢迎
母來母來而然事不可期覆不規歛葬不憑輻
豈曰忍茲一官是擣萬里莫至誰能不悲有酒
既清有牲既肥來格洋洋神之有知

祭叔祖母方氏安人文

嗚呼夫人而致然耶將遷而訛或專而信哀深
涕洟有言其忍爰以代號乃矢憤緼收淚長吁

祭文

卷六

五

靈其予聽於惟王氏鍾鼎蕃昌蟬聯鵷膺衣冠
是皇宗大而分江右始張曰賓于寧帝錫之祉
有子且才弱冠而時歲在丙辰文稿身起

天子曰少作合伊邇其以晝歸錦衣而娶繫惟
夫人婉德好求靡有非儀蘋藻是羞上怡其親
中相其猷

天子有命以刺方州和聲眩輝劍刀肆割不竟
其施報罷而溘膝無抱已悉有餘燬于時夫人
年筭甫越其亦何恃而能永節惟天篤佑堅巉

祭文

卷六

五

屹岵孑子孤嫠誓焉自竭猶子鞠哀以慰冥訣
於惟夫人蹈危履艱蓬首闔戶人其誰堪矧曰
喪亂更炙更燔已卯火背兵火在樊奔竄流沛
衣結不完豪掘而掠吏虎而冠方午突烟日不
一餐有枕歎安夜大是喧岸歔之憂握栗靡瞻
於時夫人左翼右喙不惟其身惟孤是視僅僅
棲遲所不逐徙食芻衣芴簪櫛是具言蒲而經
言沙而宇積學既就為越上師門饒方滿夫太
起居昔日無襦今有祿資某年十四爰拜坐惟

夫人字之摩頂而嬉不三四年夫人西歸某與
二弟皆登鄉書大人行義貳成均司人曰王氏
厥後大來踣踣起起夫人之遺人曰令女能不
忘曹其後不聞伊教未昭人曰程嬰能樹趙桃
亦嬰虎口山澤是逃於是夫人曾不釐毫惟此
竣功丈夫所挽嗚呼哀哉沐行粵西再得瞻侍
椎牛具酒歡若夢寐既而明年夫人壽豈七十
古稀亦既受止誰謂存亡於茲別始不腆之詞
硯石尚漬而遽告哀有濡而涕巷哭居婦謂失

其刑走相悲泣隕此孤貞矧曰鞠我我食我純
宗鬼不飢禮樂祠典伊誰爲之而能忘情海曲
秋深波殘水落蒼梧彭蠡在天一角灑酒陳詞
哀重奠薄神之有知昭其來格

祭張太夫人文

嗚呼嵒嶮鑑潛禹駐秦封生人毓注徽音是崇
惟桂林公少歸而養姑令其嚴宦薄其藏紕織
酒漿惟儉以獎仰將色喜出無官謗於時夫人
號曰家相既有令子紹乘與箕昌時云遵道義

齊東野語

卷八

古

詩書瑣闥藩臬惟忠是持袞職靡闕民濟其死
於時夫人號曰嚴師子來而東長邦之憲夫人
偕迎優游判渙象笏入咨朱繩出斷夫人曰嘻
玆上少遊曾侍皇父手執庭抽婆娑其陰長與
年傳撫之傾之我生其適曾不逾時夫人誕逢
凡百寮采與民庶同同謂夫人既壽且榮乃圖
乃歌拜以致公胡遽忽焉倉皇辟踊慶墨未乾
弔聲遂慟嗚呼生九十年是不一歲京國嶺表
養不一處錫祉後先錦軸霞帔惟賢與福將誰

得侶毋儀尚留婦則終萎靈惟晨掩霜軒宵御
萬里奔哀天涯海滋凡我寮服同悲未既陳詞
附牲神其忍弄嗚呼

祭秦太夫人文

於惟夫人孕淑名閎降祥婺墟徽音莫並第祿
固殊女孰無歸獨得名儒致身金馬擒藻石渠
十年侍從大官供需厥自伊何賢相在幃績分
宵火燮問晨鸞間開銀勵以逮寵綬人孰無子
獨夥麟覩整翮聞角扶搖控虛階延照映大具

齊東野語

卷八

重

文

明珠厥自伊何慈母焉師一經百史能燭樵書
督促撫摩以逮亨衢往中允公逝且半途不面
而訣恨在新雛夫人愛之如已乳哺今羽而飛
是曰托孤往中允公家計不腴沒身未瞑寧無
後虞夫人受之拮据勤劬家聲不隕是曰持危
嗟乎夫人苦心何如待人教歟不遺賤疏持家
斬斬不苟咲嬉學士薦紳萊傭市兒生聞夫人
拱手嗟吁沒聞夫人涕泗共揮豈人食之實德
是宜往五六十兩觴壽闕不腆之章聊陳其情

世有賢婦一善亦粗孰如夫人百行具都世有
翁婿情禮共敦孰如夫人子母鞠煦已未之歲
一疾殆蘇沐時薄遊驚痛失呼計當暮齒如日
在脯寧曰乏人予情自輸引疏歸來與父膝娛
何知不吊遽爾長徂舉神扣臂莫之救扶寧期
生養遂作沒齒嗟乎夫人何忍天亦何迂不焉
舉世留此母儀傾山倒岳罷鏡委櫛有淚如河
寧連泉居呼靈酒婦子號咷靈之有知格我
生芻

行狀

卷六

五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無翰林院脩撰秦公
行狀

公諱鳴夏字子亨別號白厓其先出于顓頊贏
姓唐天寶末有避亂居剡溪者已而又徙閩之
南安大順間徙浙之黃巖三徙臨海占籍焉自
諱世世者生宗傳宗傳生彥彬彥彬封郎中為
公大父博大長者生五千長河南叅政公文次
福建按察司僉事公禮公僉事公次子也初僉

行狀

卷六

五

事公配包宜人一夕夢仙妃以棋子數枚畀之
其年生刑部員外郎公鳴春次年生公未復生
今脩撰公鳴雷僉事公仕福建時公甫十餘歲
頭角嶄岸不鮮嬉戲授之書輒記數千言為文
敏瞻有思僉事公業器公又疏廓不拘恬於進
取一日為急流勇退而以見意遂解官去行至
崇安病發卒公扶櫬歸幼年孤挾志蹈禮無
所苟叅政公大奇之無子欲得以為嗣不果嘆
曰是兒終大吾門吾弟有子矣叅政公固端儒

使

冊封

魯王戊戌春與廷試事扈

駕謁山

陵奉

詔撰上大神冊表已亥春立

皇太子

上慎簡輔導輔臣具諸大臣名上

上不俞用以壬辰庚吉士允選乃拜公右春坊

右中允兼翰林院脩撰時承平久士大夫方崇麗

文雅而公與同進者又皆博習駢洽宴寓處贈

珠聯玉擲以侈大觀篇帙最富未幾充

經筵官同脩

纂要事

國史及

大明會典諸書公固魁偉長髯隆準白晢望之

若神是時

上方日御講筵親儒臣天威咫尺在望衆多端

揣失次獨公舉動端暇謂輔臣曰秦某可大任

雖階稍遠未會拔用由此上結

眷注亦已光寵而士大夫識者因亦以公輔期

之矣辛丑再入則使封

同王明年以五經四書性理諸書成

賜白金文綺時言者以薛文清公瑄名理學未
得從祀孔廟疏奏

上下館閣諸臣議或者以爲瑄無著述而欲祀
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不稱公上疏
其畧曰興王之業有必藉汗馬而後成吾道之
傳不專在著述而後顯顧惟秦火既烈異端並
熾諸儒傳經守正厥勞居多嗣是理學日明家
喻戶曉枝葉滋蔓顧哉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
斥支流邇承正脉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

纂要事

无

爲功誠不在著述下昭代人物無議從祀則無
所事瑄必欲有所崇異風示學者非瑄不可議
雖豐稷識者臆之癸卯當順天鄉試故事主試
事者翰林貳人而公居首同事者不自檢縱其
子先與士子交遊而首相程公兩子皆在試比
揭榜交遊士與兩子皆入翰林因是衆論籍籍然
閱卷分經先交遊士非公所取而程氏子實才
宜第以故言官擊去同事者而公無訾焉明年
甲辰程氏子俱舉進士公方喜曰吾心事明矣

而給事中某某覆用爲謗謂私宰臣子乃樸舉會試他事奏之然猶以公素望不及也事下詔獄御史臺以

上怒不可終默又求所以別於給事中者乃原罪於鄉試射公併下詔獄是時都御史南昌熊公視院事取翟氏子卷讀之曰貳子誤生宰相家宜舉考官不私然以他官交賊事不敢理獄具

上終以爲疑削翟氏子名而公以冠帶閑住順天在輦轂下禁防疎闊交遊樵關當事者頗難自明往往求避公受

命之夕繞榻行達旦鈐檢周密捧盈履屨所取士稱得人而竟以株累涉跡疑似見察命也既歸亦思自見於世閉戶著書有司考政事實成者士執經問業者騷人墨客執卷索題染者日有禮於其廬戶外輻滿焉壯年雅抱不得自試一發之於文登高臨水携朋友燕集以窮爲工足以繼美作者公亦以此自娛且安田廬無復

他慕比更壬子歲而海上之事起矣海波濤洶險倭人物不收顯爲寇自戊申間海禁嚴牟利之人失職始導倭人入掠而終難於黃巖黃巖與臨海固唇齒也烽火照映居人不帖席公廉得其狀且知事漸將長爲

國家患稽實詢謀盡得其竅而又從自損棄故嘗曰不守海而守城是開門而守堂也不水戰而角於陸是示人走而使彼致死也衛兵不足以禦寇而額有則糧耗民兵不能以野戰而寇退則虜掠調兵稍強然沿途與住地騷騷甚於被賊然則皆不可恃操

天子之權以生殺之者將也挾鼓舞之術以貧富之者財也權輕則威慢財匱則用縮雖有兵也其曷能庸之將之所以致死以忠於國者心也將之所以必克以威於敵者畧也規進取則心不一顧利害則畧不出雖有權與財也其曷能庸之故今擇將莫如一心肅兵莫如練民設守莫如備海理財莫如節冗此其大畧也至於

他戰守攻圍悉中機牙公雖文士以居海濱習知海上事而才凝定敏發足以收之以故撫按諸公皆交章薦公才兼文武可倚不當以微青棄之而太傅工部尚書趙公視師還朝復薦之

天子以為可用丁巳四月

詔以公為兵部主事且將授大而公亦自感奮欲建白償所蓄志詎日上道行至彭城疽發背卒實七月六日也歲距生正德戊辰僅五十自

卷之六

墓志

墓

宰相而下戚者交厚者聞而知者莫不驚且哀盡焉謂人之云亡也公貌故魁偉而性誠款為人謀務盡求曲談笑諷暢霽色襲人若置之懷中即有仇者一見皆冰解以去自其天性度局如是馭人雖和而操行於嚴不少渝其為文大抵古雅暢達自成一家不隨人語詩始學六朝晚更擬杜皆豪跌宕有氣故才名與今少保餘姚李公尚書烏程閔公齊名始僉事公嘗官貴溪貴溪夏公實門下士後為州極意招公而終不

卷之六

墓志

墓

隨詭取其脂膩自肥此時不附合求速化而以科舉私宰相子尤足明其不然然公終以此不瞑目其初聞昭雪即慨然就道亦欲以白其平生而卒以沒是可悲也已公配安人林氏解州知州林益菴先生女懿恭徽柔與公齊德子陸人長懋功娶陳處士某女次懋德娶南雄太守王君宏女次懋敬娶漢陽太守應君大桂女次懋恒娶工部郎中陳君光哲女次懋達尚幼功與達側出而懋德舉於鄉皆斬斬有立足以嗣公女一異姬為某室子始某之少賤也公得其文奇焉不相面移書妻之癸卯某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公被廢某扶侍還家是時諸子少某親見公怏怏且事猶未明白可獲也某為郎遷廣西再遷江西得一再晤公所道必提身樹遠與為聖賢之旨公與某非世之所謂婦翁與婿者公行至臨安貽書問今再起何道自樹報天子狀某亦遣人追送之頗獻公素所以語某者人行不及而公先卒後公言始達某所是

為絕筆嗟夫公與某長已矣往歐陽永叔之於
薛公奉李漢之於韓公愈程明道之於彭公永
皆能光昭其後而某不足以為公重乃歛含葬
紼皆不及躬何以為心公次子懋德以行畧來
曰將以某年日葬於某山請為狀以乞銘嗟夫
某何足以盡公姑以贊
大人先生覽焉

蘇東坡集

卷九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翰林編修張

明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行狀

叔梓沙先生行狀

公姓王氏諱諫字子忠其先山陰人趙宋末有
諱燠者徙台之仙居已而又徙臨海入明成化
間凡十世而生慎菴公穩出守南康第五子綬

蘇東坡集

卷九

因以選尚

寧府崇仁郡主於乃占籍新建是公之曾大父
大父也儀賓公十一子次朝卿弱冠舉弘治丙
辰進士出知安陸州尋卒無子而配宜人方氏
幼寡以死誓不嫁儀賓公憐之乃抱公子方宜
人而公實安陸公母弟彥卿次子也王氏新居
新建而歷代祖在臨海者卒皆葬梓沙高原故
公取以自號而門人交遊因翕然稱梓沙先生
云往儀賓公美丰儀闊達豪才人不多當意雅

獨愛公嘗摩其頂曰此兒當世吾家爲擇鄉人趙先生授之詩而方宜人性尤嚴峻日遣公受書歸則對坐必成誦乃寢公故敏性趣專定方寧王濠始驕恣爲勾欄淫戲空城人皆集觀之而公獨不往其操卓類此以故業遂駁駁起駕諸老先生矣稍長補郡弟子會王氏老成物故而濠發兵反資業悉蕩諸子弟皆膏粱不習生理一亂無置手足地反依宜人與公不念其寡且孤也豪右謀奪所居屋宜人携公訟之官凡數年而後理方訟時衆皆曰我從汝寓比定有則又曰我共若有又往往竊市之公不與爭由是益替窘無以自資公授鄉里小兒書而方宜人自織紉僅僅給饘粥宜人父鳳財蓋郡中嫁時以數千金裝具公亦世家子贏饒錦玉乃更在困至早烟晝炊傍人爲不堪宜人與公方恬然獨苦攻文也今

上辛卯 勅有司歲貢不以次擇才者貢之用與甲科並而公名應制入京 廷試第一會禮

卿閣臣持異議前 詔不用而公猶得除餘姚縣學教諭姚文獻甲天下難爲之師公至則與諸生敦本實嚴督課端已率先極意振掉與爲更始是時陽明先生新逝公獨力尋微緒與諸生疊疊推明其說褒親教子暇則與薦紳大夫登一鑑亭飲酒賦詩爲娛往往持杯給貧生養葬鹽司廉知公命有司以公帑資之而公顧以修名宦祠正己亭以備典禮甲午丁酉庚子三應浙試皆入韓比拆卷輒曰已有官奈何分士子地莊叅政至擲卷閱竟不第亦公命第然又譽故高今太保少湖徐公視學政且修浙誌聘公秉筆裁總之臺察薦贖焚檄旁午至辛丑滿三考僅轉台州府學教授公去至台姚士人思之爲立學政碑蓋前此未之聞而台本族系儒官無民責更得與族姓爲親昵掃墳墓歲時酬叔伯弟姪分徙三世有孫還爲故土司教官卽不爾兩家今皆異省人不和音貌非祖若宗陰相之合耶公爲教大都視姚時明年遣長子淑

將方宜人歸明年淑舉於鄉又明年公轉國子
助教念北地寒苦母子不得俱擬就乞養而方
宜人固不許乃行之官聚徒談問學餘輒閉戶
哦詩大司成南渠李公季泉孫公雅相敬重後
皆遷去秉政公則不一私謁已酉報政出補倅
福建延平府而次子湜又舉於鄉方宜人病不
能偕公故鬱鬱獨行至則府僚長皆缺案牘委
弛公晝夜爲理政聲赫然鹽司以公才委任安
邊館館在海上職關市往時官不緇則冗敗公
講求利弊條八事上之鹽司報行民咸稱便公
嘗謂自福州直抵潮陽延袤千里地皆不毛民
以下海爲生通西洋古里滿臘暹羅爪哇諸國
珠玉犀象玳瑁椒木亦資民間後一切嚴禁官
漁其民船抵岸以禁故民間掠其九以一入官
沒入其船本而官司根連株連峻文深詆必至
於破家蕩產鬻賣男女喪其軀而後已自此沿
海諸嶼千里蕭條嘉靖拾伍年以後逞其無
賴販賣胡椒磁鐵諸物潛通倭夷今急宜

宜下詔招寬於倭者必漸散歸是斷絕之手足
也於福建海滄隰爲料販制畧如荊州蕪湖等
處自福建沿潮州還產者必由船總領十船
不下一二百立號造冊每歲於八月中秋北風
起時官給文聽其南入西洋以來年四五月時
復歸計貨二十而稅一如此則東南諸夷利貨
道不爲倭人所誘是斷倭人之腰股也行數歲
後海濱因富各相保護是我自增一藩籬也船
商稅少助西北之需是我自增一財藪也思歸
而以聞遭病作兼念老母遂力求致仕延士人
詣臺察畧者千餘人公恐見羈不俟報徑去是
時辛亥年五月也公歸侍其舊廬居之課子業
古益銳著述壬子海上變起蔓延悉符往論公
感慨作畧言以見志逾二年甲寅五月方宜人
病不起公哀毀備至總總喪大事用以是悴髮
無一絲黑數善怒明年正月二十六日漏初下
六授幼子謝書一吁而逝距其生弘治庚申六
月二十五日實五十六也公集六記中爲文述

敏有思致擬司馬遷志長吏才煩劇委積公數語指揮悉解理惜不盡用方宜人非生母而公事之極孝始居姚時病失明繼又病左臂不舉公醫療百計卒皆脫去而門下教士多出貴顯韓公應龍秦公鳴雷皆

廷對第一人然公自抱不第平生不無小望其感際無聊一發於詩近體樂府皆成家有梓沙初稿行公娶康氏賢孝勤儉實相貧約繼娶徐氏皆先卒男三淑娶都御史艾公璞孫女湜娶

教諭陳公文獻女皆舉人澍庶出聘胡氏爲彥卿府君長子後女二長適庠生胡時次庶出適能擇淑男一汝楨女二長聘刑部主事萬公思謙長男正儀次尚幼湜女一未聘皆公見生孫某自七歲時老父曾訪公於新建是時不知爲何然頗念慕而老父於公猶小功兄弟也嘉靖丙申某年十四負笈謁公於姚留居踰年某去補台郡弟子員公更來教授又師臨也公撫教某視淑湜某舉進士官刑曹而公任成均轉官

福建某送之都門族族淚下獨勉以道德功業而別後某視學廣西而公已致政今年聞某旦暮來某皇親續稿將以相托比某至而公肉已寒矣公嘗祈某名世豈謂能有所以重公者不知某居然庸弛無成也然則某誠負公何意自都門別今隔幽明矣哭既慟淑湜曰先人非兄則誰狀嗟夫某則忍狀公哉揮涕次之惟史氏大人先生賜採擇焉

墓銘

明故大理寺卿練溪胡公配劉氏孺人合葬銘

公姓胡氏諱叔應字明發別號練溪居士世爲新淦里人先娶同邑蕭氏再娶劉氏俱封孺人其先有五三公者九世而生洞澈洞澈生寬爵寬爵生封給事中深道深道號遠山公是爲公曾祖祖父也遠山公取封教孺人生公早負奇類凡兒年二十六舉于鄉明年第進士除臨最徵爲刑科給事中稍遷兵科都給事中

南京應天府丞改大理寺左少卿以教孺人憂去服闋補南京右通政改光祿大理寺卿未幾疾甚

天子遣醫診視謂真乃賜告歸三年疾復作竟沒劉孺人哭三月不絕聲亦繼沒是時遠山公尚在而公之同屏少弟叔愛葬公與孺人於陂頭山之原從公生所自卜也以狀請銘於某往公爲令時某方髫公試諸生奇之育教置膝後五年舉進士官刑曹而公方給事中執手驚喜

丑歲颶風海溢飄民廬數萬計死者積屍兩涯因大饑而疫公親行村里分遣人收掩露操文以祭有泣下者燐火夜寢便宜出倉粟以賑而請金與富人市粟各貯其家先令曰某村人至某家給令以某日至某村富民不輸而人便給自七月至明年四月更番與之親均貧富吏胥不得奸古言救荒無奇策公賑法可施之天下民忘其病竿山開內列五塘海漲田輒鹹廢公計料築堤八十丈架屋開上爲莊遠所復膏腴萬餘畝民名其開與塘曰胡公而立祠其上至均里戶清隱占別軍民苗役尤爲未利暇則進諸生語四書五經大旨故臨海民士思公直今二十年如一日以徵去民遮道呼留不得已行大抵公不表暴而實設利害要切機牙在兵科與尚書翁公萬達同事協謀慎別將帥謹要險選軍治糧章數十上先是公建六事曰明律法以作人才慎京考以重鄉舉厲將才以成安攘專責任以飭軍器定優免以均民役議軍徒以

甦民困至於踈禁奢侈戒冒濫論擊權閹大臣
多見施行人固才公比兵事謨猷浮出虜用不
犯邊益藉本兵尤爲華稱至於先事密籌暗塞
竇隙使不及於壞功相什者人猶不悉得聞也
時冀州獲伯虜公語茶陵張相公曰虜患必出
冀州張驚曰冀素無虜何居曰以素無虜知之
虜利完實地偵者形可都也公去明年而虜入
冀薄京城甚嚴人始知公識度遠於是往往推
才宜邊且將以公撫浙閩禦倭寇而公以憂去
不果也絕學後士夫以理學爲諱談者亦多據
拾腐語行不掩則世共爲詬公獨出自心臆破
疑酌事往往有出人意表公亦自謂於日用照
應有實得才用於世非徇俗則矯厲使公柄用
其平心不刺人而鋪張肯綮不迂往某事宗伯
歐陽南野先生名知人嘗曰胡某可大用大理
列九卿然非國樞津用猶恨未盡是時英感守
斗口星官奏大廷尉當以病去俄而公疾得告
卒空至貸而歸築室培山中環堵琴書儉然物

外跡絕公府時布衣與鄉人衲子過從篤兄弟
親戚凡事關一邑利害如丈量均田等則相助
成公所居利人不問仕不仕也異時兵科某選
將有干以事者托鄉人致千金公投刺於地鄉
人恚曰能終禁乎公曰除去余可爾卒公在不
果行公廉往往類是而又不謀生獨劉孺人善
經理故公得不乏劉諱王貞同里望族父發母
夏氏擇嬪歸公性敏悟左手持算格右手書家
人不能欺一錢少解孝經論語大義凡公與士
人語孺人竊聽輒測中其人賢不肖一日公歸
携一篋士人箋孺人發讀之曰某情深某有文
某故事而驗之果然平生無一咲苟夫婦間敬
禮相友而事遠山公教孺人尤極孝謹孺人亡
遠山公泣曰天奪吾子而又奪吾婦也用以痛
隨歿孺人無子百方市妾下逮竟無有因字叔
愛少子名之曰依伯以示意孺人鞠愛備至公
亦藉以瞑目公卒之夕琅琅語後事獨恨不及
遠山公坐起問家人曰夜何其曰漏下三鼓端

然而逝是時嘉靖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距
生正德壬申四十有九孺人卒於辛酉五月初
一日距生正德戊寅享年四十有四孺人有弟
曰正亨才公教之舉于鄉銘曰

謂公不亨則十遷三卿而東國之平謂公有成
則萬緒一抽而藏尚有贏不腹其享而富與之
才不末其身而完昇之名疾則占斗口歿其云
何星陂頭闕靈意者披髮乘靈而與細君并吾
以是銘

墓誌

卷九

勅封刑部主事聯峯府君墓銘

皇明隆慶元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有六日先
府君卒于正寢越二年正月十日不肖孤沐奉
柩窆于延豐山之原從生所自卜也掩諸幽宜
有銘竊念沐上之不能抱道負德師表一世以
光揚令名次之不能戢亂畧工藻麗收文武奇
世之聲下之不能脂韋取大官華侈享泰而猥
頌筆點染其何以信後乃強起披瀝合忠說
之銘曰府君姓王氏諱訓字子其其

出太原徙山陰有諱煥者宋紹熙間尉仙居
因畱家焉已而又徙臨海卜兩峯之秀世居之
府君因號聯峰居士十世生汀州守穩穩生續
續生逸卿號東野翁娶侍御余公鐵女實生府
君少聰慧不羣凡兒侍御公嘗曰吾典籍以與
吾甥時同里學博鄭石泉先生良璧有文章名
沒囑其家人曰吾女不與凡子卒以安人歸府
君以此自淬勵日夜期成大業而東野翁家中
落力不能竟府君罷書縮精神治生理作業鄭
安人從中孝敬慈順以相用能諧睦兄弟有無
不私焉內外斬斬頓忘其貧嘉靖癸未遭余安
人喪猶經理葬具務竭孝思而不肖沐是歲適
生府君以焦易筮得師之次其繇曰文出紫芝
雍梁朱草生長和氣福祿來處因喟然曰汀州
後無顯者而侍御學博二公徃所望我倘在此
子乎長授之經甲辰舉進士明年授刑部主事
會

天子以新廟恩勅封府君如其官而東野翁尚

無恙人曰壽有及子貴■無子封者又明年迎
養京師是時荊州張相公某蒲州王兵侍某豐
城杜中丞某余姚翁大叅某皆迎其父來太平
郎曹無事諸老皆龍皓衣世世偉曰治酒食相
過從而府君尚髮獨玄也後歸五年而東野翁
喪家再燬于火倥傯不瞻往事封君多跌宕不
自約交有司謁請來問田舍不妨而府君顧引
繩墨自律甚嚴一不妄干閉門茹儉自度曰此
吾家世風也郡守雅敬重競以鄉飲大賓延致
府君第一就癸亥春一疾甚劇困憤憤中身若
到蓬壺帝居者謁主者披籍呼曰汝何來汝素
爲善者吾遲汝十年麾之出覺而道所見半日
頃果良愈沐時守廣右藩使聞而即棄去就道
疏奏

天子憐之許歸扶持數歲來日益強善飯花間
杖履水邊杯盤雖救水無增而府君時爲解顏
卒之日晨起尚觀棋酌酒夕而月出復索飲數
行次忽放杯而瞑沐急從後抱持但一顛而絕

粗若羽化者距生弘治丁巳六月十六日享年
七十有一嗚呼痛哉已矣復何言哉府君性孝
友天篤睦以敦族慈以御下人以貧告則惻然
若痛賑恤恐後以善告則欣然顧喜若已出卽
有詐終不相億也有犯者初未嘗不怒少頃解
釋輒若無有就與計事頃間不語俄而斷利害
成敗後驗不爽若持券善飲醉益恭見人之狂
靡禮者疾之如仇以故受封君二十年無睚眦
忤人卒之日在門在堂在室哭者皆盡哀長子
宗淵庠生早卒娶彭氏再娶陳氏次沐娶翰林
中允秦公女孫男五士徵例授儒官淵出士崧
士琦庠生士昌士業孫女一鳳娥聘金大叅公
子錫韓沐出嗚呼沐尚忍焉銘哉庸劣不自立
無以顯親不孝罪死不足贖然猶抑心痛割銓
次大都勒石附墳以示孫子焉惟不敢廢禮也
銘曰 病劇不殊身遊帝君錫之數齡口善是
昇惟有格天顛危可紓無病而殊極酒咲戲不
仙不釋羽化乘虛惟能完天來去自如嗟乎延

豐之吁東來蜿蜒江流在膝木灌草焉藏且此
向口吾君在焉安靈陰後於萬斯年

王安人康氏墓銘

嘉靖丙申某賢笈遊學於餘姚是時再從叔氏
梓沙先生方爲邑博士因旅食焉而先生配康
安人新病沒叔祖方宜人在堂曰婦亡則誰
養先生曰妻亡復誰相每及輟涕數行下其以
是識安人賢乃爲銘安人姓康氏故武胄父勝
爲南昌衛右所副千戶偶儻有識生子靖不愛

敬亭集

卷五

墓誌

末生安人幼愛之且死執安人手曰吾不及視
若嫁然令靖以千金裝若比死靖故不與安人
無幾微介意正德丁丑始歸先生是時先生家
世祿衣食自常饒豔夫人頗獨約節不侈方宜
人新寡以禮自持聲不出戶御家人嚴肅左右
不堪而安人獨恭謹食薺衣縫浣必親假他
事亦不協方宜人已而寧王慶反其且至赴安
悉中業與先生訣矣已而僥免歸其家資焚掠
盡自是姑婦守節或詭不從先生者請書

常漏下四鼓安人必對坐續絰以佐寒暑其未
嘗一先寢內外俱瘁僅取糊口恬如也嘉靖壬
辰先生以貢試禮部安人家居病氣逆明年除
官之姚病乃革諄諄中獨念姑老子且少言訖
遂絕安人遽色操家性敦雅貞靜遇人自妯娌
娣姑下逮戚族未嘗有疾言本自豐之貧貧甚
甫祿食而安人竟先之後先生去爲國子助教
出倅延平二子淑湜績學能文舉於鄉皆不及
安人在然非安人則誰保而啓之者天約安人

敬亭集

卷五

墓誌

豐王氏耶安人生於弘治丙辰十一月歿於嘉
靖癸巳十月享年三十有八子三人長曰湜次
曰湜俱舉人曰澍側出淑娶巡撫蘇松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艾公璞嫡孫女湜娶柳州融縣儒
學教諭陳公文獻次女女二人長歸胡時郡庠
生次歸熊輝亦側出淑孫男一汝楨孫女許刑
部主事萬公思議長男湜孫女一未聘將以某
年月日塋于某山之原銘曰比翼而巢手口具
張不日其成而隕其風風之雨之以庇孫子呼

鳴鳳耶其末無

余安人墓誌銘

余安人王氏諱貞長汀主簿余公諧之配也生於弘治丁巳十月初十日巳時卒於嘉靖辛酉九月十三日申時享年六十有六其子太學生汝明將以某年 月 日塋安人於長石山之陽以狀來乞銘予家與余爲世構而予第三瞻兒又聘太學君女先是初議婚也安人曰是故戚屬也其何以辭一言而決余固哀安人雅欲銘之又况其請也安人大父諱某 州太守父諱某尚寶司丞母孫氏安人王號稱南門黃族世科甲貴顯而尚寶公尤沉整故安人早閑母訓主簿公父爲文選公母金氏最愛擇配得安人兩家皆宦達而安人嫁奩尤豐人謂驕惰安人顧獨持勤儉居常御荆布紡績課內農歛課外斬薪益起家綱領肅然閭閻無譁者事舅姑尤孝謹歲時薦祭必潔個人值歲歉通租欲出安人子逝去安人聞而悲之使役業仍歲通減

租釋之二三他佃人皆感泣卒無逃者復以其餘贖宗族婚喪待以舉者若干人焉予嘗少聞是種種皆安人優爲之予尤所欽者立二祠事母孫性嚴與尚寶公頗不協侍妾無得進者六十歲幾無子矣安人歸必懇切乘時諫誓以大義孫性稍夷二年因幸勝者舉一子安人尤諱難終立也偕主簿君同歸別處一室鞠勝子五歲乃還尚寶公德安人厚分之安人卒不取一錢也勝子長今有文克家王氏數世簪纓積緒根大賴以不絕主簿公亦娶父不舉子安人飾進侍者得子即今大學君少撫長教視衣食延師友愛篤如已出人喜主簿君有後繼文選小宗而世之以妬殺他子絕人後者豈少也嗟乎撫余氏孤易存王氏孤難男子存人孤易以女子存人孤難婦人惟績紉治酒食猶不辦而安人獨深長思焉兩家委曲處其難者稱丈夫矣至今余氏家猶守安人法而主簿公長以就選

與訣爲痛有以也安人一子汝明孫男二

蒸表

嘉靖甲辰余舉進士同新喻劉君汝貞已又偕
爲刑部郎而汝貞父昇源翁來就養余以通家
子行拜翁京師時

歐陽先生集

卷九

年

陛闕巨麗而去褐卽繡跣舞蹈

皇帝所以褒寵羣臣教以忠孝者翁親被焉翁
罷還邸而余又辱以鄙文爲賀大約序述翁行
義所以承藉茲寵者甚備庚戌翁歸而余轉官
廣右道謁翁于家翁老屋數椽把書岸巾蕭然
余爲翁苦貧而翁方高吟振響優游有以自樂

不刊之論

曰濟兒獨力家事宜多與屋二楹翁恐曰皆兒而獨厚取何鮮焉利耶卒弗受嘗作勅斷家約大意欲銖累學金買義田令族人貧者耕之嫁娶喪葬卽自取給居數年得田若干畝授族人如約嗟乎翁貧而志若是彼晏平仲范仲淹位高金多焉又易易而後世稱說不置何也翁大故輕財好施歲辛巳里大疫隣病十九仆翁日炊糜沿近閑飲食之死則施木使爲槨嘗教訓旁郡其里亦疫隣有戶終日閤者問諸生故諸生曰病起第窮不能活也取諸生金伺僻隙致之至嘗以居屋與衣與質應人窘居京師時多丐兒晝夜號翁每出輒袖錢往施過擊者則貫楮索以授乃丐兒知翁施也過邸門輒大呼且衆京師傳以爲談人生爭鎔銖剖胃藏貨而翁獨慕義若是蓋翁才足有濟於時而不得施獨以此自盡其心者以故教劉君與長子檜甚至顧貧不及則命檜教訓鄉里而遺劉君從四方名士遊自是劉君爲邑諸生每試有司翁終日

坐廳事呼酒食食之歸則且不令酒也亟令誦所爲文斷最亞不爽毛髮歲癸卯劉君舉于鄉明年舉進士拜刑部主事而檜亦補諸生又明年迎養與配習安人俱封就養京邸人謂劉氏世祥始發舒也翁居京師坐一室間取古書史讀之故事西省郎日出騎馬入署翁且戒曰刑者民之司命也兒治牘無怵于威無佚于富無核而刻無縱而紛養雖無酒肉吾與汝母樂也不則雖有美酒肉吾與汝母不樂也一日聞署有滯獄劉君獻雪之大喜賦詩一絕見金臺集中以是同寅咸稱劉翁長者翁每與習安人晏坐必呼諸兒來倒指語曰某家以善而福某家以暴而禍某家以勤儉成某家以侈惰敗某家以孝弟興某家以殘薄促醇醇不置故劉君守官與檜家居不敢拂翁旨而劉君獨以才美艷發執法取忌早廢固非有所取罪始劉君報罷翁咲語自若不問解官所以檜竊恐私傷翁意明日趨榻前佯請曰七郎功名頓止此耶當如

貧奈何翁第語曰出處誠有數嗟乎榮枯進退
薦紳號知道者不憚蓋而垂涕爭之而翁見理
之命委順若是蓋翁中有以自持者故不復醺
酣世味而怙矜榮華也早歲翁嘗夜赴郡試值
颶颶瑟瑟前有廣旌穹騎擁而至星炬矛戟
鳴聲相戛先導士皆虎而冠惟狀翁張目正襟
自言里居姓名祝曰汝果明神必知人世享受
我當不終落莫汝必無吾祟也言已怪稍引旁
徑去翁以是益奮絕即翁不自第又劉君位不

稱才然家庭雍遜受

恩相煦足稱其志為善報亦不薄而翁又喜吟
一切慷慨敦醇之懷發之於詩歌所著有尋源
漫稿晚年卜築雲岑之麓非其人呼之不應即
有司以賓致之間一再往以此提其身而啓子
姓余前所謂醇行者非耶翁沒距生成化壬辰
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二邑中無知賢愚
不肖皆歎吁嘆息四方來吊者二日而盡城之
人三日而盡鄉之人四日而旁郡厚善者至經

紳先生門生通家之屬咸泣下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喻東三十里某地嗟乎若翁者真篤懿操
行無詭于俗姱脩好文以沒其身而其職在風
規化原表勵幽獨以發舒潛光翁者又雅在素
知顧力不能張之于朝以附史氏而劉君又不
以荒鄙微為之言予惟世皆榮高官大爵金多
赫赫人里廬驚小兒婦女比其後也名敗身戚
子孫不獲家庇而貽戚焉翁獨以詩書積慶遺
劉君而劉君才即沮廢然方無事早以銳壯之
力為文章自娛閑戶業作不驚鋒火不撓健厲
誰遺之者予謂劉氏父子皆足以敦燒抑偷有
裨於俗不獨以通家子弟故為翁塗澤者也嗟
乎若翁者可以表矣

林頤菴墓表

公諱某字爰卿別號頤菴正德庚午舉於鄉連
舉禮部不第嘉靖壬午除延平府通判陞滁州
知州轉承天府同知罷歸若干年卒於家享年
七十有一塋于郡東百丈之原尚書鶴田蔡公

誌其墓而公之長子果與余交善以書來曰先
人銘在幽不恭路人君其表諸隧道余與公世
姻家而余最承公知乃又不獨以公子善故公
子績文修行將大揚公休不待余文其請之勤
豈所謂盡其心者而余文幾有重於公耶雖然
某則安敢辭謹道其大者以著公實台郡文憲
故推城西林氏而大自公父司訓公始司訓公
號宿學竟不第得教建寧而公長兄益菴仲兄
損菴皆第省試益菴兄弟篤於名檢操行世其
家而公又朴雅持謹以故公聲在四方閭里無
間家庭公才無所不宜臨大事斷決爽濟而所
得尤深於易不獨以此發科精澤果毅類以學
為吏不獨斷斷集事也始蒞延平即委鹽福州
鹽稅故監者不緇即儒公梳發剔洗不啻不染
而宿弊悉革屬邑尤溪田氏怙大族憑險為盜
勢甚張公應得其渠魁囚之一日挾外應破柱
而出訟言謁公聞者皆錯愕落膽公徐出賊見
不敢動而密遣人要其去路捕獲殆盡乃建議

上監司謂賊依險哺聚故易生他心今卽鋤終
不可恃不如即其地立縣治之便監司是之疏
於
朝事下施行凡規畫營度皆公任不數月縣成
名曰大田民德公為立祠焉比徙滁居守勢得
自展益見謂能是時
昭聖皇后梓宮舟行返葬承天會有倡議從陸
者扈從大臣冀利已將從之公以江北道險隘
非夷民居城堞不可費勞萬狀不獨滁人為病
乃獨爭之至厲聲曰必欲從陸非疏聞不可時
溫尚書吐舌曰何物官廼是於是陸議寢而江
北省數萬費力實藉公仕人當官縮首苟徇不
復干岨嶮於利害大小久近漫然而公獨有難
愿深非其中有定守幾不貲輩假令公不在一
州郡其所擔荷何如也公廉平循良不自治飭
而急興禮讓明理學嘗登正鄉飲酒禮巡察至
其檄以為諸郡式幾欲抗疏以延平豫章二
生從祀廟學會選官不果入滁修陽明書院

集講其中往嘗與今大保徐公爲僚比力推闡
後生多興起家傳有學則養蒙說新泉擬問錄
分正易傳諸書皆有精理吏俗案牘早起繼以
燭耗胃不能分踈而公獨註意精微以此治彼
若是其所爲得根抵且深餘種種可弗復道也
公孝友天性惇篤嘗繪二親齒暇則披覽常至
墮淚尊節婦祖母楊獨捐貲建石旌門且新其
祠宗族貧者置券周之親朋儕尤篤恩意同邑
王宗元與公同舟至姑蘇而王疾作衆皆去公
獨留視醫藥飲食死且具棺衾必謹王遺語其
家欲以女報公踰年王來申約而公力却之其
急仁義如饑渴故力與財不當已出而一面晤
望而知公長者配夫人陳氏勤敏淑慎克相內
職公長子卽某也次曰某曰某孫男三某某某
孫女三某某某而公之家系世第見銘不詳載
表曰余嘗備員學官司風紀矣其士大夫有政
績家行往往見於余表者胡可勝紀也然亦得
之間知文具不能信余心也余少周聞頓卷公

比兩度歸自官皆得拜公于家公言論風旨余
不啻能記憶而公遽歿然余求於世不獨以爲
能作吏張展治聲欲其知問學不爲俗具窺深
躅與吹噓轉躍不離大道者近是有如公者余
固不知席之側也如公者當力致通顯爲士人
寵錫而竟以走謁踈簡被嚙罷去盡不自食以
遺後人余文據拾大都且獨若公亦以示公予
若孫使知公所以成名其緒可徑而尋也夫小
子其何敢讓焉

敬所王先生外集卷之十九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翰林編修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講義

學莫先立志

學之道多端而始自立志志也者心之所之也志真且切則事半功倍故昔人比於斬鐵者語其決也並於三軍者欲其徙也然稍稍習事則

敬所文集

十

卷

奔放四出多酒色則昏而放饗財利則亂而分世故太深枝葉太繁皇皇焉日以為不足以有用之心委之無用之地獨立無朋矜已護疾嬉嬉焉日以為有餘是多病之腹強為康健之身是無怪乎淪胥波蕩卒於白首而無成也嗚呼志猶將也氣猶兵也兵無將則亂此漢高祖所以傷臂而捫足也將不可一日使病而况可一日使無乎是以君子先之也

謙字須認真

謙美德也聖人貴之然聖人却有合下立任而不以為爭者其義認得分明而不昧也故易曰

天道下濟而尤曰光明地道卑而尤曰上行蓋聖人之所謂謙者以其真知此理之無窮而逼拶向前之志惟恐一日放下則其於居已接物之間自有不得不退然虛也故文王有望道未見之心而後有小心雍雍之容周公有終日乾乾之心而後有吐哺握髮之事若心知已之有而外姑云謙焉是避禍取容之心偽也非謙也

敬所文集

卷

上

若心素無向往之志而每事謙焉是畏首畏尾之病怯也非謙也夫師與父兄尊矣而孔子曰不讓焉聞斯行焉聖人之所謂謙者亦有在矣而今乃卑其詞氣弱其向往有不能則委諸人視其身之不肯曾不加痛痒焉嗚呼敵兵壓境社稷呼吸身當主將初不知讓人於功成之後而乃先引避於當事之時而謂人曰我能謙也豈理也哉

心鏡勤拂拭

人者天地之心而心者人之主宰也心之體光明瑩徹如鏡之照物何所不明故鏡方無塵原來本色自在人來人見物來物見見後又空鏡無留物之心物無住鏡之意所以然者自在兩忘故爾心方無私無為安然就枕纔一動念萬里可到山川墻壁不能限隔但一動身則遂窒礙蓋心本神而身乃物故神之為用其不可粘帶染着以皓其本體也夫奕者臨局豈有遺笑哉而上緊之着常在傍觀者蓋以其無勝負之心則利害自微此以其空心照棋也故勝負之心即塵也臨局之心即神也而今先事則迎其未來後事則將其既往維持捉摸動返獲充北其差也又復憧憧焉留滯為悔是塵在鏡中又更以叢盛之而責其不能照也嗚呼鏡不明可磨塵在鏡易辨人心變幻神明莫知其鄉其亦孰從而拂拭哉是不可不深長思矣

口耳非實學

夫學必見聞以求至自得之地則口耳亦豈可

得廢哉然聖人指以為病者以其專事口耳如俗學者則畢竟是最下一乘故以為非實得也夫學至自得斯莫有奪者矣而世方逐紙上之塵言聽道途之勦說乃一不求諸已有適京者問於人曰途由某某聽之非不記憶然終不了俄而又一人焉告之他途則心縱不聽然而疑之矣待其既至而歸人又告之以他途也則非惟不疑且笑其人之妄矣共是人也前之疑者得之口耳也後之笑者見有實際也故因口耳而求諸心細繹其義體驗其真者實學也專事口耳茫無把握困之以其所不知則遂窮焉者俗學也嗚呼禹以前豈有治水之舊事哉若以為口耳則繇其父也得其傳則敗矣惟禹以行所無事之心薰其過門不入之志動順其性用底于績是所謂自得而無待於外者而世方緣習舊聞補緝俗說守之不變以為學而近於道亦愚矣哉

鬱派臺講義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 不足

以事父母

天下之道皆原于仁而孔門之教只在求仁故孟子於不忍之心屢屢言之而此章尤其明白懇切者蓋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人有此血氣即有此生理分毫無欠然不必待先王而後能全盡這生物之心者蓋衆人汨沒已久惟先王全體此心其廣大溥博之量無乎不遍猶天地一般但以此心臨

教務要案

卷五

五

政則其所發悉是不忍人之政矣蓋政者心之照也雖有許多布置設施而莫非所以達此心也心在政出人存政舉於運掌乎何有但此生理想衆人雖云汨沒然與生俱生無有斷絕以故得間即出頭露而不容阻遏譬之半槁之木其生意尚在方春即有萌芽未嘗斷也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之時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見而曰乍百念未起安排商量俱着不得以故天之所以與我生物之心即時流出怵惕惻隱此

即先王保四海之心已是做一盤托將出來然心最真非有納交孺子父母之心非有要譽惡聲之心惟其乍見是以無此三念然後謂之真若有此三念則又如太虛起雲其怵惕惻隱真心亦自出露不得矣故乍見之時只由孺子起念故非納交者不及知有孺子父母也非要譽者不及思有鄉黨也非惡聲者不及聞其聲也先王之政不忍斯民之饑溺即雖紛紛分田制野設學校教只是從百姓起念故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今人既救孺子之後皆見孺子父母亦必叙述其將入井幾希生死之狀而及已所以回生脫死之勤此亦恒情之所不能免者蓋乍見既過漸入思量則不從孺子起念而搭上有我故由此有納交者欲孺子父母感我也由此要譽者欲鄉黨朋友稱我也伯者之政無非欲天下歸己故雖一般分田制里分衣給食只是從我起念故曰伯者之民騷虞如也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已久陷於汨沒之深而猶不能不

發於乍見之際即如大盜殺人食腦彼以意為之者然乍見亦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可見生物之心除蓋棺而始盡固未有一息不周流於日用之間者謝顯道因明道有玩物喪志之責而面赤面赤便是惻隱之心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見舜則曰鬱陶思君爾忸忸忸便是惻隱之心小人間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厭然厭然便是惻隱之心聖人純是此心作用而常人必於乍見乃覺孟子指點親切到此已無有遺憾而吾人顧安於汨沒而不知求是可哀也然人只是一心心只是一箇惻隱故當孺子時發便叫做惻隱當羞耻時發便叫做羞惡當謙遜曲直時發便叫做辭讓是非人無此四者非人也若是人則有此心矣凡言端者皆是端緒端倪仁不可見即惻隱便可見其有仁義不可見即羞惡便可見其有義禮知不可見即辭讓是非便可見其有禮知故此四端猶人有四體無四體即無人有四體而一體病者是手足痿痺為不仁

也故君與我同此性同此心謂其身不能者是害其身而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然必已身實有而後有以格其君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者悉由已身實有此學乃能行爾孟子告齊梁之君言必稱堯舜而孔子之告哀靈亦無不出於王道有之而不言者私也無之而工言之者欺也無之不言而徒苟其祿者利也皆賊其身與君者也然乍見惻隱雖其所謂天地萬物一體之全不外乎是而未能因此以合彼因端而盡量者皆是少擴充一段工夫故孟子又說一箇擴充者非於本體有所加增特求滿其量爾故其機之進若火之始燃其燎原者始於星星也若泉之始達其赴海者始於涓涓也然要之星星涓涓即已具有燎原赴海之體特全其量而極於原與海也吾人對身極近者而言則莫如父母極遠者而言則莫如四海然由無我而言則四海皆我也就有我而言則父母亦人也苟能擴充則極遠者皆吾度內不

能擴充則極近者不足以事遠摘一箇近摘一箇以明擴充一念之間而所行之通塞頓異是不可不加省也夫包涵四海本是心量天地萬物一體本是吾人故西銘一篇極言仁體至於民胞物與方是事天事親道理蓋能事親者方能事天能事天者方能保天下今之言保天下者皆必須有位如先王乃可是將不忍之心看得有不周遍而吾人之學與先王皆無交涉即此又落子貢博施濟衆之見矣夫仁無所不在心無所不貫一刻無我即一刻是保四海的規模一刻有我即一刻是不足事父母的巢臼故先儒謂要使我身放在四方宇宙同看洗却自私自利有我之心使天地生物原來本體出頭作用流貫通徹則天地四海皆性分中物非有外也軀殼念重藩籬愈密又安得有此景象耶諸生今固有志聖學更不可令其但發於乍見有頃之時而當全體於日用常行之際念念皆本體周流念念皆擴充真意則久之無息而保

四海之廣先王之政舉而措之裕如矣陽明先生開教此方其所謂良知者即仁也孩提知愛即惻隱也致良知者即極至於保四海也非有二道但諸生中固多有聞者畢竟未有承擔實落做豈非體認不忍之心未透此亦豈他人之所能與其力哉願繼今相與共勉之

復古書院講義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既按校安福諸生畢事乃詣復古書院而東廓鄒先生主焉劉三峰尹湖山彭白溪三先生暨尹節推圭諸生二百餘人皆會而劉白華先生適至自湖廣先是試題有漢儒皆不識此義之論鄒先生乃倡言曰程門語最有蘊籍而獨於予在川上一章乃直登云漢儒皆不識此義何也諸生昨已成論其義何如某曰學問自宋儒以來其說已繁其旨已明無復可以再贅者今日之會正當相與求真切頭腦耳當時出此題正欲諸生反而求之因以明已分上事然後可以入手自功利

詞章之學興而學者往往求於外却不明自己
本體本體既明則工夫自然近裏着已離本體
而用工夫非早則泛故孔子當時在川上以此
識得造化真機其付於人為本體直是徹頭徹
尾貫古貫今無有斷處無有續處正如川之流
通乎晝夜而未嘗有止息也故自造化言之日
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蓋日月成象寒暑成變
均在太虛中而太虛不過一真機流動無有息
時此機在人為心其精瑩圓明亦未嘗有一刻
息者故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惟文王
之心能與天合者惟其純也不已於川上可見
若純則是一色如今一匹純白布豈可言其白
有斷處也諸生曰今日用不知何由見得不息
本體曰要識本體於息處看不息假如象以殺
舜為事至如見舜又做許多假話心幾息矣到
了又要怵惴這怵惴便是他不息處小人閒居
為不善見君子又有許多掩覆心幾息矣到了
又要著其善這著其善便是他不息處蓋真體

隨處呈露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駁喪者如此則
聖人之心合於水者又可知也諸生曰又何如
用功得與本體合曰要下工夫湏於不息處防
息假如顏子其深潛純粹宜其幾於聖人矣而
三月之後不能不違是顏子之為人猶有息而
顏子工夫却於此類照管程子克己宜其幾於
成熟矣而十二年之後見獵復喜是一喜念起
則是息處而程子工夫却於此類照管蓋本體
本如是宜其不息而吾人未能不息然顏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與程子喜後即覺
皆是其慎獨處此於本體上加功吾人未及類
程然湏時時慎獨便是故程子於天德王道而
要之於慎獨也獨者一念初起鬼神莫知於此
加慎更無餘事亦寧復有息時故必慎獨方是
不息功夫方與本體相合王道許多作用散見
於天下而約之只在天德天德有許多精微備
具於一身而約之只在慎獨故舉慎獨之成片
者而言謂之天德舉天德之散見者而言謂之

王道而慎獨於孔門更無餘學矣。去年東廓先生至白鷺書院，曾謂慎字心邊加真，只是真心。此可謂發前賢未發先聖先賢，直是屋漏中求，不愧又如上帝臨汝。寧復有一念不真，襍於其間，而使其本體之幾息哉？諸生曰：造化生意與人心何如？曰：此意不明久矣。天地造化運行，只是一生生之心。今日亥時陰盡，即是亥時陽生，故謂之復。而曰：以此見天地之心者，謂其一段盎粹發生之真機，再無一刻絕時。而天地之心於是見其全矣。人心生理渾然全具，無一毫不真。此所以為仁。古人以么荷語仁者，么荷雖微，而所以為花葉實幹者，全具於此。見水則機動，而生以雞雛語仁者，雞雛戀母，惟母之知而一毫他心不襍於中。周流充浹，更相依附，蓋天地真機生理於此。二物觀之，尤為懇惻。凡天下機真者，必生其不生者，皆不真者也。凡機真者，必不息其息者，皆不生者也。不息即是生機，生機即是真體。常真便是慎，獨常慎便是天德，而禮

樂刑政舉王道之全矣。真體即仁，即良知於澹然無欲之時涵泳而體認之，便自見得而目此亦非可以口舌言語所能形容者。孟子說仁義知禮樂之實，只在孝弟而末後只說生則惡可已也。蓋孝弟是真心，便生生便是仁生之一字，包括仁之實一章。以此見得所謂么荷雞雛言之意，便識得孔子在川之嘆而舜之茹糗終身曲肱而枕簞瓢陋巷，光風霽月皆有入路。今學問紛紛說知說理，皆是隨人口輪轉而於中不自用功。萬劫不能入聖地，亦竟無有得力處也。纔有一念欲起，便是不純不純，便息孔子於詩，備言文王用功曰：不識不知，曰亦臨亦保。曰小心翼翼，曰緝熙敬止。於此可見得慎獨之義。今日自商量自真切，座中諸生各自體驗。此時是真體否？還有粧綴否？此時是慎獨否？還有放肆否？有一念不真不慎，即為刪除。有一念進發，便為培植。久之自有得力處。如此用功，庶不相瞞。

入不肖窩中不然亦只是一番說話而已是日諸生成有省

顏淵問仁 一章

仁者百行之端而四德之首孔門之所以為教與其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此而已矣故先儒有以愛名仁者有以生生名仁者有以無私言仁者固皆不足以盡之而想像其在人之心差可言者則亦不過純然無襍而滿腔子一團精粹完全直與天地之澄霽煦和相參而無二

整菴集

卷八

五

者乃其光景也故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曰克己復禮夫禮者天理心之本體自其有覺而謂之知自其同具而謂之性自其不偏而謂之中非有二也而其所以陷失沒溺而不自覺者則己之障也故能克己則禮自復所謂復者如克復舊物之復如月之雲去而光復鏡之塵去而明復雖有去來而非有增減故己之克也則禮自復非謂於克己之外別有一段復禮工夫也在易之卦克則當損復則當復故聖人於損則

曰懲忿窒慾蓋慾窒皆克治之義而復則但曰至日閉關休養之而已非有加增也夫此理不以彼此而異不以聖愚而隔故一日之間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非真歸而從之也蓋理既廓然若謂有以質之而無疑云耳是即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若以為人有所聞見而愛慕之以為歸則一日之間足跡未遍於里巷而况天下乎而

整菴集

卷八

六

以為天下歸之亦為不通之甚矣然此道甚大非其根器則直下不能承當而顏子孔子知其可以付與者故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父兄師保之所不能助也蓋心體之有未盡如痛痒之在身蓋有一日不能安乎其心而必須務決去錮蔽以求一日之無忝於天地而後已故凡不以求與天地合德為心與夫是非毀譽窮達之足以加損者是雖非以求助於人而亦不能不有待於外也而仁豈有待於外哉顏淵

不復疑問而直請其目則其於已禮二字已徹而直不知下手去處孔子告之曰弗視聽言動夫四者之非禮固皆自中出者也要之安於禮慶即禮之復禮之復慶即已之克觀孔子之言而前之所謂止有克已二字工夫者益足驗矣言動易明惟視聽難曉蓋雖視之聽之而不為非禮之聲色所動而留於心即謂之非禮弗視聽蓋人之所患者中無主耳中既有主則雖聲色日交於前而斷然有相挫而不可得者若以

繫集

卷

七

既明信之亦篤蓋其深知夫心動而交於外外知所制而中自安功夫既久中既能安而外自能慮此即所謂無內外無留滯而楊慈湖以毋意必固我為孔門心法即是此也而後世倡為至道無難惟嫌簡擇之論而以為無分於垢於淨者則是信為異端而其中自過當而不可行矣

仲弓問仁 一章

繫集

卷

七

夫仁道既一則工夫當相同而孔子於仲弓又告之以敬恕何也蓋孔子之教如化工之付物而各不同焉夫亦因其材而篤之也且問仁而告之敬恕何也蓋曰仁曰敬曰恕皆孔門教人之頭腦而共在心則一而已矣自其主一無適而言謂之敬自其不分彼我而言謂之恕自其純粹無私而言謂之仁出門使民人情之所易忽者也大賓大祭人情之所以致謹者也以易忽之時而執持之功乃更如人情之所極致謹者則可見其自洽之嚴不以一毫自肆而其他

人情之所致謹者其為敬又更不必言矣書曰
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言無時無事而不畏天
也畏天即敬也在邦家無怨者效也孔門為教
而必及效者乃以自考也夫其自治既敬則私
不容而待人既恕則私不行是其心之理無大
小無彼我莫不一於廓然泰然者焉而豈不足
以為仁乎仲弓亦直下承當如顏子云者蓋顏
子之在孔門明睿穎敏者也仲弓之在孔門重
厚簡默者也大抵傳道之器惟明睿為上而重
厚次之明睿者如石投水受之順也重厚者如
膠得漆信之固也故皆足以承當而直任然如
顏子之資而又顏子之學故卒為亞聖而其
他卒自恃而淪焉者則反不如重厚者之有成
此賜之明所以不如曾之魯也

司馬牛問仁 一章

孔子之所謂訥非所謂非禮弗言者乎今世方
以註中有司馬牛多言故孔子告之以其言也
訥之云則遂以為言之而訥乃孔門容易工夫

而非如上之所以告顏子仲弓者然不知言之
訥也而其中必有所以然者故孔子曰為之難
言之得無訥乎得無二字此學者之所當玩味
而深察也蓋言為心聲言由心出易其言者中
無所持也故為之難處即戰戰兢兢即其難其
慎即望道未見即發憤忘食之心也蓋天下之
道不有所見不知其難王翦伐楚以為非六萬
人不可而李信以二萬人行之而無成翦知兵
之深者也齊桓公之疾庸醫以為可治而扁鵲
望而却走鵲知醫之深也而況仁之在吾人者
理欲互相奴主其幾甚微稍有易焉忽不知其
墮落以至不能合天而上達而古之聖賢相與
以為難而憂勤惕厲焉者亦不過此一事而豈
無所見而愚若是哉知此則知言之訥由於為
之難而為之難也其必有所得而非苟焉者惟
其以為少此其所以為司馬牛也要之仁道一
而已矣言其總則在於去私而自治以去私也
則敬為之功其曰非禮弗言者即言之訥也其

曰承大祭見大賓者即非禮弗動也其曰為之難者即為仁由已而不由人也其承當根器雖有高下工夫雖有漸頓而道則未始不可合而為一者也後之為學者其當求仁以合天而求仁則自敬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 全章

孔子之教仁天德王道四字而已其於天下之事其師生之所以告戒者無不料理故冉求適衛因既庶之嘆而直問至教之子貢問政直問

警義集

全章

全章

至去食惟其善問故聖人發揮得盡故曰善問者如攻堅木此之謂也夫兵食信三者治天下之大道古今不能缺一而成然必溫飽而後可以治兵必內不逼於饑寒外不逼於盜寇而後可以致信則又其施為之序有如此者然不曰足信而曰信之則又可見自然而無作用之意蓋民而曰信則必其有固結而聯屬之者而非可以法而把持非可以術而布置之者也故曰民信之矣然是三者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

者也其規模相須無一可去而必不可得已則又有善處之術故孔子以為於斯三者而圖之則僅可去兵若曰食足而信孚驅吾民皆兵也又不得已而圖之則又是去食夫今為政而曰去食則人未始不以為大駭而以為迂濶而遠於事情然嘗觀之紂之亡也有兵若林有臣億萬紂之食也有鉅橋之粟有鹿臺之財然以其前徒倒戈也則是二者皆食足以資武王而藉之耳張巡之在睢陽也羅雀掘鼠至相枕藉然卒無一人出而之尹子奇者使其會有天幸再遲數日而救兵至則睢陽可存是非無兵無食而惟信之恃乎然睢陽之不能不亡則子貢之所謂必不可得已而非聖人治天下之政當如是也蓋為政者其處常也貴知先後而其處變也乃見本末後世急在兵食而於民信若以為迂緩而不切者是無怪夫亂之所以日滋也至於惕然可深省而致思者尤在於自古皆有死之一言程子曰餓死事極小聖賢見透直到此處蓋

警義集

全章

全章

理有一定生死是第二着事而今人遷就迂回以自便而圖之雖其利害猶有不至於生死之間者而亦為之則亦弗思而已矣

舜其大智也與 全章

今人之稱人智則必曰練達明睿無所不知無所不照孔子之稱舜非以是哉而觀其下文所云則舜乃是一椎魯無知而胥胥資訪於人者是安得為智而與所稱不亦相背而馳耶嗚呼此乃舜之所以為大智也古之聖賢其慮遠其

教義集

卷十

七

心虛其所以好問好察非為求為大智也非為求為聖人也彼其真見天下之理無窮而思慮之所不及雖愚夫愚婦剪莠兔耳真有以勝予者是以其不惟問而尤察不惟問察而尤好夫謂之曰好則可見其有勤勤懇懇至誠卑下以求之而惟恐人之不應之者而豈聲音笑貌為哉不得則求待之則拜其胸次直饒與天地相似人之有善真見其同於我而不以為有餘已取於人真見其同為是善而不自不足尤恐其

告之來者未必樂也又隱其惡而揚其善夫然後執兩端而決擇之既審矣而後用如此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此自儒生韋布其意氣之所號召尚有不遠千里而應之者而况君臨天下其勢又足以四達則其廣集博聚寧有量哉夫今之自足而自是者其病痛皆起於見之不大故先儒曰學識其大又曰已見大意見大而後虛虛而後能受物之實而狹者不能受也溝澮池沼雨集而盈而海處下流江淮河漢終年注

教義集

卷十

七

之而天下不聞其滿者非以其大乎漢高無智無勇無調度而惟一曠達以資三傑群策悉出一統之業卒歸之無用之人金陵之學博極群籍雅志聖賢其平生操持誠有如象山之所稱者而徒以執拘自是不復虛心卒至誤國觀此二者而舜為聖人可知矣孔子下一好字孟子下一沛然字又下有大字皆有真知舜之心者故今二典三謨惟舜華華以此稱之誠可謂獨超百王者矣夫位高一級而自足則為害多一

分故問命曰僕臣諛厥后自聖呂氏以為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靈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此又後世君天下者之所當知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 一節

人之言學者孰不欲至道然有不能至道有難至焉而畢竟是襲取啖泊終非為己有而不能安焉者其病痛有二有知道之當求而因循玩怠無以收策勵之功有知道之當求而逼援過當番以致危兀之病故孟子於他章特發忘助之旨於學者已極有力而於此又發深造以道之云蓋深造者如猛將酷吏窮治一番是其下手之時志篤而功倍然其中又自必有道則又是涵濡優游如蛾習蟠走有序不逼譬之烹者深造武火也以道文火也程子之答張子曰反覆來論大較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從容自得之意則是張子之所少者以道一段工夫耳夫因循之病人所易見而助長之病人將不覺此

有屬於志者有屬於質者屬於志者一時感發惟恐其不得一蹴而至而屬於質者則其一殷剛敢之氣阻遏不住遂至於是二者於道非不深信而有知然以其非涵泳而至則畢竟不能契志而妥帖而况進既太銳間有以不就而生厭而卒離畔而去者是乃所謂退之速而於道竟無得而已也惟夫深造以道而至於自得則緣其造之深也既有以深入其間奧而其亨之循也又有以玩索其滋味由是其向之所志所知今皆踐履實際非啖泊非襲取譬之談虎傷人而色獨變真知虎之傷人而非隨轉衆口者也越人適燕悉知其路之所從而傍徑不能為之眩蓋真曾適燕而非問道迷津者也道與我不為二物如顏子卓爾之嘆參前倚衡之時自悟自當乃解自得嗚呼所得者何物也何事也其亦難言而其地位亦可深想矣夫凡居之不安者皆非自得也蓋理與我為二則有時相背而馳既自得之則凡天下之可好可慕者舉

不得而搖奪之矣由是而資藉之深矣由是而左右無不逢其原矣故又譬之富室其居積之財不藉祖父不由借貸而赤立致富者自得之也由是官不得而取之盜不得而奪之者居之安也由是有所憑藉而不患於匱乏者資之深也由是而作室稽田無不遂意者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孔子之十五而志學則所謂深造以道三十而立而不惑知天命則所謂自得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不踰矩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

整齊集

卷十

七

其原者孔孟傳授止有此一段工夫所謂必有事焉而不知老之將至者也記曰襍施而不遜則扞格而不勝不遜不以其道者也而能無扞格乎君子之所以貴自得也

雖存乎人者 一節

予嘗謂孟子見道玲瓏剔透孟子論性反覆凱切其衛道之功真孔門金剛力士也戰國末學言不見信蓋番自信其沒溺之後而不復自反於受生之初故孟子曰爾不自信何不於平旦

之時觀之平旦自在其非本無可知也又不自信何不於孩提之童觀之孩童自在其在大人可知也又不自信何不於呼號乞人觀之乞人自在其在吾人可知也此皆指點極親切處而世未之省耳然其情亦良苦矣自今觀之不變於習者人之性也而不能不變於習者人之心也心為性之邪廓心動而性因之矣故旦旦而習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習之久而性成焉雖其與禽獸不遠固若有出於當然而安之故惟平旦之時其不終泯滅者時或發見然亦幾希矣夫其不曰志而曰氣者何也志與氣若為形影以其未與物接故氣稍清然以其非出於志故至旦晝而旋失苟出於志則有以自率而不至於速忘故不言志而言氣也其不曰念頭而曰好惡何也夫人情在中不可得而見而其著物動處惟好惡二端且晝既告多逆人情以自便而平旦則稍為近人是其一隙之光自不能不透漏自出而非其有所思有所見而然者故

整齊集

卷十

七

不言念頭而言好惡也自放心者而言則曰幾希然其為聖為賢亦不過幾希之純耳而非能有所加增於其間故昭昭之多不足以盡天而謂昭昭非天不可也然陷溺至是而猶不能不露於暗室無事之時則可見其本心之良原如明鏡特為塵垢埋沒去一分則明一分非可終蝕者而致曲擴充之端亦非舍此而他有所事也浩然之氣夜氣之養成者耳迨夫旦晝既牾之後則前念復沒而依舊變於習矣然雖去禽獸不遠而其幾希者固自在中而未嘗忘故坤為十月之卦而未嘗無陽復之始生承於坤而非截然者也蓋習為無窮而發見有間以有間當無窮是無怪乎其必漸盡而後已故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而豈人之情也哉上之好惡即情也其所以能與人相近者即才也而其本則性也合而言之皆心也心得其養而氣而性而情而才無不復其良者矣然則曰息者生也心而曰生是不近於無住生心矣乎曰上文之

所謂息者以生為義而此節之所謂息者以止為義水止則清心止則澄其理一也

雞鳴而起 一章

此是孟子說出善惡開揆聖賢教人都從岐路分頭處着緊非有他也今有人同適越而一人誤而之楚者比其覺而反也而同發者至已久矣彼其覺者尚可而尚有不覺而有終以楚為越者故君子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易書皆說幾字而周子曰幾善惡其示人皆在端其始而謹其一念之發者耳夫雞鳴而起知為善矣而尤孳孳則其進於善者何可量也雞鳴而起知為惡矣而尤孳孳則其陷於惡者何可量也夫一念動處已種下種子而枝葉花果皆從此出彼舜瞽者特其喬然者耳着念既別稍稍積習將熟故善者理路既慣則起而不為善而有不憚於心是雖未至舜然不為舜不止也利者機括既慣則起而不為利而有不憚於心是雖未至於瞽然不為瞽不止也大舜瞽相去不啻天淵

矣而分在一念之間則凡自舜蹠而下依違於利善之間生熟之介未至於甚相懸絕者尤可知矣然本心止有一善而利則染於習心非吾性原有為利種子而可以相並而間發也故利固不待至如貪饕之類而凡使其身圖非出於天理人情之正即為之利而不可謂之善此又在毫釐之間楊子泣岐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悲素絲謂其可以朱可以墨者非謂是耶然其中有似善而實利者有似利而實善者故

卷之三

孟子

三

向雖為利苟覺而之於善則為舜非遠向雖為善苟畔而卒於利則為蹠非難是識須早力須競無定方無中立佛者曰一念悟即佛一念迷即衆生又曰悟時佛在堂迷時魔在床又曰悟時東土佛迷時西土衆生又曰一塵起而蔽天一芥墮而覆地嗚呼其亦太逼近於吾儒而不可不辨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全

此孟子舉天德之良知以示萬世心學之源也

天下之道非知無以至之非能無以終之然人但知其有所知能也而不知其良也姑試言之人固有學而不能者矣今有不待於學而即能之則是能也即其本心率其性分其人之良能乎人固有慮而不知者矣今有不待於慮而即知之則是知也不萌聞見不從師友其人之良知乎夫道必待知而尤曰良者於以見天下後世之所謂知者或待於涉歷或溺於訓詁者皆可以語知而不可以語良也良知之生在人一點精明靈覺之處在心為知在物為理有照有應不增不減堯舜之所謂中孔子之所謂仁程子之所謂天理者皆是知而已然是知也其切於人心而最為惻怛者又何以言之吾嘗於孩提之童而知之矣夫孩提之童本不知學亦非能慮也然其與生俱生之靈有自是其真切而不待於勉強緣習而後發者故其初也依依戀慕之情無不知愛其親者即其後雖有定省服養之儀亦不過因是愛而為之節文焉爾及其

長也怡怡克讓之真無不知敬其兄者即其後雖有徐行後長之禮亦不過因是敬而為之節文焉爾夫天下之人有不為孩提者乎天下之孩提有不知愛其親敬其兄者乎是可見知能之在人莫此最為親切不待於學不待於慮不分於賢不分於愚而所謂堯舜與人同者此也故不失赤子之心則為大人而舉孩提之童又以悲夫世之多汨沒於既壯之後也夫上節知能並言而此獨言知者蓋知之懇到處即行而行之精明處即知無先無後而大學之要必在致知者致此良知而已夫親親即仁也夫仁固不止於親親而親親即可以言仁矣敬長義也義固不止於敬長而敬長即可以言義矣是何也仁義天下之公理也今親長之知此有生者莫不皆然而達之天下則愛敬固非一人之私情是豈不足以言仁義乎夫愛敬而即為仁義是又可知人之愛親敬長也為知之良矣惜乎後世之言知者不本其良而專於聞見譬之不

指其根而指其枝葉是豈豈足與論學也哉故嘗觀之庠序學校大務也而皆所以明人倫平天下大事也而在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禪天下大舉也而取其父頑毋嚚象傲克諧以孝然則愛敬良知固天下率性大道舍是則無以為學舍是則無以為教而彝倫攸斁者柰之何其不至於亡乎故曰此孟子開萬世心學之源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一章

此章孟子尚論往聖而有得於舜之心故引其迹以明之天下之拘於遇而有可形似比同者迹也天下之神於應而不可以外貌求者心也心無動無靜而常感常應惟累於物欲而深於錮蔽者則有感而有所不通蓋凡天下之物實則不能受昏則不能照是以常膠於感通而格於容受吾嘗觀於舜而得之矣舜方其玄德未升耕於歷山之時也所與居者木與石耳所與遊者鹿與豕爾夫木石鹿豕此深山野人之滋味也而舜皆有之則舜是亦一野人而已矣然

迹雖同於野人而其心之虛明靈覺者未嘗同
於野人是故惟無所聞見則已若耳聞一善言
焉目見一善行焉則以我之常虛常明者相感
而動則其應也沛然甚速而無所疑滯譬之決
江河而下流莫之能禦矣若此者何也蓋天下
一理而已矣善言善行理之在人者也而渾然
在中理之在舜者也舜惟其理之在中光明瑩
徹而無所渾襟於其間譬之洪鍾在簾明鏡在
匣是以其感而動若叩之而鳴也大叩大鳴小
叩小鳴若啓之而照也胡來胡見漢來漢見此
時如矢在機上發不自由其應甚速舜亦有不
得而知者矣滄浪之歌人皆聞之而孔子知自
取之旨冀野相饒人皆見之而曰季獨知聚德
之方彼亦各感其天而已故易於咸之象曰君
子以虛受人實者則不能受也其九四言感之
道則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程子
以為心凡有私繫者則害於感通然則舜之所
以沛然者非以其心乎君遊與野人同而聞見

與野人異聞見與野人同而應之與人異若舜
之心者可謂不失其寂感之常者矣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夫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翰林編修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奏疏

山西災荒疏

為地方連歲極大饑荒懇乞

天恩特加憫恤以救凋殘以弭意外事臣竊聞

諸侯來朝名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臣以府

書

愚猥叨藩服累積瘵曠本宜黜幽特以

聖明涵育苟寬罪責其又將何述以獻于考功

但臣所職有不得不哀鳴於

陛下者失今身望

闕廷而不得一訴其詳則將來撫按附驛奏聞

事下戶部淺之則以為舉行故事深之則以為

危詞歸罪是使地方極切之情終不得上聞積

生意外以煩

陛下臣亦無所逃罪故敢冒死以狀聞臣初至

山西入自澤路轉至太原北界忻代比將入觀

又東走平定出井陘目之所擊大約一省俱係

饑荒而太原一府尤甚詢之官吏士民皆云開

疆萬山之中地土本高加以種不收者三年于

茲是以人民逃散間里蕭條甚有行百餘里而

不聞鷄聲者壯者去而徙徙且為盜老弱者轉

為溝瘠相望於道其僅存者肩槐柳之皮糠糠

而食之父棄其子夫棄其妻插標于頭置之通

衢一飽而易命曰人市其終不能去者在學生

書

員至去衣巾為人傭工匠方行時縣官正審編

紛紛具申皆云人戶十去其七均徭無所從辦

去年春初遼沁之盜幾成大故特以撫處得時

後乃解散然在上以空言為惠無廩可發無租

可免一時雖招終將復聚聚者再招百口不信

即今平遙汾石之間又且稍稍屯結閉戶受死

士人為難豈可責之愚魯之民望之連荒之後

孰然使得稍加撫綏寬其征課則僅存之戶猶

可再候雨暘規得春種昨臣行至平定州接得

邸報則又該戶部侍郎霍冀奏行撫按轉貢司
府督催宣大三十五年以後拖欠矣邊關軍儲
用在急切霍冀所奏事非得已但承此饑歲卽
使酷吏爲之督催亦無從得徒驅使逃爾臣查
得本省稅糧原額二百二十八萬七百餘石其
派在大同者約五十萬宣府者一十七萬三關
者三十三萬各王府宗儀祿糧八十五萬而加
徵腳價馬草不與焉宣大三關民知緊急雖推
剝膚髓猶未敢缺至於王祿位數日增而糧解
不繼卽使俱完猶不足數遂令各宗連年缺支
自三十九年夏季祿糧今尚未給去年以饑疫
死者幾二百位日聚司門百般哀控司庫一空
無可那移亦但束手相對而已百姓係

陛下赤子宗室係

陛下親親不幸遇荒兩俱病困去冬無雪今春
雨未可知種再不入荒形又見六月以後又將
防秋矣官府不能寬租富室無從借貸饑之與
盜其勢相因小盜而大其漸自至此時雖有智

者亦不能爲山西謀矣故臣乞

陛下特念山西一方燃眉之急敕下戶部將都
御史鄢懋卿近日新增河東運司鹽課銀四萬
三百兩暫借今年存留解司以補給各宗祿糧
稍解其張願枵腹之患其宣大拖欠係本年者
不敢乞免外其先年者乞許有司四十一年則
帶徵三十五年四十二年則帶徵三十六年如
此遞徵則催勢稍緩而民自不病分數一定而
官亦難辭蓋酌歲數以帶徵在宣大若餉貧家
者漸則可繼而在百姓若去兒齒者漸則不難
留新課以給祿在戶部若九服之牛亡其一毛
而在宗藩若涸轍之魚給以斗水稍可慰安民
心而鳩其流亡計無出于此者此固非獨臣饑
渴之望而實在山西百姓倒懸之心也方今四
方告災錢糧缺乏戶部窘逼上煩

聖慮似非臣可請留之時但臣山西乃宣大命
脉關係最重撫存凋殘使供常賦此乃臣所以
爲宣大此乃臣所以爲戶部也而其說有五山

西係京師右掖山西有警其疾馳之騎自故關而出真定自忻代而出紫荆者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一省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勢不解散則非惟已逃者爲不逞無籍之徒而見在者有蹂踐劫奪之慘殘破震驚固不待論而兩鎮六十七萬之額誰爲之出此其可深念者一也宣大京師之門戶四方之極也而山西盡供宣大是山西獨勤於天下也四方奏水旱者大約以十上而戶部以三裁所免者亦不過存留而已然犹有司通融者是雖不得其十之適而亦不失其三之寬也今宣大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是也無起運則無折兌而其所謂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也平時則山西獨勤於天下而饑荒則優免獨後於山西此其可深念者二也方今秦荒者往年無如真保近日無如蘇松真保嘗給帑錢蘇松奏折起運矣然臣觀之水路所通則貧民有魚蝦之食不至餓死而井楫有四方之

糴則濟急可資保定垣途稍徙河南則就食有地以茲雖病不困雖困且復也今山西在萬山之中巖阻巉絕而太原又遠其民不得至澤潞安望能至河南獨真定米稍可通然人皆以背負或小車自運至於叫絕之虞數十車相并而拽犹不得上呼號之聲如人在湯火中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致壽陽則價已三倍矣臣行道遇未嘗不下馬掩泣而勞之外無可救而徙無所近及其蠲恤而不得比真保蘇松是其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情雖不忍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動支見在大則請留帑銀臣先任江西彼時盜賊初起亦不過民苦饑荒而有司未弛催徵而已今日事勢漸大其所奏留戶部者意亦不減當初所催之額與其以帑銀而賞殺盜之人孰若以帑銀而解未成之盜此其可深念者四也山西虜患止隔一牆近年丘富往來誘引邊民歸其部曲遂至妄傳云丘富募人耕田不取租稅事雖未真然愚民何知苟暫解

催撥恐不暇擇彼誘而衆我逃而虛長邊八百餘里誰闢之者此其可深念者五也意外之危灼然可覩臣亦不敢盡述以爲懸遠危激之論而姑述目前逼切之情計戶部爲

社稷深計亦必不以臣言爲過伏惟

陛下哀憐特令戶部如臣所請則一省生靈稍解饑渴若復以臣爲常言待其有驗則臣與有司罪不足恤其如煩

陛下宵旰之慮何哉臣誠不勝生死逼切哀懇之至

懇乞終養疏

爲兄亡親老懇乞

天恩比例終養事臣本山海僻產邁會

聖明生育造成誤塵仕籍歷十有九年以至今戰中間尸素曠繫罪無所逃徇馬之効既不能如麋鹿之身不當自乞其敢無故言去以負

陛下但臣情事窮迫不能自己臣父母在堂止生臣兄與臣二人不意見近得瘡疾潰決於去

年身故臣在江西家書報臣至今年三月某日行至徐州又報臣父痛哭兄哭泣成病危篤在床臣五內如割隕絕復蘇竊念臣數年在外得安竊祿者徒以兄在爾今既見背則七十老親誰與朝夕臣欲迎養則新寡之嫂誰與憑依况親老兄亡而思臣不至鬱病轉增臣思親老而痛兄不已更成失志父兄母子生死離散臣之伶仃實爲可憫即使抑心赴職又以魂神昏憤徒誤地方爲罪益重查得先年副使楊伊志盛若林並以親老乞歸許其侍養臣之事體與伊志等相同伏乞

皇上亮臣耳末學嘗欲自效念臣孤苦事勢窮迫難通

勅下該部准臣歸養不惟保全臣一家骨肉且以明

聖人孝治天下一物皆遂其情臣不勝生死感激祈懇之至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懇乞休致疏

吏部題為病勢危篤懇乞

天恩放回休致調理以延殘喘事考功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西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布政王 奏臣由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陞山西左布政使改調今職伏念臣章句賤儒濫叨藩服

國恩深厚報稱未能自到任以來日夜皇皇惟職業是圖冀有大馬分毫及於地方以仰副聖明驅策作養之意不意臣命薄災生觸冒瘴熱痰火內傷諸病大作心目潰眩人事昏迷是以數月以來臥床呻吟不能視事況近得家書臣父在家抱病瀕危見在止臣一子別無兄弟侍養父子隔絕兩地勢不俱生臣父思子而不得見老病益增臣思父而不得歸方寸益亂切思布政司係一省總轄左使乃外藩首員况屬邊方關係尤重豈可以伏枕病身戀綰符章致成墮廢以誤地方伏望

皇上察臣心有烏鳥之私念臣官非養病之地

勅下該部察臣致仕回籍調理以延殘喘若父

子儻得生全實為

聖朝不棄一物至仁大政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漕撫奏疏

漕撫履任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隆慶伍年拾壹月初壹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王某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為敕與他欽此欽遵隨於本年拾壹月拾柒日到於所屬淮安府地方准前任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咨將原奉備賑救荒查催錢

糧查理班軍僱運大木查催料價督造黃

冊

勅諭六道

符驗二道旗牌六面副漕運巡撫關防二顆及

相承吏卷到臣節次望

關叩頭謝

恩祇領欽遵行事外臣伏念漕運係

國家大計巡撫乃地方重臣況地據中樞事

兼軍務海運與河運方圖竝舉而河患與

漕患正爾齊臻如斯重難豈宜誤授臣學

徒口耳才乏經綸仰荷

聖慈拾遺簪於棄地再尋

簡命驅騫足於長衢揣已自慙受任有惕然臣

子致身之義豈敢辭難

朝廷用人之初要在濟急臣敢不自竭蚊負

仰報

鴻恩究軍民之利病甚則更紘協河海而竝輸

全同合轍庶上酬

尚厚少效平生臣下情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題爲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事臣聞立法雖

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改

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

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

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漂流

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

之也故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

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

米者矣有壹船而軍士不滿叁肆人而旋

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旣多防檢難盡自鑿

舟沉僞稱漂溺得利而遞轉相效尤然軍

士之所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

有可念者洪武貳拾陸年事例海運軍士

叁月拾伍日起至玖月拾伍日止每軍支

行糧叁石陸斗是壹日貳升給之也今自

正月起以至於拾壹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參石之行糧是壹日約得致合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新鹽醫藥歲時釀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陋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已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雖其當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計窮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

分以解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

特勅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

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

實者告所在官司卽給賞銀五兩仍許赴
臣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
治中或暫顧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幫
幫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爲
一甲剩三船則分附各甲之下千百戶拮
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
兌米入船之後卽將圓牌送監兌主事花
押發各懸帶換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
考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
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除收檢防
之實彼其感

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
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

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旣立漂流掛欠當
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爲此
奏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遂言
其詳

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濟會通河于時佐

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
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
士通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
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
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因時制
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偏累
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
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
支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
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正之供本
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
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兌於舟
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卧傍妻
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
驟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闢於急
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
支費洪開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
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

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
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冒禁鬻法
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
分難衆陪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
者困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胥而溺此待盡
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部勒之則
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
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
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
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
息

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
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
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
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壓
胥肝則其利爲甚博何惜不爲此也臣切於爲
運士披瀝艱辛不覺情詞煩猥干瀆

天聽伏惟

聖明憐而賜俞行焉臣無任祈乞屏營之至

乞留常盈倉米疏

題爲續查漕運失事十分重大再參當事臣

工乞

賜處治併經理善後事宜以仰裨

國計事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

巡倉御史唐鍊題參漕運今歲失事重大

緣由并將議處後幫糧船賠償漂流奏補

船隻速加計處以圖善後等因該本部覆
奉

欽依備咨漕司的查本年各總下漂失正耗糧
米共計若干照依先年事例通融賠償如
漂流數多目今作何議處務要不虧原額
及查損失淺船作何補造勒限完報如一
時打造不及照例顧覓民船湊充原數其
已經回南船隻嚴行催償務在不誤新運
先將查明各數目及設處事宜作速具奏

前來以憑酌議

上請

定奪等因備咨到臣卷查先於本年五等月初
七等日節據各總運官告報漂流糧船計
筭南京錦衣總下八十七隻旗手總下一
百一十隻上江總下七十隻下江總下三
十六隻浙東總下一百三十一隻浙西總
下七十五隻湖廣總下一十二隻江西總
下六隻

中都總下五十一隻江北淮大總下七十一
隻揚州總下八十九隻在卷通計船七百
三十八隻除漂沒糧數必候京通二倉收
完之日查有的數咨行另議具

奏并回空船隻已經嚴行沿河州縣洪開等
官逐程催趕星夜南行聽裝新運外臣竊
惟

國家大計取給於運而轉漕急務莫先於船
今歲大水異常漂壞船隻數多甚至七百

三十八隻以每船額運正糧三百七石二
升計之當載糧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
石七斗六升則來歲之計必須速行造補
以足運額固戶部汲汲之初意而亦臣漕
司之職業也但查自報災以來方行差官
買木延至今日已屆冬至之期曾未措手
而寒沍已甚其勢必篝火以過之油與木
不相入而麻與灰不相和嚴督以取成功
草率以應故事使其入水則鮮漏立見連

年所以漕政告梗漂損數多正坐造船苟
簡以致板薄釘稀速成易壞而今可復蹈
斯轍哉且以七百餘隻之多而使之皆為
不堅之具苟目前之急而不及為十年之
圖此則臣之所不敢也伏望

皇上軫念今歲水患異常漕船損額當此歲暮
已過功難速成乞

勅戶部再加酌議容臣將前漕糧二十二萬六
千五百八十石七斗六升分派近地令其

運赴淮安常盈倉收貯以充隆慶七年海運之額在海運自須隔年處米方不誤春盡開洋之期在戶部止是稍遲半年不失四百萬之額策之上也速

賜施行庶臣可待來歲春煖之時集木鳩工親加料理驗視成造務使堅緻不至苟簡仍將委官匠作刻名船桅之上造冊存記以所費料價應七年者分爲七分應十年者分爲十分除風水漂流非人力所支者不坐其餘無故如早壞一年者委官與匠作追補一分早壞二年者委官匠作追補二分庶各官匠承委不敢尅落搪塞七百餘隻之船可充十年之備無復將虛名充數遺患後人若必令臣今歲督限完成則奏報到淮計已歲盡成遲則誤運成速則誤船臣誠不知其所利也况戶部原議許臣措處是亦深知其期日之迫而念其速辦之難是以臣輒敢冒昧披瀝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漕政不勝幸甚臣不勝幸甚

乞破格處分漕政因陳足

國大計疏

題爲漕政極弊懇乞

聖明破格處分因陳足

國大計事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准戶部咨爲

查處淺船以便新運事內開先該總兵官

陳 揭報湖廣總下缺船一百二十七隻

江西總下缺船八十一隻浙東總下缺船

三百三十隻浙西總下缺船一百八隻下

江總下蘇鎮太倉興松五衛所缺船一百

五隻上江總下建陽安慶九江新安宣州

五衛缺船一百四十八隻又據僉運郎中

胡來貢等揭報本年九月以前各總漂流

損壞船五百五十一隻在後仍有續患尚

未盡知今照有司開倉之時各總船隻若

不先期設處誠恐稽誤新運合咨前去煩

查各總下額船若干缺少若干見今漂損若干責令該廠盡數補足或一時打造不及作何區處行令額覓民船完足原額查將應運糧米通融均派毋致船少糧多重載易損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駭愕臣初聞

命惕息不遑止懼今歲漂流船隻數多無憑措手爾今舊額止查六總弊壞者已八百九十九隻之多不意漕政乃至此極比臣受代以來再查各總報在卷中而部咨未載者江北淮大總下缺船三百九隻揚州總下缺船一百六隻

中都總下缺船一百二十四隻南京錦衣總下缺船一百七十六隻旗手總下缺船一百三十七隻上江總下南京鷹揚等衛缺船二十四隻下江總下南京驍騎右等衛缺船六隻共計八百八十二隻連前部咨之數共該一千七百八十一隻而今歲漂

流之數不與焉數內有底板者十或一二而其餘則皆蹤影無存止是額募民船因循支度攤加各船載重而溺臣累日悚懼寢食俱廢漕政之壞如此端非一日之積然則今歲漂流豈天意人事弊極將復而臣適承其弊使因此得上聞

朝廷破格措處俯采愚悃言聽策行以稍竭料理之勤恐亦未必非

國計之福也每船補造多寡通計以百金為準應該銀一十七萬八千一百兩每船以三百七石二升計之該糧五十四萬六千八百二石六斗二升則來歲之運何所取給即使庫銀見足成造必不可及况查淮安府庫充造船之費者未滿三萬餘兩不及十分之二尚要聽備年例正造并修船之用使臣失今不為披瀝請乞

陛下軫念破格區處後將何繼誠得稍紓明歲一運則以後料理自當萬全前項缺船糧

五十四萬六千八百二十石六斗二升該臣
陸續准戶部咨明歲湖廣改折一十萬六
千一百三十二石六斗五升直隸池州太
平安慶三府改折二萬一千九百二十八
石二斗二升一合二勺海運該留一十二
萬尚餘二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一石七
斗四升八合八勺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酌議悉行改折通將前項折內
減存軍士行月二糧賞鈔扣留約計每隻
可得四十餘兩并查取底船存板畧當料
價之半然後行各司府湊處軍民料銀并
取還剥船借用河工銀兩俟明歲五月以
後通行造補在清江廠聽臣親加督察在
各省行糧儲道專理不敢復蹈舊轍苟簡
充數則運事一新十數年可賴臣竊計改
折戶部素不輕輿而各折減存已屬解京
之數但臣惟造船必須有價豈從天降地
出今不改折則前糧無船可載不扣減存

則前船將何補造其勢必請銀太倉或
奏留淮揚鈔關船料朝三暮四事在必然故
不若改折而扣減存如臣所請誠為便宜
且今歲漂流即係運事之厄不為破格區
處待其復然貽憂戶部即使以遲誤罪臣
何益

國事臣誠不勝惓惓若夫改折一事臣嘗素
入較籌初擬運事稍妥明春詳具利害陳
請不謂即今然眉濟急遽發其端則臣所見正
宜列

聞以希

天聽俞允寧容終默臣所請改折非曰苟濟今
日云爾也夫理財之法必操其歛散貴賤
之權而取其贏則無中生有

國計可足千金之子操百金以為資計其有
無貴賤而販於市則可以立富故管仲強
齊劉晏足唐率用是道今

國家盡東南財賦四百萬石固亦

陛下之資也每歲約以三百萬石入運而恒出一百萬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錢折而以五錢放計得三錢則一百萬石當得三十萬金再加減存軍船三千二百五十餘隻每隻以扣當行月二糧賞鈔銀四十兩計之又得一十三萬餘兩每歲支放定爲幾月折色京軍得五錢之折歡呼相慶不復憂其糜爛不堪而

國家實獲大利則庫銀可實進士不病轉移之間數年之邊餉不復憂乏矣今云不可改折者其說有二不過曰京倉之積漸寒也

京師米價將騰也然不知今之所利取於放之數而不取於積之數如使不折而有萬石之積則今雖改折而其萬石猶在也此易曉也至於米價騰湧則誠有之使其不問近畿豐歉而槩定折收則患當爾臣請問下於每歲運額大約以一百萬改折爲主矣

每至漕運會議之日必須順天府尹入議開其四境豐歉之數而加斟酌焉如其收成八分以上則百萬可以全折下此遞減使其大饑則全不折仍發太倉陳米糶之而以豐歲糴補如今臨清倉粟米故事設活法而不拘定例則何米價之能騰耶臣嘗明農請言積米之弊每歲糧米在水次糧長固已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經濕而蒸矣至太倉一晒二日是水火俱備也夫米有自性薪井之水火具則熟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其性而易壞且多而相壓蒸熱之後不出二年外爲米而內成粉甚者成灰而不可用封倉廩而署其外曰內幾萬石也似爲有備而豈知其不堪也哉軍士千人而散一廩則五百人當受其病京軍拱衛資勞亦豈可還與一石之數而不慮其可食否也今歲漂流正以額派全運船少米多以致虧折利害相伏

又安知夫求全者乃適所以自寡耶臣近見巡倉御史唐鍊條奏內云進倉皆水濕積久自浥爛各軍往往開出即行轉易多者易銀四五錢少者三錢至於盤厥之米尤不堪用豈霑實惠本官方當在巡故能的言之本官忠誠體

國故肯直言之古所謂國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者亦非專指米而言也此非臣之臆說也唐陸贄奏記德宗曰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貨泉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有米二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蠹增甚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河陰太原等處俱准此例所停運米於江淮州縣出糴節級所減運脚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

貫唐在贄時盡失河北計其轉運不及我朝四分之一尚能規畫如此贄之忠賢豈容失計而貞元之間賴此以濟臣所謂足國大計非敢謬語也如戶部以職司

國計深爲慮者臣請又有以籌之今監生納銀原曰納粟調富民粟實沿邊此漢法也而今乃令納銀則背名實矣每生一名以一兩一石計之得三百五十石恰當南運一船之數北納一監南減一船納一監彼蓋有力者也而殊不爲難減一船當凋耗之時而其省無筭

國家旣開此例則太倉之前必有屯米以市者而亦豈爲厲監生哉以此例之納官及加納者歲收必多則每歲太倉之積有所取足而一百萬石可以安心改折矣取此代彼臣所謂操其權而取其贏者此亦一事也漕船耗散運士凋殘及今計不出此則有弊弊相承年年相襲即使月去一漕

臣終無救於

國儲減乏而臣且不知其所終矣瑣聒

天嚴計在孔亟伏乞

陛下恕其萬死而聽焉臣誠不勝懇乞戰慄之至

換置文武職官以裨漕運疏

題爲換置文武職官以裨漕運事臣聞煩劇

不能獨運則必有分理之司職守不容相

干則必有專理之責臣所總督漕運至爲

煩瑣平時料理尚可支度至於糧船到淮

百務紛薄理刑主事雖可暫委也而終非

錢糧之司各道兵備駐劄有方也而難湊

分攝之事至於臣之衙門體勢稍遠不能

親察則容有以未到作已到以無米作有

米諸弊蝟興自難勾較而運事始壞矣况

今海運將發事屬創始轉行經理尤須得

人臣乞

陛下軫念漕事至難至重

特勅該部添設叅政一員山東帶銜淮安駐劄

於到任文憑坐註專管漕務以免各衙門

叅謁及別項巡歷

欽給

勅印使其到任行事且廬鳳淮陽肆府起存錢

糧不下蘇松近見邸報該御史吳從憲奏

准於江南已設有督糧叅政揆之事體委實相

同及查得山東布政司叅政潘允端素抱

才識勇於任事試行海運原其經手乞卽

將本官改駐淮安庶不誤明年運事臣得

一官以分理則煩瑣必察而計料可周添

官以錢糧而專理則職業有恒而推避無

計其於漕務誠可望有濟矣再照漕運原

設總兵巡撫已足而又有叅將者以叅將

官稍次可周行督償也然近日催償之法

已密而本官止是春初出駐瓜儀今運官

之統攝已多正苦叅謁羈繫運軍之查轄

亦衆弊端尤難盡言此古人所謂牧羊者

患人盜劫也而立之監監立而羊益瘠矣
且今如蒙

俞允添設藩叅之臣則是官爲冗似可比照兩
廣事例

特從裁革乞

勅該部再加酌議施行其春初海汛自應臣親
於正月間出駐揚州料理海防軍務兼催
瓜儀之運俟有次第二月中還淮安以待
船齊而總兵乃出駐邳徐以北地方未爲

定規照應兩全自無廢事文武換置之間
於政體人情俱爲全利臣誠不勝祈懇仰
望之至

預防黃河遷徙疏

題爲預防黃河遷徙以保護

陵寢事據徐州兵備副使馮敏功會同潁州兵
備僉事陸府河南帶管河副使嚴大紀睢
陳兵備僉事吉大同揭呈先奉臣憲牌前
事遵依查得雋嶺鳳泗原通黃河故道有

二一原自河南滎澤縣孫家渡由中牟縣
北清河口會貫魯河經本縣逾朱仙鎮通
許尉氏陳潁各州縣至壽州達于淮此乃
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東北趨運河衝張
秋而刑部尚書白昂所開者今已淤塞隄
圍數層一原自河南蘭陽縣趙皮寨由野
雞岡過河亳州至懷遠縣荆山口入淮後
因達經

陵寢慮有他虞嘉靖十九年該兵部侍郎王

等塞野雞岡開李八老集河由歸德宿州
虹縣睢寧出宿遷縣小河口入運河不久
亦淤以上二口近日未有開決若果孫家
渡河決由朱仙鎮南下勢卽於壽州入淮
而鳳泗

陵寢委屬可憂欽與宿州符離集相離甚遠水
源不通今奉本院牌勘水決符離集乃宿
遷之小河口矣若仍從渦河入荆山則鳳
泗皆其下流尤爲可慮也及查孫家渡趙

皮寨二口照常完固欲爲預防保護

陵寢之計築隄實爲上策今趙皮寨以上至孫家渡一帶俱已築有縷水長隄中止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一段無隄其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至茶城並無隄防委應增築復查符離集之水西北通蕭縣永堾湖東北通徐州桃山迤東蘇家湖下通靈璧縣地名孟山睢寧縣地名高作社以至小河口每歲夏秋連雨積水相通民間小船從此往來如隆慶五年邳州閭家等口及徐州雙溝黃鍾集被黃水衝決由蘇家湖溢出經符離集入靈璧境沿孟山高作社通小河口自靈璧距泗州

祖陵止隔虹縣地方若使水趨虹縣誠亦可慮今徐邳地方已築新隄似可無患所患特河南趙皮寨以下無隄地方耳合無題請將河南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又自

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茶城一帶築隄捍禦庶保無虞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案照先該臣到任之後親詣泗州鳳陽恭謁

陵寢沿行看得鳳泗一帶西北接河南歸德虞城等處地方當黃河下流之衝邇來水決小河口出符離集經靈璧縣其勢日益西侵逼近

陵寢殊爲可憂已經備行徐州潁州睢陳河南管河各道約會速自黃河南岸沿行直至鳳泗下流止將濱淮一帶地方務要尋源求委逐一親行踏勘要見某處爲受害要衝應該築隄以捍其患某處爲分水汊口應該別導以挽其流某處有隄單薄仍要加高某處無水相侵不必防決某處工小可以有司徑處某處工大必須動用官錢一一勘議停當通詳合于衙門會議題請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王議得無事而先言之似爲過計有事而後言之則爲失時臣境內地方鳳陽泗州

陵寢在焉其西北接河南儀封考城虞城碭山一帶地方自

祖宗二百年來

天佑

聖朝百神拱護固無他患但臣查得黃河決徙不常自弘治二年決於張秋奪汶水入海

猶爲向北乃今漸徙而南詢之士人皆云自張秋加功而後官司皆培增北隄而南岸浸薄去年河水泛溢一夕而高數尺猶幸不於蕭碭之間而在徐邳之下是以雖出支流入小河口經靈壁而勢稍近東故於鳳泗尚爲無患但臣觀

天道則連歲之水患異常人事則北岸之工程常密然不知河水高則溢出之地難以定擬鳳泗下則受水之地其防甚多萬一有

如去年仍然泛溢而使偶然適當封考虞城蕭碭之間正出鳳泗之背則彼時雖有神禹無以措手而仰厯

聖明之念乃大矣故寧使臣言爲過計而不敢罪取後時伏乞

陛下采臣愚見

勅下該部速行河道都御史轉行各河道兵備等官乘今無水之時凡係

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各官務要惕心勤慮逐一親加踏勘但於單薄之處不惜大費題請增加防捍務使無虞庶有以保護陵寢上慰

聖懷而臣等待罪地方亦少逭於罪矣

乞設官捕盜以安重地疏

題爲懇乞設官捕盜以安重地事據潁州兵備僉事隨府呈稱潁亳二州接連鳳泗因與山東河南湖廣鄰境軍民雜處水旱頻仍每遇冬春大夥嘯聚肆行劫掠道路爲

梗近該本道議於亳州白龍王廟潁州方家集各設官衙請分兩州佐貳官二員常川駐劄專管捕盜地方稍寧但思設官分職各有本等職掌責以捕盜勢難相兼又且易得推避或更有別委不無誤事前議分委官員實爲目前之計似非久遠之圖查得潁亳二州俱係鳳陽府屬但亳州鄰近歸德府地方况

中都乃

祖宗根本之地

陵寢在焉干係重大伏乞題

請於鳳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在於潁州地名方家集歸德府添設通判一員在於亳州地名白龍王廟各駐劄專管捕盜各官俸糧祇候等項就在二府派徵其歸德府通判仍聽兩省節制等因具呈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議照弭盜以安民則必藉專責之官用官以守險則

不可計添設之費臣所撫屬潁亳二州爲中都門戶而方家集白龍王廟二處尤潁亳要區地當四省之交則拘攝易於移藏居遠邑治之城則聲教難於變化是以大盜根連惟二州爲甚而窩藏窟穴惟二處爲多自非設官專督控制終當患被四省所據該道乞要添設府佐官二員分駐二處委於弭盜安民大有關係伏望

皇上軫念鳳陽重地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准於鳳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在於潁州方家集歸德府添設通判一員在於亳州白龍王廟各駐劄文憑定註專管捕盜各衙門不得別行委用各官俸糧祇候等項俱於二府派徵支給仍行潁亳二州量爲措料建廨以便聽政其歸德府通判雖係河南轄屬仍專聽臣等督責捕盜悉遵近例不得遠事參謁迎送庶官有專責而地方盜賊自息矣

遵例查復有司官員俸級疏

題爲遵例查參遲糧有司官員以肅漕政事
據海防兵備副使陳耀文呈據揚州府呈
稱興化縣知縣李戴管徵隆慶參年應運
隆慶貳年分本色改兌漕糧貳萬陸千陸
百貳拾叁石捌斗叁合柒勺伍抄壹撮先
已徵完止因鎮海衛百戶范世爵軍船到
遲以致交兌違限隆慶肆年應運隆慶三
年分漕糧因災改折銀一萬九千七百二
十五兩五錢五分二釐俱已徵完解納訖
又據徐州兵備副使馮敏功呈據淮安府
呈稱山陽縣知縣高時自隆慶二年拾月
初十日到任接管徵糧隆慶三年應運隆
慶二年分兌運改兌本色漕糧壹萬叁千
柒百石折色銀肆百捌拾兩隆慶四年應
運隆慶三年分兌運改免漕糧災准折銀
壹萬陸百叁拾兩節因地方災極貧疲徵
兌過期後俱陸續完兌起解訖及查隆慶

參年分夏稅秋糧絲絹顏料蠟茶鹽鈔馬
草共銀叁萬柒千叁拾叁兩柒錢柒分叁
釐貳毫壹絲捌忽已完解銀貳萬玖千柒
百肆拾壹兩柒錢貳分捌釐貳毫壹絲捌
忽未完銀柒千貳百玖拾貳兩肆分伍釐
通融計筭已完捌分之數宿遷縣知縣宋
伯華任內經管隆慶參年分漕糧改折銀
玖百柒拾兩先因災傷重大催徵過期後
已陸續徵完起解訖及查該年夏稅秋糧
芽茶顏料馬草等銀壹萬捌百玖拾玖兩
壹錢壹分陸釐壹絲叁忽壹微貳纖已完
銀捌千貳百柒拾捌兩陸錢壹分貳釐伍
毫陸絲末完銀貳千陸百貳拾兩伍錢叁
釐肆毫伍絲叁忽壹微貳纖通融計筭銀
兩已完捌分之數徐州申稱蕭縣知縣尹
梓經管隆慶參年分應運本色兌改漕糧
貳千玖百捌拾貳石委因地方災傷徵兌
違限又改兌災准改撥臨清倉支運糧叁

百肆拾陸石該徵腳價銀伍拾壹兩玖錢
先已徵完給發運官領用訖隆慶四年分
應運兌改漕糧災准折銀貳千貳百肆兩
捌錢俱已徵完解納訖各稱案查先奉總
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趙都御史劄付
准戶部咨該本院題參興化縣知縣李戴
山陽縣知縣高時蕭縣知縣尹梓隆慶三
年應運隆慶二年分漕糧俱在五月內完
兌於例有違該本部覆奉

欽依各降俸一級俱令戴罪徵糧若能依期完
兌不誤新運查明奏復原俸等因又奉總
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陳都御史劄付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據來

朝正佐首領官員各呈繳隆慶元年起至三
年止各該解京解邊錢糧文冊到部查議
未完伍分以上者通行住俸待完至捌分
以上方許開俸題奉

欽依咨開宿遷縣知縣宋伯華山陽縣知縣高

時俱未完伍分以上住俸督催等因又奉
本院劄付准戶部咨該監兌戶部主事梁
策題參知縣李戴高時宋伯華折色糧銀
遲誤轉行巡按御史行提分別問擬續蒙
巡按衙門備行住俸又奉本院劄付准戶
部咨該吏部題酌議欠糧官員內開十分
凋敝地方查出另處不妨稍加寬假定與
限期令其存恤窮困招集流亡開墾荒田
待民稍蘇徐行徵補等因備奉節經通行

欽遵外今查知縣李戴高時尹梓俱因隆
慶三年漕糧交兌違限降俸一級隆慶四
年本折俱已完解無誤况部議戴罪徵糧
不誤新運許令奏復正與原議相合及查
高時又與知縣宋伯華亦因各項錢糧未
完伍分以上住俸督催總計各官任內徵
兌漕糧并各項錢糧俱已完過捌分之上
所據各官降俸住俸似應准復原職開支
等因到臣據此接管卷查先准戶部咨前

事該原任漕運都御史趙 題叅興化

縣知縣李戴山陽縣知縣高時蕭縣知縣
尹梓隆慶叁年分應運漕糧伍月內完兌
議例有違該本部覆議各降俸一級俱令
戴罪徵糧若能不誤新運許令查明奏復
原俸等因又准本部咨爲申舊例嚴責成
以足

國儲事該本部題議隆慶元年起至隆慶三
年止各項解京解造錢糧未完五分以上
通行住俸待完至八分以上方許開俸內
宿遷縣知縣宋伯華山陽縣知縣高時俱
未完五分以上住俸督催等因又准本部
咨爲僨運糧儲事該監兌主事梁策題該
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知縣等官
張柵等查照原叅情罪行提分別問擬又
准本部咨爲議處欠糧欠穀官員以圖實
效事該吏部議題該本部覆議合行各處

撫按等官將極累地方從公查出造冊二
本一送吏部一送本部所有應徵錢糧不
必責以前例約計可完分數造入冊內寬
以年限任其優恤招徠以俟後效不妨陞
擢等因節經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已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
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 議
照錢糧責成有司誠足

國之至計周殘亟宜存恤亦地方之急圖江
北興化山陽蕭宿四處俱係凋敝之邑加
以頻年迭遭大水災極民流歲額稅糧完
每愆期是以俱因起運漕糧及解京錢糧
徵兌違限不及分數先後將知縣李戴高
時尹梓宋伯華各叅降俸住俸誠警策庶
官之大法也今各官自懲創之後悉心改
圖臣自到任以來察其東移西補苦心於
撫字催科之間措手艱難積思勞瘁今果
能報完過八分之上各與原議開支前例

相合且如李戴之自立不阿吐茹無涉高
時之視民如子士庶歸心宋伯華之政事
精明衝疲有賴尹梓之朴實無華與民相
安即使以地方而誤徵兌猶當以政體而
加矜原況今經各道府查議完數明白所
據各官降俸住俸似應准復職開支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於例無礙合無將知
縣李戴高時尹梓原降俸級准復與宋伯
華原住俸糧俱准開支則責成之法既嚴
於前而存恤之政亦不廢於後矣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奏疏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題爲河變迭出漕運日艱懇乞

聖明議復

祖宗成法廣餉道以備不虞以紓肝憂事據管

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徐州兵備副使馮

敏功海防兵備副使陳耀文會呈奉臣劄

付前事督同淮安揚州二府知府陳文燭

徐尚查得遞洋總先年原領南直隸淮大

等六衛北直隸德州等九衛官軍俱兌運

山東河南糧米叁拾萬石內陸萬石於天

津倉貳拾肆萬石於薊州倉各上納其船

雖稱遞洋止涉海叁拾餘里卽抵薊倉程

途不遠今議海運以南糧自淮安出海達

天津計程參千餘里非曩昔遮洋之
比止宜特設海運壹總至於糧米非就近
撥派則起運不便船隻拆海遠涉利在乘
風非堅整巨艦不可以赴洪濤非高大蓬
桅不能以任風力而駕船之人非沿海衛
所習見海波者不能駕使所據應運漕糧
合無將附近淮安揚州二府共該糧貳拾
萬壹千壹百伍拾石每年盡數坐派以正
耗陸百石零用船壹隻共船肆百貳拾陸
隻外裝把總運官船拾隻細估合用打造
木植等項工料每隻計該銀叁百柒兩零
及查原屬遮洋總下淮大等陸衛官軍爲
數原少又有事故缺補不足領運應將額
兌淮揚二府糧米江北揚州總下通州鹽
城二所浙東總下寧波台州温州三衛浙
西總下紹興衛下江總下太倉鎮海二衛
各濱海地方官軍撥湊定擬仍照遮洋舊
規每船用軍拾貳名然各軍固是生長海

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
經涉止令各衛所每船派撥旗軍玖名仍
將原船餘下軍人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
解每年於淮安山東地方顧水手壹千叁
百捌名每船分配叁名攔頭執舵以足拾
貳名之額其海運把總細訪江北衛所竝
無堪充官員似應就於原委試運山東各
衛所官員內推舉庶委用得人等因到臣
據此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該戶科都給
事中宋良佐題稱乞將遮洋議復以圖海
運仍要廣集衆思裁定歸一之說該本部
覆議遮洋一總議章未久所當亟爲查復
兼宜訪求海運故道以備緩急近據天津
管倉員外郎胡杲揭報山東撫按差委靈
山等衛指揮王惟精等伍員各駕海鵬船
壹隻每隻裝米肆百石水手捌名工價壹
百兩自淮安開船沿海灣泊計肆拾日至
天津告驗交卸回還等因觀此則淮安海

道似有可通但未經有山東撫按具題凡所經由道路及防護官軍必須查勘停妥又遮洋一總其名雖存然先時止渡天津海口不過捌玖拾里自嘉靖年間又於內開壹小河以抵薊鎮今欲壹旦涉海運餉須另造船隻榜駕水手併坐派某處漕糧通應漕司拘集各總悉心計議具題前來方可通行會議恭候

命下一面備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先將遮洋

奏請

一總照舊議復原額其海運船隻水手及坐派糧米等項作速計料又海道係山東地方一面移文彼處撫按細加查勘經由道路果否通行防護事宜有無素備速行議處明悉具

奏以憑會議

上請

宸斷等因又准本部咨為勘報海道事該山東

巡撫都御史梁 巡按御史張士佩各

題稱勘試海道先差指揮王惟精等運米貳千石自淮安入海至天津交卸後差鎮撫宋應期等運小麥壹千貳百石自膠州入海至天津上納中間程途不遠運行便利乞要循行傍海濱道以備海運該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漕運總兵都御史即將近便地方漕糧量撥拾貳萬石以上作速運赴淮安如各處赴瓜儀兌運事體驢揚乾潔務在肆

奏請

月以前赴東南風柔始便利涉工部即動支節慎庫銀壹萬伍千兩差官解送漕司轉委各兵備等官分投雇覓堪用堅固海船裝載前項漕糧其多寡悉照山東貳次委官運過則例不得過多以致遇風難于轉舵此書冊所載海人喫緊之語登面選委督運把總及千百戶等官管轄旗軍兼同慣熟水手駕運其雇覓水手銀兩暫于淮揚商稅內動支壹萬伍千兩如商稅銀

兩不勾前數即將淮揚等府所貯撫按賊
罰湊補後不爲例其領運把總指揮等官
若壹年無欠者漕司卽從優賞獎貳年
無欠者仍聽特薦破格超陞各項差撥防
範事宜開載未盡者俱聽漕司與山東撫
按等官臨時悉心計處可徑行者徑自舉
行應奏

聞者具奏

定奪等因節經題奉

欽此

卷五

六

欽依備咨准此又准山東巡撫都御史梁 咨
稱查自淮安起至天津止共計叁千叁百
餘里內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或
礁石或淺灘應該迴避去處俱設立標記
及精選慣熟水手肆百名分發糧船指引
海道分委官員海防等項事宜開款咨行
前來該臣一面酌量派撥近便地方隆慶
陸年應運漕糧淮安鳳陽貳府每府叁萬
石揚州府陸萬石共壹拾貳萬石霍寨海

欽此

卷五

七

六

船選委指揮千百戶等官管轄旗軍兼同
慣熟水手由海運納俱已齊集候夏初遣
行及一面督行各運糧把總赴淮計議緣
各官交糧回遲恐致誤事隨行管理漕務
叅政及徐海貳兵備道公同淮揚貳府掌
印官逐一悉心酌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
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保
定侯梁 巡按直隸鹽察御史張 議照
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脈血脈通則
人身康漕運通則
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我
朝河運幾百陸拾年法度脩明通行無壅夫
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以黃
河泛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
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
職長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列欲復遼洋
甞總以通海運計遼洋止是壹程稍掠海
面本非放洋遠涉然揆本官之意不過欲

聚已散之船復建壹總以行海道爲

國家備長遠不窮之法爾查得遮洋總原糧

叁拾萬石至嘉靖肆拾伍年因給事中胡

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

既經宋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

政

國計大有裨益且經各道府會議會同相應

通行擬議開立條款通請

聖裁且發

聖裁且發

帑在募今歲既已試行則派糧造舟明歲自

當定運河海並輸

國計更裕自此

聖明足食之慮稍可少紓矣夫自平江伯開濬

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講已久其後科道

之條陳鄉會之策試名臣之著書欲舉行

者不一而足然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

山東嘗條斯議而適巡撫都御史梁 經

濟抱才忠誠體

國毅然以米試行底績無壅事獲

上聞恭遇

陛下聖明英斷輔臣恢張

廟謨遂出

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今四方始知海道之

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初見之時則羣情未

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

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

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

雲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

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

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

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

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

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

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

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

日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

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卽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杌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據岷涼而左通狹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

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

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壹河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壹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夷陋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

以爲河亦閒有不如海者入關則兩舟難竝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壹舟壞則連觸數拾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壹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散也若我

朝太平重熙累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

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叁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貳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閩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

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焉防中堂有客而肴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

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革統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拾萬使黃河無梗或欲卽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足儲蓄誠於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復憚惜更費以失久遠之利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緣係河變迭出漕運日艱懇乞

聖明議復

祖宗成法廣餉道以備不虞以紓肝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題請

旨

計開

一定運米查得隆慶陸年分奉例量撥

海運漕糧壹拾貳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壹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糧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揚州貳府歲運兌改正糧貳拾萬壹千壹百伍拾石爲額盡派海運以復遼洋壹總之數除隆慶癸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貳拾貳萬陸千伍百捌拾石柒斗陸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捌年以後俱行淮揚貳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終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并募攔頭舵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州府屬儀真通泰如臯海門泰興江都茱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貳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邵隴宿沐鹽城寶應玖州縣糧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轄

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管糧官押同糧里就以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終旬齊到前定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軍無糧事例叅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聽臨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湊足前數以爲定額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底爲便益伏乞

聖裁

一議船料照得每年定派海運漕糧貳拾萬壹千壹百伍拾石以正耗陸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造裝把總運官共船十隻通共船四百三拾六隻臣先行道府各官拘

集匠作及有海船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柒兩零臣恐多開隨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玖拾兩適臣移駐揚州催備糧運彼時親率漕務參政潘允端海防副使陳耀文及知府等官徐尚等諸船驗看咸謂板植堅厚釘輪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政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為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為改造之限乃得適中臣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江衛河二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即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

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貳百隻專委督糧道叅議劉翹督理其餘貳百叁拾陸隻在於集木儀真地方設廠專委海防道副使陳耀文督理各該催工官員聽貳道自行選委務如前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貳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真稍賤每隻量減銀肆拾兩實該銀貳百伍拾兩共銀伍萬兩儀真造者每隻仍給銀貳百玖拾兩共銀陸萬捌千肆百肆拾兩貳項共銀壹拾壹萬捌千肆百肆拾兩臣查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貳百石是海船壹隻抵河船壹隻半共抵河船陸百伍拾肆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造補即以各船料價打造游船計等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叁百玖拾隻每隻料銀壹百壹拾肆兩伍

錢柒分零共銀肆萬肆千陸百捌拾貳兩叁錢浙江廠造者該扣壹百伍拾隻每隻料銀玖拾貳兩共銀壹萬叁千捌百兩下江廠造者該扣壹百壹拾肆隻每隻料銀玖拾叁兩壹錢貳分肆釐共銀壹萬陸百壹拾陸兩貳錢以上通共該銀陸萬玖千玖拾捌兩伍錢俱應於清江抽分并浙江布政司及蘇州府歲額軍民料價解

奏案

奏案

奏案

用但船未及號料價無徵先儘臣前題漕庫收貯河工贓罰等銀借足叁萬兩及借動清江廠寄庫抽分年例正造大料銀叁萬玖千玖拾捌兩伍錢湊用備行浙江等司府各候前船及號改造之期扣解料價補還尚有不足銀肆萬玖千叁百肆拾壹兩伍錢臣又查今歲浙江改折糧壹拾貳萬陸千石該扣減存軍行糧月糧抵

料賞鈔共銀壹萬陸千貳百肆拾柒兩捌錢捌分湖廣改折糧壹拾萬陸千壹百叁拾貳石陸斗伍升該扣本省減存軍月糧抵料銀叁千陸百兩并前折內該扣應給各衛旗軍行糧銀伍千壹百捌拾肆兩共銀捌千柒百捌拾肆兩又河南布政司未解班匠銀陸千陸百玖拾玖兩零俱係正額造船之數均應催解此外仍少銀

奏案

奏案

奏案

壹萬柒千陸百壹拾兩陸錢貳分別無區處必須暫為借用方克完造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准將廬鳳巡按御史例解贓罰銀陸千伍百兩兩淮巡鹽御史贓罰銀玖千兩并臣巡撫例解贓罰銀壹千兩及借備賑府州縣贓罰銀壹百壹拾兩陸錢貳分湊足料價待候漕運積有減存等銀補還起解仍乞轉行湖廣浙江河南各巡撫都御史

嚴督布政司掌印官勒限查將前項行糧等銀刻期徵完湖廣銀兩就彼收貯聽臣找解湊造海船貳百隻浙江河南貳省俱各解淮發造緣此銀皆係扣定必用之數壹面先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借解以濟造船壹面徑追前銀補還原項其湖廣分造船隻完日并辦桅蓬什物責差原造官員督撥附近衛所戒存運軍揮駕仍

造冊

奏繳稽考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拾壹萬之上但海船所用之料卽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壹萬柒千餘兩贓罰

聖裁

耳然臣又計之河船清江廠拾年壹造浙江下江貳廠伍年壹造而今海船則拾伍年壹造是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卽今加費壹萬柒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貳萬壹千餘兩

國家開壹百陸拾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也伏乞

一議官軍照得海運糧船肆百叁拾陸隻合坐派衛分定撥旗軍領駕查得原有遼洋總下淮大等陸衛及通州鹽城貳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温州直隸太倉鎮海陸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摘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叁拾隻大河衛伍拾隻高郵衛叁拾隻揚州衛伍拾貳隻長淮衛叁拾隻泗州衛叁拾隻鹽城所壹拾捌隻通州所貳拾隻寧波衛叁

拾隻台州衛貳拾隻温州衛貳拾隻
紹興衛叁拾隻大倉衛叁拾捌隻鎮
海衛叁拾捌隻俱倣照遞洋舊規每
船用軍拾貳名然猶恐各軍雖是生
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壹帶
原非素所經涉况駕使海船惟攔頭
壹人執舵貳人最爲要緊又必須久
慣行海者方能不悞合無止令各衛
所每船撥軍玖名就將每船餘下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三

人叁名應支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
解每歲漕司於淮上及海州等處顧
水手捌百柒拾貳名山東顧島人肆
百叁拾陸名分配每船貳人執舵壹
人攔頭便於趨避以取足拾貳名之
數待後各軍習熟海道漸次減顧仍
將原軍撥補及照臣於今歲募船叁
百隻已分爲陸小總以平定寧靜安
全爲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攝以

行今旣實運自應照遞洋事體設把
總壹員以便統束請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山東原運

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鎮撫魯礦百戶
孟得賢等伍員內推壹員量陞都指
揮體統准充海運把總仍鑄給關防
壹顆以便行事其領幫官俱委山東
原運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糧
起運中或有缺聽臣於屬下沿海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三

所選補以上把總運官待有成效俱
照戶部原題事理陞擢各該衛所止
委指揮千百戶押軍至淮交割免其
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內有
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糧
添湊自行雇募熟識海道的實之人
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惟求海運
得人各押軍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
行之旣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貳

月盡開兌參月半開洋肆月盡到天
津玖月半可以完歸悉如洪武貳拾
柒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
照造船必有桅蓬什物在河船原係
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爲全
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臣查前項
海船肆百叁拾陸隻算抵河船陸百
伍拾肆隻共計額軍柒千叁百伍拾
陸名內除撥出海運伍千貳百叁拾

海船陸百

陸百叁拾

陸百叁拾

貳名分派每船拾貳名駕運外尚有
餘下軍人貳千壹百貳拾肆名內淮
安高郵長淮泗州肆衛各壹百捌拾
名大河衛叁百名揚州衛叁百壹拾
貳名通州所陸拾名鹽城所伍拾肆
名俱每名月糧銀貳兩捌錢捌分行
糧銀壹兩壹錢貳分寧波紹興貳衛
各壹百叁拾伍名台州温州貳衛各
玖拾名太倉鎮海貳衛各壹百壹拾

四名俱每名月糧銀四兩八錢行糧
銀一兩五錢通共該銀壹萬伍拾伍
兩肆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充前費合
無轉行浙江應天巡撫都御史督責
各衛所掌印官預期造冊送赴有司
關領差官解淮聽給各船置辦桅蓬
什物應用如或不敷臨時再行酌處
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
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
驗工糧卽以前扣糧銀似爲足用若
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
得別項支銷伏乞

聖裁

一議防範查得海運既通米船來往商
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
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
彼處原有額設備倭官軍五百餘名
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

聽本官調度操守并巡南各沿海地方臣於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已經臣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用軍器漕司仍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十斤手銃四把弓二

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途至於天津迤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糶剝船催償回空俱係櫛比牙火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統容臣備咨行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可徑行者徑自施行應奏

請者徑自奏

請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伏乞

聖裁

一議起剝查得海運糧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水偶淺澁已經移文戶部酌定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土貳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脚銀貳兩玖錢就於本幫輕濟銀兩動用乞

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為始每年凡過海運糧米船

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具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糧米前赴石土貳壩交卸轉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糧輕濟銀兩聽臣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糧應用者交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伏乞

聖裁

一議回貨查得海運旗軍舵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裏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津拾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已卸糧回南似無妨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每船許帶貨物捌拾擔聽便貿易回准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

奏

奏

奏

奏

照票壹張免其納稅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并違禁硝磺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伏乞

聖裁

一崇祀典照得海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爾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火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况是類

是禡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眾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臣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雞繫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壹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行臣每年令山陽縣於里甲定編經費銀叁兩買辦豬羊祭品每歲開船漕司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

奏

奏

奏

奏

均徭內編僉門子壹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伏乞

聖裁

恭報海運糧船啓行疏

題為恭報海運糧船啓行事案照先准戶部咨為勘報海道事節該本部題移咨漕運總兵部御史即將近便地方漕糧量撥拾貳萬石以上作速運赴淮安務在肆月以前趕東南風柔始便利涉工部即動支節

慎庫銀壹萬伍千兩淮揚商稅銀壹萬伍千兩俱差官解送漕司崔覓堪用堅固海船裝載前項漕糧仍選委督運把總及千百戶等官管轄旗軍兼同慣熟水手駕運赴倉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該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保定侯梁 遵奉

明旨壹面將前漕糧拾貳萬石坐派近便淮安府叁萬石鳳陽府叁萬石揚州府陸萬石

奏奉 奉 奉

奉

運赴淮安常盈倉收貯聽兌壹面將工部原發銀并淮揚貳府商稅等銀分發蘇松兵備副使蔡國熙海防兵備副使陳耀文及淮揚貳府掌印官崔募堅固海船叁百餘隻加修完備壹面調取山東原委試運各官率領慣熟海道水手島人叁百名及各衛所旗軍與原船舵工水手俱齊集淮上臣於閏貳月貳拾捌日將正糧拾貳萬石行委管常盈倉戶部員外郎吳應台會

同叅政潘允端監督有司官里與運官交兌完足將各船分爲陸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爲號每號管運正糧貳萬石分定衛所鎮撫千百戶魯曠汪士弘莊重韓禮楊萬春孟得賢等統領於叁月拾捌日自淮安發遣相尾開行由海赴納復委山東撫按原送青州府通判江化鯁沿海押尾催行直至天津交割事本創始區畫頗煩繩約規模粗稱完備觀人心之奮整應萬全

奏奉 奉 奉

奉

之可期內除耗米輕齎腳價等項俱仍由河路解運外緣係恭報海運糧船啓行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乞銓定造船廠官以裨漕政疏
題爲懇乞

聖明銓定造船廠官以裨漕政事該臣會同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 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保

定侯梁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

議得漕運莫重於造船而造船莫先於集木淮漕造船有廠市木有商而各官總焉制至備也邇年以來事久法易貳弊相因交侵互蠹於是船制簡陋朽泐不堪莫能任載至有如往歲漂流而其弊不可勝言矣該廠原設工部主事提督分委指揮千百戶等官承造然皆以巨姦巧識盤據其中卒難稽考故以歲造而言有該造船隻已送在廠而廠官侵領大料假以無底不造者有運官受賄該造不行送廠者有廠官將各底板借造剝船以致旗軍藉口不造者有見該改造而廠官得財擅給補造者有旗軍已陪底船銀兩或廠官或衛官侵欺不造者有拆板在廠官旗私相借造及至本船輪號而反無底者有壹船領駕未及壹試年旗軍輒稱損壞希圖減存者有船本該造廠官故意壓致拾年不造者

有底船在衛軍失看守以致遇水漂沒者有已扣支月糧陪還底船而旗軍收匿花費者有盜賣船板延捱不追及追而衛所侵用者以料價而言有因軍衛不徵有司不給者有已徵已給而掌印收料官通同侵費者有坐派州縣守支已出收匿營運者有廠官已領欺隱不還官庫者臣自受任以來稍加查理則各項料銀廠官之侵匿與各衛所之拖欠至拾貳萬兩有零弊之叢雜莫此為甚原其始也委廠官則出於營求比其久也分造報則難於稽察甲已去而乙承其後彼此相隱莫可究詰而提調主事與漕臣皆更代不常又何以深明其弊而究極之哉至於每歲市木責於商人始者報名在官給批赴湖廣市而東也經過南京則已擇其佳者為黃馬船料更下瓜儀則又市其佳者於民間造作而其中空不堪者始萃於清江估而勒減其

價則商人以爲怨縱而收用其朽則厥官以爲詞然其期逼事急又不容不收於是以不堪之木成粗具之舟責以抗載重糧支度風濤胡可得哉臣故曰貳弊相因交侵互蠹者此也臣先爲續查漕運失事拾分重大再參當事臣工乞賜處治併經理善後事宜以仰裨

國計事已經具

題自後凡造船必備將原管官匠刻名船尾

欽定四庫全書

書

分數認真故今歲造船頗異曩日然弊源不更故穴難塞獲其稍利而未除其本害則猶非萬全之慮也臣乞

陛下俯念漕計惟船爲至重見任主事張瀾滿考以後凡委差主事不必註選聽工部照杭荆抽分事例於各司擇有才望練達者然後題差受任參年而更若有陞遷事故必須候代其原委指揮千百戶悉行革去勅下吏部選定經歷或縣丞肆員俱於淮安府

衛及山陽等縣帶衛分定衛分專管造船各官亦以參年爲滿將至貳年半以上具呈總漕衙門預咨吏部銓補其原任者提調主事悉查本官任內所造船數及大小料銀明白無過有功備呈漕臣分別註考給咨起送赴部改選其開係有功者優加陞擢間有成造不堅支銷不明者容漕臣徑自羈留問究各官薪俸於漕運庫贖罰內支給跟隨人役於有船各衛坐撥軍餘應用俱不必科派有司各官文憑註定帶街造船不屬各衙門考轄

欽定四庫全書

書

憲綱及考察冊內不必登造每歲買木估用價銀若干漕運衙門差賢能府佐查員解銀赴湖廣布政司交收資成糧儲道親行照數平價估買仍復差府佐官編成大牌鐵繩封鎖上懸旗幟明書漕運官木越行開津不許報稅押解到淮之日驗原封鎖不動分散各官照領搭配成造提調主事督

催稽察如原銀有餘徑留湖廣布政司庫以待下年添買不足則本省徑自那借移文淮庫解還本多有餘於下年買數扣減務在官商兩便木植堅好如有不堪貴在該道其臣原查出銀兩行理刑主事查問係侵欺者如律問追係拖欠者咨行各巡撫衙門催解以後有料各省糧儲或兵備道陞遷之日須將本省所轄各衛分應解料銀完欠數目造冊送漕司查明完玖分

奏報漕船盡數過淮疏

題為恭報漕船盡數過淮以紓

應事節據江北等總運糧把總將喬等各呈

報總屬衛所兌完糧船陸續催償過淮緣由到臣據此案照隆慶陸年分應運漕糧已經會派浙江等伍布政司并應天直隸蘇松等拾伍府州各依期徵收及行浙東等拾貳把總官分派各衛所運官督率軍船前赴各該水次領兌償運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保定侯梁 看得貯積者天下之大命而漕運者貯積之樞機頃自河變漂流以來上勤

聖心憂勞顧慮者蓋參數年于茲矣今歲漕糧除舊例及災傷准折山東河南徐州各糧

例不過淮缺船題

准暫貯淮安常盈倉并雇募民船從海起運各項外實該河運糧貳百肆拾陸萬伍千壹百玖拾陸石陸升捌合捌勺共淺船陸千柒百玖拾壹隻自本年貳月初陸日起至叁月貳拾伍日止各總運官俱陸續督押

過淮臣惟漕運自積廢以來伍月以後過
淮捌月入開拾月守凍者不啻視爲常例
臣自受

命以來不勝兢懼敢蹈往轍節該更定規條鼓
舞衆志移文各該司府掌印管糧官并督
糧兵備各道設法徵處刻期交兌并行各
把總官上緊催兌完糧船星夜兼程開
行今幸春暮過淮果盡自此乘河道之無
阻仍速行以抵京則貯積可充

奏

奏

奏

南顧無慮稍足仰紓

聖懷矣除填給幫帖行各把總官并管理漕務
右叅政潘允端沿途催償赴京及候盡入
開河之日另報外緣係恭報漕船盡數過
淮以紓

聖慮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恭報漕船悉數過洪疏

題爲恭報漕船悉數過洪以紓

聖慮事節據徐州兵備副使馮敏功呈報各總
衛所重運糧船陸續催償俱已過徐州洪
相尾入開訖緣由到臣據此案照隆慶陸
年分實該河運漕糧貳百肆拾陸萬伍千
壹百玖拾陸石陸升捌合捌勺已於叁月
貳拾伍日悉數過淮該臣壹面會本題

知壹面督行管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徐州兵
備副使馮敏功及把總蔣喬等拾員分駐
清河桃源古城宿遷直河邳州新安等處
逐程催償臣又與提督漕運總兵官保定
侯梁 先後親詣沿途督催盡於伍月
初捌日過洪入開訖焉照漕糧遲滯故每
與黃河發水相值今伍月已悉數過洪自
茲入開可以安行無慮抵京既早回南亦
速則來年新運益可預加料理矣

奏

奏

奏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奏疏

條列議單欸目末為遵守疏

題為備運糧儲事案照先准戶部咨為地方

事內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通年俱在八

月以乘赴京會議漕運事情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除欽遵外今照隆慶六年分糧

運過洪已畢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地方總兵官保定侯梁議照漕運之

有議單

典制也會議之有餘陳故事也但臣惟天下之

之司則慮之當盡其變漕運事宜節該諸

臣經畫擬議荷蒙

聖裁俞允載在議單以為明當使皆恪守不渝

寧當積至弊弛顧以法在而徒為文具行

久而習見故常今不悉理其急切之弊以

收實在之功則無以肅久渙之心而成維

新之政除其事關大體更革最重者已經

臣陸續特行題

請及事體稍輕得以自達于下者今亦不敢剽

集故事

瀆陳外所有利弊干係漕政切務皆臣親歷實

際悉心思惟數事謹用條列上座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會議題

請并臣先題數事通入議單末為遵守

國計幸甚

計開漕運應議事件

一申全單之規照得各總衛所每年應

運糧斛漕司自准部咨到日即分派

拾貳把總把總然後分派各衛各衛

然後分派各幫緣水次有難易之分

遂人心起避就之計故把總派糧與衛所則官旗先有常例之餽有司派糧與州縣則吏書先有賄賂之通所以派撥不公源頭受病一也糧數已定而官軍告支月糧掌印官不即造冊有司不即關支以致運軍藉口坐待支二也及到水次而軍衛官旗以米之粗惡不允有司糧里以軍之勒增為詞爭講牽纏持久曠日甚則聚兵相毆三也漕司設立水程本以稽考遲慢然而使之自填既可那移查比又疎所以漕規日廢人心愈頑四也軍船到運水次一切皆責各官固係正法然亦有等刁頑旗軍不聽運官約束以致坐違限期運官不敢申治其受其責縱惡長奸莫此為甚五也糧運到京起空船隻委官當押南下以圖新運今委官多從陸路偷

回而各船頑軍得以攬載延緩且前後散漫無統每至中途遺棄六也為今之計必須設法置單漕司親為派糧註限總括諸弊而悉釐之使官旗一遵繩約而運政始有善圖合無乞勅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為始以後將應運漕糧聽漕司親派及分布全單每幫各給一紙備開某衛運官幾員領船若干隻旗軍若干名運某府州縣兌改正糧若干石自派糧文到之日運官即會掌印官整點軍船造冊送赴所在有司限五日內支與月糧如或倉庫一時缺乏許將別項見銀借給以濟起程仍追原坐糧銀補還一面計算該衛去水次若干里係空船赴兌每日約行七十里路遠者再與三日守風定限某日到水次軍船一到水次每糧壹萬石限五日再二日

叅見各衙門二日較斛開兌定限某日兌完開行計算水次到淮安若干里再除風日不便及瓜儀盤壩進間量寬外係重船每日約行六十里定限某日到淮到淮之日運官將單送漕司編幫改限定立過洪到京限次候起糧完日單送巡倉御史查比限定委官管押空船於某日到淮投臣查點以防稽遲遺棄至於刁頑旗軍坐視不赴水次遺累運官違限者就於單末另立一款許運官密填姓名過淮之日聽臣從重懲治仍擇委能幹賢明推官一員往淮凡運官到日將單先投推官查算某處違限幾日某處違限幾日內扣除風水不便或上司守候或江河阻淺給有明文執照外如月糧違限則罪分坐支有司如水次無糧則罪分兌所有司其餘

違者即係各運官誤事開帖於單投臣計日責治甚者加等中間若有情重及因而失壞船糧者叅治有贓者發理刑主事究問如律若各官果能依限先到先納者聽臣分別獎賞庶法令一新人心齊肅而漕規可期振舉矣夫以一單之置臣得以自致于運官而必以仰瀆宸嚴者緣臣親當漕運即其事而精思之因其情而調停之故是單之設頗為曲盡諸弊有所更移而不敢上背於國制有所鈐束而不敢下拂於人情若使用而不廢則此後運事可整非經題准終將罷閣除臣先將單樣填送戶部戶科外如果載入議單自可永為遵行伏乞聖裁

一嚴有司之限照得全單既置則各衛所官旗之遲誤不容復蹈然必須有

司之月糧以時開支水次之漕糧預
期徵兌庶官軍輕於離家而敏於交
兌臣查議單開載有司十二月無糧
者掌印管糧官住俸半年正月終無
糧者住俸一年二月終糧不到者降
貳級臣又欽奉

勅諭節開衛所府州縣官員廉能公正者量加
獎勸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文官伍品以下
武官肆品以下徑自拏問欽此除欽遵外臣

惟法例不為不嚴

欽命不為不重今有司徵兌不得如期軍衛運
納不能速達者良由姑息久而積玩
深法紀弛而潛規廢故也臣訪有司
徵糧故弊大抵先設欺局如軍船未
到則中報糧已在倉軍船既到則水
次又復無米旋徵旋兌貳月尚多未
完自知降罰例不可免而乃輒為申
報完在正月以為避罪張本而監臨

督兌者又往往為之庇護以致有司
視降罰之例有同文具而已如今年
嘉定上海等縣可鑒也且各交兌之
時紛據告報及訪查中間有司或庸
弛愆期或好名偏護或陳兵毆打或
坐視盜折臣皆不敢以

聞者亦以事成積習其勢固未能一旦全以議
單

勅諭之法便深求而盡繩之也今運士既始食
早運之利而

朝廷亦已明知有可速之勢則凡各有司寧
容再誤相應申嚴法紀以除故弊合
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今後各司府州縣漕糧務要
依期徵收完兌軍士月糧務要如限
開支若延出限外致誤運期者各該
掌印管糧官聽臣遵照

勅諭提問應降級者照例來降應住俸者即行

住俸千礮方面官員特本參黜其各
官住俸年月俱不准實歷若遇考滿
直候補完歷俸三年申明漕司查果
別無那移月日方准起送如所司掌
印官朦朧庇護擅自起送者聽臣一
併查叅處治前有全單以稽運官則
既到水次以後日期自應分坐不容
影射有司若果糧完如期交兌早畢
者特為薦舉不次陞擢庶人心警惕
而漕糧不至誤兌矣載入議單未為
遵守伏乞

聖裁

一重旗甲之選照得有司糧既速齊管
領全在旗甲委託錢糧干係特重如
水次之交兌沿途之照管到倉之起
納俱責在一人必須殷實有力者充
當方克濟事夫何邇來有等富軍畏
懼漕運繁難營求衛所或掣改別差

或援納吏承或別籍歸宗或投托影
射躲避之奸無所不至以致在運率
多貧窘之人漕政由此而壞每年雖
委有司會選而正官又以多務不遑
未免委及佐貳各衛掌印所伍官遂
得肆為賣富差貪但以虛數交與運
官便稱了事其運糧官員中多不才
每為掌印官所制依違苟且畏縮應
承所以各旗甲無賴之徒自知無家
以挽其心故乃大肆折乾以快其欲
稍有事發若非逃亡必為刁挾縱使
盡法懲治彼亦有死而已及至查究
彼此相推莫可究詰為今之計相應
設法點選令其掌印官與運官均任利
害使有同舟共濟之義乃為補偏救
弊之圖

勅該部再加查議通行南京兵部及各該巡撫
督行司道等官轉行所屬運糧衛所

各掌印官即便會同運官將各船旗
甲逐名點選但係身家有力者照舊
存留其貧難不堪及壞事累欠者盡
行革退就於在運軍餘之內或在衛
雜差之中無拘所分選取殷實頗過
及素有能力之人頂補務要人人著
實不許仍以不堪之人搪抵選完開
造花名長單一様二紙送赴臨近府
州縣正官於各單上大書審訖無辭
肆字用有司軍衛印四顆鈐蓋掌印與
運官各收半印一紙如選旗已得其
人則運官方可收領半印啓行他日
運糧操事則罪坐運官如選旗不當
許運官當時口爭府州縣再審更定
如掌印官挾勢違承許運官到於水
次指買某人不當某人買閑參呈漕
司將文案候不遲施行如他日運中
誤事適係運官所呈之人就將掌印

官差人提解到淮責賠損失如無誤
事立案不行但不許假此挾私刁難
妄害其運官所領半印過淮繳報漕
司查考不過淮者類送天津兵備差
人總繳至於各船軍餘亦要汰其老
弱并將事故名缺逐一僉補精壯人
丁著運務足原額如有坐視不補致
累旗甲有損船糧者所伍官一體治
罪庶精選得人運事無誤矣載入議
單永為遵守伏乞

聖裁

一併造船之廠查得軍既齊集則船為
最要除清江一廠已該臣會
奏處分外其上江總屬建陽新安安慶九江
宜州伍衛淺船原在安慶地方設廠
製造下江總屬鎮江蘇州太倉鎮海
松江嘉興六衛所淺船原在蘇州地
方設廠製造每廠委把總一員每衛

所委千百戶一員管理後因各衛所官旗圖便以故安慶衛告於本處九江衛於龍坑建陽宣州新安三衛於蕪湖蘇州太倉鎮海三衛於蘇州鎮江松江嘉興三衛所各於本處打造因而奸弊叢生造作苟簡已該漕司題奉

欽依責成九江兵備副使專管上江廠蘇松兵備副使專管下江廠各提調督造但查二道一駐九江一駐蘇州相去各衛所廠地寫遠不便親臨督察而催工止於文移事工料費坐督尤恐侵欺遙制焉能完善相應照舊歸復故廠以便團造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准將上江廠所屬建陽宣州新安九江與安慶共伍衛仍舊於安慶府地方下江廠所屬鎮江松江嘉興與蘇州太倉鎮海共六衛所仍舊

於蘇州府地方比照浙江湖廣江西事例各設廠造船悉聽本地二督糧叅政提調監督選委有司府佐等官管理年終更換將把總千百戶革去其工料刻名等項悉照臣先題事理施行庶廠造歸一而船制可堅矣載入議單未為遵守伏乞

聖裁

一增督理之官照得漕場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伍布政司俱有督糧叅政或叅議一員專管督催漕糧其江南江北應天蘇松等十五府州原無設官是以徵兌愆期往往誤事近該臣議準漕運叅將更設叅政一員專管漕務兼督江北蘆鳳淮揚四府糧儲而江南蘇松常鎮四府漕糧亦該言官建議添設叅政一員督理是伍布政司與江南江北各有官專管矣

惟應天安慶寧國池州太平廣德陸
府州地方廣遠錢糧重大尚未設官
統攝遙寄托於九江兵備事不細蒙
文移寢閣輒該原任副使張岳呈稱
不便委宜添設且陸府州地廣糧多
迫近

都會如近日安慶之變亦屬缺官彈壓所致
相應議處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特為比例添設叅政一員江
西布政司帶銜安慶府駐劄專管督
催應天安慶等六府州漕糧每歲徵
兌押運過淮畢日仍將各府州一應
歲額夏秋起存錢糧及造船軍民料
價悉聽催徵完解仍乞鑄給關防一
顆以便行事如遇本官陞遷等項必
候新官至日交代方許離任庶督責
有官而糧運無誤矣載入議單永為
遵守伏乞

聖裁

一建通江之閘查得瓜洲鎮當江南糧
運咽喉節該先任漕運都御史鄭
及科道等官張博等建議將原有土
壩改開工部題奉

欽依備行候勘近該河道都御史萬 會臣酌
議應於本鎮花園港建閘貳座分定
附近通州泰州如皋泰興肆州縣掌
印官管造仍候部議轉行估計合用
錢糧先支河道銀兩候扣下江等總
過壩脚米折銀補還緣由已經會
題外但查建閘節年議論雖多竟未估計興
舉恐復因循時月或誤該臣督行管
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督同杭州府
押運通判孫煥揚州府同知任賢親
詣踏勘自花園港從江口勘至鎮西
月河出運河口止計長陸里陸分路
道環遶水流平緩而上河與下港地

勢間有高低應建肆閘合於本港時
家洲月河口建為頭閘估計合用工
料銀貳千叁百陸拾陸兩壹錢肆分
自月河裏港陸地開濬至尤家礮為
貳閘又於詹家橋為叁閘每閘該銀
貳千貳百肆拾壹兩叁錢貳分阮家
莊為肆閘該銀貳千叁百陸拾陸兩
壹錢肆分共銀玖千貳百壹拾肆兩
玖錢貳分開港叁拾陸畝米釐伍毫
每夫日給工食銀叁分共銀貳千玖
百貳拾兩肆錢肆分各閘起蓋官廳
置辦車盤器具共銀捌百肆拾陸兩
柒錢伍分以上通共該銀壹萬貳千
玖百捌拾貳兩壹錢壹分其各閘幫
隄撈淺栽樹等項所費不多俟建閘
工完另議等因到臣看得前項閘工
既該道府各官估計明白相應及時
建造况近來糧運限以十二月完兌

即正月前後重船可抵瓜洲所據興
工勢不可緩然雖分定卅州縣管理
必須責委專官督工監造庶於新運
有裨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行臣會同河道都御史將揚
州淮安二府庫貯河工銀內借支壹
萬貳千玖百捌拾貳兩壹錢壹分督
同管河郎中兵備等官將前閘座責
成各州縣分管速行採石鳩工刻期
建造及查得鎮江府同知于時保抗
州府通判孫煥皆才猷老練任事實
心相應專委會同駐劄揚州府同知
陳可大監督工程務在十二月以裏
告完不致有誤新運事先通將實用
過錢糧數目造冊
奏繳其肆閘官吏人夫不必添設即以本鎮
原有閘壩官二員條記一類司吏一
名壩夫二百五十八名移置應用每

年糧運到日查照儀真事體開閘放行過蓋封閉將鑰匙封送漕司收貯每閘止留夫伍名看守其餘退回各壩仍舊車放民船糧運空船回南如前啓閉其一應民載客船俱常川由壩挑盤不許由閘出入該鎮閘壩事務責成駐劄同知提調再照江北三總糧船例不下壩蓋先年原係民運至瓜淮水次兌軍其後雖改官軍前赴江南領兌船仍寄壩而有司每糧壺石徵過江脚米壺斗叁升內以米升在覓江船裝至瓜洲壩盤入軍船轉運又以陸升折銀給與旗軍俱為修船什物之用今若使之由閘南兌則有司脚米壺斗叁升計銀肆萬餘兩將或藉口不出船將何修且江北三總空船到淮已近冬令若赴南兌必須修辦完整不但時日甚迫抑恐

有司江船既不雇募而年例陸升修船之費亦不能預徵解淮給用不無耽誤運限况江北船係寄壩不赴遠兌故限以拾年一造今若令其出閘渡江赴兌則當改為拾年一造料價頓增數萬兩無從出辦及查先年儀真建閘止令江西湖廣上江三總之船由閘其南京二總仍令有司照舊雇覓江船運抵儀真盤入軍船蓋江西等總原係下壩伍年柒年壹造船隻而南京貳總船隻原不下壩故限拾年壹造此係舊例今瓜洲建閘應照儀真事體止令浙江下江叁總由閘所省挑盤脚費已多其江北叁總糧船仍寄在壩有司照舊雇覓江船對壩盤運有司毋得風聞妄生異議致誤漕期庶兩利俱全而漕運有裨矣載入議單永為遵守伏乞

聖裁

一處疲困之總照得漕獨拾貳把總惟
南京貳總疲弊至極運官率多不肖
旗甲盡皆貧難而隨船軍人拾缺參
肆近例各衛掌印官與運官更番領
運使才幹者不得以管印而避難不
肖者不得以充數而戀運補弊救偏
善計無過於此隨該南京兵部議題
京衛比之外衛不同掌印官免令更
番將各運官查係戶部會考存留姑
留者照舊領運革退者止於僉書以
下官內選補固為保護

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元年為始南京各衛
運官俱與軍政僉書官吏番領運仍
責成掌印官每年會同僉書官先期
在衛點選旗軍追補舊欠徵扣料價

修理淺船以俟糧單派到僉書官即
率軍船赴兌再照南京衛分旗甲拾
分貧窘軍士過半逃亡仍乞行令南
京兵部照例選委主事一員專管選
軍之責每臨運期逐名通融選補務
使旗甲殷實軍士精壯取足原額該
衛開造半印長單交付運官收領起
運如掌印官怠玩誤事照依議單每
總缺旗甲伍名中途在逃旗甲拾名
運軍二百名以上者聽臣提問降級
其選委主事南京兵部生名題
請仍行漕司知會所委主事陞遷事故該部另
題委代不得曠廢及查得南京各衛軍士上
戶殷實者盡僉黃馬快船小甲其次
為幫甲再次為營操屯田聽繼等差
選剩方僉運役是以貧難者專一在
運有力者皆得安閑所以漕糧積欠
總衛累疲當此亟宜挑選但係南京

兵部職掌漕司不得干預今照該部

尚書王 素抱弘猷忠先體

國若議行本官必能仰承

明命斟酌更番事例立法將各衛旗甲除黃馬

快船小甲正役外其幫甲及管操聽

繼屯丁跟隨等項軍餘一體通融選

補以救疲運誠於

國計有裨矣載入議單永為遵守伏乞

聖裁

一併水次之便據湖廣監兌戶部主事

牛可麟管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湖

廣運糧把總夏時寅各先後開呈本

省漕糧交兌水次原設漢口掛口城

陵磯三處地方除漢口掛口二處泊

船穩便外惟岳州府城陵磯水次往

年交兌俱在五六月間湖水正漲船

隻得泊蛇林港以避風波近奉新例

嚴限十二月交兌此時適值冬深水

消港內成陸糧船只得泊於洞庭湖

口一遇北風大作漂沒勢所不免如

今歲湘陰縣民糧船壹隻荊州等衛

旗甲李滿兒等船貳隻俱各遭風損

壞雖行處補恐非長便查得漢口水

次廣闊可容千艘且衡永荊岳長沙

等府民糧自城陵磯直抵漢口又係

一水順流民亦樂從其便呈乞歸併

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查得湖廣城陵

磯水次坐兌荊州岳州長沙永州等

府糧米近例限於十二月以裏交兌

開幫此時正值冬深港水乾涸糧船

俱泊大湖致有漂失之患今監兌及

該道把總官議要改併漢口一節既

於軍民兩便相應議處合無乞

該部再加查議轉行湖廣撫按官督行該省

司道速將城陵磯水次改併漢口行

令荊州等府自隆慶六年秋糧為始

遵照依期徵運赴彼交兌以便糧運
載入議單末為遵守伏乞

聖裁

一處停造之船照得漕運淺船原有定額年來旗軍奸頑駕駛使既不如法看守又不用心以致漂流火燬數多每遇全運之年往往缺船裝載以故前任漕臣乃有補造之

請初則本以足運久而漸成弊端臣訪各衛有等積猾旗軍專慣侵盜糧米慮恐交納掛欠故意將船鑿沉捏報漂流以圖掩飾蓋掛欠則追本船旗軍漂流則攤緊衛賠補既豁侵盜之糧又竊賣板之利及至下年復領新造之料設此一奸數利兼得所以各衛旗軍率皆倣效蠹漕之大莫甚於斯臣又查清江衛河貳廠管造江北南京等玖總新船例將底船煎造如有欠缺

照依分數每壹分追銀貳兩買木補用近年各衛送廠該造船隻內因底船銀板不完遂令停待不造旗軍以無船而得減存廠官以存料而得展轉年復相沿致損船額萬一全運不免議雇民船每船計費水脚銀柒捌拾兩少亦不下肆伍拾兩止了一年運事明年又復雇之雖曰議用本船存軍糧銀及修艚什物銀兩而有司徵給愆期豈能濟急通年俱是取足漕銀有借無還庫藏難繼及查改造新船一隻限定裝運十年今止缺欠底船銀或叁伍兩或拾數兩致將及年應造之船不得成造每年大費水脚在船止裝一次不無可惜為今之計莫若借與不敷底銀行廠奏同原料打造以補年例之數則壹船有拾年之用比與在船所省不知幾拾倍

矣且此船既造而漂燬之數多在其
中補造之行自可停止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崇年以後停止補造
容臣督行各該把總通查節年各衛
因缺分數停造年例淺船若干隻內
除已追完足并有見板外其餘所少
銀若干兩暫於漕庫收貯各衛減存
軍辦料銀內年底船至分付給銀貳
兩提取旗軍併發該廠成造以免逐
年雇船之費其所借銀兩就將隨船
各軍月糧限於貳年扣補完庫庶旗
軍免追併之難而漕船無停閣之積
矣載入議單求為遵守伏乞

聖裁

為勅弊甦軍疏

題為勅弊甦軍事據漕運理刑主事屠謙呈
奉臣批據江西廣信所千戶桑喬首出千
戶胡文化移分贓銀及運軍汪槐等求新

所旗甲趙成各告前事依奉審據廣信所
千戶胡文化供稱隆慶陸年奉例將該兌
廣信等府求豐等縣參陸輕賫改作參參
每石扣下米參升給軍食用共該折銀貳
百壹拾肆兩肆錢參分零又過湖耗米易
銀貳百捌兩捌錢柒分二項共銀肆百貳
拾參兩叁錢零係文化收掌比有未到江
西運糧把總宋文煥不合差令未到軍牢
羅鸞王武等到於水次索要常例文化亦
不合當於前銀內差令在官旗甲孫李受
徐受南相應雷繆召保各不合聽從經手
共將銀壹百肆拾伍兩伍分憑王武等送
與宋文煥又不合收受入已其餘銀兩係
文化與旗識王傑楊堂等各不合花費及
有在官求新所旗甲趙成告稱本所今年
起運幫船參拾貳隻先已過淮該給各軍
拾箇月糧內除參箇月扣補上年舊欠其
貳箇半月見委百戶梁明在省守支止該

先給肄箇半月糧銀被運糧指揮唐文預
開使用帳目每船扣銀貳兩伍錢共尅去
銀捌拾兩尚稱有不足者仍候梁明支出
月糧扣除等情據此隨該本司查得所開
各項使用銀壹百捌拾柒兩肆錢內除紙
劄等費外列開本總各項需索該銀陸拾
伍兩通計宋文煥實得貳所銀貳百壹拾
兩伍分為照新增行糧係

朝廷優恤運卒至意預給月糧又係窮軍安
家之需而宋文煥俱尅除入已緩告發貳
所已至貳百餘兩之多則蠹漕軍莫此
為甚合無將胡文化等問罪招詳把總宋
文煥散打對理聽參等因具呈到臣據此
案照先據廣信所千戶桑喬首出胡文化
分銀及運軍汪槐等并永新所旗甲趙成
告前事已經批行理刑司審究去後今據
前因除將千戶胡文化等遵照臣節該欽
奉

勅諭運官有犯自拮擗以下徑自拏問事理備
行該司提問外該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
淮安地方總兵官保定侯梁 案照江西
都司把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
揮僉事宋文煥職叨總運念切肥家需索
各幫之常例致扣軍士之糧銀即其二所
已被誅求則於衆幫豈能無染賊証既明
法難輕貸如蒙乞

勅都察院查議合無行臣將本官提問具

奏其把總員缺行兵部速行推補緣係把總
官員未敢擅便為此謹題請

旨

為飛報海運抵岸疏

題為飛報海運抵岸事本年陸月初拾日據
海運把總韓禮呈報海運船陸幫正糧壹
拾貳萬石俱於伍月貳拾玖日陸續全抵
天津等因到臣案照先為恭報海運糧船
啓行事該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

方總兵官保定侯梁 遵奉

臣督募海船調取山東原委試運各官率領
慣熟海道水手島人及各衛所旗軍與原
船舵工水手將原派正糧壹拾貳萬石船
叁百餘隻分為陸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
為號每號運糧貳萬石派定各官統領於
三月十八日自淮安發遣開行具本題
知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海運在

本朝不行已壹百陸拾餘年臣於去年四月內
原任山東左布政使因膠河之議曾詳考
前朝沿革始末與其必可行者條列壹拾
貳利冊呈山東撫按官處時群聽驟聞相
顧疑駭其後科臣之撫事而建白撫臣之
親歷而試行皆適符臣言事果不謬因獲
上聞伏遇

聖主神謨輔臣忠弼定擬今歲通運而臣適又
叨官漕司奉行

廟畧身踐初圖規度發行茲者各遂安全陸幫

無失相繼抵岸即今天下臣民始信海運
可行以此與河漕兩途並輸誠為
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利緣係飛報海運抵岸
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重漕計事隆慶陸年柒月拾陸日准
都察院咨為傳奉事准吏部咨本年陸月

貳拾柒日該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傳奉節

一開

聖諭朕初嗣大位欲簡汰衆職圖新治理六部

等衙門四品以上及各總督提督巡撫官

俱着自陳去留取自

上裁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臣由進士歷陞

郎署藩臬以階今職竊念臣以海邦腐儒

才疎學寡始蒙

世宗皇帝之甄錄復忝仕籍繼蒙

大行皇帝之收用再轄藩方授准漕事出望

外是以自抵任以來勉欲竭殫犬馬平生
以圖上報

知遇顧心長力短不副初衷且漕運職司行干
七省非精神照應則事或道宜漕運官軍
輸數百萬非猷畧優長則動將失策兼以
地當

兩都之要樞時有水陸之寇竊欲稱彈壓尤
藉威名而猥以疎愚病弱之身謬當斯寄

誠為忝竊茲者恭遇

聖明御極方欲簡汰不職以新治理而督撫重
艱尤當加意旌別如臣瘝素首宜罷斥以
警群僚伏乞

陛下特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代斯任以
全

國計則不惟臣愚獲家保全之

恩而淮漕亦收得人之效矣為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條列漕宜四事疏

題為條列漕宜以裕

國計事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

議照漕運為

國家大計關係至重自今歲之運早而且完

則固仰賴上下大小臣工共奉

廟謨而粗葦故習矣但孔穴多端非逐一弭塞

之則弊將復蔓事體煩瑣非悉心料理之

則利或見遺是以輒陳鄙見列為四條皆

有關漕計至切者仰瀆

天聽即今發單開兌期日伊邇伏乞

陛下勅下戶部速見施行則

國計幸甚臣愚幸甚為此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恤重遠之地臣惟欲漕事之整者莫
先於恤軍而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

於改折今

國家漕計已幾百七十年其官軍之疲困惟

漕臣親歷而深知之故臣於初任時

曾經題

請百萬改折矣隨該科臣列論謂不可行也但

科臣所持者

國家經常之大議而臣所

請者乃潛運權時之急策且臣當時所陳不言

暫改折以蘇衛總而言可以足

國譬之病弱之人不云節飲食以護命而云

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迂

闊固宜科臣之見謂不可行也然其

事終不可已而以行止闕漕政之興

廢此臣所以惶恐進退而終不容不

再

瀆陳也改折百萬不敢再

請其各該兌所乞

陛下特恤重遠之地查得漕船有糧司府惟湖

廣江西為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

州長沙贛州四府為尤遠且經過洞

庭之險賴石貳拾肆灘之惡四處之

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

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

催徵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

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

阻邳徐白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

由地遠人疲勢必至爾今歲湖省漕

糧過淮雖早緣因改折况今例限十

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

城陵磯裏港淺涸難入長灘上風帆

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臣查

湖廣永州府屬祁陽縣糧壹千伍百

柒石陸斗衡州府屬衡陽縣山耒陽

常寧安仁五縣糧貳萬陸千叁百柒

拾捌石貳斗長沙府屬長沙善化湘

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湘鄉攸

縣茶陵十一州縣糧陸萬叁千陸百壹石叁斗共該糧玖萬壹千肆百捌拾柒石壹斗江西贛州府屬贛縣寧都二縣共糧壹萬叁千貳百玖拾陸石柒斗二省通共止該糧壹十萬肆千柒百捌拾叁石捌斗為數不多臣乞

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

地之當處者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為重江南物產繁盛故

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

朝廷之厨也失今不稍加優恤乃用裁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深為國忠計也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拾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為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

朝廷坐折柒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如蒙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貳拾萬肆千柒百捌拾叁石捌斗定為改折以處此數郡在

朝廷不過居肆拾分之貳而在列郡則誠得壹分之寬今新條派撥責在漕司容臣將此貳拾萬石零輸流歌運以恤

無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
郡民之供運者獲省數之利而衛總
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此所謂一
舉兩得者也臣又恐戶部以為
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患缺乏臣

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
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悉
數折色解京如果災改太多則臨時
詢采如淮安熟則解糴大米如臨清
熟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入多寡臨
時註定則於中又得不窮之筭而臣
言可安行矣其改折價數聽戶部酌
定奏

請再照政貴慮遠處須先時今歲各處水旱除
淮揚已該臣具

題外臣處通衢訪得今年大水沿江大率俱
成巨浸民不堪命而湖廣之岳州荊
州江西之南昌九江以及應天下流

一帶尤甚但事關各省舊規非漕司
所敢類

題今兌期不遠而勘報難齊若非

朝廷破格處分則恐臨時誤兌併乞

勅下戶部通加裁恤施行伏乞

聖裁

一懸預兌之令照得漕運之所以掛欠
多而

國計歎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臣請立保甲

之法仰荷

聖明采擇五船相察則沿途盜賣不可復行以
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臣
據各衛所陸續開報每船多寡不等
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南運官至
審據執稱因各船剩米之多

京師及通州張家灣各處米價太賤等因到
臣看得官軍慎守

國家憲法不敢盜賣固其本分職業然彼亦

望剩餘稍得利爾若物賤於所聚一時米價太輕恐無以鼓其守法而慰其歸途故臣乞

陛下懸預兌之令如各旗軍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容即充明年運米之額悉照見年騰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亦許不拘多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

倉御史類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聽臣派撥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官於糧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有願聚納者亦照此例其兌還之米聽其自擇其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

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為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列衛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臣以為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空軍而官又收減存之入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率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

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運士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為米入

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贏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運矣此三利也宋至熙寧時運事狼狽舉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旗甲之

有餘糧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為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弊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臣久為此

奏又恐各衛剩餘無幾而未敢遽上也近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准戶部咨該密雲管糧郎中侯國治呈稱本鎮象撥各衛歲額漕糧壹拾萬肆千捌百壹拾石捌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衛剩米貳千伍百肆拾伍石零濟寧衛剩米壹千壹百玖拾叁石零任城衛剩米壹千壹百壹拾陸石零徐州左衛剩米壹千壹百捌石零儀真衛剩米叁百玖拾柒石零楊州衛剩米伍百陸拾伍石零高郵衛剩米貳百捌拾貳石零每石連耗叁升給銀伍錢共買過餘米柒千貳百玖石七斗計用過銀叁千肆百玖拾玖兩零比之鎮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

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勞內侯熊總下三衛原糧本少羨餘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衛剩米陸千餘石通應申獎以旌其賢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快靚但即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可爾若京通二倉官不為收其勢必賤以與人然何以愜軍士之望哉且

國初漕運立轉般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為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復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

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臣豈敢苟圖目前了事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哉此臣所以繼納粟之奏之後而又有今

請也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為公者殊
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糧多而剝至陸
千侯熊雖糧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
可知且以侯熊之身不勝衣而精敏
過人凡百支銷諸弊清絕王秩之處
事老成而操守恪慎孤懸在遠奉法
愈虔則雖無餘剝固宜優恤臣乞

陛下勅下該部將此二臣

欽加都指揮職銜仍管把總事以風勵各總則

奏

應預免之令者宜必多矣伏乞

聖裁

一矜運官之情臣前謂衛總之疲累者
猶未及詳言之也夫今之所謂運官
者皆

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加益也今之所謂
運軍者亦

二祖時定伍而今之充發則皆沿邊沿海不復
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

以問發死罪充軍立功降調者一運
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監追
調遣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
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
臣親當漕計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
其耗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
間且至於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
矣而間且至於無軍其勢不得不取
疲瘡殘疾之人以充之而欲運事之
脩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獎勵之
中而別存寬恤育養之法其元氣不
可得復也臣查議單森嚴如犯該侵
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
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遲限
與凡掛欠不及百石以上者臣乞

陛下恤運官之情

勅下該部查議每歲於此等革類

題咨行漕臣悉不許其吏番押令再運如果

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容臣類

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

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咨臣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該衙門叅行之牘乃至有一官而連降七級指揮一旦為總旗者此於法誠然然其中間亦容有難訴之情而未蒙矜察况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恠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臣固非敢廢法以縱之玩也伏乞

聖裁

一定海哨之法臣惟

國家都燕憑海為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遽越

江南而至山東也但先事之防則謀國之所不廢而或然之事則利門之所必爭

今蒙

廟堂許以每歲十二萬石通運矣其中鼠竊之警亦豈敢保其必無哉而况傍岸行舟風波不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尤所當急臣乞

陛下定海哨之法

勅下該部查議凡運船所行沿海地方分為四段臣淮安兵船出哨至即墨自即墨而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北直隸撫按官酌定奏

請分為幾哨每哨各造船二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為始臣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牌至即墨交與把總即將即墨上哨所到循字牌給與淮兵帶回為驗循哨既歸即發環字十隻而齎帶即墨循

牌以去為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
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
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
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彼處
撫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為止每船給
兵十五名器械具備有警截殺赴附
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
奸萌自息矣臣又查得淮安東西二
海所孤懸海中原額班軍共玖百伍
拾貳名今止存肆百捌拾叁名節年
俱不到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
臣乞
陛下軫念海運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
之用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
則以充海運練之既久精強而狎習
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北藩也是不惟
海運可以安行而
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伏乞

聖裁

更換縣令疏

題為更換縣令以全器使事據淮揚海防兵
備副使陳耀文呈稱查得本道所屬儀真
縣當四方孔道民居叢雜最號煩難而如
臯縣僻在一隅民足事簡今儀真知縣鄭
人遠操舟無玷而性不耐勞如臯知縣唐
邦佐才識博充而料理敏給若使兩相調
用誠於器使得宜而地方受福呈乞施行
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張議照地方之衝簡不同而人材之付
受亦異當其適則人與地兩受其福違其
長則人與地兩受其病此古今掄材之定
議也今查得揚州府屬儀真之衝煩叢
雜而知縣鄭人遠以溫雅清馴之才居之
則應或稽時如臯之僻靜寡事而知縣唐
邦佐以精敏力量之才居之則日有餘暇
若使對調則不惟二邑之民獲受經理之

惠而二令之才亦皆成完全之器所據該道呈稱前因似應准從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連歲水災鳩民最急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將貳縣知縣對調行令各到任管事以安輯貳邑則地方幸甚人材幸甚為此謹題請

旨

准揚水災疏

題為十分重大水災事據徐州兵備副使馮

敏功准揚海防兵備副使陳耀文呈節據

淮揚徐三府州各申稱所屬州縣今歲秋

禾豆菽佈種在田正當長茂之際小民日

望收成不意七月二十七日黃河驟發大

水自徐碭以至淮揚九在下流去處一夕

陡長丈餘壘成巨浸無不同時淹沒田廬

人畜漂蕩幾半而清河山陽安東興化寶

應高郵鹽城邵徐桃源宿遷睢寧碭山等

州縣俱被災重大其餘縣分亦各有差即

今勢猶日益泛漲百姓播種徒勤一旦失

望忍饑露野相携逃徙在小民誠有倒懸

之危在地方不無意外之慮其兩淮運司

所屬各鹽場及淮大等各衛所均亦被災

大略相同呈乞速為勘處議賑蠲糧以救

民患以挽流亡等因各申呈到臣看係極

大水災咎由臣等奉職無狀以致斯困除

惕息脩省一面督行該道府州多方設處

撫卹災民及委官踏勘被災分數外該臣

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 議照淮揚

徐州一帶地本低窪當黃河下流之委無

歲不淹然未有今歲之驟而大者誠為非

常極重之災臣目擊民患如此豈敢坐視

流亡不為哀鳴於

皇仁覆載之下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科臣等將各被災州縣從公勘實

分數酌量重輕蠲折賑濟庶地方幸甚生

靈幸甚為此謹題請

旨

勘報海運疏

奏為懇乞

天恩行勘海運以明心迹以定大計事近接邸報并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煥論海運肇行事宜慎重謂臣今歲漂船八隻無影人米俱亡臣預以三萬金遣人買米補完為任事不誠上欺

君父者臣讀之不勝駭愕據煥之疏始則曰有為之言者繼則曰人言嘖嘖是皆得之傍讒絕無確據關係

國家如此大計欲加論列而據人言以成之然則人謗臣有失於此者將亦信之耶煥又曰臣之功不可掩臣貪希世之功惟其以此為臣功故欲以此加臣罪然不知臣子食祿膺責苟建一事輒欲稱功曾大馬之不若且此係

二祖成謨不過修復非有斬將奪旗安

社稷之勞而亦何以為功耶頃者

陛下采臺臣之言加臣

賞資即欲力辭查

國家典制三品以下無辭陞賞者是以中輟此

陛下為市馬首使臣之義非臣敢有希冀也方三四月間人傳南都科道頗有以海運為非者臣恐其不察顛末或有異論則

廟堂疑畏大計中阻故一聞六部抵岸即報應

天府文雖云各衙門意實欲聞之科道此最臣苦心處然不謂臣用以消弭妄傳者乃所以為起妄傳之資也臣力主海運本非無見其大略具在海運疏中先臣丘濬輩非庸人也發不恤緯自出愚悃其

俞允遣發實由

臣斷臣固知駭見之難諧俗成事非可久居直謂不理臣爾不意乃懸空妄傳如此也言之自丘濬者則人誦讀而服習之行之在

微臣者則人指目而蹈藉之徒以臣望輕才劣譬之丐懷璧則市人笞而奪之矣臣結髮登

朝今三十年夙抱微尚妄冀建膚寸之功以仰荅

鴻造實臣平生煥以謂臣似為知已然謂臣如此弄巧欺人且欲以一手掩天下耳目則非臣所敢亦恐非臣所能也臣受任耆年凡所經營上徹

聖明次達閣部大小臣工共所覽照其誠與不誠自可鏡別豈臣口舌能爭使臣有一毫不誠但為身計則按守舊規可以畢事何必拳拳題

請更端革故嘔心殫手自取勞瘁又殫竭焉下補湊河運幸其集也可以藉手矣又何必力舉海運自添一事以取彈射也臣之秉心良可亮矣凡人臣不誠粉飾或可瞞上難以掩下或可遮罪難以成功或可眩寡

難以欺衆海運人船募數省之人發行經數月之久按歷涉三省之途其同事而不可欺者各省巡撫二人巡按二人淮揚御史三人藩臬長二十餘人部使者四人沿海守令及護行守備等官百餘人運官軍士水手三千餘人使有沉溺豈待言官今日始言耶但事無兩是情有必申銀三萬出之淮庫自有卷籍人船出於崔某各有貫址臣謹造旗甲及雇島人花名冊參本戶部戶科都察院各送一本臣乞

陛下勅下戶部會同法司一行巡按御史馬明謨前詣淮安查盤漕庫銀兩但有叁拾兩不明即係臣賊不待叁萬且原謂漕米叁千貳百餘石以柒錢壹石計之止可用銀貳千餘兩其餘貳萬柒千餘兩將安所歸亦須究竟齎者何人買者何地一行山東巡按御史吳從憲及各出軍所在御史按冊拘審原行之人除或在家病故外如有

八隻人數果死者即係獲溺負此二罪伏

乞

陛下大震

天威將臣麗法生死輕重惟所

命之以為人臣欺罔之戒其海運應否復行恭

候

聖明裁定臣不敢與臣既

請行勘伏乞容臣回籍別選才望忠誠之臣以

代漕寄蓋言官謂河運無梗者對因今歲

而見其無梗也河運之完整既見齒獎海

運之安好乃加苛誣使臣眷戀在位終不

知所謂忠於漕職者其事又安在也臣誠

不勝惶恐待罪之至為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准戶部咨為運務更新條陳未盡事宜

以備會議以裨

國計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栻題該本

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宗沐陞俸一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裏欽此備咨前來又該禮部差承差李

崙齋捧

欽賜銀幣到臣當即望

闕叩頭抵領訖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奠食

隆恩豐出司庾之積

多儀遠錫華分

內帑之珍

寵邁晉蕃

典逾周賚惟有功以之示勸豈無效乃爾濫膺

感切鏤心慙幾浹背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哲夙成

神明獨攬

奠地維以立極坐臻河清海宴之徵

握人紀而允圖悉詘足

國裕民之策是以遐輸順軌漠涉利途顧微

臣其敢貪

天之功而末品何以廻

帝之眷

瓊儲珠顆給同二品之班

綺幣寶粧更伴兼金之

賜廩人之粟再繼食未退而

恩欲浮承筐之實疊將襲已珍而光愈著費同

倉鼠負類衣袂感深望外仰

推衣推食之難酬被溢分涯畏既飽既溫之

莫稱臣敢不敬事後食務使河輸海運而

兩齊學製成純不辭銖累寸量以為效少

竭精堅之報庶荅榮養之

恩伏願

聖功養正緝熙無間於冲年

聖道考衷諮訪不遺於耆舊

永垂裳而式九有輦歷服於金甌

立元命而足羣黎普遐庥於玉粒臣無任惶

悚感激欣戴之至為此謹具奏

聞

定派漕糧疏

題為備運糧儲事該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

淮安地方總兵官靈璧侯湯議照運舟

屬於官軍運糧供於州邑歲有派兌酌道

里以定經行兌有重輕因原額而分損益

所以官軍奉尺紙以赴有司則有司舉全

數以相委付蓋自成化八年更定以至于

今其行非一日矣但各州縣有肥瘠而衛

所有全疲軍士有新舊而運官有愚巧巧

者習舊運則欲取肥以自豐而運每可全

愚者屬新更則必受瘠以取疲而其弊益

困惟其以此權付之把總上下素不關心

而把總又以其權付之書識官軍視為舊

例此漕計之所以積弊成疲積疲成壞疲

因既多即其所謂全者終亦相胥負累而
事體之極於不振有由然也近該臣

請置全單仰荷

朝廷允行故今歲之運由臣自派官軍所奉
之單率從其便而有司所承之數不分於
瑣且又仰仗

明旨文武吏士恭肅將事故今歲之運視去年
又早二月此則發單親派之明驗而亦足
以見微臣觀局之稍真也但臣獲恩之派
允係運計興廢而其事最為煩擾單肥瘠
所關則人情百計求於必遂而全疲頓異
故舉手一誤弊將莫支必遂則貪緣鑽刺
將萃於始圖莫支則獨潤偏枯難訴於既
定雖由漕司親派者臣恐復生漕司之弊
而

廟堂所以更新之意亦將不久而廢矣然此猶
據人情之可見者竊指其槩而中有事變
之難盡者猶當委悉臣請即以今歲之事

明之全單派定奉有

明旨矣獨湖廣先全單之未到也而將見在者
已兌米登舟其後欲更臣守初議寧知文
移互異官軍難遵湖廣江西兩幾成誤而
斷黃襄沔四衛均遲原其意在求速故臣
姑免叅題顧擇便尚起於藩臣則求肥安
咎於運士有全單而猶如此無全單其若
之何此惟派本未定故致紛紜又官軍歲
派一地其到水次也若按臨然事與民兩
設弁以相迎官與令各張威以相讎軍多
而敢凌有司也則唐守仁披猖於宣城軍
寡而受制有司也則胡堂困抑於長興此
雖積習相沿人衆則爭易起亦由歲一相
過不習則情不聯至於在南者甫歸而新
運又派北兌則船復自南而北牽挽空勞
相構者未結而新運已移別邦則罪終無
時而懲悍心得肆此皆每歲流派弊在必
然即使別無病於肥瘠之間猶難追於數

者之病至於行數千里之途而使其臨期
裝束用十二萬之衆而使之志無定方此
臣所以於此而未敢即安于寢也臣愚謂
必酌損益之宜務求至當然後定派兌之
地刻為成書大約以道里之近便為主而
中間又加通融以盡其情如江南兌運多
而江北改兌多則又當移吳浙之船於江
北如南京無船料而江浙餘輕齎則又當
派南京之船于江浙江西有過湖七升而
浙江有修船六升則當均派一半備造船
修船始得其平兌運本輕齎帶納而改兌
原無輕齎則當乞貼相均而起剥起納始
不獨困以疲衛附於劇縣冀稍相資以重
幫定于本省親臨管束凡此皆纖毫勾連
微細隱伏惟漕司乃知其詳而調之悉也
筭之久至於數月而詢之人至於百方僉
謂從此一派心安計定又恐出臣一見容
有未妥又經分寫定地每總發一本令其

再加參詳各把總官亦皆翕然稱便無或
異詞臣誠冒昧始敢以愚情上瀆
宸聽仍將列分地糧數目成冊咨部伏乞
陛下念當
龍飛更新之期而漕政甫飭之會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可采轉行臣等將今
派糧數刊刻成書凡有糧州縣有軍衛所
與各司道分給便其末為遵守如或中間
果有災折即將原衛減存每歲續報但以
全單易官定限而不復更地其有舊為異
詞規圖自便及或漕司自行移易致啓幸
門者聽戶科巡倉衙門糾正由此各衛官
軍知有定地也未派可以整棚各縣糧長
知有定衛也初收即自備糧空船回南有
餘力則可以寄於水次而免臨期牽挽歸
途就近有不便則可以託於地方而免雇
人守候州縣與衛官數接情有相繼而糧
長與旗甲識熟無爭鬭至於肥瘠相均

刁易相使衛所不苦於獨累銀料從此而
適均司道可以預催空乏可以相貸其於
漕計之便有難以悉數者而自茲可以恒
速恒整於

國計誠為萬年有賴矣緣係僭運糧儲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謹題請

旨

恭進指掌圖冊疏

奏為恭

進漕運指掌圖冊事臣聞事之煩者則精神
難於貫徹故郝超決謝玄之勝謂履履之
任必得其人言其能洽小也人之衆者則
督率難於整齊故史稱伯顏下江南將二
十萬人若一人言其能周大也今漕運職
司事干七省而材官將卒數至十萬其煩
且衆莫甚於此臣以病弱庸愚謬叨重寄
又安能有精神周洽整齊以不負

朝廷鞭驅之意但自受任以來兩運于茲夙

夜兢業惟恐遲誤以干執法是以備書各
運官旗甲姓名糧數船數於冊置之几上
朝夕檢閱以時督催久之因有以識知各
官之賢不肖與船之新舊糧之多寡路之
遠近故于號召督促稍不迷謬圖冊雖簡
然歲運實數全具其中臣謹肅工繕裝成
帙稽首昧死進塵

御覽伏乞

陛下於

九重端居之暇

俯賜披覽然後有以知漕運如此之多如此之
難欽之于民則列省百姓之脂膏輸之于
官則六軍萬衛之命脈自升斗之積以至
於數百萬何者非鞭膚鎖項而後能完自
楚浙之遠以達于

京師何步非擢筋汗血而後能至一木缺則
一舟不成一舟損則一總皆病辛苦艱難
之狀必有以上開

聖念者則凡一斗之粟一兩之銀

陛下必深加愛惜而不忍侈費以培養

國脈此則微臣

進國之愚悃也臣缺冒昧不勝戰慄待罪之

至緣係恭

進漕運指掌圖冊事理為此今將造完圖冊

進呈

御覽謹具奏

聞

一災傷疏

題為極災地方復罹異常水患懇乞蠲糧發

賑以安重地以全民命事據淮安府申抄

奉臣批據山陽縣民趙洋等告稱本縣疊

罹水災困窮至極小民佈種二麥藉以當

差餉口不意冬春以來絕無雨雪盡皆枯

死間有些涸收穫并佈種秋禾在田偶於

五月自初四日淫雨連綿至十八日夜淮

水暴發一夕頃長丈餘室廬田產漂淌一

空夏麥浸爛秋秧淹沒即今雨既未住水

且日增事勢人心洶洶不定告乞蠲糧發

賑急救生靈等情蒙批水勢驚人該府作

速行勘以憑

奏報及急切設法撫綏等因行間又蒙批據

清河安東鹽城三縣各陸續申稱治居下

流素稱疲憊今春亢旱二麥盡皆枯死詎

意五月以來淫雨連綿淮水暴漲致將所

種二麥已收者衝淌無餘秋禾佈種者淹

壓泥土民心皇皇十分窮迫

勘大加賑救等因又批據海州沐陽贛榆

三州縣各申稱地臨河海下流土瘠民窮

縱有徵收尚難存活豈期入春亢旱麥苗

枯死惟望秋禾救濟又值淮水暴發淹沒

一空小民嗷嗷皆思逃竄申乞委官蠲恤

急救倒懸等因又批據邳州睢寧宿遷桃

源四州縣各申稱治設濱河疊遭水患今

春亢旱風霾二麥盡皆枯死窮民賣兒鬻

婦

女作種秋禾不意五月初間驟雨連旬晝夜不止忽遭淮水暴發下流泛漲壅逆黃河致將所種秋禾淹沒殆盡中乞委官踏勘破格蠲賑等因又批據大河衛申據守城官軍周尺等報稱本城北門臨河五月十八日淮河大漲河身不容一夜將北岸浸過六尺有餘衝開北城東北下門口當時衝去居民七家人命屋宇無存即今水勢日增北門去河止隔數丈恐致破城申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乞委官築塞以障三城民命等因俱蒙批行勘處到府奉此隨該本府掌印知府陳文燭看得水災重大事勢迫切一面具呈兵備道轉報一面委官分投踏勘去後續據山陽縣知縣李貞勘過清河縣鹽城縣知縣李廷春勘過安東縣清河縣知縣王來濟勘過山陽縣安東縣知縣秦鳴治勘過鹽城縣海州知州鄭復亨勘過贛榆縣沐陽縣知縣陳瓚勘過海州贛榆縣知縣

顧鈴勘過沐陽縣各委在淮河下流易於水潦一春少雨夏麥無收其下地稍可望穫及種秧在田者又遭淮水暴漲一夕丈餘漂麥浸秧衝隄決岸室廬傾蕩老幼驚惶即今雨勢未止河水日增委成全災本府通判馮鏐勘過邳州及桃源宿遷睢寧三縣委因淮水太高下流束隘壅逆黃河浸灌沿河一帶地方各被災無收八分無災有收二分各具結到府爲照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當淮泗下流之衝諸水匯聚之所顯平水患田地悉成沮洳閭閻鞠爲草莽小民棄本逐末素無蓋藏一遇災荒便成死徙去歲一冬無雪二春少雨所種二麥盡皆萎黃間有些須收割在場并得過之家佈種秋禾在地詎意五月初四日淫雨連綿至十八日淮水暴發一夕之間頃長丈餘室廬衝蕩棲址無依老幼悲號謀生無計哭聲震於原野煙火斷乎四鄰市井之家盡

移於城頭鄉鎮之民悉棲於隄阜傷心觸目不忍見聞往年非無水災然伏秋水發之時在夏麥收穫之後小民尚得苟延今歲水災發早二月且異常一夕暴至視隆慶三年更高五尺有餘秋禾夏麥俱已蕩空草根樹皮亦皆乏絕小民力竭計窮再無他想惟有坐待其斃而已為今之計若不早為區處誠恐事勢急迫展轉無聊意外之虞不可不慮也如蒙軫念災情特為

題

請亟發淮揚鈔關船料運司餘鹽銀數萬兩大加賑濟以救災民仍乞將今歲起存并帶徵隆慶陸年以前一應未完錢糧盡行蠲免以寬民力其大河衛衝開決口已委通判胡師築塞但水勢湍急功不可成今已流滿兩下俱平除候水落另行修築等因具申到臣看得淮安地當下流為河淮之壑其患水災非一日矣然皆秋半與黃水

同漲則麥或少收而秧已將老是以尚可支持而今歲忽以淫雨連綿淮水暴漲一夕之間至於丈餘而雨勢尚急水勢日增臣於十九日辰刻見萬餘人擁門告災不勝驚懼雖久知其水災之必不能免而不在意其來之太早而漲之暴盈至此也是皆由臣政事乖謬上干

天譴以致貽患地方除躬率各官青衣角帶於本衙門辦事省愆待罪外竊惟淮徐重地在史記云淮陽天下之交勁兵處曰天下之交者言其為中原咽喉衝途也曰勁兵處者言其民之悍可為兵而不可困也今連年饑荒民不堪命上年甫收半麥而河水暴至臣時題

請行勘而以巡按到任後時不及報覆其後安東山陽二縣漕糧至於借派客戶而僅能完而臣與有司之計亦窮矣彼時以秋深發水稻秧可望而水未太甚高下異宜所

以支持至今者於中猶有一二之稍可自
度也而今則大異矣家既未收而遂成漂
爛秧已新插而蓋以沙泥水高一丈有餘
而上雨仍又注益隆慶三年北門河岸不
沾寸水而今高過六尺災甚於前是其驗
也城上沿朶婦子抱持號哭徹夜而城門
之外寄棲樹阜傍惶悽慘之狀亦何忍聞
而況忍見之夫人情不能使之有所恃而
猶當使之有所冀今既爛麥以奪其所恃

而又沒秧以絕其可冀則其弱者惟是携
妻挈子以爲逃徙之謀而其强者安肯俛
首忍饑以守必死之日萬一潢池驚聚則
又恐終煩

朝廷之費而使其費以殺之也又熟愈先費
以生之耶此則事勢從古而然非臣敢始
爲此語以罔

天聽也查得隆慶三年荷

先帝聖仁以淮揚徐重地發賑運司餘鹽銀三

萬兩內一萬兩補給運軍行糧二萬兩并
留淮揚鈔關三季船料銀三萬八百四十
七兩零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分發銀二千
二百九十七兩零巡鹽御史項下殘鹽賊
罰銀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兩零撫屬司
府州縣二季事例并贓罰銀二萬五千餘
兩相兼各倉積貯及勸處糴買雜糧一十
五萬九千餘石又該工科都給事中嚴用
和題

准截留尾幫漕糧三萬石收貯徐州倉平價出
糴兌改漕糧全折逋欠錢糧停徵垂盡之
民所以延至今者惟

先帝實生全之而今日事勢更甚於三年是以
臣敢披瀝危情於

陛下如天之仁而望有破格以復生之也及照
得地方倉庫素空無可支發該府所稱餘
鹽鈔關銀兩急欲陳

請臣臣以爲賑災之日銀之分散難稽而食之

轉糴更審臣查得常盈倉原留米尚有一十二萬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准留一半容臣督率各官分爲二次親加賑濟稍收其將散之心以待明春播種之期其運軍行糧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兩准留臣與巡按巡鹽贓罰抵充而於明歲免改漕糧淮安一府州縣全災者全折八分者八折而其餘一應起運拖欠錢糧悉行停徵如此則將散之民可望萬一不去其土而咽喉孔道之地或不爲無民之荒郊也不然漕糧一派完有限期民無家則安有所追呼家無儲則何忍鞭朴揆之事勢必無完理而臣與有司惟有束手待譴而已臣再照每歲各巡撫報

奏災傷戶部以爲

陛下總司邦計需關軍

國每加慎重而不曲徇以乏所急其理勢宜

然但臣今所

請萬萬非每歲及各省所

題之比若不亟爲允覆往復遲延勢將不支

而臣之待罪責在鳩民雖再四

瀆擾臣不敢避斧鉞以成坐視且臣所據通途

往來各官皆有

陛下耳目者使臣有欺則千百姓之譽未

成而犯欺

君之罪莫贖如上年稍可補湊不敢再

奏則臣之素心戶部可亮而人臣人職非賸

踟躕卽再三難已又敢以無驗之詞上千

天威哉臣誠不勝戰慄悚恐待罪之至緣係極

災地方復罹異常水患懇乞蠲糧發賑以

安重地以全民命事理未敢擅便為此謹

題請

旨

一歸併驛遞疏

題爲議併驛遞以便歸一應付事漢管理漕

務按察使燕右叅政潘允端等揚海防兵

備帶管徐州道事副使程學博潁州兵備
無事蒞廷壁會呈據淮安府知府陳文燭
揚州府知府賈應元鳳陽府知府趙體敬
徐州知州劉順之各會議呈稱照得淮揚
鳳徐四府州水陸沿途設有儀真邵伯界
首淮安桃源邳州辛安徐州沛縣鳳陽泗
州共十一遞運所專管人夫走遞近來經
過公差使客人員多不循理動輒用勢分
外多索人夫重複勒要關米況各遞運所

原與州縣驛分同在一處既支其驛又支
其所雖明文有驛所不許兼支而威勢在
上遞運平官敢不傾陪奉承以致各官往
往衣服僅同囚人妻子皆為餓殍挈家夜
逃以避債主且一時三處打發不惟應付
冒濫亦且煩擾不堪今歲又值朝

覲會試之年而四府州地常南北要衝往來必
由之路夫廩之索倍於常時見今江北水
災已甚燕之連歲逃徙滿目荒涼一驛供

應尚不能支又安能再給遞運為今之計
莫若裁減將所管人夫船隻併於州縣驛
分撥差仍酌量地方衝簡從宜多寡分派
及查得使客往來所急者在於夫馬今雖
革去遞運衙門其夫馬原不敢減惟止省
去過關米銀通計前十一所共該一萬玖
千餘兩在小民得一分之寬應付有歸一
之利雖於使客亦為便捷如蒙乞為議處
裁併以便應付等因具呈到臣臣惟江北
四府徐州路當要衝是以驛遞輒輒在
令甲况所稱過客非

朝會赴任則部勒轉輸而有司飭厨傳以待
賓旅固亦職業攸關臣亦何敢曲徇各官
迫切之言遽欲議革但惟民力之有豐耗
則政體因以消息淮揚水災今已二十餘
年而去歲與日今俱係一夕頓長吏餘田
廬既為巨浸妻子寄於菜菔使遂欲裁必
用之需以艱道賓固所不敢若止稍去可

省之費以休民力亦當亟圖蓋夫馬則縣
驛均齊而廩米則驛分已足其遞運一所
似為冗贅且供應有夫胡為乎其分而為
二分而為二多衙門是多一折乾也雇夫
有銀胡為乎其分而為二分而為二多一
衙門則多一侵尅也州縣以兩額而不足
於解運則遞運以均分而自困於包陪且
遞運所夫兩站一換路遠歸還民不應募
遞運所管額出車輛索所不具抑勒自多
此其為害又不特冗贅而已也往年山東
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奏革山東各遞運所
一時非不譁然其後事定而臣適備員左
使經督其費山東之民所省歲計萬金
而有司亦復稱便山東連熟無災然且以
此用節其民而臣之師內連歲饑荒事體
雖與山東相離而情事則尤迫切是以臣
與各官日擊孔疚有不得不仰
者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准照山東事例憐念江北
災荒殘民特為裁革各遞運所將錢糧夫
船容臣調停分派縣驛照常答應原官起
送赴部改選印記繳送禮部大約止省過
關米銀壹萬玖千餘兩以稍寬一分之力
而將原派夫船協於各驛則過客亦得速
辦供具無或留滯其於地方使客兩俱蒙
恩於無疆矣緣係議併驛遞以便歸一應付事
理未敢擅便為此謹題請

旨

一海運疏

題為海運遭風傷損人船糧米事准戶部咨
該山東撫按及科道等官各題稱海運漂
溺軍糧乞要議處停止該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漕運都御史王 更加度量目下
河道安流漕務畢舉萬艘飛挽如期雲集
况試海二年向道頗熟姑且止之以規後
事其各項事宜須一一處置的確或更有

所見明白直陳蓋其行其止均不得已之計而審時審勢在躬蒞其事者尤為真切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該臣議照

國家之漕仰河而罷海者已百六十餘年至嘉靖中歲以來河流衝決漕舟遲阻甚則膠淺守凍兩年而始完一年盜賣漂流二石而不致一石縉紳改色而求策

廟堂側席以問途至隆慶五年時則給事中李

貴和

貴和有關膠河之疏而其引語曰海運也

是年九月間則河患更甚糧舟逆逆壞者幾八百隻官車溺死者何啻千人朝野震駭謂幾無漕時則都給事中宋良佐有復遮洋總之疏而其本旨曰海運也方膠河議起事體難成臣時適長東藩因出山中舊見云詳考海運可以徑行時巡撫都御史梁夢龍頗見采納即投袂東巡親歷海微險易在目而猶恐空言難信以四千餘

米自淮啓試坦然可行然後疏入而

廟堂遂主於施行矣

成命既下臣又適叨漕寄因陳三勢之說謂為都燕必湏之途愚慮稍深不特為米去年募運效著已明而今歲造舟甫為定計此則海運之所以修復皆因事機湊遘內外協倡而

君相以神謨處斷於上非臣能以一己之見取必於遂行也夫以舟行水必有風波其在

河湖

猶不能免故臣於造船原疏固云如有欲停即改入河運臣亦非不預知有今日之事而姑云然也今歲三百艘啓行本以三月二十日而船以新造油灰未融停於海口至四月初八日而後敢進視去年為稍遲因與端陽風會然夜泊以求全也而風則夜起晝持以祈免也而勢則晝增抵當一日七舟始壞此則

大意難諱非人所及而觀記如此固宜諸臣之

競謂當罷也臣以職守蕪奉

成命能陳其一得之見而不能必衆議之合能
規為求全之筭而不能必

天意之從今臺諫連章交云當罷而愚臣又何
敢守其區區之見且自臣叨承漕計竭力
營新以故河舟兩年安完整肅則海運於
時似為無用所據停罷之議勢不再計伏
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海運明年停止所造船

務

奏

全

奏

隻分發河運仍各別為一幫以備一時緩

急便於復行其海運各官中有忠勤可用
者容臣列考咨行兵部兵科別行銓用以
盡其才不致淹棄其失事各官如張大有
陳嘉勇等行漕務道會同海道勘履分別
處治以懲不恪再照人臣任事欲以一身
不恤天下之疑而取必於不可測之中者
非智也使因人言之有異遂唯唯而變其
初之區區又或因人言之不同遂悻悻而

忘其告之壘壘者非忠也蓋大農之賦聚

數百萬以為漕其大且難利害互伏固未

有一定之路一定之策可使若出諸袖中

移之枕上而保其毫釐之無爽也今且有

人使其僕負米於百里之外者必乾餒而

笠蓋焉不能保其中途之不遇雨也而况

於漕乎此先輩諸臣深知河漕一線之路

不可常恃而咸欲通海以收蕪全之利而

消四海窺伺之心者此也臣前謂海運之

奏

奏

全

奏

可行者已列疏

上澈而所謂詳考者未敢實

進今海運既停臣謹繕完成冊上座

御覽其三百餘年之因革與三千餘里之曲折

指在掌中庶

陛下鑒臣之所謂可行者非偶然一時取急之

言而萬一河道稍有梗塞

陛下欲取而用之則不待詢采拮集而有司一

旦可具應幾臣言雖停於今日而尚或有

用於他年此則臣眷眷無已之愚思而不
忍於一罷自完之為得計也緣係海運遭
風傷損入船糧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謹
題請

旨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雜著

擬蘇武報李陵書

余少讀李陵與蘇武書竊疑其非漢人語

比讀史記前漢書具不載益信前所云是

當必有為之者而竊恨無以折之擬今書

一篇

武白少卿足下比得書知少卿起居與安意於
匈奴甚悉幸甚幸甚至於允漢厚誅少恩且念
僕不得侯雖極愛厚然詞大較出於鬱悒而不
平以少卿處此固宜然然少卿業自就矣不能
自引過思惟猶復飾固陋之口以說於衆抵自
點耳僕別踰時懸隔萬里蒙不鄙數有以詔之
顧不以先校尉與令先將軍同事少卿又與僕
俱為侍中素相善得自明其衷曲耶竊亦自恃

不忍少卿之終昧聊復陳其著者以曉左右竊聞周於用智者而後能防其身篤於行義者而後能和於衆去就者智之符也生死者義之具也上聖動中之次者謹擇次者遠焉以僕覩往事少卿將五千人與匈奴轉鬪連日矢盡道窮然後就虜此自烈士難之亦誠遭其不幸勝敗兵家恒事然豈無擇於生死哉而囚首就擒改面易慮嗟乎少卿之志見矣往少卿武臺召見叩頭自請人謂行不立奇功報天子宜有耿耿者不負幽明之交而少卿竟就此哉士好議者猶謂有待必將為奪馬馳歸如今先將軍鴈門時事而少卿今亦與僕生死辭矣嗚呼復何望哉復何望哉先帝究大略跨宇內令貳師出塞塞副以少卿擬得頓甲瀚海臺草蘭下繫單于頸以快意甚銳而少卿首敗且降殊挫初志後羽書來而先帝罷朝請減常膳詰諸常與少卿善者步樂即也立使自殺司馬遷太史也當之腐刑而少卿毋妻隨坐正屬緩不加誅幽

之保室微觀其意且欲以是質少卿萬一返顧耳比公孫敖發迎騎從北來流聞少卿教匈奴兵然後加誅是先帝未嘗閉少卿歸路也而終便富貴忘生育之恩缺醜聚之義徒云欲得當以報於漢直口語耳僕謂漢與功臣不薄真少卿所共覩記高帝屈群策彙傑並起亡秦諸佐命皆誓比肩彼親得天下之易人人抱異志韓彭不念拔擢行伍之德反狀已備其勢不沮臨無以安海內寢反覆至於龜錯周觀之徒皆以行事之不得卒罹於咎此自三代共之軍機漢乎何稱少恩哉以僕之不肖捧節使胡不能使彼不敢喘焉而頃屬內難逮至幽囚一十九年而後報命會主上新立得不下於理賜錢二百萬官典屬國皆望也而少卿猶復云云且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咳唾晞昧皆為上恩即以微勞厚自責報是市道也非委質之義也且僕徒以不死即論封侯彼常披堅銳備行間有斬將奪旗之功者何以處之嗟乎少卿以是愛僕耶匈

奴聞少卿家聲且親見浚稽之戰驍勇絕世望之如天上人今既生得俛首降矣宜不惜管費以相隆寵無論獨惜少卿知察於敵形而不能明效順逆仁信於士卒而不念母妻戮辱丘墓刪夷絕先公之嗣能恭於天下而不能堅忍患難乘附風雲以一蹶埋沒禽獸之區凡此皆人之所以不得為而少卿安之寧不自為地乎使隴西之談者輒以相戒曰毋若世受國恩背而從夷卒禍其宗如李某然少卿心無動搖方今漢道甚盛舉策萬全先帝稱神武謀略蓋世而今上據成業霍子孟上官少叔秉用輔政大將軍嫖姚以下智勇具備固常踰烏盤濟居延封狼居胥動無廢績足為用矣少卿歸不歸誠無所輕重然智者轉禍以為福勇者長慮而却顧今趣反悔入玉關猶得以骨藏漢土竊附首丘之義不然遠處絕域異類為伍椎服血飲不共天日即僕見少卿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語曰人不知知貴相知心僕於少卿稱知心矣不憚遠

絕聊復陳其愚陋一不決計成敗之途不可復尋包奴性不常願厚自媚以保榮寵惟加諒察之蘇武頓首

擬秦使者與白起對

傳稱佳兵不祥其事好還白起勝趙詐坑其卒四十萬固宜不得其死矣雖起嘗自言之而其義未竟也擬今對一篇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為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武安君昭王乘勝欲遂取邯鄲武安君不可不任行廼使五大夫王陵王陵將果不下昭王與應侯賈誼強之終不肯且有餘言昭王怒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授使者以劔賜之死使者行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駭引劔良久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耶使者從傍笑曰孰謂武安君之知兵也今廼知武安君之不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身而熟計智者後生而惜名自起之為秦將也而逼韓魏陵楚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合變出奇使秦人虎視於天

下今以知之盡也。以至於此而使者以為起不知兵何也。使者曰：「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為秦今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曰：「然。曰是乃將軍之不知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俟時，故不和於衆者不可與成功，不協於內者不可與慮敵。語曰：『武於政，不武於勇；式於廟廊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伏羲神農教而不誅，堯舜禹湯誅而不怒，孰與阻兵以逞？迄無少休者哉？」秦之威，懼天下於此也。」

矣。權虜民士疾戰，諸侯矢之所加，無不盡其力。不快意，然猶恐其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軍為將，竭轉輸之力，邀天幸之會，伊闕之勝，殄韓魏之衆，追楚竟陵，逼逐離虜，長平勝趙，坑其卒四十萬人。秦王適於志，盈於慮，以為力征可以盡天下，故役收餘衆以臨邯鄲，是挹火積薪，慮不計而將軍至是，廼始以為不可。秦王寧復以為情哉？方今諸侯惑亂，辨士並飭是非，稠濁不可勝理。於是乃廢文崇武，厲兵繕甲，效勝於戰。

場由此言之。天下之勢，遠未有所定也。而將軍為王辦朝夕哉？孝公遭擯斥之忿，自痛於心，設尊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用然變法教戰，密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令必行於徙木，比其車裂也。而秦人莫憐，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上首功，非古昔也。昭王耻無王處，心積慮而應侯入然，穰侯之貴而死於囚，太后之親而遷於別室，故自應侯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踈骨肉，急成功也。將軍起庶長，歷行伍，不謂不顯。肅然焚楚宗社，虔劉其主，長平之事，趙人若醢雞焉。而使天下不樂為秦之民，故自將軍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自文王卜居汧渭之會，酈時陳寶天所錫命，非費之勲，穰襄之霸載在王室，斬艾哀積，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為利，北有胡貉，代馬以為用。巫郡黔中有天下之二重，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晉，僅猶知其崛起於天下，而徒寵其政柄，益之惡聲，是三晉為秦謀不忠，而將軍之計尤有

所愚也武安君曰願聞愚計曰將軍以為長平與邯鄲孰堅曰邯鄲堅將軍兵與陵黈孰善曰不如起曰然則以將軍取長平非計之得也以陵黈不能勝邯鄲非計之失也誠易其事勝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霸者務富其民强者務鳩於敵武王克殷禮高容封比干而王業定楚莊矜鄭伯復之轅門而楚霸秦不能無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必死以逆執事是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衆矣申包胥孤臣出奔乞師存楚齊桓不戒遂人飲戍者濯齊師蠶馬竊當其時脫一趙人咸識其必坑而借一以與將軍決僕恐軍慕之次有賤血矣是吳王齊桓之跡復見於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軍之計過矣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四時迭退無居功焉秦法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效故威震其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之復為危耶將忘其危而直不賞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將軍當於邯鄲戮力四

討不數年而封君侯將軍之效於秦與秦所以報將軍者皆處於隆矣而未有變者將軍嘗請滅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滅而將軍以為不可是自貳也則王以為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来未嘗留行而獨於邯鄲畏焉若怯則王以為將軍有遺力應侯藉寵久其心誠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寧失計耶而將軍不行秦王不信是應侯之得間也將軍尚不能掛口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誣秦王王慙且疑而應侯間之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矣且僕較之秦地千里趙地亦千里其戶之所息亦畧相承趙人長平一敗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高於山陵是秦趙之民不足以當將軍之再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傷者完者其殞瘡慶吊之具出於私宮償十年之田也而喪殮不謀是全秦之力不足以當將軍之再戰夫再戰再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之兵如竭澤而漁非不得

魚而明年無復也師之所處而荆棘生大軍之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飾甲非相陵也三晉之人死於秦者累世矣而未有長平之酷者其民剝腹折順身首異處膏血潤草野頭顱給蟻蟻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死者無知則將軍雖德必不能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陰守將軍者環於庭矣趙人今而後得返之僕慮將軍之不速朽也而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死所矣王賜劍不如使者命之利也

遂自刎

朱華覺侯列傳

朱華之先自帝俞氏帝俞氏有子五人長蒼意次太乙次中黃次素成次冥玄而太乙獨慧有精理能經紀叙秩燦然以故最愛帝俞曰太乙當主予宗乃封之祝融之墟荆衡間六十四縣國號朱華統系火比黃帝立且制文字衣裳陰陽律呂以為非太乙莫可使召為司正既備事而太乙固求守舊官帝不能奪乃益封二萬戶

以故子孫更夏商世業儒凡典章道術天文地理律曆皆有記志構成而吐之周武王時而朱華文侯赤立周公旦述易序周禮君臣上下交會郊祀天地儀皆藉赤功君多後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道出朱華未嘗不訪擇折衷焉歸而樂正六經各得其所故孟軻嘗撫而嘆曰思則得之蓋美之也又數傳至秦昭王之十年而朱華覺侯始迷立始迷之生也立時十有四年矣是時秦強數出兵苦山東列國而朱華頗遠因亦世世自治閉關不窺秦秦六國亦卑朱華不與會盟說客無足跡比覺侯立固年少且素憤不得爭權天下語稍稍聞諸侯而客仕完乃南入朱華仕完者燕人也其先經緯氏與太乙同事黃帝畧相次第其後有致氏澤氏更顯三代間入春秋時有曰饗者以罪失侯而完乃為布衣客游諸侯間與蘇秦張儀樓緩邵滑之徒為縱橫持兩端首鼠云覺侯固碩客完來大喜乃延坐曰客幸不鄙辱敝國亦將

何以教寡人完曰方今六國並力於征伐厚幣割地交質以務富強稱雄制而君侯獨閉關靜守抑亦有解乎將獨力不足也覺侯曰夫征伐以力寡人悉索不貲之賦贏可得萬執轡與諸侯周旋中原豈不足當一隊之士哉顧亦以為寡人承藉先世之業祖宗之靈不被於外患而太乙之勲文侯之績世以道術承天子以仁義養萬民間里習謳吟大夫曳縉紳自以為強且富無所庸之屬寡人幼且新立亦安能嚴疆

差若萬一夕大風而羣翼悉湧或起或墜無寧居者是豈無大小勁劣哉其所以使之者勢固然也今以朱華之先固六國所仰望誠教習其民使為厲行方舟江漢馳使齊魯之郊以智慮奔走天下且幸兵不及國因得以其暇治孫吳之謀備戰守之具以逸制天下聞虎之勢以此言之爭衡天下朱華得為上佼語曰雖有鐵基不如侍時君侯不思其大者而區區守先業以為固存倉無見糧士無堅甲郊無固守以虞此時是適荆粵不攜弓矢而具俎豆也必不效矣覺侯大喜致完就上舍具食給之將任用而左右大臣郎吏聞完語皆半疑信不敢定然稍眩驚之獨故相有曰良者極言完逐時以虛詞中人主幸聽當敗且非朱華故事不用良謝病稱篤居頃之覺侯復召完與語而宮中侍人聞國有上客皆竊窺聽之完意以為覺侯心雖動獨得內言贊決當益堅屏後微有聲知有人乃繆謂覺侯曰君侯立幾年然未聞有適家意者後

宮其亦有未備乎覺侯曰粗足使令曰臣入君侯之境知國之可以順治而未可以爭時也自周穆王失政天下辭士並飾悍夫荷戈荷可以張尺寸之地獲銖鎰之益者不惜擁彗之辱背畔之羞而競為之何者成大功者不計細行定大計者不矜小名且先王之分爵祿也有高下之等使貴者別賤尊者殊卑是豈獨使犬牙斂避易制收治哉亦欲順人情使明得失用奔走天下也今朱華之國僻在南垂仕道便僅僅食土之所有不足更費其民又安不書獲鼓譟之出疆則若起痿人而強之步此所謂三代之化而非今時之令也夫聖人不能違時賢者趨時不肖者失時故強稱伯主盟諸侯兵車號令推身於壇坫之上者桓文之所以放弑而爭也挾策用術籠絡自聘委綬振獲受天下之走集懸象出政而蠻夷通道中國震懼仰以周旋者帝王之所以悉智而求也今朱華之國位在干乘而險膏淳朴無咫尺之使通於諸侯則是夜

光之璧不飾朝廷準象之器不為玩好越裳翡翠宛珠傳璣不飾後宮而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充下陳令不出境強不藉鄰而獨與百姓休息夫民難與慮始儒難與議變此豈所以明得志快意當前稱雄於海內哉君侯幸誠聽臣則齊楚三晉可使致伯秦趙韓魏可使奉玉帛拓地斥疆補先世之所未備增耳目之所未有邛郫之產高唐之謳可充下陳騁駿之騎珠翠之飾可實廐庫而君侯為伯南面稱孤世世稱頌功德如其不效則臣頸不足以當君侯之腰不足以當斧鉞然願以伏法以明欺君侯者卒不可逃且毋令後客復蹈也覺侯拊手稱善而宮中人固聞皆喜請曰國幸得客迺爾趣信任奈何二二懼卒去無以留之而覺侯始益決翼日乃致和印完主斷國政悉更其舊為一切天下智謀徂詐之士躡躡比肩而至起民為什伍銷糧鑄兵數年稍稍侵奪楚地以自益諸侯聞之乃皆遣使深相結媾而故舊絕墨之士悉屏棄不

用覺侯亦自苦以為強可遂制天下輕重遂博
取善馬美女為馳獵縱樂以明得意完固柄政
恐覺侯稍奪之日以娛樂肆侈中導之而完所
施行利方圓柄屬於朱華故事相矛盾初與五
國共盟洹水期為後行以擯秦比五國敗而完
即遣使秦其令人曰嚮與五國約奈何完曰吾
何知知請命強者而已其意行大都類此其事
近已尤宜於戰國時事是以人主聽之懼然顧
化無不斗心而朱華故老父兄皆習先世頗頗
警素集 卷五
稱不便語聞於覺侯而太乙之業種矣一日
覺侯出朝獵智丘數十歲老人數十人皆皓首
博袖我冠扣馬而請曰君王數野次得無勞甚
覺侯曰幸謝父老老人曰君王向不獵而今獵
豈非以客相國事得意得暇為樂乎覺侯曰幸
父老無恙子弟力戰交諸侯暇以選治備非常
非敢為樂也老人曰臣願有謁於君王久矣未
會有路今得望顏色是天幸非人力也曰奈何
曰君王憂社稷畢力殫智為祖宗展拓未備幸

甚然臣等在田里數聞太乙有此上始事以經
紀精理事黃帝三代非見客完所云云者故事
封數十世無違道用術與諸侯角力聞智兵甲
豈皆籌不及哉其道有所始而業有所建也以
故如臣之愚得父子相保以至白首睢睢盱盱
君無憂勞而臣不畔逆故閉關絕約不與六國
為左右者自信其計也夫殺人者人亦殺之謀
人者人亦謀之交有所偏計有所短地有所必
守城有所必攻君王以旦夕之得計也臣恐六
國以朱華之素守道而卒變也持在秦以資於
君王則臣垂老未知死之所矣夫仁義者德之
首而禮樂者治之徵客言卑吾舊業是常保其
無害也而卒有伏禍則恐客之為君王計未熟
也且臣非惡客也客意誠善然臣聞客出經緯
氏之後而客言固非其祖之初客方背其祖而
以教君王是相背而陷也自客秉政國之民女
子勤織不以為衣男子疾耕乃以給輸為利未
幾而負天下逐時之名有不信之心丁男老弱

如去田里而倚市門騷然耳目變駭且王府之藏典章備載舉而行之足稱永世君王卒信驟說棄逸任勞曾未足稱志而有背先祖之失臣恐百歲後君王不可面宗廟矣覺侯面發赤汗浹背曰父老幸教寡人寡人方幼故計未至此且先王之藏亦未之覩也顧其僕僕曰行時偶携敝篋得本記吾父云是先世之藏副冊也發視之乃太乙事黃帝時事而周公旦頗綴有彖言實朱華文公教之其言序爻卦篇論大都

後序

大都

國者其於智力若水火然仕完其先為經緯而完乃教人富強非智丘父老言朱華不幾喪哉孟軻有言西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學者貴擇術況乃國也始迷不遠自悟奮然反舊政廟得稱覺賢矣賢矣

晉語

晉室東渡不絕如綫元帝有偏安之志無興起之規而導以布衣之交雅相契合當時固以為魚水之歡其所草創儀衛粗成君臣之義者皆以歸功於導然導非無庸也其導之於晉其家之澤皆足報稱然導有大惡而不及討卒相蒙焉而史稱導謂管晏過矣夫今之誦法孔孟者輒斥管晏然管子起幽囚之中晏子當靡亂之日皆能使其君伯而其更革皆足遺法於後又其事雖襲取仁義然亦卒明白凌厲而為之猶以為國富強初非沉湎泔忍卒為身啗如導也晉風流雅尚清談養高廢事如足病痿不可以步比其更胡冠而欲其格鬬是猶強使馳

也宜其糜爛而又加之辛賈權之於前五王挫
之於後士氣消磨國運殄瘁江東遠在僻隅人
士避亂歸之如水然以其素弱畏敵如虎也則
固以長江為限不復有北顧之恩苟得主而事
之則心委焉當是時收之易耳故本不招鳥而
窮者投之河不招鼠而渴者赴之況元帝柔巽
之資非撥亂之主一切為寬弛之法以中偷情
之情苟相恬焉而謂導有以緩之不亦繆哉比
其父也導非無覲心焉而發於敦敦之教也導
雖非嗾之然未有兄為外鎮潛有不導不
之知者吾以導中立冀倖倖耳故阮孚勞敦於
石頭又加導司徒受之曾無一言迫敦再舉廢
篤導乃移書與含不直明君臣之義根於人心
著於天地而但云事勢不可且惜敦不得成桓
文之業導智無遺策乃昧此乎故敦之殺周顒
也三問導不應而後行惟導言之為聽故王彬
之此敦也則令拜謝以為脚痛不如頭痛而導
以身顧望之情見於此矣趙穿弑其君靈公趙

盾亡不越境逐不討賊而春秋書盾弑其君成
濟抽戈司馬昭以問陳祥謂有述此直指於昭
導得逃罪乃復加功焉刑不頗乎比成帝阮冠
猶復寵其國柄不忍釋手孔坦以一言見斥蔡
謨以九錫致請庾亮陶侃欲鼓晉陽之甲者數
矣而徒以導之久而專也故予謂導媚悅為容
如婦也其逃於刑者幸耶撥亂反正克復舊物
者必有英雄之才特起之佐尚猶惧其不克而
元帝之盾乃以導與之俱引與同其其
蔑上下之分惟恐其心一日去焉知知
尊導也而不知固疑而憚之矣噫諸葛亮以王
佐之才竭百戰之力光明俊偉推誠布公以外
有勍敵身無後繼故死未幾而蜀關不守陳壽
之繆猶謂用兵非其所長導以漢秦五胡內構
兵不暇南而又庾亮謝安之繼其後也而乃得
竊以為名焉夫古之成名者其亦有幸不幸也
夫吾故著而出之以附春秋趙盾之義
五物贈行與儀甫弟

嘉靖丙申余年十四隨老粗薄遊越中依叔父梓沙先生是時二弟儀甫定甫尚少未幾叔父移官還台庠余為諸生與儀甫同筆硯而定甫猶童也癸卯余與儀甫各舉于鄉同赴春官余連舉進士而二弟至己未始得舉予叨落叅儀甫為揚州司理定甫守六安不啻齒各長非復少時而官皆有民社寄非徒讀空文為舉子者老粗與叔父皆沒余三人復別於江西追思往事即行壯也猶悵然悲焉嗟夫余竟無所成

嘉靖集

卷五

七

就徒竊太倉之米以為老親具饌爾且避幾倦矣弟方新在事又才皆倍余然則張吾家者誰也王氏數百年世以清白相貽家聲固然然余少時與弟讀書能支順倚床道古人道德文章功業狂心不自抑拊掌張口若以為可為者余力雖不圓意古人非有種亦為之而已為之者又誰也風塵少長丈夫不以置念聊述五物著之紙以與儀甫別此道磷緇守之何啻為司理也吾未能而言之亦以戒余者法弟也定甫在

六安其便寄聲共圖焉

一曰尚志程子曰凡人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實志余謂待其勝且奪而後責焉則已後矣古人自一藝而上皆由素定伊尹若有莘之野便以堯舜君民為已任而諸葛孔明方在草廬之中其於三分之業已數計而燭照也後人不自愛於流俗上出一頭地便已為賢然畢竟在流俗中所爭幾何久之習熟轉成趨時終其身無復

嘉靖集

卷五

七

出路譬之錦繡當其織時毫釐作料已

估辦下品又安得不從賤作市也余湏置此身於萬仞尖上進步立脚不向下稍作活計纔講學便湏志為孔子纔當官便湏志為伊稷皋契縱使不成器格自別矧天下固未有有志而事竟無成者此吾人進學斬關第一義也

一曰惜時歲月遷流駒隙電耀吾與弟追惟童時亦不過轉瞬之間而已今卒卒各已幾四十年孟子道禹惡旨酒以及於周公之坐以待旦意如此憂勤惕勵豈苟然也哉纔宴安便溺

志氣纔因循便費時月纔苟簡便成縱弛虛此生則負父母虛爵祿則負君恩虛年歲則負朋友忽不知其身之已老而白首增嘆也則何益矣今須從憂勤惕勵起念視年歲之日增恒焉如痛割之在心務祈鞭厲着已以進於高明在歲計月在月計日在日計時而一切宴安頽墮之氣不屑於身精神常聚昏弛靡由其亦庶乎有成矣

一曰實心大學一部只說一箇誠字之義直到

卷五

書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為真而無所一毫夾雜矯飾也象之見舜可偽於贊陶之言而不可偽於忸怩之色第五倫之視姪可偽於數起之跡而不可偽於安寢之時此真守之在人心在暗室屋漏而必露於廣衆大庭在一念幾希而必至於明白著顯雖恍惚幽隱之微而實透肌膚骨之精也古今多少聰明才智能夠詭遇以高名博顯官者然要之究竟未有不露一笑一問可以矯拂然神不借來則傍視者已窺破

矣神不借來豈可強哉今直雖着實立定腳根真心實意臨民便從百姓同胞起念遇事便從萬物皆備起念真心流貫無一毫虛假襟於其間即使一時不能盡白於人久之當有深長滋味古人纔說道理便說箇實諸鬼神對越上帝嗟乎有鬼神上帝之臨汝其亦孰從而可欺哉中孚則及豚魚信及豚魚也則無患於君臣父子朋友夫婦矣

一曰責已天下萬事萬變不齊容有真心實意

卷五

書

而人不相貫有因以為罪者然君子不以責人何也天下之道感應而已霜落鍾鳴形端表正此若影響有不可誣人生日用所接非君臣便是父子非兄弟便是夫婦朋友未有孤立者然其是非順逆率由我以先之吾苟流貫通徹無一毫滲漏處則瞽瞍頑嚚猶知舜之為孝子武后淫虐猶知狄仁傑之為忠臣此其間一髮幾微莫知誰為之者故凡有不惑不孚處皆由己有不透不徹處今凡處事處人而率不相亮

又因以為罪者不須見得他人不是只是責自
已感應處有未周猛將酷吏窮治搜討一毫不
以委於其外則矜容傲氣浮詞辯口亦不暇施
而自治始密矣

一曰耐事閑居整暇志意展舒繞一紛薄填委
便覺躁急首尾支離血脉不貫甚而繼之以厭
倦而處分始乖舛矣程子謂某作字甚恭敬非
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夫事雖有大小而皆有機
竅節次先於虛明之中而著一厭倦之根則寸

卷一百一十五

書

卷一百一十五

書

雲掩日點垢昏鑑一身之氣無復餘地又焉能
款款中理洞見事情也哉今凡臨事不惟民情
官政求處決於我者當悉心聽斷即使居家出
外雖米鹽煩劇撓心滿目正當喧擾之時平心
肅容安心寧耐眼前一切皆吾職業中當為而
不始有一毫厭怠即使疲病寧當稍緩以待其
定古人講學皆須於動中求定能定矣又何厭
哉佛氏搬柴運米謂是正果佛氏最是閉門求
靜者而不廢搬柴運米以此知厭事非是求靜

固是浮氣此不可不辨也

偈

隆慶五年八月十日余偕憲伯連江吳公某少
叅潞城宋公某有事濟上還道過泰安州肅衣
冠上謁岱宗齋帛豐潔牲肥酒香駿奔有加焉
山東累歲告饑而茲適大稔輿行野中穫登徧
場男婦嬉舞賽社報飲熙然而余三人守土適
蒙茲貺非岱岳神休是藉耶而敢不虔也禮甫
罷而風日晴霽登高望遠指顧齊魯之郊東盡
海上南望沂泗西北盡河燕趙皇城聖跡邇秦
漢唐宋之遺若風蕭然來焉還下御帳撫秦松
鞠水流觴於清泉白石之間明日西引六十里
許入靈巖寺則月之十五日也登高閣以望群
山翠圍逼合漱玉泉轉輪藏摩鐵袈裟夜還置
酒臺上月色初朦朧少頃澄鮮當午臨照山空
影落波光侵入飛觴方半命僧人以梵樂登塔
頂奏之聲聞數十里如鈞天廣樂玉帝輦下侍
朱旛火鈴霓裳羽奏又如諸天莊嚴來詣佛所

而陵迴螺貝法鼓相參發也樂劇頓忘身在官
中稍尋竹徑休焉吳公執爵醵某曰余與君長
藩臬宋公才署數事故事不得輒舍所司他適
而今得恣遊山水禪寺中又適值月在仲秋之
望自有山來如余輩遊又與月會者凡幾公其
可無志余曰志於楮不如石石不如口今見居
寺余請為佛語令僧習之有來遊者以誦之足
志茲遊不忘且知余三人遊有進於是者偈曰
說法見在宰官身 願以遊戲作佛事

教務集

卷一

我來稽首兩足尊 幽勝莊嚴不思議
種種妙勝三千界 人生累劫難遭遇
况復逢此天上月 又復聞此塔上音
天上四時同此月 光於仲秋明益淨
我來與月非有期 適值琉璃照大地
日觀殊勝不思議 如渴得飲增自在
梵音大地尋常聞 還因高處遍沙界
人鼓音出塔載人 以此因緣聲益異
聆此妙音海潮音 還如天樂醒聾寐

我今得此願受持 還持問佛第一義

佛呵弟子非上法 種種聲色皆假名

汝以遊心取於月 視月還同渴得水

閨人遷客以怨心 不知月乃悲之主

音在高下兩無別 自以因緣取奇相

見塔自喜從高出 遠聞還應同地起

聲色入觀非正觀 况加種種分別智

如蚕吐絲轉自縛 泥洹小果不如是

仁者欲聞第一義 還以目聽耳見月

教務集

卷一

月音應有變滅時 聞見性原不動散

根塵解脫不相待 此名如如真實諦

足未離城先到寺 還歸官所如在山

清涼佛土無盡月 音亦無盡無勝相

以此名為第一義 我今願告來遊者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翰林編脩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雜著

山居隨筆

道學傳言始自堯舜人心惟危四句十六字何其簡也堯憂天下不徧於岳牧庶尹而獨為天下得舜堯之授舜不及於政事國體而獨

語舜之心蓋得舜則天下之器安而心中則舜之治舉料理得一心字停當則四海可舉而措之而況其他乎此所以為聖賢之學聖賢之治也然嘗思之總十六字却又是一危字了當得蓋後世傳天下英君誼辟不免嘽嘽顧命大臣付挈顧戀豈有他心直是慮其危而其受托之居宴安沉溺頓忘付與之重亦惟不知其危爾後世言危自其國而堯之言危自其心知此一字則凡高升天而卑入

地朝稱治而暮入亂靡不由之夫苟知此則必戒慎恐懼臨深履薄如一髮引千鈞朽索御六馬固不必言精一執中而無不中矣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是危事便已涉到位上了大抵心學傳言苟知其要不欲其簡而自不容不簡後世支離者乃稱俗儒矣然則必曰精一執中何也曰堯以此開道統非特為禪位而已也

心之體不可言故聖人未嘗易言之獨于易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體用不過感應古今言心者盡于此矣不動止也艮也感通感也咸也然聖人於二卦猶不直言之於艮初言趾二言腓三言腰四言身五言輔六則當言心然不言也而但云敦艮敦艮是心之體也於咸初言拇二言腓三言股五言背六言口則四當言心然不言也而但云朋從爾思思是心之用也夫止體不可容言而思之用則人生日用之所以不窮皆心主

之故於繫詞復引日月往來蛇龍蟄屈極而至於窮神知化不出乎此以明之寂非死也感非起也常寂常感無端無二也聖人作易六十四卦未常取象於人身而獨二卦之象自頂至踵而不言心夫心豈肉團之位哉聖人之意微矣

天地生物之心以其全付之於人而知也者人心之受以為靈者也千古以來經天立地生人生物者止一字而已獨孟子於其中指出

孟子

三

良知夫謂之良者直是本體平鋪應感而非思慮之所及也良知不外于思慮不在于思慮而思慮却能障蔽良知故孟子尤指其不慮者而後為良故見孺子入井怵惻隱者良知也而納交要譽則慮矣忸怩者良知也而辭陶思若則慮矣見君子而厭然者良知也掩不善而著其善則慮矣夫此中心達於面目者良知也而施由親始則慮矣平旦好惡與人相近者良知也而旦晝之所為則慮

孟子

四

矣孩提知敬其兄慮而敬其兄者唐太宗之始讓建成是也孩提知愛其親慮而愛其親者楊廣之始孝文帝是也夫慮而純以知體用事便是天德故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或者曰然則聖人平治天下經理萬民皆慮也而非良知乎曰良知之體無善也聖人種種經理但可謂之善而不可謂之無慮聖人種種作用皆從良知上平鋪應感但可謂之慮而不可謂之有欲無欲則純矣故曰

天下何思何慮佛氏以阿賴耶識謂之藏識乃謂列之八識之中則失之遠矣

盈天地間惟萬物然山河大地禮樂刑政皆是死物而所以運用之者心也心體靈明所謂知也離物無心故知心以物為體遇物而照故知心以知為性於憧憧之間必靜定而後其體可見譬如澄水濁下見清而清非因澄而有也昏昏之衷必師友而後其功可進譬如磨鐵衣盡見鋒而鋒非因磨而有也心之

在天下裁成輔相參天兩地無與為對而無聲無臭不增不減直是悟得一靈不蔽則豈獨自得安身立命而天地彌綸皆從此出今人要以私智造作添屑種種為用者皆不透心體爾

千古心學獨宗孔子孔子於其門人未嘗輕言心性有問則對有病則藥不言心性恐其涉于幽深而遺於外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之書首揭天命之性終於無聲無臭一部極玄想當時及門皆不得聞而其書獨筆於家至其孫始得受之聖人教人如此不瞞人以所未至而後世論學務玄務妙以求立門戶爾學力既至心性自悟既自悟入便得之深若使不俟其至而一盤盡托與之授者既輕則受者必易付之口耳居之不安易得易失譬之富家子弟不由耕鑿自植而見成受其祖業其不以奢放失之者希矣禪家香嚴叅為山問大意為山

曰我說是我的終不干汝事終不言香嚴乃入山結茅一日以瓦擊竹有省遂遙禮為山云和尚當時若為我說破安有今日古人傳授不苟以陶鑄學徒在異端亦有然者

聖人學問精微大端盡在中庸中庸於人心指其體於造化指其隱不覩不聞體也無聲無臭隱也知心之體則知其合於穆不已而威儀禮儀參贊彌綸皆舉之矣知天之隱則知其同於大德敦化而大生廣生博厚高明皆舉之矣造化通于人心而人心學在戒慎此慎獨二字是千聖事天之學後世繞論戒慎便以矜持恐縮之意承之蓋亦未悟心體故爾先儒釋之曰惺惺曰主一差為近之聖人慎字從心從真蓋言真心也真心無欲也有欲則偽若聖人之學而令人矜持把捉則已於人性上加一物矣此意須體驗過始下得口不然祇以起辨駁也

戒慎不失直是惺然無欲真心見前便是直達

天德便是一了百當。喜怒哀樂直是太空浮雲。安有不和處。顧人未能時時如此。爾此工夫極密。不容加一毫贅滯。加則助滅。則忘。佛氏論靜曰。滅動不滅。照夫靜中簡其何者為動。何者為照。而又一心以滅之。則已不勝其動矣。而又安能靜也。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義固類此。

二氏之學於吾儒為異端。固不待論。然能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焉。均此心也。佛氏從父母將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因地一聲太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脩身煉性。聖人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愛敬良知良能。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看心。則蕪不得出胎時。出胎時看心。則蕪不得孩提時。此所以為出世住世不可致遠之學。若孩提則舉其全。而天地萬物

經綸叅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為辛勤而拈出者。未嘗不蕪焉。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古今論三教或強合而同。或排斥而異。而余累年研窮。涉獵勘較。如此其於同異不必置喙。而自了然。雖不敢自謂不易。而百世之下必有同余言者矣。

佛氏云。佛以大事因緣出世。又曰。生死事大。吾儒未嘗不斥之。然不知此非佛氏大謬。處大抵人生種種貪戀。無非為得喪毀譽。然以生死較之。則得喪者毀譽之積也。生死者得喪之大也。於此勘破。則舉天下之物無足以動其心。而能至勘破。必須學以聞道。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死且安。則凡功名富貴者。舉而塵土之可也。聖人於富貴貧賤。遯世等處。舉以教人。而未有如此鞭之痛。而且切者。學者誠知生死不勝道。則當重道以舍生。而況乎其未必死也。今人求富貴。則以死搏之。而聞人語道。則相笑。此正佛氏罪人耳。同

志者其可不交相警而尚悠悠爾也

自周公沒而天下無善治功利之入人骨髓也
蓋二千年矣父教其子師授其徒為學則須
辦博居官則張才智間有操節自潔而恬退
未能依然終南捷徑不出功利窠臼幽潛伏
根未能自拔嘗思顏子為孔子所深惜而哭
之慟者比哀公之問不言其可行四代禮樂
而但曰好學而已孔子為魯子所篤信而尊
之者比門人敬事有若不言其祖述堯舜而
但曰暴瀝皜皜而已孔子家風相承止了一
心更不向外添一物後人不信自心而求功
業博辨才術以觀之警之應里役者家不足
而求貼戶雖曰不功利吾不信也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當文王與紂之
事耶言其憂深而辭危蓋指彖辭而言也然
余嘗觀之文王雖三分天下有二而猶位為
列侯非近君之位故雖姜里見囚尤可得脫
若夫周公居叔父之親獲宰相之尊東征則

握兵柄成王則擁幼君二叔流言召公不悅
天下之可危未有甚於此者故周公繫爻詞
於三四近君之位皆致意焉乾九三曰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憂何深也坤之六四曰
括囊無咎無譽辭何危也日乾乾而夕惕若
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括囊無咎無譽即公
遜碩膚赤舄几几皆公之事也而他卦三四
爻詞如此類者甚衆然則孔子宜曰其當文
王周公之事耶

靜坐一段工夫程門始拈出以示來學誠足補
古人小學之教蓋人生習氣物欲牽引自孩
提有知無一息而停今欲從事于學其上智
之資固可云回頭是岸如其稍次自非靜坐
小息塵機與師友之功交互相發則終無可
湊泊先儒入門徃徃而是我朝陽明白沙先
生尤於此得力白沙蓋終身焉而陽明自南
贛以後始專言致知今顧有以此藉口云不
須如此滯泥直當徑悟全體悟之誠是也然

不靜則心不細其悟何有惟郭氏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之云然不知知幻離幻前須有多少工夫此等皆自張門戶好舉全機之說誤人不淺孔明平生得力惟寧靜致遠靜以成學漢以下惟孔明最近王佐豈其欺我哉

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夫夜氣氣也旦晝之所為則習矣程子曰凡人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後世遂以習與氣並言之然習鳥可並氣哉氣稟於有生不過昏明強弱得五行之偏重其病一而已若習則自孩提以至白首自平旦以至宴息非惟日化薰亦時遷念念不住其始出於居常而其久至于成性故習能治氣雖愚必明雖暴必強是也習能道氣與齊人處則齊語是也習能忘氣閉二尺之童於幽室出而不辨牛馬是也習能生氣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是也情識好尚潛運密移賢者不能自免若立國之習則一朝之

士趨而赴焉唐人習浮藻宋人習迂弱晉人習玄誕夫旦晝牿亡而氣稍澄定則真機見於好惡不自掩覆然則志徂習習移氣氣清而習撓之非徒志則莫之勝矣故君子特立獨行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不徂於習也

朱文公先生一生辛勤著述誠有功於聖門雖其間不能無一二語未當今摘而議之然非為先生之過也余嘗思之朱子有不能無過者如聖賢刪述四書六經皆有旨趣學者說經於千載之下又誰能親受業於門牆至漢武帝時已不得而盡信矣存此書以遺學者使人人熟讀而精思之時有所述或朝廷設科雖其不得於聖心然多有得之者矣故唐人雖號詞賦風流然中一二說經者皆從習中流出即使非聖人的旨然其人固嘗俛首而深思之則其心想磨礪漸可入細下猶不失為博雅之儒自朱子出始欲以一人之力通注而釋之裁截牽附必如己意以剝前賢

著述既多宜其有不當者我朝又以此定為制書後生小子自七歲習而熟之使之為舉子業援筆而起人性皆善虛靈不昧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無一字遠于聖人比問其性與氣稟物欲何物甚至有發科居官茫然而不知所謂者生人靈竅各各有發而先以此見成未當之語填塞其中蔽覆真機若使早罷猶得回首自究苟至於四五十而得第則一生精神幾盡回視舊學幾為贅物何者不得於心而隨人口輪宜其爾也故朱子平生好多雖有功于聖門而不能無誤於後學其過誠在此也唐之科目至玄宗而增宋之科目至神宗而變今二百年矣

聖君賢相挽回人才可不急圖之哉或曰二百年名公巨卿皆由此出子何云云也余曰余所論學脉經術非論事功也夫人才無盡國運嘗治蕭曹刀筆武臣能興寧一之治詎由注解乎所謂名公巨卿者非賢高而密自參

究則既第而速自回頭若謂其盡由朱子成說而得則必無是理且注釋既盡則不復措思是廢經文也注解既定人無異說故近年以來舉業書幾至於萬後生集而比之有一場七篇而得十四篇者回視朱註亦為贅物是又將廢朱註也此其流弊真朱子所謂妖中之妖賊中之賊不更制而欲回人才柰之何哉余言以俟知者

先天之學天機也即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者也學者非質高而心純者不足以入之故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為先天之學者非也天以一生而至言象數則萬乎其不同而可以為先天乎故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後世解者謂見脉理衆鮮可以養生若是則世之針灸者皆可養生矣莊子之意大約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故曰目無全牛又曰官知止而神欲行猶言見天地萬物變變化化死死生生其關鍵在吾

目中如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是則為之識
先天識先天者夫然後可以養生康節擊壤
詩中及漁樵問答等書於天地萬物直是掌
上玩弄彼既知其機亦無恠其然矣

知無體以物為體然照澈活潑無內無外無上
無下無能無所不可拘執故孔子曰圓神不
滯又曰著之德圓而神凡物神者而後不死
凡物圓者而後能轉子莫執中便不圓自至
於舉一而廢百小道執着便不神自至於致
遠而恐泥後世謂圓則以為若人之趨時者
而諱之其亦不知心體者矣

學者無實學則仕者無實事此意相須蓋人之
精神一則專二則分專者似愚孔子嘗不輕
以愚字許人於顏回許其愚故能無所不悅
於甯武子許其愚故能弘濟衛國而世嘗惡
愚而求智也子貢之辨晏嬰之智孔子無取
焉蓋辦則向外智則擇利安可以為實學實
事今安得愚者而與之共學且事君也

人心潛伏有根則言笑視聽皆足以發之此獨
知之所以為可畏而無歎之所以為難能也
呂后哭子不衰則張辟疆孺子能測之古人
笑而神不偕來則左右能疑之故人君之蒞
政與學者之為學務須斬治其根非惟自心
之病將從根而漸萌而人之窺伺則投好所
必至心有懦根則人以燕逸中之故秦檜以
講和息兵說高宗心有忿根則人以剛強鼓
之故薛文遇以不和契丹誤出帝心有銳根
則人以敏給承之故蔡京以五日變法悅溫
公方其潛伏形影莫覩而及其著也人將視
如十目焉程子曰二十年見獵不覺有喜心
根之難除也如此

聖門論學論事亦每每從根上點示人但學者
只作紙上過不為之深思爾如貧無詭富無
驕非不善也然畢竟有貧富之根在而無驕
諂者特制之使不發爾若樂而好禮則與貧
富為相安無富無貧而驕諂何從更生善無

伐勞無施非不善也然畢竟有勞善之根在而無伐施者特抑遏之使不發爾若老安少懷則與萬物為一體無我無人而伐施安從更生此是聖門深入治根之學故曰學者從須百尺竿頭上進步

古人之學將以致用今人之學乃以資談世鮮真儒源率在此語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之學不可見而洪範叙疇一篇乃其一生精神命脉然余嘗思之古人處困無如箕子

者始則事暴君終則居夷狄暴君無道夷蠻難馴然箕子始終以此學處之故易曰箕子之明夷言不傷也學無過於彝倫化莫著於五行箕子能以皇極參驗五行庶政福極而其機始於五事是其學始於身而終於造化一以貫之天地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此其所以可居亂朝夷狄而不失其明也後人處此而無箕子之學徃徃喪失宋儒或邵康節可與語此

余嘗謂聖人道理於繫詞深言之曰洗心退藏於密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生生之謂易曰鬼神情狀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中庸猶不離下學工夫而繫詞則專言形而上者然所謂神與密道與易鬼神造化非此心磨礪澄然無欲則安能體會得澈未到而遽測之則勞未到而遽語之則殆此所以聖門於論語中不及一字誠不敢以此設教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冲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融聚之氣也此二者皆先天無形之氣也所謂水火不相射者是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保合居方之質也此二者後天之氣所謂水寒火熱者是也然雖各一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于其中盖道不能不為善善不能不為性自然而然道與善非性以為之邪廓則無所麗故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人能因性而完復於道則聖矣顧中

人以識取之則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衆人以情渾之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夫有性則不名為道而再入情識則不全其性奈何君子之道不鮮乎故孟子曰堯舜性之也蓋此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不能不出於情識而能消磨之以復其初者也情識用事障蔽天真夫聖人者純任真真而後日新真而後富有夫盛德大業者豈情識之謂乎或者曰先天後天豈養生家之云耶余曰不然易言之矣伏羲先天圖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有定位而無交氣余所謂無朕者也故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文王後天圖則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而乾居西北坤在西南二用無位周流六虛余所謂保合居方之用也故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坎離為乾坤之用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而坎離毀則無以用乾坤一乾一坤一坎一離者道也即易先天後天非知道者其孰能知之

學問在人多以己意承擔後世固無容論在孔門惟顏子光光一味粹和別無夾襍故孔子直下全家交付而惜其死之早也曾子便為魯之氣質所困然幸其下死磨礱終而得入故江漢秋陽之言者實是曾子透澈處而又惜孔子之沒在其前也子貢聰明才辦卓冠門人然於學問畢竟以己意精量如仁之一字是孔子從新拈出想其師友問答子貢豈有未知曰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如見大賓承大祭言也訥句句鞭在人心身上子貢好大便從博施濟衆上看將去若使仁而在博濟也則豈惟堯舜有病天地不盡分處亦幾不仁孔子見在師友夾持其師說向裏而其徒想向外故余謂古今以己意承當者大率類此夫子示之曰仁者立達已便欲立達人欲字在心即使勢有不能全立達者而吾心盡矣已有不欲能近取譬取譬在心即使勢有不能盡者而吾心盡矣心欲便是

仁有施有濟安在其博與衆耶程子曰人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此五倫最近而尚有不盡分奈何其欲博且衆乎然立達取譬孔子亦是就子貢博濟上說來若其深處則四勿盡矣一身無非禮便是無欲無欲便是仁譬如三月春融天氣清明無纖雲厲風則萬物欣然向榮故仁為元為春須從體驗乃有得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蓋指造化之極顯而近者言之爾極而至于造化之屈伸萬物之生死天地之升沉朝夕之往來福禍之伏倚無不有造化焉人生其間日出而作則謂之晝日入而息則謂之夜而曾不知其道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惟聖人為能知之余嘗譬之海舟舟中人皆深居於舟日夜非無所事而不知舟之外南北東西也惟秉柁者居於舟上則舟外之風波南北與舟中之可生可死皆洞然於心目間聖人獨觀造化而裁

成輔相亦猶是也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衆人之於水也而若是乎今晝則運動夜則寢息運動則思寢息則夢夫安有通而知之者耶是中非精思而悟纔落言詮則克棟為書有不能盡者故晝則同見然精之所結有一人獨見於晝者夜則獨夢然神之所通有數人同夢于夜者夫烏能知之是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千古學脉或問於此亦拳拳分疏然直是不痛快大抵人心無動無不動者也動于喜怒哀樂者其應迹也而無動者猶是也此所謂中也及其喜怒哀樂之無乖則謂之和而中即和也譬之鏡然明者其中物來則見之照也照而無不澈者是和也然鏡之明無不照時入囊則照囊堆垢則照垢則知人心無不虛時應喜則為喜應怒則為怒言中即為和方喜怒哀樂時即未發若以為先有物然比喜怒哀樂起而應之則

截然為二心體不爾也且有起則有還則喜
怒哀樂之過也其將何還乎故先儒曰驗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能驗即已發固不必
論奈何未發又有前乎余早年嘗問先師南
野先生喜怒哀樂却有無時先生曰喜怒哀
可如此說心體時時泰然則樂字不可說有
已發未發良為得之

宋儒如荆公絕世之操卓冠之學堯舜君民之
志乃竟不能成功而紛紛見尤於公誠不能
無過然余深悲其不幸余觀宋之創國其君
則厚於養士而綱維體勢不立其臣則安於
養養而志氣靡慢北虜歲幣民不勝困兵威
不振朝夕恬熙如一二大臣不過以遲鈍雍
容為德度一二臺諫以議論攻擊為盡職曾
無一事行之數年者後生習以為常而於國
事之孔急者視為無可奈何而畧不料理料
理則群起而議之以為好事喜功矣荆公突
起得君惻然以軍事財賦為念務將整理彼

遲鈍雍容者相視以為詫異老成一言則後
生相與紛紛然起矣宜荆公之無成也嘗譬之
一大家其積頗富而其子弟皆龐厚溫淳但
如例衣食而於祖父之業有餘不足悉聽奴
僕不復料理密邇豪橫畏縮貢奉不敢忤逆
子孫相傳以為故常一旦有一子弟慨然歆
查理精明更革處置非惟其伯叔兄弟愧而
且異而其奴僕父逸忽勞亦復囂然矣彼振
作者悉引祖宗故事猶不可行而况又以督
責急切之意臨之其誰與共之然不知密邇
之豪橫則固憚而畏之矣試平心觀之畢竟
振作者豈可謂之不肖子也是時歲幣輸遼
女直未盛靖康之禍自徽宗昏淫而移其責
於公朱子尤深非之於全書中引其妻奢侈
逐姑之過矇昧不明尤為過情此余所以為
不幸也若公者宋朝一人而已或曰子以宋
之臣子如富家嬌養子弟則有據乎曰宋人
俸祿厚既罷猶領祠故凡居大官無不奢者

一人而廢數人膏粱宴逸剛心銳氣已盡西北之患其心輸幣豈非皆婦人乎南渡亂離餘習尚在封疆已促黑子彈丸而西湖之上父子君臣酣沉逸豫遺事所載可為痛心趙汝愚賢相也登堂燕沉檀烟至堦下不可見堂上死亡在即而恬然就戮此時安得如荆公之奮發有為者為之振起哉大臣委蛇自完小臣迂濶議論卜年三百非其祖宗之仁厚莫可冀矣

為學至聖賢為國至祈天求命養身至長生誠是極則事然三事亦有不同為之者固當竭一生之力以求之然有不可得者為學至聖賢可責之已矣為國則須君臣同德養身則須緣偶具諸五代之亂生民塗炭周世宗英明剛決之才王朴蕭曹房杜之亞四方側目而奄然俱沒莊子曰卑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是烏可與為學者並哉程子道其常爾儒者之為學以明道也道不得而後為功名若

今之為儒者則宮室妻妾車馬富貴而已之佛者之苦行以明心也心不明而後守頑空若今之為佛者則建寺造塔供養衣食而已仙者之修煉以為神也神不煉而後養形若今之為仙者則御女耗火克足財色而已夫失心而守頑空佛者以為棄大海而認浮漚若衣食者其於佛之道相去不知其幾萬里也失神而養其形仙者以為守屍若財色者其於仙道相去不知其幾萬里也若夫儒者視天地萬物為芻狗於其身若不相關而宮室妻妾車馬之不足則不啻竭其生以求之而語人曰我為儒然則孔子之設科也其以為後世富貴得志之地也矣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皆以伊尹當之謂其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然不知此而可以有為則世之狷者豈少哉而皆可以有為矣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鬻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此有不為也故翻然應聘

而後可以有為孔明臥于隆中不求聞達于諸侯此有不為也故三顧出山而後可以有為何者蓋見之大者必不屑小養之厚者必不發薄今世之急急於建立者其於有為固已著相豈能空洞其心而判萬事哉故余謂不為者乃預無為之之相所謂虛其心者若一介不以取與此匹夫之節自好者之為而謂此足以盡伊尹者非也抱玉於市挽人衣而售之則其價必不高余惡夫求於世者爾

今之道不合而不能去同流合污而曰我將以有為雖曰不患失吾不信也

聖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無我也種種學病障礙真性皆從我生故孔子絕無意必固我而舜曰舍己顧子曰克己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則天下皆我矣於富貴而競之以養我於宮室妻妾而豐之所以奉我是特其粗者根種潛匿流說四出雖至于修行講學無非求以勝我其微處有人不及知而已

獨知之者其尚能窺聖賢之域而以萬物為度哉故孟子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余為之說曰克之而公已則雖四海亦我也不克而私已則雖父母亦人也先王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無我而已矣

蘇氏父子雄才天挺虎視一世至東坡尤為駕風鞭霆然實不及其父東坡之文於經世詳矣然於學問每不入深若老泉則煞有道得切者如上田樞密書云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王公大人非天之所與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王公大人身位稍崇則舉動詞色皆忘其身之不肖以為天下可盡而不知求其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其所都之厚者豈能有加於其性哉老泉貫串百家其於權衡之書往往得古人精處而宋末諸人槩指為陰謀誠非深知之者宜其有以自重而可以忘其貧也老泉酷好孟子其文氣蓋

一世即使於道未有得其當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

孔門言仁此是指人人生道活潑融粹盎然可循固非格式束縛及議擬外求之比然非顏子烏足以承之故其告顏子獨詳而於易之復稱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然顏子之功於易備矣克己損也復禮復也非禮不視聽言動大壯也合而言之曰乾道也非顏子其孰能之

卷之三

學

九

立國之勢始自創業幾微之間強弱頓殊周公治魯太公治齊其後篡弑儒亡莫不定於始樹之日如唐人失河北與宋人失江北大抵事體相類唐人雖終不能復河北然亂臣賊子猶束手聽命肅宗復兩京憲宗幾太平會昌披拾李德裕一相又成反掌尚成帝制宋人舉足一南其心僻地百年自守亦幸敵人之庸未有南志奄奄待盡終不能以一矢復寸尺之地蓋唐太宗制平四海勢體尚強而

宋太祖欺奪孤弱多姑息以慰天下不平自相懸絕此其人臣稍加氣勢振拔者如寇萊公王荊公岳武穆皆不免禍而庸駕顧位者乃多得名信立國之不可不慎也

華嚴經八十一卷暇於寺僧取而讀之蔽之以四字曰廣大神通而已其間多禪以布施身命珠玉之語佛氏講張以愚婦人女子故華嚴在人間有刺血以書之者自謂信佛而不知此非佛宗旨也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不過百言而聖人神用盡之矣此吾儒所以為異於佛者程先生曰看止觀經不如讀一艮卦余于是章亦云

學者入門結果直是無欲二字了當夫謂之欲者非至于私殖嗜慾之類也蓋真心一而已其間不容一物必至無欲然後其體始全故有好靜而惡動者意非不善也然竟而言之不免於眼中着屑蓋心無動也而惡之心無靜也而好之好惡紛拏卒歸妄動真性眩騁

絲芥蟻亂蓋指一念之間而其蔽覆其體視夫嗜慾私殖亦同一太虛之翳焉爾故易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堯舜孔子亦不過無欲之純耳故曰皜皜乎不可尚已

知行本不可分近世陽明先生曰知行合一夫謂之合一則居然為二物宜當時學者之有爭也然孔門有專言知者有專言行者三十而志立志之不感知也知天命知也耳順知也從心所欲知也而行在其中矣學實去博行也問實去審行也思實去慎行也辨實去明行也而知在其中矣若是則奚得而分之學者惟以孟子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之言為疑然不知射者之初張弓挾矢則行矣矢一發而巧力齊用固未可云先用巧而後用力是亦未嘗分為二事也

大學經文不曰古之欲平天下而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非以為我

治之也不過欲其共明此德而已後世自私自利而一出於法以持之者乃霸功非大學之道也蓋王霸機關幾微稍異而公私懸殊苟為明德刑罰甲兵皆明德也苟為法治周公典禮皆霸功也自漢以還大都欲留天下耳而烏知所謂明德有君有臣則政無不舉故經文以天子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以結之夫人君能修其身者乃可以謂明德而於平天下章又曰絜矩非矩則無以絜矣孔子不得志于四方歸而思狂簡其欲共明於朋友也夫

嘉靖乙丑結夏天台萬年山中幾百日偶有所思及或看書有會於心輒筆於冊積成一帙不忍棄也名之曰山居隨筆出以質同好且以為他日結茅之券云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外編

江西省志

臬史氏曰大志志大者也先是嘉靖丙辰

命督江西學政再按列邵講業之暇頗采

山川賦役大都時札留篋中三年移參藩政間

取讀之雖一方大故可按肫在目而以文郵輟

棄去久之已復念 國家張設官吏與仕者所

漸建立凡為民也自人人亟代去不及周知始

有急期會潤色目前後農寡實無深長之慮今

余言誠鄙然民事粗具是官茲地者按而讀之

且觀故實供輸費億物力詘盈倘閑然思焉斯

制宜增損乃有所承規惟久遠不違其利裨諶曰

謀於野則獲其以當問於野耶予小子所以志也

賦書

厥初生民衣鵲薦草上簡下供其以相保股之

弱之枵之剝之雖有崇高末矢入縞作賦書

臬史氏曰古之治天下者其好生之德厚下之

心靡所不肅其至而於取民之際經常度則纖

悉周諮物任於土則齊其盈縮而不執其詘弊

生於徂則防其萌孽而不使其流殫畢心力以

震其郵若此者非獨以足國需而快適意使不

窘匱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雖堯舜之治

世為之君者不能不藉取民以為國經雖五代

之亂世為之民者未嘗不知奉上以為職制二

者交致而節紓優養則上之柄實持焉三代而

降茲道漫微漢自文帝免租惜費殿庭以布帷

宮飾不緣積聚賦剝其後耗敗猶不歎於民以

求其世晉氏暴起胡氛昏翳民用塗炭于今升

歸其過於民事以無公劉后稷之重民深根固

蒂貞觀開元之盛至天下斷獄二十九人外戶

不閉其功不細而歐陽修歸其功於民事以租

庸調取民之法乃三代遺畫焉然則治亂之效

端可觀記宋元季世庸君恭主常股削極斂用

以資其奢稱其款而興利之臣又為豐豫之

語以導其末萌故民生不勝其求則起而為

抗抗而聚且不戢則封疆不展供億無由至

而亡其國者往往而是也豈非蒙於
地之理忽於履舟之戒其最弱而愚者乃
所以最強而散固未可以過損之道剝之也
執古語曰國之大事於是乎在民之蕃庶於
是乎生有味其言之也

高皇帝起民間其於閭閻之豐凶札瘥尤所關
理坐朝還 宮至手披民籍接黎耆詢所疾
苦故於天下經制凡所為編定節度征徭為
百世不易之法誠跨前朝而垂後矩者自吳

元年以後與偽楚相持於翼軫之郊鄱湖之
曲揮戈瀝血之事劇於四方故早歲於江西
之民猶加意焉洪武十四年江西戶一百五
十萬至二十四年則一百五十六萬五千幾
煩矣而派夫則後於畿內在洪武七年免租則多
至全蠲在洪武四年其煥休之意以重民之故抑
亦以九江鄱湖據南都上游而其地南臨二
廣北接宣揚西控楚東翼浙為中原一大都
會哉宣德間永豐曾子良作亂而江西大饑

富民曾希恭等出粟以賑遣行人齎

勅旌勞其重若斯而景泰間都御史韓公雍未
幾來撫更還賦法履縣判定一盈縮無不便
者民翕然安堵蕃阜不祲殽也弘治癸亥間
儲蓄大抵又寡而盜煩巡撫林公俊奏募人
納銀七十兩者授七品散官次以遞降監生
減十之三廩膳生員減十之二不願冠帶願
立表義坊者出谷二百石銀發縣糴谷每十
里積谷萬石貯之倉名曰常平如秋成谷賤
六石糴春夏貴五石四斗糴秋成五石糴
春夏四石五斗糴省其餘以備耗每衛積一
萬石所二千石更勸社民各立義倉義學義
塚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
義三義利是義倉之備社中富民任其出谷
六百石或四百石別儲一倉極貧利一分次
貧利二分奉借秋還轉相調助下戶部覆議
命俊行之至正德壬申華林盜起明年姚源再
作漫延廣饑數郡後饑僅克之民有未息而

宸濠復叛連年苦兵生齒凋謝巡撫王公守仁巡按唐公龍先後奏蠲租寬力役市逆濠產悉以代民運輸而以其餘賑貧民雖瘡痍復完而經常一定之法亦倉皇未之及也

上御臨天下宴然江西猶無事四十年休養戶口益息文物煩富於斯時也然大都物豐蠹萌形影可見而民所病與諸未善者即閭閻不得達達且不治治亦格不行者豈少也哉先是右布政蔣公曙欲酌民糧多寡以為額

視地肥瘠以為徵法頗均大抵民戶糧一石以七錢五分為輸而嘉靖戊戌巡撫胡公岳與布政夏公邦謨參議王公禹更定為七則大都亦不過酌多寡視肥瘠而慮視昔則密矣第一則若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武寧寧州高安上高新昌清江新喻新淦峽江廬陵吉水永豐泰和萬安龍泉安福永新上饒玉山廣永豐鉛山弋陽貴溪臨川金谿崇仁東鄉南城南豐新城鄱陽餘干樂平安

仁浮梁德興萬年都昌建昌安義贛縣寧都諸州縣糧多又濱江派起運兌淮南米每民米一石加耗米四斗七升二合七勺七抄六撮六圭二粟起運京庫折銀顏料棉布大各府祿米存留倉糧每石納本色正耗米一石一升四合四勺五抄九撮二圭折色銀二錢二分九厘一毫五絲八忽八微第二則宜春分宜萍鄉萬載四縣糧科重不令兌淮止派起運南米雖加耗每石銀四錢九分五毫八絲五忽四微而四縣猶以糧重故累奏乃以原派吉安安福二倉米減除而用宜黃樂安永寧三縣京庫等布輕則派四縣每石本色正耗米三十一合六勺九抄四撮六圭八粟折銀三錢三分九厘七毫三絲九忽四微第三則德化湖口彭澤三縣雖濱江而糧故寡不令兌軍止派淮安南米每米一石加耗米二十四升九勺二抄三撮九圭七粟連棉布存留倉學每石本色正耗米五斗六升

八合一勺三抄二撮二圭九粟折銀三錢三分六厘三毫九絲五忽八微四纖第四則廣昌瑞昌德安三縣阻山星子縣雖濱江而糧寡皆不令兌淮止派南米每石加耗米二斗三合九勺七抄三撮九圭四粟連顏料棉布京折大各府祿米存留倉學米每石本色正耗米三斗八升六合八勺九抄二撮五圭八粟折銀四錢八厘五毫四絲六微八纖第五則宜黃樂安永寧三縣阻山不令兌淮南米故無本色加耗止派京折棉布顏料祿米存留倉米每石銀五錢二分六毫二絲九忽五微六纖第六則大庾南康上猶崇義雩都興國石城龍南諸縣阻山且糧寡不令兌淮南米故無本色加耗止派京折祿米存留倉學米每石銀六錢六毫二絲四忽三微六纖第七則瑞金信豐安遠會昌四縣糧寡不令起運故無加耗止派倉學每石折色銀六錢已定議布下施行然各縣田科則不均畝一斗

者頗適中而有至一斗八九升者民猶以為病故事京庫民折米三十萬每石徵銀二錢五分號為輕則而沙逃米據其內三萬嘉靖二十三年巡撫虞公守愚下叅議王公挺復議凡一斗以下與一斗七合止者如故派徵斗一升以上則餘數改與民折輕則計三萬餘與官沙逃絕同謂之改重米分派督徵比南昌新建二縣猶稱附省差煩不應視他縣為詞嘉靖二十五年巡撫都御史傅公鳳翔復檄下布政司改議因糧之輕重以為增損惟奉新高安上高新昌萬安豐城新淦吉水龍泉永新進賢靖安武寧寧州安福峽江吉永豐南豐崇仁諸縣每米一石原派銀七錢四分七厘八絲八忽四微七纖并宜春分宜萍鄉萬載諸縣每石原派銀四錢八分壹厘二毫俱以田科重仍舊不更其田科猶輕若新喻泰和南城清江廬陵鄱陽餘干樂平德興浮梁安仁萬年都昌建昌安義廣永豐弋

陽王山臨川東鄉新城贛縣鉛山貴溪金谿
寧都上饒諸縣每米一石改納銀七錢四分
六厘七毫二絲三忽一微七纖德化湖口彭
澤三縣每石改納銀六錢六分四厘六毫八
忽二微六纖廣昌呈子德安瑞昌諸縣每石
改納銀六錢三分九毫八絲一忽七微一纖
永寧宜黃樂安三縣每石改納銀五錢四分
四厘九毫九絲三忽五微五纖大庾上猶南
康崇義雩都石城龍南興國諸縣每石改納
銀六錢五分九厘六毫八絲三忽九微五纖
瑞金信豐安遠會昌諸縣每石改納銀六錢
四分四厘南昌新建二縣每石改納銀五錢
八分七絲九忽五微三纖皆以起運存留本
折排定之然南昌新建故派南京本色米一
萬六千餘石移於新喻等二十七縣而是歲
部撥下城輕南米銀九千五百六十餘兩又
悉與南昌新建於是各府以為言嘉靖三十
年巡撫吳公鵬更定之南米復派二縣而均

減輕銀六千五百六十餘兩以昇通省南米
故額八錢三分者減除三分刻載頒布額里
甲歲派襍辦多民間不盡知且不與糧借徵
則奸民納其急者而遺其緩終不輸官而有
司於派時不能盡勾考吏緣為奸并均徭力
差募人者執帖取諸民其率常數倍嘉靖三
十五年巡撫蔡公克廉乃倡議為一條鞭法
統計一歲運京與留及官所需額若干通十
年均派之總收其直於官而以時給諸募人
其最病者富民當金銀庫子給服縣官輒傾
家蓋縣官諸費取給於庫子其廉者不至是
而過客治具酒食或錢糧徵不及輒令庫子
借輸不能悉還雖庶或為之而徵銀在官募
人則庫子貧民縣官束手無所措公議一出
民翕然以為便然庫子不獨供縣官也而凡
庫藏銀錢皆其所守徭中又有稱斗級者亦
倉支放滿乃得代故民苦二役雖募不肯應
即應者又懼其盜侵而逃則貧無藉者不能

償也於是司窮不能計而公故議 淮蓋
二府祿米即令饒興建二府獨輸之米石折
銀一兩他費不與則二府苦獨重稱不便而
一條鞭法革不施行矣先是學倉糧收六而
放以五軍糧收五而放以四皆存其一以備
不給戶工部不時有所需蕪歲之水旱不定
所謂襍辦者頗贏於歲額以待之然存其一
者與多編之贏不能悉查則往往私縣官而
問里推隨苦不辦又加困而病矣明年丁巳
各縣往往告不給而

三殿火 大工興復有加派巡撫馬公森巡按
御史徐公紳以為南京倉方米賤而支本色
則困軍江西方米貴石八錢而欲盡輸則困
民不若視近例於江西三十六年應輸南京
倉三十萬六千石俱徵銀八錢以五輸南京
而以三留通得銀九萬一千八百以助大工
而罷派於民甚便乃會 奏得請准一年施
行而袁州民復告病公通融稍減其南京本

色大府祿及存留米而加以南京折色與銀
米去舊額每石四分而民稍稍紓矣然舊額
運莫重於兌准留莫重於祿米而令過江湖
餘銀以給祿則過重而祿封歲增亦苦不給
又明年巡撫何公遷巡按御史鄭公本立乃
悉更定減二兌米之過江者每石七升至銀
二萬三千餘兩以前改重沙塞米運者與
王莊銀牛米改留司庫以給祿而以學縣倉
米收六放五者餘一錢改為帶徵新祿通留
司庫於歲給祿有羨改重沙塞原在折銀三
十萬內者悉免以與民而折米之額自在於
是各縣皆均他諸除
淮

益派名以革其自收別新舊倉米以免其混
雜均撫州南昌舊額以平其告爭會戶部復
將兌軍米折扣五萬輸銀太倉因名曰兌折
米綱維提揭分拆即於其間運留自為加減
而派額備矣而是歲賦書適成然此皆其大

都即中丞監司往往爲籌計不遺心力然民所以病非獨額也而其弊不可悉數其大者初派時在糧額有輕重而戶工部歲派或然加增無定準派官不一察則算人悉散其重而執其輕者懸空以市於民而二部下檄布政司每省一分則或每府一分而其入吏與部輸者分之官不知也既派下而縣官不察民不知吏因緣爲市如舊額滿徵而匿其新減之數吏下於收頭收頭取於民而與吏共其贏民不知也既徵而在官不以時入庫則部輸者利以爲息甚至用以爲市田塗屋費傍倚右勢官不能追即追以其息募貧民居因飯食之而已坐享其利官不得而詰也未徵者在民則負固險遠又或宦族隸人不敢捕急則以自運爲解糧長亦不能誰何而往往以見田爲沙塞不輸同甲狐愚者以官爲憤無所控民益困歐陽脩所謂一室去而

四鄰俱盡者豈獨唐人爲然 大較瑣煩不能盡

朝廷苦用不給官苦負逋無所措手故欲紓民莫先均賦均賦莫先去弊去弊莫先精察精察莫先任人嗚呼盡之矣

均書

十人仔肩百人作勞利在勾平不利偏裒偏裒父之俱僵而逃作均書

臬史氏曰余次均書未生不卷書而起復廢

而嘆也嗟乎古治不可復見矣自衣革茹毛之風遠則用臚於奢侈耗端見矣

國初兵興百需革創每師行日費千金然山澤利空多棄不治免租輒數年而用不聞困今太平久經費有程如江西見無千戈饋運之擾而官患不給民患不供僅僅卒歲若不能爲國自有司而上與夫夫役驛兵之胥碎無絲毫取諸民而猶以爲不辨何也夫水壅則流溢刃割則鋒鈍萬金之家歲入應千今

之日持牛酒餉客則不能具而匹夫匹婦一簪之資猶足以富自給其款之廣狹者乃其用之所為豐歉也與然余常求其故矣三軍之衆統於一將其強弱之形不謀而自合也萬斛之舟制於一柁其折旋之便不令而自行也百里之邑天子拜令於庭生死屈伸惟其所裁三年而課績無不得其志則宜無不可為利然當創業之時人人各思奮才智自見因用之以為民上其為慮艱其為憂遠艱則不侈遠則不轄已方于民方睢睢無負於官而又久任若之何其以病民也承平既久上下緝於彌文而略于民事仕進華於津要而遲於令守雖

朝廷以是獎進之褒嘉之然不安之意苟且之所由生苟且之心鹵莽之政所從出由是則費且無經矣由是則不畏民艱矣由是則利其去而資之不復自檢察矣若之何其不以為民病也余嘗次廣昌何公文淵行實見其當

時為溫守七歲條上不便數事得徑施行入覲奏績

宣宗予之宴且贈以詩是時同遣者凡八人皆稱名臣嗟乎若使其民事則略令守則遲亦安能收是效以耀於世哉守今重他不舉道其可見者每歲編差銀力各有輕重甚至懸絕數倍者縣官視戶上下以為次其戶之力與差適則十年之息可以無事即不幸浮其力則家由以傾而一歲之計失百年之故其為利害豈有量哉故撫按監司與民相懸起意發令即善下有司施行故無得徑及者守令朝發而夕至家諭而戶曉聲華之馳驟文采之宣邕視夫捭捭而煦燠惇龐而宜民者非有先後大小而士常後此而先彼者則世變之趨漸也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王嘉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

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
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又數改更政事
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
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
之左雄告漢明帝曰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
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大抵無慮明王聖哲未
有不由斯軌而能臻治理者也今有司或令
下不入目付之吏制其遲速高下次者纔一
省輒廢去擇其易者塞責僥倖苟且去民不
見德亦不見怨次者強幹精敏之資足以自
致於理而稍驚於時則工文移以市於上而
其最號強幹精敏者則其為空文益工監司
巡察莫之詰也而貪且暴者不在是焉故必
有循良之心者其視民如子一不得所若病
瘵刺膚要在拔去其于空文稍寡而嘿嘿悶
悶民將大庇焉則費不廣而民戴富差不訾

而民懷均徭張全義尹洛民語曰張君無他
嗜好惟見佳麥良繭則笑爾全義不足道也
而意近於嘿嘿悶悶者余姑附於此
或曰諸經費視今志可知也豈皆不急可罷
者耶不可罷不取於民則安辦近且徭有提
編者其若之何應之曰余所謂重守令者非
謂其能不費也而民之應徭者亦非故盡不
供也余徃言之要在有情而得達達即治治
即行斯已矣鄭方僭簡間晉楚爭駕犧牲王
帛待盟二境環鄭之疆不出千里而計其郊
勞贈賄之馳候不啻數倍公孫僑為之外無
失辭而辟田疇教子弟循循撫鳩中不失其
所以為國爭先王之貢於申之會楚人不敢
喘焉而終僑之身鄭未嘗病彼豈不取諸民
者耶提編若五年則六年皆編之而收其直
以佐軍興至六年則以七年者應役而通十
年則一年復浚於通邑其於加賦夫亦朝三
暮四而已夫財猶水也要在導之而已若必

加賦此蘇長公所謂盡用衰世苟且之法宜民之困而積至貧且盜也唐肅宗時新失河北國經未定師旅方勤德宗之季兩度播遷一播不給然使劉晏韓滉為之歲漕關中與百貨之入於內帑者不下數百萬而百官沿邊與軍興之費皆給焉而寶應興元賴以倣濟考晏所施行時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況朝京師度計以二十萬緡給劉玄佐若不經意者夜退與部官筭及秋毫故司一邑者必有通融之法然後足以蘇疲民而司國計者必有轉運之才然後足以供乏用因其所有而處之悉其所藏而估之是亦括財而

已非理財也括財用於天下猶不可以為善國而括財用於守令則民困且逃卒於亂非余所聞也
一條鞭法凡里甲均徭通計十歲所總存留起運為額應募應加者增其數不輸甲通一縣共徵之帖下民戶備載十歲諸色課程糧稅徭役所應納之數于上歲分六限凡上納完輸與給募皆縣官自支撥募人不親至民戶蓋輪甲則十年一差驟多易困今一年稍稍辦力均易輸且給總在官諸募人不可復加取於民而民如一限輸完可閉戶而卧無復叫呼之吏矣考松江志載周文襄公年譜有云公每府通計一歲田糧及支撥總數以秋糧正米為則定為加耗徵完如數支撥若干為存留若干為起運凡夏稅馬草農桑絲絹迤絕積荒墾江陷海包納之數與夫織造供應軍需等費悉于是取之故民歲賦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

織造軍需今之里甲也供應今之支應庫子廩給庫子也其所載加耗之例又云華亭每正糧一石加米七斗上海加米八斗凡夏稅麥豆食鹽義役等項悉于此支撥其後止加六斗至五斗止夫義役今之均徭也而所謂加耗今帶納之差銀也此其故案施行有驗可覆也余於賦書載所以不行之故大抵過愿在各縣金銀庫子與斗級然米詳也用一緩二古之三徵亦一歲之法今糧差通徵分為六限亦用一緩二之遺意也夫十年而輸一兩不若一年而輸一錢為輕且易也且人皆安目前孰能一年而積一錢以待十年輸耶是宜當差之歲賣產鬻兒者相比也均徭之法每歲通縣徭銀數一定不可復減而各甲丁糧多寡不一甲之丁糧多則其年派銀數輕丁糧少則其年派銀數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又復不齊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四加五加七八者有倍納有

四五倍七八倍者有十倍有百倍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在官正派之數輕重通融于一縣苦樂適均于十甲募人不損其役值徭戶不苦于偏累固便金銀庫子正編之銀一兩費輒倍數百兩各邑雖不盡同大約不相遠今令縣給銀募人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庫子之例取徭編銀為募人工食之費止令巡守不管收支其收支則以委諸縣架閱庫吏縣無架閱庫者則以他冗吏為之徭戶親當則入役初常例費已不貲而誅求于上需索于下靡有紀極今以吏司之則毫末必稟命于官需索者固不得行而誅求者亦將少歛以時得代不苦久候查盤更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級有親克有募克徭戶親克固當償所折耗募人代克而徭戶亦不免償者蓋募人止為看守而查盤之折耗使費皆徭戶自持夫彼守而此償是教之役盜耳今募有家籍者克之於工食外歲

加脚費查盤折耗俱責之則必不自盜而耗自少年終必更無復歲久浥爛此又甚便其號坎難克者如各驛廩給庫子鋪陳庫子看監禁子諸役廩給庫子舊例徂戶親克客使人挾勢需索不啻數倍今改議徂戶編銀解府驛官領銀供應客使人知官支有程不可得多即用無濫且稍稍有餘鋪陳庫子每名設如食銀四兩而用必十倍者蓋初役常例已七八兩而看守扛擡每名必以四人克當鄉民勢有不能必至募役工食亦十七八兩而又損失補償故費無量今量驛繁簡每名酌爲加其直給令驛官臨時顧扛役不及再動驛夫而無事則貯之官禁子舊皆雇役而號稱難克者則買刑具賂賊耳今刑具官編工價給造不取辦禁子止令守囚食起居斯無所累他諸其事煩不可悉道大約通徵附秋糧不祿出名目奸吏無所措其手而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固不

可勝利矣然事每每以更革大不敢決議而又行之須造冊甲歲起斯不偏礙此在定計久之民相安而享其便也此法不行其次莫若於造冊之歲另為十段一冊以貯縣其法如一里十甲共萬石糧則一甲各千石通融齊一每歲編徂據以定差庶乎多寡輕重適均蓋人戶丁糧附冊有懸絕者人利其甲糧多者愈趨之則寡者益寡不勝而至於逃而甲糧多者非勢豪則奸書滑手十段均平之即逃絕虛米皆以分配則大戶小民更相休息此亦以濟冊籍奸弊之窮為守令利民之大法也凡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失其人則皆弊語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今欲聚斂而謀為一定百利之法者三代以來無是也

藩書

語有之樹敷根蔭果碩蠹伏設坊棟潰以俾戢穀時庸保親廟畧是屬作藩書

臬史氏曰三代之封夏殷尚矣周公相武王
履天下之籍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
人天下不稱偏焉而荀卿以為大儒之效何
也蓋王者理天下不能獨治褒功分土更置
犬牙幹枝相屬所以為公天下之具而骨肉
同姓顧可儉之使其無茅土羨祿養生送死
以為親愛之具哉此所以為武周之心也顧
時有所必變勢有所偏重而仁義之道兼行
於其間則扶植防閑不使其僭侈以抵於法
而又為可繼之制以遂其親親之心而不至
於窮斯則道之難也草昧之初支庶不煩其
後蠡斯麟趾漸至數十倍太平安情實日
泰此時之所必變者適千里者十金之資十
人共之則適而有所加則有所薄加不已而
至無以分則將益金不然無以自給此勢有
偏重者裁制之謀近於慈間而曠蕩之澤涉
於憊弛惟夫張而不絃寬而不緩斯則制變
救弊而惟英君信相能權之者也

高皇帝初定天下洪武三年始封十
王大約儀衛規畫下
天子一等而沿邊大封盡齊晉秦楚蜀粵之地
其後諸庶再封比將軍者合四十九而同姓
之籍視前代為隆矣是時訓導葉居升不詳
帝意上封事謂分封太侈他日裁之則生怨有
七國之釁任之則不掉有尾大之憂至引漢
晉之事以明之其後漢齊之變若與居升語
合不知亦一時之會而
帝意居升不詳也西漢之事賈誼語之矣至今
以為得然劉澤叫呼諸呂側目而齊兵出駐
則北軍倚重安劉之功孰維之哉晉氏之難
女主擅朝權臣濁腐蠹自中生彼倫罔者非
難本也唐宋孤弱卒於無附居今志古得失
可鏡矣况
本朝之制食租不親斷輅與漢晉大異顧所以
為慮者非一時創造之所能悉而事久變形
亦俟後之粉飾圖以補之爾江西三大府先

後並建皆

天子骨肉 淮 益僅僅奉法無大冒干

祖訓焉而寧濠則滔天不逞

社稷幾危咄矣所以然亦以僭侈不裁請求每
遂生其野心彼其初亦以為厚之而其後則
遂不可禁此所以為仁義之道當蕪行於其
間者也先是宣德元年更定宗藩祿米品級
後二年寧王權奏乞南昌附郭灌城鄉田俾
子孫得耕種自給

章皇帝與權書曰所喻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
庶子耕牧朕不惜今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
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鄉民所賴以足衣
食庶子邵王自有歲祿若從叔祖所言百姓
失業必歸怨 朝廷故機田之喻不能曲從
其後權復上書謂親親不當分品級
高皇帝朝賀祭廟將軍與諸王同班靖江世子
兄弟將軍但群臣相見行君臣禮不宜變臣
不避斧鉞誠望赦免

上復與書曰承喻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忿切
之情溢於言表再三披閱駭愕良深將軍與
諸王同班考

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群
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
紛紛多君也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為赦
免之說何寬何抑而忿恨不平覽畢以示公
侯伯五府六部文武大臣咸謂叔祖意非在
此蓋託此為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
之事而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群臣之言不
聽或復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天下之言
皆將不已是時雖欲全親親之義有未易能
權奉書懼語塞是時非

上優容則幾不免而其後終身無絀罔得謚為
獻亦有懲也弘治十六年濠請易宮瓦以珣
璃得請畀引銀二萬餘兩為治具巡撫林公
俊言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不息引
錢雖無預於民不知積存僅二萬七千餘兩

今益府宮殿蟻蠹計修蓋費約三萬餘兩
淮府造墳順昌崇安王將軍起第支五千三百
餘兩後來尚未可計他諸儒學傾頽預備倉
穀數少官軍俸糧支尚缺四萬四千餘石皆
仰給於是臣嘗見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
古者采椽不斷茆茨不剪土堦簷堦卑宮贊
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
西之輕財

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
府移封之初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茆茨之
盛崇古儉質示樸以垂憲哉今歷百年傳數
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不為况
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
之何往不流王春秋方富不務身心而規規
循常文采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
奏上濠意稍戢往天順間寧以罪革去護衛正
德初賄劉瑾得復比瑾收復革去而伶人臧
賢者方幸用事濠億萬金於賢家擬復請時

大臣多不可乃職廷試士持大臣右已者
一二人卒從中下之得復護衛由是羽翼就
而反意決叅政胡公世寧暴其惡御史范公
輅忤意咸逮下錦衣獄謫戍邊群臣莫敢發
者然流言道路籍籍而事端見御史蕭淮等
復舉奏已卯遣大臣顏頤壽等為書諭之未
至濠懼已卯六月乃定反殺巡撫孫公璉副
使許公達發兵指南都破南康九江攻安慶
不克而贛州巡撫王公守仁合伍知府兵從
上流下破南昌搗其巢濠聞還兵遇於黃家
渡擒之是時雖於
社稷無所撓而江以右其先吞噬繼殺戮不可
勝計其詳見實書而死傷瘡痍亦已敝矣濠
平寧府廢而文陽建安樂安三郡王
皆免復封如故是時事倉卒新失王無所統
以戈陽攝稱曰管理府事統體若大王者再
世則樂安建安爭次及事上禮部議謂
濠反其國名已除若云管理府事是顯除其

國而陰存其名以郡王鈐束郡王禮與親王等是不與其名而陰與其實名不正固宜爭今三府各自相攝宗儀等而凡奏請得各自達餘以支屬鍾陵附建安石城瑞昌附樂安臨川宜春附戈陽便奏可是時天下一家餘二百年

天派蕃庶往往撫臣告不給者頗載公車即江西以十三郡之力給諸藩而借商稅充軍餘諸種種猶不給封制親王祿萬石郡王鎮國將軍千石次以遞減而先是弘治癸亥

奏定萬石者支米二千石每石折銀一兩千石者五百石以遞降若半分給米石銀八錢而皆以其餘折鈔著為例然亦不給而派於民戶者冠服婚嫁喪葬什物不啻米鹽而往往乞請不已也嘉靖壬子因天下中尉求女封禮部乃上奏略曰洪武初封親郡王將軍繚四十九女九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女二十八通百二十七位爾而當

時本色祿米已不能全給 藩府總六千石 秦府 魯府 唐府各五千石 代府三千石 遼府 韓府 伊府各二千石 岷府一千五百石 肅府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中分之故無滿萬石者蓋天派日衍征租有限

祖宗預計必然如此今各親郡王將軍中尉計九千八百二十八女計九千七百八十三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其位数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後尚未艾而親王本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計者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不少升斗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况官吏俸給軍士糧皆取其中如之

何其能供先是嘉靖九年 豐林王台翰奏
欲定限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外之數止
給冠帶口糧台翰亦郡王也豈獨不欲富而
言此亦以有司不能全供必數懷觖望有司
缺乏未能辦給而 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
侵侮政令因之阻隔 國計無由克足不若
使各受冠帶月糧許其如民間應制舉商吏
各治生為兩利也今中尉女為祖免親不宜
復封奏可於是始損中尉女婿封但稱宗婿
而令得比民間業制舉事不甚乖舊制而通
計歲所省天下無慮萬數固不訾矣禮部二
賜文莊 奏皆欣
始者 今著宗藩不得市民田固懼
侵擾然利在群趨者多而奸民甲乙爭不
勝甲以產獻宗室則乙者無所措而糧差屬
原戶不除貧民益困 周府將軍安湜奏下
戶部令天下各查王府田比民間編差輸糧
臣不察及派且不納者田產還復官而罪其
發成遷江西 益府田故寡又皆通

葬兆市以守護者得
待旨免而其餘饒州南昌悉理附冊以季祿折
留司庫為輸是時給事中王公鳴臣同有是
奏而鳴臣猶欲於各王祿以地之米價貴賤
為差謂江西四川湖廣廣西米賤不當視周
秦諸府部議合庄事施行而折米議下撫按
勘未報也考今志江西所牒係祿者亦不及
周秦諸封十之五而猶廩廩若此天下憂深
慮遠之臣無慮大小語 藩封未嘗不欲建
一長策為可繼之制以遂
天子親親之心而不至於窮而事未易言也江
右固名地始者寧之移是也固擇欲得之為
其文物聲名可以保國也寧獻王博雅通精
百家不啻白首經生以故其餘韻時有讀書
高雅者視天下諸封猶多倘
朝廷稍調停其祿秩而令其秀者視唐宋故事
與科制除官不抑其志則必有為國家宣力
者然事制大與不給之故皆非臣下所得而

議矣

附宗學私議

宗室蕃衍其麗不億根厚枝繁按之前代未有自非

祖宗深功厚德何以有此然祿根不繼撫臣往往告乏而犯法益衆憲臣往往參題而部院制法防流臺諫陳言救弊無所不至然終未有能建不拔之策以漸收服馴之效者其故在於未治其本也夫根本之不圖議法之未

備而徒於其末流旋加補緝是無怪乎其能稍彌於東而復出於西議及於此而復遺於彼也夫人生有欲不學則不知道而治人有術無教則不能齊故周公憂伯禽之驕則常抗世子之法漢高知趙王之幼則為立強梗之師至於庶民間里愛其子與孫者未嘗不聘明士而授之經史禮儀何者蓋習漸薰陶則禮義浹洽必其服習既久而猶有不率者然後稍以法制繩之譬之治水既清其源尤

防其濫則雖有排擊崩潰之勢而猶可收隄防彌伏之功也

祖宗開創之時諸府並建時位號未蕃法制因略而今則且數十倍于舊矣夫事不素教既無以興起其禮義之心富貴參養復有以滋其驕慢之性而憊夫終人又從而倡導其間以為憑藉依倚之地是以侈肆莫約妾媵無紀甚或椎埋匿姦殺人奪市嘯群聚衆游冶挾妓至於不可殫述者無所不至參治懲戒之牘交於公車橫肆侵凌之苦偏於里巷若是者非所以復其性也 大府統攝既衆其勢反有所不行而長史等官又不能皆賢其於請名請封又不能無所需索於其間貪者假貸以為賄則日積怨聲強者自持而不行則工謀挾詐是以在官司則似困於祿米之多而在 宗藩則亦有不及之嘆其原在無專官以統之而無以察其情若是者非所以使之得其所也夫不復其性而欲使其不悖

于行不得其所而欲使其無撓于法則在治民且不可而況于宗室乎平居棄之而不教而及其罹于罪也則重以法裁之是在治民且不可而況于

天子之親親乎比觀時事天下之可慮莫大於宗藩知根本之病所當急圖法制之疎所當亟變細推利害莫若凡宗室除親王不論外其有王府去處別立宗學每學中為

祖訓之堂東西為箱略倣儒學設官五員鑄印

宗學

宗學

宗學

宗學

分為四齋即擇宗室中之有學行者為之而題其銜曰署某處宗學事將軍中尉以時集宗室於其中讀書習禮而別請專

勅詳議條款授憲臣以提督之責凡有不率教者輕則宗學官傍立責治於堂下又稍重則提督徑革祿米示罰又重則參提處治而凡一妃一妾必鳴于宗學申提督官如制批允方許聘娶生子則報于宗學申于提督官處查係批允某氏所生方為准理每季終提督

官類行長史衙門具題喪祭房價悉依此例凡經提督開准而長史衙門抑勒者參呈治罪重則以賍問革其有分齋所屬不率于教者罪連齋官提督官與習學事者分居東西廂凡宗室于宗學及提督官長揖而宗學及長史於提督官依儒學體其有果能篤學修行者提督官歲終類呈撫按衙門請

勅獎勵及或以罰住祿米移賞沒則宗學之傍設為宗賢祠以祀之其宗學升晝聚散俱於

宗學

宗學

宗學

宗學

祖訓堂下稍同儒學如是既有學以教之而又

有專官以統理之賢否分明人各自勵薰陶積漸自能興起改行以務為修飭而或者以為宗室之尊似不可屈體於有司累

朝未行似不可變亂於今日殊不知臨之以師道而非治以官府之法則臨雍拜老雖天子而不以為平導之義禮而非徒恃法制之詳則救弊持盈雖創始而不以為亂官專則事必法信則人知警於其教之之中而即寓

約之之法即夫裁之之義而亦所以為全之之仁上焉者就學而益明中焉者畏威而寡罪是豈徒以姑紓天下燃眉之急而亦所以固本支百世之傳因變慮防計無急於此者粗舉大略得大人君子才識憂時者思其不及而增其未備見諸行事則數歲之後天下之受茲福者有不待繩法而稟稟之憂可杜矣

署廣西按察司事時著

溉書

高田則旱下田則潦絡脉瘀壅其身不療用天因地宜流竅竅石設捷者利遺億兆作溉書

臬史氏曰余讀夏書知禹治水其道所經行逶迤折旋派分為九大抵當襄陵之時災害汎溢獨使就下有所歸則民得平土底居其尤湍悍怒激者醜為渠以分水勢而後世用為溉田去害得利勢相因成故史記載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自是

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然則溝渠與自疏澤之後而後世之言水利大者北則河南則吳淞江頗廣深壅決為患不可救其餘則亦在浚渠濬陂為百姓灌田非有浩瀚濶濶津湛王刑馬隄竹林捷石舊如宣防匏子之勞費慮殫為河者也漢氏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濬渠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擊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時其後鄴國白公史起以及漢唐宋元間往往興利之臣皆通陂澤墾田利民不可殫數也工部水南司事貢合瑞秀東瀉玉

葛益餘撫合於湖入江其傍諸民舍田旱頗
取以灌而民間諸陂塘亦數修治得不敗諸
水合流雖衆而彭蠡下深廣匯受如結囊湖
傍田須秋冬水落草腐地肥即以雜種布置
之不治自蕃其歲旱他縣田不收則湖傍方
大利入数十倍菱荷梗牧之入不與焉此非
天地所以不愛遺利阜民使有藉賴不僵卧
哉然餘支流其始小其將畢乃距章貢自虔
州北下合流多濠久不霽則漲溢潁洞飄蘆
舍畜產瀰野漫樹沿江被其害流自峽江以
下益多水勢急而堤壩之沒豐城尤被之苦
決民塞丁夫歲不下數萬馬湖平豐灘頭黃
埤鴉鵲茅蕪諸處每決輒數百十丈田沒不
耕者不可計而其後撫州亦築千金堤千金
堤者肝水流經撫州城下達瑤湖西合臨水
環玦抱麗然流達孔家渡地平土疏唐時決
嘴漸失正道因建華陂以遏支咸通中始名
千金而決口入 國朝三信初築始堤不敗

水附城門下民載舟出入與商舶往來便利
水抱氣完應堪興家其後嘉靖二十六年縣
官奏下中丞督同知陳貫董築貫過信學官
楊演策為木樁實土下之然樁列際縫不合
下流沙高水益怒數千金費而一夕決人因
謂堤終不可成不知沙壅未疏與水爭利則
雖萬金猶不可就而事遂寢不行其餘石竹
羨金用以為他費貫後亦罷去縣官益畏言
築堤事民始苦失便矣其他諸縣陂塘歲久
籍湮廢大家勢族稍驚利專之有壅澆已困
者填瘵為平地者衆持不修者縣官不時察
致占塞爭訟繁興每一旱輒稼傷不登其源
皆起於水利即如漢鄱縣官有司知重農急
百姓病以時行田間辦其疆理通梗塞畜洩
流注不爽期諸堤岸用隙時提撕修築之則
豈有昏墊灰溺又或傷旱困百姓者哉繕完
故堤增卑倍薄數逢其害勞費無已賈讓謂
為漢治水下策大抵功役興則謗議起而民

難與慮始非卓然急民興利志垂功名不摩
不能及也古者立國其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
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
卑下以為汗澤使水有所休息左右流波寬緩
而不迫土之有川猶身之有脉脉壅塞不行則
病岐嶺長源大澤獨可使勝失道湮橫流渺漫
不防哉善為政者由五事宜入風雨暘時若無
復山崩川溢之患恒陰淫霖其有所由起而今
於水道便利又疎不治委之於天其故在於後
農書所以先洪範禹貢詩陳旌風七月以此

實書

齊矚焦原黼服狄獫狁獨斯畏履危失便
望影揣情而胡可以為安作實書

臬史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為
起於中古憂衰世之事也未柰復隍之警孤
矢除戎之義蓋拳拳焉而後世自戡亂之後
未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脩曰三代以前之
治亂未嘗不以德而三代以後之治亂未嘗

不以兵是烏得罷不謀也開元之承平府庫
器鈍而漁陽之鋒若涉無人晉武之粗安警
備盡徹而羯氏之難如赴同孽舍血戴角之
爭此其大情特以防周慮密銷於未形則有
所恃者可以無恐有所懲者終於不萌不然
謾藏冶容盜淫是誨即以偷且一時幸矣而
經時保泰之治顧不紕乎江西東南大都瀕
江帶湖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略
盡於此矣此乏則彼乘民安則盜戢乘除機
宜可指諸掌者入我朝正德以後則漸入
於多事蓋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今各衛
之額大率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
事起輒不足戰更調客兵如姚源之難狼兵
猶不可用而藉邊兵一時艾剗之力若病者
投以竣刼非不適意然邊廣兵苦驛騷不可
束縛而山川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
安心擊之病種去而元氣耗矣則雖一時稍
難游理而况為經年之計冀數世之安者耶

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徵兵轉輸不
啻焚溺頃者調狼兵以萬計近又募人廣海
間道必取江西其供應不給而焚廬掠奪幾
無異賊巡撫何公遷巡按鄭公本立皆條疏
令總督遣官護蒞又須部伍不得櫟以無藉
者即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朝不圖夕緩
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順瞋目以視其虜
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半道不歸者往往散在
江湖間為盜其計未可遏止也而况贛州之
賊頗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能輟輒
禽雞以稱快志而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
出新城南豐震驚撫建每一報至即束手不
可為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道不明則
無以待其至耶段秀實曰虎豹之所以可畏
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則狐豚特犬皆能
為患今各縣傍伺意在需時萬一水旱相仍
捧土不塞江河是濫而况連湖湘以為土流
控南都以為右腋其患非特厚大也諸衛戍

耗民畏言兵皆支贅者每一調遣練習若兒
戲然懲前患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壯不能
慮其威非特去爪牙也皮不傳矣於此而欲
建蒐討之議信截馘之法立不可測知之防
於苟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為然者夫江西地
儉瘠民強而喜鬪訟桂文襄公募志之矣崇
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萬有一爭輒聚數百
人其勢非盡夷人之官而殺其讎不止也非
可安枕而卧者也使其為公戰如報私讎此
秦人所以併六國也患無以倡之者往時鎮
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為制
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勳至聯民安以制
突寇彼豈不憚於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
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為今計者不過三事
曰練曰募曰調練為上募次之調為下凡兵
不過曰守城曰野戰野戰為難守城次之夫
調兵者其時戰之歟與退而不可盡法者衆
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於守城也其

暴掠之慘與供給之費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於無益也百里而奔命者蹶上將千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里親戚以處於此豈復有愛其田閭里居之心哉故凡藉手於調者元末楊完者之在臨安可監也非國家之長計也若必以為藉調者是田卑終不可以強敗齊而少康不可用一旅也 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征輸之令悉於編氓楚掠之慘毒於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於掖門 朝廷亦嘗拔知縣之官於不次又設專官以為名矣而終未聞有精銳之卒足以當一陣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以柔脆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掣肘之責分於傍列自非斷疑信法預賞任功察微兼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郊有壘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實於斯土者固宜以為支矣然觀往事則昭然若指掌可視也自古言治兵無出於數事者每倡言之

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便機徂而不奮則畫雖深而寡成伏險於大順慮患於未然而況浙直連墟閩廣未靖四鄰創擾方獨處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為此熙熙哉太史氏曰教習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弛於國兵甲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爾世儒闇於大較猥云德教遂執不移宋向戌請晉楚弭兵其從交相見以為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凡闇凡誣非他人情易安而難動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闔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不可談海陵之積蒿然之治非所以切實事而慮深長者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己卯以來江西安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

精者別號作之人人自信而不至於以為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於其間爾光弼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幟為之加明世宗之幸潞州非易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三軍為之惕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於顧盼則下之人有毅然之志而不敢於偷安朱虛行酒則一座皆肅項梁治喪則賓客皆辦驅人於鋒鏑習人以殺伐而托於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法嚴則賞附

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財出自庫藏者如賦書所具已不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難歸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馘之法得人人死力哉昔在贛軍門之始創也嘗具請以廣塩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涖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費出於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塩不下而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簡幾

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今有司往往告乏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國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日食羊殺醢分於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勵世之權則惟明於覈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偷勤夫平常之事文史之間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尋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遠時者有獨異之譏任事者多見疑之跡機密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遍論功成而不能以自晦則忌至而不能以悉平是以當事之臣常淪於不韙而垂成之績每廢於嫌疑自非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宜而遽易甫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譏閑以禦暴而亦以為暴彼鞭膝袴首而稱雄者豈俛首操耒者耶亦椎埋不逞之徒而已用之則必有以優之優之而過則驕不可復制優之必

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復遣故有叫
呼於馬檣者亦有橫枕於民廬者犯此者雖
有震世之功燃眉之急不惟人將不食其餘
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察入於秋毫而
行以平恕法漏於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
物也往光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為白者
此所為謹微也集此衆効即練當自精不足
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特苟目前若引盜入
室不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
足於罪謫者邇年以來嘗有令輪贖治矣彼
不殺人則盜庫作奸其不能操戈從事於什
伍亦明也故軍之耗不可復而取足於民兵
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精兵時變遷代不可
盡悉而有備無患千古律令不然姚源之奔
突倏忽而至衢信宸濠之微淺瞋目而破南
九固猶為有守哉前輪不易後車將覆余為
實書故諄諄道焉

險書

折柳畫塗盜羈不騁鄰人與子同謀異聽
嗟夫三代不遠域民國國多矣而誰知大
順作險書

臬史氏曰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
詳道今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
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
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
南安阻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
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 國家初定天
下更置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皆設衛如
袁如九江如贛而東皆設所如信如饒豈非
以楚有洞庭長沙郴衡之險為江上流盜所
根盤而東則浙與徽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
簡易為防哉余志實書記歷朝兵事其所緣
出入之路輿備禦之地皆非經常耳目所及
然則治天下國家強幹弱枝居中制外者乃
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盡億度周列
至其剪截萌芽留意於必攻之途者亦不得

而獨缺也。郛城不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玄童之而欲備彼，皆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及或出奇。且量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虜已在目中矣。故地有險而將愚者，則棄地有易而敵遁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互持者，勝負十五。此地之道也。今江西無桴鼓之警，其民安土樂業，四境一家，萬姓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為隄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為勝，據之以為亂而已。四鄰相接，事防侵軼，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以為勝者，如狄青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赤子忽若龍蛇，依傍巖菁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為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勝，語曰：尺蠖當猛虎，奮呼而操擊，衣甲據兵而寢童子，擊弓射之矣。意外倉皇，周慮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鄱湖固大澤，歷四郡之境，春夏水

流，渺茫萬頃，則波濤蕩滴，不可湊泊。秋高水落，墜堦微露，則又千條萬港，舟一入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居，則行賈風船，不得安致，甚或剽劫大姓，不逞無忌，捕急則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有四，蓋謹之也。他諸嶺北，邇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迤，官府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械逃入其中，教之搏噬，出入事連數省，則彼此相持，其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司，又以逋負急征之，無罪虐易生，其憤心聚而得志，其為隱憂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剪截之，究詰之，則且聚不散，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言無害者，冀苟安枕爾。故江西大勢，凡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皆所當慮。而贛州尤為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建瓴也。而數郡

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鳳上言
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
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
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逸事難就緒今

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盜
可息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
疏略曰南京根本重地淮陽諸衛悉屯重兵
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于九江而贛吉
撫饒匯于鄱陽湖口 國家於九江開府置

衛又制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
戍非全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
鈔關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
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守備而巡江御史
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轉
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
不過文具乞

命操江都御史將水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
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道可

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
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
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池州衛一所戍建
德復於要害隘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埃則陸
道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
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施行二公慮誠
深其於金陵之勢猶有開涉而楊議竟不見
實事豈非所謂冀苟安枕者哉難者曰百里
之邑雖狹而必有邊一圖之山雖卑而必有
趾邊與趾即險也子為險書其於平承無庸
且置也即擇而後守則變不可預圖若必皆
守是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贛石灘虔州
之峻阻也李遷仕終於敗亡生米渡南昌之
坦途也岳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
子之所不能窮而穰苴白起之所不能備也
子奚以籌耶嗟乎是非余心也余為險書亦
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而已非以謂將也

其法而言之擇險而出奇者名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今可使有餘自治法而言之克盜於已形者巡撫有所不足散盜於未聚者簿尉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必盡求為捍敵哉而公劉之始至邠也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文公之徙楚丘也必協之中星而陟之景山彼所以為眷眷不憚煩者蓋擇地以居民處於陰陽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暖燥濕必避其鄰故燕趙之慷慨非獨輕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多瘠長沙重腫彼非獨不理身也食其土之毛又因而習焉少長相承則以為固然斯所以為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懷土然去兒齒者漸則不驚此其利害與介冑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視其始若則察其境肥夷曠不使其處峻阻也即峻阻矣既居而安土稍披以成俗則以計散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

腋其間則明其保伍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闢也地險而遠聲治叫呼之所不達則時聯而集之警以象魏而夷其所惡依不使其自遂也即不幸習成而事遲機萌而牙拔則潛謀密計解約判仇沉沉冥冥不弛不驚不使其驟發也如此而又能時征輸寬剝擊與之休息教其子弟而植其田疇結洽膠固蕃庶蒸變則彼亦各愛其妻子室廬以求老死者人情之所同雖有高城深池不敵人和而况深林大澤亦庇以生彼安肯舍其所甚利而求必死於安全之日哉由是且稍為之所設微以察不時如應江巡邏候以達隱情如走報月屯戍以議出入如把隘把練實以壯內威如兵如鄉兵非所謂驚擾者其指在安全之閑里如嫗婦之所能解也此余所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也

按兵法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
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
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
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
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
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
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
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
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用兵之法有散
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
圯地有圍地有死地凡兵自戰其地為散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
亦利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諸
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
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
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
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

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
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
死地則戰此地之道也

陶書

有虞氏之用陶也以質成周之崇禮也以
文先禋後宴孰與黎民競而侈妨農散
淳彼草木衣食而爛爍几席其輟口而目
者耶作陶書

臬史氏曰治天下之故莫大於風俗風俗之
成日猶高屋建瓴水也倏而就之奢儉而孰
之肆勤而就之宴彼方可以標志意通肢足
雖士人通書知道者猶為之一人倡始百人
和之更相誇詡後不給者用以為羞毀決隄
防無所底止故古聖王之蒞天下拳拳於立
法制明界限使不得有所違越者懼其一成
之不可反則其勢非嚴刑罰無以禁之刑嚴
而以奪其欲則怨與縱之而不禁則貧二者
同歸於亂而已唐虞以還以金玉犀象之不

可以飾而陶之為器水土際薄至為約費故曰美土銅飯土簋依稀太古之朴而周禮設色墀殖之工載在六官其具可通於上下無慮侈錢奇刻也然習奇異觀而時多競尚陶所為費大都如前書所載其度余不知於古人銅簋何如也利厚計工市者不憚價而作者為奇釣之則至有數孟而直一金者他諸花草人物禽獸山水屏瓶盆盎之觀不可勝計而費亦輒數金如碎器與金色甕盤又或十餘金當中家之產而相競以逞其所被自燕雲而北南交趾東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於景德鎮而商賈往往以是牟大利無所復禁此豈非形號為儉而實為侈亦法制隄防之有未備哉今器貢自京師者嚴從節降式造特以龍鳳為辨然青色狼籍有司不能察流於民間其制無復分每歲造為費累鉅萬計其直當不至是然民間竊青色與陶官不能節縮諸經費縣官方苦征辦不

給而商與匠戶顧取其贏以市於民姦密壓足乃還縣官於是利不在官而民以料價困矣賈誼告文帝曰今民賣繭者為之繡衣綵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繡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之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以彼其時誼尚為慮如此而至於論貯積猶欲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今景德鎮民以陶為業彈丸之地商人賈舶輿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而所業入竊縣官無制度如此余所為慮非細故也今縣官每部檄下輒告病然

上方定天地分祀以禮樂蒸變和洽天下無金玉珠璣犀象紈綺之娛而獨精意裡薦

朝日 大享之祭其器與拜磚皆辦於陶視
古人陶匏簠茅格于神明即一歲費雖數萬
猶當為之而諸盤盂樽俎碗碟亦皆 朝會
宴 賜官御之所需不可缺今庶民皆得被
用之則竭一省之力以供

御何慮不辦而輒云不給頗欲加賦何也余嘗
按行列郡民惟饒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
民得利厚而傍列郡皆民貧土瘠每一額派
縣官嚴刑法箠逼之猶不能輸戶疲甚往往
逃寄食於四方至令他鄰姓代之賠賠而其
家不能給亦相繼去平居稍收租相與妻子
具餽粥不敢為不肖一有水旱不能束手待
斃今天下淮浙被寇真保定患水遼東人相
食至煩

天子發帑銀市穀以賑而有司不能承
天子哀痛元元之意輒議加賦余所謂舛也官
出箕歛之政於偷安之日下畜無聊之志於
不忍之時則往年東鄉暴民之難將相級而

起其勢又非得 國家數十萬金不能了此
此亦需時爾往唐大曆之間兵事倥傯而陸
贄之告其君曰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
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瘡其為
擾病抑又甚焉其後懿宗以來天下奢侈日
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百姓
相聚為盜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范祖禹謂
自古國家之敗盜賊之起未有不由暴賦重
歛而民之失職者衆今具浙閩揚之閒賦已
十倍初額猶以兵興為解江西僅一隅稍得
息肩而輒以陶故加賦然則萬一有他水旱
與抱鼓之警又何以待之也民疾耕而亟
不足衣食剥膚而殘體不當官賦率以經制
不定風俗奢侈之故徒治美於器服方被其
患而有司又不能深長思慮欲蹈鄰省之轍
余未嘗不嬰然痛心焉幸

天子一旦思易舊俗定制限使民間不得僭逾
而悉罷不禁陶事無以觀美耗生計則有司

將謂之何其亦無以辭於百姓矣

敬所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終

敬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翰林編修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公移

廣西學政

一國家學校之設羣其俊彥聯之師儒汲汲
養育作新之意無非以人才隆替世道治
忽之所關士子入而居於其中則當講明
正學知性盡心以求入聖域博觀史籍究
明治亂以識達經綸故其隱而居家則為
真儒任而當事則為真材原初所以相待
相期如此而已而又慮無以考叩其所蘊
蓄故俾之為舉業言為心聲相推而出義
以觀其造詣經以觀其明經論以觀其制
斷策判以觀其練習表與詔誥觀其博雅
若徒以舉業為止以發科也則似涉渡之
舟得渡即舍而不知其原於所養也則又

如附木之葉根厚葉肥今不顧夫學校所以養我之意而徒以舉業為先迷真奪志比其涉仕取用茫然家學仕事判然二途是豈

卧碑所謂教民為善薰陶德性以成賢人者乎
粵西諸生數雖稍寡本道敢謂無其人哉
其有願為真儒真材當必先有以辨此

一聖賢之學惟在善事其心自精一倡傳相沿相習萬語千言無非為講究此事蓋人之一身自首至足人之一生自少至老其所以能運動能酬酢者惟中一點靈明之處以其動處為意為思為志又皆流動四出故操存舍亡舍之易而操之難也然心體本來原是純乎天理有識有知外接於物而後私欲日起昏垢紛襟故孔門之教只在克去己私己私克去心體復還如垢盡鏡明非增非減夫然後炯然粹然萬變攸出蓋原無文章而以其炯然者構思為

文章原無事業而以其炯然者推行為事業故蔡先生曰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照用應覺信手拈來先儒所謂直達天德如斯而已後人心學不明貳二參三因循相仍本體未明翻以枝葉聞見之識見其日增月長便自以為所學之進而不知襲取助長原非本來面目譬之畫蛇添足責其能走足已非蛇畫又非真展轉差失幾何其炯然粹然者不昏而槩也今姑反而求之察其端於夜靜之時何等清明驗其體於七情未發之際何等中平觀其發於事親弟長之差何等條理大抵行之篤實處即知之實際而知之精察處即心之分量盡其分量乃稱盡心惟夫不知體驗是以渾沙失金日用不覺又姑以其近而易見者言之遇客而持心太急則禮翻勞而不若無心者之適臨文而勝心太急則思必塞而不若無心者之通

夫持心勝心若美矣而翻能為障是可見
其中一私一念之不容而收歛念頭置之
腔子則中有主腦應用不差

聖諭曰為學之道必先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
得鹵莽間斷主敬則一窮理則精修此二
者盡心之要無有他道諸生所宜心體而
力行之者也

一為學之道莫先立志志之定否學之隆污
係焉是故不可不辨也原夫人生所稟之

性與天地同量為聖為賢民胞物與宇宙
上下推而至於掀天揭地之業無非已身
之所得為志不大則或見焉而歎自然不
敢承當人生順逆之境富貴貧賤悲喜升
沉夷狄患難極而至於傾覆流離莫非目
前之所常接志不堅則或遭焉而遷自然
不能超脫故昔象山先生講學白鹿洞於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章極言人之所喻
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剴切反覆座下

有聞而泣者此亦不過指人心親切肯綮
之處故其感發如是之深也志越而越志
泰而泰孔明讀書便自比管樂蘇子瞻幼
年願為范滂卒其成就格局氣量大略相
似而况吾人比跡聖賢原自心性本所具
足者也故孔子大聖十五志學逮至從心
所欲不踰矩亦只是此志積鍊成熟受用
逢元今人向未從此料理見小欲速苟且
因循便自相遠程子曰凡人為氣所勝習
所奪只可責志非虛語也今有人失金於
墓間昏夜約其鄰人而與之同取鄰人畏
鬼而不敢往失金者獨往得之鄰人無求
於墓間者也故畏心自勝失金者志在必
往則膽氣俱壯何者必往之心增一分則
畏縮之心減一分高明污下之相為勝負
機每如此此學此理各當人身無可畏怕
而心性荒迷甚於失金而畢竟因循苟且
以安不責之志則亦不思之甚矣諸生今

試自省其志果何所向抑立不立始學者
脚充不可不慎嚴滄浪詩話曰學者須從
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不可使有下
劣詩魔入其肺腑溫飽功利皆為志魔所
宜審擇然志大而或近於狂則難於收拾
堅而或近於銳則難於後繼此又幾微之
間而不可不辨也

聖諭曰崇正學迪正道夫所謂正道正學者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周程張朱所傳之
學之道是也自世教不興衆議群起乘吾
道之隙而各譸張其說以自成一家有同
者有異者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紛紜
散亂令初學之士聞其說而茫然不知孰
是其有講究未明之士或習其說之新奇
而可喜或安其事之簡便而適私則遂從
之一舉足陷於其中沉錮繆網將有視以
為確定定論而不能自出病根成熟與之

正言而反相非詆如是而所謂崇與迪者
果安在哉今夫主於蕪愛與為我者楊墨
也居長示短退以為天下谿者老氏也明心
見性逼拶窮詰極天地萬物喜怒哀樂而
逆之歸於無且無畫者佛氏也聘其私說
急售功利旁引繩墨慘刻少恩者縱橫申
韓也夫數者各立幟與吾道角今且並傳
未廢而獨佛氏之說尤為近似然竊意孟
子之時則闢楊墨韓子之時則闢佛氏孔
子與老子同時其說未昌初未嘗辨之而
獨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然則孔子之所
謂異端者果安指哉蓋學問之道不問其
事之同異而當辨其始之所發源同此者
為之同道異此者謂之異端若曰一念之
所發端者不同則不待各立門戶如老佛
者而固不可謂與吾道為相謀也方今禮
教昭闡車書大同諸生又學古遵
以求見庸於時則固知非亂於群氏者然獨

意陷溺人心而侵尋骨髓者惟俗學為最
蓋其用心在於章句詞章訓詁非有求為
聖賢之志使其博綜旁洽亦不過資談口
耳次者剽竊綴組規為發身對卷臨文著
脚先為甚陋比其流弊求為真實舉子而
不可得是其於心身則固皆茫然渾無得
力受用之處童習自紛原其於發端則固
已遠矣而豈章句舉業之罪哉故愚見嘗
曰楊墨諸氏境上之盜也佛氏室中之甲
也俗學則腹中之疾也諸生性須先有求
為聖賢之學而後從事於博以涵養此心
則庶乎不差而向之所謂直達天德四字
者固正道正學之正脉也惟此之是崇是
迴而尚安岐路之能為眩乎

一
聖諭曰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

明興二百年重熙累洽文明之盛至今日而極
則夫天下四方之士所以居身吐詞與夫

相習而成風者尚患其近於朴哉古語曰
既文而欲返之忠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
山也蓋性以習成習與時會文盛而近於
浮靡則篤實之意自微入彼出此勢不並
立莊生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夫榮華其文
詞修飾其衣服繁縟其交際彼增此益日
見其不足以為悅而務新之以為是足以
馳眩於俗而不知氣蕩志遊於其身心之
學沒溺荒廢而不自覺既以持已又以律
人柰之何篤實之意不漸盡而後已也不
肖入境蒞任以來觀粵之二三子則皆見
其根器本淳而繁華之染似淺其於誇誕
浮靡似非痼疾非耶夫學之取於篤實非
聖人之見獨與恒人異也蓋道理本大篤
實之人則任之能堅學問途長篤實之人
則持之能久而况中藏質野其志苟定則
舉凡可操可撼之事不足以動之與之善
言則信已有不足則歎推而至於言詞交

際無非確然誠然故世方以為鈍而聖人
以為利根世方以為遲而聖人以為拙速
譬之材品桃李春華固不若松柏秋實者
之堅確而悠長也子貢出見楚華而悅僂
則委中攬轡過原憲之門駟馬馳齊魯之
郊非不矜然而孔子傳心卒與曾子一貫
忠恕究其領畧乃在聰明才知者之上蓋
學問道理當不過心虛而志切者之朝暮
而夕磨也而豈有他道哉區區拳拳以此
為告誠以二三子生在茲土根器本良不
忍隨俗逐流以致斷喪故欲相與共期篤
實之風以仰答

聖明之萬一也

作新桂林書院呈

為乞軫念遐方加意作新以育人材以裨學政
事據臨桂縣看守書院門子王友莊呈稱宣成
書院原設正堂三間堂後有園及各東西號房
經講堂共九十五間為因年久無人住守風

倒塌壞其西邊二號見今古田縣學訓導二員
借住亦因年久傾頽呈乞及今修理等因到道
今查先該本道為學政事行仰桂林等府各將
學田每年租稅造冊申報隨據桂林府申稱本
府原貯嘉靖二十九年以前各學田租銀兩除
支用外見今餘銀一百二十七兩零至嘉靖二
十九年奉察院王 批發告人葉氏田共六頃
一十二畝作為學田即今收起每年該銀一百
二十四兩零本院置有循環文簿演經申呈方
許動支等因到道本職隨於通志揭查宣成書
院建自嘉靖三年察院汪 選集生徒於內作
養自後迄今向未脩舉因而曠廢竊照 國家
養士既已群之學校矣而又間有書院之設選
其英艾而申其振作者無非以人材關世道治
忽教育係人材盛衰不聚之學校則擇取不廣
而凡有志向者或病於收羅之未周不分之書
院則取數太寬而最有資稟者或限於鼓舞之
未逮是以分群別類申飭丁寧士子獲在茲選

皆厚自奮發蓋待之異等則勵進倍常法美意良非徒文具此在中州人才之地尚當脩舉而况廣西僻在粵荒其於額外作新尤當加意者也本職近當歲考徧閱桂林府各等三學生員試卷要皆天分聰明而聞見寡薄士皆因陋守舊經義敷演尚中穀率而論策表判殊甚空疎細揆所由良以學無師承講解博問皆為踈畧桂林等府三學本職督飭尚近至於柳慶梧太等府歲一巡歷之外與之晉接提撕之日蓋亦無幾其尤為荒廢不問可知本職反覆思惟蓋聞有其舉之而莫敢廢不為其事乃無其功且教化在遠方尤為急務而令其廢弛學術在士子本為藝業而令其孤陋書院創置念前人之勞心而鞠為荒墟年少質美本學徒之利器而今其墮落成非所以作新材而副塞詔旨者也若不申鳴亟為振作誠恐日就因循人文不著所有擬行事宜及于動支學租等銀兩通應開款申請鈎裁定奪如蒙軫念遐方特

賜詳允則作新鼓舞人材學術當為改觀悉藉本院造就之功而為廣西數世之利也
一宣成書院正堂三間號房左右分翼中立張宣公呂成公二先生像春秋祭祀蓋二先生曾播教茲土以故用為瞻依士子藏脩於內一則景仰前賢可以講明正學一則君肆成事可以博究典墳前人用心頗為周密今將桂林府三學及本職歲考通省各府州縣生員各有志有質者通行取到省聚於書院桂林府等三學生員地近每人日給薪燭銀一分五厘各府州縣生員地遠除路費外每人日給薪燭銀三分俱從本處有司查支無碍官銀分給
一查本處惟易書詩三經習讀者衆至於春秋禮記每學多者僅十餘人其可選書院若不一二人中間素乏師承講究多舛今欲本道移關附近江西提學道考取易書詩三經有學有行生員三名仍移關江西

按察司給與脚力聘取至省以為書院生徒之師動支學租銀兩每生聘禮銀四十兩三名共該銀一百二十兩春秋禮記二經內教讀其資給應聘生員悉聽本府動支學租銀兩供用填註循環簿內報院中間若有不敷臨期吊取各府州縣存積學租銀兩徑解桂林府貯庫助給支銷

一書院內見今古田縣學訓導二員借住行令移居古田縣學其正堂廚房各號等處屋通行桂林府委官估計動支無碍官銀脩理及置造應聘生員應用家火物件

修舉社學檄

竊惟地方人才莫急於鄉閭之教而士子問學莫先於蒙養之時本道自司教茲方勉求稱副職業每於歲考之日詢訪德行及課試經書往往有等士子不著於孝弟之義不記夫經書之旨雖山川之秀人皆秉質本良而傳授失宜以業有純駁推原其故蓋以上智下愚雖不可

移而間多中才全憑教育近訪得廣西里社延師訓蒙極為輕易而小子習業亦復荒唐蓋不教之以起敬起孝則無以發其禮義本然之心不示之以全傳全經則無以會夫聖賢立言之緒及或今年入學既以論語上章比及明年仍復習讀舊本父兄坐不知書自謂已勤教子日夜望其成人而不知子弟正樂惰偷自謂素習固然終歲徒為虛號因循稍長日月已多拘守舊聞全無新得偶緣擬僉中途爾茶列衣冠然誦讀原疎齒髮又長氣駁志分學行俱困雖其自悔於中年亦復何補於遲暮而況師不擇人學無終歲延師者取其簡易甚或日持一錢以為束修授業者襟以異端甚或抄錄符說以資誦讀若此之弊其來已長上司父兄均當分受其責本道日擊心疚查得省城內外斟酌道里分為十四社擇三學生員年長老成經學明正者為之師本道刻號分牌面授教法大較先率弟次督書程養在早年以收後效譬之種

禾務種秋成可啻凡各父兄俱要誠心督教以不負今日生際太平之時蓋絃誦之多知地方之盛書香之廣占家道之隆各矢殫心共濟于盛

諭父兄

一提學官受命來此無非欲人才衆多歲考之時其稍知文理者固已送入學校令班廁衣冠薰陶涵養但其中有本道之所不能及者則在爾父兄古人有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故父兄能懇切督教且起居朝夕常在膝前與本道相見有時勢甚懸絕古人教法七歲教以洒掃應對稍長教以隨行先後十五教以成人大學是未嘗曠以一時古人所以汲汲如此者蓋人生天性本不相懸觀其孩提稍長知愛知敬可見不患無質患在失教人心有欲古人比之猿馬騰踴飛奔無所不到羈置收縛尚恐不成况縱在少年從其放情何所

不至故有以為子幼愛深謂不忍使之辛苦而妨徐徐俟其自至者是驕之也過計日後恐其無成而安使之為常人者是棄之也其間或有限於貧乏而不能教逼於事變而不及教者雖為無可柰何而凡是數者皆能使其子弟少為嬉戲長成游野其卒流為市井放浪固無庸論即使偶有資稟能文獲第則居官居鄉亦必乖戾放肆試看不受錘爐之金可能成器飾為世用哉今故以爾父兄所易知者譬之人有好花木者必為園圃盆牢以聚之勤其灌溉去其食虫甚或接之蟠之且視暮撫已去復顧以求其花之盛夫一時之玩尚復拳拳而至於上承宗桃下啓胤祚之子則忽畧委置之而不顧豈愛子不若草木哉其亦弗思而已矣故今與爾父兄約務悉本道之心凡子教之必及其時思及時則莫若嚴其法思嚴法則莫若隆其師而爾

父兄又朝夕督率勸諭令其務學如金銀
花木蠅蠹接蟻乃為安全之地弗驕弗棄
其有家道貧乏者已諭社師但令入學毋
慮束脩能使子弟皆能孝能弟變化氣質
向學有文則豈徒地方美事誠於爾家門
有光其中有能果著實舉行灼有效驗者
不拘年紀老壯本道定行延為鄉賓及送
額褒獎

諭社師

一凡為人師者端已率物誠心教人爾等吾
頃與教官擇而使之非泛泛然也凡吾意
之所以拳拳與諸賢父母所以托爾之意
又烏可不思所以稱之而忍相負哉後開
條約粗舉大端其間不疾不徐不井不苦
因其年之長幼而殊其督責因其質之利
鈍而別其課程惟爾自裁度之要惟在於
視童蒙如己子視教養為家事蒞諸生以
嚴處父兄以禮不惟勤勞於文史禮儀之

間而尤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旦暮勤坐
不間寒暑以盡爾職任經時之後果有進
益則附增補廩廩超貢本道不靳若其曠
廢孟浪誤已誤人不稱為師則有所以議
爾之後者矣爾其慎之勉之

諭子弟

一民生天地間士農工商各居一職然
朝廷待士最隆而四民惟士最貴則凡爾子
弟非讀書行義何以褒顯於時夫民生有
性饑則欲食渴則思飲夏則衣葛冬則衣
裘何嘗倒置因爾未嘗倒置知爾良知本
同惟在養於早年定於立志惟夫少則好
為遨遊長則遂成慵懶習久性成雖有明
師莫能醫治故父兄師長固所當教然亦
豈能益爾之志哉故凡有志者雖其生於
貧寒下賤窮鄉僻邑甚或寡子孤兒猶能
特立振起積學成名而其無志者雖在名
家富室飽食煖衣更加以嚴師對案終日

而其放馳之心依然在千里之外終日把
卷終當何益故古人有曰雖父兄臨之師
保勉之弗學也父兄師長皆不能參預汝
事若不自知自勵蹉跎早年雖其稍知人
事之後縱自悔恨而齒長髮變固已為鄉
里之恒人矣廣西山川秀麗人質本良而
安隨狹就之病間嘗有之故本道特為提
點立志一寢以告爾小子爾小子知螺蟻
螟蛉乎螟蛉本為非類螺蟻取而祝之日

夜飛鳴旋繞七日而化為子夫其天地生
類羽翼懸絕徒以勤懇至誠可使變化至
於學問孝親敬長良知本然讀書作文聰
明本有即於中有利鈍自當人百已千而
乃湮沒不思徒成老大則其於勤懇至誠
之處無乃曾螺蟻之不若乎故爾當深念
生際太平無干戈之苦是 朝廷之澤自
孩抱長育日夜望爾成立是父母之恩生
天若愛我持教誨是朋友師長之教不

僥倖滿去了事為辭而其聲曉曉其事紛
紛祈於教爾是本道之心凡後規條本道
斟酌先賢成規爾宜悉心遵守朝夕勉勵
弗謂今日不學而待明日弗謂今年不學
而待明年但學行既成則譬之真寶名珠
自有巨眼不愁終晦其出格獎進本道教
條具在自不敢愛其諱聽之毋忽

一凡歌詩湏要整容定情氣朗其聲音均審
其節調毋操而急毋蕩而蕩毋餒而餒又
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子多
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在
席歛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
學本道不時吊取會歌於書院

一習禮湏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
毋忽而惰毋沮而忤毋徑而野從容而不
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又則禮貌
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
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歛容

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

一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
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又
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一社學以孝友睦婣任恤智仁聖義中和時習凡十四字立號刻於牌前而書童生姓名於牌下註所習經書自四書五經孝經小學之外並不許襟以他書

一本道歲考俱於十四社中考選文理通者送學充附文理粗通及能背書者或衣巾或重賞民間但有三子入社者赴道告明優免雜泛差徭

一自正月聚學之後清明以及端午七夕重陽冬至各准假三日至臘月罷學

一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

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檄各儒學

為學政事照得本職蒞任以來其約束生徒無非以禮義庶耻為根本以故於前頒教條防範訓戒之意已為切至而稽考訪查之法亦已薰行至於相見丁寧之詞再三再四而中間儆念邊方其過從寬恕以待人自感率不痛以有司之法相繩者是豈獨以敷教在寬古有彛訓而抑以師生骨肉不忍摧殘且以廣右士氣極類非從本道培養優隆恐其益復奔汙狂瀾無復挽回之日故爾柔裕勸掖期于有孚而竭來生徒既以其平素卑汙無耻之病入在膏肓蕪之以錯認本道原初之心益滋玩愒視衣冠為苟得甚所以自待其身者僕隸不如視屈辱為故

常至所以招受於人者刑責非畏不由該學起解徑肯駁脫衣巾隨同囚犯不係父兄急難輒爾飾詞抱告井俟拘拿蓋獲利不多可使屈身奔走而詞色稍厲即至非禮稱呼積弱成風恬不為怪雖其一身不足恤奈衣冠何哉而至於本等職業則或經年不見經書甚至白文不記幾時不親筆硯以致文理荒蕪似此日就頹靡文教焉能寢昌而本道向所以涵濡之者乃所以賤之而入於罪也夫及照本道身雖不足為師模而求稱職業之心夙夜祇懼即使峻以有司之法待諸生火烈民望而畏僥倖得滿且去以塞其責而不復為士氣他日之慮亦為甚易而又何必嘵嘵再三如是哉然是誠非本道之心故復再行申約除本道身教不足德化未孚口說多騰文移徒侈痛自修改及如生員凌鵬署文耀黃世科等從重議處外為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即便轉行各州縣并各儒學如教條內門簿等項提調官着實舉行其各儒

學仍以文書到日各置造循環簿一扇省下三學月終桂林平樂所屬季終左右兩江所屬四八十二月終差人解到其生員不拘丁憂青衣發社等項但有父母急難切已事情教官看詳原詞果出必不得已許其離學赴各該衙門具告其係祖父故墓及口食田地等今家人抱告及時填寫簿內以憑查考其生員被告被提非從本學起解不得聽理如仍前將不切已事及詐稱賊情田土等項擅自離學赴各衙門告擾者教官即日指名具申以憑本道嚴治教官知情不舉及或本道查訪得出遵照勅諭提問招革其本等學業查遵教條稽考候下次歲考嚴行定奪其提調有司官員凡生員切已事情即須從公作速歸結庶得少防頹風粗培士氣

議復田州學呈

為乞軫念夷方興復舊學以馴強獫以光
此事先該本道為推廣

猶肯化遐方以明

聖治事照得本道提督廣西學校惟在敷明教化以育真材除各府州縣已經案考次第舉行外切照本省間多土官衙門原無設有儒學蓋聖朝俯順人情置立土官撫治無非因俗化導不忍夷棄之心但方今

朝廷太平北至沙漠南至交趾無不稟奉正朔不式車書而田州密通粵西翻純用夷禮土人百姓目之所擊惟在刀兵身之所勤惟有矢石長上無詩書之教子弟缺衣冠之榮大禮讓不興則教化關壅教化關壅則夷性難馴是無怪乎或肆猖狂數動爭奪夫衣冠不徧在治世固所謂缺文而民性不馴在土官亦非為有利故與其用殺而齊執若用教而服且既有州治則必有儀文凡各土官襲替到任及正旦月朔并各項祭祀若素無導引唱贊之人則禮節應亂若止用平常僕隸之類則觀望不嚴所據本道司教茲方通應議處案行田州東蘭那地及各

府總屬土官衙門即便轉行所屬各該土官衙門一體仰承 聖治休明之時各自改觀易履文書到口即於治內擇空閑地方建立社學一所先查本官官族次及百姓各子弟不拘少長額數須選形貌頗雅資質近清者送赴社學許其申文於附近府分聘取本學生員往為教讀之師通將擇送子弟姓名開造年貌脚色申報本道批給衣巾榮身務令習讀四書五經寫倣作對或破承題課如本處不識生員衣巾制度許申本道行令附近府分製辦給發如此庶衣冠周遍教化漸興等因通行遵照施行去後除東蘭那地等州及各府屬土官衙門各陸續申報外行據田州回稱查得本州原係廣西田寧府名雖土夷均沾 聖明一視同仁先於成化年間具中奏 請設學校稟增附學生員九十餘名嘉靖五年土官岑猛受譏伏蒙致討幸蒙前任新建伯王 鎮臨本州變更設立復興學校以圖久安地方後蒙先任都御史林 降府

為州地方因而多事學校廢弛惟以刀兵甚致骨肉相殘奸雄侵奪土地分崩詩書典籍亦如秦火今奉牌行立學設教乃本道用夏變夷之盛心使窮髮邊民莫不知趨禮義今查原在學生員盧綸等一十一名并社學童生瓦恩重等六十三名於內官族日民俊秀子弟資質聰俊者收候外伏乞復興學校早為定奪詳申奏請頒印除官仍乞先委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一員前來育教等因到道職聞教化之興則蠻夷可使革面而禮義之廢則雖齊魯轉為滯邪蓋良心本然性由習養惟無振起遂至湮壞故凡可以澤雪更其耳目而馴其心志則雖窮荒絕域在 今日一統文明之際未嘗不欲羈制而撫柔之也廣西民夷襟處自南寧以南悉皆土夷強犢之性固其素生而爭戰之警時自竊發中惟田州素稱雄鎮諸州所望而其頭目帶甲之士類以萬計既恃其強盛其他途通廣東鎮南凡得罪逋逃之民又往往入居於中扇搖導倡

是以趨利赴闕數格順從往歲岑猛連甲恃侈至干大順勤三省之兵數年之久僅乃殄之是固猛之野心亦其民不見教化險阻梟梗而猛得以暴用之也是以本州學校之設迭有廢興盛衰之由已見往事自都御史林 奏革之後已合口不言者數十年于茲矣職自按考南寧詢其地方土俗固不異中所其民之俊秀可以教誨而衣冠者固衆惟待之以夷虜棄之於兵甲安恬習故無怪其日尋殺伐而時勤師旅是以稍以社學微驗其端觀其趨向而一時興起輒復異常職之按考諸開送童生州縣有不满十人者固皆流官轄屬之地而田州一舉乃至七十餘人是其人土著雖夷而仁義之性陷沒已久而纔感即興是雖其襲故無請在職猶當為之而況其請之勤勤則其一時興起之會固亦不得故抑而終阻之也夫 國家之太平二百年矣學校之設徧於四海交趾之人授業於國子寧夏之學校立於極邊亦以教化之在

夷方尤為急務而田州密邇邕廣乃或不得比同且往嘗設之師矣又嘗許之貢矣而今文明極盛翻復虛曠此其宜復者一也夫事之改革難在勞費况學校一興則堂宇廊殿之構與夫師生齋膳之資患無處給今固皆取辦於彼不煩有司而自具而使其民因得習登降揖遜之節見俎豆衣冠之容則風教漸興而兵甲稍緩此其當復者二也徧諸夷而學校極強獷為衣冠是欲之而有未能行非能之而不為者

今田州諸州之望既已請乞則諸州觀感之後或有善焉此其宜復者三也夫岑氏世居南陲民所畏信迨至中枝寡弱固多紛紛今岑太壽幼年寄命女毋如岐路之馬南北未分今設為學校養其童蒙則他日郎事當得馴服此其宜復者四也大夷羈縻不拂其欲假令非法要請或創置浮尚尚當姑循其俗不拂其宜而今乃向慕衣冠何忍沮抑此其宜復者五也廣西僻在西陲禮教士習固異中州雖本職竭心揀

正求副職業而中間狃於偏僻安於游惰病在膏肓者終難遽變今禮義之慕勤懇之意乃出土州則風聲所流亦感士類此其宜復者六也蓋當初沿廢之意特以地誠為遠知州不宜流官遂爾因循學校亦行併廢殊不知衣冠豈有損於治宜禮義非有分於夷夏况有學有官體統自定今知州之於學正既已許其抗禮則土官之於教職自宜待以賓師且今北寇未靖南苗連師顧茲土夷方乃心教化是誠地方之幸

抑由威德之需紛飾太平莫此為急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蘇洵之論益州謂宜以齊魯之道待悖亂之民王導之奏晉元謂宜以俎豆之教繼干戈之後馭夷之法古今所同况田州請之自其革心復之乃其故物所據該州前請相應俯從伏乞本院軫念夷方特賜俞允裁定設官員數轉為具題得遂興復則風化幸甚邊方幸甚

脩廣西省誌檄

為續脩圖志以全紀載以裨政體事照得省之
有志猶國之有史史以記褒貶善惡而志以記
沿革廢興故志有政治兵食增損盈縮之數所
以詔職官者之審其宜有儒藝獨行貞義孝慈
之傳所以教為士者之興于行其他序列論著
尚煩而此其大者固皆以明得失之林而示制
治之鑑也志之係顧不重哉職按廣西通志脩
於嘉靖十年雖中有一二稍當改議然大較固
已燦然成書但迄今二十二年中間地方事宜
之廢興而公署職制名宦鄉賢遷移存沒又復
紛然日改歲殊失今不為採錄誠恐日就湮廢
則利病并失而賢否泯跡使後之觀者亦何所
取徵而得其詳也本道非薄竊為痛心為此牌
仰本府當該官吏轉行衛所及各縣學官吏師
生即便照依後開條款自嘉靖十年以後逐一
用心搜訪務在得實該府仍於每學坐委學行
俱優教官一員專理采輯成冊各呈提調官處
存人轉繳大較虛心博采一事之興一行之善

皆得備載以憑裁酌毋得變亂是非顛倒事實
其掌印官教官以此分別志行高下毋得徇常
顧忌或濫或刻一月以裏先將定委教官職名
申報以憑稽考其居家鄉先生有所聞見徧請
抄錄仍出給告示曉諭生員耆老里甲人等有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向因貧弱不能自明者聽
於此時赴各府州縣及或赴道告理即為聽受
訪查及土官衙門一體訪查具錄附報其有本
道開載未盡及雖係嘉靖十年以前人物事宜
等項向在遺落者聽憑一并開列施行

敬所王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七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

翰林編修選集

翰林編修選集

門人翰林 許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公移 廣西省

諭 靖江王府各 宗檄署按察司

為議慶宗室以興禮讓以完勘令事蒙巡按廣

西監察御史陳 案驗前事已經備行長史司

轉行知悉去後該本司看得天下之理莫大於

綱常

朝廷之事莫先於名分 靖江建國已幾二百

年于茲上下相安軍民蒙庇况以 今王賢名

群宗輯睦號為太平後以一二奸人進言非道

以致大府用法過峻遂起釁端夫非大無以恤

小非小無以事大而今以數事不安各生間隙

遂爾交殘以致奏勘之牘積於本司日間月斷

迄無了絕揆之綱常則為不順律之名分殊為

倒張然以本司博詢而細思之 王之心未必

肯殘宗親也傳之者必張聲勢以求其行宗室

之心未必敢抗 王也誣之者必增枝葉以求

其聽加之欲媚 王者則謾宗室鼓宗室者則

必詆 王展轉隔絕兩不相通譬之人身上焦

積熱下部積寒中不通流遂成痞隔失今不治

療之不至潰決不可救藥而後已也查得大府

近日題奏

朝廷有旨令其處治此正上下相通各自省過

之日在 王則當念其不能輯睦以致離其心

在宗室則當念其不能恭順以致罹於罪降心

伏意凡平素不赴晝押及奉有行移戒飭各等

項俱聽本司差官率領赴府謁見自是之後各

盡其道各守其法毋仍舊途若中間再有撥置

大府凌虐宗室者依例問發極邊衛分充軍其

有各宗非理犯法抗背大府本等正領禮法者

輕則先拏家丁問發重則叅治要之本司是行

止令上下相安各得其所如目視耳聽乃稱為

人如父坐于立乃稱為家上以承

朝廷尊尊之體親親之義下以保各宗富貴安各宗妻子其各聽命約日齊集處分其後看生請名等項亦候本司從長處置務絕弊端其有強梗不願登諱於簿者開除候別施行

議 靖江王府各宗呈

為議處宗室以興禮讓以完勘合事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 案驗前事蒙此已經備行長史司轉行啓 王及行各宗室遵行去後該本司看得天下之理莫大於綱常

朝廷之事莫先於名分 靖江建國已幾二百年于茲上下相安號稱無事後以一二奸人進言非道以致大府用法過峻遂起釁端夫非大無以恤小非小無以事大而今以數事不安各生間隙遂爾交殘以致奏勘之牘積於本司日問月斷迄無了絕揆之綱常則為不順律之名分殊為倒張然以本司揆之 王之心未必肯殘宗親也傳之者必妄恐惕以張其聲宗室之心未必敢抗 王也誣之者必增枝葉以求其

聽加之欲媚 王者則護宗室鼓宗室者則必詆 王展轉隔絕兩不相通譬之人身上焦積熱下部積寒中不通流遂成痞隔失今不治療之不至潰決不可救藥而後已也是以祇承本院明文轉喻各宗令其自省過在 王則當念其不能輯睦以致離其心在宗室則當念其不能恭順以致罹於罪降心伏意以聽處分凡平素不赴晝押及奉有行移戒飭等項俱候呈稟委官率領赴府謁見自是之後各盡其道以

相輯睦然該本司細思之廣西自大府宗室交殘之後猜疑日積恣肆無歸因而移毒地方各分素失是以不惟宗室之中紛紛多事而抑且間里之內洶洶懷憂誠以綱常倒置亂所由生是以本院今日茲行令其各得其所如目視耳聽乃稱為人父生子立乃稱為家誠 朝廷尊尊親親之常法而各宗安保富貴之良圖也在 王與各宗之心意必雲消凍解洗心易慮以底於善但平素反覆交謾之徒尚未盡

屏而傍觀疑慮嗾咋之口亦未盡消萬一不為之防令其於中復起弊端則不信之禍咎將誰執是以必須令其未無別圖乃為萬全之策合無嚴行長史司并承奉司護衛各衙門知悉今後凡各宗室再有違犯及或奉各衙門戒飭者並不得於盡押之日稽留在府如有

令旨之日另行房長帶率公同啓 王處斷其一

應舊欠債務及私情等項如有內使校尉敢復啓齒致生別事者內使與輔導官本院先提監

啓

王

王

王

候一面轉叅校尉人等坐問克軍及口外為民其拘喚宗室先儘房長不聽則加以同房叔姪數人如又不服許容長史司叅呈到院轉行本司先將親戚及撥置之人拏問宗室住祿聽叅大府不得輕輒易差人驚擾宗室而長史再須啓 王務要上念

朝廷親親之恩中念祖宗一體之愛下念地方官吏府寮軍民仰賴之心行恕秉公以字群小即其中有違犯原由 國家驕養之過亦必憐

而牧之矜而恕之毋盡用法以致驚疑上下既定之後可保百年無事如其間若不遵守但有致啓弊端者但查首事之人聽憑本院威嚴從重處斷如此庶美意經久可持而綱常不致倒置矣

啓 靖江王

為糾眾悖慢 勅命事案照本司為議處宗室以興禮讓以完勘合事案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 案驗奉都察院勘合該禮部題奉

啓

王

王

王

聖旨各先後備行本司內一節該 靖江王叅奏宗室經據等不赴盡押已經本司先後備行長史司啓 王及行各房長勸諭并給印信文簿諭令各自親填願否悔過緣由以憑轉報撫按衙門去後隨於二十八日申時據直簿官千戶張乾朱瑞等繳報前來內開願自悔過聽受約束者自經據而下共六十五位揭查相同看得天下莫大於綱常

朝廷莫大於名分各宗於 王情雖同本分則

君臣而今乃敢相習宴安不赴立押雖無敢違
法抗忤之心實由押恩驕養之過以致昧於
禮法悞違 令典幸而

聖明開其自新之路而各宗亦自起其悔悟之
心所據舊非相應上懇 賢王大開寬宥以收
其心除候月朔本司會同布都二司親率各宗
赴府謁見盡押外理合預先啓知為此牌仰本
司官吏即將後開宗位備由具啓務須奉有
令旨即刻轉報以憑至期施行

示 靖江王府各宗

為議處宗室以典禮讓以完勘合事照得本司
原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 案驗處分宗室
令其赴府盡押已經行各房長勸諭續奉勘合
禮部題覆與先行相同是亦可見綱常名分之
在人心彼此同然原非微強已該各宗合心聽
命續據經譯等四十餘位告稱十九日 靖江
王謁廟大陳刑具及肆出忿言等情該本司密
切訪查及行長史司勘明悉係浪傳已經取具

并結在卷看得茲事紛紛為日已久今幸
朝廷寬恩令各悔過此真上下各思更新之
而係開人衆勢難盡曉是以本司始行於房長
再給以曉示三諭以千戶以宗藩之事故多端
則里戶之小民難安且

皇恩不可愛觀機會難以再逢是以勸諭勤勤
再三而竇以求盡此心今大府幸已悔過從寬
遵承

恩命而奸人復從中煽起浪言阻撓衆志夫悔
過與否自屬各宗本身上事喻之不曉本司自
應亟收原行繳報察院聽其自擇續據執簿各
官復又報稱已書願赴者三分之一為此合再
給示須遲三日除本司原簿二扇令千戶執赴
大門住坐其間有反思得理者許赴彼填註至
二十八日未時封收再不復給其願赴者本司
領赴入謁自後每朔望日本司差官一員率領
入盡待事久相孚之日停罷其不願者悉聽其
便事畢本司備造盡押及抗違未進位數呈報

察院以憑會 題處置施行此係吉凶悔吝之
界各宗其亦謀之妻子求之平心毋再執迷以
辜

聖恩故示

端敏公祠檄

為特祀名賢以昌風化以示吏方事擬太平府
學生員李傑等呈為乞立專祠以昭功德事太
平設在邊徼民事多艱蒞茲土者鮮能便宜善
治惟我端敏胡公諱世宰米守太平清節自持

經綸有道下車之始他務未遑脩學校立壺關
整城池輕里甲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功德治效
極為昭彰既而遷擢民思至今自設府以來良
牧雖多未有如公之盛者使不專祠以報之則
德之大小功之優劣混而無別矣為此理合具
呈施行等因到道該本道查得崇祀先賢所以
獎掖後進敦尚功烈所以報稱人心謹按往牒
及詢訪僉謀知端敏胡公初守太平本以濟時
之才兼之勤民之志是以馳傳不絕乎僻地下

車遂振乎頽風崇學校以變士習初識冠裳築
壺關以捍盜衝始弭荼毒功難殫述事載口碑
况其平素立朝鬱為山斗先發叛藩之謀終收
甘肅之蹟名臣有錄褒勛有銘揆之法施於民
與夫能捍大患均於祀典允為稱情所據特祠
相應准議合候呈詳允日轉行太平府擇空閑
基地特建祠廟製主迎入每歲春秋祭祀庶崇
德可以式士子報功可以勵有司而吏方風化
端有賴矣

檄梧州府

為額外作新以救士習以振頽風事照得本職
受命提督茲上學政初時按閱圖籍梧州屬省
廣西而接壤廣東號稱文物之地先輩東湖吳
先生生長茲土入為名臣官至上卿意今文明
益盛當必有奇特之士繼踵而出自到任以來
詢訪本府在城兩學三十年來科第踈之意疑
不決莫知所由比今年三月初四日歲考兩學
員檢閱試卷要皆文理荒踈聞見寡陋仍守

歷腐之說以盈紙為寒責不識經書之意以刪套為萬全各手相同釀承固冒雖中間山川天產資質可教者不能盡無而積習多年見開授受者殊無別策及至該府送考童生六人本道發案進學五名止是字畫粗通不諳文理本縣編戶不下萬餘而歲考願進者止是六人文教衰頹其此為極本道反覆思惟良以本府接境廣東人多逐末子弟好美衣食而志存溫飽既無向上之心父兄又止圖目前而謀在富饒亦

書集卷

卷

七

少督責之術日復一日彼此相承以禮義衣冠為贅雇以獲利異途為捷徑是以氣墮志游渾忘鞭策似此民風士習安得不歲下日頹且廣西一省民夷相半而蒼梧幸屬軍門開府之地作興觀感十倍他郡而諸生尚爾暴棄是豈獨為該府之隆替亦可占一省之盛衰所據本府文教亟應救處為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并行蒼梧縣及兩學師生一體知悉以後痛自改省力學崇儒其在學生員本道原行業驗

內論學條款及作會作文等項着實舉行及本道親自痛加戒諭外凡今在學生員行縣着各該廂里長各報親父無父者親叔伯或親兄每生一名年甲在縣仍查在城在鄉空開房屋或基地起蓋各立額扁社學以地之濶狹為社之疎密行令該學保送各學年長有行生員申府給帖以為社學生徒之師其各家沿門有年少清俊子弟報官審其可進從縣照發本地方社師收受教讀至本道下次按臨歲考之日提調

書集卷

卷

七

官將生員及其父兄姓名各造冊一本送道如有詐冒罪坐該吏本道試完發落之日生員考居優等者或父或兄一體花紅給賞其考居末等父兄受責倍於本生其童生即從各社學教讀生員開送府縣考試將文理粗通者送道考試不通者仍發回該社習讀不得於社學之外別有舉報其人戶丁田頗多而通戶無生員者差從從重編派生員之家并社學教讀一應優免等項加意額外從厚以示作興其有應申各

該上司者備云本道原行申奪其社師多寡名數聽憑本府量取先將社師名數造冊申報各社以童生進學之多寡為社師之勤惰本道嚴加考覈其經本道黜退生員即日拘至該縣常辦糧差該府縣先行出示人民知悉及照文教不振本道與提調教官共分其責本道所處雖非國家經常之法亦為一時救壞之宜各該官吏各宜悉心着實奉行毋得違悞其凡可裨助此土士習而本道心思所不及風俗有未知者各開款申請施行如此庶士習頽風少可振起

覆象州申文

為廣仁恩以澤枯骨以變惡俗事嘉靖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朱批據象州申前事竊照本州地方民襟外夷俗非中夏慨自秦漢迄我皇明以來千有餘歲其間雖有英君聖辟流徙賢往往以用百變夷為心鼓舞以堯舜之仁

講明以孔孟之道積久綏寧而卒不能變者夷之罪也非變之者之罪也雖然攻訐閭閻恭莫之變者猶之可也至於生身父母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於生者為之宮室以居之及其死也為之丘隴以埋瘞之此皆養生送死不忍之政也今象之惡俗不然於其父母之死淪於夷俗不知攢塋畏其殃禍託以歲時不利有寄於曠野而不塋者甚至既塋一見災咎為犯忌又復掘出任其腐朽而不顧者父母且然况非父母者乎夷民若此無怪其然至於土民亦忍為之興言及此殊為哀痛及有客死有棺而不埋者又有無棺而暴露不堪者見此而不為之心惻及狐兔之不如也是以上干天和以致疫癘時行其荒不絕民物大折蓋有自矣請給榜諭於其導視而不塋者或議以棄毀視屍之律畏禍而復屈者申明以開棺見屍之條揭示知悉以至客死而暴露不堪者責之有司或捐俸貲或為措處以埋無主骸骨至於周歲據實申報

本院理瘞過數目多寡或註之賢否以振勵人心則惡俗庶幾一變而民物不勝其永賴矣蒙批據申真有起敝風俗之意提學道查議明白通行合省禁諭繳蒙此查得本道先為學政事內一款今後各府提調官酌量本處民俗定為婚喪儀節務便舉事仍查空閑官地多立義塚使貧者得以安厝即前項惡俗或可挽回有不悛者查究如法先將定過儀節立過義塚備冊開報等因已經備行各該府州縣舉行去後今蒙前因看得先項風俗樸夷誠為可惡而象州尤僻在荒落禮文不敷停喪掘塚慘惡倫至是以知州王嘉麟有此申請及欲從重議律以示懲戒委應酌議通行禁約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又一款凡發掘墳塚已開棺見屍者絞子孫棄毀祖父父母死屍者斬欽此停柩不葬罪止於杖而棄毀死屍乃至於斬是皆指子孫於祖父母父母而言至於開棺見屍皆為凡人及卑幼於尊長而不言子孫者蓋以發塚必係仇家原無子孫無故而掘其祖父父母墳塋者也至於惑於風水時有遷移則在中州恐亦同然禮順人情遷難杜遏但以法當速葬不宜停留今據該州以停而未葬者欲議以毀棄親屍之律則嫌於太重掘而不顧者擬以開棺見屍之律則嫌于太輕况開棺之律止論凡人停柩經年時亦有限法律一定輒難輕擬合無候呈詳允日轉

行九府各州縣知悉今後官吏儒童民人等凡有喪事遵依大明集禮皆以三月為限務須以禮安葬其有拘泥風水停柩屍棺不分在家在野但過三月鄰里告報到官即坐杖罪有司勒限安葬其有果係道里遠近及或先分後合遷葬從尊事在必移者須令將新墳修治已備然後許令開墳移棺除扛擡道路外三日之後不葬者仍依前律其有停柩不葬及或既葬無柩而停柩延至經年致令棺朽屍見稍有損傷

者依法論斬里長地鄰各依律同坐守令官仍於城郭相近去處置立義塚凡他鄉寓客及無子孫者許令附理文書到日各官務須着實舉行仍出給曉示使軍民人等知悉仍將立過義塚緣由徑自回報本院庶和氣不干而恩及朽骼矣

練兵議 署兵備道

為簡練軍實以省浮費以壯行伍事照得廣西一省叢雜萬山裨為盜區兵民幾半是天生五材而民並用之其在廣西則尤為不可一日去焉者也桂林一府雖會城文物之地然城郭之外不遠數十里道輒不通而古田為盜根源鄉村焚劫之禍官司警急之報月靡虛日是以備查本省防守兵額操軍不足而繼之以狼甲狼甲不足而繼之以召募參錯相承互養並畜凡以防護里民使有寧宇而其哺養犒食之費官府月亦不下數千金以給之此地方之至計也然狼兵性獷而氣驕不可盡繩以法來則後期

去則邀賞平居則或掠人而取貨圍賊則或賣路而賣水事已敗露無可誰何故用募兵者所以分狼兵之勢也然應募之兵率多鄉里叫呼飲酒梟博之徒非有戶籍產業可羈束而考覈也其始聚也必有虛數而其既久也必有逃亡始募之時必欲取盈其數則固不暇擇其強弱之形而悉隸之為兵及其逃亡復相與按其名於尺籍之間查之則雇市人以應一時委之則竭帑藏以食游手臂之挹水以注漏卮運石以填決壑雖食已乏而不能供然兵已聚而不敢散何者彼皆流寓無藉之徒但以仰給有司月日之食而來一旦不察其由而盡放之則彼方潛奔山巢以與賊合以鳥獸之群加不逞之衆其相與而仇百姓者豈有量哉散之不可而查之不得大抵相承拱手以幸其無變因習以蹈其舊習則數年之後其何以繼且查本省軍食東仰給於廣東北籍資於湖廣至於本土之毛

越可使相救誦於身而及於人雖父子不免有
詞即今廣東湖廣已非昔日之舊萬一有他項
軍興營造而力不復給則束手捫腹勢所必至
兵法曰力屈財殫中原內虛百姓之費十去其
七以此為計良可寒心是以本道備查桂林一
道之兵除中右護三衛操軍與三州每歲防守
及湖廣班軍外其待食於布政司者尚有鎮蠻
營黃鳳等九百二十二名黃塘營農賢等二百
九十一名羊角營馬鳳等三百零九名打手那
萬德等三百八十二名目兵楊容等二百名目
兵李華等二百七十三名悉皆召募之兵本道
嘗細度而審籌之以為兵食之務弊亦何常用
得其道而益於實雖市人可使之戰而日費百
萬不以為多用非其道而徒多冗浮雖屯額不
可為兵而庫藏一金亦為可惜古稱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而簡練既精人思自奮揆之於今事
亦宜然是以本道欲將前項募兵及打手會同
先行簡閱取其壯健者選為戰鋒稍次者

行令看馬挑担其最老弱者革退另補簡補之
后每五日一操演其技藝精勇者本道量行犒
勞務令器械精明號令整肅如有警急即便調
發剿捕各鄉千長每月朔望令其入操點卯仍
或不時會同副總兵校閱每月布政司放糧率
以本道牒開花數為准然後給散數月之後兵
約而精則食不為濫兵精而聚則賊畏而不敢
猖西可以規復古田北可以控御全灌故職以
為有十利焉募兵虛數以冒月食今簡閱既密
則數不可虛而前項雇市人以充查數之弊可
革其利一也打手游惰無事率皆營充差遣以
擾鄉民今簡閱既密則自各衙門圍宿之外勢
難調撥不惟游惰不容而差擾亦革其利二也
夫狼兵防守驕蹇不馴彼以為非我莫能拒賊
也是以別有募兵固將以分其勢今使之虛冒
疲瘁而不可用則其勢復籍於狼兵是益驕之
也今土募之兵相樵而練法久兵精隱然有重
此輕彼之勢則用舍之權制之在我其利三也

夫廣西營堡之兵多而且散惟在城無若重之兵是以各堡之兵不敢議撤然其在地方屯戍之久不惟無剿捕之勞而畚有通同之弊今募兵更練有警輒發賊不畏堡軍而畏練兵則堡軍可以漸省其利四也夫民非兵則孤有患其誰與守兵非食則散有力其誰與合然兵多則食訕食訕則兵復散是以主兵者日求其增而主食者日求其減彼此互異法匪萬全今撫夷道月以其數轉行布政司支與糧餉則兵食之權統合為一而增減之際必適機宜此其利五也夫府庫之財民之膏血民竭膏血以養兵者謂其衛已也今以數十人而支百人之食是養兵百人而數十人常虛也用財百兩而數十兩常溢也然一日不給則彼方囂然而責望於上夫竭民之膏血以資無籍是賊未為患而兵先困民也簡之練之而使其實能為民之屏蔽則其實在者既以衛民而其無得虛冒者亦以蘇民此其利六也夫古人鄉社保甲之法固嘗寓

兵於農即今之鄉兵是也而農兵有千夫百夫之長即今之千長是也千長每月朔望入與操點而本道得以悉知其鄉能戰之民凡賊勢頗大而官兵不足則遣募鄉兵其得獲之功與官兵同賞數賞之後鄉兵益習於戰則賊且不敢犯是社保之法因亦並行此其利七也本道查得凡廣西用兵自有打手以來打手未嘗不在行自有募兵以來募兵未嘗不在行然被殺被傷者必打手募兵以其不知戰之技而柔脆不可用也夫不能不用之而乃不簡而教之是驅之就死兵法所謂糜軍也今強者數教則弱者亦強初若勞之實所以厚而生之也此其利八也方今聖明御極政治休明所謂他變萬無此理然未陰徹系謀國上策而臨渴掘井古人所戒吳起教戰亦謂順俗而簡教募良材以備不虞今竭天下之力以事北虜竭滇楚之力以事苗夷填則海寇大猖於吳浙餽民聚劫於淮齊夫彼皆

久安之地素不知兵以故賊警一聞民皆破膽而今亦所在屯兵矣夫腹內之地尚煩紆籌則邊圉之區豈宜後事有備無患彼倚此角此其利九也廣西之兵所恃者三州而已軍門之所常調與夫省城之所輪戍者亦三州而已今三州割廢遠之地撓勘事之官偃蹇不馴積有歲月彼誠以窺中國之無備而長其侈心萬一有狂子更從而導之則其為西陲之患誠未可量而為地方深長之慮者又烏可忽而不省也今簡兵之實雖未遽足以敵三州而簡練之聲實亦以陰奪其氣且使各道俱然則所在自固彼雖狂狡寧不畏威此其利十也夫置器久而不用則蛆蠹生其中士氣久而不鼓則頹靡繼其後愚而難與慮始者民也逸而不可遽勞者兵也今以積弱之勢加之裁其虛冒之欲宜有不安者矣但為公家之慮已為百全且懸賞以倡其勇加給以優其蒙行之數月勢必改觀終之善者將忘其始習而利者將忘其勞此其於軍

政有裨良亦非細為此本道粗陳一得上請伏乞鈞裁得從俞允則挑選既定之後審其情態酌其便宜畫為常格操法務得一定之規再行呈請以圖實濟則地方軍政永有賴

行十家牌檄

為酌古法便時宜以厚風俗以防不虞事照得為政之模莫先於移風易俗而備禦之畧尤在除盜安民此誠

朝廷張官置吏之初意而亦地方百姓仰望於有司之急務也古者政教修明家興禮讓居民比閭黨族安則出入相友變則患難相扶子弟則敬其長老長老則愛其卑幼自鄉校詩書之外其餘流蕩淫邪之事無所入於其心放僻頑嚚之徒無所雜於其內是以風俗太淳和氣流行自古法既廢俗用澆漓然考之史籍與叅之傳聞其間固亦有因時制宜如保甲鄉約之類亦能為百姓之利者蓋以民俗猶元氣而邪盜猶疹疾元氣既固疹疾自不能侵民俗既淳邪

盜自不能作即使天生地設及或竊發不時則保固扶持亦自能家自為戰是以法美意良誠宜修舉廣西風俗本以道遠不衝素號淳朴而年來本地之生育日繁遠方之來集者亦衆其間聯聚之法因而踈濶而奢靡之弊亦致萌芽吏茲土者率惟兵謀是急然不知治病從元種樹務本惟其平居無禮讓之教無收恤之情有事無救援之規無連坐之法是以去朴就華漫淫靡救而中間竊發之警惟匿之姦亦得頃足

萬善集 卷之五 家法

互藏莫之窮詰本道目擊茲弊誠為疚心是以內謀於慮外詢於俗斟酌古人比閭保甲之法取便時宜大約以十家為聯五十家為一大聯在鄉在城悉同此法而其振教之約開條具列于後蓋本道之意止為移易風俗除盜安民不一勞則不得末逸不慮始則無以樂成凡各父老子弟其慎守而遵行之其有不率於約與因事阻壞者有有司之法在本道所不敢貸其各諦聽毋忽

十家牌式

本道奉 命守官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智力短淺雖有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百姓但提撕爾等孝弟禮讓之心防爾等潛伏奸萌之弊則又不得不爾爾父老子弟其悉體此意自今務要遵

太祖皇帝榜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隨長惠勿順小心奉官法勤儉以守家業毋以小事忿爭致興詞訟毋以目前逸樂輒務驕奢見善互相勸勉見惡互相懲戒吉凶相助疾病相扶出入相友務興禮讓以厚風俗父老子弟其聽吾言

臨桂縣 鄉 都 圖 村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一家	生理人	丁門面房	間

此牌輪各家管五日千百長督同管牌人持牌每日黎明之時各家曉諭燕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如有盜賊忽來打村小則十家大則通村各帶兵器共出截殺如有坐視者告官坐派十家陪贖仍從重問罪

諭百家約長

告爾約長照得本道近行十家牌法蓋做古比閩族黨之義所以厚風俗防奸究然地廣而本

道耳目不遍苟無人以總攝而提撕之則恐法將復壞而三學生員人等共舉爾以為齒崇行高素為鄉里所服故今特命為約長且延之明倫堂而受本道指諭凡後開百家之中其父兄子弟朝夕為我勸之使底於善戒之使違於惡勤勤懇懇務發其良心其有冠昏喪祭等事爾則為提調務使合於古人制禮儉素古朴毋事奢華其有兩相告爭亦須爾據情執理處斷使之降心聽命毋煩有司蓋此意不諱為日已久

本道淺薄不足感動惟爾是賴中間固有言語所不及者其要惟在善相勸情相聯患相救各安其生而已爾既受托之後尤須循理守法益稱耆宿之名以不負本道禮待委托之心其諦聽之

署撫夷事殺賊報功文移

為殺獲穩惡首從賊級事嘉靖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據桂林中衛指揮門崇文徐立千戶

封其祐呈稱本月二十三日奉差各職帶

領軍兵照分哨道尅期憑鄉導排年連夜抵透義寧尋江為惡賊寨首賊黃千義等家四路攻圍併力進剿至黎明黃千義等吶喊與軍兵拒敵各賊各放礮石滾木鏢鎗藥弩打破旁牌十餘面各軍兵奮不顧身交戰常有東蘭州領哨頭目韋山等敢勇登先當陣殺獲首從賊級十一顆并捉獲賊傷大小男婦十五名口賊牛三隻賊使器械三件燒毀房屋二十間隨拘義寧安鑑里排年緝事李松常鄭玄保等識認內一顆的係首賊黃千義首級除取具重甘結狀外仍令各兵在彼暫時立營屯劄及將獲過功級并賊屬牛隻理合呈解施行等因據此案照先為乞恩請兵剿除惡賊以靖地方等事節據各排年盧友聲等告稱各賊累年流劫鄉村殺擄男女燒毀房屋占種良田乞為作主呈請軍兵剿殺等因節告到道行間又查得為乞恩請兵剿除惡賊以靖地方立堡安狼急救生靈事該盧友聲等各先後赴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

處各告理節次批催本道勘處剿殺在卷該本道看得去莠所以保稼除盜所以安民黃千義等積惡肆毒節年攻打鄉村殺擄男婦占種良田燒毀房屋誠所當誅而茲月方在盛夏酷暑溽蒸抑且田禾在野於此時調發誠為兵家所忌但廣西用兵自來俱候秋高以致各賊俟時移遁况黃千義尤為狡猾居有二巢其山後一巢收割既畢移住其中則排年嚮導皆所不識若復再守前議是知時之尚未可行而不知其人之所當亟擊也及該本道看得黃千義梟勇狡猾為其黨素所畏服如往年攻爛橋堡一呼而聚千人去年打石門堡一攻而斃七卒若此寇一逸則番為地方之害訪得排年盧仕賢居村密邇素為其所讖信而排年李松常晏告征剿素為其所深仇先於二十二日偕行義寧縣拘解到道將李松常伴若怒其無事告擾之狀扭械發獄而令盧仕賢傳語招撫黃千義出縣賞於其入巢傳信之夜急以兵隨其後一哨

指揮徐立以三百人守其巢後一哨千戶顧忠以三百人攻其左一哨千戶封其祐以三百人合其右一哨指揮門崇文以三百人直搗其前待其既平即將傍近村分招安另議區處已於本月二十二日齊兵進發刻於二十四日寅時剿殺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別卷為申明賞罰以勵士卒以弭盜賊事奉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賞格下功賞銀一兩至十兩止中功自十兩起至五十兩止上功自五十兩起至百兩止奇功自百兩起至千兩止皆以賊勢輕重成功難易為差遵行在卷本道看得各賊積惡聚徒荼毒百姓今天奪其魄殞首授命各官兵倉卒承調冒暑蹈危而卒能蕩焚巢穴殲殪渠魁所有微勞亦應遵例加賞該本道議得黃千義居介靈義二縣之郊號召流劫有年于茲自此賊既斃百姓咸謂得安枕而卧而覃良為首奮力擒斬實應上功之格韋農殺黃千義為從與羅珥羅下

羅太黃護陳月召滿黃鳳黃實元陸欽十名殺各賊為首雖其力有難易不同要皆摧接鋒刃俱應下功之格羅案姜友仁父惟章雄岑周潘瑞方賢陸生八名殺各賊為從雖為因人成事亦曾奮力向前俱應下功又次之格內羅帽不用從人獨斬二級尤為梟勇相應并常例首從之賞而給之者也目兵父鎗傷左手帶滿石傷額頭軍人張二石傷左腿包真石傷右手吳自弟鏢傷左脚俱臨陣被傷雖無格鬪之勇頗有奮力之心相應量給藥餌之費以安其心者也及議照指揮門崇文徐立千戶顧忠封其祐始領兵謀則竭心殫力繼臨巢穴則衝險依期以效破勇成功除民之患雖其才畧各有不同而要之一時均為有績相應特加獎賞以策勵其後者也除牛隻男婦發桂林府變賣貯庫及賊占田地應否立堡處給通候義寧縣官會同哨守從長議勘另行呈請

進兵機宜

一兵發本月二十三日申時住石門堡如酉時猶不得報此必黃千義欲來不來遲疑未決此機正可乘即於戌初時分由石門堡起身至三更時分抵巢撲殺蓋兵進須黑若三更以後月明恐有先透消息者

一如黃千義用質當方肯到縣已令該縣賞賜初歸之時彼心必懈機正可乘即於報至之時發兵躡踪剿殺

一如黃千義不用質當徑自到縣已令該縣

縣志卷之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擒拏各兵徑抵賊巢剿殺賊屬以上三策除本道已差人探聽外各官亦須差的當徒步及探馬打聽如差遲一刻則事機遂悞如徒步人等故意推延悞事解赴軍門處斬

一已平黃千義候本道再催方許回兵撲殺閉福傳各官哨道照舊施行止留打手防守尋江

一自來用兵皆忌冬夏廣西舊事亦然殊不

知彼正不防機會焉可久失然田禾遍野溝澗水生若不速乘尤恐天炎作病除各官照依前畧星夜進剿外其有軍兵偷取田禾及踐踏傷毀致害百姓者許各官以軍法從事各官不察一體坐罪

一本道茲行止以桂林盜賊張養日久若不稍加剿殺以張

朝廷之威則百姓未得安生之日至於功之多少又在居次今兵臨賊境玉石不分如傍

縣志卷之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近村分及或連住平民如有各兵貪殺報功者律例甚重本道不能蔽護發行之日各將官傳令知會毋忽

一賞功之典自有舊規且軍門新格尤為獨重若今暑月興師勦殺大盜功次尤難爾等既為百姓除殘本道亦何敢不從重議獎本道自當以身任之鬼神在上決不食言各官其奮勇鼓力以誅積惡以快人心毋怠

一各兵住省之日本道雖未嘗操演然素知其可用今日本道初行調發正各兵報效之時發行之日各官傳諭本道上為

朝廷下為百姓之心令其務在盡剿群兇以絕後患本道不惟以所得男女牛馬悉允賞賜而銀兩花紅與夫本管東蘭州土官亦從重獎勞如有臨陣退縮及不服各官指示者臨陣許容即斬平時許容絛縛送道以憑轉解軍門處斬

一各兵住石門堡必須緝飲團聚無張聲息以致人有透漏將發之時尤須多差徒步打探消息

一各兵已臨賊地而天色尚早未可開刀可卽刻差人轉向各官素識忠實排年點食鄉兵助勢如時刻已到則不可用恐有漏洩

一各兵數已多機謀頗定兼以

廷威福各官止宜放膽鼓氣勇往直前如退

怯顧望致悞軍機者罪無所逃至於既殺之後如有逃入深箐不係首惡者並不得放兵窮追恐有埋伏致損軍威各官受委凡本道思索未及事宜聽爾處置

一軍前合用物件及或軍機變動許以本道發與圖書印封草紙書寫差人稟報區處如機在目前不及稟報者雖與本道原意相背亦許專制施行止要成功毋拘定說一兵隊發行前後必須相顧如月中逢人及

戰過村分致有人看見事出無奈者許容將見人塞口絛縛隨軍起行至賊巢開刀之時釋放

廣東公移

一為陳思見以備採擇事先准本司咨為督撫地方事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奉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鮑案驗前事備仰本司卽便轉行守巡等官有軍機緊務地方要害各

陳所見以資不逮俱限文到十日內密切封通勿隱勿緩若已行事規亦或有便於此而不便於彼宜於昔而不宜於今者不必顧忌即便指實開陳以憑虛心採擇等因備咨到道奉此竊惟本部院經國濟時文武為憲猶不自用下集群謀豈必有裨遠明無我况以職之才識綿薄尤不能有所陳論以仰贊大猷然職竊嘗較量古事大畧銳作者病於不密慎重者病於後時以故機會既渝斷擬亦眩事之不立職此之由

卷之三

奏

奏

今適本部院駐節斯土惻然加志而况持大畧苛用人忘已精神鼓蕩人思自竭則職雖綿薄亦復起奮而况下索誠懇亦安敢自嘿不仰首吐露以負遭值為此以一策上陳夫立法創制利害互藏揆變合宜茲為最勝雖中間微細難以書盡而其意緒亦粗可微出之本職真為一得之愚而加之地方似為萬全之策至於城池戰守招降各有司存不敢瑣瑣冒昧罪責成伏乞鈞裁留覽施行

卷之三

奏

奏

夫用兵在兩廣猶櫛之於髮勢不可去而大征鵬剿二者若其大端然大征之不如鵬剿常人所知大征老師費財漏機濫殺十年不能再舉此自竭之兵也至於鵬殺則兵行易密事輕易收賊之所憚莫此為最鵬剿在各道亦有不可行者蓋或聲息稍露則賊已先遁殺不中罪則賊有玩心無或兵不足圍賊將不足領兵自專則任有淺深合謀則見有同異左提右牽機事每失夫各道畫地而守各務自全然在軍門則均為一體今府江鵬剿而不足以憚桂林之賊者為其事不相及也嶺西有兵而不足以憚嶺南之賊者為其兵不相借也議定而請之軍門則軍門亦待調發容有賊已去而兵始至是謂遠水救火勢不及國事急而調之營堡則營堡素與賊而容或有兵未集而機已揚是為搏沙為左勢不得豪是以恬養資藉賊勢日倡以職之愚是以為不若或調或招以萬人屯於梧州

挑其精最者加糧養之為擇指揮五員統之
每二千人為一哨定期操練而多為哨船每
三五日發一哨數發之後形跡莫測如軍門
欲剿某村係某道該管則先期發檄該道具
以其地圖來軍門分定哨道密封給與哨官
令其至將近賊窠去處方許開拆而別令該
道以嚮導至某處與兵會地圖嚮道之誤責
在該道兵不勇進責在哨官是所嚮之地哨
官尚不及聞而況賊窠豈能規望此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伸縮自由事約威振數剿之
後賊警自息故職以為有七利焉軍門有兵
各道可請東北至桂林西北至左右江東至
肇慶六水北至新寧大羅山皆可舟通賊朝
夕莫必其命尚遑出掠此其利一也夫用兵
之難全在收拾如殺一村則設一堡堡雖小
必以五十人守之有人則有糧各道雖勇于
幹事者三剿之後力亦竭而不敢動矣今兵
自軍門原係常養如其殺絕則四招百姓佃

種如尚有殘徒則招之復業彼能出掠則我
能復往也如此我以不竭為施而彼以待盡
為命也此其利二也夫軍門舉動雖窮村遠
窠靡不畢達軍門有練兵之名則雖其疲罷
不堪猶足以寒賊心而況其實足裨用宜其
震懾兵有先聲勢而後實者此其利三也且
大征兵進功少則掠良民此雖嚴法不能禁
也何者大征聚兵一年之上殆兵之聚也則
賊久去其土其勢不得功無以藉手報軍門
矣今兵自軍門素養如今日進兵則明日掣
限某日復營所得財物益以給兵惟取其八
口首級如其賊果出不在審非由於透漏迨
逃則兵將皆可無罪也彼亦安肯掠良民哉
此其利四也昔人謂天子必有親厚之將將
軍必有親厚之士今調兵待用兵將本不相
知上又以其土人而寬之則其勢法紀不行
甚或有臨窠束手而莫敢呵之者矣今兵在
軍門日就法度此其馴養相去必遠如或事

常大征以萬人居前當要害之處則賣水賣路之弊可革此其利五也夫調兵於土官而常愆期彼以為非我莫能為宜其驕也資兵於招募而常敗陷彼本非素教宜其怯也今養兵既久教而可用則土官之驕可減而民壯打手可以漸省此其利六也方今軍門輪戍之兵皆觀美爾河北饑饉吳浙海寇彼素號平靖尚紛紛屯聚况其兩廣可無一枝足恃之兵哉深長之慮此其利七也夫軍門於

籌畫

奏

三

各道若心與四體也四體各尸其用而不能相通主之自心則手足耳目不言皆喻倘軍門不以為謬而賜斷而行之則地方幸甚至於糧餉操法哨船另行議處施行

一糧食

養兵一萬每名優之月以五錢為率每歲該銀六萬兩或者以為軍門錢糧有限未可增也然職常計之矣前部院應廣西招兵六千分置桂林左右兩江等處廣東則尚未及

考也每名以四錢計之則歲已二萬八千兩矣夫錢糧地方每歲之入有常額也既有募兵則當革去戍兵與調兵此陽明先生用之於南贛已行之效也今軍門惟右江革去南丹戍兵至桂林右江則固未革是桂林左江每歲增四千人右江獨存募兵而不足用是以右江之賊尤狂也况此六千者實不滿三千人點之則顧入應容放糧則盡入募手蓋招兵之後必須操練此如種禾之後而必芸

籌畫

奏

三

者也招而不練則數可虛糧皆破冒散之使去則心皆怨返與賊合此真前部院為民至計而行之方半而未了也且兩廣非特此也其仰食於縣官為營堡者亦多矣假使其人皆實在而可用猶謂之我兵雖衆分之而為寡者兵法之所忌也而况其或以孤軍懸於虎口或以孤舟泊於河上賊至坐視莫敢如何即使失事罪亦不及上之人知其不足以禦賊也知其無用而不敢併與省者是避他

人失事之責也夫竭民膏以養兵而使之有坐視之名無督責之令則與其以所養棄於地也亦何以別與今軍門即以六千人調至梧州而挑之擇其壯者留以為兵其弱者仍行革退夫日在操練則數焉可虛加之五錢則壯者益奮如此則六萬之中即已有二萬八千兩矣夫屯兵於梧州則肇慶以東沿江一帶之打手可掣而府江陽朔之新增并梧州七山龍門以下諸處營堡皆可省矣其錢糧可移而足也今遠不及議今姑自十年以後查起新添營堡兵數視十年以前何如若添兵之處而尚不免於劫掠是其當否可按圖而知也夫成大事不計小費今招兵立堡實兩廣弊政而往往有不得已而更增者而況此乃實川之兵哉如募兵不足然後調一州之兵是之一萬之云亦語大槩或增或損事由鈞裁如必以為不足於食則今兩廣軍餉固在鹽法其貧與富權在軍門或者猶謂

萬人屯食於梧州將使米價騰湧則每歲或量支本色數月其那移亦有別策如軍門果以為可用則容職別具以聞也

一操法

募兵而繼之以練此雖市人可使之戰練兵之法不過賞罰二字而已兩廣用兵非有行陣與戰法也峻絕之處馬不得並行與賊對敵人不得並立故今創為操法於教場築土山高可十丈每操置酒肉於上三十人為一隊鳴金齊上先至者即以賞之最後者罰為木鎗木刀以石灰塗其端兩人對較如比試之法視身上白點多者為負量移其月之工食數分以與勝者而領哨指揮因亦量為抑揚如此三月之後人人可投石超距矣

一哨船

每隻約用銀十五兩一百隻用銀一千五百兩鴛船夫每船派廣東班軍二名煮土兵幫之其大小精粗還須軍門裁定

一賞格

大征有陞賞今鳴剿一百顆以上亦得統論
陞賞已該前軍門題 准見行至於練兵給
賞則軍門原有賞格固非新增也也聚自九
月以後合於梧州自四月以後似應分置封
川藤縣以疏疾疫但土兵在各地則賊窠往
往交通竊圖鷄米之需今聚之軍門兼之操
哨之苦甚非所歆是以優之之法似所當急
也

江西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為學政事竊惟不肖質本疎庸學非自
得頃

朝廷以其舊曾視學廣西或者案牘規格本
所嘗歷故令復守是銜操觚染墨以從江
右文學大夫之後然地本文憲名邦崇儒
碩輔背項相望而使荒繆之人來有是任
顧維稱塞既懼且慚然語有之騏驥之猶

豫不如駑馬之必至不肖業已冒昧獲任
矣亦安得固安厥舊不厚自鞭策以與二
三子效負矢前驅之勤哉後陳數件皆係
大端亦欲使諸生知本道之所以勸懲振
作者自有先務梓匠輪輿示人規矩神明
領畧各在當人至於本職拳拳望於二三
子將藉手以報

天子者自非面對決不能盡其有厚養卓識啓
予未逮者不分有司師生固皆不肖所願
虛心聽受相長以益者也為此除各項及
出巡事宜另行外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
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先將後開七
件轉行州縣并所屬儒學衙門一體揭示
一面動支無礙官銀刊刻印刷諸生各給
一本遵守施行

一國家學校之設群其俊彥聯之師儒
汲汲養育作新之意無非以人才隆
替世道治忽之所關士子入而若於

其中則當講明正學知性盡心以求
入聖域博觀史籍究明治亂以識達
經綸故其隱而居家則為真儒仕而
當事則為真材原初所以相待相期
如是而已故工夫之從入不同而悟
見之頃漸亦異然總其大綱斷然而
不可缺者立志一竅是也原夫人生
所稟之性與天地同量為聖為賢民
胞物與宇宙上下推而至於掀天揭
地之業無非已身之所得為志不大
則或見焉而歉自然不敢承當人生
順逆之境富貴貧賤悲喜升沉夷狄
患難極而至於傾覆流離莫非目前
之所常接志不堅則或遭焉而遷自
然不能超脫故昔象山先生講學白
鹿洞於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章極
言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
志剴切反覆座下有聞而泣者此亦

不過指人心親切肯綮之處故其感
發如是之深也故孔子大聖十五志
學逮至從心所欲不踰距亦不過此
志積鍊成熟受用逢原今不從此料
理見小欲速苟且因循便自相遠程
子曰凡人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
志非虛語也遠不暇及諸生亦知夫
田與室乎農夫種下種子然後乃耕
乃耘耕耘一鋤不可少然非種則耕
耘無所施至於為穀為莠則布種者
之自辯其真偽也室者園定基址然
後乃構乃塗塗構一毫不可少然非
基則塗構無所施至於或丈或尺則
量基者之自定其大小也故志則種
與基也功則耕耘與構塗也諸生無
不農而食不室而居者然亦無有不
種而農不基而室者而於學則志後
焉夫乃為失其類乎孔明讀書自比

手也哉

一督學

管樂蘇子瞻幼年願為范滂卒其成就大畧相似此中一念不惓然堅立高聳堅健一從頽塌則日就汙下諸生今試自省其志果何所向抑立不立嚴滄浪詩話曰學者須從最上一乘具正法眼藏悟第一義不可使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安庸逐俗溫飽功利皆為志魔所宜審擇本道之所以致其區區者舍是亦安所別下其

命時側聞江右諸生中往往有以號稱講學而廢舉業者平素四書本經但記白文每及入試則詞皆荒誕浮襍置之下第則曰此不足較也一倡百和相率成風遂使大郡大邑往往科第乏絕夫棄繩尺取其浮誕者是秉鑑者之失職也人不知其以浮誕取棄而謂主司乃抑講學者是亦司教者之失職也為提學者不亦難乎夫學校作養本以掄才取用而父兄之教其子弟也亦欲使其進發立朝以效尺寸今持此不切不情之詞取棄於有司而顧義冠博衣倡於衆曰講學者之棄於時也則由是有誠於講學者父兄將禁之矣在科第之絕之故小而使理學為世人禁之變大本道亦安得不為諸生指破此疑囊乎今之咎之者皆曰本不能為舉業

而姑掠此美號以自飾其不才而已
此意之有無本道亦安得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哉但以本道思之

聖祖謀臣稽古定式舉業取士本出遠猷而二
百年名賢大儒皆由此出今以講學
者不必事舉業也則前之由此者皆
不及今之學者乎而

朝廷之定制也乃欲得不學無道者而庸之

乎且使舉業與學為二事則舉業之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中其所道皆違道廢學之詞乎此亦
足以明其不然矣先儒曰不患妨功
惟患奪志此語已一句道盡而近世
儒者亦有二業合一之論然皆不足
以破此惑者其病在於本原之未明
本原未明是以論制雖詳亦竟不能
拔其櫟而塞其竇也夫舉業安所從
出生於心者也今之講學者安所事
事其心也心之光明照徹非但於藝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學

業

倫叙秩之間流貫收攝而雖如揚眉
瞬目之近如柴運米之俗莫非此中
之運用也故所患於憤憤病狂者則
固無望焉矣而豈有從事於學者顧
有能及於此而不照於彼者乎故今
或有山僧或有病夫閉戶數年則雖
有一字不識者皆能記書甚或未來
之事皆能預道何者心體如鏡垢去
則胡漢皆見心體如水泥澄則星月
皆涵何所不可也今舉業雖粗未至
如担柴運米而舉業雖精亦不若未
來之事之茫昧也而謂講學者之必
棄是也夫乃其所謂學者固猶未
在於心乎若是而謂掠此美稱以飾其
不才則雖無其心而其責亦容有不
得而辭者矣今茲不解者其必謂本
道先舉業而後講學然不知此學此
理人生一日不可緩者本道司教茲

士亦顧能舍是以為務哉要之在諸
生容有分舉業講學為二事而今本
道則合舉業講學為一原爾不日且
按考凡有仍前掇拾剽語牽贅舊套
於題全無交涉者悉置下列其有稟
質原魯不工舉業而操行甚確者糊
名之時雖在下列而別行從重獎進
其有操行本庸而詞更荒浮剽套者
必黜以示懲其四書本經或長題起
止或短題默註不能者皆黜慎之
一學于古訓而後有獲此是聖賢相傳
涵養此心之道古人已沒其言道理
性命則著之經其言治亂存亡則著
之史綜乎經史之間而自言其所獨
得亦欲以傳求立教則為子書極而
至於農圃醫卜天文兵數之類莫不
載在四籍雖其紀載之煩有白首不
能窮極其多者而要之儒者以通三

才今古為一身則於心身有主之餘
不以誇多為能而以窮理為急隨其
力之所及擇其切已者融會而體認
之固聖學之所不廢者矣而況
國家群爾俊彥養之學宮優其廩餼免其差
役所以責成於士子者豈顧虛糜歲
月而已哉夫文構組而出之由於各
人心術之微而非盡由於古人然非
多誦古人之文則不能富不能工是
文其若錦也而古書若經也多儲經
而染之為素為絢為藻火為山龍則
織者之自命固未有無絲而能為錦
也書之所載聖賢立論入門間有不
同是可見其出之於心而筆之於書
者各得其性之所近而不能盡出於
一至其同歸之處則在於闡性命明
民彝是已性其若藏寶也而書則其
籍也籍之載為玉為珠而珠玉不在

是然未有以舍籍而能知寶之藏者也故書必讀而後能記記而後能洽洽而後能會會而後能用此則讀書之所共事者然有見詞章訓詁專心闢靡者往往為病則對病而藥之以為靜坐澄心一悟了事不必求之於古人夫救闢靡者則是矣而抗規玄空之士資以藉口懲羹吹竽其有稍留心之士原無裁割選擇之本而泛濫涉獵渾無歸着之處談論則旁引曲證臨文則堆垛續集而已意障碍其於古人所說道理之邪正事勢之是非文章之美惡固已茫然無主於胸中矣下此者不惟全書之求而徒取捷徑以為發身之資四書五經性理通鑑之外無聞焉苟其玩味之久而研鑽之深則一經如董子春秋足矣又其領畧之深而凡用之透則

一句如六祖無住生心足矣要其所為本經四書者亦不過入耳出口而無自得之意而今則聞其又下矣金書之以為不捷也而攢要全書傳註目未相接而手鏡摘題家相傳視率以此業舉子應有遺漏而况所謂洽而後會以窺見古人作者之心也哉故讀書之病七心居其六而遇居其一無志之士不與焉夫國家設科豈不欲諸生為五經之儒但責之一經者其事似廉而其意則厚蓋終身習讀則玩味自深所以引導責成之者殊為切要而高步之士乃或以為不足他視旁顧有憚心焉務多不精經義不洽是病一也書之能記理熟則詞舉平心體貼久之有似吾心之所欲言而彼先為之說則何患其

誦之不成也而乃或對卷之時捉摸勉強惟恐其不能記夫既有記心則我已與書為二而况一心在誦一心在記眼中着胥志慮已分是病二也為山九仞功始一簣萬卷一卷之積也今日而明透一章則以歲計之亦不可量而乃或有成心焉一日之所課務從其多而不知精神不攝則反不如一章之實有諸已足病三也

心焉以未達為耻而強為之不知牽合附會以求聯接將非其易解者亦遂掣肘而難通是病五也夫業書之必以漸先主於經取其端吾心術也而後及史繼通於史取其博夫治亂也而後及其餘蓋從根至葉序不可亂而乃或有凌心焉好窮究不根之語無益之傳一時徒見其可喜而不知僻其好尚則有竭白已一生之力而不能盡其說者是病六也至其生於窮國下邑及夫微族寒門雖有美志而原無儲積畢竟孤陋寡聞則所謂遺祭而非志之罪也蓋志先定而又去其病則終日對卷而不以為玩物志不先定而病心未除則雖日記千言而不以為切已二三子既已志聖學預用世稱儒者則亦安能遽舍筏而求登岸哉其若先虛其心而

敬其容對卷肅然如見古人六者病
根既已拔出然後先經而後史先史
而後子熟誦其詞而求其意遇道理
則印證其得失語治亂則考索其從
來語文詞則別白其純駁而其命意
修詞之與吾意合者始熟誦而融會
之堂上堂下曲直自別雖其出於古
之人固有相瞞乎予而不可得者尚
何所養之不淵源經濟之不素定文
詞之不暢達也哉

一文者天地之至秘而人心之至精者
也六經語孟聖人之文著之於書而
其精神心術於是乎在周子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則夫組織構思將以
信今而傳後者顧宜欲其不愛不傳
而漫以措之哉然聖學視之以為藝
焉而已者誠以文生於心心學既明
源清流長則不求工為文而其流溢

四出待叩而鳴自斐然其不可掩心
學居先而文次之若非所汲汲耳後
世馳騁之士務為新奇高古以雄視
一時而不能根極於道理雕虫篆刻
連篇累牘弊費精神盡變極態以吾
儒所得自爾斐然者視之誠為下技
然其起初入門之時如猛將酷吏窮
治一審其蓄積搜索之勞真有弗能
而弗措者是以觀其紀載時事稱頌

功德敷陳政體推明造化真有自成
一家之言而不可廢者亦豈偶然而
已哉故嘗視之七曜迭經星辰錯列
者天之文也河嶽縈布夷險相際者
地之文也榮枯互禪寒暑各成者陰
陽之文也人生其間夫固得天地陰
陽之精者以為心心精而明最有條
理以其條理者為參贊則如限隔華
夷畫界九州厝象居方之類以其條

理者為政治則如制禮作樂設位分職夏士周官之類以其條理者為居常則上冠下履降殺等差庸敬斯頒之類以其條理者為文章則能敷闡造化旁洽人紀抑揚錯綜變化無端何莫而非此心秩然之妙用也自書契既造後之為文者則固可謂續組夫前人矣然不知伏羲畫卦儒者以為文字之始則又何所祖也蓋造化

陰陽之數伏羲已透徹了見於胸中勃不可遏乃以意之所象者畫之而宇宙之至秘斯文之鼻祖乃在是焉而謂其非生於心乎故其心和者其詞粹其心達者其詞暢其心險者其詞峻其心妄者其詞怪其心放者其詞散其心愁者其詞苦觸外動中而後為文詞并其中情之美惡夾帶而出者則由其習養之不同而所謂條

理者則固無有彼此也古今之論文者詳矣而未有論為舉業者舉業與古文雖異體而其機括則本無不同我

朝國初猶有賢良方正之科今則盡歸於舉業無有他途雖有經綸之業湏此以表見於世是其相湏若古者之適人國而求仕也必載贊也人臣不潔其贊不足以與誠而況其濟事之重則

凡有志用世之士於此而顧可以易心乘之哉文無間於古作與舉業其必然者萬古不能易也其說有四最近於兵家者流吾取以為法焉其始之貴養心而博學也則若出師者正其名號不貪不暴而尤蓄其資糧明其器械而後整衆而行也其繼之貴積久而薄發也則若對壘者之不輕於戰堅壁犄士待其人有投石超距

之心而用之也兵之布陣也則有正而有奇矣中軍按據而不動游兵四出以犄角形則而不敵機伏而不測文之起伏濃淡之兼而出也不有象之乎兵之交鋒也則有短而有長矣或步馬之技不同或山川之向各異用其長以取利背其忌以全師文之因性所近去其病而達其長也不有象之乎蓋天之與材氣稟各殊雖共

尋之於古人者但自喜其與已相近而信從之久之成熟則於下筆之際固有不知誰為之而自然呈露者矣然渾厚者與拙鄰博暢者與泛鄰清者近奇者近怪惟其相鄰近則其勢之至於病也猶水之就下而非隄防之不能止也故毋寧使吾之渾厚似拙而不可以其本拙者為渾厚使吾之博暢似泛而不可以其本泛者為博暢使吾之清奇者似怪弱而不可以其本怪弱者為清奇渾厚而不拙則渾厚為成家既已成家自足達意而渾厚者尚何纖巧之足慕也博暢清奇無不皆然如是則近而待叩於時也是之謂能潔其贄遠而傳示於後也是之謂愛而傳俶耶鄙者失其故步故莫若各達其材無相倣倣然師法古人而情神自足則固不患

於摹擬是學人畫龍點睛而能飛去者也嘗正味者不食其餘故莫若各就於理毋相蹈襲然自出已見而議論不謬則固不病於杜撰是各自製味通食於人而能飽者也蓋原其發於心術者為甚微而其變化為莫測總其要歸則

聖諭所謂典實平順說理詳明者乃其大本也

柳子曰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

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禠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嫵窵而驕也大約作文之法無以加此即使柳子未能及此而其大端已不可易矣本道先已道舉業理學之源而茲復縷縷漫及如此者誠以

國家以此取士則課藝職業所係亦不得而

獨遺也千蹊適國熟則享成切毋以本道偏有所好政局相投若夫怪誕狙倪如克厥匪神誠幾貞化等語務盡洗滌至於對証施藥因文指病則非手執諸生所作之文不能親切待按考之後如有志者許將窓下所作待以入請尚能一一剖析今畧陳梗槩諸生亦可以深長思矣

一師友之道不講於世久矣湯之於伊

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彼其君臣之際雖路馬不齒如是其嚴也而至於為學則自畧於崇高富貴之間王不待不王伯不得不伯其重如此三代之時比閭族黨之法在則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國有學其士之材皆進於司馬而升於司徒遐想其時不出里閭而有學校不外父兄而有師友交無異道事無別業是

以閭閻成俗比屋可封後世黨衍
之制廢往往人自擇師以教其子弟
是以有無不能以皆徧而國學郡學
雖有師友然亦出於偶集而非素擇
定交之舊是以此道不講日就衰替
昔賢所嘆已非一日故不肖嘗曰三
代而上治出於一而師友為公三代
而下治出於二而師友為私然使父
兄皆擇其師而為子弟者亦嚴其師
而親其友則亦奚不可者而今則此
意亦漸陵替不振矣不肖比年來宦
遊在外則往往見有自十五六歲而
上者皆耻從師即使有師亦皆利方
就圓不嚴不尊至於朋友聚集但務
相獎美臨文講義面與背異若無正
言行無規許童子雖於成人長老務
為卑屈甚至長幼易序坐立無儀即
此以求進祇見其相胥以溺而况望

其能有所引掖切磋以底於道耶昔
者子夏之自悔其罪亦曰離群而索
居亦已久矣巫賢百工不耻相師相
友他如吾儒之所排擯如佛老者悟
真篇云入室下手必須益友三人以
防危險而遊方行脚之徒徧叅老宿
甚至有服事三十餘年而胼胝忍辱
而不去者彼亦何求而敬慎若是而
號稱儒者及不若焉是非五穀之不
如莠稗矣乎凡若此者本其安庸就
弛原自因循而無復有取益共濟之
心是之謂怠不自知其可以求進而
反畏人之或先焉是之謂忌以下問
從師取人求益為耻而侈焉自是是
之謂傲三病相因固宜其棄師逃友
而卒於孑然而無成也夫一事而三
人各思之已而各出其所見焉則盡
事之情一書而三人各思之已而各

出其所見焉則盡書之理是一人而
兼此三人也此亦事理較然可睹而
顧其於孤陋而無聞焉夫乃未之思
乎故今與諸生約各自擇同志為會
凡會之事與日皆不拘定每會長一
人副一人會之日有師從師無師從
長講書則長格口臨文則長執筆痛
加商量畢坐定則會長起曰某人近
日某事善此吾會之光也可相與師
之則又曰某人近日某事錯此吾輩
之罪也可相與戒之虛心勸勉真如
家人父子則文行交進為益良多凡
會之名教官以冊上於提調官提調
官類冊解本道按考之日本道親吊
會課及審夫勸勉之狀勤惰以賞罰
其會中有不率于教千名好訟把持
有司敗倫傷化等過者罪連同會降
則皆降退則皆退着實舉行諸生其

慎擇而諦聽之母忽
一先王之教以人無所持循故為禮以
範之曲禮儀禮自成童之時其進趨
坐立飲食起居以及夫割肉醢漿餼
徹帚簋之際莫不各有規矩弟子生
長則耳目習熟於周旋儼恪之中其
肌膚筋骸安得不固而邪僻鄙慢之
心亦何自而入哉今曲禮弟子之職
固已盡廢而諸生在學校中號稱禮
義相先之地而亦可苟焉而不之講
夫衣冠侍立大賓是承則或恐睡及
夫群居遊遨箕踞嘲譎言不及義之
時則不知倦甚矣人之惡拘束而樂
放縱也然不知逸弛者精神之所由
耗敗嘻嘻者家道之所由失節今曲
折而趨不若徑行者之速鞠躬而揖
不若袒裸者之適然先王不以此易
彼者知速與適者之必至於亂也今

與諸生約凡衣冠則欲整肅舉動則欲端方班行則欲齊一問對則欲莊詳趨進則欲雍雅除冠婚諸禮另行外凡本道詣學之時傳命生二名夾座而立贊禮生二名次柱而立糾禮生四名次鳴贊而立舉案生四名負牆而立有司以次揖畢禮生先揖揖畢有司應坐者自照

憲綱升堂其餘官徑退諸生然後魚貫而上其

舉步喧囂瞻視轉顧一應失儀者東西糾禮生即行出聲唱某人失禮或獵班教官引起于齋房候本班仍空一人如不識名則徑取其冠如本道自舉則尤罪糾禮生見畢分班抽籤呼名者應聲而出行至月臺中作一揖由西階徑上就講講畢由東階下復由月臺中作一揖而退並不許跪凡教官定糾禮生集諸生抽籤註定

以免推調凡諸生入謁及本道詣各書院及先賢祠宇皆同以禮相齊本自叙秩非云相強毋致忽畧以取罪譴

一江右理學名區先達之所傳授及夫名賢之所過化其所以浹洽於諸生之心目者亦既詳明本道猥承茲後固不能有所復贅雖然嘗竊聞之矣堯舜之聖也其得於天者亦既篤厚而其底於成者亦已純粹比其以天下授受特於人心而下一危字語曰致至則危累基是也又曰危如一髮引千鈞蓋以有識有知應事接物一毫不謹則縱情敗度將靡所不至甚則失其所以為人而至於違禽獸不遠者未必不由此以始也若是而謂若累基焉若髮引千鈞焉亦無不可者是以其兢兢業業之心不敢以一

瞬自弛滕瞽女史之有頌綴衣虎賁
之必良盤盂几杖之勒銘常恐一或
置其身於有過之地而凜焉不敢終
日遽伯王之使人於夫子也而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夫子稱之謂其
知伯王之心而非苟焉者不遠之復
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防其漸而不
使著懲其往而不使復纔失而即覺
纔覺而即改纔改而即力久久自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七

則聖賢為必可至故千聖相傳與夫
詩書所載其所以誨復以示人者直
在改過一事而已夫真有必求為聖
人之志者而后有必求為聖人之學
求為聖人之學視其身之不肖如痛
之必摩如痒之必搔而後為快是安
肯自恕自是以使其潛滋暗長於獨
知之地蔽藏消沮於對衆之時耶後
世學不真實志尚二三是以凌厲粉

飾惟恐人以為已之有過而自處過
高師心恕已百孔千瘡養癰長疔卒
之日入於汙下而不自覺譬之諱疾
者若以為無病而忌醫而不知膏肓
膝理固已日深日敗而不可救以率
於死而不知悔者矣今諸生相與固
欲共濟于道然則喫緊一着惟以改
過為共相砥礪今後府州縣提調官
該學堂齋教官各照舊式置立三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七

簿一扇稽察諸生平日所為有敦尚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與其叛戾不率
者直書事迹分為上下等各另親填
限文書到後十日以裡封送提調官
處差人類解以憑參驗覈實施行此
後仍須以時稽察每半年一次如前
開報各該官員務求至公毋得報復
徇私黨比有孤委託其教官開報不
實至三名以上者查究贓弊從重問

治凡其累悞連累與夫不幸之遭雖
為衆所指目皆得惺然省改以從自
新証之於行而不得則反而求之於
心求之於心而不得則質之於友務
改務力以底于道若是非惟當加褒
獎寔乃本道之師也其有長過遂非
頑然不省而猶爾傷化喪檢犯義干
名健訟吞弱脅制有司種種過惡本
道按考之日先行黜退而後發案蓋
將培植善類則是其誠無愛矣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翰林編脩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公移

江西

一為申明贖法以便遵行事照得本司口行
據各府州縣申呈人犯招由到司內議有
力稍有力徒罪以下納贖俱收銀貯庫及
查奉兩院批行亦間有斟酌軍罪重輕未
經定衛而令納罪免遣此皆違奉律例本
無容議但本司查得貯積民之大命水旱
天之常行有備無虞古今共戒江西一省
土瘠民貧所恃在收成豐稔則賊盜可息
而征科易先倉庫充實則貯積不虧而緩
急可恃近日南糧緊急各州縣盡將預備
倉穀借支起運諸倉盡空而各司道賊罰
近奉起解亦陸續動支所遺無幾今歲水

早相繼各府州縣告荒之檄旁午紛紜即
今秋成尚可支持若冬盡春初及青黃不
接之日萬一欲有賑恤則倉粟不備何以
仰供庫銀雖盈安所得粟恐貽他日之慮
有難以支度者合無候呈詳九日容本司
轉行布政司及守巡兵備屯田提學各道
并各府州縣以文到之日爲始至十月終
止凡一應詞訟科斷准徒總徒流徒并笞
杖等罪審有力稍有力者悉令納穀上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

不許納銀其克軍人犯有情罪稍輕而家
道可過情願納贖者亦許酌定穀數臨時
請詳本院定奪中有情罪異常或城垣建
置等項奉本院特批者不在此例凡府州
縣各正佐官自理詞訟敢有不遵希苗賊
贖入已故違明示仍行罰銀者查出本司
指實叅治究賊擬罪至原限滿日秋收已
過穀價將貴乃依舊納銀法行經時倉儲
必足則地方水旱可恃以無憂而各官依

倚科罰亦可以少省矣緣係查議罪贖折
穀事理本司未敢擅專合就通行呈詳施
行

一馬訴冤枉乞恩救命事據餘干縣署印官
褚同知問過高鳳等一起招情到司據此
案照先奉巡撫張 批據泰和縣民高鳳
令男高典智抱訴前事奉批仰按察司究
招詳報依奉已經行仰檢問去後今據解
到覆審得各犯執訴大約與招情相同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全

上下官司往往以其事無証佐慎重而不
成獄但棋童以財殺身冤久不白今本司
卽據原招參酌情犯大抵此獄當初便決
則情無改移今已三年之久中間詞語變
遷苦執不認以致往返生疑然要之此獄
本無可疑者本司原駁以李先一手書爲
証然今審李先一原不識字此書作於趙
琛且又在未知金棋童已死之前不足爲
據其可決者金棋童十五日卯時携包下

船爲吳卓十所見因而尋覓此時進旺尚在因從後門而出天才不見十六日辰時徐蘭七拏獲進旺未時天才方出二比各稱與銀高鳳爲船錢用紅釐等秤付約同載而逃事後參差天才進旺詢問棋童高鳳回稱鵬船去訖彼時棋童若上岸他走則高鳳可云不知鵬船之說出彼時真心此可決一也今爲高鳳辯者不過云棋童帶有銀兩或他人謀殺爾但棋童十四在逃而十八見屍時已出計死日應在十五六之間棋童銀在包袱內路人何以知之卽使知之路相遭非殺死則歐死者安有用繩勒扛置麻地如此從容也麻地去船僅里許人不及知而惟高鳳知其有銀此可決二也夫岸人謀人而取其財則連包袱取之矣又不然則取銀而棄包袱於屍邊矣今人死在岸而包袱在高鳳船下棄其死而取其包又棄其包而獨取其

銀此可決三也三人同討船逃走而惟棋童有銀今高鳳獨認與天才進旺同走而執稱不知棋童認其生者而避其死者此其心之受虧處此其可決者四也各船泊岸每夜皆去跳板以防賊爾吳卓十五鼓看見之時惟高鳳船上有跳十六日拏獲高鳳鎖繫十八日高鳳將船那開下埠人貨登時俱空彼之謀情於此立露且原勒死之繩本司驗係牽板此亦船中所有者此其可決五也三僕同逃在高鳳利其貨爾受其有貨者而却其無貨者在高鳳引之上岸致死而滅其跡今爲解者云若係高鳳何不棄之水中然此時紙客杜二在船下手決非舟中若謀死舟中而扛屍則勢不可行鳳豈爲之哉此其可決者六也至於仇男高與惠所報包袱在席下與買猪肉酒與棋童對飲此又皆可信者事情了然而強執不服若再牽累下証應有死

者但屍未再檢便難成招仰推官錢復初
即便押帶各犯到於已死棋童屍所拘集
隣証將屍再檢有無別傷及吊杏原繩取
問歸一招情摘緊關人犯解報再毋得仍
前含糊兩可致脫巨奸遂令死冤不白取
責不便

一爲申明律例以弭盜賊以安地方事照得
江西今歲水旱固云相仍然以秋收計之
視往歲亦不甚相遠而小民嗷嗷盜賊生

發民心若有不能安者揆厥所由良由湖
廣水荒福建流賊四鄰難恃生理頓艱今
各邑之間閭夜犬長吠而江湖之商旅晝
船猶驚其不敢赴官告理而安受劫掠者
往往而是坐視不爲料理則民生何以自
寧况星火燎原杯流滅木不早爲計滋蔓
難圖然後煩刑禁之亦不可得此本司之
所以深憂而不敢即安也節奉兩院立法
經心保甲鄉約之論非不嚴切然有司問

多以空文相應兩司各道加以督責於其
中亦有勢不能行雖有司亦不敢言者
是以立法防流應加周密伏覩

大明律例如此之明而問擬多從忽畧是以政
成姑息上下相苟加以歲饑狎水而溺奈
之何不引平民而從盜也夫賊之所以多
者由其平居有寄頓藏身之所臨時無抗
拒阻截之患險曲獲平安得不熾合無候
呈詳允日容令本司備行各府州縣各掌

印巡捕等字樣將各該地方保甲里隣人
等晝夜巡邏嚴謹地方併力防守一聞有
警或失主鳴鑼或兩隣先報保甲人等即
便轉報招呼統集截殺有能擒獲真盜一
名者賞銀五兩對敵殺死一人者賞銀十
兩其有敢自畏縮坐視不救次日各掌印
官先拏本地方保長保甲及親近兩隣查
照依律問罪仍照近例共陪失主財物三
分之一如中拏獲真盜除追究窩主受寄

接買各依律例問擬外若共居則同居者
若獨居則兩隣者不分親疎拘拏到官知
情者從重不知者問以不行覺察仍枷號
一箇月以後凡兩司及各道各府州縣每
間強盜招由定於招中必及失主曾否救
援強盜有無同居二項其不係同居兩隣
雖親父子兄弟不坐以爲定例仍刻告示
每大縣發五百張小縣三百張各於人煙
輳集及各鄉村里戶去處遍行張掛務使

家喻戶曉譬若耳提面聆其江湖被劫者
以所劫之處兩岸地方三里之內爲坐其
舟居強盜以曾泊舟之處岸上地方總甲
及船家爲坐如此立法先嚴而犯者自寡
人知警畏而地方少寧矣

一爲地方事蒙巡按段 案驗前事近據各
屬申報水陸盜賊是處竊發卽近省城地
方亦敢劫殺不靖若不早爲弭戢誠恐蔓
延成風貽害匪細除巡捕巡湖等官另行

議罪外擬合多方預處爲此仰司抄案呈
堂照案事理卽便會同各司道悉心經畧
務求弭盜安民長策所有後開數條訪係
各省成格并近訪據條陳事宜應否參酌
盡一施行作速議悉由奪一面先行夜禁
不拘城市鄉村使各守法倘或有警再不
許坐視不救自取罪責此係地方要切時
務切須明白簡徑使民易從毋得忽玩未
便抄案依准呈來等因抄呈到司除夜禁

一面先行外隨該本司按察使王 會
議照得弭盜安民有職同務顧以事體參
互未敢瀆陳今蒙本院開示規條且又不
辭下問以要至當其敢不悉心惟慮以求
不負本院軫念地方之心爲此謹逐一參
酌詳議盡圖列款呈請施行統乞鈞裁定
奪
計開

一編立保甲該本司會議得爲治莫先安

民安民莫先去盜然盜賊之興其始有所隱藏則徒黨有倚其來不能截遏則志意無懲是以長養衍煩轉爲民梗加之水旱將化平民是安得不桴鼓夜警而里戶晝閉也救之之法莫過保甲而保甲之法爲論尤多近蒙兩院再四申飭及各鄉村日苦劫擄亦各有人思自奮之心以故各縣各鄉亦頗聞有私自舉行者但法不齊同則稽考參互法不簡便則施行騷驛所據前蒙各條相應貫串定議合爲一車以便施行合無候呈詳允日轉行各府州縣等官各坊以縣門首爲起各鄉以民居第一家爲起在城掌印官在鄉選委官挨次盡將各人戶查出某家某籍人丁幾丁作何生理有無容歇他客照依式樣做成粉牌懸於門首至十家又依式總爲一牌甲首甲尾十家輪流每家懸掛五日週而

復始每大處五百家小處三百家在鄉村不及三百家者本村又爲一約不須製牌縣官推舉德行有力一人爲約長給以一帖行令其不得別斷婚姻田地詞訟但帖內所載人家有不遵保甲之法及或子父兄弟相爭干礙風化許其親臨勸諭不聽則呈赴有司處治自各既定之後凡一家有窩隱盜賊及其子弟出入踪跡稍有可疑九家共首每一家被劫左右夾住二家報知約長鳴鑼集衆各保赴援其擒斬功次悉如先呈事理議賞其有容留不舉致賊得以依住潛踪及被劫不救放賊得以通行無礙者亦依近擬拘提問罪十家共賠失主贓物三分之一每夜警巡十家自行輪流迭守一更三點以後自非生產死喪而輒行走者守更人綁縛候天明送縣其縣坊鄉村中有士夫舉監大戶尤

須一體遵行其士夫有抱道善俗出力
爲地方主張倡率者縣官卽餘戶以聽
如有梗塞異議縣官指名呈舉其家之
豪奴族屬報院以憑處治法行三月人
心既定縣官卽據五百家約帖內數目
類造一冊存縣備查亦不須造冊申繳
上司其中間士夫有因情倡率及或風
地異便別有出入者聽於此法內伸縮
增損不須請詳但不得大致矛盾兩院
巡歷憲轍所到及各司道出巡各府官
過縣各縣官下鄉不妨隨便稽考其有
縣官虛文搪抵指稱造冊科歛銀錢別
項公差拘喚護送燈籠火把做夫提人
等項致擾保甲及保甲人家隱匿丁壯
玩抗法紀不真奉行者官以賊論餘人
從重問發約長如果年高有德其各縣
鄉飲衆賓卽於約長內選請如此上下
協力規爲地方必行之法則令信人從

事簡心安而盜賊可弭風俗可厚矣
一訪得鄱湖東西一帶如趙家園昌邑三
陽泰浦南山埂左蠡以至康山都昌湖
口等處地方會議得山澤阜利漁船雖
所以利民然大湖浩蕩影射亦易以爲
盜是以本院特設是法其於稽考之法
真無遺慮但中間纔立盤驗之名則或
啓需索之弊行商用困反訾良規合無
容本司轉行南昌九江饒州各兵備守
巡道及沿湖各州縣官悉依前規務在
着實舉行期臻實效但免其赴所在盤
驗止令回家之日甲長查其有無違期
及或所得之利有無可疑從實舉首違
者事發連坐待沿湖一帶行之有效警
報遽稀然後容令本司具呈通行各河
埠一體施行其里甲造報有所科擾聽
有司罕問有司奉行以虛文相應聽守
巡兵備道查治而本院臨照而提撕之

度湖船不待易業而商舟可保安行矣
一先年立有會簿給巡湖官填畫會議得
巡湖之設本以防盜近來法紀廢弛人
心玩愒不惟各官受委而晏居抑且各
軍得財而賣放盜賊公行專設之官委
之秦越相視商旅阻塞一省之地比之
南北不通纔一查治輒稱無兵無船近
該兩院批允增兵修船矣所乏者稽考
爾會簿之設誠爲至要但查得前項湖

德慶縣志

卷三

風俗

岸相臨三道所有稽查港道及設兵數
目委之一處則事權相礙委之各處則
彼此相推今照得守備楊昇在任職專
通湖合無容本司行令本官限文到半
月以裏通將官兵及港道查出畫圖造
冊親齎赴院本院定爲界限使各有信
地然以會簿如舊法周流盡會本院不
時吊查其餘功罪揭報等項悉照施行
一其船隻原設者聽申請修理外其拏獲

強盜將船沒官分赴各兵備道驗訖改
爲兵船卽發原拏本管撐駕多則以分
餘總其有承行情慢職業賣放軍士坐
視劫掠者聽本院訪拏重治庶積廢可
興而湖防知飭矣

一會議得保甲之法民之所以不願而官
之所以停閣者正以愚民難與慮始舉
行或重爲困是以有所格而不遂有所
畏而不敢爾非謂盡爲胥官弛吏因循
度日苟且目前者也今法始舉行民志
未解者先責以造冊繳報則開科索之
端定以出敵守家則有鋒鏑之慮未有
盜賊而先具鑼鼓銃仗貧者或不能前
間有盜賊而責令給批緝捕累者終無
已日是雖以嚴刑逼之終不得而行矣
合無留此四條以待事體大定之後漸
次加增不妨潤色以爲大備則人心樂
從而議無阻格矣

一爲選婚事蒙巡按鄭 批據建安府輔國將軍拱梓具狀令人役曾鑾抱告爲遵例保選儀賓事并蒙批據該府鎮國將軍宸涂具狀令人役胡鎮抱告爲遵例選婚事俱蒙批按察司查行繳依蒙已經通行吉安撫州二府保選及節行催取未報續據金谿縣民鄒福一狀告爲除害伸冤事內稱石城府差內使王國相在縣以選婚鎖騙財禮銀一百餘兩等情就經批行該縣

司議看得

郡王位下縣主儀賓禮數優厚自有成規難以輕議及中尉以下宗女宗壻奉有勘合婚儀亦無容別議外其鎮國將軍位下郡君儀賓議擬聘禮各色絁絲十二疋紅羅二疋各色絹十二疋猪羊各十隻以上該價銀六十兩禮銀一百兩共銀一百六十兩輔國將軍位下縣君儀賓聘禮各色絁

絲八疋紅羅二疋各色絹八疋猪羊各八隻以上該價銀四十兩禮銀九十兩共銀一百三十兩奉國將軍位下鄉君儀賓聘禮各色絁絲六疋紅羅二疋各色絹六疋猪羊各六隻以上該價銀三十兩禮銀八十兩共銀一百一十兩所議禮物既有定數各府不許聽人撥置分外多取隨從人役亦不許過爲需索其赴京請給冠帶資費聽各儀賓自備仍通行各教授啟

王知會將各府已授封未選并見年十歲以上宗女盡數查出備開所生名位年月日先行造冊一本限一月內送司均派原定各府轉行各州縣掌印官從公查選務要出自情願不許妄行拘擾如果相應即具由申司轉行各教授啟知以禮聘取入府讀書習禮候冠帶成婚以後每年終各教授將應選年及十歲宗女照前造冊送司均派各府縣奉到務要着實遵行俱限三

箇月以裏選報不許遲違過限者聽本司
先將承行該吏提究職官別議若各宗女
年未十歲添捏造報及徑自差人坐名保
選擾害者許被害之人開具實跡赴司陳
告以憑拏問發遣教授及

宗室從重叅治其見告拱櫛等伊女選婚事
情一併造冊送司行屬選配其選中子弟
不許再行更易亦不許選中之家推避告
擾違者通行重究等因呈奉本院批據議
詳當但鎮國中尉以下宗女宗壻原奉勘
合所定蓋婚之資本無祿米他儀一生止
此官給一次耳其男家聘儀蓋未之及也
亦當併爲議處仰候具

題施行此繳并蒙巡按徐 批如所議上可
以成

宗室納壻之儀下可以遂俊秀連姻之願或
有嘉樂而無畏避矣俟另題

而至日施行繳依蒙遵行在卷今又奉批及據

告發等因該本司按察使王某會議得宗
室選婚節經奉有勘合及會議呈奉兩院
裁酌議處已悉本宜弊源絕清而遵行靡
疚然在宗藩則室家及時之願未能悉遂
在列郡則假稱詐騙之弊未能盡殄各縣
吏書利於停閣蓋必報婚適於民間滿其
私圖而後及於公事王府家人利於詐騙
蓋必親行張爲聲勢遂其已意而後及其
主人財禮無定規則需索無紀而人將畏
避選地無定所則分派多簡擇而吏緣爲
奸夫使

宗室自選而不由有司也則詐害之弊固有
必然使宗室由有司而不得自行也則稽
留之弊又將誰告二者相倚遂爲病源議
法防流勢須委悉合無候呈詳允日內除
邵王及宗婿不議外容本司轉行

准并南昌各王府文到一月內各長史司教
授將應選未婚女子盡數查出換順所生

年月備造一冊以後每歲終亦照類造通
送布政司收架凡女子年至十五例應選
婚許各宗備詞具告巡按察院批行按察
司按察司備造流水簿一本內除饒建以
待

准南贛路遠兵戎不及外首南昌次吉安次
廣信次撫州次臨江次袁州次瑞州次九
江次南昌挨序登寫仍置長單先開

宗室爵位及女子年歲次開聘定禮物次開

禮部

卷九

年

發行府分縣分限期次開選中男子年甲
籍貫及父母姓名每察院詞行到司本司
將單開送布政司揭查原報冊內所生年
月及其氏所出歲跡相同不須行勘該司
遵照嘉靖十五年禮部題

准事理即將應出禮物數目酌定填於其上送
回按察司本司即換原定如第一起係南
昌府寧州第二起吉安府廬陵縣以次換
滿再四則第一起該南昌府南昌縣第二

起該吉安府吉水縣順次掛號發行除在
鋪通日期外以單文到縣之日為始限四
十日內縣官選中清白人家子弟即將其
父母姓名及都圖里分并保勘人役姓名
填寫於上差人齎繳本司覆查相同即具
由繳報本院批允到司并將原單發行該
縣徑自給文粘單并齎聘禮赴布政司投
送冒禮成媒其

准二府勢難赴告許長史代為呈明本院批

行本司即於流水簿內挨順饒建二府縣
分悉照前議施行若原冊內漏報者即係
花生抱養本司將原詞徑繳不行若州縣
被文違限十日以上提吏問罪二十日以
上坐贓革役三十日以上掌印官呈詳本
院議處處分既定之後王府再不許一人
到縣亦不許於單開禮物之外加增索取
致停婚期如有仍差人及或假托詐騙財
物者許被害之家徑自綁送縣官轉解到

司從重問罪事干

宗室本司先將撥置家人拘拏枷號問發然後指實參呈奏

請其子弟已登名於單而父兄又行告脫者從重問罪仍照舊勒限婚配本司仍刻榜曉示通行知悉

計開

鎮國將軍位下生女封爲郡君并儀賓歲支

祿米四百石該聘禮各色絳絲十二疋紅

羅二疋各色絹十二疋猪羊各十隻以上

該價銀六十兩禮銀一百兩共銀一百六

十兩

輔國將軍位下生女封爲縣君并儀賓歲支

祿米二百石該聘禮各色絳絲八疋紅羅

二疋各色絹八疋猪羊各八隻以上該價

銀四十兩禮銀九十兩共銀一百三十兩

奉國將軍位下生女封爲鄉君并儀賓歲支

祿米二百石該聘禮各色絳絲六疋紅羅

二疋各色絹六疋猪羊各六隻以上該價銀三十兩禮銀八十兩共銀一百一十兩

一爲大夥強盜突入地方打劫事嘉靖四十

年二月十四日奉巡撫張 批據本司呈

據經歷司案呈抄蒙巡按段 案驗前事

備仰司抄案呈堂照案事理即將前項事

宜會同各司道熟思審處如何可以抹目

前之急如何可以免將來之虞語云饑然

後爲之食計已晚矣今嗷嗷待哺轉壑相

望足食尚無計也其將安施變然後爲之

防策已下矣今殺越之盜所在跳梁伐謀

尚無策也其將安措該司責總弭戢夙負

長猷諸凡良法美意切中時務者務要從

長商確報告以憑施行事在燃眉慎毋忽

緩以孤詢咨延訪未便等因抄呈到司蒙

此該本司按察使王 會議得江西今歲

之饑比之往歲未爲全歉不應遽嗷嗷

相率爲盜特以前年淮揚告饑民皆罄積

以前高價去歲亦歎商皆空手以還故鄉是以穀價頓增比之往歲爲甚饑民不能閉門待死其爲盜賊勢所必然中間又以本司奉職無狀不能推明德意以舉綱維致負臺下勤民之意案驗所謂責總弭戢者本司讀之悚然不勝慚汗其又敢不悉心以復自干瘼素之誅所有前件分條開列請乞鈞裁大約爲治不在多言救荒本無奇策惟有斷然必行且又各加實意論其不及而糾其不虔即使事皆不可卒行小民亦知上意蓋填溝壑彼將何詞况夫事尚可圖法故具在職不勝待命之至緣蒙行司會議事理未敢擅專合就通行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奉批據議明實至于責成守令尤爲喫緊依擬卽行各府督令各縣着實舉行官之賢否盡徵於此勸懲有典固不容已意軒輊也五月後具揭報繳并抄蒙巡按段批據本司經歷司呈同

前事蒙批其議鑿鑿其義斷斷本院三復不啻百朋果上下相與悉心力行之卽蠶貍可矣矧藩省耶卽如擬行仍摘畧刻榜差人遍發通曉遵照畧惟共濟繳柰何近來有司不肖者固不足責雖號稱賢明者亦志存潔已事多干譽寧受吏民之侮且嫚亦甘心焉坐是政廢令弛左右奸分而惡少梗法猶泄泄養休休之量以俟速化興言及此良可浩息不時舉劾本院又有此心第恐多事未諒者且將駭之耳今務如約一振靡風象此合就通行遵照施行計開
一會議得救荒之政不過賑濟今庫無餘銀倉無閒穀本司先爲申明贖法事已經查造各司道府州縣積穀數目呈報去後各府各荒米價騰貴不甚相遠則移粟之舉亦已難行今所恃者不過勸富民以賑貧民而已近該布政司爲申

明事例開勸納以濟饑荒事亦經會議
呈請今之所議亦不出此但布政司原
議未及優免之等與禁縣官開報之擾
理合申明候詳允日本司備行各府州
縣文到之日行各里戶人等凡有尚義
肯出穀賑濟饑民者許其先自赴所在
官司告報運赴到官查明入倉具數申
詳布政司給帖冠帶一百石者免二丁
糧二石仍免水馬頭戶二百石者免四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丁糧四石仍免均徭木植各解戶三百
石者免六丁糧六石仍免徭編鋪陳庫
子四百石者免八丁糧八石仍免斗級
五百石者免十丁糧十石仍免金銀庫
子六百石者兩院特爲奏

聞凡無丁者一丁折糧五斗無糧者二丁折糧
一石各與冠帶不願者聽縣官仍須製
額書尚義大字花紅羊酒送赴其家如
出穀之家不係見年均徭者許從里甲

內照丁糧優免仍免機兵頭戶如又不
係見年里甲者許其十年之內或爲本
戶族人或爲親戚優免一次縣官於布
政司原帖上親筆填開某年免一次正
經三十年優免三次原帖止與照身不
許優免凡此義事止聽百姓自願赴官
告報如有縣官識達事體者聽請士夫
舉監生員和爲傳示不得聽坊里老人
及差人報名致開科擾之端其穀務須
到官一以防虛冒一以防搶奪穀既入
倉縣官於各應賑之處止帶一人一馬
沿戶審實另留一官在縣守倉縣官審
實者給與一票卽赴倉支隨到隨發不
得留停以致餓死如出穀之家去路甚
遠水路不通絕難至縣許縣官差人臨
鄉先將穀盤出召其本鄉朴人就領如
縣官因此遂報大戶扣勒受財及坊里
人等誣詐者拏問治罪分賑之時鄉民

乘搶者拏問嚴以斬刑俱聽本司及各
守巡道事完查覈

一弭盜之方止有保甲乃其良法已該本
司會議呈詳今山江之寇所在蠢起被
劫之報殆無虛日事在燃眉勢當急撲
若使團聚後更難支卽今速可集效者
務責在應捕機兵查得別卷先爲強盜
殺劫人財事已該本司條列呈請今之
所議無過於此但當初原未及賞格與

欽定四庫全書

吏

責在巡捕官合再申明候詳九日本司
轉行各掌印九府衛縣一處者聽府掌
印官縣所一處者聽縣掌印官獨縣者
聽掌印官各將平素應捕機兵查出人
少添補擇其尤傑者一人爲長一人爲
副稍次十人爲散兵每日一班十二人
直一日多則二班直一日造冊七本二
本留府縣二本呈兩院二本呈兩道一
本呈本司各備照平時責以巡邏緝訪

如初一日一家被劫則差初一日直班
者緝拏十日不獲添差初二日一班如
已訪得賊有下落而賊勢重大者不妨
多差務在得獲巡捕官三日一比較掌
印官五日一比較兩院兩道不時吊比
每獲真盜一名本班者賞銀三兩別班
者加一倍如獲有名爲首強盜聚衆五
十人以上者不分本班別班賞銀五十
兩以上通加臨期縣官呈請定奪巡江
巡湖各兵船俱許於各船增置多槳以
便追蹤得獲強盜者亦照此例加賞其
鄉村保甲內有能舉首及緝獲強盜一
名者賞銀六兩二名者加一倍以上通
增皆卽到卽賞各官捕請仍行各掌印
務令各將先行保甲之法着實行如強
盜經過各村保長便湏集兵堵截各鄉
村人家被劫兩隣便湏鳴鑼救護其有
應捕得受月錢賞放真盜巡捕官奉職

不廢坐視流賊掌印官提撕不至致令
延蔓兩院以此考其殿最凡署茲事者
卽以其事責之不常問其清軍理刑其
盜勢稍衆有非掌印官所能區處者作
速先中兩道再申兩院區處毋得坐視
實心舉行庶可稍望弭戢以上二條據
其事之所起雖曰荒旱係天數流行要
其弊之所終亦云區處由人事未盡中
間本司與各司道官於茲土食土之毛
目眩饑荒其能不思所以攘恤以不負
本院拳拳不啻口出之誠但監司體勢
去民甚遠止可籌量而各該事體責在
守令守令之間志在明世務恤民艱以
不負平生所學者甚多然亦豈能無有
苟度歲月規得遷去爲虛文游詞以欺
兩院者哉是以必由兩院專以救荒弭
盜課其功程庶幾事或可望實效查得
嘉靖二十四年該吏部題爲綜覈荒政

薦舉有司官員以示激勸事奉
聖旨是陸邦等旣該巡按官員奏有救荒實效
陸邦陞四品京堂用以示勸獎曾才漢陞俸
一級遇缺推用昨有旨着各該撫按官查訪
所屬守令實心賑濟并貪殘害民的俱未見
奏報伊敏生首先舉劾足見究心民隱着陞
俸一級欽此通行在卷夫以先年荒政責之
守令如此其重也今之荒歲不減湖廣
而欲以優游安緩之心行之豈能有濟
祇恐事勢養釀別有弊端其勢又須得
府庫數千金猶恐未足了事即使罪當
事者又安所救哉是以前項二條本司
雖經會議然亦有未盡者惟在本院以
此二事責之守令不須拘本司行移亦
不須拘故舊套格有救在民當勸則勸
有銀在庫當請則請如於百姓有益不
妨馳背原行不得飾空言以取譽一時
不得巧推避以逃百責中間有因此被

謗事體偶失者本院矜而恕之有勢近
自專行妨同列者本院察而亮之有事
勢稍大體當報覈者監司分而任之但
以其地之告饑者寡與民之被劫者少
即使平日有犯官箴猶當以賢能論薦
如其平日優游文墨養名自全至此巧
自推避坐視不理其地之告饑者尤多
而被劫者尤衆雖其閑日曾經保舉猶
當以不及品題通候閏五月以後本司
會同布政司各道於公廨處所擇其最
高最下者另填一冊具報其間有行有
殊績百姓倚賴及或貪濫不才儆此靈
民不能待至五月終者聽二司特行靈
民者六品以下掣問招詳五品以上從
實叅究殊績者本院查照湖廣陸邦事
例薦

請庶官察不事於虛文而荒政可收其實效矣
一爲緊急賊情事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五

日申時抄家巡按段憲牌前事據分巡
湖東道揭報閩廣流賊見在新城近關地
方屯剽劫掠肆行得志等因據此合行會
處爲此仰司呈堂即便會同都布二司守
巡各道詳加確訂如何選將督兵如何分
投督餉務集衆思從長畫策用收萬全勝
捷等因依案問本年二月初三日抄家本
院案驗爲出巡事仰司呈堂即便會同各
司道劑量郡邑細加審定某處精兵應多
應少卽行各道躬親挑選務令足用其在
常兵不得以老弱抵充工食應否照舊以
七兩二錢均給常兵既不扣減除照舊供
役奔走外但遇有警俱聽一體調發應否
隨堂更令備山通詳以憑提督施行等因
依案隨該本司按察使王會議得江西
自正德已卯以還素號承平但以東連福
建南接交廣二省盜賊未息以致餘波相
蒙卽今半歲之間流寇三入閩里驚擾中

間調兵區處賴有德威旋就平復然彼之
操戈未息則此之安枕難苗卽今雖報出
境然未遭懲創將來尤有可慮者近蒙部
議於湖東分巡道加

勅書矣然部下無兵雖權稍重而猶無以戰近
蒙撫院於浙直取精銳矣然客兵懷土雖
廩稍厚而終難久居自非本省大破常格
練兵擇將恐終未有可恃而劫掠之患亦
莫能禦矣况查本省革衛不多而行伍一

一消耗資以戰者不過曰機兵與募兵鄉
兵機兵之別有精兵有常兵精兵督之以
出戰則固當優之優之而老弱得參其間
是臨期有不足恃常兵責之奔走則似當
節之節之而有急復將與調是苦樂且焉
不均加之練法不行旗鼓不辦募兵鄉兵
空名委贖此皆見賊則走爾以是求戰是
却行而求前也卽今各道分府駐劄事體
俱將變更所據各兵俱應遵照鈞牌事理

改議立爲一定之規庶爲百全之慮合無
候呈詳允日備行各司道南昌凡七州縣
計機兵三千二百四十四名應挑一千名
瑞州凡三縣機兵一千三百七十名應挑
四百名臨江凡四縣機兵三千四百八十
二名應挑七百名袁州凡四縣機兵一千
七百五十六名應挑四百名吉安凡九縣
機兵三千二百七十八名應挑一千名撫
州凡六縣機兵二千二百四十四名應挑
七百名建昌凡四縣機兵一千五百八十
四名應挑六百名廣信凡六縣機兵一千
八百四十六名應挑五百名饒州凡七縣
機兵二千八百六十三名應挑八百名南
康凡四縣機兵九百九十八名應挑三百
名九江凡四縣機兵七百四十二名應挑
三百名南安凡四縣機兵一千二百三十
名應挑四百名贛州凡十縣機兵五千二
百七十七名應挑二千名其挑選者爲精

兵餘者爲常兵各衛所者一體挑選各道
造冊先報兩院存別除南昌精兵并通省
募兵候撫臺親臨提督及分巡道管操都
指揮時常操練外瑞州臨江袁州南康廣
信聽各分守道吉安建昌撫州聽各分巡
道贛州南安九江饒州聽各兵備道督同
各知府統候撫臺發下操格每正六七十
二月暫聽下班其餘日期常加演練務須
器械鮮明技藝精熟除兩院出巡操閱外
其每歲九月十五會操省城都司會請兩
院親臨閱視別其精否以爲惰偷凡遇如
建昌有警先調撫州策應賊勢稍重則調
饒州再急則調瑞州甚則以省下兵應之
贛州有急則調吉安策應賊勢稍急則調
臨江再急則調袁州甚則以省下兵應之
廣信有警則調饒州策應賊勢稍重則調
撫州再急則調瑞州甚則以省下兵應之
大約以南昌之兵居中制外而各府之兵

支附羽翼技臂相連首尾共救如此而兵
數尚或不足如建昌之近福建贛州之近
廣東沿途關隘防守屢多仍聽各道於常
兵之外照依近議保甲之法起取鄉兵鼓
之以重賞給之以器械賞罰明信市人可
驅各兵工食除解部者另編外其精兵仍
舊七兩二錢其常兵五兩二錢有急而調
常兵則照近議於行糧內視精兵加厚以
酬其勞其精兵食厚似優養之日多然責
之於生死呼吸之間此所謂其勢不得不
優之者也常兵預調似苦楚之爲劇然責
之於平居奔走之間此所謂其勢不得不
節之者也應用錢糧各道於賊入及練兵
之時有所動支不妨徑自呈請中間如有
若素性者技藝之精而擠之於常兵有若
老弱者實緣投充而廁之於精兵聽兩院
按臨及每歲會操之日擇出兵以軍法重
處各該吏坐贓問革官叅究其操練將領

聽各道定委呈請不必以官惟其才畧行
伍之間可拔而使如此各道督之於駐劄
之地則勢獨親臨責應切已兩臺按之於
會操之日則體統聯屬功用可程而兩臺
又以賞罰旌別之法臨之則虎豹在山之
勢燁然先聲而虎兇出押之戒犁然各任
責有在而劫掠無虞矣

設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翰林編修張

門人翰林檢討習孔教編次

福建巡按劉良弼校刊

公移

山東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局會計以
定一省經制事准左布政使王某咨照得
山東省郡設治東齊西衝其地多隸物產
甚薄農民終歲勤動以供經費而猶不給
差煩賦重甞爲偏累其所供之大者不過
四項均徭稅糧驛傳里甲而已數年以來
節經前院及本司各道議處反復非不周
計惟以吏革迭新則屬邑之遺守難定增
減互異則問里之供納不齊難定則舞文
者易以爲奸不齊則豪猾者得以延捱終
成閭閻弊將復生茲蒙本院深恤民瘼憫
瘼隱切固已悉加酌定民樂更生但就中

亦容有一二似應議擬者如稅糧定爲額
派是矣而戶由不定則必至紊淆倉口不
明則輸戶可易如驛傳特爲節省是矣而
不稍加增則過客有無厨之嘆不別衝僻
則通加有冒破之虞里甲雖經釐正而民
支官支尚有不同則紛紛呈告均徭雖經
清算而明編暗編猶未徧曉則冗費尚多
至於或移此以加彼今當改正或昔無而
今有事須通融累舉數端隱碎未備若不
悉規畫一定爲成書百年一時終難希冀
且今尚無憑後將何考合無候呈允日容
本司會同按察司按察使等定擬將本省
各官才美洎達而身歷各郡留心民事者
如濟南府推官某等俱行取到省於本司
空道內開列取歷年文卷及前後更定冊
籍并各府縣呈請公移悉行檢閱將前四
項逐一分款定擬務在便民便官以圖可
行慮後慮前以圖可久事完呈請鑑裁賜

之定名付工刊刻成書頒布士民未爲東
省經制誠爲地方急務除各官筆劄紙張
供給候允日另呈外爲此今將前項緣由
具呈蒙巡撫衙門批允本年四月十一日
該本司揭呈開局會議以定一省經制之
書誠百年曠典規矩未敢先定今具式呈
樣計開第一先橫圖載各縣所派之額也
方寸之紙載數甚多頗爲簡便第二載一
省總數以便尋覽第三載歷年因革增減
那移及各衙門條議始末唯此條最多具
詳第四載附錄以因革條載所不盡及或
議論有可採者附綴於此以俟他日采擇
書中所載大事一稅糧馬草二均徭三里
甲四驛傳五馬政六鹽法以上皆愚見粗
擬大畧伏惟本院詳賜裁定批示庶可奉
行早完盛典等因蒙兩院批閱錄規畫詳
明一覽曉然此可占經制手段也卽如格
議將議過各款事宜合行刊刻經制成書

分布合屬永為遵守施行內稅糧馬草均
徭里甲驛傳馬政鹽法歷年因革增減那
移及各衙門條議始末備載山東經會錄
十二卷

為公舉課弊懇乞嚴查以杜奸侵以裕

國用事據濟南府同知問過濟寧州犯人云
云并審得各舖行執稱有一物而二稅者
如猪行一稅於活賣再稅於宰賣有一物
而連稅者鄉間婦人執粗布入市今日而

稅二錢明日不售再來則又稅二錢後日
不售則又稅之有一物而加稅者如紅銅
舊規百斤稅銀六分今暗加至九分有餘
至於各舖行他貨難以枚舉其間又有邀
於半途巡攔彼此相昧者有搜於遠地徧
及幽僻鄉村者若不痛為厘革商人受累
何申至於司庫之供即復襲為舊例矣為
今之計大約不過四事非定各貨之稅額
而刻成板榜則私增靡極非擇巡攔之身

家而必審大戶則光棍難憑非統率於州
官則稽查不嚴非考督於上司則利空難
塞合無候呈詳九日容本司轉行兗州府
掌印官親加料理先審各舖行斟酌舊規
凡經應稅之貨悉定多寡正額如前村婦
粗布凡係小本無利及不係遠貨俱照米
麥一體革除方將查過各稅數目徑呈本
院批允刻成板榜懸於稅課司門仍刻小
書給與各舖行家家傳規如書與板不載
而索稅者許本行人紐結赴州或赴本司
及該道告理犯人從重枷號問發其每年
審定巡攔須該州註定上上戶有身家之
人如庫子一樣不得再審光棍無籍之家
如有侵附缺額亦可追賠其審當之家止
許用的親家人分收亦不仍前雇倩市棍
充役以致侵稅稅課司官吏每五日將收
過簿籍送該州掌印官處標號各於每季
終該州起文徑解本司收庫該州仍立循

環二扇每季終赴本司倒換已未完數目
如一季不到本司提官吏坐贓問革其原
額七百兩太少亦令該府量加至千金以
上亦所以充裕

國儲此後再有市棍擾充百般困抑商人及
拖延額銀者除正犯自有律例外本司先
將犯人家產估賠然後問罪其該州掌印
官以罷軟不職論報該州承行及稅課司
官吏亦一體引例禁遣如此庶弊源可絕

官庫之供與行商之困俱為一清矣

一為海運事近接邸報見戶科給事中李
有開膠河之疏隨經工部覆題奉有

欽依差工科左給事中胡親臨相度竊計

朝廷以邳河近年間多淤塞漕舟不通故欲
為

國家慮至深遠別通一路以防不虞誠大計
也該職查得膠萊河之開始於元世祖至
元十七年七月總管姚演奏事下丞相阿

合馬與百官集議開鑿以鈔萬錠為備直
仍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丞相火
魯火孫又奏請免益都淄萊寧海三州一
歲賦入折備直以為開河之用三十一年
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澁不能行遂廢而
所恃以漕達于京師者惟恃阿八失所開
濟州河其後漕臣囊加解孫偉言漕海舟
疾且便而右丞麥木丁亦言阿八失所開
河益少損多是時漕臣忙兀解遂招集南
人運達萬石與囊加解孫偉言合諸臣請
用軍驗試遂移阿八失河所用水手及軍
萬人船千艘昇揚州省教習漕運以平灤
船從利津專事海運而濟河亦廢夫以元
人之靈用其民其開膠萊河史臣稱其所
費不貲而卒無成效固不能強以全盛之
力與河爭利者此其終不可成之明驗也
夫邳河既未能猝通而膠萊又恐不足以
濟故以愚見莫如徑通海運今誠得二萬

金以六千金造船六隻以餘銀募登萊海島居民約船大小每船湏五十人上下以三隻自登州而北至直沽三隻自登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文及齎帶重物到彼處官司交投焉驗還歸登州凡可往返三兩轉卽係海道通行然後通議造船派運之法悉依元人規制詳見後條銀帑海右守巡及海道督造募招每船給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給一小牌

俱書年甲籍貫以防改替仍每船給畫工一人以便圖錄標記停泊山崖之名則明年之春卽可以所造之船先赴淮安免運止數萬石如元人初年之例其事之必可成及悉查歷代成筭與較量

本朝河運利害俱逐款開載于後職以爲有十二利焉自古建漕以建都焉向徃漢唐都秦則通渭宋都梁則通汴我

朝定鼎幽燕地勢極北所恃者在邳州一線

之路近又淤塞有識寒心今所費不多而別通海運兩漕並輸

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丘濬固已言之此

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開座珠聯漕船勢必立幫以防爭越挨守日久則百弊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挨幫二利也查據議單每歲漂流掛欠不下數十萬掛欠由人漂流由天然卽漂流之

中論之有人船米俱在者有人在而船米亡者有船壞而米尚可撈於濕者情態萬狀報入戶部不過行勘然有司之勘停輿吏書之隱匿有實漂流而以爲虛至死獄中而責償不獲有不漂流而以爲實各分其利而虧損在官今海運旣通則雖有漂流而無掛欠而漂流亦不待於勘報稽違以悞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一百八十六萬石每石扣

過江米七升共該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淮以後遇淺盤剝腳價之費不與焉今海運既通則過江米與夫盤剝之費省者不下數十萬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畢憚於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船鑿沉而外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沉船可省五利也宋人運船歸則帶鹽斤漕亦有此論其事體未敢遽議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鈔有安家今誠通海運舟大而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而漸減行糧諸色每歲之省亦不可計六利也漕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支者每每徵收不貲其後改徵本色四石錢不等而官給不時守候頗限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幫凡一應料價輕齎月糧等項有司皆不容緩料理自齊七利也議卑浙江江西湖廣隨船耗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餘道里漸近雖有遞減輕齎然其費亦不貲

矣所以然者爲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今海運乘風勢甚汛急則耗米亦可稍議裁節其藏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歲爲行戶市買民間負累輔臣曾形章奏今海運既通百貨今湊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成富盛往唐陸贄當德宗之亂以京師米賤奏請出糶關中爲之價平今國家承平萬無此理然以貸推米則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祇懸餉饋甚艱往年災荒天子爲之宵旰東顧海運既通則遼東緩急可餉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朝漕運皆率雇募而惟本朝用軍歷朝漕運率皆轉搬而惟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路遠在途更時牽挽疲勞還家未煖席而官司已點再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載開船而已時

即泊每歲止春初入兌而夏盡即休疲困
亦蘇十一利也兌運之時軍弊百出盜賣
侵尅甚或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不知
則拖欠之官在刑部獄者往往相比也今
海運自開洋之後欲盜而誰與爲市已盜
而外將焉往十二利也

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私憂誠不勝倦倦頃歲
久卧林下頗考其詳茲輒因膠萊之議用
布始末以仰慰 廟堂不惜帑費爲

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係元人與
國初已享之成利猶之耕熟田也而管見迂
疎又以爲萬萬必可成就所有考據利害
詳悉俱載後條伏惟鈞臺賜裁擇焉倘可
轉聞再加酌議見之施行則

宗社幸甚海運先今始末區畫事宜備載海
運誌內

一爲勘報海道事該本司左布政使王 照
得治體莫先於法

祖湏尋已試之規 國計最急於恤民惟求利
多之便海中通運始自元人至於我

朝洪武末年嘗運七十萬石以餉遼左未樂
初制亦運六十萬石以給京師恭惟

二祖聖明無之謀臣猛將筭無遺策而乃俯循
勝國途以足漕輸之額者誠以都燕之利
在海也猶之都秦則必通渭都汴則必通
河方域所拘勢無異便轉漕之利在海也
據其省費則裕民財速達則紓民力全利

所委理有必同是以重廢初規猶踵往轍
及尚書宋理已開濟河猶有三年一海運
之議輔臣丘濬方當全勝尚著彼不至而
此來之文平江伯陳瑄建伯萬舍於天津
專收海運江陰侯吳棫調兵食於海上功
在定遼登州海船近廢於嘉靖三年遮洋
淺船市並於四十五載是可見海上遺規
廢原未久而濟河方享安流之利則亦無
庸及於涉險之途也邇歲以來河流屢決

挑漕艱勤民力殫弊是以

聖明軫念諫官建言特

遣科臣東臨相視又蒙兩院俯采愚見用米試
行今已二運皆抵天津是信安流原無壅
滯誠使遂行海運利有數端萬艘並開舟
無守幫之苦片帆徑渡糧靡駁淺之虞一
年而但以夏物上運則軍士更番足息其
力以一月而可以徑達北岸則乘汛利涉
寧用淹時力既息則奔走不疲時不淹則
行糧可省牽輓於赤日之中運士誠勞矣
而海上則卧舟可濟專仰於行糧之給運
士誠貧矣而海舟則餘貨可携軍士有繫
舟而逃者而海上則逃將焉歸官軍有竊
米爲市者而海上則市將誰易其他便利
未敢悉陳惟是風波可虞人稱最險但今
河運不免於漂流豈由颶浪海行則終無
拖欠利亦相當且今次勘行新道視放明
畧所開尤爲穩捷誠使不爽汛期自可萬

全無失至於沿海衛所連絡大牙又緣承

平漸成廢墜今以海運悉加整齊不惟足

護國漕抑且無嚴海禁開此一路拱護

神都北以居庸爲城而南以大海爲池

宗社萬年誠爲至計倘蒙采擇其於法

祖恤民良爲無得伏乞本院特爲會題施行

國計不勝幸甚若夫或多運或少運造船更

卒頗費詳圖或總漕或分漕文武臣工稍

應增置此則事關

聖斷策在

廟謨有非藩服微臣所敢輕議爲此理合具呈

伏乞鈞裁施行

一爲計處海島逋逃以杜聚孽以靖地方事

該本司左右布政使王看議得遼人潛住

登萊二府各島地方雖大小聚寨不等而

總計生聚男女至二千餘人則其來固非

一日矣卽其耕住已久而未聞爲地方門

庭之害是不過如失巢之鳥投林偷生今

因居民欺凌而稍出爲竊攘報復之圖則
又同在押之兇驚騰出噬其間逃軍匠匠
脫罪逋租之人錯雜不齊難以究詰律以
國法誠當悉加驅除但各島係二府不耕之
棄地而與遼東乃一葦可航之鄰封始則
疎脫不禁今已戀土成家名之爲賊而加
以兵則彼雖非皆良民也而亦無歷歷可
聲之罪律之以法而遷使去則彼未嘗盡
爲盜也而况無灼灼可歸之籍且今以爲
所當亟處而杜絕之者夫亦爲後日漸有
可慮之深計而非謂見今明有難容之急
禍也及查得地方各官亦嘗遣人呼之則
立至矣詢之立戶則願承矣彼既習取海
利又耐風濤魚鹽物產聚於海中而市於
岸上價賤而利倍若使二府之民不加侵
勒而稍有以慰其心則鼠竊雖不能無防
而蟻聚亦不能無利也故爲今之計嚴法
以防其突猾而平法以安其生理兵威律

例儼然具存生死低昂惟我所制不惟足
以明
聖朝無外之仁而亦不失地方制禦之術斯計
之得者也所據該道列陳三策固已切中
事情中間稍應酌議以垂永久合無候呈
詳允日准行該道定委廉能官員親臨附
近各島州縣地方拘出各島年長純實之
人赴官將人戶盡行報出編成保甲每島
三十家爲一保定立保正保副每十家爲
一牌列書人戶懸掛於門某保正副仍各
給一圓牌俱上書年貌每一保長外給小
圓牌三面俱官爲印押每年自九月至三
月每月止許三日自四月至八月每月止
許六日各保正副赴就官司投遞無事結
狀卽於是日凡島中所出魚鹽貨物許客
登岸與居民兩平交易一保隨帶三人腰
懸小牌但不得買賣硝磺軍器違禁等物
其有雙桅大船亦悉報出官該道印給懸

牌方許泊岸其船無懸牌人無圓牌而輒泊崖登岸者卽係竊盜船隻拆毀入官人犯監候招詳其有偷竊之徒事發到官卽責令保正副立限緝拏不得容隱違者罪坐正保副一家有罪不得波及一島一島有罪不得擾及各島其魚鹽物價聽憑該道定價通行居民遵照不得倚恃土著至行減價勒買以生弊端仍一面行文遼東撫鎮衙門如有查出軍伍逃軍的名見今潛住某島確實者卽移文該道坐名勾解及有正軍在衛訪有餘丁在島欲行取軍裝者亦須起文赴該道掛號轉發附近有司或軍衛衙門於遞結之日責取亦不得私由海道到島需索仍嚴禁彼處沿海如金州等處地方以後再不得踈放逃人由船過海赴島潛住行之數年各島居人如果安分帖然則該道呈請量收丁糧同於寄庄馬編戶如其作惡不靜則該道呈請

調兵勦絕尸諸海上爲鯨鯢其脫逃如齋堂島金通等嚴行各巡捕官用心緝捕務在得獲以正法律其生齒漸繁小圓牌勢須加增聽該道臨時酌量加給如此庶於安插之中實寓鈐制之術而伸縮生殺操柄在我地方可保無患矣

漕撫公移

欽差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爲稅役事照得國家取民不過稅役税法苦於飛詭逃絕之無徵役法病于力差頭戶之偏累中間展轉影射賣富差貧弊難枚舉下之人日削月剝至于貧餒而勢無所逃上之人疾首痛心任其流亡而天下所承蓋至于今民困極矣本院往轄列藩備知民瘼嘗議稅役二項莫善于一條鞭法今撫獨地當衝繁歲頻巨浸尤宜更化善治除民疾苦正欲舉行前法據道府中呈適協郵衷但法貴宜民事圖永利非深

思熟慮則無以察利害之原非博訪徧觀則無以盡興革之妙本院又恐地方異宜事體欠妥復經調集各道兵備及府州正官面加商確輿論僉同所有本院素定規條參酌道府議冊合行著為成法以便徵派為此仰各道府州縣即將後款稅役事宜逐項查明若或間有不同即行改正不得拘泥仍責成類總磨算清切照依發去冊式造冊限三月中呈報本院查覈歸一刊書發各遵守如州縣掌印官非科目才幹者道府即另委隔別相應及府佐官審處毋得遷延誤事事完一面刊寫由票錢糧則以隆慶六年為始夏秋本折俱於今春遵照此法徵解各差則以隆慶七年為始先於今秋將里甲均徭水夫民壯等項差銀徵收在庫聽候來春給發以應來年之差今將沿革事宜逐一開具于後仰照施行仍各州縣大書告示揭于大門以示通知及照得前法固已曲盡民情且不碍官守

各有司能體亮相成同濟地方大計良所深望如其遷延頽廢致誤造報有所希冀觀望者本院亦安敢坐視不相繩糾各府及直隸州各坐委首領官一員該吏一人以總催各縣造冊齊整類報該府州先將官吏姓名特報三月內不完責差各有名官吏赴院比較如中間有稍異規條者必須特文呈請批允方准增加大抵以一縣之丁力供一縣之差係此外有分毫加增即係贓私入己各掌印官慎之慎之今將本院裁定稅役二法應沿應革事宜開後沿革事宜備載江北賦役成規內

為軍務事照得江北地方素稱多盜而東南際海尤切倭防近以稍稱平安遂至兵備漸弛本院雖奉有提督軍務之責而行伍未練部勒未嚴誠非有備無患之意合行申定伍法以時練習為此劄仰中軍都司蕭應祥即將本院標兵原數查出將年老有疾之人盡

行革退務選年貌壯偉之人收充一應節制
悉照後款遵守常川練習務在兵將相習旗
鼓肅齊武藝閑熟本院巡歷親閱必以生熟
分別賞罰毋得違錯未便

一每五人爲一伍中推一人爲伍長二十五
人爲一什別推一人爲什長一百二十五
人爲一伯別推一人爲伯長各置腰牌每
四伯長爲一總把總一人統之把總不帶
牌本院給劄冠帶操陣之制照前圖式該

管編定造冊送查若滿十伯長共一千二
百五十人定爲一陣執黃旗者爲中軍東
青西白爲左右翼南紅北黑爲前後衝餘
外有剩別爲一伯長稱曰游兵有馬曰馬
兵下操之日照式擺列什長跪伯長伯長
跪把總每有調遣一伍齊行對陣之時每
伍一人力戰則四人盡死相救一什伍力
戰則四什伍盡死相救獲功之日論敘陞
賞敢有逗遛坐視致誤機宜者定以軍法

從事如承調遣一伍一人亡則四人皆斬
一什失一伍則四伍皆斬

一五花陣法以黃旗者爲中軍東青西白爲
左右翼南紅北黑爲前後衝如賊由南犯
紅旗一什伍爲正敵青白二什伍爲左右
翼向前夾攻黃黑二什伍爲後應如賊由
東犯青旗一什伍爲正敵黑紅二什伍爲
左右翼向前夾攻黃白二什伍爲後應如
賊由北犯黑旗一什伍爲正敵白青二什
伍爲左右翼向前夾攻黃紅二什伍爲後
應如賊由西犯白旗一什伍爲正敵紅黑
二什伍爲左右翼向前夾攻黃青二什伍
爲後應如賊由東南犯近南則紅旗一什
伍爲正敵近東則青旗一什伍爲正敵其
他東北西南俱照此例其黃旗中軍相機
應急常使閑暇有餘可以待敵不許違誤
錯亂致失機宜自千軍法以上係操場教
演規模大畧如此其有道里之廣狹不同

水陸之應變各異又在臨時變化難可預定大抵五花陣原法象天地天以龍虎雀蛇極盡列宿地以東西南北中盡方隅其餘九宮八卦風雲蛇鳥悉係改名以新耳目分數既明部勒既定自此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大陣或十二萬五千人爲一大陣無不可者此韓信所以多多益善而伯顏將二十萬人若一人皆此道也各官於是留心則爲將部兵之法盡於此矣

一器械烏銃藤牌刀鎗弓矢等藝俱要參錯更置如一伍必須二牌三刀或三鎗其烏銃不能多置聚於中軍以待應援如地方原置多者不妨分撥各伍

一演習武藝俱須掌印管帶官時加演練如地方本無教師者許各尋覓上好教師指名呈來卽入伍中收養以使時常教習皆須著實精確以圖實用毋得競爲騰跳花舞以收虛名以一教五以五教二十五習

者益衆精者自多本院不時弔查其漫不經心者責追工食

一旗幟如步兵游兵馬兵凡係傳報者各旗許畫飛虎其餘俱照紅黃青白黑五色素旗不得一槩彩畫以亂觀看

一平居練習先將各伍教習各伍既熟然後合爲一什操演一什既熟又合爲一伯操演一伯既熟然後合爲一陣操演如兵多至兩陣者各陣自演蓋緣勢無通調各兵

自執原習武藝器械操演若承調發各照編定什伍而行常如對壘下營之時其一伍之中輪一人造飯如不通水路之處其他行李難以自背經過有司每一什伍加撥人夫四名代替挑擔逐程更換不許遲違

一各什長許帶旗手健步三名伯長六名把總八名吹鼓手每伯一副營中滿至一陣許設醫官二員原有者不必再添如果本

足或無醫官悉聽選取請曉方脉醫生務止每陣二名酌給口糧藥餌醫察官兵

一官兵口糧除各營將領原有議定及馬兵步兵糧料各照舊外其本院新行設立領兵名色如把總每名日給銀八分伯長每名日給銀六分什長每名日給銀五分悉照此數按月造支其各守城官軍原不支軍餉者於月糧之外統兵官中來定賞以上俱不許妄議增減以亂成規如違重究

一陣操法

一將官進教場各兵俱照前未排圖序立放起火三枝大砲三箇擂鼓升旗大吹打金鳴鼓止將官門下員役見畢管操官稟下地方大吹打迎中軍大纛五方旗金鼓由中道下營將臺上起五色旗點步鼓各伯長照依隊什次序自上而下行過將臺遶分東西兩邊下地方中軍立表列旗鼓處爲中各照前左中右後擺列隊伍畢金鳴

步鼓止放靜營砲三箇各營官兵肅靜中軍吹號笛聚官隊發放旗手在前各什伯長把總分東西二路至臺下立定金鳴號笛止中軍官傳令各伯什長跪聽發放奉軍門將令各人馬俱要目看旗幟耳聽金鼓齊心一力把守地方有功陞賞不得違誤發放畢分付起去吹遊聲喇叭三聲大吹打各什伯長把總依次回營伍已定將臺吹天驚聲三聲各兵吶喊三聲作氣中軍金響發探兵四出哨探中軍吹號笛招各伯什長俱赴中軍營議事昭將臺上語言發放畢吹長聲喇叭一通各伯什長回本營部伍探兵搖旗報警中軍放砲三箇吹天驚聲三聲各兵吶喊三聲吹吽囉一通各兵整器械第二通各兵將器械平執向前中軍吹攢隊伍喇叭點旗鼓如賊犯北隊黑旗各什長將招旗聚各兵爲梅花勢如前第二圖前二後三其白旗隊爲左翼

稍引而長頭向西比其青旗隊爲右翼稍引而長頭向東北頭一衝放銃一箇黑旗隊後三者乘空出闔五六步賊退第二衝又放一銃黑隊後二者又乘空出闔五六步賊退第三衝又連放銃二箇各營俱吶喊助勢黑旗隊通出闔六七步其青白左右二翼稍抱合向中作出闔勢因擒賊犯放起火報捷各兵俱立定中軍擗鉞響黑青白三隊各還地方收成原伍又放銃三箇聽將臺上打得勝鼓黑旗隊伯什長押賊犯赴中軍大吹打中軍解賊犯至將臺下發放回營梟示其中軍及南隊俱不動如賊犯南東西隊亦照此例操事畢中軍官稟操畢將臺上放起火三枝大砲三箇各總收營大吹打迎旗纛五方金鼓旗上將臺金鳴鼓止鳴鑼一通放砲三箇起火三枝收將旗散操

一本院親臨閱操賞格臨時裁定其各營原

無議有賞格者各統兵官查照舊規斟酌呈來定議如各官奉行之後而營伍不如新法者文職官叅治武職官提問以軍法處治如內有小兵一名者什長查呈伍長坐罪伯長查呈什伍長坐罪各細打百棍追歷過工食追贓發遣凡餘兵不滿伯者仍編什不滿什者仍編伍毋令散級以滋賣放

漕政禁約規條

一優恤運士照得各衛所軍士爲朝廷出力運糧拋妻撇子經年在外每歲計十一月有餘止與行糧三石而一日僅得米九合零腹且不飽焉能力運且暴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闔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衙門有支費運官有剝削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辛苦艱難以致貧耗日甚至於妻子在家仰給月糧然亦拖欠

數多官不時給近年又爲運官將月糧扣
留隨船以防折陷運軍如此艱苦漕司不
爲代奏

朝廷高遠豈盡知之本院到任之日已經詳摺
苦情具奏乞

朝廷加給軍士隨船耗米以示優恤候戶部覆
奏之日另行外仰各司道把總卽行曉諭
各軍知之自後本院自有優恤但不得自
撓運法以取重責

一編立保甲近該本院議題凡各總糧船
兌完之後各司道把總卽行領幫官將船
每五隻定爲一甲五旗甲之中推一人有
力量者爲甲長每甲置圓牌六面旗甲懸
帶者上書運士十人姓名甲長懸帶者上
書四船旗甲年貌俱送監兌分司花押上
用桐油蓋刷分各懸帶船開之日第一甲
第二甲挨次魚貫而行剩船四隻仍自爲
一甲三隻以下分附各甲之下甲不得過

幫幫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開行遇淺遇
溜本甲定須情義相維彼此更互勛挽平
居住泊仍互相覺察一船盜賣折乾四船
旗甲連坐中有一軍出首得實者所在官
司將首軍給文赴院賞銀五兩本院仍給
印照一張免其五年上運卽日發放回家
如虛責治其各船中自有親戚相厚欲共
甲者聽其方便但編成甲數之後雖江河
使風不許一隻撓越倘或本甲一船不至
四船等候後甲不得過前如有故意落單
希圖私下盜米賣貨者把總官卽將旗甲
捆解另於本船運軍中僉定一人頂補旗
甲過淮之日通行查考如行船挨甲不整
致亂本院新規者旗甲捆打百棍枷號一
箇月自淮以北一體編僉聽沿途兵備及
監兌僱運衙門查考
一查考折乾訪得在運旗軍欠債意圖折乾
償還行至中途鑿舟而逃假稱漂溺戶部

不准又復攤派一總是不壞為壞者困不盜為盜者償相撙落水盡而後已安望運事之役振耶仰各司道把總文到之日即行各指揮千百戶須親到兌所完兌登舟如有糧長通同旗軍彼此圖利折乾者把總官登時稟呈監兌柵鐐解淮旗軍盡法處治糧長監追正贓之外仍罰造運船二隻出首之人監兌衙門即追折乾銀三十兩給賞仍赴本院給照免運五年折乾查

係某縣糧長掌印官印行參奏不貸

一議處比較照得每年過淮三堂比較固亦立法嚴催之意但本年之糧未經查覈而舊官拖欠安可比追仰各司道即行把總運官凡各押計近淮之日並不許先自起船投見直待運船盡到淮口方許到院報數本院親乘小舟歷數各船數足仍別自有法中抽一兩船或盤或筭或探或揚查出姦弊方行捆拏正法究治輕則罰出耗

米五石留其身以駕船重則捆打一百不去繩索置日下三日別僉旗甲駕運把總指揮而下計船捆打然後挨次進發兌驗輕賞銀兩遲不過二日其三堂比較停免不行

一稽考遲慢查得議單內交兌日期限本嚴切但積久因循視為故事待至造冊之日彼此推調何以正其遲慢之罪仰各司道把總即行各衛所運官今歲運船一到水次之日即報該縣掌印官知會兌完之日掌印官親填印信一單給與旗甲收領明開某月某日該某總某船泊到水次於某月某日兌與糧長某人名下正米若干石耗米若干石完足其米俱係乾淨並無攙和水濕不堪等項後用掌印官親筆花押各旗甲領回赴淮候本院親出驗船之日投通如到水次違限及已兌而行遲者運士據單筭日責治如船到水次而兌米遲

者掌印官照單扣日類叅如各掌印官自恃甲科不念

國計焉重苟要恤民之名致將惡米壓充刁勒旗軍者輕則叅行本處巡按提問重則特本叅提解淮間擬發落如軍士無故勒捐多取致誤允期者許掌印官稟呈監允衙門轉呈本院以憑捆拏施行

一把總繁費切照運糧十二把總本院訪知各官於允糧並無督允稽察之力或前或後則僭運亦不預其事體每年在所管衛分取運軍八九十名謂之掾房牢伴駕船又取各衛貼助造座馬大船二隻約用千金不裝官粒惟載私貨至於輕費使用常例之外所跟從之人每軍一名一年坐食行月二糧十五石較之一把總糜費官銀五千兩以十二總論之一年所費約銀六萬誠虛費也又訪得各衛所領幫官亦有役占不等多者三四十名少者一二十名

占用既已過多駕船必至人少一遇風濤漂損立見除已往不究外今本院抵任更新豈宜復蹈前轍仰各司道卽行把總運官遵照本院定擬每總止坐糧座船一隻榜船十人外加差使軍牢八名書寫二名仍用二名開具年貌脚色申送本院衙門伺候如有緊急公文本院仍給與飯食脚力二役輪流走舩以免本院標下需索之弊各總如有公文卽行本役回帶以上共計每總役軍二十二名每衛所幫大船至百隻以上者役軍六名不滿百者役軍四名五十隻以上者役軍三名其餘小幫船數不及二三十隻者役軍二名俱許支行月二糧除此外仍有占役者以不職叅論其需索科歛許軍士到淮之日親口呈告以憑拏問不貸

一點選旗甲照得各衛所管船旗甲承領錢糧干係特重如水次之交允沿途之照管

到倉之起納俱責在一人必須殷實有力者充當方克濟事近訪有等富軍畏懼漕運繁難營求衛所或掣補別差或援納官吏或別籍歸宗或投托影射躲避之姦無所不至以致在運率多貧窘之人漕政由此而壞本院每年雖委有司會選而正官又以多務不遑未免委及佐貳各衛掌印所伍官遂得肆爲賣富差貧但以虛數交與運官便稱了事其運糧官口中多不才每爲掌印所制依違苟且畏縮應承以致各旗甲無賴之徒自知無家以挽其心故乃大肆折乾侵盜以快其欲稍有事務非逃亡必爲刁挾縱使盡法懲治彼亦有死而已及至查究彼此相推莫可究詰爲今之計相應設法點選令其掌印與運官均任利害使有同舟共濟之義乃爲補偏救弊之圖仰各司道把總文到卽行所屬運糧衛所各掌印官卽便會同運官將各

船旗甲逐名點選但係身家有力者照舊存留其貧難不堪及壞事累欠者盡行革退就於在運軍餘之內或在衛雜差之中選取殷實頗過及素有力量之人頂補務要人人着實不許仍以不堪之人搪抵選完開造花名長單一樣二紙送赴臨近府州縣正官於各單上大書審訖無辭四字用府印衛印四顆鈐蓋掌印與運官各收半印一紙如選旗甲已得其人則運官方可收領半印啓行他日運糧壞事則罪坐運官如選旗不當許運官當時口爭府州縣再審更定如掌印官挾勢逼承許運官到於水次指實某人不當某人買閑等因叅呈本院將文案候不遽施行如他日運中悞事適係運官所呈之人就將掌印官差人提解到淮責賠損失如無悞事立案不行但不許假此挾私刁難妄害如違定行重究其運官所領半印過淮繳本院查

考不過淮者類送天津兵備衙門差人總
繳本院其不繳者雖曾完糧仍行本總提
解至於各船軍餘亦要汰其老弱并將事
故名缺逐一僉補精壯人丁着運務足原
額敢有坐視不補致累旗甲有損船糧者
所伍官一體拏究

一嚴覈漂流訪得各衛所旗軍每年或在水
次私折乾會或在中途侵盜花銷有因費
用數多遂乘風水利於漂流者有因釐斷

敬所奏奉

奏奉

奏奉

船張坐視不救以致漂流者有被別船相
撞結紐指財遂使本船漂流者有因船糧
淌至下灣淺閣旗軍丟棄逃走者有將救
起糧米板片盜賣報全無者有司不察
任被其欺往往以勘實申詳奏豁深為漕
運相應嚴覈仰各司道把總卽行各衛所
運官嚴諭各船旗軍痛自省改不得仍蹈
故智保伍既定務要同心看管船糧萬一
事出不測小有損壞同伍併力救護用保

無虞如果風大浪湧勢委難支必須該船
旗甲及攔頭扶柁之人盡死救護着或不
能必各死於船糧方可准信所在管溜催
船運官撈取身屍停放壞船河岸告報有
司掌印官驗看身屍是實方許申詳具

奏若旗軍俱在惟稱船糧無存者卽係盜賣捏
報不准勘奏仍將一船旗軍問罪追賠領
幫官以通同併究若各船一時迴避風水
勢難開行而催船官不察可否強之前進

敬所奏奉

奏奉

奏奉

打通官軍因而失事者許運官指名呈來
以憑叅問追賠不貸

一稽覈造船查得各廠每年打造漕船廠官
支領官銀買辦木料依式造完聽給起運
近訪各官交通商匠旗軍尅減料銀將船
輒用薄板稀釘土灰爛麻苟且完工扶同
領駕故各船一經風濤每多覆溺上損

儲下坑軍命在運苦於包賠官匠反爲得計
近該本院酌議自後務要堅緻不許苟簡

仍將委官匠作刻名船桅之上造冊存記以所賃料價應五年者分爲五分應七年者分爲七分應十年者分爲十分除風水漂流非人力所支者不坐其餘無故如早壞一年者委官與匠作追補一分早壞二年者委官與匠作追補二分庶官匠承委不敢剋落搪塞等因除已具

奏外仰各司道卽行各廠把總官匠一體遵守敢有故違仍前苟簡作弊者定行照例追補盡法究問不貸

一責成完糧照得各衛所運官掛欠漕運糧米官銀節奉行催漫不加意追處補納一遇陞遷輒遺前欠錢糧遂爾赴任以致接管後官藉口推諉竟爲積逋終無完期相應申嚴立法責成仰各司道把總卽行各衛所遵照今後如有原曾運糧今掌印官或原掌印今運糧官凡遇陞遷但有掛欠漕糧或官銀升合分釐者着掌印官陞任

許見運官查將所欠數目申請本院責限補完方許赴任如運官陞任亦許掌印官查申敢有互相容隱不舉者查出定將陞任官員叅行革任問罪監追仍將不舉官員問以受賄枉法贓罪欠銀責各賠還及照上運艱苦各官實求躲避以遂奸計以後如有才力資次俱應上運而別有差委改調者如係部推中到本院

題改如係各撫按衙門委用者正運官呈來以憑叅拏俱無輕貸

一查革侵騙訪得各運官啓行之日剝削軍士無所不至甚至有設立供應管支等項名色或以各衙門餽送禮物或以公差費發盤纏或以時節買辦猪羊或以公會肆張宴飲或以文移紙張或以扛轎人夫或以住宿房錢或以文糧印間或以舊債索償一時無措先借豪家低銀百兩上下隨運官到於水次供應每一費用不止五錢

則冒開一兩臨時乃以耗米輕齎三修什物行糧扣還軍士銜苦不敢出聲至於到京之日又假稱掛欠槩將文書申院批行府州縣扣軍月糧解京名曰補糧其實入運官之手如此侵騙事同盜劫除已往外仰各司道把總卽行各衛所運官痛自省改如有仍前扣支耗米及尅減輕費三修行糧自立供應等項名色者本院設有白牌在外許軍人不時抱告本院卽追銀還軍本告仍免上運放回該衛安家其在京掛欠非侵盜則漂流若侵盜者指名某軍侵盜卽應追某軍月糧并將犯人同解到院審明方准行府支扣仍須本官親自赴淮給領完納不許私擅解與如漂流者自照前條施行凡以前文書雖經本院批行者不問久近通行繳還立案以後各府州縣敢有徇情將軍士月糧扣解者官吏明係與運官均分自有明白律例舉行不貸

一查催空船照得各衛所糧船緣因領兌過期以致到灣落後空船回南必至中途東阻而隨船旗軍應該看守以待水泮駕回近訪有等頑軍不畏漕例輕棄官船輒乃先行逃走回家以致船遺在彼新糧將何裝運除另查究外仰各司道把總卽便嚴督各衛所掌印等官速查該衛所運糧淺船有無盡回中間但有凍阻在途而旗軍逃回者密切挨拏正身責限預處盤纏差人押解前去接駕星夜徑赴新派水次領兌或寄壩修船聽載如該船旗軍果係逃故及詭名掛運者速於在衛空閑有力軍舍及雜差納缺人丁內僉補完足勒限起程接船不得遷延誤事自取重究

一禁納吏承訪得各衛所有等僉補在運食糧旗軍畏懼漕運繁難輒乃賄賂衛所官吏甲識暗自掣回朦朧上納吏承除醫散官等項以致在運得過奸軍人皆倣倣雖

遇委官點選彼必用財買免殊壞漕規卽如近日鳳陽中衛軍餘孫恭先李宗周等俱各避運濫納吏承本院已將各犯拏究責發收充旗甲外恐不獨一衛爲然仰各司道把總卽行各衛所掌印官弔冊嚴查凡係曾經在運充旗食糧今上納吏承陰醫散官等項者如果本戶別無承繼之人卽便取回仍發運糧不得徇情隱護以後但有告納吏承等項軍餘必先查勘本人

是否任運戶下有無承應操運之人果係軍戶餘丁方許照例起送上納若本戶無人及本人見係在運食糧之數不得朦朧起送如違定將該衛所伍掌印官甲識通拏問擬枉法賊罪上納之人仍發充爲旗甲不貸

一爲編保甲明號令以肅運政事案照先該本院題奉

人依將各總衛所糧船自兌完之後每五隻定

爲一甲五旗甲之中推一人有力量者爲甲長每甲置圓牌六面旗甲懸帶者上書運士十人姓名甲長懸帶者上書四旗旗甲年貌俱送監兌分司花押分各懸帶船開之日第一甲第二甲挨次魚貫而行剩船四隻仍自爲一甲三隻以下分附各甲之下不得越次搶幫遇淺與溜彼此更互助挽平居住泊乃互相覺察一船盜賣折乾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軍出首得實者

賞銀伍兩免運五年如各船中自有親戚相厚欲共甲者聽其方便等因已經通行各司道把總轉行各幫運官編置去後今歲各船過淮本院逐一驗規模固比往年頗整但船多人衆製式尚未歸一及查漕運糧儲關係

國家重計年來規度廢甚號召不明所以官民糧船混雜河道既無表識故多撞磕且官船有爭簞啓釁之端民船有誤犯賠糧

之苦而漕運船糧亦因之以漂流其爲害可勝言哉况查舊規各船原先俱有旗號今乃又毀不復殊非制漕初意相應置辦并添鼓吹以新耳目以保護船糧爲此劄仰本官照劄事理即便通行各衛所領運官員遵照本院祭去式樣將甲伍圓牌俱用本色木板推鉋光鮮如法做成責令該幫識字真楷寫完上用熬熟桐油蓋刷不必粉飾紅綠反致糊塗易壞就便送赴該

把總花押分各縣帶甲長仍置藍布手旗一面以便招呼仍每船製大黃旗一面長八尺闊六尺五寸上書皇糧二字每字約二尺大邊傍書某衛或某所字止碗口大再製厚箴燈籠一箇糊以紅綿紙四面亦書皇糧二字須用油過以防雨壞凡行船住泊日則掛旗夜則明燈於桅上以便表識每衛所領幫官所坐船許置銅鼓一副准與吹手四名把總坐船鼓吹六名俱

許支給行糧船行河中聽其吹打各甲依次魚貫挨行雖遇官船不問大小各取便前進即本院座船亦不得迴避息鼓至於過淺過溜招集軍夫及遇夜支更巡風傳事悉用此舉號便民船客貨得以知所趨避且簫鼓旗幟蔽河而上亦以明

國家太平之象該總先具遵行置辦緣由呈報候明歲重船過淮之日本院親行查驗敢有缺畧不齊參差不整置造不如式者

悉照先行規條捆打枷號不恕自淮以北俱聽沿途兵備及監兌僨運衙門查考

一馬公務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雲南清吏司案呈戶科抄出總督漕運都御史王

題開本部看得瓜儀二鎮係糧運咽喉之地儀真已經建開瓜州止是設壩糧船通年盤剝勞費不貲節經漕運科道等官題議建開一向未及舉行今漕司會同河道衙門勘定地方應建四開一切工價銀兩

及督工官員與夫管閘官吏人夫開放封
閉事宜一一議處停妥委應依擬恭候

命下移咨漕司會同河道衙門查將瓜州勘明
應建閘座准於淮揚二府庫貯河工銀兩
照議借支督同郎中兵備等官責成同知
于時保陳可大通判孫煥作速興工建造
務在本年十二月以稟告完不許耽延致
悞新運其借過銀兩候漕庫積有罪贖銀
兩照數補還所有管閘官吏看守人夫并
一應開放封閉事宜俱照所議施行事完
通將用過錢糧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戶工二部查考至于江北三總
軍船派兌南糧責令官旗照依浙江下江
三總事例駕赴水次聽兌不得仍前寄壩
其原徵腳米一十三升船既過壩已省雇
船之費內將七升蠲免以寬民力折徵六
升以備修船并置辦什物之用行令有司
照舊隨糧徵解等因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備咨前來查得先據揚州府
申稱先建首尾二閘於八月二十六日興
工今議已照原勘建造四閘而江北三總
軍船又令下壩即今糧單已派南兌在即
各船勢必由閘而行事干緊要擬合就行
為此除外劄仰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劄
事理即便查照所議督行各該委官速將
前閘星夜興工建造刻日告完此係三總
軍船由此赴兌十分至緊事理毋得遲延
悞事其合用錢糧於該府及行淮安府借
支河工銀兩應用待候漕庫積有罪贖補
還所有管閘官吏看守人夫并一應開放
封閉事宜悉照原議施行事完通將用過
錢糧數目造冊一樣四本申來以憑
奏繳俱毋違錯未便

一為備運糧儲事照得江北三總各衛軍船
每年派兌蘇常等府糧米例不下壩有司
徵過江腳米一斗三升內以七升自雇江

船裝糧抵壩盤入軍船轉運六升給與各
軍修船近該本院議於瓜州建閘戶部覆
奉

欽依漕司見督揚州府興工建造刻日告完然
閘座既成江北軍船合發下壩所據一三
脚米照例免其七升以寬民力仍徵六升
折給各船以充修船什物之用及照江北
軍船既已下壩而南京總屬各衛兌蘇松
嘉興等府糧者亦應比照江北一例通行

下壩至於修船之需亦合照依江北軍船
徵給六升補修船之費但今新糧已派軍
船不日即到水次修船裝載為勢最急合
行知會派徵為此牌仰浙江督糧并蘇松
常鎮兵備道即轉行各府官吏照牌事理
即將前項過江脚米六升預為徵收在庫
軍船一到隨即解赴北總官分發修船及
置辦什物之用其蠲免之數仍明示小民
知悉毋使里通混徵先具遵行綠山繳報

查考

一為價運糧儲事查得江南蘇松嘉興等府
漕糧該派江北三總及南京各衛軍船領
兌今瓜州議建閘座江北軍船得就水次
領兌免其雀覓江船而南京軍船與之事
同一體若不下壩則在江南一半雀船病
困猶為未除在漕司則一半寄壩料理亦
為煩碎雖戶部未經合題事體固應一類
相應通行下壩就各水次領兌為此牌仰
江北淮大揚州中都南京錦米旗手下江
六總即便轉行各衛運官將領兌江南糧
米軍船作速下壩駕赴各該水次聽兌其
有司六升米銀該總移文支取查照各船
年分分給修船及置辦什物公費等件應
用餘剩者照數扣算明白解淮聽給北兌
糧船修理之費毋得違誤未便
揭報民運白糧船過洪
為飛報白糧船隻悉數過洪事據管理漕

務按察使蕪右叅政潘允端呈稱浙直民運白糧船隻俱於本年四月初十日悉數過洪等因具報到職案照先准戶部咨為民運困極懇乞

聖恩蕪責漕臣統理事該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題該本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劄行浙江蘇松督糧道轉行嘉湖蘇松常五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將應運白糧依期徵完責令各糧長雇募民

船編定甲伍置立旗鼓隨同運船幫次前

進

進去後今據前因為照民運白糧自今歲始入漕司通行督齊以故節經嚴督各該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依期徵完起運及定立幫次新肅旗鼓事有成規而法無遺弊耳目一更上下俱飭今果悉數過洪除行漕務按察使潘允端沿途催儻赴納外理合具揭報知

行江南造白糧船

為造官船以便民運事案照先准戶部咨該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題稱民運困極乞將白糧蕪責漕臣統理令各叅政督押與同軍船一體前進該本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浙直督糧及漕務各叅政嚴督嘉湖蘇松等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遵照徵兌隨同漕船編定甲伍置立旗號挨幫儻進俱已依限過淮過洪已該本院一面具報戶部并該科一面復行各道

查勘凡有未盡事宜從長議報去後續據

管

管理漕務按察使蕪右叅政潘允端呈稱江南各府民運白糧二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石舊例俱係各縣糧長自雇民船裝運歲用水脚大約五萬餘兩而民間之船大小不一大者載至千餘石小者不下五六百石蕪以附搭私貨過多運動遲滯甚則橫塞河道阻壓糧船所以軍旗不容跟幫洪開不即扯拽鈔關有照貨納稅之羈過

幾有倒船起刺之苦雖漕司先期申明議
例其成有司務雇五百石之船以便裝運
緣以船不偷終為窒礙為今之計必須照
依漕式打造官船方克有濟本道計筭前
項白糧二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石該船四
百三十五隻每隻料價一百三十六兩七
錢五分即以雇值併江南每船貼役銀一
百兩置造足勾應用以後再無雇船之費
等因到院為照民運白糧近例貴之漕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燕督今歲雖已完事但民船過大載重難
行且雇船造船其費之盈縮目前可觀所
據照依漕船式樣打造官船以便跟幫委
為急務利便民運近例貴之漕司
江直隸各督糧道轉行各府州縣查照額
運白糧多寡每五百石用船一隻計糧若
干該船若干動支前項雇貼等銀徑自委
官刻期興工打造給發各該糧長領駕裝
運不造年分即將各項銀兩徵完除給修

船料費之外餘者貯庫查盤以待大修駕
船之人照依通運所水夫事例編審坐名
看守少則添雇連日之工船交新糧長接
管其修船之法亦照運船規則給與年第
銀兩貴令新舊糧長同修務在堅固至於
督運之官專以府佐為總部縣佐為領幫
跟接軍船一體約束前進仍嚴禁不得夾
帶私貨如此庶民運與軍運既無彼此之
分白糧與漕糧俱可同時而至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所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敬所文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宗沐撰宗沐有海運詳考已著錄此集自一卷至十卷爲序頌書啟曰內編十一卷至二十卷爲詩論碑賦說傳書後約策問祭文行狀銘誌講義曰別編二十一卷至三十卷爲奏疏襍著文移曰外編明史藝文志載宗沐奏疏四卷文集三十卷此本止三十卷而奏疏在焉卷首題門人張位選集然則史所載者其全集此爲位所編定歟抑其奏疏又有集外別行之本史並載之也

五鵲別集二卷

〔明〕盧寧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八年劉珙重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鵲別集

二卷》提要

師冠嚴虛先生五鵲別集小引

歲嘉靖丁巳秋七月予明游學白下時適吾

師冠嚴先生講學于新泉精舍將肅誠往侍

然竊疑於不專也乃謁先生于白雲司別署

听夕質問焉先生不棄雖大暑極亢出接暑

無怠容月餘予明以先生法官不宜輒踵衙

署且四方冠蓋詢求於先生之門者無虛日

先生雖不為勞而吾徒自當知所進止乃聞

請先生新泉講論存錄為便覽靜悟計先生

五鵲別集序

手出十餘摺予明持歸玩索旬月恍如有得

將刻之以告先生不許繼聞新泉且收入志

遂不果刻既又請示古文篇什先生曰此非

予急務也然先生詩文實觀於南都士人者

無月無之或鐫諸公署或刊諸縣壇又或古

列崇巖或華堂麗館連篇累牘條軸橫批予

明隨所見手筆之又從新泉與吾二會友人

傳訪兼收共得先生今昔近體詩若干首去

詩排律若干首序記又狀若干篇類為二

曰此可以紀白下數月游先生之門矣乃携以歸付梓工焉先生全集雖未梓然聞先生文稿舊名五鵠臺集今不敢異也名五鵠別集云雖然此直文焉耳若乃先生之德誠朴不貳廉公有威智能格奸仁足敷惠其學術以心為嚴師以靜為主本以精一博約為聖學之要領以距橫議開曲說為直己守道之實用臣輟所到學者師事之去則民生祠之其所存養所作用固不在區區言語文字間

五鵠別集序

二

也遂恭為小引

吳下門人程子明等

宜刻五鵠別集叙

我

冠嚴廬公碩德雄材為嶺南間氣夙具重望聲稱馳於寰宇及登第下辰一時搢紳先輩率以館閣器重四方公亦考聚業于都下者惟觀教弗遑爭錄其文以觀道德之光及秩宰兩邑守潼川士民咸仰承師保惜陟南曹盡幾旬吳越之公而親炙之文行政業繁天下人心久矣戊戌午出守登州

五鵠別集序

二

珙叨屬下邑得親齊士同門受業之盛適有同官者嘗誦公著作於都庠語諸齊士而向珙索其全帙遂購求之幸獲五鵠別集廼公講學於新泉精舍時門人程生筆而刻之者其板葉為累多士珍藏珙敬重刻之數年言曰郁乎文也公之胸次其陟太華之巔引滄溟之大壖河洛洙泗之源而以攷乾坤之正氣者王何其含英毓靈而昭光耀粹如是也夫一章政業本諸道

德之流演必其清淑得於付畀之純而後英華發於和順之積公為政先倫物崇廉儉務簡靜以裕民化俗其威嚴每施於近習而惠愛則溥諸閭閻既嘗受成以自効矣乃近得覽公文章益駭公識量之充周如是也是故觀於岳而後知山之高也觀於海而後知水之深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是可以觀文矣而非其在中之道德致然乎故道德也文章也政事也廼

五言別集序

一二

公一以貫之者也讀茲集者當於道德中求之是為叙

嘉靖己未歲秋八月吉屬下小吏楚黃劉

珙頓首謹書

別集總目

盧寧著

上卷

五言近體詩 六十三首

七言近體詩 一百四首

五言古體詩 十四首

七言古體詩 十一首

五言絕句詩 十五首

六言絕句詩 十一首

七言絕句詩 三十六首

五言排律詩 二首

七言排律詩 二首

下卷

序文 十一篇

記文 六篇

雜文 二篇

祭文 九篇

行狀 一篇

五鶴別集上

五言律詩

東山齋望

雲景滿崆峒，攀蘿入碧空。
霞飛平野赤，曙拂亂雲紅。
似近紫微座，還參青帝宮。
蓬萊何處是，羽翰欲乘風。

復民部何三柳遺廷對策二首

一輪飛三策，東萊賦草廬。
捧持情故故，拜喜意于于。
花巷無司馬，燈岬有仲舒。
美人隔烟島，秋水滿清渠。

水濯芙蓉

殿上奎章煥，軒前雲陣馳。
白欄終日對，青簡萬年垂。
國士歌飛燕，司徒示夢龜。
從今識花樣，旌旆挂林枝。

大朴洞天

奕暨千章綠，蕭然謝客齋。
捲簾看烟雨，坐竹委形骸。
怪鳥啼山谷，僊芝浸海涯。
秋高期散步，紅葉藉青鞋。

隣山館中

門人程子明校刊

黃縣屬吏劉珙重刊

五言律詩

土屋幽宜獨，春山深幾重。
窓含金玉氣，庭落兔猧蹤。
高步瞻星近，清歌坐淡蘿。
芳樽開晚霽，霽月上長松。

會城春遊得空宇

連日春臺上，花枝白間紅。
彤欄回淑氣，瑞草覆東風。
麗藻憑吳市，明珠出漢宮。
錦城三月半，博學莫教空。

宿清遠飛來寺二首

綠淨峽江淨，懸崖自俯臨。
雲連山欲合，水過壺

五言律詩

常陰飛閣羽，翰戢沉犀鎖。
鑰深寂寥風，雨夜歌

枕聽龍吟

三經江上寺，此度扣僊靈。
一水中分綠，兩崖相對青。
鳥棲山瘴暝，水滌露華零。
夜色猶堪戀，依依啼不忍聽。

送汪儀制栢亭陞南尚卿

龍篆頒成命，鴻才列尚卿。
備官慚倚玉，別意悵流萍。
夜月秦淮水，春風建業城。
樽空人欲去，日暮禁烟生。

遊雲臺四首

唐在蜀桂史王相水米子周萬事賦盤月同遊

塞峽連朝雨登山此日晴高危偏自在光景更
分明二水流珠沫重疊華玉城恣遊清俗慮兼
得問蒼生

勝地多手選芳春挾伴遊驚訝將綠轡孤跡淨
丹丘峯列少微座臺秉太乙升欲窮窮妙窺明
上上清樓口占

望氣入雲端披雲得靜觀流丹諸界虎步王上
方寒香篆拊青鳥梵簫下紫鸞摩挲酒具隨

意坐瑯玕

孟浩然集

三

禮拜玄皇殿瞻言太武身功傳威二異術會授
三真貝葉裁天女芝盤薦帝臣梓州儲福地遊
客好乘春右通歷

金陵與宗執川夜話有懷

金臺舊雅次韻

峰嶺罷晨雞曉鍾紫閣西烟浮金爵曉揮

拂翠繩低舊學懸河瀉新詩倚馬題時危忠簡

跡多為故人携

昔年陳玉陞見子侶金魚制奉阿衡簡箋

聖朝時書人皆誦招隱爾獨賦問君安得飛鳳
急君王為破興

鍾阜對長歌瞻天意若何帝衢嚴露析

寢廟起雲華國士時堪屬詩名忌更多平京求

使楚賴脫似君那

憶爾上金臺初酣落兔杯英名通館閣德劍

應蓬萊法從天中見旂常日下來甘泉如

欲賦今有牛雲才

一別已十載相逢驚二毛西山殘雪霽南園林

雲高白句揮清筆玄文擅紫臺君當留此醉無

使憂思勞

贈王蓮渚主簿醒陵

顧此名州考湖南判縣官十年勞樞術一旦見

栖鸞秋月清湘竹春風歌澧蘭甘泉如引潯涯

谷盡含歡

朝陵二首

鍾嶠烟霄聚高陵氣象中衣冠遊鳳輦

寢廟泣高方萬國尊寅正千官走肅雍翠華

何處想縹緲五雲東

雨露橋山在風烟隧道通三元茲旦始合敬百

工同王氣參二外威靈儀殿中新軍增

羽衛千載護龍心時國後增

留都元旦勝天三首

星換銅龍次官破金馬儀玄躬同道赤曆

澤典時熙陳瑞少殷奏頒春荷寵私視朝

今正始端笏待明曦

春燎明闕闔衣肅建章玉衡占改陸芥

五

晨慶東陽委佩款官草熏爐襲殿禽雲官離照

下逞祝聖神皇

肅肅千門曉融融萬國春臺瞻雲五色樂奏月

重輪僊仗天黃委王章歲事新命龍諮岳

牧次第下綵綸

四月蒞都亭

孟月康辰正司農載啓符案行承八座財用計

三都營宿屋昏妖氛淨海隅璽書隨鳳曆

復動吳歎

贈曾源泉布衣擢兩浙都司和萬文

兩承詹白下一見識班生北望紆籌策東行洗

甲兵廟堂分外閭吳越倚長城後夜秦淮月依

錦細柳營

鍾山高望

昔年慚霸氣此日記皇墳地坼東吳月江吞

西楚雲帝宮懸法象天印耀台文秋霽登臨

好霞光徹海濱

暮登鷄鳴山寺

五

西曹鷄寺近日暮亦登臨倒景懸秋壁疎鍾度

晚林樹高山閣暝路僻野雲添引月看僧定因

之諧靜心

謁大忠祠次韻

宋室踰河日屋門避曆辰委裘懸百戰殉國有

三仁朗節明雲漢悲風凜緒神萬年瞻廟貌誰

不引貞珉

別文

與子暫言別相携出海涯淺泥青蕙草細雨白

集花意氣交雙臂文章洗百家館局玄鶴觀留
待爾江槎

追書張方伯封君平湖號卷二首

梓庭遺澤恨遙渡野芳情春晏長蘭媚風徐一
鷺輕恩波天上蕩光岳檻邊明夜半洲前笛
如聞咽潁聲

湖翁閒白畫雲樹寄清觴流水泉聲遠寒潭釣
餌芳廟堂新鶴髮重語舊龍章對景添
懷抱扁舟繫夕陽

七

靜軒堂上

地僻人經少堂階靜癖斑幾隨春夢去兼得性
天還門閒花枝午窓虛燕子閒手豈免憂國黃
髮老青山

過渭川次韻

滿渚瀉天精相形不待浮雲何處影釣石舊
時銘欲造西園業能備東海齡後事人不見停
掉漲流萍

送申戎泉同手尹分宜

天榜群憺侶春城總物華銀蟾秋夜月瓊苑
宮花星宿宿中列風烟塞上沙他時霜雪白
聽詠燕陵

送邵槐東教會昌

儒秩新承激都門故飾翰金專行底盡紅杏古
中春學古心為主忘言教是真子當驅逐駕
北養經綸

壽劉羅陽尊公年伯

兩命猷臺史廿年歸馬翁僊清嚴畔綠春
日遶紅玉竿流雲液瑤笙動景風蓬萊三萬里

壽劉臺

八

青鳥欲凌空

送蘇粵峯同年池州節推

青襟同旅食白首得心朋並馬春林玉連床夜
雨燈談疑新有命委改舊稱能公暇齊山上
繫樯好徒登

遊盧巖道中遇雨恐有期而不至口占促之

冒雨尋幽勝芳標太率真影連衡嶽嶺清游未
浪新峯展青蓮西亭芬金谷春難知勤羽蓋無

以素松筠

盧巖上次韻二首

巖在興國縣金斗山中

法門長不二僊洞幻藏真顧影依池絮洗心期
日新巖有顛影雲明虛閣午林霽故山春幽實
蕙良會清博酌綠筠

福巖遙附姓惠祖舊傳真官閑風旛香臺池色
相新雨簾垂永晝斗柄酌和春廢景今題揚車
迴舞翠筠

與友人登齊山分得茶字

孟別茶

九

挈伴尋幽境探僧出早茶綠霞拖澗水朱鳥落
山家池漫長三月峯聯小九華遊人心會景何
用鍊丹砂

暮春遣僕歸省

旅愁春又晚歸計歲初分林薄經紅雨家鄉空
白雲食少疑顰貌憂多見亂紋行年過七十銀
鬢自禁勞

懷兩泉諸父忠啓諸弟

遙知良叔季清苦故依照畫荆甘長白藏燈珠

太玄素懷寧自負華髮美人情翻憶同書硯添
慙助俸錢

朱堃塔成三首有記

聖塔障江漣吾民種福田孤高周石室明遠漢
通天金紫千家麗儀章六代賢平川成樂土長
世祝皇年

伏見星辰駕峻嶒雲漢梯圖開千地會寶積四
天香光射薇垣北影參蓮嶽西唐崖來俊方名
姓鴈行題

嘉製

上

秋晉文翁郡臺崇卓筆峰炎苑金翡翠秋空玉
芙蓉化俗知無策草一恩賴九重登臨懸竹
使題染別花封

謝熊婦

矢死執照中空閨積淚痕冷添風絮夜香溫露
蘭春有兩非初意遺孤是後身此情誰會得霜
日爭隨人

贈陳石岡太守歸壽尊封君

迺巴族皂蓋異氣望青牛鳥報山中節人添海

上菁水宛懸古澗琅萊覆芳丘每到群僊會煩
瞻五馬遊

登潼川郡南樓

郡勝經時遠臺高望霞珠水流通楚沙山引接
岷峨漢壘重聞表唐封再載戈專城千里寄才
愧古人多

登三台山
是日橫水延飲

僊台迤西郭香霧湧珠林翠竹風長軟碧苑春
自深中天龍虎會永夜斗星臨珍重王喬燕丹

遮色色金

聞興國縣建生祠
昔郭六卿里下又私立祠紳曾經理訛罪者亦情

金助

曠去相睽忍秋殘得報遲山城循吏傳香火令
公祠陋蹟污青簡眉顏愧紫芝况聞環野外人
各為吾私

鮮我終未營勞民搆去思有懷空隱惻何範可
光垂出培滋漸負傳書起廢疑甘棠歌召伯方
稱後賢師

洞門寺偶題二首

流水石橋路僊凡自此分洞門雙掄月山木

樓雲城市誰何在衣冠會更教齋厨香國衆金

馬碧鷄群

蘭若開毗域曇光射漢分門臨千地水臺護五

天雲問藥客懷惡登樓鄉思殷郡人稱吏隱

與鹿麋群

題墓松圖

丞里長松下喬喬蒼翠森蕭萊三尺土雨露百

年心幕府街恩重泉臺飲恨深聖明推贈

典光清大夫林

盧龍觀與興國呂子選秀才話別

赤縣三年愛玄談午夜驚來唐初及夏歸計擬

延冬清飲泰淮月高尋穎上封再遊渾熟路金

馬過盧龍
子選既居子又謂叔子靜于穎州

驚子磯與興國呂子龍秀才話別

遺愛慚德宰懸情入帝畿有懷何耿耿長路

依依再宿玄湖省高朗紫鷺磯大鵬風欲起

聊且伴秋歸

送歐鑑齋省郎養病

揀盡匡廬去逢人便說休
案留金玉判臺前
鳳遊霜浸陶潛逕風高張翰秋
丰母鄉土戀征戍徧南州

登東山

卜日開青閣携壺上翠岡
林樂架王氣厓谷吐春光
奴子汚僊界儒生小魯疆
泰皇封石處高與已飛翔

王陽集

宿後湖讀楊子

玄經玄渚夜白首白雲司
時已暮 大炮 皇圖府

星環倦習隘官如滄水使吏訖北山移一亭新

泰事令人遠注思

挽廬陵胡坦翁配張孺人
為同僚胡別駕杜來題

逸老繇川上平夷高隱心
平拖黃石發高詠白頭吟

別駕駒聲咽空庭槐影森
瀧岡鄰近處吊古一懷音

藉藉判揚彥猶聞坦丈夫
義指青玉案 恩贈

孰金吾蘭蕊春俱秀芙蓉帶並霏
片雲迷五老何以慰匡廬

王陽集

卷三

七言律詩

登迎翠樓次韻

虛櫺踈箔眺蒼蒼
炎昊冰霜冷布裳
泛月酒杯秋艷艷
過雲歌筵夜琅琅
山橫竹岸綠屏合
風度蘭汀紫玉香
倦館瓊樓何處好
待來菴熟問東方

具瞻圖
為顧少參題直山石
立鷹下環以祥鳥

偶解青條出
禁宮劒翎鐵石儼
升中高屋已脫斯
人網搏擊真稱蓋
世雄衆小未須千
氣象

嘉禾集
十四

群分聊得望
龍巖奮身電掣晴
霄上拔拂紅霞
凌景風

薦

獨立高秋削玉嶺
空銷彩出風烟泱
雲白日山前邊濯
雪玄冬寒上駕清
絕有聲調大呂威
嚴一顧淨長天此
生疾惡知無敵肯
惜奇毛負

與友人坐忽風雨大作得卑字走筆

為前飄風草閣寒秋生五月布衣車山精出整

亂蹄彌海燕乘空翻羽翰
塔砌落花浮別院
砌澹泛梗倚長欄
呼童南市買船去
卧聽灘頭急夜湍

為松主人

托足青山形自逸
鼎鑪時復飛黃金
舉頭漢楚有成敗
側身天地無古今
白雲半枕清都晚
玉液千行紫霧深
此去便即家不遠
碧桃溪岸歛成林

送林次厓先生欽州考績二首

嘉禾集
五

直道抗顏辭北闕
聖王懸念滿南州
宦浮海島一身眇
地接華夷萬里秋
惠政自隨行部著
封章誰為遠臣收
漢恩欲報須流涕
賈傳當年已熟籌

極海六年圖卧治
孤忠千結獨成狂
一州民瘼春同煦
萬里君門夜未央
搜輯地輿成國史
隱憂戎馬疏蠻荒
何時宣室來前席
進策奇

與僧月厓

熱在衲裳
公先督學平度後備省志中分
收錄又補在交南事宜甚周悉

雲界碧樓玄鶴杳桂宮銀篆午天長二名不避
自園妙萬象同歸誰慧光手出黃金通化羽夢
回青棘比明璫木犀香動天無隱真悟應翰老
晦堂

雪鴻池上月夜別友人二首

江閣蕭蕭吹朔風平臯翻雪飛冥鴻玄談深夜
恐謀別明日芳樽誰與同斷岸暝烟青雀舫疎
蓬魚腹亦驚方空惟細憶襟期話安切銀床一
葉桐

李綱集

七

澄心共藻芳池水浪跡看君真泛鳬阿閣望隨
雲外遠小亭愁與月同孤莫聽風笛傷南浦且
繫蘭舟傾玉壺後夜有懷何處寄一蓑寒影對
河圖

舟次邳州元旦望闕二首

聖皇嗣膺題辛丑萬國衣冠慶齊年壽域齊
天瞻此極文光連壁耀東躔少即金輪施
樓閣太宰章象魏懸亦有元和玄德賦頌
嵩祀八珪編

行客觀光當正始蓬萊宮殿物華鮮黼屏寶
扇開僊仗雲液冰桃進御進四海大明忌
帝力小臣三策扣堯天康衢獻納魚收採玉
燭和春億萬年

題金門待漏圖

寒烟濛濛五城低獨立端門紫閣西赤甲
猶聞傳禁虎朱冠將起報晨鷄九天瑞鶴
圓龍袞雙闕星回集馬蹄叩伏豈無經
閭疏春風揚柳滿金堤

李綱集

七

和蔡半洲司馬中丞平黎韻二首

威靈南曜亘長城小范蠡曾盡甲兵孽虜負恩
當萬死牙旗揮電極群生瓊山月霽蠻烟淨矣
海風高宿霧消此日功成匡四國堯天蕩蕩孰
能名

一島迴環四郡城除兇赫怒下天兵陣驅雲鳥
風霆迅民樂村原烟火生直使夷荒知紀度重
看海嶼錄澄清自今文治應熙洽龍鉞非叨真
特名

送同年馮改溪水分司寧陽二首

委折漕渠達 帝關源流疏 兼令新頌大明水

潤春潮蕩鉅野波添夜滴澤足 國功勞收太

史濟川才望秩清班等閑試借觀泉眼樽俎東

山與泰山

臨濟僊源源遠岑八荒 王貢此侵尋天培

社稷根基存 帝簡忠賢倚注深 國是頓忘

航海策杞憂空費廣田心公餘為念東南力一

寸泉流一寸金

挽趙中丞載二首

轅門方擬起熊羆 典冊哀榮叩 玉墀雄劍

曾寒西賦膽碧遙猶繫業人思龍婦滄海川原

涸鳳去丹崖草木衰對景重添懷古恨朔風蕭

瑟冷雲霽

經國謨謀伏老成兩朝勲業子千旌人懸北極

三台象天奪中原萬里城兩閭新亭安夜杵雲

迷細柳輟耒耕英標曷不歸圖畫黃閣麒麟次

第名

部徵餉軍 乙卯七月後是徵餉軍

一制倉皇下度支輜車幾外餉熊羆旌旗影象

三軍悴望鼓聲中萬馬馳餉道滿憂林莽伏君

民仍促室家移干城會食朝懸切敢避狼鋒赴

後期

餉軍

麒麟門上擁旌麾分布貔貅靖島夷國計實煩

庖師使軍容寧比漢官儀策力自釋袁安憤綈

數誰述李廣奇二百年來勞養士選鋒今正蒼

恩時

與林冬嶺省之憇暑靈谷寺時有倭寇之警

早雨空齋疑夏永天花飄處雪猶凝清聞寶鐸

傳靈籟靜松金籤講慧僧 高廟木冠時 鳳

輦寢園挫袵繞 龍陵海氣何用干 玄佑

王氣晴看與日升 龍陵海氣何用干

壽英州在樓谿余憇 樓谿余憇

西局中階執法身掛冠無素錦江春霜清越嵩

思原史雲白蓮菜有主人試馬尚宜勤漢節扶

鵲橋合作屢賓莫言東海堪投釣
愁慙轡車下
渭濱

留都除夕有懷二首

海門問省書難到京國風光歲又加
小院無排
喧樾馬西鄰有炬散林鵲影樓隱現
僊莖杳青
頊陰深
御柳斜相守不堪鄉土異一杯岑寂

草玄家

芳像剩欲元朝發短景猶憐歲暮催
惱客病教
隨臘去賞心詩已逐春來雲邊白髮
添雙筭勝

高廟六有

年四

裏瑤花獨厭裁自是叔盤堪嫌遠可
因風操過

恭憶

高廟六有
次宗執川頭作

恭憶
龍飛淮甸年維維
神武更無先風雲

已協鴻鈞運日月重開泰始天九牧
貢金形盡

鑄盈庭屈軼草長翻阿難河上鳥猶
在啼斷明

元朽骨

胡運何曾及百年篤生
真主炳幾先威加四

海功成聖治復中華道繼天鴻起商
山歸漢從

鳳飛丹穴向岐嶺
神謨自是高千古掃遂
群萬種

三八橫與一旅平孰為湯武肇基先
擬陳
紫知無極欲贊
黃圖只有天
寢殿初開宮
雉列櫻桃欲薦禁鸞翮
神孫時憲嚴崇報萬
祀焚香達臭

肇自河清五百年
聖人出御武為先閭閻盡

復唐封俗書軌皆同禹貢天桃野放
牛還叱叱
華陽歸馬正翩翩小臣却鄙莊生語
成聚成都

主

蟻慕

初從豐沛蒙旗年為漢驅除夥涉先
豈識
真

人翔灞水遂成
王事得民天萬方執玉臣工

肅千載
朝陵法從翩翩祀幸隨殷薦後西曹

七日戒革

再睹周家過曆年貞符早協鳳麟先
陵多復

道三千戶塹有長江百二天
今上厲情龍德

宸東吳秦捷羽書翻
朝廷事事皆純
祖有

有南光與北

次韻岑倫右溪銀臺贈行詩二首

詔從海上訪安期君在滄洲世自知栢府有人
曾避馬松門無寺不題詩丹山碧水江聲暮花
落雲流鳥啼遲未許便隨坡老逸心灰黃紙與
紅旗

羅浮清夢愜襟期每到梅花憶故知燭剪西窓
增客思月明南國詠君詩艱難蜀道分符晚寂
寞馮唐入署遲爭說右溪經畧手待平畜舶建
牙旗

王都司集

卷二

次友人金山贈行韻四首

本野金川望東梁
灣九華雲臺煙

金山一瞬又三年猶記僧歸月下船千大浪中
浮綠樹五州山外落青天風前秀句勞清夢神
裏瑤華生紫煙同學故人才更絕蓬萊東觀待
群僊

金石交情見百年馮唐署憶釣魚船飛觴臺畔
流孤月浮玉蓮前接遠天

金山一名滄海笑談

通肺腑秋江舊寐隔風煙諸君合作瓊林客况

有新詩似謫僊

英豪忘食不知年才似雲帆萬斛船還把文章
凌白日為將時命問蒼天黃花過節悲風雨碧
草回春悵晚煙自是積功千百後丹臺遲久盡
成僊

羅浮夢寐已多年何日逍遙汎海船懷友翩翩
黃鳥雨思親望望白雲天揚花落盡鮪魚浪惹
草鳴來鷓鴣煙不識四君能累我盧敖同作五
羊僊

右溪翁詩壽家君次韻答之二首

王都司集

卷二

溪翁長把溪上杯坐對溪花滿眼開襟華並懸
天下望蒲輪會見日遠來西臺諒疏留宮禁
南國文章貴草萊夜夜思公瞻海月詩聯珠影
照三台

白下官閒漫舉杯白雲司乘紅藥開花深鷓鴣
臺前詠風動鷓鴣海上來無日不懸南極臺有
懷同翦北山萊便圖戲綵招僊逸肯信人間重
丹台

題南戒新苑贈同主政顧廉

南城盤鬱小瀛洲芳園鮮池兩世脩庭館舊為
娛老計菊松今作引年謀神僊何處有三島木
石間身傲五侯况是海氛平靖後廟堂無用
惜前籌

棲霞寺留雲谷和尚

太平門外玄雲合望裏棲霞休上人野鹿塔前
眠佛日臘梅庭下報王春諸峰盡斷如來像七
火都離無量身但得簿書閑半夕便尋蘭若說
二真

王鶴別集

三

齋居夜坐次堂翁夢山尚書韻三首

倦闌空豁月流光齋沐爐熏漢署香霜肅九達
生正會葭吹六管氣偏涼制嚴裡祀聯臣案
精附雲霧達帝鄉令節天顏知有喜
旒端拱頌朝章
幸陪齋宿旁龍光共沐氣氣滿眼香象輅
泰壇儀秩秩汾陰星尾蹟涼涼檢書燒燭悲前事
迂飭逢陽憶故鄉擬賦甘泉才恨拙敢言華國
有文章

來宵大路肅明光南國風飄畫省香
船瓶看漸曉法宮玄服覺加涼龍旂應拂金
墜上鳳曆還踰銅鼓鄉頭扣有懷渾不寐手披
雲漢裂天章

輓少司寇葛兩溪公二首

蘭臺魯奏弼遺書直氣英聲衆不如此日有舟
藏夜溼當時解印賦閑居尚方請劍朱槐令棘
寺祥刑漢尉于麟趾只今繼簪紱向人猶自悼
輜車

王鶴別集

三

兩溪環玉照高閣隔世猶開直遺身抗節一生
馳駭足上書頻死逆龍鱗蒼松鬱鬱封雲鬣宿
草淒淒護石麟地下循文知信否祇留芳譽誦
斯人

暮春鳳凰臺讌

是日解許石城太常
方山省字何陋州內翰

今以杯中字為
韻得臺字二百

芳春名苑一樽開準備高軒卜盡來風翕鳥聲
永昇懷情薰花氣襲理臺詩筒問柳頻移局舞
由當筵謾舉林高論洗心聆不盡稅簪海綠照

星台

相隨賓從古儀臺况是新腊麗景開城關萬家
斜照東鄉關極目嶺雲限六朝詞客供文藻百
代王孫開草萊空翠暮來渾欲滴穿林騎馬意
遲迴

次韻贈何石湖內翰春首得請之作二首

文禾翩翩豔舊京灑洲鸞鳳骨猶清不耽石室
紉書梁元是金門避世情上苑衆芳來鵲鴝建
章百轉處流鶯從今無復中朝夢北客休相問

蘇軾集

二十六

火城

詞林蓄積富如京翰墨官休似箇清冠蓋世途
殊少味蘿蕪春雨更多情蓬山東路終留馬淮
水西鰲背約需吏問金龜還玉箸謫僊行當酒
家戒

詩夢泉尚書蔡鷟曰蓋長用韻質何內論
得請之作并贈

二老文章歷漢京班爲春映日華清蔡邕東觀
琴中韻孫綽天台賦裏情芳草滿洲分白鷺維

花生樹亂黃鸝添園司馬僊風別卜二樓中詠
五城

懷孤川宗子伯昭

桐水盈盈別一天伊人死在赤山巔尋春有杖
拄不倒倚閭無言私自憐狗監未稱司馬賦侯
芭欲問子雲玄何年月白風清夜掃葉同烹茗
一泉

古江上吟

西分茅嶺挂江潯映帶盤山歲月深日出曾浮

蘇軾集

三十五

綠子雪魚潛應有趙胡金通梁引綠行疏圃迺
照流光入晚杯便欲移舟尋釣石夜聞風雨聽
龍吟

送黃參軍署篆順德還

小借水壺文苑妙共傳幕府惠風清雲亭花影
移香畫雲陸馬聲歌午晴興好他山旋憇鶴化
行何地不專城鄉村在處歌來暮去馬離人無
限情

送何宗舜西粵省乃翁完齋二首

江上朔風潮欲生白雲飛動雙眸明玉杯錦席
高秋錢斑管青惟貴從行百粵微垣開左府陸
即橘井浚東城壽康過去蒼梧路合愛天然父
子情示弟時從吾遊以

江上一杯雲浪晴亦裘黃卷擁朱舸棹移島嶼
三洲麗秋入樓臺八桂青勿藥不妨前賦綵執
經何得比趨庭承類為進南征箬笠鉞軍中早
震霆時交南不展而國內成亂守有

菊泉二首粵有種菊者

菊泉

主

僻徑戎戎千樹霜清臨流水注秋光黃金淨躍
潭中影青眼倒窺涯上芳彭澤灑波滋晚節岷
嶺寒日浴殘妝長源到海無窮盡添試曹溪一
勺香

九後同歌傲歲雄重沿甘谷壽諸翁花開飽沃
金田澤魚泳驚參玉藥宮艷比桃源憐問白霞
疑蘭渚別浮紅寒芳色色呈秋富何處錦江蘼
落東

賞菊次韻二首

蕭然西風血點衣天教陽質迺寒威曾陪烈士
歌金甲還待幽人上翠微獻歲諛競遲節序賞
心竊得殺芳非相看解此貞元會又到梅花帶
臘歸

似水淩英作壽基滿庭霜集副襟期樽前朱履
踏紅葉頭上金錢燕綠危秋色已拼今夕醉朔
風何急向離吹自知根蒂從來固誓不飄零滿
砌墀

雲洲草堂為姚柱史澤山乃祖題二首

雲洲

主

天雲繚繞款郊祠大老臨流結野亭十畝蕙蘭
添曉翠幾灣鷗鷺占前汀慣與霖雨眾區夏更
起乳鰐奮性靈紫氣不隨函谷去樂群漁父卧
滄溟

高岸層軒早避名直東何處問蓬瀛鯉湖隱隱
風氤布蠅穴盈室霧生一點太虛閑自障半
潭寒影照心明風雲已附龍孫去老聽滄浪歌
濯纓

德慶城上高望二首歸州守

遲日危樓閃絳牒憑高縹緲見龍橋青山隔座橫屏嶂綠蛟迴瀾納海潮五馬神清孤月皎兩岐春煦四郊饒蓬萊東隔滄溟遠夜半如聞玉女簫

舟楫西行款政聲晏遊酣下壽康城春林帶露樓臺隱疊嶂藏風松桂生陸里耕桑連萬井戊壤烽火熄諸營長官杯斝疑投水漱玉寒泉到海清

輿圖片畝曉歷蓮花諸峯最高處

三

三

逕路紫紆接太清早隨弓矢開僧扃振衣直向天頭立彌月都從雲上行紅溢桑墟先見日白分牛漢易瞻星宵因險峻辭勞瘁行共吾民樂賦平

引路松

此下輿圖虛山二十
景和南子傷氏

鳳蓋高圓午蔭連岵巖蒼翠上青天交枝樹底雲長濕拂霧巖前鶴正翻客誤引車掀綠幘僧閒卓錫聽水絃清時不植東巡怨風節依稀挺高年

雲開亭

古寺長林懷舊鄉白雲關上晚晴光繞欄朝暎陽臺紫出岫秋隣栗里芳信節便成遊物外停驂猶自繫名韁願鞭黃困携僊逸共和卿歌補舜裳

鉢孟峰

圍峰如鑄真雲端大器何為用世難封植已聞崇肉崇清齋還取尚經壇華夷青玉花同馥霄漢金莖露自寒擬借四輪輪上國君王豈積

壽民丹

壽民

三

石笋峰

翠玉抽靈森遠嶠清苞簇陣銳先鋒不須枝附皆成竹纔出波來便是龍雨過蒼珩凌上漢雲殘紫籜挺嚴冬江城慈母山搖落誰為移歸寺手峰

伏虎石

地踞旣靈境自豪威嚴隱隱震平臯霧迷東海赤刀崇寒滿南山白雪毛颯颯霜風如助嘯

淒咽樹若愁號 金陵肯紀安邦勛請哀邊城
鎮靜芳

僊女潭

玄渚泚泚汎瑞蓮三神山果駕澄淵相傳畫道
顏如玉欽到只愁風引船解珮淨依清漢藻寒
裳輕縠紫蒲漣何當消水多春意觸忤詩人作
術篇

香爐峰

寶臺神器聳藤蘿彷彿廬山秋雨餘勢入紫微

玉蕊集

三

承玉座影連黃道拂祥單清芬靜想蒸槐火紺
氣晴有薄桂虛秋炫心齋效 華祝 帝開玄
默正愁予

化僧亭

白日芬翳度法乘脫形西望紫空凌平生會解
三真術役老終傳四遠燈香華履孤憐達祖青
蓮在巧憶圖澄相看慧景無虛過留取蕭齋紀
舊會

象昇峯

仰沿文祖揖山神愛爾聰聞獨引伸但把裁圖
占世道肯道周鼎夢王入半卷玉醴天心露一
噴香雲佛面蒼在處不妨輜大異可防終老勿
焚身

水月亭

層軒高枕太陰愁顧影漫漫雨象浮通白與心
成氣合空明隨處共神謀雲濤魚兔多時幻畫
夜乾坤萬里秋便擬焚香來晏坐一江寒練波
銀鈞

玉蕊集

三

獅子峰

平川不作河東吼神岳如從西土還已見錦衣
雄虎帳共賢形陞犯 龍顏銅顧獨舉寒威重
金斗高懸正氣殷猛獸盡潛消兔夜妖狸無跳
白狼山

玉珠泉

銀河一泓瀉松風飛瀑傾龍日漱春寒絮細噤
和露屑輕圓難定落盤趺甘分裊竹饒春席澤
冲平疇慰旱農淺淺碕溪寧溜得終歸滄海壖

驪龍

觀音巖

昔濟慈宗廣利門芝崖形穴尚陰尊波心水藻
煥青鯉雲背珠羣駐玉鵲靈曜金宮流日月寶
陀香篆自朝昏興亡一既齊梁事夜雨寒山愁
吹猿

碧環亭

煙草崇蘭挹霧扉東風隨處綠依依一灣淨遠
天光發八壘芳園曇影跡消靜深偏宜鶯浴平

玉壘集

玉壘

運高不礙鴻飛生疑速外無春色青帝相携上
翠微

白蓮池

絕塵獨有公荷性尚潔無如大覺仁石井素培
千葉種金沙香繞四全身信門慧植皆成來化
國靈根不待春聞說瀛溪花更好得知愛馬是
誰真

方竹林

數分天地懸常體清到琅玕有異儀知是古人

遺絮矩非因特物厭循規虛心自信義長植危
行終為節所奇歲晚他山寧得此直須裁向鳳
凰池

歸一門

亭簷須彌無是宗業緣明覺性靈冲幻烟未滅
苦群障心月當懸色盡空四梵賓從損赤火七
華玄闔挹光風長羅到此還何事恨不形骸都
自融

芭蕉洞

玉壘集

玉壘

石室陰深草木鮮更裁涼貨養玄烟新心卷露
袖鸞軸舊葉摧風舞鳳翩一辨擬供無量佛千
華堪寫白雲篇何年選勝耽諸翠就此移君了
太玄

月池

半幽溶光綠映盈柳堤蘅岸鵲芳晴窓臨石鏡
天長曉影湛銀塘氣倍清萬象塵涵呈太素一
園無極自天精江湖景色多如此惟是遊人不
用情

釣橋

野岸迂迴水通石橋流水一絲風靜看名利
驅馳外早定浮沉物理中熊羆協占師已載平
求雖着漢無功夕陽漱灑江光動滑對岳揚維
玉虹

摘花錄寄方寒溪文衡山宗叔川諸舊遊
掠袖籠冠啓綠扉樹頭紅紫簇朝暉高攀萬葉
榮隨手斜拌一枝香滿排淺甲潤沾鶯宿露斷
芳晴與蝶踰衣叮嚀莫把春痕藉留表江南信

息稀

次韻寄友人何瑞壇二首
端聖書至及詞
極精到繁以二

詩弟尤續
容而存之

故人書信報蘇州改邑度南始拜收青島羽翮
煙島去明星燦燦夜窓浮寄懷岷玉慙非寶拭
目池珠驚寡儔便借秋風傳半牘直隨雲鴈送
雙眸
伐木篇中尚友求和平今見古風流綺羅俗態
一時洗金石芳心百歲酬意遠白華歌大雅調

高玄鶴唳清秋為言寶曆文章安絕倒兀積還
上頭

天然亭
為西蜀王橫水
柱火作有記

摩詰川中景物勝不煩栽植自芳菲蘭芷心遠
青山待草閣月明駉馬歸坐竹靜看流水過移
樺閑數落花飛主翁慣得天然趣直道盧知與
世遠

東嶽醉眺
是日橫水
杜文廷飲

蒼帝祠前開錦席青玕樹底讀碑文深杯自可

寬懷土一飯誰能忘報君地遠祇應瞻紫氣

山高竊得望紅雲朱花瑤草春風媚對飲何辭
落日懸

壬子冬北上陸行遇風

自揅囊箱買轡鞍朔風吹岸菊眉酸行行呼急
征鴻暮片片飛浮落木乾竹葉淺黃憐力薄蘆
花輕白覺衣卑咲從吏計圖貂領十載官資換
尚難

錦城高望
分得晴字是成大
比于從事外集

濯錦江前萬里秋登臨端不限平丘黑泉白草
長年備朔雪炎風無日休天府文章明梓水星
橋氛侵淨靈州即看多士楨王國肯負玄龜
錫禹疇禹蜀人

來衮亭高望

來衮孤峰象太微千家并邑應星輝城邊二水
龍雙會樓外諸山王四圍鴻鴈西來何落落雲
霞南下故飛飛一方黎庶知何濟獨對朱幡愁
不歸

登東山寺

王禹偁集

三

梓州東寺浴江外駐馬先題大字碑花木陣陽
詭翡翠亭臺臨水躍果恩塔酣靈露生朱草鶴
戀雲雲復故枝太守散衙無一事不妨拂石輟
盟詩

東山寺留別限韻走筆

綠鵲欲發涪江涯攀翻再折青楊枝青楊千綾
教不盡綠鵲一去來何時吳宮花飛鶯語切蜀
嶺雪滯鴈聲遲須知丈夫多意氣豈為中年難

別鍾

出蜀曉行野望

曉起驅車控大堤殘星落落風淒淒水聲東去
滄溟遠山勢西來雲岳低行路說夷蠻雙刃捷狩
軍避虜選鋒齊綠林何處白蓮教北望青徐烟
霧迷

憶飲西蜀王橫水天然亭次韻寄之

綠野融融春日晞茂林脩竹木苗肥峨眉月照
清樽酒正映雲連白板扉王褒金馬詩初就揚

王禹偁集

三

子玄經客正稀東嶽山前南國夢何時重採蜀
中薇

送章小山擢南雄太守

從容幕府五嘉才笑傲桓公酒一杯行色未離
江上柳風光先到嶺頭梅分符橫紫黃金重除
道過邇早益來他日定徵龔遂問水衡應有議
曾陪

秋早出太平堤

中官

城外長堤數九車西風跨馬看鴻毛玄湖日破

浪花出鏡阜煙曉氣彩高綠擁雙林迷冊府清
分三路入秋曹化深南國無多訟接轡逍遙拽
錦袍

通覽牛首山洪覺寺諸勝

盡日雙峰大覺前摩崖同飲太虛泉洞深伯北
曇雲合閣閉驚看塔影懸步引健僧凌倒景目
隨飛鴈散江天桂梅諸嶺重重見與柰鄉懷入
酒邊

宿天界寺留半峰上人

盡別集

四

深巷虛齋草露溥高僧淨戒夜忘寒編籬擬畜
白凜鹿程竹盡長青琅玕山谷七言雲裡和楞
伽四卷月中看閒來夢覺逃禪去愧爾彌天釋
道安

天界寺草堂落成

後名地
步行窩

為開雲窩附法壇斬除惡竹可千玕黃金有地
還茲布明鏡無基何處安避俗頻來依拂榻淪
心麈得聚儒冠從前七大都灰未更向人天一
靜觀

楊鷗海臺幕邀賞梅花

是日米射陳舊部
張水菴中勉賦

梅字
二首

幕府寒飈冒雪開賞心共醉凌風臺紅芳如約
年華在白髮無情歲月催門對漢官看半額地
鄰東閣憶多才疎枝欲折酬楊柳慙向孤山歌
八梅

絳唇紫領陣蒼苔向樽前慰客來限令不遺
姑射侶陳詩選到栢梁臺有懷南國將春寄入
夜誰家吹笛催一自尚王收採去至今同仰濟

盡別集

五

時材

五言絕句

懷友寒溪絕句二首

江左十年別儒冠載道身芙蓉峰上月蘭芷意

中春

聚首憶即水康訝想帆川金華秋暈曉人在白

雲嶺

次蟬

蛻落驚形別風梢苦自吟似憐美故我故我在

芳心

次蟬

王勣集

三

枳棘載飛鳴屯雲過子城花朝當席面添得蝶

蜂清

張羅莫深入

張羅莫深入迴巖虎豹嘆一死博一飽爾亦被

羅人

江鴻莫曉晴

江鴻莫曉晴狡獪夜施鼠阿奴囊告急畏悔不

敢呼

伍生小景三首

林光浮遠媚春色小平分即在丹青裏朱衣照

綠雲

靜會圖奇意匡廬溪水瀟山僧攜杖去一壺破

華嚴

鳴鐘林頭鳥相呼並欲飛羽毛聊自試不覺遠

藩籬

蘭所二首

曉碧上欄干暖風乍颺扇春臺雨露添如對君

王勣集

三

王面

芬綬溢階除倚簷更不靜東風時度簾線玉抽

春雨

寄何樂然二首

暑雨秋氣高鳥鳴山院晚握手香金雲遺經籍

誰聞

玉人隔沙洲朱箔垂銀缸所思欲謂之紫江森

無窮

懷文衡山符詔二首

數鴈來山外聽鶯立柳邊黃麻金馬詔青史玉
堂僊

自爾姑蘇亂機坊無錦章人皆矜墨妙吾獨愛
圭芳

圭芳集

聖

六言絕句

送友人遊國學六首

香香清江去鵲娟娟白帝流霞東璧文星炳曜
玉堂金馬誰家

月曉烟分六館天空寒入疎槐青鳥影垂碧沼
綠芹香遶蘭臺

帷褰鬢弁雲從筆落魚龍角抵金風午夜長號
東溟一浪千里

影環廟館泉清瑞滿蓬萊天曉寥寥彩鳳樓高

圭芳集

聖

隱隱青雲楊峭

潄潄綠水賢官豔豔丹香玉宇一有鳳閣論思
可是兔園冊子

淮清逶迤路邈帳帷燁燁燈孤臺閣文章藻麗
月明人在冰壺

小景二首

石逕雲林幽靜翠巖碧嶂崔嵬坐久尋花去
喜逢問訊人來

高壑蒼厓遠道輕烟綠樹前村緩步呼僮問訊

度林可是桃源

雪鴻池上送友人三首

山明林色平分窓
靜花枝當午無端落
木蕭疎
驚斷連珠風雨

結義朋鰲樹下同文
並蒂花前半詠秋容
湛碧

一叢林際橫烟

江上風檣挂擺城南
雪案常編道阻望憐
回折
亭孤坐悵清連

玉樹梨雲

四六

七言絕句

百鳥圖次韻

南山萬木薦瓊芳
映帶重輪出海光
百羽璚顏
自高下似來歡和
鳳鳴陽

渭川張生歸應試

薊北湘南四往通
水濱慣濯連錢驄
這回得路
先鞭去千里塵隨
一畫風

贈友人歸九江

冷月晴窓客下帷
孟軻賢母樂羊機
當年獨解

玉樹梨雲

四六

觀興廢惆悵堂前
遊子歸

春齋漫興三首

紅綠扶春上檻忙
澹烟籠玉度簷芳
佳人不用
陳珠釧高剪朝霞
當早粧

一度春回一度香
是誰遣我紫明璫
扁舟撥入
洛陽去折盡寒瓊
二月芳

花枝瘦軟不禁雨
春日自晴還自陰
隔水竹林
上新色幾竿輕裊
助長吟

泛洞庭

萬里寒光一客舟
漫溪何處問已丘
楚狂宋聖今都盡
雲浪猶含小苑憂

登泰山

天門高處一踟躕
兩袖牛龍石霧斑
曉渡三溪歷三觀
已參青帝非人間

遊洛陽

黎水安知非澗涘
龜書曾憶賜當年
金龍綠野春花好
純正兩生時放船

題劍閣

孟蜀集

卷一

兩崖壁削勢相嵌
巴蜀重關未可侵
地險終輸天一著
君王何用五牛金

題畫幅四首

天籟本來鳴氣序
指頭應解發心源
絃聲未教鍾期遇
要得春和理性元

多算自能臨敵決
先機終隕有心裁
且須下氣輸贏上
李廣當年亦將才

架上牙籤賢未觸
壁中蝌蚪典誰刪
要知六籍傳心者
不在區區行墨間

雲樹幾重樓外景
江山千里意中行
誰能點破龍睛去
筆底天然弄化生

贈龍門湯劉二生別二首

龍門一派禹門來
龍起何須青草堆
家近南溟赤浩蕩
九天雲影秋成雷

龍門千仞粵江頭
欲起未起游蒼乳
無端一夜春雲合
洶湧春濤帶雨流

官柳

孟蜀集

四十九

弱綠千條拂建章
染成深綠與輕黃
年年白帝勤收取
初付天孫紫錦裳

苑杏

主香春色把朝曦
春滿瓊林錦滿埀
露亦傾丹成底事
倚雲應有太陽知

觀妓次韻三首

目極優都第一花
玉樓珠翠泛彤霞
春風舞亂臨粧鏡
載整嬌紅倚綠紗

霧縠烟羅玉一枝
明璫斜佩下瑤池
遙遙含笑

吹徹清詞倚畫闌名花疑露帶香寒當時君與
黎園會應訝新粧妬牡丹

大孤山

江心崛起勢懸浮獨障狂瀾占上流可是三山
分海外當年隨浪下南州

小孤山

亭亭前島戰淞龍繼作崢嶸是有雙爭奈灘波
雄萬馬恨無林壁滿長江

女港

舊集

王

一

僊嬌溪畔戲蓮時水作菱花霓作脂吹斷玉簫
人不見青青洲渚感蛾眉

鞋山

錦漲青瑤踏已穿中江道下紫金蓮若非著脚
從來穩策得風濤幾夜顛

冬月巡菊盡開

無數金錢離落堆黃殘寒綠牘春魁不將苦骨
霜中戰那得千紅萬紫來

次韻復堪泉翁寄讀與國生祠碑詩四首

漁吏誰云不可為斲非羊枯淚前碑惟公獨起
圖書學憲草同春茂叔祠

利民事要實心為石泣山頭怕作碑豈有桐鄉
朱邑愛奉嘗不愧鄆西祠

此心無慮亦無為四海同春壽域碑欲問先生
何寂感自然堂對白沙祠

名公聞道本天為心性圖傳太極碑立德立言
皆不朽萬年王澤萬年祠

萬松菴口占二首

舊集

王

新松離立遍山隈舊松彷彿連天台喬柯老蓋
堪棲息時有僊人騎鶴來

雲根一羣蔽山阿盡是寒標不改柯草閣惠風
靈籟發天然秋宇泛笙歌

贈別

相逢日日幾邊疆欲去休辭酒滿觴笙角一株
喬線林叢來如謂遠行長

元老生孫次韻

相門出相早承休又見孫貽協燕謀饒道生兒

多誇竈冶鱗長是架煙樓

丁巳臘月獻績二首

冒雪衝霜入 帝京微勞隨 制試 承明七

回趨走俱寒月挨傍春風出 禁城

鵲鵲東風合曉鶯陽回應見莢萸生 九重宮

殿墮墮日梅柳芬芬拂 御屏

五鶴別集

五

五言古體

白雲山松口占四首 山題

鎮郭玉嶙峋松陰覆欲通移我鳳庭吟看爾龍

鬚卷高榮誰與培芳黛豈不變本擬避秦人迫

斯可以見

霜根傲九土雪幹掀重冥鱗芬春不缺骨老冬

還青棟染壯鉅室琥珀延僊齡世人賢勁節所

重非絲苓

萬帶卓碧空林列壓高峙拔地一千尺蔽天三

五鶴別集

五

百紀不貴大夫封寧令御史耻陡然風雨聲蕭

瑟清心耳

喬松種何時壽應與山期風起驚鵲吟月舞龍

蛇馳烈士摧擎氣高人貞秀姿卧雲此中老應

抱南陽琦

談元翼舉子擬拉泛江走筆促之三首

聞秋川上去壺舟擢明月筆床卧紫霜茶爐

絳雪鴈陣度衡雲落霞挂天乙夢魂已齋飛

與難獨張 促切

蕩潏竹漪秋翔翔松岸月青萍抽紫葉紅菱披
白雪詩句藻江山觥籌分甲乙一片水雲心擬
向空明發便再

久許解蘭舟出載羅浮月晴波風淡文塵襟天
濯雪卜往經句時興來即夷乙君病未能瘳滄
江有七發便三

友人別十四韻

悵望清江浦遊子忽遠辭咄咄簾舉筆為子長
相思子行白日暮珠光泫江涓遠送青郊外秋

壽別集

壽

色黃金危丈夫豪志意百折非所疑在伸自有
數前途詎能期振衣秦日觀奮翊雲夢陵豈能
効鷓鴣回翔百里枝子年正英妙浩氣凌雲霓
雪染宿燈火錦素澄波黎射策君門去和凝
良子師仰建公傳業心印登庸奇涼月千山曉
丹梧一葉垂感此重懷情命駕俱西馳

小閣碧梧

懸巖深雨露芳根足春詠養葉屯雲霧幽幽交
高蘿高挺嶧陽幹秀發終南柯夜月合清影秋

霜拂素波圭璋啓唐胤榮瑟成楚歌直宜宴廊
廟何當肆薪芻旭日烟若木苞鳳翽靈窠振羽
一調節天地旋融和

雪堂十二韻

禹鑿東嶽折六靈連八垓天葩舞奇皦子夜凌
風臺迤邐搗玉屑戰齒翻銀盃豐年兆三白宛
轉封葑苔羨君構寒潔象飛瓊皚純素表心
性堅忍輸松梅立門多俊選乘興舟時來紅爐
點實化銀海北昭回引鶴路玄圃披覽行天台

壽別集

壽

願得四時雪布地襄崔嵬天地迥一色原隰無
污萊大作高堂主瞻眺重徘徊

紫霄社送友人十八韻

短短珊瑚枝小小瓊瑛現論心紫社壇執卷搦
雲嶽東望奎文呈西嶽風聲剪靡蕪山色連杜
若秋江淺義重別良難盟深語自頭行白日
暮山色盡圖展重載良紛紛征車多憚憚里巷
第師徒國邑升蘭蓀白首倚犁鋤皂夫習耕
農歸告公急要帝鄉尋蹤馳馬鞭不楊黃鳥青

何嘗嗟彼行路人論事窮袒跣秋雨不時至平
壤困蟻蚌鴻飛遠欲沒鳳革希以愁明王寶
訓圖清廟登瑚璉植彼無告黎黎此有常典
式夫志匡世何能終偃蹇良會未有期春華當
自勉

石塘

石塘仰天造徹底無滓污崑崙引一線水壺注
盆盂畫轉火龍轍夜吞牛女壠波湧雷雨作雲
起蛟螭俱沛然決江河聊能濯寰區

舊集

五

已酉入觀夜過鄱陽湖三十二韻

月黑鄱龍湖無風不可渡况復金飈鳴寧惟迷
浪沂舟淺行篋卑不任波濤吼乾坤蕩欲浮蛟
蜃紛以抃野鶴散匡廬玄雲雜蒼霧彭澤隱無
依吳城渺難擬橫烟浩淼茫惡少潛招聚萬境
滅行蹤百丈迷牽步青島無前期黃灣宜早住
長年懶被嗔晚宿長逢恐翔翔謀海歌鳧勉不
敢訴長灰汝已深七宿橫空邈試險三十里驚
問生煩怖天地一孤舟進止渾無曆桴矢中

流必濟勿疑顧况復觀天顏遲我博成裕戒

徒罔復睡求縛辱衣柳望氣備風妖登樓理戰

具撓揮六鷁翰箭耀九龍鞬旌轉風忽條星揚

光乍露帆高開水鳴舟順奔電赴暖浪濯清蒲

晴洲儼芳杜鞋島已脫塵粧臺若流嫫毐鼓下

龍城馬當報晨寤舟子賀同安推窓慰鷗鷺吏

喜稱再生傑忻廢朝哺君子伏皇靈死復脩

候度海撒胥護持忠信天所祚居常即甚榮遇

變亦孔固不被鬼神猜寧令蜩螻忤所貴明達

舊集

五

賢抱正履夷素珍重父母軀無以河水故

終慕圖詩十四韻

為蔣東川
正印題

先民出大訓孝思當永言叔世人心訛此道猶

歌傳君子崇令德至性能獨全披圖見君心愛

慕宜終天恨不及祿養涕淚揮松泉趨去失音

問入室憐枉捲仲由列鼎悲君心所同然緬懷

胸勞恩廢彼蓼我篇我昔聞大孝所賴有后賢

厥考爰堂構丹雘嚆勸勸羨君善繼述顯揚光

于前奏績被

恩命龍翰飛雲箋幸木發華滋燧路生簾煙錫
類刑家邦族幾慰百年

萬曆

天

七言古體

池軒壁上

誰閉幽徑窺魚鳥素椽揜映芙蓉沼傍欄錦鯉
鏡中遊渡岸紫烟屏下遶冷灑高涵翡翠明清
連淨濯琅玕島高人藻雪池沼中芳心與水同
紆繳平以不流隱約多靜自無波冥會少百年
福澤付兒孫兩膊經綸錦被篠激魚炊黍會親
隣開軒一醉都了了醒來子夜月中天水色山
光長是曉

萬曆

五九

居所次韻

兀兀一室林石間風埃不動天地閒半起半卧
白雲鶴欲開不開朱明關我來學君君未得南
轅北轍牽心顏中原豺虎踞白日遠塵煩洞迷
陰山惟願借館蓬萊島憑仗玉帝分金丹

荅友人惠茉莉花三十四韻

君稱玉主開雲為深潭水沃奇花精短牆曲架
就陰濕長條翠葉付光榮蒼竿引入鞦韆院寶
盆徙寘波黎屏綠髭抱擁真珠粒綠雲盤薄南

箕皇虛心素性可比德
必芬頭撲朱紗擣君剪
承納芳潔身自翬贈春風
庭登庭肆祝瓊林
彥芳名直壓蘭蕙馨白麻
一束橫彩袖手擎鸞
示珠玕晶數四散馮怪六
出隆寒雪碎陰山翼
一白已絕天下色奇香四
海無雙清臨風嗅鑒
心肺腑滿插鬢綠雲流形
伏枕可清莊子夢烹
茶預真鴉山瓶寒梅豈得
專標韵暗麝欬此非
倫併間關引載出西土胡
商飄舶何伶仃漢唐
賦客皆不遇朔方索種無
所營恬風淑氣到嶺
海上品乍出先蜚聲西樵
荒圃久不業客惟得
此連歡盈憐家繼酒助清
賞倒裳簾地風唇極
共君舉杯向花語花神為
惜春林鶯紅顏綠樹
能幾何車杯難與花為情
直足長醉花枝下仰
招康節呼劉伶文章汗漫
成何是春花灼灼朝
陽明物生所貴在世用僊
芝靈草無頭成君是
太華峰上蓮青幹十丈千
蒼真醴泉甘露日澆
沃天孫王子挹琪瑛虞衡
冬夏不敢近採摘豈
與凡手攬我生新甫與徠
十園千入連山城

上園鳳蓋偃龍臂下伏琥
珀參霜苓 清廟明
堂有興建當厦棟栌歸蓬
瀛乃移蓮峰其南郊
人人仰止君子董禮箕道
隱時未至花開落
風生酒盡為君賦長句高
歌且和雞鳴鳴君酣
別去堂室寂然花衡夜宿
溪行

贈王臧刑還京

棘垣竹梧春畫森使君別
去崑清陰祥雲揜映
坡山色惠風披拂珠江潯
謾論叔世興三辟鐸
聲不揚微科亟臧刑歸去
言路開黃麻詔臧十

萬石

飲陳氏別墅走筆

芳池粼綠浮芙蓉銀絲脰
鯉水漿醴紛榆落實
披唇紅林森日薄陰交濃
良朋逸興翻蒼穹共
醉波面連漪風白相公侯
可自封阮郎誤却悲
途窮富貴貧賤如飛蓬時
至風雨起虬龍朱絲
自直鑪自洪梅開豈墮桃
李中清歌且樂一搏
盆水明雲淨天沅虹

雲洲草堂二首

杜牧詩
雲山

青門雲掩臨江截，蕭陽楊柳微黃。幾子排空
厦屋重龍孫，破浪神鱗九。形輝紫陌，恩
波金花玉葉叢台。斗年年分至，盡黃豐州人萬
戶酣春酒。老翁晏坐，澹忘機長，與江山供白首。
彩樓珠箔春林畫，紫蘭滿渚輕雲覆。波心日破
金花搖潭底，星移縞衣走觀魚。偶濕朱檻棠聽
鶯，誤認青溪柳。等閑堤畔坐忘歸，幾舸秋林來
却蕪。太平天子，億萬年五色祥光臨戶牖。

樂山行樂圖歌

壽聖集

卷三

樂山高士清于子，身騎赤馬遊天衢。歌童追逐
紫五七，担頭自姐青琅璈。手裂松關開洞府，彩
鸞白鹿群僊子。杯浮綠醴帶月吞，茗汲冰漿和
露煮。人生百事須驅馳，採山釣海無馬龜。縹緲
不點白綸幘，短蓑自飽黃金芝。日高未起待僧
喚，虛擲出門日。將半剪霞續賦句，還工撥露尋
花春。是伴休哉五季賓，十郎勲庸付兒身。居康
大椿上，擬八斗。歲小酌時倒三百觴，梧臺寶玉
心未了。宋狂端冕終貽笑，貳師疲頓覆三軍。朝

石幾能稱漢詔古，來功利真夢酣。太行騁懸航
風潭，但留底事在人世。暮陶烟谷朝雲巖，嗟嗟
燕山亦何有白石青松兩不朽。惟見高人日往
還，蒼顏白石長相守。

江涪溪別歸祁門惜陰院三十四韻

涪溪道人絮且脩，祁山未琢青環璆。手持道錄
湖海遊，褒衣博帶澄雙眸。不說羲軒與文周，洙
泗漁洛俱浮漚。陽明倡道跨東甌，良知獨致樹
旌旂。心性主張與動謀，知行齊舉聖域優南峻。

壽聖集

卷三

江門嘉會樓心無忘，取得千秋新泉正。派江漢
流石城遙訪橫扁舟，今賢豈不古聖俾道本一
致無薰蕕。要知博約浚源頭，虞夏咨命齊魯鄒
諸君祖述古尼丘。泰山滄海難比猶，鞭農駕吳
凌千秋。汗顏哀定走羸劉，何聞董葛到韓歐。宿
病元從寡欲瘳，師心持志回萬牛。照乘明珠肯
暗投，君行把袂重綢繆。新都暇日辨龍虬，惜陰
院宇清以幽。何年建此追前脩，憂勤當是禹王
傳。再來示我莫大猷，聽調天鼓帝樂御玄洲。那

數等簪委巷彈生集

落木話

一葉初落萬葉輕苦被霜烈風不傳歲歲秋來
盡如此春尤久發一番青一番青且莫矜幾能
俯幹挺千載一朝摧剝橫岡陵

歸鴈話

一鴈南飛千鴈隨洞庭洲外雲夢改往年經宿
蘆花渚今來盡長鹿角枝鹿角枝無定期有時
黃沙積海島看爾埋沒水中底

五言別集

李中

五言排律

乙巳初春午門待漏

密旨傳未曉 朝儀威錦繡紫垣星乍爛 璽
苑炬爭光 馳道沿無逸閣人候未央縉雲千
笏正朝日五竿強 宮煖遊鳩池溫浴鳳凰
雪消 翠華綠晴映開州黃狔見端 龍衮俄
宣罷驚行大夫歸畫省 聖主覽彈章

留都元旦瞻 入排律四十句

寶曆尊 王正 元門布憲章九衢歌 作極

五言別集

六五

四海仰 垂裳待漏趨青瑣匡時上阜養六圖
紛獻籍 八彩獨當陽桂拉彤鋪麗昭容紫袖
長和風開雉尾瑞霧覆鵲行日繞 雙龍交雲
扶兩鳳翔天顏瞻外表春色醉堯漿蒼玉儀初
佩黃鍾聲正揚問璫前 御席受計士 明堂
拊髀情何切推心道自將 孝思親 廟藻公
籍擁郊桑倏見櫻桃薦旋歌狄杜章近臣知
霖喜陪省宴蕃康意憚周京燕身熏漢署香辰
獻漸黼黻國度俛助勅買宅依東闕 分播儼

未央簾櫳通 御氣花木披 宸光歲事饒三
禮農祥足萬廂 臨朝崇粟陸敦治邁虞唐

七言排律

留邸春齋即事

卜居密邇 雙龍闕舉目瞻依 五鳳樓風靜
宮雲連粉署日遲梁燕掠金溝街 恩剩似沾
春宴入夢頻驚報曉籌遠近山河環 帝輦方
隅文執會 宸猷 陵園葱鬱開貔虎 闔閭
清虛憶冕旒 北極網維稱大備南畿儀典絕
相伴赤心補 衮惟天老靖節安遘伏世侯領
部直司錢穀計憂時還悉甲兵謀 聖明謨烈

五言別集

李士

全超漢 宗社靈長準配周何用聞鷄狂午夜
更煩擊揖矢中流

螺西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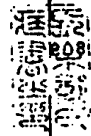
買宅古來求遠俗近山今得賦閒居松楸石磴
封晴霧野鹿巖巖難馴砌除紫族漫隨黃林種金
芝還共白雲鋤月臨樽底騰騰上氣繞闕前烟
燭舒風雅直宗陶靖節文章都學馬相如百年
英俊賺唐制半世功名付賈閭華髮蕭蕭秋自
滿素懷拍拍谷同厓長歌謝眺驚人句高讀崇

桑隱士書此日霞瞻追去鴿是誰株守愧飛然
驅車擬入縲西境繫馬先尋班固廬

五鵲別集上

五鵲別集

六十八



五鵲別集下

序

長子都
振華
蘇子都

門人程子明校刊

黃縣屬史劉珙重

樂典序

昔太史公作樂書歎曰余每讀虞書至君臣相
教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
涕也夫馬遷何論樂而流涕耶思古太和之氣
在虞廷不在漢代蓋傷之也夫有虞之時元首
明股肱良上下一於和德韶樂作焉故曰樂者
天下之和不可廢也是宜正之呂立太平呂迎
和氣此豈馬防之窺言哉寧也末學因有感於
太史公之流涕而竊自欣欣焉深有期於明良
之盛際也爰取吾師泰泉夫子所著樂典窮盡
夜忘寒暑焉凡讀之自愧不敏蓋學之三年而
後窺測其一二迺喟然嘆曰夫子其穆穆焉作
書之思厚蓋有旨得聲氣之元也夫凡物皆氣
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律呂之道與疏天地幽速
鬼神妙興聖賢廣育萬彙凡目心聲為之感通
也然律少短則黃鍾吹而林鍾聽也律少長則

南呂吹而太簇聽也厚則已墜薄則已揚廣則已濁狹則已清題小則已下痛則音何目和七聲而候元氣也哉夫子以採詳書汧流窮源凡季葭升沉緹慢疾徐氣候幸合雌雄脩短徑圖損益毫分縷析靡使差忒先之者雲門咸池九韶之律具是矣後之者大夏大濩大武之律具是矣夫豈尼稱韶盡善盡美且告顏淵為邦我皇明復古樂舍韶何日哉抑聞之樂有六間六同帝王曆數之序也凡會天位且與樂是唯合辰而已謂吳元年丁未歲在星紀明乎洪武歲在玄枵惟我皇氏出自陳后顓頊之後此黃鍾大呂之合也壬午晴難歲在折木燕分野則太族起咸池且舉雲宮唱商和是為父子作述萬年曆數之緣也吾師之得於樂律者觀其深矣是典也其國家之損辱吾乃今知明之所目王也夫古樂不講久矣賈誼諳興禮樂大帝未遑諸葛可興禮樂漢當未祚武帝用李延年協律而所造者芝房寶鼎之歌唐宋

可知也近代知音者如李璧作燕饗樂譜張允薦作大成樂舞圖呂涇野司成令監生衛良相輩作樂圖詳辨為六調散之六館意亦亟矣然律得聲詩之用未合聲氣之元苟非其人道焉攸卒懋惟聖天子度中和之極兼總條貢振興韶使九德之歌九功之舞熙熙厚助流政教頌然端冕於明堂目睨觀焉而萬民咸於此寧將邪酌滿保太和於無疆也夫子是典必有遇焉豈唯目文辭鳴國將假韶且鳴金曰幾其人也又何事下博上且考王禹詔太史而試嚴宣耶於是警其舊文付之梓匠循林擇焉

蘭皋吳先生詩集序

冠嚴子於玄武湖之省掌建邦之三典亦倣白雲司流風闢有斐之堂寄傲其間然宅近鍾山即古華林玄圃諸勝地每退食暇乘應吉輔輩宴集諸詩憑眺輒朗誦或曰訢止於是寧子曰覓其說則上有三百取其材則憲章於六朝也

或曰後之言詩者效法於是寧曰應言輔筆去
建安未遠尚能雄視六七子塗轍猶得踪之至
後聲律起又不可曰是論也或曰聲律由於沈
宋品唐者曰初盛中晚例之若宋元無可指歟
曰時易法殊此詩之大體也然唐人曰詩通情
而宋人曰詩明道所曰去旨愈遠也或曰若宋
不足言歟曰文章鳴一代之盛豪華際四海之
隆豈真無可言乎或曰律詩之旨何如曰柔婉
清俊詩之句也含蓄與厚詩之意也宋亦嘗有

蘇別集

四

之矣元祐間蘇黃為最淳祐則有蘭皋吳隱者
者句得於是意亦得於是吳之世起於新都竹
洲先生倡於前友梅先生傳於後蘭皋命意數
辭上振家學較之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者遠
矣宋諸家嘗有品其句者若題林和靖隱晚春
源父和友聞鶯請作誠為警拔然得其句而未
得其意也山居如林泉晞隱士風月滋閑人何
雅况也琴橫雙鶴舞翠閣一牛眠何幽閑也夜
坐如砧鳴深巷月犬吠隔籬雲何情適也又如

淡中無淺短何靜覺也林下如一池草色春不
盡半樹梅花月也香何蘊蓄也秋來如斜日半
谿人吹渡斷雲千里鴈橫空何景趣也每每曲
盡其意殊知風骨之旨後世詩評謂宋人之詩
似古而疎元人之詩似俊而淺中間曰晦塞為
含蓄曰鄙淡為柔淡曰章句為性情曰折洗為
模倣遂不復觀氣來情來神來之趣所曰今之
學詩者避宋如避雷獨蘭皋生斯世而不溺斯
世之習句與意並得登壇之旨天然一種之妙

蘇別集

三

豈易及哉或曰才三百年若蘇黃豪宕之氣黃
吳清新之體皆不足道獨蘭皋友得其真何也
曰不見樂之作率三百篇則黃鍾也建安而下
眾響齊翕貫珠盈耳應吉輔筆又文飾於節奏
唐則翻古調而新音曲蘇黃之後則一音獨奏
聲律貫徹蘭皋作者亦能獨奏成章皆可曰薦
上帝而和神人彼其或殺直而不節或幽怨而
無度兼有鄙背奇柔者又鄭衛淫亂之例也蘭
皋其免矣雖然若蘭皋者即其句想見其人心

冒幽曠思致超越灑然如松露洞月故內得其
真而吟咏益得其情外得其意而格律益得其
旨有評蘭皋之詩者果在於是事果不在於是
乎

壽廣文楊東軒年伯七十序

東軒楊公蜀西克曾儒也教諭句容年時七袞
厥家嗣庫部震州子於今同榜公守父行也相
率往壽之震帥曰某且奉家君引年矣徒留
都去句小百里旬日得問省焉多諸君之勸諭

壽序

六

成父子之相依也子何且謂之守曰公曷引年
云乎吾茲且年壽公爾夫上古職於庠序者皆
其御與其國之老體貌尊重廉饋豐綈以在國
學致勤天子醕爵割牲在鄉學則其鄉之大夫
嚴事之如師保其子弟信服之如著龜調其道
德行藝足且執物齊化凝有所問而事有所質
或也今待師之禮不古矣而貴之隆重不與古
殊是且官於中外者惟學職寂難稱自非老成
逢重道藝素豫如公者鮮不贊矣守彙守潼川

去公間里甚邇聞公少負穎異之資持端潔之
行意慙不欺仁慈樂易授易於厥先南溪公四
聖之旨貫通六籍之義會同然三十而廩于學
六十而貢于王其蓄之久而養之豫誠無愧
於古所謂鄉國之老者是故初分教和郡陞掌
教旬容入士師保著龜之不異於古今神氣完
固不替強仕與諸生講易綵分髮比晨脯不倦
尚能作細楷書馳馬遊歷都邑吾且冀公大受
膺醕爵割牲之寵庶古道復見於今日也而曷

壽序

七

引年云哉且公家慈孝成諸性福履薦諸天初
公庚戌赴南宮子且進士擁傳同行辛亥子繼
微平陽公就宦邸享郡公之祿既而公教和子
旋別駕滁郡公陞句手旋司計留都仕路雖屢
遷宦輒常相逐也豈孝慈之感通于神明若有
使之者厚何十年之間南北相睽而不相離厚
夫宦途得待子則樂益深高年淑後進則道益
裕即繼今而存擢其相逐相依寧有量耶蜀父
子同朝之盛無如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兩

兄弟亦晉大位其父秦公每對賓客文惠兄來
左右侍立坐客踞蹠不安求去秦公輒召兒輩
笑遣今東軒公有天子醕爵割牲之望又當
士人師保著龜之尊蓋無歉於秦公者而震卿
子始召侍御之重稍遷大司徒司馬之屬異時
名位勲烈未知與文惠公孰高下然父子濟美
後先相望於岷峨三川間則兩兩照曜隔千歲
如一日也傳稱文惠公居官尚節義不求進為
小官十餘年不調臣忠厚存心臣精嚴立事蓋
秦公之教也震卿筮仕歷倅郡政副運車亦十
四年猶為即至語其明作之功偉大之體正直
之節當能媲美文惠亦莫非東軒公之教也東
軒公臣其所教子者教國而惠利天下無愧秦
公其壽有不濟於秦公而千歲不泯者寧秦公
公卿先進禮所謂國故也敬臣附之而托震卿
子先持上壽寧尚卜日親捧觴庭下與震卿同
侍公左右聆國老之微言探周易之奧旨不敢
自外如秦公踞蹠之客也

錦江春意詩序

按成都古節帥府唐分蜀為二川成都西川轄
瀘叙而西一節使焉潼川東川轄重慶而東一
節使焉國朝潼割為州猶可比江南一大郡
若成都則沃野千里古稱天府上列院道諸司
下走三十二州縣長吏蓋合兩京諸省名郡罕
麗焉夫人臣材有大小強弱故與之郡有繁簡
遐邇缺其稱也南北部大夫荷君宜山擺守成
都上下察不威臣為稱曰宜山廩足惠民也道
足化俗也明足正法也競為篇什目壯其行題
曰錦江春晉意考實也夫俗非禮弗革法非明弗
行政非仁弗成民生不厚則化或滯民義不孚
則明或苛政疵而仁不究矣雖有小廉曲謹將
焉用之是故時之春猶德之仁所目統天而體
物不遺者也先王布令施恩對時育物必於孟
春之月建事焉蓋將妙燮理贊化育而阜物康
世之大端也君子列職受民代終理物顧可不
念茲哉宜山道器夙成惠哲周物物授主湖廣

司政轉浙廣二司即所轄盡大藩廣土而東廣
一署務冗訟禁軍獄集焉無異外省劇郡又羣
巨王侯戚畹右族執宗事之掣肘怨謗之叢興
尤為難之宜山秉公持廉原情正法雖脫殊險
詐健傲之訟無不片言折之訖于威富無益于
鮮寡也然而狂者直之示之目禮風民傳倫而
厚俗竊者恤之宥其無知瞞民悔過而自新是
雖肅殺之秋而不忘並生之仁所謂春意者非
耶夫自其明法止得諸葛治蜀之效焉然憫民

嘉慶集

十

之罪即辭途之惠利正民之俗即又翁之教化
蓋不離刑賞而已得守蜀先賢之矩矱矣茲而履
其地專其職彰化弘仁膚功朗贍寧少讓三賢
哉或曰成都地閩民聚且官兩院諸司宜山
德雖德雖德雖優能保志勿沮為事為之念通厚人
感物之機存厚已天下固無不愛物之人也亦
無不受感之物也漢嚴遵賣卜成都為子者卜
孝不卜逆為弟者卜恭不卜慢有訟者卜和不
卜戾有財者卜讓不卜爭乃西蜀風動民俗改

觀焉夫遵隱士爾猶能巨孝弟和讓化被一方
况儼然刺史之尊臨巨感化之妙蜀之人有不
風從景靡者厚孝弟和讓仁之用春之融也宜
山行於錦江旋於天下雖宇宙同春其亦可也
既歌詠快成爰展閱之謠然煙雲銷然尚羽益
然其意緒和洽而同問然大約皆前之說也諸
同部君子臣子曾試於湮川知蜀之風土為詳
微予序之噫喜予誠不知為政然孝弟和讓之
理當時類已成書名曰宣訓君入西川必過東

嘉慶集

土

川當有持巨質正者若夫春意之有無則亦非
涼薄所敢知也謹序

贈徐蒙泉公入晉尚卿序

聖天子廣運乾猷登厯庶寮周諮懿德肆于毗
輔維時尚寶卿缺銓曹才賢可用者
上請延我蒙泉公寔巨卿貳受簡焉同鄉諸泰
案相率往陳賀典而從之問序曰公之貳光祿
于留司也相裡祀侍賓旅供燕勞備養子員昨
設而不舉與寶存而罔墜厥司亦云重矣茲而

正位實署較秩非崇量勞非懋豈所已叙賢也
夫子曰非然也夫位正則事專署近則寵重是
司祗承 宣召已布 憲章已推 封錫已頒
睿製已申 誥命已成 王孚反不重厚尚
寶古無專官而多領於 法從近侍之臣漢侍
中冠貂蟬直帷幄承顧問拾遺左右出則負璽
目從其位望之隆如此是故非慎德弗任非惇
義弗任非秉節弗任非明於周官之典達於
廟朝之章弗任蒙泉公道師聖賢學貫六籍服

王勣別集下

主

行仁義而不忘其恭莫莫爾其言纓纓爾然而
虛心已納哲謀之善翼敬已完天地之中是故
其蘊抱易知其施用易能非公之德然耶秉心
宣猷衆動服體權量事理物情已安德惠慈和
於是庫治官府品式於是庫同受賦詭法者於
是庫戒朋奸罔上者於是庫屏非公之義然耶
貞而不激和而非同志行明潔而澹泊是甘蔬
食弗厭也衣敝弗改也宅無加楹田靡增畛累
官卿貳而貧約猶素也非公之節然耶禮維政

典罔不據羅鏡則非分幽隱畢無是故典章明
而取舍定也物雖微而幾微著也蓋遠觀而不
蔽於近者非公之識然耶夫輪輅壯則馳騁燕
越上下改反何常達也舟楫利則泅澆泐觸風
濤後然屈何弗濟也公厚積而薄發隆溫而迭
施亦何用弗稱耶是故在館閣則為良史也在
諫垣則稱遺直也督學而文命敷司祿而禮秩
正也茲而服采 近御從容 禁闥固封載之
行車而引重致遠矣借此勳階已登宰輔贊

王勣別集下

主

皇猷不可耶然開之侍從之臣古且少丞弼
糾謬絕愆者之伯同之命瑯瑯不磨至如直於
資善宿於崇文已備訪問已達下情司馬尤能
言之惜時未能行之然實 今日盛舉也憂時
感遇耿耿有懷即如唐臨古尚大寶之歲九齡
尚金鑑之錄當時如之後世賢之公非其人也
耶大懷實從事公所自許也則夫八珎並獻萬
寶崇成豈直為鄉國之光其諸邦家之光也歟

贈醫吳思恒序

醫之意微矣記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臣醫之道惟誠故精惟試故驗也豐城吳子民懷扶醫術遊都下燕荆之人臣主死寄焉厥先子恒齋醫術殆進於道吳子因臣思恒自況此其作冰世德光揚先緒為世所信且重者素矣然恒曷言學思也或曰凡思皆起於不足也夫有所不足而後思則其思亦離矣父子一本形不相屬而氣通焉吳子世醫請臣藥物喻夫離母之草

五言集

古

根如羊魁遊子十二周環其下去大魁幾尺解相湏而實不相連氣相屬也鬼絲繚繞於柯條之上若無所本而絕於地然必下有伏兇之根然後其主不匱下無伏母上斯稱矣是故吳子之思一本之理孝之象也然則曷用其思彼蘇桂巨熱為恒熱乃陽剛之性子持而用蘇桂也必思德義常伸母屈先子剛毅之恒水藥日寒為恒寒乃陰冽之性子時而用水藥也必思涸操自守母汚先子貞冽之恒杜若日辛為恒辛

者改觀而易視杜若之用必思徒義日新集累先子樂善之恒蕭艾日治為恒治者攻疎而集奸蕭艾之用必思去穢釋回母累先子疾惡之恒薑蒲巨辟邪為恒除疴衛楊風靈之魁所不能近者也用薑蒲而思直已守分非僻不予母累先子居正之恒薯蕷日充氣為恒充精孫真饌餒之害皆所勿忘者也用薯蕷而思凝神固體不審不戒母累先子全歸之恒趙手澤之遺蓋有恒之物而歟時緯思是謂內不忘親外不

五言集

五

忘物不忘親故誠益精不忘物故誠益驗于固有恒之士矣天下之人又孰不曰死生寄之哉君子曰吳子之思可謂仁矣充吳子之孝可目廣仁矣

贈曾龍臺掌教立松序

石首龍臺曾子論學于上丘在周為晉冠氏地漢置館陶崇土而邑隸於魏郡國家因之臣為仲平博平古竟州城其風質直其俗敦龐其文物彬彬賢訓宏碩姚墟孟館至于今猶存而

閔舟之里言將之臺高陽仲山甫之蹟其終始
畧可考也唐宋間代有昭德我朝甲科彙征
稍繼先美然較諸邑丘乃若差殿焉夫亭雲深
淵非無龍也不鼓則不化晦巖宿霧非無虎也
不養則不威舉丘之士而進之古先之盛亦循
養而振作之云耳振養之道不徒文焉已也龍
臺子祖發科別駕于杭目清白詒令名于後弟
長堤君為特名舉子此其家傳之學可樂之邑
國天下者不為無自也子早遊庠序行端學富

高陽集

七

高若莊周補萊若仲山甫者自竹取求攝得而
不病于之費矣豈非振養之善術哉若夫文章
之士則子固無事於言而亦非龍臺子之所望
於丘者矣西石子曰是道也豈特作丘之人目
風之天下猶有同者雖虞周盛際可也是吾舅
氏志也蓋書目昇之吾端與子侯之厥明書之
遂目昇之侯之

壽吳南岡翁六秩序

南岡吳翁新安隱君子也南岡有子子浩少合

高陽集

七

顏質誦古文百家之書時而摘章挾情卓有操
致間警盧扁東垣之術恍然有得曰為人子不
可不知醫况濟人手醫聖子遠日且精丙辰歲聞
昔甘泉翁嘗講授白沙心性之學於陪都孔孟
之微言且著迺負笈來茲訪道於新泉院中而
師資於子自春徂秋勉勉循循任道器也踰年
南岡秩六十甲午八月官其初度之辰子浩念
祇若嚴訓遠省妙道今雖庭增稱壽觴而未
有所目陳誠助孝者常心誠設隱懷未宣非所

巨聚順事親也。且予有一字師承之雅，願行乞壽章焉。予嘗覽輿圖，睹記新安山水幽奇形勝，盤鬱踔絕，區宇間非凡封小域。埒是目，前有朱紫陽，後有胡雙湖，為世大儒，闡明理學至今。賢豪人士，篤於文行，懿脩經藝，潛心道術者，相隨屬其縉紳大夫，得醇和粹美之氣，巨顯庸於時，潤色鴻業，而傳麗純固，淵穊不遷之靈，則諸幽人逸老，衣褐懷玉者，寔鍾之是。且朝彙良材，鄉韶耆碩，詩書禮義之習，斌然宋世，朱胡道德

高別集下

七

之風，予於子浩，橋梓視之矣。子浩子時，為予道其父南岡翁之為人，則教由性生，軒舉獨步，個儻持高節，不能與俗浮沉，時或亦取笑於俗，然峻裁貞望，李洽善良里之人，質所爭，輒片言義決，無弗輸其情者。少邀遊嘉湖間，縱觀于天目，富春之山，紆囀于錢塘太湖之浸，嘉湖名士，樂與侶焉。既而歸隱于八龍塢中，陟降南岡，友康鹿，涸樵漁，料理黃白，葵蒸詩酒，時與賓朋詠歌于松風梧月之下，不設世務，不介意得失，四方

哲人莫不來遊，詞客如吳槐潭者，尤情摯焉。夫世作砥礪，為國多沾沾比昵，且狗時好生，平熙節行，見信於人，遇鄉曲是非，雖輸心力，撓之輒不釋，又或冥頑自安，即行墨不能數，而人有好交遊，接引寓情，詩酒山水者，乃相與詆其為狂，為蕩，甚哉蛙黾之不可與俱適於江湖也。其厚自營植，而戚戚於名利之得失，存心浮薄，動致抵掌譏刺，時政議人短長者，又何限耶。南岡乃蟬蛻塵澤，行事黃鵠，如子浩子所云，則崇脩遐

高別集下

九

執翁受祺祥，由是而昉，躋壽域，配齡羨期者，流豈非道之所運，而自然之符耶。雖然，南岡之積與日俱新，而山水効靈，當必有玄思相其雅調，如古秦隱君，不顧其身，而顯其聲，詩於天下，異日名與壽偕，良史氏將採擇未艾，而翁有四子，年方少壯，各銳志道，藝非顯發於賢科，即潛明厚聖學，樂親壽於無涯，觀善養之成，畢固不啻斯今之稱壽觴已也。詩曰：如南山之壽，又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翁與居南岡，且况道貌因素

目嘉祝云

厲孝集序

厲孝者何厲人子之不誠於愛親者也厲之目何漢孝子剪鬻肉目療母疾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夫人愛親之心出於性生具於孩童則自幼而壯而老宜勿之有替也己曷用厲為顏多岐之慕泪其本心遂至私其貨財私其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其稍顧名義者亦復外襲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而悖德傷恩焉

厲孝集下

三

此剪鬻之孝所目將為天下厲也或曰守身非所目事親也歟哉曾子臨終啓其手足自幸得免於毀傷是全而歸之孝也樂正子春下堂一傷足猶不勝夫虧體之悲而彼割股者何為耶寧免飭外為名之誚耶烏厚是未知孝子之用心爾蓋事有常變情有緩急苟其危迫之際目激情切痛母之死甚於割膚雖殺其身得活其親亦所不恤况一鬻之內苟可延親而軀命且永至於捐貲則曷不甘心為之乎故匪飾外也

厲孝集

三

匪求知於人也求盡此心而已心有弗盡於內省而獨愧心苟盡焉又奚恤辱人之弗爭哉厲德漢烏橋翁針二歲而孤事母甚謹一旦母膺危疾藥不可起禱不能佑徬徨莫知所出聞古有目人肉活人者乃叩天剪鬻肉目陷母惟冀親之疾日愈雖肌膚之愛弗愛也幸一誠足目回天母賴存活者三日烏厚翁之情其可悲也夫其可悲也夫夫其始之剪肉也非不知脩短之教人不可逃也然誠願少須臾無死則須臾有母焉須臾之天親猶是也既而延之目日矣又誠幸一日之天命未絕則一日有母焉一日之天親猶是也所謂孝子愛日者於此見之不尤真切耶幸而母彌留者三日三日之內視日為年寸草之心如蒙三春之暉矣三日之必非不欲目日繼日也心力所到不可如何則終天之恨忍言哉故誓其迹則剪鬻之忍有同於割股之過然原其心則愛母之誠自忘其愛身之重非此孝者能之厚蓋道固協于中而情宜過

于厚中者道之的而厚者體道之本也必敦其厚而後能盡其心喪易寧戚聖人固懼其沉於偏而示之本矣故尚論世者于心而不予迹無所逃而待烹與受秋而泣者其心同從父治命與不改父之臣者其心同捧檄有喜色與陳情終養者其心同則夫守身而不敢毀傷者孝矣事親而不有其身者獨非孝厚濮翁是心質之鬼神達之遠邇所謂為子盡孝者庶幾無愧哉遺事在正德改元今已五十餘載翁逝亦且四

嘉刻集

二十二

十載孝行初無聞者若將終焉翁令子漢既弱冠稍稍臣質諸同志者然後士林聞而歌之傳之既成集太史東郭氏為標厲孝而叙之于與漢同官刑署一日因論五刑逸孝之科乃出呈示予予讀之終篇曰此非不幸不聞翁之風而無所激厲者厚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之無良其責固不在下也嘗聞之讀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何者孩童之心役於所慕而激於所親也茲厲孝之篇其諸陳情之疏矣學情

之而有不激厲者其人何如也漢策名天府歷官計部大夫雲路方亨鴻漸未艾翁之孝行日目流布豈天將發潛德之光籍目屬俗而維風歟抑孝誠之感通軍神明自當厚其報而光顯其世也因述翁之行根於本心之誠者著之篇端俾作史者得有所據而採錄焉

桐灣漫錄序

太上立德德目言造其次立功功目言雷甚哉言之不可目已也況言之而其詞文厚隆古盛

嘉刻集

二十三

德豐功與時張弛何有文人著為六經煥道德之華顯功烈之茂何有文法建漢室崇儒文藝滋盛談經者雲蒸檣藻者霧集過秦王命擅其美兩郡上林吐其英法言太玄探其微子虛客難聘其辯協韶濩於藝林舒文綺於簡編目光華邦家巨瞻炙人口而文人文法之稱曠然矣豈立言之本意厚三神山人楊伯海氏從予問業清心贊典玩志圖書每自念曰陋一隅之闕觀也胡不為八荒之遊覽蓋藝苑之有見也胡

不為鴻鵠之高翔其所養有不止者故臣其所
得著之篇章而借視於余余嘉其根究理義參
伍古今如原聖代之立極慨流俗之靡止美巢
由之優游懲衛鞅之亂紀悼三閭之喪軀悲賈
生之遇擇可臣定志順履臣起時樂然有草
折然就理若巖岫相屬霞光蕩映奇石幽谷星
羅而奕錯也若激清流揚素波邇其源則濬於
崑崙放其流則委於河清也揆其所由孰為之
韞藉哉豈靈若神山汪若滄海與之冥會其真
趣而發揚其精英者乎蓋三神山悉在海島中
而伯海神與之遊則峻拔於心胸者此山之峰
峦樓閣也流動於心胃者此山之雲水飛潛也
藻麗於心胃者此山之木石景象也夫言為心
聲心有所得言自宣之宜其暢於文辭僊乎道
骨超絕塵鞅也已或者曰昔儀秦臣遊說而握
相印公孫臣儒雅而躡侯封皆足臣取信其說
而榮祿其身也今乎軍思駢驪泯泯下位無所
裨於名實何相違耶余謂士之處世顯晦不相

謀慮猶不同氣伯海游心古人趣然物外馳騁
摩班馬之逸軌追騁罕劉楊之芳蹤不位而貴
不爵而尊藉藉英聲隨所遇而裕如也又奚侈
辱儀秦奚歆辱公孫伯海聞之退然若有不自
居者余忝師承爰述其槩臣并諸簡端

賀史玉陽進階太僕卿序

語云治莫失才忠莫失階夫國得才則治與士
得階則業成古今同道也而曷其失之蓋額俊
尊帝頌忠遂良國得才矣然知之有不至至而

蕭翼

王

或間之能勿失辱躋華陟要致主謀王仕得階
矣然任之有未當當而或間之能勿失辱君子
每於其失之也而望其復之復之不遂治曷損
哉子儀重定河北宗澤再任留守據夷安夏忠
在社稷而當時有遺憾焉若柳州僧馬起廢成
塵汝州量移跡歸輒罷子厚之無聊固子瞻之
不偶也又孰使失之而輒復之耶史王陽子少
負豪傑奇氣與江南王履約吳海峯宗杲川稱
四才子富蓄古聖賢道德之教而麗藻其文詞

敦篤孝友姻鄉之行而高潔其名諱早登甲
榜試天官屬尋擢翰林用有日矣迺奇衰巧
中棄其讀禮而服之玉墀子曰昔君陳曰狎廣
孝友為政豈必居位也耶迺目循積于家者
而惠利于鄉國貧者周目財鄙者教目儉荒則
賑目眾嘉靖甲辰乙巳間散廩吏活民數萬而
又曰廩之所積可竭地之所出不可竭不為廣
利而永利之非法也相邑中於淖之數數百畝
築而佃之又監嘉義院目待四方遊學之士於

嘉善縣志

卷三

是環溧上下無虞飢歲而文敷蒸蒸然感矣管
子曰聞塞通變國目不之非此之為厚暇關王
陽洞天為棲息所遠俗陶神守靜觀變時挈侍
提壺于玉梁之上玉潭之陰酌泉斫石掃素長
吟不知天日之早暮也迺癸丑之後東夷弗靖
騰氛海島閭歎雄妖為之亂首亡賴蠢起而附
之橫行東南民遭荼毒乃作曰夷虜匪茹我
兵未教此豈安枕時耶蘇浙不守則金陵危憂
及

君父矣且忠不輔世非達也智不謀國非正也
守財困民非仁也蓄力養亂非勇也遂先捐粟
萬斛助軍食而料家聚蒐義勇嚴訓練而鼓率
之一時將裨用其法目訓兵則練藉其眾目郡
敵則尅賊氣遂奪如太湖之戰平湖之戰皆身
先士卒大收奇功前此助粟功捷既當進階符
卿矣茲制帥撫巡又為上平湖之功

嘉善縣志

卷三

非其才不與失才同摩夫廢閑之臣能巨忠義
自見如史者幾也其再進太僕卿目為董臣勸
朕且望其後焉嗟夫

聖天子憐才之意其視唐宋之君所目待其臣
者何如且王陽忠義不容廢氓使其向柄用也
柄用而當其才也其効勞樹伐又何如哉宋王
安石出居金陵蘇子瞻目大兵大獄漢唐滅亡
之兆動之而目二事皆目惠卿啓之安石在外
安敢言子瞻目在朝官在外不言事君之常禮

耳上所得公者非常禮公待上豈可臣常禮康
夫安石受神宗殊寵至臣在外不言誤國與玉
陽既廢閉而盡忠勤國賢否何如耶又况有在
內不言而無可諉者也夫抵物惟精確則不答
泯滅廢棄和氏之璧煥目文章王之至精也龍
泉大阿禎祥兆馬金之至精也是故投於井而
出流於洑而歸厚土深淵不辭錮溺何者其天
素定也玉陽勤國之忠其天下之精忠也與茲
階太僕列九官與前日廢閒異矣其所圖報上

玉陽集卷下

主

不負

天子當亦如

天子之不負玉陽豈止一再階云哉留都察案
講學新泉院中院公所創置有主道焉於其榮
進也不問相識不相識但平日臣意氣相聞者
各願稱名往賀嘉忠義幸太平也而命予次第
其意予特於勸忠之道重有感焉

興國縣朱華塔記

皇帝御前瑞目佈河圖其燕玄而正方夏距昌
德禮為尊亦曰山河而壯九若藩服目邑固不
測日相攸帶水環礪無致敗缺乃崇都居其內
有鄰結外少疎抗可辟可塔太史卜亨目符社
錄興國唐先無縣而形勢可宅兩都壯其祖龍
五嶺隄其汎駛經昌滅川抱昌激水江洲派五
遂繁鉅鎮其東北柴梁西南伏瀉師楊筠松略

玉陽集卷下

三

之六順間土人曾文迪請於西山橫石監塔補
缺障空大光官羅乃易世裂賴于宋陞鎮而邑
時則凡物阜康科第騰仕官胥吏治服寒令終
元間塔夷于橫石

明興塔廢于西山激水為涸江流不平俗尚悍
計士好逸遊民迹業荒沙園并里迄于今日氣
習益漓文命不振都無完里者十三里無完甲
者十九下錄鄉書者十餘舉不登甲科者四十
餘舉居民罷訟而貧亡領官淹滯而訟去報丁

庸鄙令尹是邑職兼教養實屬心力端表樹聲
釐奸勅法者三年次臨清藉問俗課農者三年
正誼庸禮課題脩詞者三年而效未舉士民咸
歸咎而南之方塔圯水傾文峰帶卓於楊魯故
智有遺思焉予悞夫誦道而伸術遠人而聽神
將感天下之棄周孔而宗景純筠松輩者特重
難之曰是予治教無狀也是予心力未竭也於
地靈則何尤且福利未見靡財勞民人謂我何
未幾而儒茂耆年里正各且狀進起末有條福

壽聖寺

咎顯切許之不可禁之不能稍動且義則富民
曰鍾世清者經始圖終基崇功倍曰鍾常濟陽
天相王如澄蕭鳴聲王有權王且魁郭景乾不
待疆勉繼勸程能曰鍾世召鍾任業王珂鍾求
運謝表鍾岳鍾成業謝景維裔已劫順分勞固
盟謀同筮協乃歲庚戌年戊寅拂曙向辰吉
錫刃壯告土于橫石之丘君中乘寅出乾入巽
星親尊帝宮旺運龍是開開基且昭明德獻文
績於沃崖發瑤塊于寶嶺景石助金督繩制墨

層七面八外直中通高象陽儀方做坤少徑勒
錮條頂字圓鑄庸環佛相景戶廓翼飛椽風鈴
曲房縈而約眇丹梯截且峻嶒下承且祝宇側
周且露臺拔翺霄之玉幹浮天花於太清入間
名於主人主人報且朱華曰天分九野西南為
朱近泰華之居方嚴蓮峰之十丈也既相與登
高而觀望履武而徘徊則見美名既出朱華增
色上參鵜火旁綴湏女及景細柳曜靈扶桑鴻
吳垂灸極垣流紫七魁旋標五老現昂卿雲薄

壽聖寺

三

護絳烟微能盛銅雀之麗挺伸金莖之露掌日
月運而亭輪星辰夜且接駕影搖中女之二宮
尤射丹穴之輝鳳也可謂文明之祥矣迺瞻四
顧則青龍俯項於錦野玄龜匿首於藍田曰虎
驂踞於參舍紅鸞翔奮於箕經度幾厚金既王
益且正罔缺也是不可儲和平富壽之福與壯
名相業之才庫乃進士民而告之曰若知地靈
而人傑矣若知地利之不如人為是故禮義
庶恥四維不潰為身之華舍更園圓制節不濫

為家之華六章政業材美備足為國之華而壯
官於是者兒名節巨曄華要可知也且夫永華
者異國之西南也慶州則洪都之永華也洪都
又京闕之永華也郡縣繁昌則無虞潘
有實則根本安固是一永華也而小而至
不目大而備後之君子與眾愛之而永華傳
今慶隆豈非斯世斯民無疆之休也

天然亭記

蕭子雲

三

川橫水王侍御素官家食是也之勝為行樂
乃郭外西北陬林薄若千石之為臺平
廣若干丈去城中居第半里許而居人藩籬
崇微面台山背浩水左臨城壕右接巖壑
龍頂若連屏列帳然陬巖可眺金華引錦江
原隔則撫清郊挹黃茂蓋城市山水之交也
長栢數十株環巨細竹數百人具卉雜
芳競妍老蓋蒼樾延袤比櫛殆不知誰之所
一潤北來伏見分合漫漫漭漭莫窮其所以

迤邐數十折至則自西溪入抱於北顧於東汨
汨而南環拱若帶泐寒淨淥浮光耀金亦不知
孰為之鑿而孰則引之矣侍御就是畧不費培
植疏開之力構亭名天然取景物自成若天作
之然也壬子六月既望于守潼之明年侍御拈
醪謀酒醴醢醢報校維旅大行人方子一極國
子張子肅公姓國子民昇在焉是日積雨新霽
萬綠向榮芳靄遶欄鮮禽啼紫花近午而益明
泉流微而彌亮風徐塵落日光四印繁陰重重

蕭子雲

三

見景之布而不知畫畧之早暮知大火之流而
不覺炎蒸之有無也余謂此景當與輞川綠野
爭幽勝而近城市得偏靜殆為過之乃相與遊
觀引興酒半酣侍御酌予微書額而記之于作
而嘆曰噫嘻悠哉侍御平日常事何莫非天耶
奚獨茲景物爾也初
武宗皇帝末祚中童稚隨家君涯翁宦遊京師
適侍御按長蘆通濟首題奏討織造筭奸繼陳
十事直批逆鱗下權惡而不顧一時名動朝

野稱真御史也

今上中興侍御按大江自南時則家若隸屬予
弱冠矣親見侍御三載中倖再正江防一疏天
人兩疏母子追寃取佛願能進梨旨至正軍功
表節義舉賢退不肖大要在清本源肅綱紀臣
養罷民臣壽國脉凜凜正氣無所諱忌侍御蓋
天性忠直遇事皆任天之便者也忠直用舍係
治道隆污臣侍御獨立敢言而不能用於世天
也早結杯泉坐鎮雅俗書傳立與良朋游衍

嘉善集下

三

亭中時而迎日東作暖烟裏竹弱柳調鶯天然
之春也侍御其抽紅抹綠嗟吸陽和與花鳥同
無嗟矣時而嚮明啓戶蟬聒槐陰氣蒸荷馥天
然之夏也侍御其慕林樾几寤寐南薰與桃李
共無言矣銀潢橫砌紅葉凋霜非秋然厚侍御
將仲離下之寒英邀山間之皓魄光霽灑落與
風月共無邊也朔氣肅岸容戰獵非冬然厚
侍御將評梅雪之紛華頌椒花之輕健葆真養
元與松栢爭歲寒也芳亭之中有無恨天然之

趣侍御疏功施不究於時籍此自適意永年
亦忠直之報也舊於官業而豐巨壽康所謂天
者非耶予生也晚而神交於公蓋自弁髦三十
餘年于茲矣亭成命名亦既逾二十載比書之
題記竟有待於守郡昔丘文莊名亭天繪亦猶
侍御之天然也且教推之述知後四十年易為
清輝乃暗記墜石示定名於將來是天繪亭之
名與記後四十年而始彰蓋數足於天者豫也
然則予茲之記也而謂非天使之然信耶故承

嘉善集下

三

公之命并記疇昔之所聞見廣昌備天對云
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重脩廳事記
盧獻子因治聽訟之所言曰古臣仁義行法律
今呂法律行仁義是守官乃所自守道也寧在
昔蓋委質之忠不敢煩司刑而亂舊法者想見
其人為之執鞭可也迺若蔽納女之獄石難子
而左那族者孰不嚙之憶余昔嘉靖癸卯遊南
太學應事刑曹洲司見訟者之羣而斷者之糾
紛也竊嘆曰律令其可不詳也與哉及睹洲司

閔敞甲於諸司而廳事屏宇疎敞不完則又嘆曰瞻望之不莊其政體之未肅庫喻年甲辰叨第隸銓籍將供吏事問與二三君子曰釋故業之難而輕涉刑害之易於是夜而讀律見律之文甚不易於解判也奮然目為聞諸遷史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夫目易見之用而苦於難知之文也宁之不敏實自慚焉又謂法家少恩夫少恩者廼申韓之不善也我

書聖下

去

皇明畫一之法炳焉科條於甲令者咸不失虞廷之意是所目行仁義也豈少恩哉顧奉法者用之何如耳茲丙辰初夏余自戶曹負外郎稱遷刑曹郎中亦復溯司前日所謂麗而糾紛者躬自當之而廳事屏宇則視前十年益頽圯不堪瞻焉矣遂與同署漢子議因葺之宜時大司寇翁公未至白之少司寇魯公公曰可乃按簿書循故事出庫金如千工治之自前廳而後堂堂頽協中右為翼房後左為庫西北隅為堂

頗有斐而東西耳房科房而男女二禁而儀門大門視其重輕後先脩舉故者改而塗之圯者振而起之高抹重簷與亞丹艘無非因舊且為新懲怠事肅政體也自夏徂秋建白者四程功者四約越百日而訖工當落成之日舉一觴於竹所十二司僚長咸萃焉時惟薛南塘子金惺菴子先至金子曰昔魯文公欲祀孟孫之宅臣廣其宮謂將利子於外也而對曰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為利而易次不敢聞命夫孟孫可

書聖下

去

謂善守者哉薛子曰昔子產鑄刑書而紆向貽書讓之慮民將爭刀錐之末也迺若解市宅之更而道市履之貴使景公省刑晏子之言其利博哉盧獻子於是起而謝曰使吾儕之守官如孟孫能使國家之省刑如晏子而勿聽鬻者雖未之爭也則善矣是用參書之為重脩刑曹郎署記刻石於壁且詒來者願相與朝夕恪勤官次日布憲於百姓庶無負戾于聖朝表位建政之制云

有斐堂記

南刑部測同廳事後隙地方數十步植竹百餘竿大各盈把備數尋丈貞心高節戛玉敲金密翠屯雲落蔭如綺分土離立歲寒蕭森時而招朋挈植雅歌投壺灑然風林月壑之幽煙崖泉洞之勝也予因重脩廳事與同署濮子回堂議就竹北搆堂燕居焉遂成僉名有斐曰衛武公臣淇澳之竹與君子之文至於德容表裏之盛尚儀也已爲濮子記之矣顧刑曹法官也君子居其位則思業其官是堂之建宴飲聚樂之時少靜觀物理之時多而於有斐之義何居按竹有四儀得名君子中虛而通通而有制惟君子之德外清且勁勁而直隆寒不改惟君子之節應蟄而出過伏而隱含暄負雪無不宜惟君子之時風行影隨瞻瞻濟濟壯避俯仰若孔堙諸賢之雲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后會同簪笏於堂陛之間惟君子之容竹負四儀可謂斐然其文矣夫儀者禮之體也刑者儀

之防已禮儀威儀莫非禮也三千三百莫非刑也人其可無儀庠伯夷禮典折民目刑禮刑一物出禮則入刑矣顧天下司政典獄者果皆明允平恕期治協中厚切恐羞刑蔽義爲成屈爲利回者或亦盡無也吾曹居斯堂對斯竹亦惟默會其儀中虛則公中通則理行目淑問堅持節介直義不回行目威用輕重有權舉廢有時順而巽執而不居行目議獄其恭翼翼其氣安安見可憫有哀矜之容遇可罪有所愆之容行目勅法是改其儀不咸咸中有慶而斐然之文悉矣目刑稱明明崇常鯨寡無蓋者其庶幾哉嘗觀貨殖傳目汧渭千畝之竹與安邑千樹之棗燕秦千樹之栗蜀漢江陵千樹之橘淮榮河濟間千樹之萩若千畝千樹千畦蓋非謂其人皆與千戶侯埒富嗟嗟惜哉史遷長於爲文而短於辨義也何擬竹不目儀而目富哉元千樹之植助人目富耳孰愈四儀之教裨人目德也懸刑不精惟較多寡而低昂之可事不可辱

禮謂儀刑文王則爵不賞而民作惡刑不試而民威服所貴夫君子之高儀也誠尚儀矣則德容節操時出不偏舉目皆師衆動作慎十挺在庭不見其少千畝在野不見其多也若徒巨富而已焉則衆果恒品齒族皆得巨勝之而於竹有何哉是可臣洗債殖傳之汚而得法曹名堂况物之意也已因託於此使後之來儀者鮮有斐之義而宴喜于有斐者亦樂且有儀也

敬思亭記

嘉慶二十一年

平

敬思亭在陪都西長安街北去新泉精舍約五十步而精舍則甘泉翁與南畿四方遊士講學之地也翁嶺南人嘉靖庚子秋自大司馬疏歸門下士遑遑失所依仰謀築去思亭誌之然不欲遠會所也就舍東民宅捐百金易之創亭南嚮高若干丈廣若干掾線長短垣八牕洞達旁為翼室數楹前為門門外委巷左右各為舍二楹後植松李數十株花時如綺森然爛然覆其地瞻其亭爾然若師保有驥也先是繼翁講學

精舍者呂涇野歐南塾程松溪呂巾石何吉賜敬公亭成巾石病其名類善政見思者易為教思謂翁教思無窮是繁人思慕於不窮如元趙撝夫小學記之所稱也吉賜公是而撝之越十三載未有記者予繼吉賜講會舍中首事諸賢從子問父于翁鄉人晚承翁教彌篤抑又何辭夫教何敬也堯舜周孔之道之教也翁授江門自然之學揭體認天理之教嘉靖初由南司成而大宗伯家宰司馬十數年間闔舍宇廣田租聯莘學徒刻期訂會政必蒞新泉挾疑疏滯有訓規有心性圖有通測集錄諸書其說理甚詳開示甚切用意甚同可謂敬思無窮矣然非專且言証文字也復絕踴矩玉色揚休辨義利謹倫物田疇室而大庭由妻孥而邦國由仕路而鄉居無顯微無終始顏說天理優游中正蓋深得江門勿助勿忘得休行之實學而上追大程定性顏氏約禮孔門成德達材於七十子者此其教豈惟南畿思天下思百世共仰法也

亭之堅固不容已。嗟然聞之遠有所慕而近有
所遺。非計之得者也。是故君子有三思。未之知
思。知未之行。思行之未之得。思得之。茲焉於
翁言。教日討論。辨明令融釋而不惑。於翁身教
日體驗。擴充令順適而不背。是謂近思。苟一善
有未行。則是教之未思也。一行有未盡。則是思
之未至也。彼喻道之高者。必曰山岳羅浮。衡岳
天下之勝也。翁居羅浮。晚好衡岳。年九十二。猶
挾棺且遊。今有二人者。其一。人想像於圖繪之

嘉別集

卷二

間。目為衡岳羅浮之高。且勝者如此也。其一人
躋陟於祝融。未明之上。親覽衡岳羅浮之高。且
勝者如此也。是孰為見之真。孰為想像者思之也。
躋陟者思而行之也。今且翁言。親行。事心。情注
之。目者。想像於圖繪者也。且翁言。親行。事心。情
體。諸身者。躋陟於祝融。未明之上者也。凡我同
志。將何適。從耶。孔門思慕聖人者。惟參。陽。獨。擊
是。且。學。得。其。宗。晚。年。進。德。春。秋。口。授。將。夏。至。五
子。董。子。皆。能。領。畧。而。識。其。真。若。呂。汝。舒。則。授。其

業而莫辨。公羊高則演其旨而不詳。又有荀卿
吳起田方鄒衍駢臂禽滑釐授受之說。致蘇張
衛鞅韓非李斯申不害公孫弘之徒。擅謀變詐
攘聖賢奸皆起于思之不近也。夫且聖人之道
七十子之達肖而其流之弊已至於此。多士思
翁之情。似無異於七十子之思孔子矣。其身心
所得有能如參陽游夏之達肖夫子者。厚誠使
近思而達肖也。參陽游夏並之賢。後世不可
謂無其人。其不然者。則蘇張申韓之禍。恐不俟

嘉別集

卷二

易世而見之多士。又可勿是思。厚是舉也。獨倖
金且助役者。督學使蔣信卿。實各部郎余胤緒
思孝董漢儒。道夫蘇求惟和翰林史際恭甫太
守曹汝楨。惟馨。龐。嵩。澤。卿。生。儒。則。程。爵。俞。介。孫
澤黃牧也。董其役者。又孫澤。胡伯翺而記之者
則比部尚書如南海盧守也。

重建京尹梁公浮山祠堂記

宋京尹平拔梁公惟中。先大德乙未。爰始建祠
於浮山之陽。近丘壠。俾可謁正。向背。俾可永扶

像貌俾可思置蒸嘗俾可守銘述之念遐哉邇
矣易世而後順孫傳者既嘗改闢而藻新之祚
茲五百有餘歲迺重建焉夫祠巨尊祖盛則當
飾世巨昭德有作必述諸梁於墳地之後諒屬
巨作求飭治而振起且經量豫期出內考度於
尹公歲祭之賦綜巨父老竅巨簿書節其費而
貯其贏餘起於嘉靖壬午至丙戌賄不散欽財
自阜成廼卜日首事進才賦工厥址浮山維舊
厥山壬子厥向丙午維舊廟貌適新厥業質維
舊歲撰餘積歲豁十石巨賸千第庠序之貴責
業巨成責報巨倍若厥田地池沼若干維舊巨
紹遠詒巨壹衆志巨安神靈巨崇風教胥是焉
鳩工于戊子于月戊申落成于庚子辰月庚辰
堂寢廟壇垣墉階戶美哉翰矣又非但如傳之
舊矣嗚呼梁氏之後振盪述事其有能如今日
諸梁者寧蓋將訪諸此也其無能如今日諸梁
者寧亦將訪諸此也願廟祀巨賢記賢巨諸梁
本伯益之後秦康巨父之功封於夏陽子孫因

氏焉其後蕃衍散處源遠未分不可推其支屬
其可類巨近考者前此伯常彝一嘗備諸馬爾
尹公德業懿聰風聲無巨稽實其必厚積深藏
仁愛被物哀然足巨福澤百世而昌大之不然
何至今猶振流光而不替也耶工成樹碑詳記
於予予巨公隱德遠不可即特驗諸嗣世之光
俾後人永法焉仍備其歲月度百世之下振盪
述事者因有考也是役也巨宗長而主其成者
曰黃連名三十有五入巨明允而綜其教者曰
世行曰世輔曰琚維茲三老巨廉幹而董其役
者曰綸曰綱曰文璧曰文剴曰昕曰煦實維六
子而徵予記巨傳信於遠者則維蕃與其子拂
賢播梓云

篇

原牧篇揚子三牧

牧興國三年太學生李勣枉子學焉問其世曰
宋李君行先生之後也魯祖循道甫守開州進
階朝列仁足附民誠能格異祖廷臣甫丞湘鄉
攝安化明辨有濟直義不回父文教肅歷尹齊
東三水興寧政率惠和禮無阿順或曰邵牧或
曰邑牧濟美三世矣旦復其庭為之揚三牧流
芳而語之曰子知牧乎能牧非愛也良牧非養

揚子集下

卷之

也愛起於心則誠通養根於愛而氣貫何居天
地吾本源萬物吾氣化盈屯兩間華卑貴賤勞
逸哀樂瘁剥芳榮何弗齊焉而莫非我也吾身
一天地也天地間品物萬形則吾四肢百體也
今視四肢百體自有不容已之愛愛四肢百體
亦自不容已於養肺脂膜腠理供滋膳麥米芝
桂臣防疾痛虞手足痿痺養之和暢也虞耳目
昏耗養之聰明也虞膺理毛甲毀傷養之完好
也皇皇有求耿耿如隱憂情孔棘也其於人物

揚子集下

卷之

亦嘗問任廉賦興利除害且康乏陳常和則博
信明誼且牖之辨獄計奸穢免弭盜保登之胎
蘇甲折刑節裁成惠化之曰吾素命而職司然
也是外也緣此且榮名晉位上犯孟氏之豕交
下蒙祖公之羊詐而不知也夫吾養吾身非有
受命而職司君臨之也而求養甚切知其為我
也康之牖之保惠之而出於職司名位愛非存
焉情有不聯氣必不貫物不仁矣謂之能牧未
也其傷物敗類并職司名位不顧堯舜之世匪
攸聞矣自雄天命獨夫棄吾性也匪彝人紀異
端離吾形也崇臺自奉華始良其限也窮兵內
耗漢武裂其膚也暴殄不忍而臣亡齊非腹心
主矣黜甲未洗而子逮魏為狼疾人也如天之
仁不遺尺寸之膚傷帝之德相忘形骸之內脉
然秉心逮于死生骨肉也草木功順晉人肢脉
心腎也蓋徹麗于民之經有若其不通手摩方
春聿上宰之薦丙吉固詳標本也良牧視天下
饑寒且身脉膠且身疾痛且身曰吾四肢百體

受病也是故愛吾身溫飽豐之衣食愛吾身明
達崇日化導愛吾身安全周其保入其愛懇篤
其道養備足既萬物胥康且生吾手足和暢矣
萬物式臍孔易吾耳目聰明矣萬物惠安無虞
吾膏理毛甲完好矣司牧者快吾身之無恙而
天地萬物亦逍遙於心志之悅豫也茲祥且猷
升奉時而燕及是肺腑之殷也顧養象以賢錫
命踵毛伯其元趾之孚厚此謂良牧堯舜所目
親業不遑者也勲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悟牧之

五言詩

四

理則義辨恩照天融物化其量公溥其德業純
胥豈惟州邑爾已六衡畢四裔壹有遠近無彼
此豈惟守令爾已后王君公大夫庶士有通塞
無崇卑豈惟三世一轍爾已生天地圓物圓
神有始終無今古而牧事其有成矣

藏狐篇

孫別駕將余門三年客有持其藏藏妖狐之事
目告者謂狐能媚人害人其患孔亟也余博考
而徵之夫老狐安能化婦人耶惡數物之變化

者如蠅得水而為蠅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
友生於陵也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化而為蟲
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鮒鮒綯綯千日化而
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
為食醯醯願輅食醯願輅生食醯黃輅食醯黃輅
生九猷九猷生督芮督芮生腐蠃蠃羊肝之化
為地臯也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
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也燕之

五言詩

五

為蛤也蛇之為雉也雉之為蜃也田鼠之為鴽
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蓂也老鞠之為緩
也魚叩之為蟲也凡物之形生氣化相禪相變
見於載記者多矣未嘗言老狐之化婦人也而
送妖且媚人者往往有之今夫狐易言濟水而
濡尾詩言在梁而心憂涉而聽水見爾雅死而
首丘見煙弓其靈若有近人者鬼之所乘也妖
之所憑也及閱名山記謂狐者先古之淫婦其
名曰紫化為狐多自目紫稱狐豈非此能禮星

其年不精其月而閱世之久化為美婦者是
 非即夫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彼諸所化者
 乃出入氣機之真故一返而無跡狐所幻者
 竊盜人物之精治假合而未離者也其真
 特未遇敵爾妖不勝德也孫子行喘而
 定而伴疑其言恂恂其容恪恪其
 不疑在吾門未聞有議其細行者其
 而廣昌祠之於其室也子臣正
 其事有見傳者杜氣震厚遠微
 得哀嘉其耳目之所睹記
 者為之也時曰為鬼為妖則不可得
 使人因之而為之為人者子臣之
 之為狐者不為其德也吾獨且奈何是
 狐雖野狐易城狐難於是重有德焉乃為
 巨貽之子名滿別號晴湖休寧人先官中
 參軍巨公事至廣為過是邑故行蓋有
 化為婦人久巢於其地即紳四子受其尤
 求狐之來勝告神明揮劍收縛而擊殺之可

正之足且勝邪矣使蒙久用而或柄用也其於
 人而狐者能勿少建明哉

祭文

祭黃宮詹母太恭人文

天下之理迹有所不形而功有所甚競顯有所共知而隱有所未竟此達人尚論吊古挽今所自源徂流而盡歸於憂樂之正也於維夫人少膺澄粹適誕淑貞姆教服從婦順章明協敬靜且無斃暨宗姻而有聲克生哲嗣荐登騰仕賢榜真才詞林太史出作天下之師入晉儲宮之輔儼盛美之足矜豈由來之無自繫彼松栢梗拂豫章棟梁岫桀清廟明堂龍樓鳳閣桂掖椒房固備足于上國之壯麗亦整暇于民庶之居康茲惟天陵嶽峯新甫幽陰朝歌酸棗鮮薄茂林受命既獨託根亦深是且奇株異幹百圍千尋仇正得且恣其巧衡麓於是獻其枕至如陽水暑暘早暵為虐虬龍升雲霖雨時若與嘉穎於田疇流源泉於井壑草木萎且向榮山原焦而復澤茲神物之為功被宇宙之寥廓豈知雄峙蟠鬱實隱龍宮溟渤涵經彭渭流同六

五言別集

五

美完而不滅冲和會且有融運乾道之貞元備

天德之正中故能鍾物則靈變化無形偃伏九

地奮凌太清旋通寄宇望尼耄主夫人厚積厥

嗣孔揚功隱若無義衍甚彰夫人在世革居肉

食錦綺煥煌封章赫奕究其述矣欽珍韜壁

芳卉秋蔭長門夜宵雖則夜宵夫人德業固在

後賢大木乘履梓龍見曰天下之福孰非夫人

之延既沒之日猶生之年若夫人者可謂能長

歿而不驚惟靈爽之不寐庶其犒慰于上玄

五言別集

五

奠楊水田大參文

嗟哲人之具美兮啓善媪之鴻徽捫梓材於帝址兮瀟湘源之靈靈信好於而永脩兮邁憲德於韶齡耀文光於東璧兮藉天路且辰征烟埋空之朱鳳兮兀海峯之孤鶴繫遐書厚霄漢兮翼矯飛千嶺真萬古之疏節兮展弘濟且為經越初試于車部兮詰戎籍之甲兵正省署且茂績兮出郡校而宣承帛高風之激瀨兮傲蓬萊之神瀛爰申弔夫風此方亦煎拂而肅清

壁負穴之妖徒兮，荷走野之獷獍。繼晉貳辱，潘岳兮，福一道之黎蒸，能少需日。歲月兮，入將司夫台衡，乃厭羈串之拘絆兮。早拔老子，堊城醉吳宮之花徑，方酌秦淮之月明。迥耄期，目逍遙兮，儼南國之儀刑。何昊天之不弔兮，遽一夢而遐升。嗚呼，蘭蕙根陳兮，藁菅向祭。蕭艾叢鬱兮，把梓先零。况好爵之莫與縻兮，抑何利于世情也。良嗣其慘弗育兮，曷明保爾後生也。嗚呼，颺風葉兮，哀鴈鳴。木葉落兮，霜岸橫。翠岫翳景兮，

聖訓集

五

祭泰狀元母楊太宜人文

於維宜人，天降其福。秀貯香闥，系鍾貴族。猗瓊苑之芳葩，展藍田之粹玉。體坤安順，相賢大夫。訓誨綱于塊珥，魁梧法參韓惟之。侍教仰焉，母之慈仁。滋薇省之政效，徵彤陛之臚於戲人。

乎知二散大夫之盛，下飲嗣子之譽也。抑孰知宜人之德實內有，且汰其休而發其腴者乎。今夫建十丈之宮，下且列千人之座。懸陳飛閣，流丹雘。蹇儼漢明光之華譟，陳安樂之賀君于攸。躋神保，奉安固荷。悵之庇矣，然必大木其攬。小水其柄，樂梁節柱，構榑榘。擬土崇文，繡石化蛟。麟夫是見，大厦之成，良非一木而遂支。又若江河之水，橫無際涯。鱗介有仞，龍象遊借。陰渠洞出，陽澮旁開。有酌斯盈，飲潤者懷人孰不利。於水也而崑崙一澗，實浚其宗源。泉放達，湏漸鴻濛，陽紆汜而不舍。孟門浩且無窮，是故瞻宜人之儼而知所助之深。睹宜人之嗣而識所承之遠。宜人功德在世，豈不似薄而實堯欲秘而彌顯者哉。宜人人生榮祿，濟美於赫。龍章宜人其逝，賢暈垂後。遠有耿光，棠衣在筍。奩藻塵封，儀容不可復仰矣。乃若默祐僊嗣，且崇膺功之建。且還洪澤之洋洋者，宜人其勿忘。

祭倫司成母區氏太恭人文

聖訓集

五

於戲恭人其天所獨厚而畀以純嘏者厚世且不暇哀恭人之逝而大羨其德盛而光溥也夫
人孰無體恭人之體為國碩彥早膺鸞薦連
冠春選文館螭頭經帷鼎鉉是不惟貴貴而
且顯人孰無嗣恭人之嗣濟美其先上第鵬舉
華堦鸞聯八龍翔漢五桂揭燕是不徒多多而
俱賢人孰不壽恭人之壽耄耄耄耄耄耄耄耄
繡閭華堂清享世祿累載封章身有餘責譽
錫永光是不惟壽壽而能臧惟彼神靈托報僊

壽集下

壬

暨碧海祥壽華陰靈烝生厚植萬有千歲是
故觀恭人之壽而知所稟之異惟彼河海淵源
所溔河伯不湯孰注巨壑瀚海有量曷翁呂承
是故觀恭人之體而知所受之弘夏肅周載積
貯世久大璧連城明珠炫晝河圖天球雜然並
奏是故觀恭人之嗣而知所積之厚然則恭人
之德之福豈特嶺海之所創見亦宇宙內所不
常有者也於戲恭人茲既永窆神中何穉滄海
何塵遺我重寶天下所珍和初鄉井感慨情殷

臨風望祝寄之白雲

祭江助教東翠文

乙巳初春國學助教江子東翠卒于都城閨
月既望將返柩故山其鄉之賓若友禮部侍郎
盛端明等祖奠于學宮之旁詞臣哀之曰嗟嗟
江子其道足而志不衰氣高而數未完者厚始
其鶚薦南省署教泮宮績成晉秩列師北隴妻
孀終於萬里離鑰寄諸隻童然且酣歌酒燕歡
狎朋徒歲習習其若顏情潏潏而不窮偏鬱悒

壽集下

壬

其侘傺迷颺頤而溢終入子之舍皆薄秋菱簪
雪泥融登子之堂爐烟閣裊紫豆應蒙輶轡南
復露行水宿冷月鵲啼淒風慘哭雲曉曉於滄
洲煙濛濛牽平陸五嶺峻其仵瞻三城渺而号
嗚嗟爾江子才堪大任未適其逢年足享榮不
戢其殺疾彼陰葛罹茲顯毒遂忍國喪胡不家
族雖不家族子其安哉子不聞厚飛狐戌士桑
乾征夫妾駭遠塞歸葬無途白草山頭日影沒
黃沙成下寃聲鳴至若駟馬危身迷離忤世鼎

鑊是甘其移自廢孽子睹而捨懷孤臣聞之獲
涕莫不嘆虎噬之重雖傷龜玉之徒毀始信夫
常自得者賤貧而難永好者富貴今子生而職
柄文教守終祿位死而寄於二三子之平又宣
父之所寧慰有來頌蒙有聞賻賻則較其脩短
得喪之相慰夫又倍獲而無計且夫顏回曷天
伯子何饑三閭徒憤實傳空悲鶴胡不裁夷胡
不裨燕石不可且薦王康孰不可且副萬物之
脩短得喪分數固有定也又何煩惑而希期於

王康

李

戲已矣子其歸矣慎無留辱都關愛爾宗姻違
違南與爾嗣爾孫几還望竭誠負得人廢無措
越異域神魁大澄池秋擇人精英感人膚節親
翁歷牙封孤吟血冤夫所依苦楚蕩滅子其逃
歸慎無懷辱都關子如有知歸歌詞而歌說

祭倫白山先生文

代人作

於戲公其偉代人師厚廟堂之度性天之聰少
馳華藻風躋騰庸 經惟日直望重詞苑辰格
君巨心之學賢科屢擢晉大司成贊巨人事

君之志公為人臣人師攸宗上第連登 宮
坊繼膺是父是子光昭令聞南序瞻雲 北闕
疏儼儼九寰之親開迴三城之穗軫封馬鬣於
高崑蒼熊尤之慈隱公之子道人師是允玉昆
全友棟梓荆連賦政銀臺程伯子之春煦考文
儀部蘇卯君之奎聯春草池塘蘭省夜床風雨
燈進乃公恭友師道何愆官未至引年勞不為
盡瘁鴻漸龍光急流勇退遯鍾岷之芳榮度鉄
橋而長醉協明保之永懷展終養之深愛公之

王康

李

出處師道攸萃有生之理人紀是彝如公全美
百世所師矧予棘試實荷甄收覲懷德教尤切
綢繆方景星之在望何玄室巨恒幽於戲至理
不薰大猷曷迪國故空遺天柱何植某也浮江
按節望粵愴神遙芬樽蓋並目斯文臨風一奠
付之嶺雲

其封君黃柳塘先生文

惟公隱大英於純璞利肥遜之幽貞儼孝思之
明潔宅儉約自存生茅茨安於歲值蓋池樂昌

自營甘力食之恹恹群友進而蒸茶分羹悔于
棄養者素愧臣偽成邁伯玉厚知過展衛武焉
自競彼休德其龍積固厚殖而洪微北龍洲其
真伏鳳雖朝日祥呈竹君苞而茁發木巨基而
順升衍振聊之燭媚翼螽斯焉絕絕薦李嗣之
朝誠信揆府之奇英鈴曹甫其儀望庶正賴臣
範聖坦衢路厚通達方 寵光焉來并宜錫公
臣難老畀葆真而永寧登耄期之遐福膺台座
之殊指引鹿車於蓮柱胞芝茹於蓬瀛胡一疾

壽集

李

而大暮遽長逝於穹冥捐厚報而不食嗟迅景
之無情曷悲埋厚玉樹共哀隕厚德星况藐于
於令子竊同時而彙征感世澤之弘庇俟耆碩
之周零俯蹶歎于素臆慨洞酌于丹旌先玄廬
之有待廢白雲其來乘尚饗

祭霍評事文

嘉靖三十五年冬十月八日南京大理評事霍
兩灣先生卒于官舍越十八日癸卯同鄉光祿
卿徐養正刑部尚書即盧守竿薄具牲醴為大

哀之曰嗚呼兩灣生長南服好脩永備窮經積
學懿梁率由金玉之質顏冉之述豫章杞梓合
浦瓊球藥雲路且邁往匪後時而早收來皇華
之 天使慰憇侍於南州授平反之理署繫岸
獄其戚休胡榮悴之罔恒歎遐逝而不留靡一
日之事事局庶慎之綢繆鴻澤何人不壽爾獨
先期何業不竟獨爾不支亦強而仕未盈而虧
且人孰無死而子之死家捐白髮之母背遺文
牒之見人孰不歸而子之歸第携於異域矣

壽集

李

李奇臣旅羈緊男甥之相吊扶僮僕而驅馳矧
倚門之在望屬家計之式微特命際此天弓人
兮養正等產則同地仕則同方托桑梓之篤愛
飲道恒之餘芳念百身之莫贖橫雙涕臣沾裳
杳杳寒雲迢迢故鄉臨車雲邁靈保是將有秋
其俎有旨其漿群几進而瞻拜庶幾其洋洋

祭大司寇晏山翁老先生文

為諱公其壽厚其未為壽原何遽長逝于鍾阜
庫官居八座年踰五袞不為駭矣慈惻雷齡李

子多幼倚門啼孤惻惻在疚則人情所不堪而
堯公之保父于後也然聞之叔孫豹氏稱三不
朽惟德業與文章能擅其一皆是垂後而彼老
期百歲夫亦駒隙之光陰不得與較悠久也語
公立德邁種越吳嚴毅瑞潔高朗清塵莊敬日
強簡易如如揚休山立太美雲舒磊落厚賢聖
之介而明章庫道義之儲飄飄厚寡廓之翔而
由田庫鄉人之居成肅入哲謀之體具安邦輔
世之謨語公事業不顯翼翼率邑去思諫垣抗
直峻百里之民庸正九階之官式替介疾且亡
朋甘賜殃而投逖藩臬周流臺綱振飭臧洞
庭之虺蛇翦匪廬之秦棘或本兵且籌遠正法
曾而止辟異華皆之時升同上公之祿食先代
追封元子恩錫隆名煥昌昭融耀光爛其赫
奕可謂居言路而盡忠在官守而脩職誥公文
藝春容道真排統綺之習尚風雅之陳操芳華
于沈謝括精懿于漢秦疏權奸每飭驕而激切
紀忠烈恒慷慨而悲幸時而拂慮僊洞水曲山

之花木麗明禽鳥和吟流目傾耳對酒賞音爰
彈霍韋藻思咸憂玉而銷金有知白之雅集直
軒輕掌六今天德業文章成三不朽惟公兼之
公當萬壽後年脩短於公何有所可憾者公位
雖尊德施未究公君少壯當晉密有天子
倚毗金甌名覆中外瞻依太平且覩何晨興視
部矯矯躋升漏下燕私猶求文生忽藥試于二
鼓遂宴真十兩揔息崇朝日彌留紛後事之經
營遙如電轉逾若僊迎天色繼照風雨晦冥二
三小千裂臆摧膺哀號縈素縉神同聲嗚呼公
舍留都將安之辱其乘風御氣與汗漫游於無
倪庫其超渤海登蓬萊侶喬松安期辱其龍德
駿明索鄰於子仲尼辱其脩文疏義上下於
子厚昌黎辱將執天憲司冥錄賞善罰惡與畢
陶爭紅霓辱震羣既至旅櫬東歸公其隨返故
鄉逍遙於陽明之洞若耶之溪與巖光義嶽諸
賢栖拙也某等法曹備屬職業欣司仰德彌高
偕言在茲嚴儀刑其不遠愴誠愛之方滋堂崇

寂其虛曠心惆悵而傷悲敬漱洞酌有臣燕詞
上曰寓天下瞻企之慟而下臣哭留曹承事之
私

五言別李下

李下

行狀

明故晉江承德公薛直庵先生行狀

高祖泰 曾祖克銘皇嘉興府通判 祖崇

父琛 泉州府晉江縣二十四都南塘鄉

今居節孝里皇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江西司

署員外郎事薛時通年六十九狀

薛臣國氏其先奚仲仲虺之後遷史世家謂滕

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巧諸國語蓋黃帝之子

二十五宗為十二姓仁其一焉薛本任姓故文

書列年

奎

中子曰任薛之昏非古也何臣視譜所從來遠
矣舉其著者趙有薛公臣處士隱賣漿著漢有
廣德臣博士論石渠著宣臣副相崇經術著隋
有道衡仕煬帝臣昔著著收事河汾臣負荅
歎著至李唐而河東之族著若援則杜甫所謂
曹劉不待者也若存誠則韓愈所謂蓋據共傳
者也若伯高川柳宗元所謂先友長者也自是
臣采不可勝數入

皇明晉江之族又著矣僚友天華自傳其先公

承使謂請行狀憲獻子曰余讀承使公家傳蓋其詳哉而不屈美蓋其慎也公諱時通字德亨少有氣岸長就坦夷即外雖坦夷而中實清峻哉微知所持其在成童時輒自誦自課嘗從師學進士業有端序矣然孝友其天性也且為曾參不能去父母之側而一宿於外北宮之女徹其環瑱至老不嫁者養父母也即不能為曾參寧不如一女子而悉出父母懷妊之中從師於外耶且家故貧恐不能給吾親又安能資吾

嘉善

六

業辱此寡客之難不供於林宗也公於是輟學然性好書史雖不為章句訓詁務通其大指乃已見族之集詒亡節頓盤不馴者必諭之改而後慊力欲扶撥薄俗其表正於鄉閭者不適一二已也凡邑之顯者泉厥富人衆皆下之公獨耻詘焉曰安能效女曹咕聶耳語耶獨於常孝子降心自相從也每歎古常氏之三義孰如吾里中之一仁其游如昆弟然晤并肺腑蓋常善用柔公善用剛雖彼此異才而孝廉同志故相

得驛甚無厭孝子有守節年六十餘矣護梁殊尤會邑人集議且其節上狀監司乞請于上旌其門不宜抑厭而不揚士有曰狀竊市於孝子者孝子不贏其望因沮之於官其人度公必力為之地間過公謾曰相宅之意緩煩說曰聞公雅善常孝子高義夥矣夫為人孰與為己之切愛其鄰孰與愛其子之親何不大君兒輩之門而大常門其竊且為過矣公母螫我某不敢沾沾自易第君之屋室平且隘如此而與常對

嘉善

七

此即業欲疏請將樹之坊表得無厭君門而不利於兄輩耶丈人壹聽吾言公起而言曰夫節如常婦貞也孝如常即仁也使其節應旌典而倡之孝子不昌為德使不應旌典而沮之孝子不昌為怨然若亦不任受忠僕亦不任受德者有可昌振頹風者曷不共奔走之且兒曹方事學業苟非忠孝節義之慕何敢自比於人即不能則有命在天即能奈何掩人之節使不白於世敢謝左右而公不為若更言於是公力倡士

民爭之卒驗白馬而沮者果不行藏庚戌常母
旌節之命且下公之子亦既登第矣聞者皆曰
非獨天華能乃其父者有陰德也公有從兄喜
洽生家致數千金其廢第二人貧甚公每為兩
弟勸其兄曰何安於熾膏而不一分散於空乏
耶乃先兄死而無子其妻詐有遺腹謀取他人
嬰兒嗣之於是多巨金殯邑之賈人與族之近
屈而齒當者論者相與謀曰顧安得巨私私翁
贊之乃嘆公巨金倍諸首論者三之而不然者

嘉慶

宋

群且劫之公惻然歎曰兄無後而家破痛不能
有巨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死者之禍生者天
當巨為福耶若必欲從有死不能拘嫂受金巨
殺我宗系而棄其弟今天不慈遺吾兄而遺此
是不祥之金也勿復有云巨汚吾耳當是時後
二庶者孱第也其丘嫂則諸貴人與族正文右
之尋越尋什竟莫能巨利計亦不可巨執奪而
卒成於二庶得立後焉嘗譏切古今所巨處饑
貧飽富者謂古之譏而貧也儉巨資德今之飽

而富也薄巨喪德語在家傳中蓋非特矯世亦
其所巨自厲者如此方稍長時公耻言利罕事
生殖已而親老家益落始業為之隨其所得緣
手盡給諸弟妹婚嫁不私一錢也生平遇人慰
語殷勤甚備久之輒為心腹靡所謾調凡衣冠
之慕公者莫不儼然造焉公亦未嘗慢一入人
或慢之無愠色至有禮於其親者敬之則為折
節投膠之義矣無禮於其親者怒之則為如肝
涉血之仇矣君子曰承德公純孝也雖不饒於

嘉慶

元

警顧巨赴人之急為務里中有喪困弗克舉公
必助之即弗能用具記衣被棺木分付勞俸相
與畢葬其振施之仁如此間居誦宣尼之言謂
其子華曰直其人之生庫復又諷懷沙之句言
人心不可謂者豈其初使然乃吾是中惟有一
直故人皆謂公無它腸公亦自謂死無憾不惑
矣遂巨直庵號云至如為父召醫夜徑冢澤間
所見巨人碎易投水水震亦可怪矣遷史謂學
者多言無鬼然言有物余復質之吾僚友友云

誠然事具家傳中又頗好佛書昔華未第時讀書僧舍僧數從公游為語河沙界外之旨遠及空有兼遺之宗老宿所未解者殊多或遇師儒薦紳過華苟庶得其賢公必延入與之論事理辨古今人成敗得失證俗澆醇熾惡誠有味其言之也先是諸子多且幼食且不給而不目為憂及其子舉于鄉舉皆賀之而不目為喜子得舉矣復不能隨俗奔走於衣食人方迂之而不目為病如公可謂君子者非邪會寒夜委巷人

高第集

主

一人傾家且走扣門投止僅欲無許公曰足而拒人非仁也鄰而絕好非義也慨自前旬迎置便室適其人出而公卒卒之月則嘉靖乙巳十有一月其也距公之生成化丁酉三月廿有一日六十九矣世居邑之南塘鄉未樂曾王父克銘公庶歲貢中順天已酉鄉試稍遲至嘉興通判致政家居始從今節孝里里即孝子母節之所表者其判嘉興也醇謹廉平有治行風謹被於後世傳至恪軒公恂恂樸樸垂老不識

縣廷有長者之遺風為恪軒乃琛之號也公初娶范氏賢而天歿繼室魏氏娉娉淑慎今贈文人子男六人長曰天榮范出次曰天華曰天富曰天貴曰天民曰天申魏出天榮未有子男女四人長許色孺生黃廷龍天華子男一人應鍾郡庠生天富子男三人長應鏞邑庠生天貴早卒無子女一人適顏容永春庠生天民天申俱子男二人尚並幼余友華呂文學為名進士歷尚書郎器度莊重語默不苟其耳目之所攝染

高第集

主

得於家庭忠孝節義之訓者舊矣而又勤勤窮日夜究古聖賢之實學讀三代先秦兩漢之書蓋博物闢覽篤志君子也可為無忝者哉三載考績呂子官贈公故傳稱承德公云夫至正者危獨方則礪公得遂其直而完其名者在布衣之位也不然則礪或不能呂志行而危或不可呂身免矣然則身後之遺榮寔惟嘉哉謹為余文輯公行事之大者為狀托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謹狀

五鵲別集終

五鵲別集終

李二

五鵲別集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盧宁撰宁字獻子號冠巖南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登州府知府宁受業黃佐之門佐樂典序卽所作也是集乃其官南京刑部時講學新泉精舍其門人程子明所刻及守登州所屬黃縣知縣劉珙又重刻之以宁先有五鵲臺集故此以別集名凡詩一卷文一卷皆奏泊成篇不能入格